

第二十三章 鬼箭锁喉

这回凌君毅果然不再避让，右手一抬，挥掌硬接，人影一合，担闻“蓬”然一震，双掌接实，各自被震得后退一步。冷朝宗试出凌君毅内力不过如此，心头大喜，口中阴笑道：“凌公子再接兄弟一招！”人随声发，疾欺上来，右手一招“直叩天门”，迎面劈出。他方才原是试招，这一掌才是主力，掌心凝聚了十成力道，一团是风，潜力强猛，夹着呼啸之声，势如奔雷，威势之盛，显然和先前一掌，大不相同。

凌君毅也不避让，左手指处，并非迎击，只是用手背朝前轻轻一拂！这一拂，不见他丝毫用力，但却似有一股无形潜力，应手而生！两旁观战的人，自然看不出他这种手背拂出的力道，只有端坐在阶上的太上，垂面黑纱之中，目光一凝，看的暗暗点头：“拂云手，看来他果然是反手如来的传人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冷朝宗那一记“直叩天门”，一团凌厉掌风，势如雷奔，刚到半途，就像被无形潜力挡得一挡。他掌力何等雄浑，前冲之势，骤然在中途被阻，无处宣泄，登时成了一阵旋风，在两人中间，卷得地面上尘土飞扬，连冷朝宗身上一袭蓝袍，都被吹得波动不已。九指判官没想到对方功力，居然不在自己之下，立时右手一抬，把劈出的掌力，收了回去，口中沉喝了声：“好！”双掌突然平胸推出。

九指判官冷朝宗素以内力雄浑著称，这一下双掌平推，威势自然较前尤为猛恶，浪涌而出的潜力，扩及四五尺宽，飞卷过来。凌君毅脸上的笑容，渐渐敛去，俊目之中，射出湛湛精光。

全神贯注，双手缓缓提起，不过他不是朝前推出，而是迎着冷朝宗的掌势，上身后仰，双手后招。这一招不打紧，九指判官冷朝宗推过来的掌力，突似遇上一股极大吸力，两人中间相距足有五六尺远，但凌君毅的上身往后一仰，冷朝宗的上身却身不由己被吸得朝前俯出。

冷朝宗成名多年，见多识广，自然识得凌君毅使出来的、正是少林七十二艺中的“擒龙手”！心头猛然一震，匆忙之间，双掌立即一松，劈出的掌力，随着散去。这好比你手上的兵器，被人家接住，朝前拉去，你若在此时放弃兵刃，对方就会拉一个空。

冷朝宗自然懂得这个道理，是以立即放手，但他是个心机极深的人，岂肯放过机会？高手过招，所争的就是一丝空隙。冷朝宗就趁对方吸力落空，上身后仰之际，突然双足一点，乘着上身前俯之势，电闪扑起，一下欺到凌君毅身前，九指倏张如钩，手掌轻旋，幻起一片指影，九缕劲急指风，密如尖锥，直向凌君毅咽喉罩落。这是他一生最厉害的绝招“鬼箭锁喉”！站在两人中间的公证人芍药没防到两人正在比拼内力之际，他会突起发难，骤下杀手。心头猛地一惊，又急又怒，急急娇喝一声：“停！”冷朝宗发难在先，等她喝声出口，自然迟了一步，就在此时，但听有人惊啊出声，紧接着但见一条人影，呼的一声，凭空飞了出去，砰然一声，跌坠一丈开外，因为这大天井中铺的是青石板，这一下摔得着实不轻。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，当真快得如同电光石火，目不暇接！

别说两旁观战的人，没人看得清楚，就是身临其境的公证人芍药，也同样没弄清楚飞出云的是谁。照说，九指判官施展“鬼箭锁喉”，中人倒地，

当不可能摔飞出去！

芍药“停”字出口，急急定睛瞧去，凌君毅不是好好的站在原处？依然青衫飘忽，神态还是那么潇洒！只是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了！飞出去的会是九指判官冷朝宗？这下直把芍药瞧得又惊又喜，俏眼之中，神采一亮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这话不像是公证人说的！那是因为她太关心他了！两边观战的人，这回也看清楚了，大家不由得纷纷鼓起掌来，掌声当然是花女们鼓得最起劲。九指判官冷朝宗连自己也弄不清如何会被人家摔出去的，因为这一下实在太快了，直到背脊碰上石板，他才发觉自己已经倒在地上，而且摔得头昏眼花，背上隐隐作痛。若非他内功精湛，光是这一下，就可把他老骨头挥断！

冷朝宗究竟是成名多年的高手，脚跟一点，一个人就飞跃而起，最使他恼火的就是掌声：“老子摔交，你们都高兴了！”他老羞成怒，双目厉芒飞闪，朝指凌君毅喝道：“好小子，冷某和你拼了！”喝声出口，人已双手箕张，纵身扑起。芍药一双星目，隐射杀气，娇叱道：“冷朝宗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冷朝宗扑起的人，硬行刹住，躬身道：“副帮主，咱们胜负未分……”“住口！”芍药声音冷得像冰，叱道：“你被凌公子摔飞出去，还不认输么？”冷朝宗道：“副帮主明鉴，动手过招，摔上一跋，也是常有之事，岂可速然断为落败？”

芍药气极，叱道：“冷朝宗，本座判你落败，你可是不服么？”冷朝宗躬身道：“属下不敢。”

芍药道：“那你退下去。”

冷朝宗不敢再说，只得悻悻退下。花女们又纷纷鼓起掌来，这是表示副帮主判得公正，同时也表示她们拥护凌君毅之意。

药等掌声一停，说道：“第一场，凌君毅获胜，现在还有谁继续挑战？”三眼神蔡良双拳一抱，应声道：“属下要向凌公子讨教。”

此人中等身材，年龄和冷朝宗差不多，也在五旬左右，生得浓眉扁脸，蜡黄的脸颊满是横肉，加上眉心一道刀疤，只要看他生相，就不是善类。凌君毅暗中皱眉，付道：“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打下去，自己纵能获胜，只怕也要累得筋疲力尽。”

芍药问道：“你们这一场，要使兵刃还是拳掌？”三眼神蔡良道：“属下想向凌公子讨教几招拳脚。”他擅长“无影神拳”，自然要比试拳脚了。

芍药回头朝凌君毅问道：“你同意不同意？”凌君毅道：“蔡兄既然要在拳脚上赐教，兄弟自当奉陪。”芍药道：“好，你们可以开始了。”说完，向后退下两步。三眼神蔡良已经在前面一场，见过凌君毅的身手，自是不敢轻敌，跟着后退一步，拱手道：

“兄弟请凌公于赐招。”

凌君毅连忙还礼道：“不敢，还是蔡兄先指教。”三眼神蔡良左脚候地跨出半步，左手撩天，右掌下沉，亮出长白派的起手式，目注凌君毅，说道：“凌公子请。”他口中说“请”，右手已然振臂发掌，呼的一声，直击过来。

凌君毅还未答话，拳风已到胸前，且觉击来拳势，力道甚是强猛，心中大为着恼，一面朗笑道：“蔡兄何须客气？”人已向旁一侧，避开一拳。但就在他身形一侧之际，突觉一股暗劲，击中自己左肩！这一拳来得无声无息，既无破空之专，亦无激荡潜力，但撞在肩头之上，势道沉猛已极，震得全身血气浮动，上身不由自主地晃动了一下。这自然是‘无影神拳’了！心

头不禁暗暗吃一惊，付道：“长白‘无影神拳’果然厉害，自己几乎站立不稳！”他吃了一记暗算，赶忙运气护身，口中朗笑一声道：“蔡兄‘无影神拳’果然名不虚传！”三眼神蔡良明明看到一拳击中对方肩头，在他想来，自己这拳，对方纵然不伤在拳下，至少得当场被震退三四步。哪知凌君毅只不过上身晃动了下，便自稳住，心头也暗暗惊凛，忖道：“这小子倒是硬朗得很。”口中呵呵一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人又直欺而上，挥拳攻来。

凌君毅方才吃过他的暗算，同时也试出他“无影神拳”无声无息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心中有了戒心。这和暗器一样，唯一对付的办法，就是不让对方有机会发“无影神拳”，那就只有和对方出手抢攻。两人这一动上手，拳掌齐施，倒是打得十分热闹。凌君毅使的少林“伏虎掌”，这套掌法，当年虽是少林镇山之学，因它纯走刚猛之路，出手全是攻敌招式，只要是少林弟子，谁都会使。因此武林中人，也对它十分熟悉，本已算不得秘技。但凌君毅乃反手如来的传人，这套掌法，从他手上施展出来，就和少林路数完全相反。惟其掌势相反，就变得怪招迭出，变化奇奥！

本来大家熟悉的手法，此时竟然一变而为神奇莫测，凌厉无方！

三眼神蔡良拳上造诣极深，双拳开阖之间，虎虎生风，长白派的拳法，刚中寓柔，劲透拳外。尤其是三四招之中，就有一记“扫雪腿”，或上或下，飞扫而出。据说长白派的武功，创自参客，来到长白山采参的参客，多半精通武功，他们之中，自然会有各门各派的人，因此长白拳术之中，也容纳了各门各派的手法。长白山到处都是积雪，双方动手，一面抢攻，一面还要提防被积雪滑倒，必须随时把雪扫开。因此，长白派的拳术中只有三分之一使用脚法，踢出各种不同的“扫雪腿”。三眼神蔡良这一阵抢攻，拳脚齐施，功力精纯，委实非同小可！

但凌君毅这套反手“伏虎掌”，使得更是神妙，不论蔡良双拳攻势如何沉猛，均被他以攻还攻，逼着对方非中途变招不可。

片刻工夫，两人已相博了二十余合，仍是未分胜负。站在两人中间的公证人芍药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三眼神和凌君毅动手相搏情形，此时忽然眼神一动，施展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凌大哥小心了！”

原来三眼神蔡良久战无功，心头渐感不耐，拳法突变凌厉，左掌右拳交相击出，加以“扫雪腿”，纵横盘旋的飞踢，攻势猛恶绝伦！凌君毅在三眼神拳掌交攻之下，掌法也随着一变，使出奇奥的招数！忽拂忽斩，极尽奇诡。激战中，三眼神蔡良一声沉喝，左掌右拳齐出，分击凌君毅前胸小腹，同时右脚也跟着扫踢过来。凌君毅待他双掌近身，两手疾出，朝对方臂弯轻轻一推，身子微向旁侧一闪，避开腿势，右脚绊出，在蔡良左足跟上轻轻一勾。这几下动作，当真是行动如电！三眼神蔡良的拳掌和踢出的一脚一齐落空，再经凌君毅双手一推，脚下一勾，哪还站立得住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一跛朝地上跌去。

就在他身子将要倾跌之时，忽觉右臂被人一把扶助，一股大力，传了过来，稳住了他下跌之势。三眼神蔡良站定身子，举目看去，只见凌君毅脸含微笑，站在一丈之外。

原来凌君毅在他倾跌之际，以极快手法，扶住他胳膊，在他身子站稳之后，立时又向后跃退。这一下双方一闪而过，凌君毅动作奇快，连证人芍药都没看得清楚，并未喊“停”。只听端坐阶上的太上低沉说道：

“徒儿，胜负已分，怎不叫他们住手？”

芍药听的一怔，慌忙举手道：“停。”两旁观战的人，同样不知追究竟是谁胜了，一时也忘了鼓掌。三眼神蔡良呆得一呆，眉心那道刀疤骤然红了起来！那是他动了杀机。

但一听到太上亲自开口，可就不敢再行出手，双拳一抱，勉强笑道：“凌公子手下留情，兄弟认输。”

凌君毅慌忙还礼道：“蔡兄好说。”花女们听到这一场又是凌君毅获胜，大家又纷纷鼓起掌来。而且这回的掌声，鼓得特别响亮。芍药目光之中，也流露出喜悦之色，双手朝外连扬，等掌声平静，才娇声宣布道：“第二场比赛结束，仍是凌君毅获胜，现在大家稍事休息，再继续比赛。”

凌君毅刚一退下，玉兰便款步迎了过来，含笑道：“恭喜凌公子，连胜两场，看来总护花使者一职，已非公子莫属了。”凌君毅连连谦谢道：“总管夸奖，冷、蔡二位，功力精湛，在下只能说是胜得侥幸。”说话之间，只见辛夷端着一盘茶，俏生生地走过来，欠欠身，娇脆说道：“凌公子连胜两场，小婢给你道喜来了，这是总管吩咐小婢给公子准备的茶水，凌公子快请喝了吧！”

凌君毅伸手接过，含笑道：“多谢你了。”辛夷红红脸道：

“准备茶水，是小婢份内之事，公子这么说，折煞小婢了。”

凌君毅举起茶碗，喝了一口，但觉一股清香，满口生津，原来碗里竟是烧得极浓的参汤，只要从入口生津，香留齿颊，分明还是野山参中的上等之品！不用说，这是玉兰伯自己精力不支，才吩咐辛夷准备的了！心中一阵感激，忍不住抬目朗玉兰望去。

但见玉兰一双星眸，也正好脉脉地望着自己，淡淡一笑道：“第三场挑战，就要开始了。凌公子喝好茶，还要稍事休息。贱妾不打扰了。”转身缓缓走了开去。她说的虽是冷淡，但她那双眼睛中，却是含着无限情意！

凌君毅现在接触的女孩子多了，经验告诉他，女孩子若是用这种眼光瞧你的时候，就是表示她一缕芳心，已经全在你身上了。凌君毅望着她白衣款摆的后影，心头不觉暗暗一震，只听辛夷嗤的一声轻笑，在身旁催道：“凌公子，茶要凉了，你快喝呀！”凌君毅微微一惊，口中啊了一声，把一碗参汤喝下。凌君毅但觉精神为之一振，心中对玉兰这份情意，除了感激之外，更增加了几分愧疚！最难报答美人恩，自己拿什么去报答人家？经过一阵休息。芍药又复盈盈站起，走到阶前，宣布道：“现在第三场开始，有哪一位挑战的？”

这回，八位新任护法中，应声走出的共有三个，一齐说道：

“属下讨教凌公子高招。”这三人是使“天狼剑”的公孙相，使铁骨折扇的丁峤和使淬毒双戟的叶开先。另外还有两人，是使“衡山剑法”的张南强，和练成“寒丝掌”的秦得广，只是他们慢了一步，眼看公孙相等三人已经抢到前面，便自退下。

凌君毅看得暗暗皱了下眉，这就是说，自己要夺得总护花使者的宝座，至少还得连闯五关。这五个人的武功，自己都已见过，如论功力，他们纵然不及九指判官冷朝宗、三眼神蔡良的深厚。但每一个人都有一身独特的武功，要想连续胜过他们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何况像这样的轮流挑战，自己以久战之身，来应付车轮大战”就是铁打的身子，也吃不消！他想到这里，立时决定了一个原则，那就是以后这几场，必须速战速决，不能再和他们缠斗。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际，芍药目光掠过三人，问道：

“总护花使者候选人必须接受每一个人的挑战，你们谁先谁后，自己去商量好了再来。”

三人退后一步，协议的结果，公孙相、叶开先都退了下去。

剩下丁峤手执铁骨折扇，朝阶上拱拱手道：“属下丁峤，先向凌公子领教。”

芍药问道：“你使折扇？”

丁峤应了声“是”。芍药转脸朝凌君毅问道：“你使什么兵刃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属下很少使用兵刃，想以徒手讨教丁兄高招。”

这话听到丁峤耳里，不禁脸色一变，冷笑道：“凌公子口气托大，可是瞧不起兄弟么？”

凌君毅拱手道：“丁兄幸勿误会，兄弟平日很少使用兵刃。”

再说咱们比赛之前，副帮主一再宣布，双方点到为止，使用兵刃与否，也是一样的了。”丁峤冷冷说道：“兵刃无眼，凌公子既要徒手和兄弟相搏，自然悉听尊便。”

两人各自说了声“请”，相偕走到天井中间，对面站定。

芍药跟着走下石级，站在两人中间，举手道：“你们预备好了，那就可以开始了。”丁峤铁骨折扇一抱，抬目道：“凌公子请。”

口中说请，折扇起处，一点寒星，倏化为二，分向凌君毅胸前左右“将台穴”袭来。

他一出手，就使杀着，展开三十六式连环打穴，铁骨折扇挟着一片尖风，记记都指向凌君毅身前的要害大穴。凌君毅接连后退了三步，但神态依然从容潇洒，连连闪避，没有还手。丁峤一柄折扇，越使越快，眨眼工夫，已经连续攻出九招，两旁观战的人，几乎只见从他手上飞洒出点点寒星，密集如雨！凌君毅似是已无还手之力，禁不住暗暗替他担心，认为这回可能要败在丁峤扇下！这一点，就是丁峤都有此想法，就在第十招上，但听有人一声惊呼，两条人影，倏地分开。

适时也听到芍药的声音喊了声：“停。”观战的花女们，个个都替凌君毅可惜，空着两手和丁峤的铁骨折扇动手，吃亏的自然是他……但等大家定睛瞧去。丁峤本来还算清俊的瘦削脸上，一片苍白，站在那里，呆若木鸡。凌君毅的左手上，不知何时却多了一柄铁骨折扇，此时脸含微笑，走上一步，拱拱手道：“丁兄，请恕兄弟冒犯了。”说完，把手中折扇递了过去。花女们这下看清楚了，原来丁峤的铁骨折扇，已被凌君毅夺了过来，一时又纷纷替他鼓起掌来。

丁峤脸色铁青，一手接过折扇，候地向后退一步，目中厉芒陡射，冷笑道：“姓凌的，你再接我一招！”铁骨折扇刷的一声，打将开来。芍药娇叱道：“丁峤，不准再动手了。”

丁峤并未向凌君毅出手枪攻，只是在折扇打开之际，手腕一抖，一蓬细如牛毛的蓝芒，电射而出，已经罩住了凌君毅前身心腹！芍药看的不禁心头大怒，柳眉倒竖，“锵”的一声，拾腕拔出长剑，娇叱道：“丁峤，你敢施放暗器！”

凌君毅也被他一蓬淬毒飞针激怒，冷笑道：“阁下好生恶毒！”左手衣袖一挥，迎着蓝芒卷去。他这一手，使的正是反手如来昔年在雁荡绝顶，以一双破袖接下雁荡七友名震江湖的“七雁阵”，每人四十九支子午钉，七人合计三百四十三支之多，一时被江湖誉为“乾坤袖”手法。那一篷蓝芒，因

双方相距极近，来势快逾闪电。但在他袖角扬起之时，说也奇怪，就像他袖中预先藏了吸铁石一般，嘶的一声，一下便被兜住，悉数卷了起来，再轻轻一抖，一齐落到石板之上。这一手功夫，又赢得彩声四起。

丁峤在打出飞针之后，人已一个跟斗，翻出一丈开外。芍药戴着面具，虽然看不到她的脸色，但一双凤眸之中，却射出惊人杀气，怒喝道：“丁峤，破坏比赛规矩，就是违反本帮帮规。本座以刑堂堂主身份，罚你自断一臂，你哪一只手施放暗器？当着大家就把那只手砍下来。”右手一抖，手中剑脱手飞出，“夺”的一声，蒋到了断面前，插在石板之上。

凌君毅拱手道：“副帮主歇怒，丁兄出于一时气愤，好在并未伤人，属下斗胆，请副……”芍药跺着小蛮靴，没等他说下去，哼道：“你还替他说情，他违反比赛规矩，我要他自断一臂，还是轻的。”

凌君毅又道：“副帮主垂鉴，丁兄虽是违反比赛规矩，但总究不是违反帮规。再说一个练武之人，若是断去一条右臂，一生也就完了，还望副帮主开恩。”

芍药还是不依，说道：“这不成，立法如山，我不能让他破坏了本帮威信。”太上轻咳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芍药，凌护法说得也是不错，一个练武的人，断了一条右臂，也就葬送了他的一生，姑念他平日尽忠职守，这次违反规矩，就罚他缴去护法金牌，降为护花使者，以观后效。护法一职，可由再遇春替补。”

她是因丁峤的师父也不好招惹，不愿因此结怨。

芍药躬身道：“弟子敬遵法旨。”转身，喝道：“丁峤，你听到了，这是太上特别科全，你这条右臂，暂且寄存，还不把护法金牌缴上来？”丁峤朝上躬身一礼，说道：“多谢太上开恩。”伸手取出金牌，双手送到芍药面前，但他脸一红，显有不服之色，退下之时，还恶狠狠的盯了凌君毅一眼。

这时早有芍药身边使女，迅速走出，拔起宝剑，送还芍药。

芍药返剑入鞘，一面叫道：“太上金命，着再遇春替补护法遗缺，再遇春上来领取金牌。”只见从护花使者行列中，走出一个浓眉细目的尖脸汉子，神色恭敬，朝太上和百花帮主施了一礼。然后由芍药把护法金牌送到太上面前，再由太上亲手颁给再遇春。

凌君毅一眼认出这再遇春，正是使“血影指”的那人。这就证明太上眼力不错，这姓冉的一身武力，确实不在使“寒丝功”的秦得广之下。上午那场比斗中，他之所以落败，是因为秦得广把“寒丝功”夹在掌风中使出，一时大意，致为寒毒所乘。

一场纠纷，至此结束，丁峤虽然保全了右臂，但却降了一级，由护法贬为护花使者。

同时也便宜了再遇春，由护花使者耀升为护法。

现在，芍药又走到阶前，在高声宣布了：“第四场开始，有谁出来挑战？”只见时开先一闪而出，说道：“这场该轮到属下了。”

芍药款步走下石阶。凌君毅、时开先走入场中，相对站定。

叶开先拱拱手道：“兄弟使用双朝，凌兄还是徒手么？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兄弟很少使用兵刃。”

叶开先又道：“只是兄弟要提醒凌兄一声，兄弟戟上，涂过剧毒，凌兄徒手相搏，可得小心。”凌君毅抱拳道：“多谢叶兄提醒，兄弟会留神的。”

芍药俏目膘了凌君毅一眼，转脸朝叶开先问道：“你戟上淬毒，可有解

药？”叶开先道：“这戟上淬毒，是寒门秘传，自然是有解药的。”芍药道：“好！你们可以开始了。”

叶开先脱下披在身上的长衫，双手轻轻一翻，从腰间取下一双短戟，再从戟上取下皮套。双戟蓝光夺目，看去十分锋利。叶开先双腕一转，戟靠肘后，两支铁戟朝凌君毅一拱，抬目道：

“凌兄请。”他这手花式，耍得快捷俐落，十分漂亮。

凌君毅拱手道：“叶兄请先。”

叶开先说了声：“有僭。”两支铁戟使了一招“双龙出水”，一上一下，斜点过来。

他这一招，出势不快，显然存有礼让之意。凌君毅报以微微一笑，左足前跨半步，双手轻分，从合击双戟中，欺身封出，并未还击。

叶开先身形一挫，口中喝道：“凌兄小心了。”蓝光乍闪，两柄淬毒短戟快如闪电，从肘后翻起，正好削向凌君毅双腕，这一下变招神速，手法之奇，使全场为之一震！

凌君毅喝了声“好！”未见他有何动作，只是轻轻一闪，看似避敌，其实他在一闪之际，反手一拂，左手手背，已经拂上叶开先右肘“曲池穴”。两人身法均快，一错而过，便自分开，叶开先经过两招交手，已知凌君毅果非易与，无怪前面三人，连番折在他的手下，一时哪敢轻敌，双戟当胸，绕着凌君毅飞快的盘旋起来！凌君毅徒手斗他双戟，而且对方戟上又淬过毒，倒也不敢大意，脚尖转动，缓缓地随着他转了一圈。猛听叶开先大喝一声，双戟交然一翻，左挑右戳，瞬息之间，朝凌君毅接连刺出十余戟之多。

他这次出手，不但招数迅快，而且快中带稳，吞、吐、劈、刺，着着抢攻，其中花招迭出，忽戟忽棒(戟柄当做短棒)，可虚可实！两道蓝光，飞闪如电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因为他绕着凌君毅身外发招，因此看来就像凌君毅陷身在他的重重戟影之中。凌君毅身形疾转，施展出少林绝学回龙十二式。只见他掌指伸屈如龙，一个人青衫飘风，在叶开先忽棒忽朝、花招百出的双戟之中，闪来闪去，避招还招变化奇奥，专门拿扣对方大穴关节。叶开先一双淬毒短戟，纵然寻隙抵暇，蓝光如电，不但始终攻不进来，而且还不时地被凌君毅掌指逼迫之下，连连护招。

片刻功夫，两人已相搏了二十余合，叶开先的攻势，虽然受到扣拿关节的影响，不得不中途变招。但他“肘后戟”，本是精于短打，变招极快，攻势迄未稍逊，大致上还算是僵持之局。凌君毅徒手对他淬毒双戟，心理上难免不无顾忌！在这二十招中，遭上了两次险招，差点就被戟锋划上肩头！二十招一过，凌君毅已是不耐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和他这样缠斗下去，如何了结？”

一念及此，不由得精神一振，闪身投入叶开先双戟之中。叶开先一个失神，但觉双肘一紧，已被凌君毅拿住关节，耳中但听凌君毅的声音说道：“叶兄承让了。”

这原是快得如同电光石火一般，凌君毅话声出口，双手五指一松。人已飘然疾退出去。两旁观战的人，只看到叶开先的戟影蓝光忽然一停，人影倏地分开。叶开先脸上一红，双戟已收回肘后，朝凌君毅拱手为礼，说道：“凌兄手下留情，兄弟认输。”说完，披起长衫，退了下去。

花女们听说这一场又是凌君毅胜了，掌声鼓得更是起劲。其中最高兴的自然是假冒玫瑰的温婉君了，但她脸上戴着面具，没有丝毫流露出来，大

家鼓掌，她也跟着鼓掌。

芍药自然也是暗暗高兴的几个人之一，她星眸传情，流露出喜悦之色，迅快回到阶上。只见端坐在阶上的太上，一双电光般的眼神，透过黑纱，直注在凌君毅身上，也流露出关切之色，徐徐说道：“胜得好险，这是年青人求功心切，原也无可厚非。但你只要稳扎稳打，五十招之内，仍可稳操胜算。若想在二十招之内，击败对手，那是勉强取胜，只要有对敌经验的人，决不会险中求胜，以后切切不可如此躁进。”这话，大家都听得出来，凌君毅连胜四场，太上已动了惜才之念。

凌君毅听得俊脸一红，慌忙躬身道：“太上教训得极是，属下自当谨记。”太上微微领首，表示嘉许，接着回过头去，朝芍药低低吩咐了几句。

大家自然没听到她和副帮主说的什么，但在凌君毅连胜四场之后，太上忽然对芍药吩咐了话，这就引起大家心里暗暗猜测。

芍药走到阶前，朝着凌君毅柔声问道：“你要不要休息？”这口气，有些像妻子在问丈夫。百花帮大家都知道副帮主对人一向冷傲，从未有过这般温柔！花女们的心中不期而然都起了异样感觉！护法、护花使者们，虽然谁也不敢对这位女煞星存有非份之想。

但男人嘛，嫉妒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吃醋，谁都会吃，心头自然也同样感到有些异样。

凌君毅听着她当着大家，对自己说的这般恳切，脸上也讷讷的，拱拱手道：“多谢副帮主，属下不用休息。”芍药点头道：

“你既然不需要休息，那就继续下去好了。”

接着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现在第五场开始，还有谁挑战的么？”“属下公孙相。”“属下张南强。”两人都应声而出。

公孙相回身朝张南强拱手道：“张兄原谅，兄弟是在第三场时和丁兄、叶兄同时出场的，副帮主要咱们三人，商量谁先谁后，兄弟才轮到这一场，张兄下一场再上如何？”

张南强听他这么说了，只好拱手而退。公孙相走上几步，朝凌君毅抱拳笑道：“兄弟不才，也想讨教凌兄高招。”

凌君毅还未开口，芍药接着目注凌君毅，说道：“太上要看看你的剑上造诣如何，这一场，你们最好用剑比试，但这是竞技，也是总护花使者争夺之战，各人都有选择兵刃之权，因此，太上并无勉强之意，要你自己考虑决定。”“太上要看看自己剑法！”凌君毅心头不禁“咚”的一跳，暗想：“这和自己竞选总护花使者的目标，不是很接近了么？”他脸上微微一红，慌忙躬身道：“属下敬领法旨。”

芍药看他回答得很快，不由得星眸深注，望着他，露出关切之色，说道：“你不妨考虑一下。”暗中却以“传音入密”道：

“你若是没有把握胜他，不用剑也不要紧的。”她听师傅说过，反手如来从不使用兵刃，不免替他暗暗担心。凌君毅当着大家，不敢和她目光接触，只是暗暗点了下头，一面神色恭敬的答道：

“属下受太上深思，自当尽力而为。”

芍药看他朝自己点了头，只得宣布道：“也好，那么这一场，你们就用剑比试了。”

不过，双方都须遵守比赛规则，点到为止，不得蓄意伤人。”言下，她还是不放心的凌君毅。凌君毅、公孙相同时应声“是”。

芍药话声一落，回身招了招手，早有一名使女捧着一柄长剑送到凌君毅面前，凌君毅伸手接过，含笑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那使女给他这一笑，骤然红飞双颊，急急低垂粉颈，疾快地退了下去。

公孙相和凌君毅并肩走入场中，轻笑道：“凌兄真不愧是风流人物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休得取笑。”两人对面站定，芍药跟着下场，说道：“你们准备好了。”凌君毅缓缓抽出长剑，剑尖指天，左手立掌当胸，肃然凝立。只要看他起手式，便知他使的是少林“达摩剑法”了。

公孙相同时锵的一声，掣剑在手，但他却是斜抱长剑，作出了“天狼剑法”的起手式。两旁观战的人，因凌君毅接连四场，都以徒手取胜，这一场双方均使长剑，自然特别注目，全场肃静得听不到一丝声音。

芍药眼看两人已经摆开门户，静待自己发令，当下手朝中间一挥，喝道：“开始。”喝声出口，右手忍不住握住了剑柄。她知道公孙相精擅“天狼剑法”，出剑狠毒。凌君毅一再说他很少使兵刃，这次为了太上要看看他的剑法，才勉强使剑，不知是不是公孙相的对手。她右手紧搭在剑柄上，显然是放不下心，只要凌君毅一遇险招，立可出剑，把两人架开。

“请。”“请。”

场中两人在芍药口令一出，同时说了个“请”字，便自展开身形。公孙相上身朝前一扑，左足倏地前跨一步，他身形如狼，这一步足足跨出了六尺有奇！说他跨，还是说他窜来得妥贴，一下就闪到了凌君毅的右侧，回头发剑，剑光一闪，横刺而出。他身形虽快，但剑势却并不快，在回头发剑刹那，还朝凌君毅微微一笑，算是招呼。

凌君毅含笑站立，青衫飘忽，身形并未闪动，直到公孙相欺到右侧，才把当胸左掌，向外扬剑，右手长剑朝下封出。他出手虽极简单，但在场的人，大半都是使剑的高手，自可看得出来！

凌君毅一再说他很少使用兵刃，光是这一剑上，轻灵飘逸，挥洒自如，就可知他剑上造诣，同样不弱。公孙相没待双剑交击，左足一拖之势，已经转过身来，剑尖一昂，化作三点寒星，疾向凌君毅咽喉点来。凌君毅淡淡一笑，长剑一抬，朝前点出，但听“叮”的一声轻响，两支剑尖，撞在一起，各自后退了一步。

这一招，两旁观战的人，并不觉得如何，但坐在阶上的太上，双目之间，却飞快地闪过一丝异采！要知公孙相这第二招上，已不再相让，飞出的三点寒星，可说一闪即至，何等快速？

凌君毅若是举剑横架，那就毫无奇处，但他竟然和对方一样，同样举剑点出，飞来的三点寒星，当然有两点是幻影，只有其中一点，才是真正的剑尖！凌君毅要在闪电之间，辨认出其中一点剑尖，已经不是易事，再要把自己剑尖，点中对方尖细如同毫芒的剑尖之上，把对方震退，这就非眼明手快，出剑精确到毫厘不差，决难办到。不信，你去试试看，只怕试上半天，也点不中呢？

这一点，公孙相自然想不到，他在两人身形一分之际，口中轻喝一声：“凌兄小心了！”

手中长剑突然一紧，“天狼剑法”源源出手。他身如狼窜，忽左忽右，来去如风，一柄长剑，随着寒芒流动，刺出缕缕精练，当真快速绝伦，凌厉无匹！使到急处，但见他全身剑光缭绕，只是在凌君毅左右前后穿来扑去，活像一头凶牙呲齿的大野狼！凌君毅使的是少林“达摩剑法”，原是以静制

动的剑法，身法步法施展开来，也只在数尺方圆。出剑自然也并不如何快速，剑势如行云流水，悠然而往，变化不多，却含蕴着无上禅机！

公孙相的攻势纵然凌厉，但凌君毅依然一派潇洒，挥手之间，从容化解。而且他挥出的剑光，寒锋逼人，足有丈余长一道，任你公孙相左右流窜，攻到哪里，都被他剑光接住。既然他剑势不快，又如何能接得住公孙相闪电攻势的呢？这一疑问，使得大家都不觉屏息凝目，全神贯注地朝凌君毅剑上看，到底他有什么秘诀？这一细看，大家才看清楚，他划出的那一道丈余长的剑光，能够左右逢源，迎接对方抢攻，原来他一柄长剑，由左右双手交换使用。譬如公孙相攻到右首，由他右手使剑封解，但等公孙相窜到左首发剑，他右手长剑迅快交到左手，由左手使剑和对方抢攻。外人若不细看，只看到他一道匹练般的剑光，矫若神龙，一下自左而右，一下自右而左，来去悠然，使得并不太快，实则他一支剑左手交到右手，右手交到左手，快速何殊掣电？而且每一剑都抢在对方前面发招，逼得公孙相每感落后半步，攻出的剑势，也只好一发即收，中途变招。因此两人尽管出手极快，兵不交刃，听不到剑剑激撞之声。这两手交换发剑，当真是见所未见！

就像九指判官冷朝宗、三眼神蔡良等，对凌君毅存着极大敌意的人，也不禁暗暗点头，自叹勿如。两旁观战的人，看到这里，不由自主地纷纷鼓起掌来。这掌声，自然是替凌君毅鼓的，凌君毅也真不负众望，就在掌声中，但听锵的一响，金铁交鸣！

凌君毅、公孙相两人，打了不下二十来招，双方交击，还是第一次，鼓掌的人，刹那之间都停了下来。原来凌君毅在双剑乍接之际，忽然侧身一闪，左手已经搭上公孙相执剑右腕，掌声一停，剑光人影，也同时停止。凌君毅五指一松，放开公孙相右腕。

公孙相一张清俊的脸上，隐见汗水，迅快地返剑入鞘，面有愧色，拱拱手道：“凌兄身怀绝艺，兄弟甘拜下风。”

凌君毅同时收剑，含笑道：“公孙兄好说，说来惭愧，兄弟实在是险中取胜，侥幸得很。”这一场又是凌君毅胜了，刚才停下来的掌声，又纷纷鼓将起来。凌君毅连胜五场，艺压群雄，全场之人无不感到震惊。副帮主芍药睁大一双妙目，一瞬不瞬地盯在凌君毅的身上，芳心洋溢着喜悦，握剑右手，自然也放了下来，直到掌声停歇，才娇声宣布道：“第五场，仍由凌君毅获胜。”

现在继续接受挑战，还有哪一位护法出来挑战的？”

八位新任护法连败三阵，大家都已看出凌君毅艺出反手如来，武功高出自己等人甚多，出去挑战，也徒自落败。因此芍药话声一落，这回竟不见有人座声而出。芍药等了半晌，不觉目光朝站在左首阶前的其他六名护法掠来，再次问道：“你们还有谁要出来挑战？”

六名护花依然没有人挺身而出。

芍药巴不得没有人出来挑战，“总护花使者”的荣衔，就好落到她的新认的“大哥”头上了。但话可不得不问，这就目光一转，落到了衡山门下的张南强身上，说道：“张南强，你方才不是和公孙相一起出场的么？怎么轮到你的时候，反而不出来了？”

张南强脸上一红，躬身道：“属下绝非凌公子的对手，还是藏拙的好。”

芍药道：“这是公开竞技，胜固可喜，就是落败，也并不丢人，有什么好藏拙的？”张南强道：“属下有自知之明，这点微末之技，何敢再向凌公

子挑战？”这个放弃了！

芍药目光再转，朝其他五人问道：“你们呢？有没有人出来挑战的？”使“乱披风剑法”的宋德生、使“寒丝掌”的秦得广、使判官笔的杜乾麟、使吴钩剑的罗耕云四人都没有作声。使“血影指”的冉退春是替补丁峤之缺，升任护法的，前面四人都没有出去，他自然也不好出去挑战。这五个人，都没出声，等于也放弃了。

芍药眼看没人出来挑战，接着说道：“你们如果不再继续挑战，那就作放弃竞赛了。”阶前六名护法，依然没有作声。芍药转过身去，面向太上，恭敬的道：“启禀太上，尚有六名护法，业已放弃竞赛。”

太上颌首道：“那就宣布凌君毅获胜，当选本帮总护花使者。”

芍药躬身应“是”，转身向外，提高声音说道：“太上有令，总护花使者竞赛结果，由护法凌君毅当选。”阶下两旁同时响起热烈的掌声。花女们一开始就是拥护凌君毅的，此时听到凌君毅果然当选总护花使者，一时个个玉掌鼓得如痴如狂，历久不绝。

芍药喜孜孜地朝凌君毅抬抬手，娇声说道：“恭喜凌公子，你先请回座。”凌君毅拱手一礼，回到百花帮主下首落座。

百花帮主嫣然一笑，低声道：“凌公子连胜五场，荣膺总护花使者之职，可喜可贺。”凌君毅慌忙欠身道：“今后还要帮主多多指教。”

芍药又在阶上宣布道：“现在开始竞赛左右护法，有谁参加报名？”九指判官冷朝宗道：“属下。”

三眼神蔡良也应声道：“属下。”芍药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人参加竞赛左右护法的么？”八名护法都没有作声。

芍药又道：“好，那么有没有人出来挑战？”

叶开先道：“属下等人，一致拥护冷、蔡二位，继续任左右护法。”芍药问道：“这是你们大家的意思？”站在后面的七名护法，同声应“是”。

太上颌首道：“如此也好，那就仍着冷、蔡二人担任左右护法好了。”九指判官冷朝宗、三眼神蔡良同时躬身说道：“属下谨谢太上恩典。”

太上点头道：“你们好好干。”芍药站在阶上，高声说道：

“授职典礼开始，总护花使者凌君毅、左护法冷朝宗、右护法蔡良接受太上颁发金牌。”

她话声出口，凌君毅走上二步，面向阶上站定，冷朝宗、蔡良一左一右，站在他身后。太上和百花帮主同时站起，芍药迅快地回到太上右首站定。总管玉兰从一名使女手上，接过一个白玉托盘，双手捧着，走到太上面前。太上伸手从玉盘中取出一面八角形的金牌，那就是“总护花使者”的金牌了。金牌约有一寸见方，纯金制成，雕刻精细，正面中间是一个护花铃，四周围以一百朵花苞。反面是八个小篆：“百花帮总护花使者。”金牌下面，垂着两条小巧的大红流苏，金光灿烂，十分夺目。

芍药一见太上取起金牌，立即叫道：“凌君毅登阶接受金牌。”

凌君毅依言拾级而登，走到太上面前，躬身一礼。太上含笑还礼，亲手把总护花使者的金牌，替凌君毅佩到胸前，凌君毅再躬身一礼，阶前立时掌声雷动。

太上等掌声稍歇，蔼然道：“凌君毅，从现在起，你是本帮总护花使者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这是太上的恩典。”他这是跟左右护法学来的。

太上道：“不，这是你自己争取来的荣誉，凭藉的是真才实学，没有一

个人可以用权力拔擢你的。唯有公平竞争，才能使才隗之士脱颖而出。也唯有公平竞赛中选拔出来，才能使大家心悦诚服，各无异言，这是老身要向你道贺之事。”凌君毅连连躬身道：“多谢太上夸奖。”

太上又道：“这面总护花使者的金牌，你看清楚了，可知这金牌的意义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屈下愚鲁，还请太上指点。”

太上接道：“金牌八角，以示八表；中间护花金铃，代表的就是总护花使者，这就是表示：护花金铃，八表雄风，从现在起，这维护本帮之责，就须由你一力承担。当然，总护花使者之下，还有左右护法和八名护法、二十四名护花使者，但是他们以你为主，因此，主要责任也就在你一人身上，尔其勉之。”凌君毅一脸惶恐地道：“属下自惭弩钝，只怕难当重任，有负太上厚望。”

太上微微一笑，伸手从身边一名黄衣使女手中，取过长剑，朝凌君毅递来，一面说道：“这是倚天剑，剑长三尺三寸，乃是古代名剑，斩金削铁，锋利无匹，老身赐你此剑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

这一赐剑之举，正表示太上对凌君毅极为器重。但奇怪的是，站在太上左右的百花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和总管玉兰三人，表情却各有不同。百花帮主听了太上的话，一双盈盈秋波，朝凌君毅含情一瞥，好像又惊又喜，不胜娇羞模样，徐徐地垂下头去。副帮主芍药似乎微感意外，死命地盯了凌君毅一眼，星眸之中，闪起冷峻的光芒，那是懊伤、嫉妒交织而成的异样色彩。

总管玉兰眼中，却又充满了喜色。皆因三人脸上戴了面具，他们表情如何，谁也看不出来，光是从目光中流露出来的一点神采，别人哪能了解她们内心的秘密？这些原是一瞬间的事，凌君毅赶忙高举双手，接过长剑，感激地道：“太上厚赐，属下终身感戴不尽。”

太上目光温和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，明日清晨，可由总管陪你上百花谷去，老身另有指示。”凌君毅躬身应“是”。玉兰同时躬身道：“弟子敬领法旨。”

只听芍药娇声道：“凌君毅复位。”

凌君毅依言退下。芍药接着又道：“冷朝宗、蔡良登阶接受金牌。”

九指判官冷朝宗、三眼神蔡良并肩走上石阶，行礼如仪。太上从玉盘中取起左右护法的金牌，授与两人，两人躬身而退。

芍药娇声说道：“大会圆满结束，散会。”阶下众人，一齐肃立敬致，太上缓缓站起身来，望阶下颌首示意，然后由帮主、副帮主陪同，离场而去。

四名黄衣使女跟着款步离去。玉兰星眸之中，满含着喜色，迎着凌君毅神秘一笑，道：“恭喜凌公子荣膺总护花使者，还蒙太上赐宝剑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”凌君毅拱手逊谢道：“这是太上隆恩，在下深感荣宠。”说话之时，梅花、莲花、玉蕊等十二名侍者，一齐走了过来。

玉蕊含笑道：“凌公子，姐妹们都来向你当面道贺了！”

梅花娇笑着接口道：“是啊，凌公子荣膺总护花使者，乃是本帮的喜事，我们姐妹一直都在衷心拥护你的。”她是十二侍者之首，她一开口，大家纷纷说道：“恭喜凌公子荣膺总护花使者。”

“恭喜总护花使者。”一片莺声燕语，都是“恭喜”之声。凌君毅根本分不清谁在说话，但觉衣香鬓影，眼花缭乱，不禁玉脸一红，慌忙连连拱手道：“诸位侍者盛情厚爱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一百名花女，眼看太上一走，也纷纷跟着围了上来，只听人群中有人

娇声叫道：“大家快来看新郎呀。”

“啊，新郎官的脸又红了啦。”“恭喜新郎官。”

花女们对凌君毅当选总护花使者，可说衷心拥戴，此时真像是疯狂了一般，娇笑、尖叫，闹成一片。凌君毅落在这热情洋溢的花堆里，当真变成了“新郎官”，一张俊脸，闹了个通红。玉兰朝他微微一笑，然后高声说道：“大家安静些，总护花使者方才连番交手，还没有休息，此时应该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，姐妹们若是要表示庆贺之忱，今晚帮主、副帮主在大厅上举行盛大欢宴，大家不妨多敬他一杯。”花女们听得纷纷叫好。

凌君毅苦笑道：“总管这么一说，不是把在下害苦了？一人一杯，在下非醉死不可。”玉兰笑道：“贱妾只是替你解围，其实纵使贱妾不说，她们今晚也会向你敬酒的。”花女们纷纷散去。

左护法九指判官冷朝宗、右护法三眼神蔡良和新任的八位护法、二十四名护花使者，一齐走了过来。

冷朝宗阴沉的脸上，堆起一脸笑容，拱拱手道：“恭喜总使者，兄弟就料到今天这场竞赛，凌兄定会当选。”蔡良大拇指一挑，接口说道：“凌兄少年奇才，一身绝艺，真叫人钦佩，无怪太上对凌兄特别器重了。”

这两人自然因太上特别器重，也改变态度，前倨后恭，竭力拉拢。凌君毅拱手道：“二位护法夸奖，兄弟愧不敢当，今后仰仗二位之处甚多，还望不吝指点才好。”

蔡良爽笑道：“总座太客气了，兄弟和冷兄，虽是痴长凌兄几岁，但凌兄是咱们的头儿，大伙全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，总座只要交代一声，水里火里，咱们兄弟决不推辞。”他虽是一脸横肉，但看来还是他爽直些。

冷朝宗一手拈着几根山羊胡，连连点头道：“蔡兄说得极是，凌兄一来就深得太上器重，咱们兄弟有这样一位头儿，日后沾光的地方多着呢。”他说到得意，不觉呵呵大笑，接着道：“走，咱们到里边坐坐去。”

八名新任护法，全是冷、蔡二人的属下，有他们两人陪着凌君毅说话，其余的人自然没有插口的份儿。

凌君毅由冷、蔡二人陪同，进入大厅右厢。这里是一排三间宽广的敞轩，放着不少椅几，敢情正是护花使者们休息的地方。

这时天色还未全黑，室内已是灯火通明。冷朝宗、蔡良引着凌君毅上坐，大伙也依次坐下，早有两名使女送上茶来。冷朝宗端起茶盅，说道：“总座请用茶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冷兄方才还说大伙全是一家人，怎么这回又和兄弟客气起来了！”蔡良笑道：“这是咱们这儿的规矩，从前冷兄和兄弟没先喝茶，弟兄们全都不敢先喝，现在总座是咱们的总头儿，自该由总座先喝了，弟兄们才敢喝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这里是本帮护花使者休息的地方么？”冷朝宗道：“不错，这里是花家庄院的最前面一进，也是护法和护花使者集会之处，从大厅进去即列为内院，弟兄们未奉宣召，不得擅入。”

凌君毅点点头，随后站起身来，朗声道：“兄弟年轻识浅，荣膺总护花使者一职，实在深感惶恐！总护花使者、左右护法、护花使者，这些名称，只是职务上的分别，在执行任务时，有这样一个系统，便于统一，如此而已。其实大伙都是弟兄，尤其在休息的时候，就用不着分什么尊卑。因此，兄弟觉得像喝茶这件事，大可不必拘束，就像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爱喝就喝，岂不

更显得亲切多了？”

蔡良道：“总座真是开明得很，兄弟早就觉得这件事儿，有些别扭，现在总座这么一句话，这条规矩，咱们就算废了。”丁峤站起身，走到凌君毅面前，抱拳作了个长揖，说道：“属下在比赛之时，不合使用藏在扇中的暗器，冒犯总座，内心深感不安，伏望总座恕罪……”

凌君毅慌忙站起，还礼道：“丁兄决不可如此，人孰无过？”

事情已经过去，何用再提？何况丁兄辛苦得来的护法，因此受到降职处分。兄弟格于规则，不能为丁兄挽回，已感不安，丁兄何须自责？咱们今后都是一家人，丁兄幸勿介意才好。”丁娇一脸俱是感激之色，俯首道：“总座如此大度，属下更是惭愧死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见一名使女走了进来，躬身道：“厅上酒宴已经摆好，帮主、副帮主都已到了，总护花使者与各位护法好入席了。”凌君毅点点头，当下由左右护法陪同，进入大厅，八名护法和二十四名护花使者，鱼贯随后而行。大厅内，点燃起无数宫灯，照得画栋雕梁彩绘通明。凌君毅青衫飘逸，腰悬倚天剑，当先跨进大厅，两旁花女纷纷鼓掌相迎。上首右边席上，坐着的百花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，同时站起身来。今天的竞赛大会，虽是太上亲临主持，但副帮主芍药可出尽了风头。

今晚的欢宴，主人是帮主、副帮主，因此百花帮主站起之时，就樱唇轻启，娇声说道：“本座以无比忭欣的心情，代表本帮全体姐妹，欢迎新当选的总护花使者、左右护法暨八位护法诸使者，大家请入席了。”凌君毅拱手道：“帮主、副帮主盛宴款待，属下等人，如何敢当？”

大厅上首，放着品字形三席，今天的客人，是新任的总护花使者，左右护法，和八名护法。因此中间一席，坐的是凌君毅、冷朝宗、蔡良三人。左首一席，是八名新任护法。正副帮主，是主人身份，坐了右首一席。接下来左首是二十四名护花使者，右首是总管玉兰和十二侍者。再下去，则是花女们的席次。这一顿酒，是以庆贺新任总护花使者为主，大家虽因有帮主在座，但帮主终究不像太上使人畏惧，因此，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愉快。何况帮主、副帮主都在向总护花使者敬酒，接着总管和十二位侍者也敬酒了，花女们岂肯放过机会？于是紧随着十二侍者之后，也纷纷向上首三席敬酒。敬酒以“敬”为主，被“敬”的人，自然不好推辞，就是推辞也推辞不掉的。这是“敬”你的，你总不能不识抬举？中国人有几千年传下的美德——好客，不论遇上什么场合，饮酒是少不了的。只要是饮酒，不是独酌，敬酒也是少不了的。只要是敬酒，互相灌酒，也是少不了的。身为主人，莫不希望把客人们灌醉，这是“美意”，非如此不可。只不知道这“美意”是谁发明的？大家都明知其意并不美，但却依然遵行如故，流传了几千年至今不衰。

在花女们的“美意”之下，凌君毅被灌醉了！不单是凌君毅，左右护法和八名新任护法，莫不配酞大醉，就是正副帮主、总管、十二侍者，也都有了八九分醉意。因为她们也全是花女们要“敬”的对象。这一席酒，真是目眈不禁，芴泽可闻，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，而至前有坠珥，后有遗替！就是能饮一石的淳于先生，也非醉倒不可。凌君毅是玉兰命两名使者送回宾舍的。现在已经快二更天了！月光如水，斜斜地照上窗根，凌君毅卧房里靠南的两扇窗户，还敞开着，但灯火已熄，黑沉沉不闻人声。只有浓馥的酒气，不时从窗口阵阵冒出。凌君毅盘膝坐在床上，正以上乘内功，把酒气从体内逼出，一身大汗淋漓，尽是酒香！

现在他已经完全清醒了：也正幸他已经完全清醒，坐在床上运功，灵台清明，才能听得窗外院子里的梧桐树上，传来“刷”的一声轻响！那是衣衫擦着树叶的声音，自然极为轻微，只要听这声音，显见来人轻功极高！凌君毅心中一动，忍不住抬目望去！但见桐阴之间，似有银光一闪，紧接着“嗒”的一声，便有一篷银芒，电射般射出，直向窗内打来。势道之劲，令人咋舌！

若不是凌君毅先听到那一声“刷”的轻响，早有准备，等他听到暗器的尖风，再睁目时，为时已晚，非丧生在这篷银芒之下不可。凌君毅总算发现的早，在银光乍闪之际，他已功运双袖，坐着的人，疾快移走数尺，待得暗器射到身前，双袖齐扬，施展反手如来独门绝技“乾坤袖”神功，把一篷银雨卷个正着。暗器被他衣袖卷住，有如泥牛入海，自然听不到一点声息，树上那人立时警觉不对，一条人影从桐阴中飞起，越过墙头，朝院外掠去。

凌君毅冷嘿一声：“朋友想走么？”双袖一抖，把接来的银芒，朝墙角洒去，同时人已穿窗而出，尾随着黑影，越过墙头，追了下去。

第二十四章 张冠李戴

月光，本来还柔和得如水一样，斜照在窗根上。但不过转眼之间，月色就被浮云淹没，很快隐去，窗前一暗，房中就显的一片黝黑！这时，东首院墙上，忽然出现了一条欣长人影，这人在墙头上才一现身，就悄无声息地飘落窗前，再一旋身，闪入窗去。这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就在欣长人影堪堪入房去，走廊上又有一条婀娜人影，袅袅行来！

那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。没有月色，你纵然看不清她的花容月貌，但只要看她纤纤合度的窈窕模样，准是一位干娇百媚的美人儿：她脚下既轻又快，纤尘不扬，听不到一点细碎的声音，黑夜里，只有那双晶莹的眸子，闪着星星般的光亮。目光一溜，敢情她发现了敞开着窗子，口中不觉轻“咦”了声，栅栅朝窗下走来。室中那人耳目何等敏锐，听到她的一声轻咦，头头蓦地一惊，一时来不及躲闪，目光迅疾一掠，轻快地闪到床前，举手掀起罗帐，朝床上躺了下去。

苗条人儿已经走到窗前，轻轻哼了一声道：“辛夷这丫头也该死，连窗户都没关上。”

这句话说得虽轻，但躲在床上的那人，已经听出说这话的是谁了，心头不禁大为凛骇：苗条人儿举手掠掠鬓发，倏地又轻又娇的叫道：“凌大哥，你酒醒了么？”室中那人不敢作声，苗条人儿嗤的一声轻笑，腰肢一扭，像一阵香风，已经到了床前！

室中还弥漫着酒气，她自然闻到了，轻轻攒了下眉尖，声音说得更娇更柔道：“瞧你！醉成这个样子！”她居然伸手撩起帐子，一双柔嫩如玉的纤手，轻轻推着他肩头，低低叫道：“凌大哥，凌大哥，你醒一醒嘛！”

室中那人心头狂跳，哪敢出声，不应也不成，只是迷迷糊糊的“唔”了一声。苗条人儿从脸上摘下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，缓缓俯下身去，附着他耳朵，吹气如兰地，娇声说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这声音好不撩人，人究竟是人，无灯无月，室中反正看不清面貌。

那人很快握住了苗条人儿的玉手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”苗条人儿任由他握着手，并未抽回，轻轻地道，“我是不放心你，才来瞧瞧的。”

那人压低着声音道：“谢谢你……”苗条人儿道：“谁叫你是我大哥……”

那人颤声道：“你真好。”苗条人儿嗤的一声轻笑，低声道：

“你……怎么在抖？”

她和他靠得很近，她身上阵阵的幽香，薰人欲醉！那人一颗心动荡得把持不定。他没有作声，双手猛地一扳，苗条人儿忽然‘嚤啱’一声，一个娇躯扑入他的怀里。他没有让她说话，两片火热的嘴唇，已经堵住了她的樱唇。她没有推开他，反而柔顺得像依入小鸟一般。黑夜之中，除了两颗心房剧烈的跳动，听不到半点声音。但他手已经开始有了粗野动作。现在，颤抖的，已经不是他，而是她了！可惜房中没有燃灯，他无法看到她娇靥上泛起一片配红，美目中漾起的水样异采！但他却可以感觉到她身上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热力！这发生的一切，原是她意料中的事，她为了要得到他，她不克自持，她更不能让别人把他抢走。

他动作虽然粗野，她没有半点咳怪，这是她心甘情愿的，但她毕竟还是惊怕得发抖。

她平日何等高傲？何等冷峻？此刻竟然英风尽失，成了一只受创的小鸟，室中依然一片漆黑，两颗荡漾的心，经过一阵波动之后，很快的就平静下来了。苗条人儿仰着脸，娇柔的声音幽幽地叫了声“大哥，你……”他在她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催促着道：“妹子，你该走了。”

苗条人儿悄声道：“你怕了？”那人温柔的道：“不，我不是怕、万一给人看到了，对你总不太好。”

苗条人儿轻哦了一声，她是个好强的人，自然不愿让人撞到，于是她点点头，迅快起身，一面轻声叮咛道：“我走了，明天太上说的事，你不能……”那人没待她说下去，低笑道：“好妹子，你只管放心，我不会的。”

“你敢！”她一个纤纤玉指，轻轻点在他额角上，人已像一缕轻烟，闪了出去。

他心头忽然起了一阵愧疚，更不怠慢，悄悄下床，在室中怔立了半晌，才长长吸了口气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不是我的错。”

踉踉脚，穿窗而出。

两人先后离去，本来云收雨散，春梦无痕，这时又是三更半夜。谁也不会撞来！但许多事儿往往出人意外，依以为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偏偏就会春光外泄！这人正是乔装玫瑰的温婉君！房中两情缠绵，声音虽轻，但唧唧我我，断云零雨，依然隐约可闻。

温姑娘站在窗外，不禁羞得满脸通红，一颗心直往下沉！她真想不到自己的心上人、竟会是这样一个人！她羞愤、气恼，爱棍交织，芳心才碎，噙着眼泪，悄悄地离去。

凌君毅掠出窗外，眼看向自己施放暗器的黑影，已经越过高墙，向院外逸去，一时不禁暗暗攒了一下眉，心想：“此人不但轻功极高，而且又比我先了一步，百花帮屋宇极广，他只要随便一躲，我就不容易找得到他了。”但心中想归想，人却毫不停留，一提真气，身化长虹追出墙去。那黑影身法极快，凌君毅刚刚越出墙外。发现他已在一二十丈之外，正在没命地飞掠。他敢情怕惊动了百花帮的人，因此没敢在重重院落、屋宇比连的暗阴中间隐

伏下来。这自然是他发现凌君毅追了出来，心头慌张之故。同时，他也没想到凌君毅来了不过两天，对花家庄院的地形，根本不熟，他只要随便一躲，拐上两个弯，就可把凌君毅撇开了。

凌君毅发现他一路飞掠，一时哪里肯舍。也提气施展身法，一路疾追下去。但前面黑影，对花家庄院极熟，双方相距既远。

这时正好一片乌云遮住了月色。前面那人利用地形，时隐时现，在那些楼宇之间，任你凌君毅展尽脚程，也无法把双方之间的距离缩短。花家庄院是百花帮的根本重地，各处都有巡逻和值岗的人，此人竟能避开这些巡夜值岗的耳目，越发可见他不是外面的人。片翔工夫已经追出花家庄院的高大围墙。这里是一片长满青草的山坡，到处乱石嶙峋，地势荒凉，显然很少有人来此，前面黑影眼看凌君毅紧追不舍，心头慌张，才会落荒而走，一路急掠。

凌君毅心头同样泛疑：“他把我引来此地，莫非另有埋伏？”

但他艺高胆大，对方纵有埋伏，也并不放在心上，而且此人如果真是百花帮的人，那一定是白天较技败在自己手下之人。怀恨在心，才会乘自己酒醉，暗下毒手，自己纵然不愿树敌，也要截住他，好好规劝他一番不可。因为这一路上，已是荒凉的山坡，没有隐蔽之处，凌君毅一身所学，高过那人甚多，双方距离，自然渐渐拉近。眼看到前面不远，已经快到湖边，一片湖光，烟波浩渺！前面黑影突然身形窜起，宛如隼鹰窿食，纵身朝一处岩石下扑落。这时双方相距，已只有十余丈远近，凌君毅两个起落，便已追踪赶到，这方岩石约有三丈来高，下临湖水，已是再无通路。

凌君毅目光朝四面转动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哪里还有人影？心中暗暗奇怪，自己明明看他朝这里扑落，怎会没了影子？此处虽然荒僻，但草长不过没径，也藏不住人，除非他一时情急，跳下湖去，潜水逃走。这也不可能，一个人水性再好，钻入水去，水面多少总会溅起一些水花，但自己跟踪追到，湖水平静如镜，连一点水晕也没有。他站在崖上，等了片刻，依然不见动静，心头突然一动，暗想：“我和他距离虽远，但明明看他从此处纵身扑落，一闪不见，此人对庄中情形，十分熟悉，自然对这一带的地形也了如指掌，他故意把我引来此处，才忽然隐去，莫非这石崖下面，另有通路？”一念及此，立即探首朝崖下看好落脚之处，提吸真气，飘身飞落。脚尖落到草丛间一块石上，果然发现这石崖上丰下削，崖下宛如一条狭隘的走廊，下面是平整的沙砾，容得一人侧身而行。外面又有青草掩蔽，纵是大白天，也不易被人发现，若从崖上望下来，自然更难瞧到。凌君毅想起那天曾听玉兰说起，黑龙会郝飞鹏乘来的船，藏在一处崖下，莫非就在此处？心念转动之间，不觉循着崖下走去。这石崖之下敢情经湖水长年冲击，有的地方，果然可以隐藏得下一条小船。

凌君毅心中暗想：“百花帮总管玉兰心思慎密，但像这等所在，极易被贼人利用潜伏，应该派人驻守才对。”又走了一箭来路，突见前面不远似有一人躺卧在那里。凌君毅一下掠了过去，他目能夜视，这一到得近前，才发现这人一身青色劲装，腰跨单刀，竟似百花帮的庄丁。再一细瞧，此人竟是被人用重手法击中前胸，业已气绝。

凌君毅这下看得目中寒芒飞闪，忖道：“这人看来是派在此地值岗庄丁，他连腰间兵刃都未撤出，就遭了毒手，准是方才那人怕他说出来，才杀以灭口，那等于是我害死了他。”他才直起身来，又瞥见一丈开外的草丛间，

另有一人倒卧在那里，目光一注，那人也是一身青色劲装庄丁打扮！不用再看了，这人是被一掌震飞出去的，自然也早已死去。

凌君毅看得暗暗切齿，心想：“自己本意，原只想追上他，稍加规劝，但他却连施杀手，残杀两个无辜庄丁，如此心狠手辣，自己倒非要把你找出来不可。”从两个庄丁气绝多时看来，这暗算自己的人自然早已去远，无法追得上他，正待纵身朝崖上跃去！

就在此时，突听崖上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，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听来凄楚欲绝，泣不成声！凌君毅心头暗暗纳罕，这时差不多已是半夜三更，什么人跑到湖边来啼哭？既是女子声音，自然是百花帮的花女了，莫非她发现两个庄丁死去，她是其中一人的情人，才会哭的如此伤心！

正在思忖之间，突听那女子哭着说道，“凌君毅……你竟是这样的人，算我瞎了眼睛，我……我也不想活了……”

她虽然悲悲切切，继续地说着，但凌君毅听得清楚，尤其说到最后一句，一阵脚步声，已经到了崖边。不用说，她是准备投湖自尽！这下，凌君毅大吃一惊，口中轻喝一声：“姑娘，使不得。”人随声上，一下窜了上去。

那姑娘没想到崖下有人，自然也猛然一惊，不由得后退数步，叱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凌君毅已然看清姑娘是谁，只见她珠泪满颊，一副凄苦模样，心中更是惊奇不止，望着她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在下几时得罪了你……”

这姑娘正是乔装玫瑰的温婉君，她睫承泪水，一双凤目，盯在凌君毅的脸上，这回她也看清楚了，同样惊奇的道：“是你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还是你先说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哭呢？”

温婉君双目凝注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，你先说，你是不是跟着我来的？”

她戴着面具，看不到神色，但她平日为人温婉，语声娇柔，此时口气冰冷，显然有些不对！凌君毅暗暗奇怪，只得说道：

“在下是追踪一个人来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“哦”了一声，急急问道：“你来的时候，可曾遇到什么人吗？”

温婉君听出凌君毅的口气，似乎是追踪另一个人来的，不觉问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不知道，此人心狠手辣，十分狡猾，在下一直追到此地，不但仍然被他逃去，而且还让他杀死了两个在这里值岗的庄丁……”

温婉君终究是冰雪聪明的人，听出此中另有蹊跷，心中忍不住急急问道：“你说，你已经出来好一会了？”凌君毅道：“没错，少说也有一顿饭的时光了。”

温婉君仍然不肯放松，追问道：“你既然不知他是谁，追他作甚？”凌君毅只得把方才发生的经过情形，简要说了一遍，接着笑道：“好了，现在该你说了，你干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？我好像还听你说什么不想活了，究是为了什么？”

温婉君听他说出经过，心头已经有些明白，但一个姑娘家，这话如何说得出口？她只觉粉脸一热，忙道：“你不用多问，我只是心里烦，出来走走，你快回去，越快越好。”

凌君毅可不是呆头鹅，他自然听得出温婉君的口气里，似乎另有文章，这就问道：“听你口气，好像发生了什么？”温婉君道：“快些走，你回去就知道了。”

凌君毅满腹狐疑，问道：“你不和我一起回去么？”温婉君道：“我和你走在一起，给人家看到了，不方便。你只管先走，就在院中暗处等我就好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可不放心，要走咱们一起走。”温婉君跺脚小蛮靴，急道：“真急死人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”

凌君毅还是站着没动，问道：“你一定有事，为什么不肯告诉我呢？”温婉君道：“此时无暇多说，走，我们到了墙外再分开。不过此事关系重大，你千万不能耽搁，先回宾舍看看，就知道了。但你莫要一人进去，在暗处等着，我去通知了总管再说，今晚是我和风仙值班，你说回来的时候遇到我的就好。”

凌君毅听她说得郑重，好像自己住处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当下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那就快走吧。”两人不再多说，双双掠起，一路展开脚程，不消多大工夫，便已起到花家庄院墙外。

温婉君和他打了个手势，翩然朝后进掠去。

凌君毅更不怠慢，双足轻轻一点，凌空飞上墙头，突听有人沉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一点寒星，直向凌君毅迎面激射过来。凌君毅伸手一抄，便把打来的暗器接住，那是一颗银弹子，一面说道：“在下凌君毅。”

这时从暗影中飞掠出一个劲装汉子；一眼看到凌君毅，慌忙躬身道：“属下许廷臣，不知是总座驾到，多有冒犯，实在该死……”凌君毅认出他是一名护花使者，一面含笑道：“许兄不用介意，在下从外面飞登围墙，难免引起误会，只是许兄以后该先问清楚了，不可先行出手。”随手把一颗银丸递了过去。那姓许的护花使者连声应“是”，双手接过银丸。

凌君毅问道：“今晚可是许兄轮值么？”许廷臣躬身道：“是，下半夜轮值的一共是四人，属下分配在这东南方一带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许兄方才可曾看到有什么人进来么？”许廷臣忙道：“总座是说有敌人潜入本帮来了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，兄弟只是随便问问，许兄若是没有看到，就算了。”许廷臣道：“属下从子时起，就在这一带屋面上巡，若有入进入本帮，属下一定会看到的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如此就好，兄弟失陪了。”说完，略一抱拳，就长身掠起，一道人影，凌空朝后院投去。他因温婉君说话极为郑重，好像自己屋里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此一路暗暗凝神察看。中院一带，各处灯火已熄，不见有何动静。悄悄跃落墙，凝目朝自己房中看去，南首两扇窗户，依然敞开如故，屋中静悄悄的，和自己出来之时，也并无半点异处。心中暗暗纳闷，不知温婉君要自己尽快赶来，究竟所为何事？但想起温姑娘平日心细如发，遇事慎重，不可能骗自己。

尤其她不肯说明，吞吞吐吐的模样，好像只要自己回来，就可发现一般，但又要自己隐身暗处，等她去通知总管。这到底为什么呢？心中越想越觉疑云重重。“莫非有人暗中陷害自己？”这也不对，此人纵有陷害自己之心，也不可能躲在自己房里。他隐身暗处，仔细察看了一阵，依然不见有何动静。这一阵工夫，他想了许多可能在房中发生的事故，依然得不到什么结论，要待进屋去瞧瞧究竟，又因温婉君再三叮嘱务必等她和玉兰来了再说，只好耐心等候。正当此时，突听“刷”“刷”两声轻响，从墙头传了过来，凌君毅急忙回头看去！但见从墙头飘落两道人影！一个一身白衣，腰悬长剑，看去宛如凌波洛神；一个一身玄色紧身衣裳，婀娜多姿！这两人正是总管玉

兰和乔装玫瑰的温婉君。

凌君毅急忙迎了上去，拱手道：“惊扰总管了。”玉兰还了一礼，清澈眼波望着凌君毅道：“有劳凌公子久候了，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凌君毅也是一头雾水，有些答不上来，只好含糊的道：“总管来了，此地不是谈话之所，还是请到里面说吧！”这话没错！温婉君既然要他等着总管来了再说，现在温婉君已经陪着玉兰同来，且请她们到房里去，不用自己开口，温婉君自然也会说的了。

玉兰眼波一转，悄声说道：“贱妾听九妹说，她经过此处听到里面有人说话，当时还当是公子你，后来她巡到中院，遇上凌公子，追踪一名刺客回转，才觉事有蹊跷，赶去通知贱妾，凌公子已经来了一回，不知房中可有动静？”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原来自己房中有人潜入，这有什么不好和自己说的？”一面微微摇头道：“在下也刚到不久，屋中并无什么动静，在下是因玫瑰姑娘嘱咐，在此等候总管，尚未进去看过，在下先进去瞧瞧。”说完，正待朝窗中掠入。温婉君道：“凌公子小心！”

玉兰接口道：“不错，凌公子确是小心为上。”两位姑娘都是情有所钟，自然对他特别关心。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身形一晃，已然穿窗而入，目光迅速一扫，房中一切如常，哪有什么人影？不用说他在身形落地之时，早已耳目并用，只要有人躲了起来，这数丈之内，也休想瞒得过他的耳朵。凌君毅转身从桌上取过火种，燃亮灯烛，一手拨开门闩，含笑道：“二位请进。”

温婉君心中暗暗讨道：“看来果然来迟了一步，那两人已经走了。”玉兰当先跨进房中，她一双盈盈秋水，朝四周一阵打量，目光一抬，说道：“贱妾只听九妹说起凌公子于是追踪一个暗算你的人去的，语焉不详，不知究是什么人，竟有这般大胆？凌公子可否说的详细一些？”

凌君毅苦笑道：“在下和他追逐了半天，连他一点影子都没追上，而且，还让他连伤了本帮两个庄丁，说来真是惭愧得很。”

当下就把自己正在运功之际，听到有人飞落窗前树上，只看到银光一闪，一篷暗器已电射而来，差幸自己已经移开身子，把一篷暗器悉数接了下来。那人发觉不对，立即逃走，自己如何一路追踪，一直迫到湖边，那人如何飞落崖下，发现两名庄丁被人用重手法击毙等情，详细说了一遍。玉兰目中神光连闪，沉吟道：

“此人能在花家庄院之中，避开各处巡夜值岗的人，显然不是外人，可能就是今天赛技落败，怀恨在心，故此暗算于你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也是如此想法，当时原想追上他，加以规劝。”玉兰冷冷一哼道：“此人胆子不小，竟敢如此胡作非为，而且能在凌公子追踪之下逃脱，轻功和心机也是极高的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接着问道：“凌公子接他施放的一篷暗器，不知还找得到么？”

凌君毅伸手朝墙角上一指，说道：“在下为了追人，就把它抖落在墙角上。”墙角暗处，正好灯光照射不到，是以玉兰入房之初，目光虽向四周打量了一眼，仍然并未发现。此时经凌君毅一说，目光也随着投去，这一瞧，她不禁交了脸色！

两道秋水般的眼神，也射出霜刃般的寒芒，说道：“会是黑龙会的人？”温婉君道：“三姐怎知是黑龙会的人？”

玉兰探怀取出一小块磁石，俯下身去，吸起一支一寸五分长的钢针，这针比普通缝衣针还要粗些，通体如墨，黝黑无光，显然剧毒无比！她举起磁石，抬眼朝凌君毅问道：“凌公子可看出这支淬毒钢针的来历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看不出来。”玉兰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这针上淬的就是‘毒汁’。”

凌君毅一直以为是百花帮的人暗算自己，此时听玉兰说出是黑龙会的人，心中微感意外，不觉的“噢”了一声。玉兰接着又道：“这钢针是从‘森罗令’打出来的，它的名称叫‘三十六孔黄蜂针’。”

温婉君心思慎密，想到玉兰对暗器一道，如数家珍，立时想到她们姐妹若非精擅暗器，便是太上和她们说过天下著名暗器的大概情形，她知道的，自己可能也应该知道。

因此她原想问问“森罗令”和“三十六孔黄蜂针”同是一件暗器，何以会有两个名？但话到口边，又缩了回去。凌君毅道：“总管博学强记、见多识广，一看此针，就连它的名称也叫了出来。”

天底下，不论男女，如能得到心上人的赞美，内心自然最感喜悦。尤其玉兰经过昨天和大姐牡丹互诉衷情之后，早已把凌君毅看作了她自己的另一半。何况今天太上又在大会上亲赐凌君毅倚天剑，这件事几乎已成了定局。

她一双丹凤眼，轻俏地瞟了凌君毅一眼，目光之中，泛起喜悦和略含羞涩之色，媚然道：“贱妾只是听太上说道，那藏针的是一个扁盒子，必须用纯钢制成，可藏针三百六十支，叫‘森罗’，今就因它和阎王爷的令箭一样、头是圆的，放射针孔，作蜂窝状，一次可射三十六支，所以又叫‘三十六孔黄蜂针！’”凌君毅听得好生佩服，百花帮的人，果然个个都是太上精心调教出来的，对江湖上的事，知道得既详又尽。

只听玉兰接着道：“这种暗器，制作精巧，威力极强，据说出于昔年一位巧匠之手，江湖上至今好像还没有人能够仿造，更没人能躲闪得过，今晚若是换了个人，只怕就难逃毒手了。”

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在下只是运气好，发现得早一步而已。”

玉兰目光注视着手中毒针，沉吟道：“他们既能在针上淬上‘毒汁’那是说他们已能仿制‘森罗令’了！”说到这里。不觉回过头去，朝温婉君道：“九妹，你过去数数看，是不是有三十六支？”温婉君依言走了过去，俯下身仔仔细细数了数，抬头道：

“不错，这里有三十五支，连你手上一支，正好三十六支。”

玉兰黛眉微蹙，说道：“他们果然制成了‘森罗令’，而且对扎们庄院里的情形，又如此熟悉，实在不容忽视。”温婉君道：

“也许是咱们这里，有了对方潜伏的奸细。”

玉兰口中哦了一声，想起玫瑰曾说听到屋中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不觉问道：“九妹，你说方才听到这屋里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不知是男是女？”温婉君脸上骤然发热，差幸她戴着个面具，不易被人瞧到，当下略作凝思，说道：“好像是一男一女……”她口气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当时小妹只道是凌公子酒醒口渴，在和辛夷说话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醒来，就在榻上运功逼出酒气，辛夷早就去睡了，并未进来过。”随着话声，人已走近榻前，伸手把帐子撩了起来！撩起布帐，但见被褥凌乱，中间有一小块殷红的鲜血！

这下直看得凌君毅悚然一惊，失声道：“血！这是什么人的血！这人莫

非负了伤，躲到我的床上来了？”他这一撩起布帐，床上的情形，玉兰和温婉君自然全看到了……有些事情，姑娘家比大男人要敏感得多！就拿这点血迹来说，凌君毅只想到有人负了伤；但两位姑娘都是冰雪聪明的人，这情形映入眼帘，立时想到……这一刹那，玉兰和温婉君同时羞得面红耳赤，身上一阵热烘烘的，一时不好答话。

还是玉兰较为沉着，转身说道：“九妹，你去把辛夷叫醒了，要她立时替凌公子换一条被褥。”温婉君答应一声，举步走了出去。

玉兰在转身之时，忽然发现枕边似有一件东西，心中不禁一动，她身为百花帮总管，这就再也顾不得羞涩，问道：“凌公子只在榻上坐息运功，被褥就不会有这么凌乱的了？”凌君毅道：

“正是，在下根本未曾动过被褥。”

玉兰故意说道：“这就奇了，此人何以要躲到凌公子床上来的呢？”说话之时，举步走了过去，身子微侧，挡着凌君毅的视线，伸手翻起枕头，故作察看之状，已把一支金钗迅速地笼入袖。正好温婉君和辛夷一起走入。

辛夷慌忙躬身道：“小婢不知总管来了……”玉兰不待她说完，一摆手道：“我问你，方才你可曾听到这里有什么动静么？”

辛夷睁大眼睛，望望凌君毅，茫然道：“没有啊，小婢没听见有什么动静。”玉兰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睡的真熟，凌公子追贼人去了，这里有人潜入，都会一点声音都没听到。”

辛夷身躯一颤，俯首道：“小婢该死……”玉兰道：“不用说了，你去给凌公子换一床被褥。”一面却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

“记住，今晚之事，不准向任何每人吐露只字，知道么？”辛夷忙道：“小婢遵命。”说完，捧起被褥退了出去，接着另外捧了一条被褥走入，在床上铺好。

玉兰道：“没你的事了，去睡吧，以后晚上可得警觉一些。”

辛夷应了声“是”，躬身退出。

玉兰回眸朝凌君毅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凌公子明日一早，还要去晋见太上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”一面朝温婉君道：“九妹，咱们走吧！”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惭愧得很，未能把贼人截住，反教总管辛苦了大半夜。”玉兰道：“凌公子不用客气，这是贱妾份内之事，方才我要十二妹(风仙)赶去湖边，调查两个庄丁的死因，去问湖面上的巡逻人员。

是否发现可疑船只？此刻也许已经回来，贱妾告辞了。”说完，偕同温婉君匆匆而去。

凌君毅送走两人，心中兀自觉得疑窦重重！第一是暗算自己的那人，据玉兰从他使用的“森罗令”上推测，认为是黑龙会派来卧底的人。这一点，是没错，因为今天在大会上，太上当众公布，自己制成了“毒汁”解药，又当选为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，这对黑龙会，当然是有极大的威胁，把自己除去，正是他的一件大功，不然，自己和他们无怨无仇，何以要夤夜前来，暗下毒手？第二是自己追踪刺客外出之时，又有什么人潜来房中？此人又有什么意图？据温姑娘听的声音，似乎是一男一女，其中一个，分明还负了伤，极可能他们看到了温姑娘，才躲到床上去的。不然，不会在床上留下血迹了。这两人又是谁呢？其中一人，又在何处和人动手负的伤？他们为什么要躲到自己房中来？第三，最使他感到想不通的，还是温姑娘。她究竟受了什么委屈，要一个人跑到湖边去偷偷的哭泣？而且口气之中，好像还对自己存了很

大的误会……他想到这里，不觉笑了！姑娘家嘛，自然难免心胸狭窄，她是为了自己，才不辞艰险，假冒玫瑰混进来的。

她一定看出副帮主芍药，形迹上对自己显得亲切，感到无限委屈，其实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正在思忖之间，耳听远处传来报晓鸡声，敢情天快亮了！当下不再多想，连衣服也没脱，就在床上盘膝坐下，澄心静虑，运起功来。过没多久，天色已经大亮，只听辛夷的声音在门口低低的叫道：“凌公子醒来了么？该起来啦！”凌君毅答应一声，跨下木榻，拉开房门。

辛夷端着一盆脸水，俏生生走了进来，歉然含笑道：“小婢惊扰凌公子了，这是总管昨晚吩咐的，公子一清早就要上百花谷去，这是不能耽误的事，要小婢天一亮，就来叫公子起床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早就醒了。”辛夷放下脸水，忽然吐吐舌头，说道：“昨晚小婢怕死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怕什么？”

辛夷道：“总管平日待人，总是和蔼可亲，从没半句疾言厉色，昨晚她好像很生气。”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这不能怪你。”

辛夷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关切地望着他，问道：“小婢听说昨晚有人暗算公子，一定是公子受了伤，总管才会生那么大的气，不知公子伤在哪里？连被褥上都有血迹呢！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谢谢你，我没有负伤，那不是我的血。”这句“谢谢你”，听得辛夷蓦地红晕双颊，但依然睁大眼睛，问道：“那是谁流了血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，当时我已经追踪暗算我的敌人出去了，有人潜入房来……”辛夷惊啊道：“会有这种事？”

小婢真是睡得太死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慌忙催道：“公子快洗脸，小婢给你端早餐去。”

转身朝外行去。凌君毅盥洗完毕，辛夷已经在客堂上摆好早餐，侍候着他用毕，才收拾退去。过没多久，总管玉兰翩然走入，朝凌君毅嫣然一笑道：“凌公子早，船只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可以动身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已经恭候多时，总管吃过早餐了么？”玉兰道：“贱妾从来不吃早餐。”凌君毅道：“那是总管太忙了。”玉兰含笑道：“那倒不忙，这是习惯，从小时候起。一清早就练武，师傅教得很严，练不好，不准休息，贱妾人生得笨，时常从早晨练到中午，都没有休息，哪里还有吃早餐的时间？”凌君毅道：

“姑娘冰雪聪明，哪里笨了？大概是勤于用功，学了一套武功，就非把它练熟不可。”

玉兰脸上一红，双目之中，漾起一片情意，低笑道：“凌公子真会说话……”候然改口，接着“哦”了一声，又道：“贱妾叫惯了凌公子，一时竟然改不过口来，其实现在该称你总使者才对！”凌君毅道：“姑娘叫在下凌公子，听来已是别扭得很，若叫总使者，更不知有多少别扭。”

玉兰凝眸望着他，轻柔地道：“你本来就是总使者咯！不叫你总使者，那要贱妾叫你什么？”

凌君毅和她目光一对，但觉她目光之中，柔情如水，脉脉含情！心头不禁一凛，慌忙避开她目光，嗫嚅说道：“在下……”

说了“在下”二字，底下的话，不知如何措词才好。

玉兰嗤了一声轻笑，说道：“不用说啦，快走吧，太上召见，可得早些赶去才好。”说完，转身缓步行去。凌君毅随着她走出宾舍，一面问道：“不

知昨晚风仙姑娘可曾查出眉目来了？”

玉兰微微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她忽然飞快的转过身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昨晚发生之事，除了贱妾和九妹两人，连凤仙都并不知情，凌公子千万记住，对任何人都不可说出去。”凌君毅听得不觉一怔，问道：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玉兰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此事内情十分复杂，贱妾一时也弄不清楚，无可奉告，凌公子只要相信贱妾就是了。”凌君毅虽觉奇怪，但看她说得如此郑重，不觉点点头道：“姑娘的话，在下自然相信。”

玉兰嫣然一笑，低低地道：“你相信就好，无论如何，贱妾是不会害你的。”不多一会，便已到了后园垂扬拂丝的小河堤边，果见一艘小巧的梭形篷船，停在石砌埠头边上。敞开着中舱，似已等候多时了。

玉兰脚下一停，抬手道：“总使者请上船了。”凌君毅上次曾和芍药乘坐过一次，有了经验，当下也不再客气，跨下石级，轻轻跃落中舱，然后低着身子，钻入舱中，盘膝坐下。玉兰相继跃落，盘膝坐定，前梢健妇不待吩咐，推上舱篷，船身一阵轻晃，就听桨声哗哗，船已开行。

玉兰燃起银烛，一面含笑道：“船上已经沏好香茗，总使者请用茶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多谢总管。”

只听玉兰忽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船上把桨的两人，都是跟随太上多年的人，凌公子说话可得小心。”她这话原是暗示凌君毅，这两人是芍药的心腹。

但这暗示得太隐晦了，凌君毅如何领悟得到？闻言不觉一怔。玉兰看他神情，又以“传音入密”补充道：“凌公子不用疑惧，贱妾这是提醒你，莫要在船上问东问西，太上最不喜人家在背后问起她老人家的。”

凌君毅也以“传音入密”答道：“多谢指点。”玉兰又道：

“还有一点，最重要的，帮主要贱妾转告凌公子……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帮主有何吩咐？”玉兰眨动一下明亮的眼睛，现出一丝神秘的笑意，说道：“凌公子昨天新膺总护花使者，太上今天就在百花谷召见，定有深意，帮主要贱妾转告凌公子，不论太上怎么说，你都要一口答应下来。”

凌君毅又是一怔，问道：“太上会要在下做什么？”玉兰看他神色，心中暗道：“大姐料得没错，看来他果然没有被‘迷香丸’所迷！”一面仍以“传音”说道：“不论要你做什么，你都不可犹豫，要一口答应下来。”

凌君毅微微皱了下眉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玉兰微笑道：“大姐说过，凌公子能解天下无人能解的‘毒汁’之毒，天下自然也没有让凌公子迷失之药，因此要贱妾到了船上，务必提醒你一句，太上面前，没有违拗她老人家的人，从太上口中说出来的话，没有人半点犹豫的，自然答应得越快越好，如果引起太上不快，那就吃不完兜着走了。”这话，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，纵没当面明说，但明明就说他没被“迷香丸”所迷失。

太上要芍药把“迷香丸”交与牡丹，再由牡丹转交给玉兰，命她下在凌君毅酒菜之中。正当牡丹和玉兰在仙春馆说话之时，无巧不巧让温姑娘听到了，温家“清神丹”专解天下迷药，凌君毅自然不会被药物迷失。但此事只有凌君毅和温婉君二人知道，他之所以装作被“迷香丸”所迷，接受百花帮护法之职，目的只是查究家传的“飞龙三剑”，怎会成了百花帮的镇帮剑法？这也是温姑娘出的主意。如今他骤然听玉兰口中，隐隐指出他并未被“迷香丸”所迷，自然要大吃一惊！一个人只要作贼心虚，一旦被人当面揭穿，

第一件事，就是脸红，凌君毅脸红了！但他仍以“传音”说道：“帮主她……”玉兰望着他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不用说了，大姐是一片好意，你记住就好。”接着端起茶碗，轻轻喝了一口，才抬头道：“总使者，这茶叶不错吧？”

凌君毅立时会意，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这茶叶入口清芬，好像还有一股兰花香味。”两人直到此时，才不用“传音”交谈。

玉兰轻“唔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总使者还是品茗的行家，这茶叶只有在这艘船上才喝得到，因为这是给太上准备的。”

凌君毅惊啊道：“这个在下如何敢当？”玉兰朝他笑了笑，意思自然是称赞他聪明，两个人对面坐着，没有交谈，岂不也会引人起疑？她眨动一双秋水般眸子，说道：“因为这艘船是太上乘坐的，沏的茶叶，自然也是太上用的了。”

说到太上，她又怕凌君毅说错了话，是以不待他开口，接下去道：“说起这茶叶，乃是百花谷山崖上的特产，每株茶树四周遍植兰花，必须正当兰花未放的时候，而且必须在清晨宿露未收，晨曦未升，晨雾中含着浓馥的兰花香气的时候，采摘的嫩芽，才能使所沏茶水之中，特别清芬。”她娓娓解说着茶叶采摘之事，正是暗示凌君毅舟中谈风月，不可涉及他事。凌君毅自然听得懂，不觉赞叹道：“原来采摘茶叶还有这许多讲究，在下口福倒是不浅。”说着，一手托起茶碗，又轻轻喝了一口。船行极快，不过一刻工夫便已驶入山腹水道，经过一阵急流、暗礁，弯弯曲曲的水程。船势渐缓，终于停了下来，中舱船篷跟着推开。

玉兰道：“到了。”身躯盈盈站起，娇声说道：“总使者来过一次，只怕未必熟悉，还是贱妾先上去吧。”说完，双足轻轻一点，白影轻盈，香风拂面，一条纤影，在岸上一闪而隐！接着只听玉兰的声音从崖上传了下来：“总使者可以上来了，只是要小心些，这里苔藓很滑。”

凌君毅应道：“在下省得。”人随声上，已经落到玉兰身前。

这里深处山腹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玉兰终究功力较浅，平常黑夜，凭藉星光，还可看到一些。像这般丝毫不见天光的山腹石窟，哪里还能看得清景物？但她听风辨位，已知凌君毅落到了身边，这就低声说道：“这里是通向百花谷的唯一秘道，严禁点燃灯火。”

但这一段路不太好走，你上次来过，一定知道，太上命贱妾替你带路，还是由贱妾拉着你的手走吧。”说完，果然伸出纤纤玉手，朝凌君毅上握来。

凌君毅不愿在他们面前炫露，只得轻轻握住她的玉手，说道：“多谢总管。”柔荑入握，但觉玉兰柔若无骨，软滑如玉的纤手，好像触电一般，带着些轻微颤抖。玉兰走在前面，幽幽地道：“贱妾生为女儿身，从未让男人碰过手，是以有些胆怯，凌公子莫要见笑。”

凌君毅心头暗暗一凛，但此时又不能放手，只得说道：“这正是总管冰清玉洁之处。”玉兰道：“贱妾虽是奉命陪凌公子来此，但若是换一个人，贱妾也不会拉着他的手走的。”这话，凌君毅就不好开口了。

只听玉兰语气更幽，续道：“这自然因为凌公子是一位正人君子，又是贱妾衷心钦慕的人……”这条黝黑无光的山缝，当真是男女互诉衷情最好的地方。凌君毅暗暗攒了一下剑眉，说道：

“总管夸奖了。”

玉兰与他互握的手，忽然握紧了些，边走边道：“从今以后，贱妾这双手，再也不会让第二个男人碰一下了。”她忽然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我说的话，

你信不信？”她语气虽然柔婉，但黑暗之中，那双秋水般的眼睛，却神光湛然，流露出坚毅之色。

凌君毅局促的道：“姑娘……”玉兰道：“你不用说，我说过的话，从不更改。不怕凌公子见笑，贱妾心里，就……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我不会再让第二个男人碰我，谁要是碰了我的手，我就把这只手砍下来……”

凌君毅听得大急，忙道：“姑娘，你千万不可如此。”玉兰嫣然一笑道：“你不用劝我，我不会让人碰到的。”

她纤手又轻轻一握，说道：“快到啦，这里别再说话了。”凌君毅只好跟着她侧身贴壁而行。玉兰缩回手去，迅速走到壁下，伸手一拉，只听石嫂嫂的声音问道：“是玉兰么？”

玉兰赶紧应道：“石嫂嫂，我是奉命陪总护花使者来的。”石嫂嫂道：“老婆子知道。”

石门豁然开启，石嬷嬷瘦高人影已从石门中跨了出来，她目光森冷，朝凌君毅全身上下一阵打量，嘿然道：“就是这小子，太上选女婿，那还差不多，若说选总护花使者，不是太上偏心，老婆子真还瞧不出来。”玉兰陪笑道：“石嬷嬷昨天没在场，自然没看到，总使者昨天连胜五场，那可是事实，在竞选大会上，大家公平竞选，太上怎能有丝毫偏心？”

石嬷嬷哧哧笑道：“这样一个文弱书生，老婆子只要一个手指就能叫他蹲在地上，翻上几个跟斗，若说凭真实武功，连胜五场，老婆子真是不敢相信。”凌君毅终究少年气盛，看她这般瞧人不起，心中难免有气，暗想：“你别以为是太上手下，今天我就要你栽上一个跟斗。”一面微微一笑道：“石嬷嬷不相信，那就不妨伸出一个指头试试，看在下是否会蹲到地上去？”玉兰要待劝阻，已是不及。

只听石嬷嬷哧哧尖笑道：“好小子，口气不小，来，咱们试试。”右手指处，果然伸出一个食指，朝凌君毅左肩头按来。玉兰暗暗焦急，忙道：“石嫂嫂手下留情。”

石嬷嬷一个指头已经按上凌君毅的肩头，口中哼道：“玉兰，你急什么，老婆子手下自有分寸。”话声出口，手上用了五成力道，往下按去。哪知凌君毅肩头，坚如铁石，只用五成力道，竟然按不动他分毫，心中不禁暗吃一惊，忖道：“这小子看来一派斯文，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相公，原来果然有些门道，老婆子倒是小觑他了。”心念转动，不觉运起全身功力，贯注指上，往下压去。怎知用了十成力道，凌君毅肩上抗力，也随着增强，依然坚如铁石，纹风不动。两人在这一瞬间，便已较上内力，石嬷嬷两鬓花白头发拂拂自动，一张老脸也已涨得通红！

凌君毅还是那副老样子，脸含着微笑，一点也看不出他用力的样子。站在一旁的玉兰，先前还替凌君毅担心，石麻木是太上昔年两个贴身使女之一，一身功力，积数十年造诣，在百花帮，是数一数二的高手。凌君毅武功再高，也不是石麻木的敌手。这时眼看两人的情形，分明凌君毅一身内力，还胜过石麻木甚多！

心头暗暗惊喜，但口中还是故意焦急的叫道：“石嬷嬷……”这声“石嬷嬷”，含有讨情之意，也是暗向凌君毅示意，莫要使石姬腋下不了台。

石嬷嬷老脸通红，隐有汗水，但手指按在凌君毅身上，已经起了轻微的颤动，却并未收回手去。要知这等比拼内力，双方都贯注了全力，只要一方稍作退让，对方的力道，就会乘势反震。

石嬷嬷纵欲收手，也是欲罢不能。凌君毅自然懂得玉兰心意，他本想让石嬷嬷栽上一个跟斗的，但此时只好收手，闻言淡淡一笑道：“石嬷嬷，你老可以住手了吧？仅凭一个指头，只怕在下还不至于蹲下去了。”

石嬷嬷但觉凌君毅坚如铁石的肩头，随着话声内力忽然敛去。她年纪虽大，逞强之心，依然未泯，眼看对方忽然收去内力，心中一喜，手指趁势往下压去。哪知这回凌君毅的肩头，竟然变得软如棉花，一指按下，毫无着力之处！她全身功力，全在指头上，这一按了个空，上身不由得往前一倾。凌君毅及时左手一抬，口中含笑道：“石嬷嬷站稳了。”

他只是虚虚作势，发出一股潜力，稳住了她前倾之势，其实左手并未和石嬷嬷接触。

石嬷嬷吃了暗亏，心申明白，眼前这少年一身修为，胜过自己甚多，她站稳身子，一双三角眼中，满含惊异之色，盯注着凌君毅。瞧了半晌，才嘿然道：“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”凌君毅潇洒一笑，说道：“石嬷嬷夸奖了，在下若是随便能让人家栽上跟斗，还能当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么？”

石嬷嬷哼了一声道：“武林中能一身兼通‘金刚心法’和‘无相神功’两种佛门武学的人，倒还不多，你是少林弟子？”少林门规素严，俗家弟子必须经过十年考核，平日品行端正，才能获得方丈许可，参练七十二艺中的一种武功，但不可能身兼两种绝艺。

她说的“金刚心法”、“无相神功”，都是少林七十二艺中的武学，何况一种武功，就非有十年以上的苦练不为功。

凌君毅只不过弱冠年纪，哪来这么深厚的功力？是以引起了老婆子的怀疑。但她焉知反手如来昔年在少林寺，耽了二十年之久，把七十二艺中的几种武功，融会贯通，合而为一，传给了凌君毅。因此旁人要穷数十年之功，才练成的功夫，他只花了十几年工夫，全已学会，这点，外人自然是无法知道的了。玉兰眼看石嬷嬷对他起了疑心，没待凌君毅开口，抢着说道：“石嬷嬷还不知道呢，总使者是江湖上人称反手如来不通大师的传人。”

反手如来，三十年来，武林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纵没见过其人，但谁都听人说过。石嬷嬷老脸闪过一丝异容，嘿然道：

“这就难怪，老婆子败在反手如来门人手上，也还值得。”这是自找台阶的话，随着话声，挥挥手道：“你们决进去吧！”

玉兰欠身道：“多谢石嬷嬷。”

跨进石门，伸手从壁间取了一盏灯笼，燃起烛火，说道：

“总使者，咱们快走。”两人拾级而上，又走了一段路，玉兰回首道：“凌公子，你年纪不大，这一身武功，可真的了不起。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

玉兰幽幽地道：“贱妾说的是真心话，石嬷嬷在咱们这里，是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今天我看她栽了跟斗，输得服服贴贴。”凌君毅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心中只是盘算，不知自己该不该和玉兰说。思忖之间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想起玉兰在船上和自己说的一段话来，自己何不先探探她的口气？主意一定，这就问道：“姑娘方才在船上说的话，在下有一疑问。”

玉兰道：“你有什么疑问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姑娘曾说，帮主说在下能解天下无人能解的‘毒汁’之毒，天下自然也没有能让在下迷失之药，才要姑娘提醒在下，不论太上说什么，在下都要很快的答应下来，对么？”

玉兰道：“是啊，大姐就是要我这样告诉你的。”凌君毅道：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玉兰道：“太上说出来的话，没有人可以有半点犹豫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个在下知道，只是帮主要姑娘提醒在下，必有缘故。”

玉兰道：“你只照我们说的去做，就不会错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那是不肯说了？”玉兰转脸望了他一眼，轻笑道：“你如果知道，就不用贱妾再说，若是不知道，那就还是不知道的好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若是在下中了不能解之毒，或是有让在下迷失的药呢？”

玉兰听的一怔，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如果真有此事，大姐和贱妾决不坐视。”凌君毅感激地道：“在下真该谢谢二位。”

玉兰脚下一停，忽然回过身来，关切地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么？”凌君毅潇洒一笑道：“差幸在下还没有不能解的迷药。”

玉兰娇嗔道：“原来你是和贱妾说着玩的，倒教贱妾平白替你担心……”这话说得深情款款，粉脸也热烘烘起来。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不是和姑娘开玩笑，而是……”玉兰看他说话吞吐，心中暗暗觉得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凌公子有什么话，出君之口，入我之耳，贱妾决不会泄露出去，你但说无妨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有姑娘这句话，在下就放心了。”玉兰眨动一双盈盈如水的眼睛，低声问道：“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凌君毅忽然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在下记得第一天见到帮主之时，承帮主垂询，在下曾说出家母姓铁。”玉兰听他忽以“传音”和自己说话，还当是什么重要之事，原来他只是说他母亲姓铁！

但人家既以“传音”和自己交谈，自己也只好以“传音”答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对？”

凌君毅仍以“传音”说道：“当时在下原是无意说出来的，而在下出门之时，家母曾一再交代，不许在下对人说她老人的姓氏。”玉兰也以“传音”说道：“这事只有大姐和贱妾两人知道，我们不说就是了。”

商旨毅道：“但前天在下晋见太上之时，太上对在下身世，问得甚是详细……”玉兰问道：“你有没有对太上说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当时在下忘了曾对帮主说过家母姓铁之事，因此只说家母姓王。”玉兰道：“你是怕太上问起大姐和我来，两下里对不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正是此意，因此……”

玉兰道：“要我们帮着你说谎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在下一生从未对人说过谎，只是母命难违，还望姑娘……”

玉兰低下头道：“不用望啦，贱妾回去，告诉大姐，太上若是问起，只当你没有告诉我们好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在下也并非有意蒙骗太上，姑娘和帮主若能矜全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不用说了，快些走吧，我们得早些赶到，可不能让太上久等。”

两人边说边走，这一段路上，都是以“传音”说话，外人看来，他们只是走得稍微慢些而已。此时话声一落，玉兰脚下忽然加决。凌君毅跟在她身后，一路拾级而上。不大工夫，已经走石级尽头，玉兰打开石门，一口吹熄灯火，仍然把灯笼挂在壁上，两人相继走出。此刻晨曦已高三丈，百花谷中，晨雾初消！

淡的阳光，照射到山林之间，一片异卉奇花，迎着朝阳，愈灿烂如锦！百花亭中，斜着身子，坐着一个身穿鲜红衣裳的绝色佳人，只见她脸上艳如

春天的桃花，眼波流动之间，春意盎然，俏生生站了起来，第一眼就盯着凌君毅，巧笑道：“凌兄怎么这时候才来？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大半天了呢！”

她改了口，这声“凌兄”叫的好不亲昵！她正是副帮主芍药，今天不但刻意修饰，而且艳光照人，从晶莹如玉的皮肤里透出来青春气息！当然，她是没戴面具。凌君毅慌忙抱拳道：“有劳副帮主久候了。”

玉兰看得不禁一呆，她从未见过芍药竟有这般美得发光，也许她平时都冷像冬天里的坚冰的缘故。她迎上一步，欠身道：

“属下见过副帮主。”芍药娇笑道：“三妹就是这么古板，一见面总要说什么属下属下的，叫人听得怪不舒服，凌兄又不是外人，自家姐妹，干么老是这么生份？”

她人在和玉兰说话，俏眼眼波却飞向凌君毅，娇声说道：

“走啦，太上晨课就快完毕了呢！”

当下由芍药陪着凌君毅先行，玉兰似是有意落后一步，跟在两人身后而行。她冷眼观察，芍药今天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一脸喜孜孜，笑盈盈，只是和凌君毅指指点点，有说有笑，形迹显得十分亲密！

凌君毅却对她有些拘谨，也许她表露得太热情了，感到局促不安，有时还故意回头和玉兰说话。三人脚下均快，不多一会就已抵达五诣楹书楼前面。芍药领着凌君毅、玉兰两人，走入一间小客厅，含笑道：“凌兄请坐。”

举手轻轻击了一掌，只见一名穿花衣的少女很快走了出来，躬身道：“二姑娘可有什么吩咐？”

芍药脸色微沉，说道：“你们好没规矩，总使者和总管来了，连茶也不倒，这也要我吩咐么？”那花衣少女躬身应是。

凌君毅忙道：“副帮主，不用了，咱们坐一回就好。”芍药道：“不，你和三妹走了不少路，自然口渴了，沏盅茶，又不费事。”

那少女早已退了出去，不多一会，就端着三盅茶送上。芍药吩咐道：“你去问问茶花，等太上坐功醒来，就来通报。”

花衣少女应了声“是”，转身退去。约莫过了顿饭时光，便见那花衣少女急步走入，躬身道：“太上请总护花使者、总管入见。”芍药点点头，站起身道：“凌兄、三妹，咱们可以进去了。”

第二十五章 飞龙三剑

三人一起走出小客厅，行过长廊，到得厢房门口。

芍药翩然走入，叫道：“师傅，凌兄和三妹来了。”凌君毅到得门口，便自停步。

玉兰是陪同凌君毅来的，自然也不敢擅入，跟着站定。

只听太上的声音说道：“叫他们进来。”芍药回身道：“太上叫你们进来。”

凌君毅神色恭敬，应了声“是”，举步走入，朝上拱手一揖道：“属下拜见太上。”口中说着“拜见”，但却长揖不拜。

玉兰早已盈盈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弟子叩请师尊金安。”

太上端坐榻上，一双熠熠目光，直注凌君毅，过了半晌，才点点头，

接着朝玉兰道：“起来。”玉兰依言站起。太上问道：

“你二十名花女挑选好了没有？”

玉兰躬身道：“弟子已经挑选好了。”太上道：“很好。”

目光缓缓转到了凌君毅的脸上，和声道：“凌君毅，你知道老身叫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属下恭聆太上吩咐。”

太上听了他这句话，意颇嘉许，徐徐说道：“你膺选总护花使者，可知总护花使者的职责何在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请太上指示。”太上道：“总护花使者，负有辅住帮主，捍卫本帮，消灭一切敌人之责。”

凌君毅恭敬地应了声“是”。太上续道：“在总护花使者之下，有左右护法，以及八护法，二十四护花使者。听你调度，但责任十分重大。”凌君毅又应了声“是”。太上又道：“你是不通大师的门下，以你目前的武功，若无强仇大敌上门，自然也足够应付，只是咱们近日之内，就要找上黑龙会去。黑龙会二十年来，罗致了不少黑道高手，你身为本帮总护花使者，自然不能替老身丢人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属下蒙太上不次拔擢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太上蔼然笑道：“你师傅虽然晚年脱离少林寺，不管他如何变化，但武功仍然不脱少林路数。佛门武学，以防身为主。虽有降魔之名，出手仍存我佛慈悲之心，精博有余，辛辣不足，这是少林武功的唯一缺点。”

凌君毅又应了声“是”。太上又道：“咱们面对的敌人黑龙会，个个都是黑道巨孽，左道恶煞，而且咱们长途跋涉，在人数上也众寡悬殊。要以少胜多，就不能和他们缠斗，只要遇上敌人，动手之际，必须一二招之内，克敌致果……”

凌君毅这回不能再唯唯应“是”了，抬起头，望望太上，说道：“这个属下只怕……”太上没待他说完，莞尔一笑道：“你怕力不从心，办不到么？”凌君毅低头道：“是。”太上道：“老身知道你无法做到在一二招之内，解决敌人，但咱们遇上的敌人，甚至武功强过你的人，也要在一二招之内，把他解决，这就是老身今天要你到这里来的缘故。”

太上的心意。果然没出芍药和玉兰的预料，两人脸上，不期都有了喜色。凌君毅自然也听出了一点端倪，这叫做正中下怀，但他脸上却丝毫不敢流露，反之却一脸惧是惶恐神色。

太上一双善目从蒙面黑纱之中，透出慈祥的光辉，含笑道：

“你人品武功，俱都极佳，为了应付未来的局势，老身破例传你两招剑法。”“两招剑法”！芍药心头踏实，喜形于色。玉兰一颗心陡地往下一沉，大大地感到失望。百花帮只有帮主一人，获得太上传授三招镇帮剑法，副帮主、总管只会两招，十二侍者，只会一招。按帮中规矩，帮主的夫婿——百花帮驸马，也可以获得三招剑法，以此类推，副帮主的夫婿，自然也可以获得两招剑法了。太上答应传凌君毅两招剑法，岂非暗示凌君毅将成为副帮主的夫婿？凌君毅可不知其中道理，他所希望的，就是为了想弄清楚自己家传的“飞龙三剑”，何以会变成百花帮的“镇帮三剑”？

不用说，太上要传自己的两招剑法，准是“镇帮三剑”中的两招无疑，哪怕是只传自己一招，自己也就有机会从她口中，探出一点端倪来。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，自然喜出望外，忙躬身道：

“太上赐传的两招剑法，一定是神奇玄奥之学，属下初入本帮，寸功未

立，怎好……”芍药急道：“你是本帮总护花使者，责任重大，太上才破例传授，还不快快拜谢？”

太上蔼然点头，道：“旁人听说老身要传他剑法，早已欣喜若狂，他能想到初入本帮，寸功未立，正是他的优点。一个人武功固然重要，品德操守更是做人的根本，老身总算没有看错人。”

说到这里，回头朝芍药、玉兰两人说道：“此次前去黑龙会，据为师估计，咱们只有一半胜算，面对强敌，每一个人都要独当一面，发挥最高战斗潜力，才能以少胜多。

你们也随为师进去，我再传你们一招剑法，玉兰回去之后，可把第二招传给梅花她们，务必在三日之内，演练纯熟。咱们决定三天之后出发。”

太上也要传她们一招剑法，芍药喜道：“师傅，你真好。”玉兰躬身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

太上站起身，看了凌君毅一眼，蔼然道：“走吧！”转身朝里走去。芍药慌忙在凌君毅背上，轻轻推了一把，轻声道：“还不快走。”

凌君毅心中巴不得跟太上进去瞧个究竟，这就举步跟着走去。这是佛堂后面的另一个院落，小天井中，放着两排盆栽兰花，踏进后院就幽香袭人。院中静悄悄不闻一点人声，太上走在前面，掀帘而入。

凌君毅、芍药、玉兰相继走入。凌君毅举目打量，只见这间堂屋略呈长方，中间壁上接着幅画像，画的是一个赤脸虬髯紫袍老人，双目炯炯有光，看去甚是威武。画像上首有一行横写的恭楷，上书：“先考铁公讳中峰之遗像。”

凌君毅看得心头不禁一动，暗想：“这是太上住的地方，‘先考’自然是太上生身之父！她也会姓铁！她竟和母亲同一个姓，这已经不是巧合了！天下姓铁的人，固然不少，但‘飞龙三剑’呢？天下会的人应该不多，那么她和母亲……”他只觉得个中有重重疑问和很复杂的关系，叫人无法想得明白。太上走到画像前面，点起三支香跪祷下去，口中默默祷告了一阵，才行站起，回身道：“凌君毅，你过来叩拜祖师。”

凌君毅站着没动，躬身说道：“启禀太上，属下投效百花帮，但不能再行拜师。”这下听得芍药、玉兰两人同时大吃一惊！太上的脾气，她们最清楚也没有了，在她面前，只有服从，从没有人对她说过“不”字。

出乎意料，太上居然没有生气，只是微微一笑道：“老身知道你不是不通大师的传人，怎会勉强你拜师？再说老身门下也不收男子，但老身既要传你的剑法，你总该叩拜剑法的祖师吧？”这话说得有理。凌君毅恭敬的道：“属下遵命”果然跪倒像前拜了四拜。

太上伸手从案上取过两个小小画轴，递到凌君毅手中，说道：“这是本帮镇帮三剑的一、二两招，老身这是破例传授，你起来之后，老身再传你口诀。”凌君毅接过画轴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太上恩典。”说毕，站起身子。

太上又道：“老身和你虽无师徒之名，但却有传艺之实。今后你要勿负老身期望才好。”

凌君毅躬身道：“属下终身勿忘。”太上伸手朝东壁间一指，说道：“你去挂起来。”凌君毅走到壁下，果见壁上有两枚铁钉，当下依言打开画轴，在墙上挂好。只见第一幅画的是“神龙出云”，上首赫然写着“飞龙三剑第一式神龙出云”字样！第二幅写的是“第二式龙战于野。”百花帮的“镇帮三剑”，果然就是“飞龙三剑”！这下凌君毅看得心头连震，不禁疑窦丛生，

心念一动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太上说的‘镇帮三剑’就是这‘飞龙三剑’么？”太上颌首道：“不错，这三招剑法，从前就叫‘飞龙三剑’老身创立花帮，就把它改称为‘镇帮三剑’了。”

凌君毅又道：“这三招剑法，就是属下方才拜的这位祖师所手创的了？”太上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也可以这么说，那就是并非这位祖师手创的了。

太上似乎嫌他问得太多，微感不耐，说道：“凌君毅，她们大概已经告诉过你了，老身不喜欢追根问底的人。”凌君毅应了声是，道：“属下既蒙太上赐传剑法，就想多知道一些剑法的来历。”芍药暗暗朝他连使眼色，示意他不可再说。

太上冷冷一哼道：“剑法就是使剑的法子，你只要懂得如何使剑就好。”凌君毅这回不敢多说了，只是唯唯应“是”。

太上不再多说，传授凌君毅两招剑法的口诀，又指着画上图形，详细解释了身法、步法和剑招的精微变化。然后又命芍药当场以缓慢的姿势，示范演练了两遍。凌君毅对这两招剑法，熟得不能再熟，但此时仍装出全神贯注，用心看着每一个动作的样子。

太上等芍药演练完毕，抬目问道：“你懂了么？”凌君毅躬身道：“属下只能记下剑路招式，至于精微变化，一时仍无法领悟。”太上莞尔笑道：“这两招剑法，变化繁复，你能记住基本招式，已是不易，招中神髓，必须逐渐体会，又岂能在短短半天一天之内，彻底领悟？”说到这里，口中说了声“好”，又道：“你就在这里慢慢练习，日落之前，务必把这两招剑法练熟，老身要收回剑图。”

凌君毅恭敬地应了声“是”。

太上又从案上取起另一个小画轴，朝芍药、玉兰两人说道：

“你们随为师来。”举步朝左首屋中走去。芍药、玉兰紧随她身后，走了进去。那自然是传两人“镇帮剑法”第三招去了。这三天之中，百花帮上上下下，练剑的练剑，摩拳擦掌的摩拳擦掌，一片俱是战斗气氛。大家都抱着同样的心情，要上黑龙会去显身手。

这是第四天的凌晨，天空云淡星疏，四野一片漆黑。百花洲上的花家庄院内，不见一点灯火，但却有一行人从大门中鱼贯走出。

这一行中，是由一身黑衣、黑纱覆面的太上为首，接着是百花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、总管玉兰。七侍者：玫瑰、紫藏、芙蓉、凤仙、玉蕊、海棠、虞美人。最后是二十名一身花布、紧身劲装的花女。这是百花帮的劲旅，由太上亲自率领，御驾亲征。

送行的是梅花、莲花、桃花、菊花、玉梨五个侍者，她们是奉命留守花家庄院的人。

湖边上，同样一片漆黑，没有一丝灯火，但在浓重的夜色之下，停泊着一艘三层楼船。

只是这艘楼船，从船头到船尾，深漆着黑漆，看去影幢幢的像一座小山，船上不点一盏桅灯，越发显得有些神秘。岸上，人影幢幢，排立成一行，静肃得没有一丝声音。这一行人，是由百花帮总护花使者凌君毅为首，接下来是左护法冷朝宗，右护法蔡良。八名护法：公孙相、宋德生、秦得广、张南强、杜乾麟、罗耕云、叶开先、冉遇春，最后是十二名护花使者。他们恭迎太上登上楼船之后，接着色贯上船。

百花帮太上帮主乘坐的船，尤其是要乘坐着它去远征黑龙会，这条船自然打造得特别坚固，行动轻捷。楼船共分三层，但在水面上，却只有两层。船上早已分配好了舱位，最上面一层，住的是太上，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、总管玉兰和六名侍者。第二层是总护花使者凌君毅，左右护法和八名护法、八名护花使者(四名乘坐快艇，负责水面巡逻)，底层是二十名花女。楼船悄无声息的缓缓离开湖岸，朝北驶去。渐渐，浩瀚的烟波上，划起的一道银色浪花，也逐渐消失。

清晨，湖面上笼罩着一层轻纱般的薄雾。一轮红日缓缓地从东首水面上升起，大半天的灿烂霞光，大半天的耀目金蛇！

薄雾像轻纱缓缓揭开，一艘漆着黑漆的三桅楼船，满挂风帆，缓缓的从轻纱中驶出。

风平浪静，水天一色，远处风帆往还，隐隐可见。这艘楼船的前后左右。还有几艘梭形快艇，有的在前面远远开道，有的在后面暗暗尾随，这是百花帮满载劲旅，远征黑龙会的一条战舰。楼船一路向北行驶，大家知道这次是上黑龙会厮杀去的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黑龙会的巢穴在哪里。要航行多少天才能到达。这是一个秘密，甚至连百花帮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都不知道。帮主、副帮主纵或不知道，船上掌舵的老大总应该知道，否则这条船如何航行？但事实上，掌舵的老大也根本不知道，他只是秉承太上的指示方向，朝前航行而已。因此整条船上，除了太上，可说没有一个人知道目的地的。

大家心中都暗暗感到奇怪，黑龙会是百花帮的敌人，太上为什么要替敌人保守秘密呢？这是第二天的清晨，天边刚刚透出一些鱼肚白，楼船昨晚是在大姑塘过夜的，此时尚未启碇。六艘梭形快艇，陆续驶回，这时该是换班的时候了，十二名护花使者和八名护法，分作日夜两班，轮流乘艇巡逻水面。楼船第二层的中舱，是一个宽敞的膳厅兼休息室，上首中间放着品字形三张八仙桌。此时总护花使者、左右护法和八名护花使者，大伙都在厅上，这是早餐的时候。每一张桌上，都放着几碟酱菜、花生米、白糖和一大盘雪白的馒头，下首还有一大桶热气腾腾、滚烫的稀饭。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从甲板上传来，两条人影，迅速地奔入膳厅。

坐在上首一桌左边位上的左护法冷朝宗手上刚撕了一块馒头，突然目光一抬，沉声问道：“杜护法，罗护法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吗？”他不失为多年的老江湖，杜乾麟，罗耕云两人昨晚当值，率同四名护花使者巡逻水面。天亮交班，自然该回来了，但回来用不着这般匆忙，他是听出两人脚步声有异，才问这话。

进来的正是护法杜乾麟和罗耕云两人，当下由杜乾麟朝上拱手一礼，答道：“左护法说得是，杨家骠、沈建勋(护花使者)都负了伤。”冷朝亲身躯一震，急声问道：“在哪里出的岔？”

杜乾麟道：“大孤山北首。”冷朝宗又道：“人呢？”

杜乾麟道：“都回来了，只是沈建勋那艘船上的两名水手，全遇害了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万有为、诸福全两人，扶着负伤的杨家骠、沈建勋走了进来。

凌君毅站起身子，迎着问道：“他们伤势如何？”杜乾麟道：

“杨使者是被暗器击中腿部，差幸他身上带有解药，剧毒已怯，只是暗器太过细小，尚未取出。沈使者身上有三处剑伤，失血过多，方才已经昏迷过去，经属下给他包扎了伤口，喂了两粒伤药，如今只是精神委顿，已无大碍。”

凌君毅颌首道：“好，让他们坐下来，给我瞧瞧。”万有为、诸福全应了声“是”，扶着两人在板凳上坐下。丁峭跟着走了过来，从怀中取出一条三寸来长的磁尺，说道：“总座，杨兄腿上的细小暗器，只怕是毒针之类，属下这磁尺，专吸毒汁，是否由属下先替他吸出来？”他扇中暗藏毒针，是以身上备有吸毒针的磁尺。

凌君毅因自己当选总护花使者，自然有许多人心存不服。正好借机露上一手，闻言笑道：“不用，待兄弟先瞧瞧再说。”伸手揭开杨家骢腿上已被撕开的裤管，注目看去，果然有四五个极细的针孔，皮肤四周。因涂过“毒汁”解药，毒气已退，但针孔处仍然留有黑点。这就仰手一指，回头道：“针上淬过剧毒，因此纵已涂过解药，仍然留有毒血，并未清除，如若光是把毒针吸出，而不能把毒血逼出，目前虽可无事，时间稍长，余毒仍会在体内发作。”杜乾麟道：“属下已经喂了他两粒本帮特制的解毒丹了。”凌君毅微微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只怕没有用，除非杨兄人本身能运行真气，把毒血从针孔逼出体外才行。”这话等于白说，杨家骢连坐都坐不住，哪里还能运气逼毒？

凌君毅话声一落，已经伸出手去，掌心按在伤口上，轻轻往上一抬，等他翻过手来，掌心赫然多了五枚细如牛毛的钢针。冷朝宗看得一呆，失声道：“总座好精湛的内功。”

凌君毅微笑道：“如论内力修为，兄弟哪有冷兄的精湛，兄弟使的，只不过是‘擒龙手’中的吸力罢了。”

冷朝宗因凌君毅当着大家，说内功修为不如自己，这话从总护花使者口中说出，当然极具份量，一时顿觉脸上有光，连忙欠身道：“总座太谦了。”凌君毅伸出左手，握住杨家骢有掌，暗暗运功，一股真气，循着对方手臂，朝右腿逼去。但见杨家骢五个针孔中，立时缓缓流出黑血，不多一会，黑血渐淡，流出来的已是鲜红血液。

凌君毅左手一松，放开杨家骢的手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毒血已尽，你们给他敷上刀创药，包扎起来就好。”杨家骢长长舒了口气，有气无力的道：“多谢总座赐救。”

早有万有为从身边取出刀创药来，替他包扎妥当。凌君毅抬目问道：“今天白天由哪两位护法负责？”

右护法蔡良道：“是叶开先、冉遇春。”叶开先、冉遇春立即站了起来，欠身道：“不知总座可有吩咐？”另外四名护花使者也跟着起立。

凌君毅道：“大船即将启碇，诸位该出发了，先到大孤山一带去搜索搜索，如遇敌踪，立即以信号联络。”叶开先、冉遇春应了声“是”，欠身一礼，便和四名护花使者一齐朝外行去。凌君毅正待向杨家骢、沈建勋两人问问遇袭的情形，只见窗外白影一闪，总管玉兰款步走了进来。

上船之初，太上已有明令规定，住在第二层船舱里的人，除总护花使者外，未奉召唤，不准到第三层上去。但住在第三层的人，却可以到第二层船舱里来，因此大家背后把凌君毅叫做“娇客”。“娇客”者，乘龙快婿也，大家谁都看得出来，太上确已有此存心。凌君毅首先站起身，招呼道：“总管早。”

左右护法、护法、护花使者全都站了起来。玉兰慌忙衿袄为礼，说道：“总使者，诸位快快请坐，贱妾愧不敢当。”

冷朝宗走到右首，与蔡良坐在一起，空出左首一条板凳，让玉兰坐下，

大家依次落座。玉兰凤目一抬，目光落到杨、沈两人身上，问道：“总使者，他们两人负了伤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他们在大孤山遇到袭击。”

玉兰道：“是黑龙会的人？”凌君毅朝桌上一指，说道：“此人使的是梅花针，淬过‘毒汁’应该是黑龙会的人了。”

玉兰道：“咱们是否已经派人去大孤山一带搜索了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叶、冉二位护法已经去了，据兄弟推测，贼人伤人之后，

可能已经远去，此时大白天只怕搜索不到什么了。”

玉兰问道：“此事经过情形如何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兄弟刚替杨兄起下毒针，逼出毒血，正好总管来了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副帮主芍药像一阵风般从前舱走了进来，她一双盈盈秋波，一下就落到凌君毅的身上，娇声道：“凌兄，听说咱们巡逻的人出了事？

是不是遇上了黑龙会的贼党？”

凌君毅站起身，含笑道：“副帮主来得正好，详细情形，兄弟也不清楚，你先请坐。”他站起身，自然是让坐了。

芍药道：“凌兄请坐，我和三妹坐在一起就好。”凌君毅只好仍在首位坐下。杜乾麟、罗耕云躬身道：“属下见过副帮主。”

芍药道：“昨晚是你们两人当值？”社、罗二人应了应“是”。

芍药道：“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”杜乾麟道：“五更左右。”他不待芍药再问，接着说道：“昨晚属下和罗兄出去时，就分为两组，罗兄和万(有为)诸(福全)二位使者巡逻大孤山以南，属下和杨(家骆)沈(建勋)二使者巡逻大孤山以北，五更时分，天色十分昏黑，江面有雾，四五丈之外。就看不见景物芍药不耐道：“你说的简扼一些，别拖泥带水。”杜乾麟知道这位副帮主的脾气，连忙应了声“是”，续道：“那时属下等三条船，相距总在十几丈左右，属下因雾水极大，站在船头，忽听远处隐隐传来喝叱之声，属下急命水手循声寻去，但那时夜雾极大芍药不耐道：“我要你说得简单扼要，你怎么老说雾大。”

“是、是……”杜乾麟连声应是，接着道：“等属下赶到，沈使者船上两名水手已死。沈兄身中三剑，一身是血，跌坐舱中，看到属下，口中说了声‘追’就昏了过去。

杨使者仆卧船头，中了贼人暗器，已经昏迷不醒。”

芍药问道：“你没见到贼人的影子？”杜乾麟道：“那时夜雾……”他原想说“夜雾甚浓”，但只说了“夜雾”两字，慌忙改口道：“属下赶去之时，并未看到贼船。”

沈建勋身中三剑，失血过多，此时显得十分虚弱，一手扶着桌沿，站起身道：“启禀副帮主，此事经过，只有属下一人最清楚。”凌君毅道：“沈兄伤得不轻，你还是坐下来好了。”

沈建勋望望芍药，不敢坐下。玉兰道：“总使者叫你坐下来，你就坐下来吧。”

沈建勋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坐下之后，接着说道：“出事地点，大概在大孤山西北方，那时属下船只距离江岸，不过五里光景，属下听到一阵哗哗水声，起初只当是杨兄的船只驶来，并未在意……”芍药哼了一声。

沈建勋被她哼得不由口气一顿，续道：“后来忽然听到舱后‘扑通’一声，似有人堕水，属下回头看去，发现后梢窜上一条人影，属下正待喝问，

那人身手矫捷，挺剑就刺，属下就和也动起手来。”芍药道：“你没看清他面貌？”

沈建勋道：“这人不但一身黑衣，连一柄剑都是乌黑的属下只看他是个瘦长个子，没看清他的面貌。”

玉兰道：“此人剑法如何？”沈建勋道：“剑法十分辛辣属下和他交手二十来招，腿上就被刺中一剑。”

芍药道：“杨家麟什么时候赶来的？”沈建勋道：“约莫在咱们交手了一盏茶的工夫。杨兄的船从左首驶来，属下听到杨兄大叫一声，纵身飞纵上船。就见那黑衣人左手一扬，厉声道：“下去。”那时晨雾很浓，属下怕杨兄中人暗算，急忙叫了声‘杨兄小心。’但杨兄凌空扑来，无处闪避，属下只听他口中哼了一声，十倒船头。属下因出声警告，稍一分神，又被刺中两剑。他剑上淬过‘毒汁’属下左脚麻木，跌倒船板上，差幸那时候远处有船驶来，贼人神色慌张，从后梢跃落来船，匆匆逃走，接着杜护法亦跃上船来。”

芍药冷冷地哼了一声，才道：“对方只来了一个，还连人家的影子都没有看清，就造成两死两伤，照这情形，咱们还能找上黑龙会去？”杜乾麟一脸惶恐，连连躬身道：“属下无能……”

芍药气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只配在花家院里打转。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这是意外，昨晚雾也确实大了些，对面都看不见人，才会被贼人所乘。”

他回过头去，朝杜乾麟抬抬手道：“杜兄叫他们把杨、沈两位使者扶进去，好好休息。”

杜乾麟答应一声，便和万有为、诸福全两人挟起杨家骢、沈建勋朝房中而去。芍药因有凌君毅开了口，也就不便多说，眼波一溜，说道：“太上要我来的，我还得覆命去，凌兄你看怎么说好？”

凌君毅说道：“这是意外，谁都无法防范。太上问起来，副帮主只管照实把经过情形跟太上报告好了。”芍药披披嘴道：“像昨晚发生的这种事情，要是让太上知道了，责怪下来，谁能负责？”

凌君毅朗笑道：“太上早就说过，维护本帮之责，由在下一力承担，自然是在下负责了。”

芍药妙目凝睇，问道：“你如何负责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不出数日，在下自会把昨晚伤人的贼人擒来，这总够了吧？”

芍药站起身道：“等人擒到了再说，别先说大话，太上面前，可不能这么说。”玉兰看副帮主站起，也跟着站起身来。

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可是不相信么？”芍药甜甜一笑道：“我信……”款步朝舱外行去。玉兰也紧随着她身后而去。右护法蔡良等芍药走后，豁然笑道：“咱们这位副帮主，比太上还要难说话，从没有敢对她这么说话的人，也从没看到她这般笑盈盈的对人说过话，看来，副帮主对总座特别客气呢！”

本来大家背后都说凌君毅是百花帮的“娇客”，给蔡良这一说，不由得全都笑了出来。这下凌君毅还没脸红，蔡良一张黄脸，倒反而红了起来，摸摸脸颊，说道：“兄弟说的是老实话。”

他越描越黑，全堂更不由得哄然大笑。

左护法冷朝宗一手提着旱烟管，站起身道：“好了，船已经开了一阵，现在差不多快到大孤山了，今天船上值日的是秦得广、张南强二位吧？咱们到船头瞧瞧去。”

秦得广、张南强同声应“是”，跟着冷朝宗朝舱外走去。凌君毅的卧室，

是在大厅左首，除了床铺，临窗还有一张小桌，两把木椅，陈设虽极简单，但在船上已算是相当舒适讲究的了。窗临甲板，推过木窗，还可以远眺江上景色。凌君毅回到房中，小桌上早已彻好一壶上好龙井，他倒了一盅茶，刚在窗下一张木椅上坐下，只听门上有人轻轻叩了两下。

凌君毅抬头问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门外那人道：“总座，属下公孙相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请进。”公孙相推门走入，拱拱手道：

“属下没打扰总座吧？”

凌君毅放下茶盅，起身说道：“公孙兄请坐，来，喝一盅茶。”从桌上取了一个茶盅，正待替他倒茶。公孙相慌忙拦着道：

“总座，属下自己来。”

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公孙兄不用客气，到了兄弟的房间里，兄弟就是主人。”倒了一盅茶放到桌上。

公孙相躬身道：“谢谢总座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，这是兄弟的房间，不用拘束，哎！这两天，大家一口一声的总座，真把兄弟的头都叫胀了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总座是咱们的头儿，总护花使者，叫起来不顺口，大家才叫你总座的，这是尊重总座的职务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咱们年纪都差不多，兄弟相称，不是更好么？”

公孙相一双星目闪着亮光，说道：“属下初次见到总座，就觉得和总座十分投缘，那天比赛之中，又承总座手下留情，实在使属下感到既钦佩，又感激，若非格于身份，属下真想和总座结为兄弟。”

凌君毅大笑道：“这叫做惺惺相惜，兄弟早就看出公孙兄气宇不凡，公孙兄有此意，咱们今后就以兄弟论交，如何？”公孙相一脸感激之色，说道：“总座盛意，令属下感激不尽，但帮有帮规，属下不敢逾越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本帮帮主、副帮主、总管和十二侍者，不是也以姐妹相称？并不有悖帮规。”公孙相道：“这个属下实在不敢应命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既然执意不肯，那么在兄弟房中”总可不用拘礼吧？来，来，公孙兄请坐下，咱们聊聊。”

公孙相拱手一揖道：“凌兄折节下交，兄弟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说着，果然在凌君毅对面椅上坐下，一面抬目道：“家师生性耿直，江湖上对他老人家虽有邪狼之称，实则守正不阿，只是很少和人交往。一生从不服人，惟有对凌兄尊师，却是十分钦迟，曾说中原武林。只此一人而已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家师也曾和兄弟提起过公孙兄的尊师，剑法自成家数，不失为一代巨匠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入关三年，结交了不少武林中人，一直到投效本帮，在未遇凌兄之前，直觉中原武林，尽多碌碌之辈，家师一生钦佩的只有尊师一人，中原武林叫兄弟倾倒的也只有凌兄你一个。”凌君毅道：“这大概就是缘份了。”取起茶盅，喝了一口，忽然问道：“公孙兄几时投效到本帮来的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那是去年之事，兄弟在庐山邂逅一位少年公子，谈得十分投机，后来才知她竟是百花帮的十二侍者之一的凤仙，兄弟投效本帮，就是她引介的。”

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原来凤仙姑娘，还是公孙兄的红粉知己。”

公孙相俊脸骤然一红，说道：“凌兄休得取笑，兄弟和她并无儿女之私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为她参加本帮，怎说无情？这件事包在兄弟身上，

自当全力促成。”公孙相剑眉微拢，忽然抬目说道：

“兄弟把凌兄当作知己，才实言相告，还望凌兄能替兄弟保守秘密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公孙兄但请放心，兄弟决不会在人前提起。”

接着“哦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公孙兄可知杨家骢、沈建勋两人，是何出身么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杨家骢是华山门人，沈建勋有个哥哥，叫做沈伯勋，外号飞花剑客，在江淮一带，极负盛名，怎么？凌兄对他们二人……”凌君毅道：“不，兄弟对大家并不太熟，只是随便问问罢了。”

公孙相站起身，拱手道：“兄弟打扰凌兄，该告辞了。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船上寂寞，兄弟欢迎公孙兄经常来坐坐。”

公孙相走后，凌君毅跟着走出，就到扬家骢、沈建勋的房里，探看了两人的伤势。

护花使者的卧室是四个人一间，上下铺，地方十分逼仄，凌君毅暗暗记下了另外两人的姓名，便自退出。走到船头，只见冷朝宗和秦得广站在那里说话。冷朝宗果然内功精纯，凌君毅才走出船舱，他已经回过头来，一眼看到凌君毅，立即拱手道：“总座出来走走？”凌君毅顿首笑道：“舱里确实有点闷气，哦，这是什么地方了？”

冷朝宗伸手一指，说道：“刚过了大孤山，前面就是小孤山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江面上没事吧？”

冷朝宗用手中旱烟管指划着江面，说道：“江面上风平浪静，附近一二十里内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咱们的巡起船，就在前面，白天大概不会有事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冷老见多识广，江湖经验丰富，依你看，这黑龙会巢穴，会在哪里？”冷朝宗摸摸山羊胡子，沉吟道：“这个就难说了。从这里去，只有北峡山、巢湖、石臼较有可能，淮河上的洪泽湖，也有可能，只是这些地方，从未听说过有大伙贼人。黑龙会纵然行动隐秘，也瞒不过江湖上的耳目，秦护法对这一带地势极熟，属下方才就是在他讨论此事，也觉得黑龙会潜伏在这些地方的可能不大。”此人不失为老奸巨滑，他方才和秦得广低声说话，伯引起凌君毅怀疑，在轻描淡写中，带上一句，就把事情交代过去。

凌君毅道：“那么依冷老的看法呢？”

冷朝宗道：“黑龙会的巢穴，如果不在这些地方，那就可能在长江下流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接着看了凌君毅一眼，才又接道：

“其实”总座该向太上请示，咱们目的地究在何处，让大家心里也好有个准备。”凌君毅迎着江上清风，徐徐吁了口气，淡然笑道：“太上心里胸有成竹，快到地头，自会向大家宣布，她不说谁敢去问？”

冷朝宗深沉一笑道：“总座说的也是。”凌君毅循着左舷甲板，朝船后走去。看到张南强独自倚着桅杆远眺，心中就意识到八名护法之中，似乎分成了两派。这也难怪，当时三十六名护花使者。本来就是分由左右护法率领的。张南强看到凌君毅，慌忙过来行礼。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张兄不用客气，兄弟只是随便走走。”随着话声，已经走到后梢。掌舵的是一名头盘小辫子的瘦小老者，但凌君毅看得出来，此人一身武功也有相当基础。他昨天就听说过，掌舵的叫勾老大，昔年原是洪泽湖的水盗，投效百花帮，已经有十年了，百花帮所有船只，悉归他指挥。只是这次的航行，连他也一无所知，据说每天启碇前，由太上亲自命使女直接下令给他。。告诉他这一天的航行路线和晚上在哪里停泊，他只是按照指示行事。凌君毅望着勾老大炯炯双目，

凝注远方，一心一意地掌舵，似乎根本没看到自己一般，自己也不好去打搅他，只是心中暗暗付道：“黑龙会难道有什么秘密不成？”另外，他心中还在思索着另外一件事！那是前天晚上，暗中用“森罗令”暗算自己的人，和昨晚杨(家骢)、沈(建勋)两人在江面上遇袭。这虽是两件事，但他却有理由把它并为一案。八名护法，十二名护花使者(船上随行的只有十二名)自己都并不熟悉，纵有指挥他们之权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。自己心里想的事情，若和芍药；玉兰去商量，目前时机又尚未成熟。

想来想去，只有温婉君可以商量，但如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不论自己找她，或是她找自己，都有未便。他仰首望着蔚蓝的天空，飘飞的白云，心中暗暗说道：“看来这一件事，只有自己一个人进行的了。”

天色逐渐接近黄昏，晚晖斜照，江面上闪耀起万道金蛇，景色之壮丽，丝毫不逊日出。凌君毅倚着窗口，似是看得出神。只听身后响起一个又娇又甜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在想什么心事？”凌君毅微微一怔，回过身去，只见芍药似嗔似喜地站在身后，一阵沁人甜香，已经送入鼻中。这就含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副帮主请坐。”芍药娇嗔道：“除了我，还有谁来？”接着轻哼道：“副帮主、副帮主，你只会叫我副帮主。”凌君毅自然听得出来，那天在百花谷山腹，她逼着自己认她妹子，只是船上人多眼杂，虽在自己房中，但若被人听到，难免误会。一时不觉俊脸微红，嗫嚅道：“副帮主……”

他这话不知如何说好，只叫了声“副帮主”，底下的话竟然说不上来。芍药轻轻跺了下小剑靴，“咳”的笑道：“又是副帮主。”她真是人比花娇，一颦一笑，动人心弦！

凌君毅看得有些呆了，直楞楞地望着她，说道：“副帮主找在下有什么事吗？”芍药问道：“你有没有看过《红楼梦》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没有看过。”芍药嗔的轻笑出声，纤手一扬，手中香喷喷的绣帕，朝他面前拂来，道：“你咯！你也是呆雁。”呆雁者，呆看也。

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说的呆雁，又是什么？”芍药娇笑道：

“呆雁，就是呆头鹅，只会呆呆的看人家。”凌君毅被她说得脸上一红，抱拳道：“在下失礼之处，副帮主多多包涵。”芍药樱唇一撇，轻声道：“你呀，失礼的地方多着呢！”这话出口，娇靥不由得骤然飞起两朵红云，莲步轻移，在凌君毅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凌君毅人在花团锦簇的百花帮中，心头可不敢稍存邪念。就拿总管玉兰来说吧，她对自己同样柔情暗缩，关心体贴，处处都可体会得到，但却发乎情，止乎礼，令人有冰清玉洁之感，凌君毅纵然不能接受她这份情意，却也不觉得可怕。惟有这位副帮主，平日对人冷若冰霜，但对自己却又热情如火，不避形迹。这叫凌君毅看到她有些不自在，怕和她纠缠，此时看到芍药坐了下来，不觉问道：“副帮主有事么？”“哦……”芍药哦了一声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看了他一眼，又迅快地移开，望望地板，双颊娇红欲滴，轻声说道：“那天……晚上……我失落了一只金钗，是你收起来了？”凌君毅道：“没有啊，在下没看到你的金钗，你再想想，是不是掉在我房里的？”

芍药粉脸更红，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不掉在你房里会掉在哪里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你怎不早说？否则问问辛夷，是不是她捡起来了？”

芍药道：“你好意思去问车夷？我的金钗，怎会……怎会……都是你，后来……后来……后来也不仔细检点检点？”凌君毅根本没听清楚她话中的意思，陪笑道：“副帮主原谅，在下若是看到了，早就捡起来了。”

芍药道：“都是你，辛夷这丫头，她若敢多嘴，看我饶她才怪。”凌君毅笑道：“失落一只金钗，你何用生这么大的气？等回去再问问她不迟。”

芍药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她是三妹的人，这支金钗，又是在……在……如果让三妹知道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哼道：“其实我也不怕她们，就是大姐知道了，又能怎样？”凌君毅听她口气，好像那支金钗，十分重要。

正待问话，芍药已经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天黑了，太上快要醒来，我该走啦。”说完，悄然朝窗外闪身而出。

天色果然黑了，黑得好快！船已经开始缓慢下来，在靠近香口江岸的一处港湾停了下来。偌大一艘楼船，黑沉沉地，看不到一点灯火！不，灯火自然点上了，只是楼船上，每一处窗口，都拉上了一道黑布窗帘，一丝灯火也透不到外边去。膳厅里，点燃起两盏风灯，三张八仙桌上，有酒有肉，菜肴相当丰盛。凌君毅正中落座，大伙也依次入席，舱帘启处，负责白天巡逻的叶开先、冉遇春率同四名护花使者鱼贯走入。叶开先、冉遇春朝上双手抱拳，同声道：“属下向总座交班来了。”

凌君毅目光一抬，迅快由他们六人脸上掠过，含笑道：“诸位辛苦了，请入席吧。”叶、冉两人再一抱拳道：“多谢总座。”

各自回到自己桌上坐下。

凌君毅问道：“今晚该由哪几位轮值了？”轮值人员，早已先用过晚餐。只见公孙相、宋德生和四名护花使者应声站起。公孙相道：“今晚由属下和宋兄值班。”

凌君毅目光缓缓转到四名护花使者脸上，还未开口。宋德生已经指着四人说道：“翟天佑、翟友成、许廷臣、何祥生。”

凌君毅一眼看出许廷臣、何祥生两人，正是和昨晚负伤的杨家骢、沈建勋同一个房间。而且许廷臣就在四天前，自己追踪刺客，回转花家庄院遇上的那人，他还打了自己一颗银弹子。凌君毅觉朝两人多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你们两组人，如何分配的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属下和翟、翟二兄负责向北十里江面，宋兄和许、何二位负责向南十里江面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暗冷哼，忖道：“果然不出我所料。”一面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昨晚出了事，总算太上并未责怪下来，今晚大家可得小心。”公孙相、宋德生同声应“是”，说道：“总座放心，贼人今晚胆敢再来，属下纵然不把他生擒，也要把他活劈了。”

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“江面辽阔，真要遇上贼人偷袭，不可求功心切，第一件事，还是先放信号火花为宜。”接着以“传音入密”向公孙相道：“公孙兄今晚要特别小心，一有警兆，务必先放火花。”两人又应了声“是”。公孙相微微一怔，也以“传音”说道：“凌兄吩咐，兄弟记下了。”

凌君毅拍拍手道：“你们可以去了。”公孙相、宋德生躬身为礼，率同四名护花使者，出舱而去。

大家匆匆饭罢，凌君毅站起身朝三眼神蔡良道：“今晚是蔡老当值班吧？”蔡良道：“不错，总座可有什么吩咐？”

凌君毅按说道：“蔡老言重，吩咐不敢，只是昨晚出事之后，兄弟好像有个预感，贼人还会故伎重施。”蔡良道：“这个总座但请放心，今晚若有差错，就拿兄弟是问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咱们不是还有两条预备快艇么，兄弟之意，要这两艘快艇

上的水手，在船上待命，随时准备出发。”三眼神蔡良点点头道：“总座想的也是，杜乾麟，你去关照一声，要他们在艇上待命。”

杜乾麟答应一声，转身向外行去。饭后，没有值班的人，就各自回房。凌君毅终究是总护花使者，他有责任。最使他不放心的还是公孙相，这位出身邪门，剑术极高的青年，和他极为投缘。投缘当然并不是使他耽心的理由，一个人武功再高，也逃不过粹然发难，尤其像“森罗令”那样霸道的暗器！因为他想到了某一件事，如果对方真有阴谋的话，今晚就可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他从膳厅出来，踏着甲。

板，走到船头，凝目远眺，满天繁星，闪着朦胧而碎屑的光芒，江面上风平浪静，没有月色，就显得黑沉沉的。

“又起雾了。”凌君毅仰首向天，轻轻吁了口气，他没有说出来，只是心中想着。

“总座。”他身后忽然有人低低的叫了一声。

凌君毅回过头去，说道：“是蔡老。”三眼神蔡良一手提着酒葫芦，含笑走近他身边，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总座好像有什么心事？”

凌君毅淡然一笑道：“没有，在下只是随便看看。”三眼神道：“总座言不由衷，那是把兄弟当作外人了。兄弟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辈子，总座打晚餐日寸起，就一直攒着眉头，这不是有着心事，还是什么？”

凌君毅潇洒一笑道：“蔡老也许看走眼了，在下只是有些闷气，才出来走走。”三眼神看他不肯说，也就不便多问，笑了笑道：“总座又不喝酒，住在船上，最好解闷的方法，就是喝上两盅。”说着打开葫芦，随手递了过来，笑道：“总座要不要喝一口？”

凌君毅摇摇头道：“蔡老自己喝吧，在下和酒实在无缘。”三眼神也不客气，举起葫芦呕呕嘴角，笑道：“兄弟一生别无嗜好，就喜欢喝一口，饭可以不吃，要是一天没酒喝，可就打不起精神来了。”他没待凌君毅开口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自古英雄皆寂寞，这话可一点也没错，兄弟三眼神这外号，就是从酒上来的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蔡老这外号，原来和酒有关？”三眼神蔡良笑道：“谁说不是。那时兄弟不过二十来岁，就喜欢喝酒。咱们关外，天寒地冻，大家都能喝，因为喝酒可以取暖。但先师门规极严，练武时不准喝酒。有一天早晨，兄弟起来，偷偷的喝了一壶，不想就出了漏子……”他又喝了口酒，续道：“那天正好练单刀，兄弟练到‘拨草寻蛇’上身必须下扑，哪知喝了空肚酒，这一扑，就来了个狗吃屎，扑了下去，前额碰到刀尖上，开了一个眼。从此只要一喝酒，脸上不红，这刀疤就红起来，江湖朋友就这样给兄弟起了这个外号。也有人说，只要兄弟杀心一起，这刀疤也会红，兄弟自己对此倒不知道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蔡老就这样不使刀了。”

三眼神道：“总座说对了，兄弟从那一次起，对练刀就失去了兴趣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若是换了在下，就对酒失去兴趣了。”

三眼神大笑道：“所以总座一直不会喝酒了。”凌君毅回到卧室，已经快二更了！

深夜，荒滩，除了水浪撞击江岸，发出澎湃的涛声，可说万籁俱寂。

凌君毅刚刚和衣在铺上躺下，耳中忽然听到几声叱喝，隐隐传来。这叱喝之声，仿佛是从第三层上传下来的。虽然很轻，很远，但一听就可听出

是女子的声音。

凌君毅心头暗暗一愣：“第三层上，会发生什么事？”他心念一动，毫不迟疑地一跃而起，一手拉开舱门，掠了出去。更深层静，这几声叱喝，差不多每个人都听到了，纷纷启门走出。凌君毅目光一转，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站在较近的张南强躬身答道：“还不知道。”凌君毅接道：

“大家快到外面去看看。”话声甫落，突见舱门布帘掀起，百花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、总管玉兰，相继走了进来。三人身后，还紧随着四五个女子，全已长剑出鞘。

凌君毅看得不觉一怔，帮主在深夜里亲自下来，可见第三层上，果然出了事。慌忙趋上前去，拱手道：“属下见过帮主。”

左右护法、护花使者等人，也一齐躬身为礼。百花帮主还了一礼，她平日柔和的目光之中，含着几分诧异和询问的神色，望了凌君毅一眼，娇柔地道：“总使者不必多礼。”一面又朝大家额首答礼。

芍药没戴面具，蛾眉微蹙，抢着道：“凌兄可知第三层上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属下不知道。”

芍药粉靛之上，隐泛怒色，说道：“居然有不知死活的人，图谋行刺太上。”图谋行刺！这话听得厅上众人，全都耸然动容。

凌君毅吃惊道：“谋刺太上，不知太上是否无恙？”百花帮主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太上神功盖世，区区暗器，如何伤得了她老人家？”

暗器！凌君毅突然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那是‘森罗令’了。”

接着问道：“只不知那刺客可曾当场擒下？”百花帮主道：“没有，被他逃走了。”

今晚楼上是玉梨、海棠两人伍夜，据海棠说，她只看到贼人的背影，好像身上穿的是一件青衫……”

她说到“青衫”二字，声音似乎有些异样。凌君毅心头不由自主“咚”的一跳，第二层舱中，穿“青衫”的只有自己一人，当然，从前护花使者都是穿的青衫。只是目前为了远征黑龙会，大家服装全都改了，那是因为便于行动起见。除了凌君毅仍穿青衫，左右护法仍是蓝袍外，护法一律改穿青色劲装，护花使者改穿青灰色劲装。青色长衫，虽然只有自己一人穿着，但也是大家都有的衣着，也许此人为了掩饰身份，故意披上一件青衫。

第二十六章 故布疑阵

凌君毅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贼人使的。可是‘森罗令’么？”

海棠站在最后，忽然冷笑道：“原来总使者早已知道了。”凌君毅朝她微微一笑，还未开口，芍药叱道：“海棠，大姐面前有你插嘴的份儿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，在下觉得今晚是海棠姑娘值班，又曾亲见刺客背影，正该听她的意见。”

百花帮主领首道：“二妹，总使者说得不错，十四妹，你把目击经过，只管向总使者报告，不许隐瞒。”海棠应了声“是”。

凌君毅问道：“姑娘看到刺客后形，除了他身上穿的是青衫之外，可曾看清楚是怎样一个人么？”海棠道：“那贼人身法奇快，一闪即隐，我看得不大清楚，好像身材修长。当时他腾身纵起，我曾打了他一支袖箭，好像射中他左肩，但太快了，不知究竟有没有射中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打出袖箭之际，他朝哪里逃走？”海棠道：

“她朝二层舱飞落，等我追到甲板，已经没有影子了。”

凌君毅心头突然一动，说道：“姑娘是说刺客可能仍在船上了？”海棠道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。”

凌君毅点点头道：“咱们船上，可能有贼党潜伏，亦未可知，此人一再以‘森罗令’逞凶，真该把他找出来才好。”三眼神蔡良道：“总座之意，认为咱们之中，有了奸细？”凌君毅道：“我想他已经潜伏很久了。”九指判官冷朝宗道：“这人会是谁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没有找出此人之前，咱们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”说到这里，朝百花帮主拱拱手道：“帮主、副帮主都在这里，属下觉得此人胆敢行刺太上，可说罪大恶极，咱们若不把他找出来，大家身上都背着嫌疑，未免人人都难安心。此事从发生到此刻，不过盏茶工夫，为日报短，第二层船中，除了巡逻江面的六人之外，全在厅上，一个不少，不妨先搜查一番，也许可以把他找出来。”冷朝宗道：“总座说得极是，所有的人都在这里，最好搜上一搜。”百花帮主问道：“总使者要如何搜法？”凌君毅目光朝众人一掠，说道：“属下之意，先逐个搜身，然后再搜查房间。”百花帮主道：“这样能搜出来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这些人潜伏多日，一直不曾为人发觉，该是心机极深，谋定而动，搜身搜房，自然并无用处。但今晚他失算的是大家全在船上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而且从事情发生到现在，为时极为短暂，匆促之间，无可藏匿，这搜索之举，也许有用。”

百花帮主点头道：“总使者分析得是，那就这么办好了。”凌君毅一挥手道：“大家站好。”六名护法，八名护花使者依言站定。凌君毅道：“冷老过来。”冷朝宗道：“总座有何吩咐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你先搜我身上。”冷朝宗略现迟疑，道：“这个属下……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冷老只管搜，兄弟永为总护花使者，自然该从兄弟搜起了。”冷朝宗道：“总座如此说，属下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说完，就在凌君毅身上，仔细搜索了一阵，从他身上取出一柄短剑，和一个扁形木盒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些，没有了。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多谢冷老。”随手打开水盒，说道：“这是在下的易容用具，可不是‘森罗令’。”瞥见海棠站在一边，目中似乎飞闪过一丝异色。凌君毅看在眼里，心中不禁暗暗一动，迅快地收起木盒、短剑，说道：“现在有劳冷、蔡二位，先互搜彼此身上，然后就依次搜下去。”冷朝宗、蔡良答应一声，先互相搜过对方身上，然后逐个搜身。此举因事关行刺太上，谁也不敢马虎，这样足足搜了一顿饭的时光，才算搜索完毕。冷朝宗、蔡良同时躬身道：

“回总座，属下奉命搜查在场的六名护法，八名护花使者，并未搜到什么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辛苦二位了。”一面转身朝百花帮主道：“如今搜身已经完毕，就要开始搜查房舱，只是舱中地方逼仄，请帮主派员会同居下等人前去搜索。”芍药道：“大姐，我去。”百花帮主点头道：“也好，你可带十四妹同去，她见到过那件青衫，也许认得出来。”海棠目中流露出一丝喜色，躬身

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冷老请随兄弟去，蔡老留在厅上，所有弟兄一律留在厅上，不得借故走开，静候逐房搜查结果。”冷朝宗请示道：“总座，咱们从哪里搜起？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自然从兄弟卧室搜起了。”一面招手道：“副帮主请。”芍药毅然一笑道：“凌兄的房间，自然凌兄先请了。”

凌君毅接道：“不然，副帮主代表帮主，是主持搜查的主搜官，尤其搜查在下的卧室，在下就该避嫌，还是副帮主先请。”芍药披披樱唇，娇笑道：“就是你，有这许多酸道理。”果然领先朝凌君毅卧室走去。九指判官冷朝宗趋前一步，替芍药打开房门，芍药当先走入。凌君毅随在她身后，跨进舱门，忽然觉得不对！自己出去之时，窗户并未开启，此时窗帘飘飞，一扇花窗已经敞开。尤其在舱门启处，他隐约闻到房中似有一丝淡淡的脂粉香，分明有人从窗中潜入卧室来了。心头突然暗暗一凛，迅快忖：“莫要有人潜入栽赃？”芍药在房中站定，回头问道：“凌兄，这要如何搜法？”

凌君毅到了此时，只好硬着头皮说道：“这里地方不大，副帮主要海棠姑娘搜搜就是了。”芍药点头道：“也好，海棠，凌兄这么说了，你就仔细搜吧！”海棠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她目光朝室略一打量，这房舱之中，除了一张板铺，只有一张小桌，两把椅子，一目了然。可以搜查的，就只有床铺一个地方，这就举步向床铺走去。床铺上，除了一个枕头，只有一条折叠整齐的棉被，海棠第一件事，就伸出手去，掀起枕头。这一掀，但见枕下银光闪动，赫然放着一个银色扁盒。凌君毅目中寒芒飞闪，暗暗切齿：“好个恶贼，果然栽到自己头上来了。”

海棠已经取起银盒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凌君毅在这一瞬间，已经镇定下来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是‘森罗令’。”芍药脸上神色大变，身躯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，失声道：“森罗令”你真是……”凌君毅泰然道：“副帮主要海棠姑娘再搜一搜，也许那件‘青衫’也在铺上呢。”

芍药脸色苍白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真是刺客？”冷朝宗双手当胸，九指勾屈，双目炯炯，注视着凌君毅，已是大有出手之意。

凌君毅瞧也没朝他瞧上一眼，只是含笑道：“副帮主难道没看见窗户洞开？贼人如是有心栽赃，咱们都在厅上，他尽可从容布置。”刚说到这里，海棠已经掀起棉被，只轻轻一抖，便见一件青衫，夹在棉被之中，被抖了出来，她口中尖叫道：“副帮主，在这里了。”她抖开青衫，伸手朝右手衣袖一指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件，这里有一个小洞，就是方才被我袖箭打穿的。”芍药怒形放色，哼道：“凌兄说得不错，这恶贼果然想栽你的脏，这件事，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，咱们出去。”转身往外就走。

海棠一手拿着“森罗令”，一手搭着青衫，跟着芍药身后走出。冷朝宗满以为搜出赃物，副帮主一定会下令先制住凌君毅再说，但此时听她口气，似有袒护凌君毅之意。

心中暗暗一怔，要知这位副帮主是太上面前的红人，他哪敢鲁莽出手？当下缓缓放下双手，阴声说道：“总座，这……该怎么办？”

凌君毅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东西既已在兄弟房里搜出，其余房舱，就不用再搜了，咱们出去再说。”冷朝宗心中暗道：“这小子倒是镇定得很。”凌君毅跨出房门，大家已经看到从总护花使者房中，搜出“森罗令”和那件青衫。厅上所有的人，全都看得耸然动容！有的人暗暗摇头，有的人看到凌君毅，目光之中已经流露出仇怒之色。海棠正在拿着两件东西，把搜查经过，向帮

主报告。

百花帮主徐徐说道：“会有这等事？”玉兰接口道：“属下觉得总使者不可能是这种人。”

芍药道：“三妹说得对，这一定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”百花帮主道：“咱们应该听听总使者的意见。”

海棠接口道：“总使者曾说他房中窗户洞开，贼人栽他的贩，但属下觉得看到的修长背影，可能就是他，属下方才因无证无据不敢直说出来。至于窗户洞开，固然可能有人穿窗进入他房里，布置赃物。但也可以说他从楼上飘身飞落，穿窗回转房中，藏好东西，再开门出来。因为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关窗，也许故意敞开窗户，万一被人发现，可以诱称有人栽赃。依属下之见，此事应该禀报太上，听太上发落才是。”芍药怒声哼道：“但搜查房间，是凌兄提出来的，他在房中藏了东西，岂有故意教人去搜之理？”

海棠不敢和她顶撞，只是说道：“副帮主说得也是，但这两件东西，明明就是从他房里搜出来的，总是事实。”百花帮主目光一抬，朝凌君毅望来，说道：“总使者，贱妾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凌君毅只觉全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，他依然神色从容，满洒一笑道：“是非曲直，必有公理。在下觉得海棠姑娘说得不错，两件东西既在在下房中抄出，在下自然嫌疑最大，还是禀明太上，由太上发落的好。”芍药听得暗暗焦急，死命地盯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事情若不查个明白，就报到太上那里去，你还有命？”心头一急，忍不住道：“大姐，我觉得这件事分明有人嫁祸，咱们应该查个水落石出，再向太上察报不迟。”

百花帮主一时竟然拿不定主意，望望玉兰，问道：“三妹，你觉得如何？”玉兰沉吟了下，才道：“属下觉得总使者所待看法，极为正确。此事显系贱人嫁祸，太上圣明岂会不洞悉奸孽？”

把事实经过，呈报太上，正是澄清此事的最好方法。”

百花帮主点头道：“那就这样吧，二妹，总使者，咱们见太上去。”随着话声，已经站起身来。芍药虽然心中一百个不愿意，但也不能明袒凌君毅，只得撅着小嘴，跟随大姐身后走去。

玉兰朝凌君毅抬抬手道：“总使者请。”凌君毅潇洒一笑，举步走去。

玉兰随在他身后，海棠手上拿着两件东西，跟随玉兰身后，另外几个人则跟在海棠身后，一阵风般朝第三层楼梯走去。三眼神蔡良看着几人走远，摇摇头道：“咱们头儿，会是行刺太上的黑龙会奸细，我就第一个不相信。”

九指判官冷朝宗阴恻恻笑道：“人证俱全，难道还假得了？”

他身为左护法，只要凌君毅出了差错，他就可稳稳的登上总护花使者的宝座，是以幸灾乐祸，惟恐凌君毅不是奸细。

三眼神蔡良冷笑道：“天下最笨的人，也不会搬块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总座要是明知东西放在铺上，还会提议搜房？还会领着人去搜自己的房？他若真是刺客，从三层上飞落之时，随手一扔，就可把东西扔到江里去，何用再藏到铺上？就凭这一点，显而易见有人栽赃的了。”他自然也并不是完全帮着凌君毅说话，他是不愿眼睁睁地看着总护花使者，落到冷朝宗的头上。与其让冷朝宗捡个便宜，还不如让凌君毅来当，盖两人勾心斗角，已非一天之事。

第三层上，凌君毅还是第一次来，因为是在船上的关系，第三层自然要比第二层略小。太上住的是中舱，前面有一间起居室，放着几把紫檀交椅

和一张太湖石桌面的小圆桌。里首一间，才是太上的卧室。起居室左首，还有两间房，门口绣帘低垂，那是帮主、副帮主的卧室。由此看来，太上卧室的窗户必然在船的右舷。

凌君毅跨进起居室，百花帮主抬手道：“总使者请坐。”凌君毅欠身道：“属下待罪之身，哪有坐的份儿？”

正说之间，内室门帘掀起，两名花衣使女一左一右掀起门帘，太上缓步从门内走了出来。百花帮主、芍药、凌君毅、玉兰等人，一齐躬下身去，异口同声说道：“弟子即见太上。”当然。

只有凌君毅一人，是自称“属下”的。

太上目光徐徐掠过众人，颌首道：“很好，你们已经把刺客找到了么？”

百花帮主道：“启察太上，‘森罗令’和那件青衫是找到了，只是……”太上走到上首紫檀交椅上坐下，不待她说下去，就截着道：“找到了就好。”

芍药急道：“太上，那两件东西，虽是在总使者卧室中找到的，但弟子认为极可能是贱人蓄意陷害总使者，在他卧室栽的赃。”百花帮主接口道：“弟子也觉得此事显系有人嫁祸，伏望太上明鉴。”

太上目光一抬。徐徐说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芍药就把凌君毅提议搜查卧室和搜查的经过，详细说了一遍。太上未置可否。抬目道：“海棠，你把东西拿过来，给我看看。”

海棠恭敬地应了一声“是”。把银色扁盒和一件青衫一齐呈上。太上取起“森罗令”。仔细察看了一阵，说道：“好歹毒的东西，果然是他们仿制的，而且手工之巧，制作得和真的一般无二。”她放下银盒，问道：“海棠，你说曾射出一枚袖箭，有没有射中？”

海棠躬身道：“启察太上，青衫右袖有一个小孔。正是被弟子袖箭射穿的。”

太上问道：“你曾看到刺客背影，像不像凌君毅？”海棠迟疑了下，答道：“此人身法极快。弟子没有看清他面貌，不敢乱说。

但如论背影。确有几分和总使者相似之处。”

太上颌首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这话听得百花帮主、芍药、玉兰三人心头同时“咚”的一跳，忍不住异口同声急道：“太上。”太上微一摆手，制止她们说话，目光落到凌君毅的脸上，徐徐说道：“凌君毅，你还有何说？”

凌君毅神色不变，朝上躬了躬身道：“属下要说的话，方才副帮主已向太上全禀明了。太上圣明，是非曲直，自能明察秋毫；属下惟太上之命是从。”太上面垂黑纱，看不出她的脸色，但牡丹、芍药、玉兰三人，都感到胸头如压重铅，几乎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太上转脸朝海棠道：“你发现刺客，就打了一支袖箭？”海棠躬身应“是”。太上又道：“那时你和他有多少距离？”

海棠想了想道：“大约有三丈来远。”太上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凌君毅，你转过身去，朝前一丈五尺。”

百花帮主、芍药、玉兰等人不知太上心意如何，个个替凌君毅暗暗担心。一丈五尺，已经到舱外去了。凌君毅依言转身走到舱外一丈五尺来远。太上道：“好，停，你就站在那里。”凌君毅依言站停身子。

太上又道：“现在我要海棠用袖箭射你身后，你不许躲闪，只准用衣袖卷拂，知道么？”凌君毅听了太上“只准用衣袖卷拂”已知其意，连忙应道：“属下省得。”

太上道：“海棠，你准备了。”海棠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

太上道：“好，射他右肩。”海棠听了太上吩咐，早已把袖箭握在掌心，太上话声甫落，右手抬处，“搭”的一声，一支袖箭，快若流星，直向凌君毅右肩射去。

凌君毅这回故意卖弄，连头也没回，直等袖箭快要射到，右手徐举，朝后轻轻一挥。

这一下，不但姿势优美，潇洒已极，最难得的还是他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一点袖角，轻飘飘扬起，正好和海棠射去的袖箭，迎个正着。“铮”！一支纯钢袖箭，宛如击在铁袖之上！不仅发出“铮”然轻鸣，而且被震得反弹回来，“夺”的一声，不偏不倚，笔直钉在海棠面前三尺的船板之上。海棠大吃一惊，急急闪身朝旁跃了开去。这一手直看得百花帮主和芍药等人又惊又喜，谁也没料到他一身所学，竟有这般精纯。太上意了，她不住的点头，蔼然笑道：“果然不愧是不通大师的传人，你回来。”凌君毅依言定到太上面前，欠身道：“太上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太上和声道：“你让大家瞧瞧，右袖角是否被袖箭射穿了？”

袖箭被震得反弹回来，衣袖自然丝毫无损，一丈五尺都无法射穿衣袖，三丈距离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芍药脸上绽起了笑容、百花帮主、玉兰也暗自吁了口气，悬着的一颗心，总算放了下来。

海棠俯首道：“总使者神功盖世，那是弟子看错人了。”事实证明，她口风也随着转了。太上轻“唔”了一声，两道精光熠熠的眼神，注定凌君毅，徐徐说道：“老身若无知人之明，岂会便让你担任本帮总护花使者？老身既然要你担任总护花使者，岂会随便相信贼人栽赃嫁祸？”凌君毅方才被人栽赃，还能始保持神色从容。但听了太上这两句话，额上不禁绽出汗来，一惶恐地道：“太上殊遇之恩，属下终生难报。”这自然不是由方言，但太上面前，非如此说不可。

太上话声突转严厉，说道：“凌君毅，老身虽然恕你无罪但行刺老身的贼人，要你负责给我找出来，你办得到么？”凌君毅欠身道：“这是属下的职责，属下自当尽快把他抓到。”

太上道：“我要你限期破案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不知太上能给属下多少时间？”

太上举手拍桌，怒哼道：“他胆敢向老手下手，老身岂能容他逍遥法外？我限你天亮之前，把此人抓到，否则惟你是问。”

这时三更已过，离天亮不过一个多更次了。这是无头案，连二影子也摸不到的事，如何能抓得到人？这道命令，岂不是逼死人么？百花帮主张了张口，正待替他求情，希望太上能宽限些日。哪知她还未开口，凌君毅已经拱手道：“属下敬领太上法旨。”他居然一口答应下来。这下又听得百花帮主和芍药、玉兰三人大感意外，忍不住拿眼朝他望去。太上点点头，嘉许地笑道：“老身知道你有此才干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太上夸奖，只是属下有一为难之处……”太上道：“你有什么为难，只管说出来，自有老身替你作主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属下虽是本帮总护花使者，但属下的权力，只限于第二层船舱之中，譬如这第三层，就非属下所能过问……”

太上垂面黑纱之中、已经有了笑意，点头道：“好、好。”

字出口，回头朝身后一名花衣使女吩咐道：“榴花，你去把老身花神令

取来，并替老身传下令去。从现在起，到天亮为止，老身授权凌总使者代表老身行使职权，上自帮主、副帮主，下至花女，悉凭调遣，如敢故违，从严处罚。”

那花衣使女躬身领命，正待转身朝里走去。凌君毅忙道：

“姑娘请留步。”一面朝太上拱拱手道：“有太上这句话就行，不必再请玉令了。”话声一落，忽然转过身去，朝玉兰笑道：“太上授权在下，代行职权，总管想必已经听到了？”

百花帮主站在边上，真有些不敢相信，太上何以忽然间变得如此好说话了？最使她奇怪的还是凌君毅，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什么？芍药心里和她大姐有着同样的怀疑，睁着一双俏目，只是一眨不眨地朝凌君毅望着。玉兰听了凌君毅的话，慌忙躬身道：

“属下听到了。”

凌君毅潇洒一笑，拱手道：“那有劳总管，替在下传下令去，要七位侍者到这里来。”七名侍者，海棠已在这里，那只有六名了。玉兰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转身朝外行去。凌君毅又朝芍药拱手一揖，说道：“在下也有一事，要烦劳副帮主。”

芍药瞟着他笑道：“总使者要我做什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想请副帮主守住舱门，待会若是有人未经在下允准，妄图夺门逃走的，副帮主务必把她留下，必要时格杀勿论。”

芍药道：“这还用你说？谁敢夺门逃走，我也不会放过他的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当心有人情急拼命，使用‘森罗令’。”

芍药道：“我知道，只要他想伸手入怀，我就先发制人，剁下他的手臂来。”凌君毅又道：“但副帮主可得看在下的眼色行事。”

芍药格的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听你的就是了。”凌君毅拱拱手道：“多谢副帮主，那就请你站到门口去。”芍药果然依言走到门口，一手按剑、站定下来。

凌君毅朝百花帮主抬手道：“帮主请坐。”百花帮主脉脉凝睇，问道：“总使者，没有派我什么事吗？”凌君毅道：“没有，帮主但请坐下就好。”随着话声，已在小圆桌左首坐了下来。百花帮主因凌君毅此刻是代表太上行事，当下就在他下首一把椅子落座。太上端坐在上首一把紫檀交椅上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凌君毅调兵遣将，一语不发。海棠眼看凌君毅没有理她，忍不住道：

“总使者，属下还有事么？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姑娘是唯一目击刺客背影的人，今晚破案关键全在姑娘一人身上。”右手一指，接着道：“请姑娘站在帮主下首来。”

海棠答应一声，依言站在百花帮主下首。这时，门帘启处，玉兰当先走入，跟在她身后的是玫瑰、紫薇、芙蓉、凤仙、玉蕊、虞美入六名侍者。玉兰朝凌君毅躬身一礼。

道：“回总使者。”

六名侍者全已到齐了。”以玫瑰(温婉君)为首的六名侍者，跨进舱门，就看到副帮主一手按剑站在门口，不觉齐齐一怔，慌忙朝上拜了下去，同声道：“弟子叩见太上。”

太上一拍手道：“起来，你们过去见过总使者，今晚由他代表老身，处理一件重大之事。你们听他吩咐行事，不得违拗。”

六名侍者早已知道有人谋刺太上，但如今听太上口气，这位新任总护

花使者，居然代表太上行事，而且帮主还坐在他下首，每人心头止不住暗暗纳罕。最感到意外的还是乔装玫瑰的温婉君，忍不住偷偷地朝凌君毅看了一眼。接着，一齐向凌君毅躬身一礼，莺声燕语地道：“属下参见总使者。”凌君毅抬抬手道：“诸位侍者不可多礼，大家就请站到对面去。”玉兰引着六人，在凌君毅对面一排站定。

凌君毅目光一抬。望着玫瑰，说道：“玫瑰姑娘，请过来。”

玫瑰在十二侍者中，排行第九，但她却是此次随行的七侍者之首，是以凌君毅第一个就叫到她。温婉君依言走到凌君毅面前站定。凌君毅伸手朝对面一张椅子一指，说道：“请坐。”

温婉君略为迟疑了下，就隔着小圆桌，在他对面坐下。凌君毅道：“姑娘把面具取下来。”要知温婉君早经凌君毅替她易了容，是以不伯露马脚，此时听凌君毅要她取下面具，毫不犹豫地伸手缓缓从脸上揭下了面具。

凌君毅目光炯炯，在她脸上注视了一阵，点点道：“好了，姑娘仍请戴上面具。”温婉君依言戴上面具，然后再用掌心在鬓边，面颊，轻轻熨贴整齐，问道：“总使者还有什么吩咐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姑娘仍请回到原位上去。”温婉君盈盈站起，回到玉兰下首站定。

凌君毅目光一抬，又道：“紫薇姑娘请过来。”紫薇跟着在他对面坐下。凌君毅道：“姑娘把面具取下来。”

紫薇因太上有命，不敢违勘，依言取下了面具。对面坐着一位风流飘逸的美少年，取下面具，一张粉脸已经涨得通红。凌君毅在她脸上仔细看了一眼，就命她戴上面具，退回原位。

这情形当真有些像唐伯虎点秋香，一个个当着他取下面具，让他仔细欣赏。一时间可把六名侍者，瞧得娇靥飞红，粉颈低垂，每个人都露出了一副羞人答答的模样。凌君毅看过了六位侍者的庐山真面目，只是没要海棠取下面具来，就站起身，朝她们拱拱手，含笑道：“现在诸位姑娘，可以回去了，玫瑰姑娘且请留下来，在下另有借重之处。”

温婉君躬身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紫薇、芙蓉、凤仙、玉蕊、虞美人躬身一礼，一齐退出。

海棠道：“总使者，属下没事了吧？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在下方才说过，今晚破案之事，全仗姑娘协助，你自然要留下来了。”

接着又朝玉兰道：“在下还要麻烦总管，请随行的二十名花女一齐上来。”

玉兰道：“花女由十五妹负责管理，属下这就去通知她，领她们上来。”说完，转身出去，很快就走了进来。过没多久，只见虞美人掀帘走入，躬身道：“二十名花女，全已在舱外了，总使者可要叫她们进来？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这里地方不大，在下之意，还是叫她们一个个进来的好。”虞美人欠身道：“总使者说的是。”她转身朝舱外招了招手，只见一名花女当先走入。

虞美人说：“总使者要见见你们，快过去吧。”那花女眼看太上、帮主全都在座，已经有点胆怯，低垂着头，走到凌君毅面前，躬身道：“属下叩见总使者。”

花女们都没戴面具，凌君毅不用叫她们取下面具，只是含笑朝她脸上看了一眼，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就挥挥手，命她出去。二十名花女，不消顿饭工夫，便已问完。随即站起身来，朝虞美人拱拱手道：“有劳姑娘，可以带她们下去了。”虞美人心中暗暗嘀咕，你叫她们上来，每人只问了一句话，

这是干什么？但因有太上在座，这话可没敢问出口来，欠欠身道：“如此属下告退。”领着二十名花女退了下去。

百花帮主和芍药两人眼看凌君毅这番举动，迹近胡闹，心头同样感到不解，但奇怪的是，太上自始至终没有什么表示，好像凌君毅做的没错！大家全已退走，凌君毅独独把玫瑰留了下来，难道玫瑰会是奸细不成？芍药一直站在门口，此时眼看人已全走，不觉问道：“总使者，现在我没事了吧？”

凌君毅忙道：“不，你还不能离开。”海棠道：“属下看到的背影，是个男的，总使者问的都是咱们姐妹，怎不问问男的？”

凌君毅笑了笑：“在下不熟悉的只是七位侍者和二十名花女、至于此次随行的护法、护花使者，在下和他们相处已有两天，对每一个人，在下心里，已经清清楚楚，自然不用再问了。”海棠道：“那么总使者已经问出来了么？”

凌君毅微微摇头道：“还没有。”话声甫落，接着目光一抬，又道：“现在请姑娘坐下来，取下面具，也让在下瞧瞧。”海棠微感羞涩。道：“总使者怀疑属下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姑娘莫要误会、在下并无此心。方才六位侍者都已取下面具，姑娘自然也不能例外了。”海棠只得走到他对面椅上坐下，一面说道：“属下生得丑死啦！”双手已从发鬓，轻轻揭下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。海棠生得一张匀红的小圆脸，配上一对灵活的眼睛，薄薄的樱唇，确是人如其名，花届含娇！

凌君毅目光深注，忽然笑道：“在下忽然想起唐人韩信有两句诗：‘海棠花在否？侧卧卷帘看。’姑娘天生丽质，在下不敢侧卧着看，也要侧坐着仔细看看了！”居然真的侧着头，朝海棠脸上看去。当着太上，他竟敢作出这般轻佻的态度来！百花帮主只是觉得奇怪，芍药站在门口，可变了脸色，忽然别过头去。海棠更是晕红双颊，娇羞不胜，低下头道：“总使者休得取笑。”

凌君毅却并不理会，口中吟道：“只恐绿肥红瘦日，狼藉东风更可伤。姑娘如此娇艳，确是人间少见，这就是你庐山真面目么？”百花帮主听他口中吟出两句诗，心头蓦然一动，暗想：“他第一句引用李易安词：‘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，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’第二句乃是引用杜甫诗：‘海棠正好东风恶，狼藉残红衬马蹄。’这明明是指她……”

海棠自然听不懂他诗中意思，只是听他称赞自己容颜娇艳，人间少见，她总归是个少女，一时又羞又急，说道：“总使者看好了么？”双手拿着人皮面具，就要往脸上贴去。凌君毅摇手道：

“姑娘且慢。”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只小木盒，打开盖子，伸出两个指头拈起一颗蜜色药丸，随手递了过去，深深一笑，道：“只恐胭脂污颜色，姑娘脸上，胭脂似乎太多了些，依在下之见，还是用这个把它洗去的好。”

这颗蜜色药丸正是专洗易容药物之用的。海棠脸色剧变，倏地站起，右腕方自扬起：

凌君毅比她还快，左手屈指轻弹，一缕指风，已经袭上海棠右腕“曲他穴”，口中笑道：“姑娘还是坐下来，在下要问的话多着呢！”就在海棠站起之时，玫瑰(温婉君)早已身形一闪，到了海棠背后，双手疾发，连点了她三处大穴，然后在她肩上轻轻一按，喝道：“坐下。”

海棠身不由己，颓然坐到椅上。太上朝凌君毅微微额首，笑道：“原来你果然早已知道是她了。”

凌君毅肃容道：“太上圣明，想必早就知道，属下是去搜查接属下房间之时，发现窗户已启，而且房中还留着一些脂粉香气，和她身上脂粉极相近似。只是当时还未敢确定，方才看她脸上经过易容，才完全证实。”太上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令师精擅易容。天下无出其右，她这点易容术，自然瞒不过你了。”

芍药听得又惊又喜，白了凌君毅一眼，道，“你怎不早说？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副帮主不是也看到了，在下也是刚才证实的么？”

百花帮主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她不是十四妹，那么十四妹一定是遇害了。”凌君毅已把那颗蜜色药丸，递给了玫瑰，说道：

“有劳姑娘，只须把此丸涂在掌心，在她脸颊上轻轻抹上一层，即可把易容药物洗去。”

玫瑰接过药丸，点点头，欣然道：“属下省得。”依言把药丸在掌心抹了少许，然后涂到海棠脸颊之上。说也奇怪，经她玉掌轻轻一抹，海棠脸上顿告改观，那是一个二十四五岁女子，生得还算清秀，面型也有几分和海棠相似。她被玫瑰点了“痲门穴”，除了眼睛还能眨动，无法开口说话。凌君毅目光一拾，朝玫瑰道：“姑娘解开她痲门穴道。”

玫瑰举手在海棠后颈轻轻击了一掌，海棠“啊”了一声，口齿微微一动。凌君毅喝道：“快再点她痲门。”

玫瑰应声一指，又点了她“痲门穴”。凌君毅道：“姑娘再解开她痲门穴，但要拍得稍微重一此”玫瑰依言举手一掌，拍在她后颈之上。海棠又“啊”了一声。突然从口中吐出一颗绿豆大的蜡丸。凌君毅很快取到手上，笑道：“姑娘一句话都没说，在下岂能让你服毒死去？”

海棠怒目瞪着他道：“都是你坏了我的事，我恨死你了。”凌君毅微笑道：“姑娘这该怪你自己，不该栽赃栽到我凌君毅头上来的。”

海棠冷冷哼道：“你认为我会说么？哼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要想从我口里问出什么来，你是做梦。”

芍药冷笑道：“好个贱婢，你已经落到咱们手里，还敢充硬？”

不让你吃些苦头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厉害！”说着，大步走了过来。

海棠冷声道：“百花帮里的人，谁不知你心狠手辣，毫无人性，你敢把我怎样？”芍药气得粉脸通红，怒叱道：“你当我不敢杀你……”长剑一闪，朝海棠后脑点至。百花帮主叫道：“二妹……”

凌君毅出手更快，屈指轻弹，“铮”的一声，一缕指风，凌空把芍药剑尖震开了几寸，说道：“副帮主莫要上了她的当，她出言激怒于你，是求速死。”太上坐在上首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二丫头，你就是性子急，为师若要杀她，在她‘森罗令’出手之日寸她早就没命了，你当为师真的不知道？为师要是连她脚步声都听不出来，这太上就不能当了。老实说，为师就是要看看她有些什么花样。同时也好趁机试试凌君毅的胆识机智。

这件事，让凌君毅去处理，伊你这样沉不住气，凌君毅忙了半天，岂不是白费了？”

芍药粉脸一红，低头道：“师傅教训的是。”凌君毅站起身，朝上拱手道：“太上把属下估得太高了，属下深感惶恐之至。”

太上蔼然笑道：“事实如此，你已经破了案，如今这讯问口供之事，仍由你全权处理，但必须问出她的口供来。”凌君毅躬身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海棠切齿道：“姓凌的，你识破了我身份，更可得到太上的赏识，你会

爬得更高，一举成名，当上百花帮的驸马，满足了你的希望，但要我招供，可办不到。”凌君毅淡然一笑，缓缓走到海棠身边，说道：“姑娘听到了，太上责成在下使姑娘招供，在下希望姑娘识时务些。”

海棠道：“你要对我用刑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姑娘知道就好。”

海棠恨恨地道：“你是少林高僧门下，对一个弱女子酷刑逼供，不怕玷辱师门么？”凌君毅大笑道：“姑娘这就错了。家师反手如来，昔年反出少林，在下根本算不得少林弟子，有人说我正就正，说我邪亦无不可，师门两字，对在下毫无拘束，你不用拿话套我。”口气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要告诉姑娘，你若肯实话实说，好好招供……”

海棠不待他说完，猛的抬起头来，“呸”的一声，一口口水，朝凌君毅面上吐来。

双方相距极近，凌君毅自然无法躲开，登时被她吐个正着。玫瑰看得大怒，挥手就是一记耳光，打在海棠脸颊之上，叱道：“你敢对总使者无礼？”

海棠冷笑道：“打得好，看来你也看上姓凌的小子，哼，牡丹、芍药、玉兰，个个都想把身子献给他，你还挨不上边……”

这话听的牡丹、芍药、玉兰三人粉脸骤红！

玫瑰更是又羞又气，怒喝道：“你敢胡说。”挥手又是一记耳光，打了过去。凌君毅听她当着太上和牡丹、芍药等人，说出这般不堪入耳的话，自然更觉得脸上汕汕的，不好意思。

举袖揩去脸上口水，一面手一拦，制止玫瑰，莫要再打，一面朝海棠说道：“姑娘也是女儿之身，怎好说出污蔑之言，姑娘若是这般倔强，那就莫怪在下出手无情了。”海棠道：“你就把我杀了吧。”

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不听在下好言相劝，在下就要你尝尝逆血倒行的痛苦，你一日不说，我让你一日不死，只要你忍受得住，你就挺下去……”芍药道：“凌兄还和她多说什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，在下说清楚了，好让她考虑考虑。”海棠道：“我不会说的，你只管动刑好了。”

凌君毅说道：“在下给你一盏热茶的时间，你说出叫什么名字，什么人派你来的，船上还有几个同党？”海棠双目之中，满是仇恨之色，大声道：“我是你师娘，是反手如来叫我来的……”

凌君毅突然目光电射，冷喝道：“我好心相劝，你敢一再口出污言，那就只好让你尝尝逆血倒行的滋味了。”喝声出口，双手连弹，点了她身上七八处穴道。他出手极快，似弹似拂，显然和一般点穴不同。但见海棠身躯轻颤，似是打了一个寒酸，果然感到全身血液突然倒转，向内腑流去。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此时从实招来，还来得及。”海棠双目一闭，只是没有作声，但大家可以看得出，这两句话的工夫，她一张脸颊，已经涨得红如喋血。全身同时也起了颤抖，头上汗水，像黄豆般沁了出来，但她依然咬紧牙关，极力忍受着逆血倒行的痛苦，一言不发。

这样又过了盏茶工夫，只听海棠尖声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杀了我吧！”突然身躯一歪，昏了过去。

太上冷嘿道：“好个倔强的贱婢！”凌君毅左手一拂，解开了她身上受制经穴，随手又点了她两处穴道，回头朝芍药道：“副帮主，在下想暂借你的卧房一用，不知是否方便？”

芍药粉脸一红，问道：“你要作什么？”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

“这个副帮主就不用问了。”

芍药伸手一指，道：“我的房间就是这间，你只管进去就是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在下谢过副帮主。”说完，朝玫瑰招手道：“姑娘请随在下来。”

玫瑰迟疑了下道：“总使者……”太上道：“玫瑰，总使者叫你随他去，你就随他进去，不用问。”

玫瑰躬身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太上站起身道：“者身坐功的时间到了，这件案子，你只管放手去做，老身给你全权处理。”

凌君毅躬身道：“多谢太上属下会把船上内奸，一网打尽的。”太上颌首道：“真是好孩子。”起身朝内行去。

凌君毅送走太上，又朝百花帮主和芍药二人拱拱手道“帮主、副帮主仍请在此稍侯。”说完，又朝玫瑰招招手道：“姑娘请随在下来。”玫瑰因有太上吩咐，不敢违拗，跟着凌君毅朝芍药房中走去。两人进入房中，凌君毅随手掩上了房门。

温婉君低声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在下要姑娘扮一个人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谁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不用多问，快把面具取下来。”温婉君依言取下面具，凌君毅也迅速的从怀中取出易容木盒，先替她洗去原来的易容药物，然后又仔细替她在脸上易好了容。这样足足过了一盏热茶日寸光，才收起木盒，揣入怀里，一面说道：“姑娘现在请把面具收起，坐在房中，等在下招呼，再行出来。”

温婉君柔声道：“我一切都听你的。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温婉君白了他一眼，轻啐道：“谁要你谢。”凌君毅笑了笑，就启门走出，又随手带上了房门。

牡丹、芍药、玉兰三人，不知凌君毅和玫瑰两人关起房门在做什么。此时看他走出，六道眼光，一齐朝他投来。最奇怪的是他跨出房门之后，又把门带上，不用说，自然是把玫瑰关在房中了。芍药第一个忍不住，问道：“凌兄，玫瑰呢？她也是奸细么？”

凌君毅只是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副帮主再过一会，自会知道。”接着转身朝玉兰含笑道：“现在又要麻烦总管了。”玉兰道：

“不要紧，总使者只管吩咐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有劳总管，去请虞美人带四名花女上来。”接着又和她低低的说了几句。玉兰点头道：“属下省得。”说完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芍药扬了扬眉，一双俏眼，望着凌君毅道：“凌兄，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？”百花帮主含笑道：“我看总使者胸中已有成竹，二妹何须多问，只要耐心看下去自会明白。”

芍药道：“我就恨他一直卖着关于，把人都闷死了。”凌君毅潇洒一笑，拱手作个长揖，道：“天机不可泄漏，属下擅作主张，还要帮主、副帮主原谅才好。”

芍药膘了他一眼，格地娇笑道：“凌兄现在是太上跟前唯一红人，太上要你全权处理，又有谁敢怪你呀？”凌君毅道：“这个在下不敢。”

正说着之间，玉兰掀帘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十五妹来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请她进来。”

门外，虞美人应了声“是”，朝身后四名花女说道：“桅子，你随我进

去，你们三人就在门外等候。”说完，掀帘走入。桅子跟随虞美人身后，跨进舱门。当她一眼看到海棠脸上易容药已被洗去，委顿地上，不觉机伶一颤，脚下微现趑趄。

凌君毅含笑：“桅子姑娘，你把她扶下去。”

振于答应一声，怯生生地走到海棠身前，正待弯下腰去！凌君毅已经闪电般一指，点了她身后穴道。玉兰更不待慢，一手挟起她的身子，朝芍药房中拖去。

凌君毅迅快替她推开房门，一面朝玫瑰低声说道：“姑娘快些换过衣衫。”玉兰进入房中，依然掩上了房门。过不一会儿，房门启处，玉兰和桅子一起走了出来，大家心中有数，这桅子自然是玫瑰改装的了。

凌君毅朝虞美人低声问道：“姑娘都准备好了么？”虞美人点点头道：“属下已经遵照总管吩咐，都已准备好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如此就好，姑娘可以把她押下去了。”虞美人迟疑了下，问道：“她真的不需要多派几个人看守么？”

凌君毅笑了笑：“在下已经闭住了她几处经脉，暂时已失去了武功，姑娘只须依计行事就好。”

虞美人道：“属下省得。”转身走到门口，招招手道：“你们再进来一个。”当下就有一名花女，应声走入。凌君毅拍开了海棠穴道。

虞美人伸手一指，朝两名花女道：“你们把她押下去。”假扮桅子的玫瑰和另一名花女，答应一声，走了上去，挟起海棠，朝外走去。

虞美人不敢大意，躬身道：“属下告退。”紧随两名花女，押着海棠而去。芍药问道：“凌兄，那桅子还在我房里，该怎么办？”凌君毅道：“此人比海棠还要重要，咱们必须取得她的口供，待会就要请副帮主亲自审问。”

芍药问道：“为什么要我审问？”凌君毅笑了笑：“因为副帮主兼掌刑堂，平日执法如山，本帮花女，对副帮主甚为敬畏，如由副帮主问她的话，她就不敢不说。”

芍药披披嘴道：“你干脆直截了当的说我凶就是了。”凌君毅说道：“副帮主执掌刑堂，法曹森严，自然要铁面无私的了。”

芍药双眸凝注，嫣然一笑道：“你很会说话。”只见舱帘启处，玫瑰又走了回来。

芍药讶然道：“九妹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玫瑰欠欠身，笑道：“是总使者吩咐属下来旁听的。”

芍药哦了一声，目视凌君毅，问道：“现在可以开始了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时间不早，自然越快越好。”

芍药回身朝百花帮主说道：“大姐请上坐。”接着又朝玉兰、玫瑰道：“那就请三妹、九妹把桅子去弄出来。”这是太上的起居所有侍女，未奉呼唤，都不准擅入，只好由玉兰、玫瑰亲自动，从芍药房中把桅子扶了出来。凌君毅已把一颗专洗易容的药丸，交给了玉兰，玉兰接过药丸，很快把桅子脸上的易容药物洗去。

第二十七章 其中有毒

桅子本来就只有十七岁，这假扮桅子前来卧底的女子，看去也不过十六七。芍药在百花帮主下首的一张椅子坐下，然后朝两人点点头。玉兰一掌拍开了桅子穴道。

那假扮桅子的少女睁开眼来，发现自己坐在地上，心头方自一怔，再抬头一看，帮主、总使者全都在座，自己边上，还站着总管玉兰和侍者玫瑰。心头更是暗暗震惊，慌忙爬在地上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属下叩见帮主、副帮主……”

芍药柳眉一挑，娇叱道：“住口，本帮没有你这个花女，告诉你，海棠已经全招出来了，你还不实话实说？要我动刑么？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打了个哆嗦，伏在地上，哭道：“帮主、副帮主，属下是冤枉的。”

芍药一拍手道：“九妹，你给她一面镜子，让她自己去看。”

玫瑰早就准备好了镜子，随手递了过去。

假扮桅子的少女，还不知道自己脸上易容药物已被洗去，这一照镜子，登时吓得魂飞魄散，脸色煞白，哪里还说得出话来？

芍药冷冷一哼道：“海棠谋刺太上，已经处死，你若有半句支吾，也休想活命。”

凌君毅适时朝百花帮主暗暗递了一个眼色。

百花帮主徐声说道：“桅子，本座念你年纪还小，也许是受人胁迫而来，你只要从实说来，本座还可网开一面，饶你不死，若是执迷不悟，海棠就是你的榜样。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想起方才进来之时，就看到海棠倒卧地上，心头一怕，爬在地上，连连叩头哭道：“帮主、副帮主垂察，我原是水堂主手下使唤的使女，就因派到这里来的钱月娥说我面貌、年龄都和桅子差不多，才要我假扮桅子，混进来的。水堂主还扣押了我娘，说只要我出了差错，就要连我娘一起处死。求求帮主、副帮主，可怜可怜我，就饶了我吧！”

她口中的钱月娥，自然就是假扮海棠的女子了。

芍药问道：“你们如何混进来的？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道：“月娥姐姐如何进来的我不知道，我是三个月前，被他们送到花家庄院附近，由月娥姐约桅子出来，然后点了她穴道，领我进入花家庄院的。”

芍药道：“你知道钱月娥假扮海棠；混进来已有多久了？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道：“不知道，她好像已经很久了。”

芍药问道：“你们混进来之后，又如何和黑龙会联络的呢？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道：“这是月娥姐姐的事，我不大详细，好像是另外有人负责传递消息。”

凌君毅听得暗暗点头、但并未开口。

玫瑰忽然插口问道：“你和钱月娥，平日见面时，如何称呼？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道：“见面时我叫她姐姐，她仍是叫我桅子。”

芍药道：“你看到过和她传递消息的人么？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道：“看到过一次，那人蒙着脸，又在夜里，看不清他是谁。但月娥姐姐蒙着脸，只怕那人也不知道月娥姐姐的身份。”

玫瑰道：“他们都蒙着脸，见面一定另有记号的了？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道：“那次月娥姐姐要我把风，我们到的时候，那人已

经先在，我只看见那人举起右手。勾起食指，月娥姐姐用手比了个圆圈。”

芍药回头望着凌君毅，问道：“够了么？”

凌君毅拱拱手道：“果然是副帮主行，够了。”

芍药道：“三妹，你点住她穴道，暂时就送到海棠房里去，另外派个人看守。”

假扮桅子的少女伏地叩头道：“帮主、副帮主开恩，属下知道的都说出来了，句句是实……”

玉兰一指点了她穴道，挟着她朝外行走。

玫瑰道：“总管，属下帮你架出去。”

玉兰回头笑道：“不用了，你有你的事去。”

玫瑰转身朝凌君毅欠欠身道：“不知总使者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她说的话，姑娘都听到了，你就依计行事好

玫瑰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再向帮主、副帮主行了一礼，翩然掀帘走出。

百花帮主双眉微拢，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轻启樱唇，问道：“总使者，咱们船上，还有潜伏的奸细么？”

凌君毅沉吟道：“这个目前还很难说，但只要进行顺利，大概很决也就可以揭晓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拱拱手道：“天快亮了，帮主、副帮主折腾了一夜，也可以稍事休息，这里已经没有属下的事，属下告退。”

黎明，晨光熹微！第二层膳厅中，还点燃着蜡烛。品字形的三张桌上，已经放好几碟酱瓜、豆腐乳、油炸花生等粥菜，和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馒头。这时，已是吃早餐的时候，从第一扇舱门中，陆续走出穿天青（护法）和青灰（护花使者）劲装的武士，大家肃立两旁，谁也没有则声。接着右首一间舱门启处，左护法九指判官冷朝宗，右护法三眼神蔡良也相继走出来。

站在膳厅两旁的护法、护花使者们，看到左右护法，照例都得肃立躬身，口中说一声：“属下参见左右护法。”

左护法冷朝宗那张瘦削而略带阴沉的脸上。掩不住神采飞扬之色，一手摸着 he 颊下疏朗朗的胡子、目光缓缓一转，点点头道：“诸位早，大家请坐吧。”

自从昨晚在总护花使者凌君毅房中搜出“森罗令”和那件“青衫”之后，凌君毅随着帮主、副帮主去见太上，大家再也听不到什么消息。只知住在底舱的花女们，由虞美人率领，列队到三层上去。太上也并没有召见左右护法，足见太上对这件事十分震怒，已经暗地里处决了凌君毅，只是消息还没有发布而已。总护花使者出缺，顺理成章该由左护法接替。

冷朝宗自然有些趾高气扬，在上首一桌的左首位子上落座，回头看。看中间空着的位子，正待开口，要大家用餐，膳厅左首的房门开了！总护花使者凌君毅腰悬倚天剑。

育衫飘忽，脸含微笑，缓步定了出来。没有一个人看到他昨晚何时回房的，此时看做突然从房中走出，自然免不了咸感惊愕！只要看他依然那么从容洒脱，昨晚之事，好像已经雨过天晴，烟消雾散。大家一愕之后，立即纷纷站了起来。

凌君毅含笑说：“大家请坐。”缓步走到上首，坐了下来。

三眼神蔡良目光一注，问道：“总座没事吧？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多承蔡老关注，太上认为没有兄弟的事，兄弟就没有事了。”

九指判官冷朝宗道：“有入谋刺太上，又贸祸总座，可见咱们船上有奸细潜伏，此事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不知太上有何指示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冷老说的也是，太上虽极震怒，只是此事连一点影子也捕捉不到，要想把他找出来，又谈何容易？目前只有一个力、法……”

冷朝宗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等他自己先露出破绽来。”

三眼神蔡良道：“这人以后若不再有何举动，我们难道就抓不住他了？”

正说之间，舱帘启处，昨晚出去巡逻江面的人，已经回来缴令，护法公孙相、宋德生，护花使者翟天佑、翟友成、许廷臣、何祥生鱼贯走入。

公孙相朝上躬身一礼，说道：“察报总座，昨晚江面上平静无事，属下等覆命来了。”

凌君毅担心的是公孙相，此时看他并无异处，不觉颌首道：“诸位辛苦了，请坐。”他目光缓缓从六人脸上掠过，有意无意地多瞧了何祥生一眼。

公孙相、宋德生和四名护花使者抱拳一礼，便各自回到自己位上落座，接着白天轮值的社乾麟、罗耕云率同四名护花使者行礼退出。

凌君毅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杨家驹、沈建勋二人，伤势还没好么？”

冷朝宗道：“他们二人，已能下铺走动，属下觉得他们伤势尚未复原，因此要厨下把吃的东西送列他们房里去的。”

凌君毅颌首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早餐之后，凌君毅回转房中，公孙相跟着走了进来。凌君毅并未和他说话，他好像很不放心门窗，第一件事就是先走到窗下，仔细察看着两扇窗口。这一细看，脸上不禁微微变色，心中暗暗冷哼了一声：“此人好大的胆子。”

公孙相见他看着窗户，兀自没和自己说话，只当他不知自己跟了进来，忍不住在他身后叫道：“凌兄。”

凌君毅已经转过身来，含笑道：“公孙兄请坐。”

公孙相看到桌上新沏的一壶茗茶，随手倒了两盅，放到蔡上，就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兄弟听说咱们船上昨晚出了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已经知道了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回到船上，就听说了。”一手拿着菜盅，抬目道：“有人在凌兄房中栽了赃，不知凌兄对此事如何处置？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，还未说话，突然目光注视着公孙相手上，道：“慢点，这茶恐怕喝不得。”

公孙相已把茶盅举到嘴边，闻言不觉一怔，朝茶盅看了一眼，动容道：“凌兄认为有人在茶里下了毒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此茶中是否下毒，还未能确定，但兄弟出去之后，房中已经有人来过。”

公孙相奇道：“凌兄如何知道的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此人穿窗而入，岂能瞒得过兄弟？大概就是因的栽赃不成，才另耍花样，这房中一目了然，都可以看得到，要

兄弟有所图谋，除了下毒，就别无再好的办法了。”

公孙相听得一呆，道：“看来凌兄果然心细如发，兄弟平日他自诩精明，普通江湖伎俩，决难瞒得过兄弟的眼睛。但像这么一盅新沏的清茶，丝毫看不出异处，就非兄弟所能辨识了。”

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“兄弟也只是猜测，茶中是否有毒，要试过方知。”说着，随手从窗穴上撕了一角布条，朝茶盅中浸去。蘸到茶水，既没听到“嗤”的轻响，也没飞起什么青烟，但凌君毅取出布条之后，浸到茶水之处，已经色呈乌黑，就像烧了一样。

公孙相看得惊然变色，道：“好厉害的毒药，居然无色无味，一点也看不出来。”

凌君毅沉着脸，没有作声。

公孙相又道：“如此看来，那栽赃和下毒，必是一个人干的了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栽赃的是海棠，早已逮住了。”但这话他没有说出来，只是微微摇头道：“恐怕不是一个人。”

公孙相吃惊道：“凌兄是说咱们船上潜伏的奸细，还不止一个？”

“当然不止一个。”凌君毅摇头笑了笑，又道：“一个人能做得出什么事来？目前我虽然还没有把握，但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”

公孙相自告奋勇地道：“凌兄如有用得着兄弟之处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兄弟确有烦劳公孙兄之处，到时我会知会你的。”

底舱是楼船最底下的一层。底舱中间，隔着一道厚厚的木墙，把一层底舱，隔成了前后两个部分，不能互相往来。后面一半，共有两个大舱。靠前面一个舱，是贮放食水粮食杂物的地方，通称货舱。后面一个舱是水手们睡觉的地方，二十几个水手挤在一个舱里，自然又脏又乱，还有一股臭男人的气味。最后还有一个后舱，那就是船屁股，地方逼仄，而且往上成斜坡状，根本不能住人，也不能放东西。前面一半，只有一个大舱和一个小房舱。大舱是二十名花女睡觉的地方，花女们个个是花不溜丢的小姑娘，每一张上下铺，都整理得干干净净，自然不会又脏又臭。只要你不是女人，跨进这间通舱，就会闻到沁人的脂粉香，保管你轻飘飘，晕淘淘！

那个小房舱，是负责管理花女的虞美人住的，一个人独占一间。另外还有一个前舱。

从前的木造船只，船头都往上翘的，前舱，自然和后舱一样，成斜坡状，地方十分逼仄。

钱月娥就被囚禁在前舱里。

花女们只知道昨晚逮住了一个行刺太上的奸细，没有人知道她就是海棠。百花帮有一个极严的规矩，就是没有告诉你的事情，谁也不准私相探询，尤其昨晚虞美人已经警告过她们，昨晚的事，不准泄露一个字，自然更没有一个人敢说。钱月娥虽然被凌君毅封闭了几处经穴，武功已失，但还得有人看守。这看守的人，是由虞美人派来的，由四名花女轮流值班。

这四名花女，自然都经过虞美人的授意，在看守钱月娥的这段时间中，有一搭，没一搭的找话题跟钱月娥闲聊。因为钱月娥忍受了凌君毅“逆血倒行”的手法，连一句口供也没问出来，如能由花女们和她在闲聊中吐露出一两句口风、也是好的。

但钱月娥就有这么绝，任你看守她的花女舌翻莲花，她只是闭着眼睛。不闻不问，一语不答。这也难怪，人家既然派她假冒海棠前来卧底，自然经过训练，凭你几个黄毛丫头，哪能想套得出她半句口风？

一天又一天很快地过去，由早至晚，两名花女都向虞美人交了白卷。不但问不出她一句话，甚至连送进去的早餐、午餐，她都没瞧一眼，原料不

动地端了出来。她吞服毒药，没有成功，自然想以绝食，活活把自己饿死。如今已是晚餐时光了。舱门外起了“剥落”之声，又是一名花女端着一个食盒，前来接班。

“绣毯姐姐，你可以吃饭去了。”来的是桅子。

舱门开处，绣毯提起中午她送来的食盒，披披嘴，气愤地道：“你还替她送什么饭？真倒霉，这半天工夫，陪着一个人只差一口气的半死人。”

像一阵风般，气鼓鼓地走了出去。

桅子只是望着她微微一笑，随手拉上舱门，把风灯挂到木板之上，一手轻轻放下食盒。然后一转身，急急走到钱月娥身边，蹲下身，放低声音，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没什么吧？”

钱月娥蜷伏着的人，倏地睁开眼来，望着桅子，说道：“是你！”

桅子点点头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没事吧？”

钱月娥望着她，吃力地坐起身来，一把拉住桅子左手，低下头，有意无意地朝她腕脉看了一眼，目中闪过一丝异采，接着微微摇头道：“小妹，你来了就好，我是被姓凌的小子闭住了经穴，一点力气也用不出。”

桅子低声道：“姐姐被他点了什么穴道？我替你解解看，能把穴道解开就好。”

钱月娥苦笑道：“这是独门手法，再说，这小子闭住我经穴，不是点的穴道，别说你这点能耐，就是武功高过你十倍，也休想解得开。”

桅子双眉紧蹙，急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钱月娥道：“没有办法，我求死不得，只好挺下去。”

桅子忧形于色，道：“他们会放过你么？”

钱月娥冷峻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们想逼问我口供。”

桅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说了什么没有？”当然，这是切身问题，她自然要吃惊。

“没有。”钱月娥停了半响，才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想我会说么？唔，你来的时候，她们怎么交代你的？”

桅子声音压得更低，轻轻地道：“我来的时候，虞美人把我叫到房里去，她要我随便和你聊聊，把你说的话，一句不能遗漏，都要告诉她。”

钱月娥又哼了一声道：“她们想试探我的口风，那是作梦。”

桅子回头看看食盒，说道：“姐姐一天没吃东西，如何支持得住？你该吃些东西才好。”

钱月娥道：“不用，我不会吃的，只要你来了就好。”

桅子睁大双目，问道：“姐姐可是有什么吩咐？”

钱月娥“唔”一声道：“不错，我有一件事，要你去做。”

桅子低声道：“姐姐可是要我去通知什么人？”

钱月娥反问道：“你知道我要你去通知谁么？”

桅子问道：“是不是上次我见过的那人？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呀！”

钱月娥眼中闪过一丝冷芒，说道：“你不用知道他是谁。”

桅子道：“那我如何通知他呢？”

钱月娥道：“你只要在第二层右舷甲板上，来回走上三次，就会有人和你说话。”

桅子点头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咱们上船的时候，虞美人说过，姐妹们在底舱位久了，觉得气闷，可以到二层舱甲板上透透空气，但……但这人怎么

和我说呢？”

钱月娥道：“你知道我们约定的手式？”

桅子道：“知道。”

钱月娥想想道：“你只要说：下弦月不太亮了，潮汐就大，这两句话记得住么？”

桅子问道：“这两句话，有什么用？”

钱月娥道：“这就是告诉他，我出了事，上面有消息来，由他作主就好。”

桅子紧紧记在心里，忽然嗤地笑道：“现在正好是下弦月，就是给人家听去，也没关系。”

钱月娥低低的“唔”了一声。

板子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忽然双眉紧皱，说道：“但我要到半夜子时才交班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钱月娥道：“不要紧，咱们约定联络的时间，就是在四更以后。”

桅子点点头道：“小妹记下了。”

她望望钱月娥，又道：“姐姐，你多少总得吃一些。”

钱月娥脸色冷峻，说道：“不用。”

桅子又道：“但你……”

钱月娥道：“不用多说，你只要把我交代你的话，办好了就好。”

桅子道：“姐姐只管放心，小妹一定会办好的。”

钱月娥冷声道：“你如敢出卖我，随时会有人取你性命。”

桅子怯生生的道：“姐姐难道连我也不相信了？”

钱月娥看她有些怕了，脸色稍雾，和声道：“我自然相信你，不然，我也不会交付你任务了。但你行动仍得小心，那姓凌的小子，比狗还机警。”

桅子道：“我会的，我不会让他们发现什么。”

钱月娥点点头；“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

时间过得好像特别快，也许还不到半夜。

舱门外又起“剥落”指声，有人低声叫道：“桅子姐姐，开开门，该我来接班了。”如以平常的算法，这时候只不过二更方过。这自然是早就安排好的。

棍子迅快推开舱门，提起食盒，走了出去另一名花女跨进前舱，很快拉上了门。桅子从前舱出来，第一件事，自然先得向虞美人去报告值班的经过。但她进去之后，过没多久，只见门帘启处，走出一个身材婀娜，穿着一身玄色衣裙的少女、俏生生从前舱左首一道木梯，拾级而登；朝第二层上走去。

她，正是十二侍者一排行九的玫瑰。

凌君毅自然不会就寝，他在等候着消息，二更方过，就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进来！接着房门外响起轻轻叩指之声，一个少女声音叫道：“总使者！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谁？”

那少女声音道；“小婢茉莉，奉帮主之命，来请总使者的。”

凌君毅开出门去，点点头道：“姑娘先请回去，在下马上就来。”

茉莉应了声“是”，欠身退去。

凌君毅掩上房门。步出大舱，登上第三层。只见茉莉、瑞香两名使女佩剑站在门口，一眼看到凌君毅上来，立即朝门内躬身：“启禀帮主，总使

者来了。”

里面传出百花帮主的声音说道：“快请。”

茉莉、瑞香一左一右掀起舱帘，欠身道：“总使者请。”

凌君毅举步跨进舱门，只见百花帮主、芍药、玉兰、玫瑰已经围着小圆桌而立。百花帮主看到凌君毅进来，首先盈盈站起，道：“总使者请坐。”

芍药、玉兰、玫瑰也一齐站起身来。芍药接着笑吟吟的道：“凌兄这一着妙计，果然灵验，快坐下来听好消息。”

凌君毅拱拱手道：“帮主、副帮主、总管、侍者大家请坐。”

随着话声，也在左首一张空位坐下、面朝玫瑰问道：“姑娘探出她的凤来了？”

芍药抢着道：“岂止套出口风？今晚咱们就可把潜伏船上的奸细，一网打尽了。”

百花帮主含笑道：“二妹就是急性子，此事经过。还是让九妹来说，总使者是主持这项计策的人，自然要听的详细一些。才发号施令。”

凌君毅微微欠身道：“帮主言重了。”一面目注玫瑰，说道：“姑娘此行经过如何，在下觉得钱月蛾是个心机极深的人姑娘没被她瞧出破绽来吧？”

玫瑰道：“总使者易容术高明，她一点也没有生疑，”接着就把自己扮棍子，进入前舱，详细说了一遍。

凌君毅听她说完，抬头道：“此时不过二更一刻距四更还有两个更次……”

芍药道：“时间充裕，咱们就可从容布置，现在就听凌兄发号施令了。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发号施令，在下不敢。”

百花帮主道：“这件事，太上责成总使者全权处理，贱妾和二妹、三妹自然全听总使者调遣，你就不用客气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其实这也简单得很，那贼人如是在右舷甲板出现，和玫瑰姑娘说话，属下自信可以及日寸赶到，把他制住。”

芍药道：“我们呢？难道你要我们都袖手旁观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和总管可以隐身第三层右舷之上，看到那人观身，玫瑰姑娘和他打过手式，暗号符合，二位就可飞身而下，截住他前后去路。”他口气微顿，眼光望望玫瑰，笑着说道：“只是有一点，姑娘必须记住。”

玫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必须装作到底，在下突然现身之时，你必须装做惊慌失塔，连连后退，千万不可阻拦于他。”

玫瑰道：“那为什么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贼党身上必然带有‘森罗令’一类歹毒暗器。就算姑娘不夫拦阻他，只伯他也会因机密败露，向姑娘骤下毒手，杀以灭口。‘森罗令’威力极强，极难躲闪得开，因此姑娘必须装作害旧，后退出两丈之外，方保无虞。”

玫瑰目中流露出关注之色，问道：“你呢，你不怕他骤起发难？”她话声出口，突然想到当着百花帮主三人，这口气太亲切下些！

百花帮主接口道：“是啊，贼人情急拼命，你也要小心些才好。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多谢帮主关照，在下自会对付他的。”

百花帮主忽然哦了一声道：“总使者没派贱妾的差事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帮主乃是一帮之主，对付一个潜伏的奸细，何用帮主亲自

出手？你只要在这里坐镇就好了。”

话声带落，突听茉莉在舱外说道：“启禀帮主，侍者虞美人有紧急之事，晋见帮主。”

芍药抬眼道：“决叫她进来。”舱帘掀处，虞美人神色紧张，匆匆走入。

百花帮主问道：“十五妹，底下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虞美人胸口微见起伏，朝百花帮主欠身一礼，说道：“启禀帮主，那囚在前舱的钱月娥嚼舌死了。”

芍药目光凝，道：“什么？那贱婢嚼舌死了，你没派人守着吗？”

虞美人躬身道：“钱月娥自九姐(玫瑰)走后，是由丁香进去看守，只是一直蜷曲着身子不理人，等到丁香发现她头下有滩血迹，她已经嚼舌死了。”

芍药冷哼道：“真是饭桶、连一个人也看不住。这还是行刺太上的重犯！”

虞美人低垂着头，道：“属下特来向帮主、副帮主自请处分

凌君毅道：“这也不能全怪看守她的花女、钱月娥认为她已要桅子传出消息，任务已了，活着也难逃一死，才嚼舌自尽。她来就一言不发。蜷伏着身子不理睬人，别说是花女们，就是在咱们面前，也一样会措手不及。虞姑娘还是赶决下去，钱月娥的死讯，不可泄漏才好。”

虞美人感激地瞥了凌君毅一眼，说道：“属下上来之时，已经告诉丁香，不准泄漏一字。”

百花帮主道：“那你快下去吧。”

虞美人恭声应“是”，立即退了下去。

玫瑰道：“总使者如果没有什么吩咐，属下也告退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记着在下的话，务必小心。”

玫瑰垂首道：“属下省得。”迅快掀帘出去。

凌君毅等她们走后，也起身道，“目前距离四更，还有一个多更次，帮主、副帮主还可稍事休息，属下也该告退了。”

百花帮主微笑道：“总使者且请稍待，残妾要三妹特别吩咐厨下，做了几式点心，好给大家宵夜。等宵过夜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芍药睁大一双俏眼，惊喜的道：“大姐，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百花帮主笑道：“是我叫三妹不要告诉你的，好让你惊奇一下，而且还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。”

芍药格的笑道：“那一定是玫瑰糕了。大姐，你想的真周到。”接着朝凌君毅道：“方才我就想到凌兄还是留在这里的好。从第三层上看下去，居高临下，不但看得清楚，就是飞身而点拦截贼人，也要比在第二层快决速得多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帮主盛情，属下那就叨扰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舱帘启处。杜鹃、蔷薇手捧银盒，定了进来，放到圆桌上，然后揭开盒盖，取出四式美点。那是玫瑰糕、枣泥酥、水晶虾饺、蟹粉烧卖，接着瑞香又端上一锅燕窝粥，替四人面前各自装了一碗，才行退去。芍药举筷夹起一块玫瑰糕，送到凌君毅的碟中，娇声道：“凌凡我最喜欢吃玫瑰糕了，又香又软，甜而不腻，你先尝尝看。”

凌君毅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多谢副帮主，属下自己来吧。”

芍药白了他一眼，道，“凌兄现在是本帮的总使者，职位和副帮主同，你还口口声声的自称属下干么？”

百花帮主也举起牙箸，夹起一个虾饺，送到凌君毅面前，娇柔一笑道：“贱妾喜欢虾饺，因为它颜色晶莹如玉，洁白无理、总使者也尝尝看。”

凌君毅脸上微微沁出汗水，连声称谢，说道：“帮主自己请用。”

玉兰看得暗暗好笑，替他解围道：“大姐、二姐没把总使者当作外人，总使者怎么拘谨起来了？我看总使者爱吃什么，还是让他自己取的好，免得只顾客气，反而吃不饱了。”

芍药扭头道：“三妹说的是，他就是这点不好。人家没把他当外人看，他偏要把自己看作外人。”

凌君毅汕汕地道：“在下自己倒并不觉得。”

玉兰抿抿嘴，笑道：“总使者在没来本帮之前，大概很少和女孩子接触，对不对？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芍药眼波一溜，格地娇笑道：“所以你脸很嫩。”

百花帮主脉脉含情地看了他一眼，微笑道：“快别说了，大家趁热吃口巴。”

在柔和的灯光之下，面对着三位娇美如花的姑娘，软语如珠，谁都会感到飘飘然：四式精美细点，纵然可口，也有些食不知味。四人边谈边吃。自然是凌君毅吃的最多。

两名使女收去碗筷，又沏了一壶香茗送上。

时间渐渐接近四更！下弦月，像一弯银钩，斜挂天空，星光暗淡，夜色朦胧。楼船上。早已灯火全熄，大家都已入了梦乡。

只见靠江岸的暗影中，还有几条人影，隐绰绰分散着站在那里，那是值夜的护花使者。

忽然，从底舱一道木梯上，出现了一个苗条人影，缓缓拾级而登，路上第二层的甲板。只要看她一身打扮，一望而知是一名花女。她脚下轻盈得没有一点声息，缓缓走向船头，一手扶着栏杆，仰起脸，望着一钩残月，微微出神。她自然就是假扮玫瑰，今晚又以玫瑰的身份。改扮成桅子的温婉君了。她在船顶站了一会：看看毫无动静，又缓缓转身，移步朝右舷走去。夜风吹着她衣裙，显得有些意兴阑珊，每一步，都走得很缓很慢，但她走路酌姿态，却是十分优美，缓缓地移动着，朝右舷甲板上走去。她走得虽缓，但隐身埋伏在第三层楼船上的三人，心情不禁全都跟着紧张起来！芍药藏在船头，玉兰隐身船尾，她们的任务，是等那人现身之后，只要和玫瑰(棍子)手势合了，就立即飞身而下，截任对方的退路。主力却在凌君毅身上，他要在突然现身的一刹那，就制住对方，使对方没有还手的机会。因此他隐蔽在舱中的右舷，身子紧贴着船舱，玫瑰虽是开始走动，他却已经凝聚了全身功力，如箭上弦，拉满了长弓，准备一举克敌！

桅子婀娜的人影，从右舷船头，走到了船尾，再从船尾，缓慢的走向船头。她虽然并没看到有人在暗中偷觑，但她相信一定会有人偷觑她的。因为这是约定的时间，约定的地点，而且，还是约好了的暗号。她开始又从船头向船尾走去，为了使偷觑她的人，看得更清楚，她几乎每一步都是极缓慢的移动。她有时低垂粉颈，若有所思，看时又举目远看，几乎要揉碎了手中香罗。不知道内情的人，只当这小姐深更半夜在等情郎，而且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才会来回不停地走着。

凌君毅看得暗暗点头，心想：“这虽然是假戏，但她却演得极为逼真！”

现在，已经是第三次了！

她从船头走到了船尾，又朝船头走去。对方若要现身，就该在她走完这一段路之后，出来和她相见的。

“是时候了！”凌君毅不觉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炯炯双目，只是紧盯在她的身上，同时也耳目并用，注视着四周每一个可能现身的角落。这是一件十分重要之事，自己非看清楚他从哪里闪出来不可。因为他从某一处闪出来，也可以从某一处逸去，自己必须先截住他退路，才能把他生擒。凌君毅的目光一直跟着桅子，从船尾回到船头。现在，她已经走完了约定的暗号，来回三次，在船头站定下来。应该出现的人，还未出现，她自然不能再走动了。只好安详地站在船头，迎着晚风，手扶船船栏，装作休息模样。其实，她内心可一点也不安详，而且还有些焦急。

这人怎么还不出来呢？”当然。焦急的并不止她了个人，芍药就比她更焦急，一手按着剑柄，不住地攢着眉头，大有不耐之状。

玉兰平日比较沉着，此刻也渐渐焦急起来：“这人没有现身，是不是已经识破了咱们的行动。这应该是不会的。”

凌君毅自然也焦急。但他依然不取丝毫疏忽，只是注视着桅子站立的地方，耐心等候。这和钓鱼一样，你只要稍微动一下，快要上钩的鱼，就会悄然舍饵而去。

桅子还是静静地站在第二层船头，第三层上三个人，也一样静静地守候着。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，应该出现的人，还是杳无影踪。现在，凌君毅也开始怀疑了：“这人会不会不来了呢？他为什么不来，这中间一定有着蹊跷。”他想到“蹊跷”，立时联想了许多可能使对方警觉的事情。譬如：钱月娥说的暗号，是不是真的？但她要桅子按照她的交待去做，她就嚼舌自尽，显然说的不是假话！暗号既然不假，此人又何以会并未出现呢？难道是她识破了自己的计划？这也不可能！突然，他想到钱月娥要桅子左右舷来回走三次，莫非这就是传递的消息？莫非是钱月娥识破了桅子的行藏？桅子没等到人，自然还是站在那里。如今她已经站了快有顿饭工夫，对方仍然没有露面。

凌君毅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一着棋，已经输定，自己是输给了完成任务死去的钱月娥手上的。

他不再犹豫，立即以“传音入密”朝桅子说道：“姑娘不用再等，他不会来了，你回去换过衣衫，速即上来。”

桅子听了凌君毅的话，心头不由得一怔，低着头，缓缓的木梯下去。凌君毅话声一落，朝隐身船尾的玉兰打了个手势，转身朝舱中走去。

芍药迎着问道：“凌兄，事情怎么了？”

凌君毅苦笑道：“咱们回到里面再说。”

芍药追问道：“是不是咱们走漏了消息？”

凌君毅摇摇头道：“可能咱们都上当了。”一手掀帘，走了进去。

“上当？”芍药紧随在凌君毅身后走人，问道：“咱们上了谁的当？”

玉兰就跟在芍药的身后。

凌君毅道：“钱月娥。”

百花帮主眼看三人走了进来，忍不住娇柔地问道：“钱月娥说的是假话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至少有一半不假。”

百花帮主听得一怔，问道：“一半不假？此话怎么说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她利用咱们，给她传递了消息。”

百花帮主又是一怔，问道：“总使者是说钱月娥识破了咱们的计谋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可能如此。”

正说之间，玫瑰已经掀帘走了进来，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总使者怎么叫属下回来了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再等下去，他也不会出来的了。”

玫瑰道：“总使者认为钱月娥和我说的不是真话？”

凌君毅没有作答，缓缓走到圆桌边上，伸手拿起细瓷茗碗，喝了口茶，才道：“姑娘请坐，在下想请你把方才和钱月娥见面的情形，详细地再说一遍。”

玫瑰听得一怔道：“总使者是说属下被钱月娥看出来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请仔细想想，从进门起，说的越详细越好。”

玫瑰依言在他对面一张椅子坐下，说道：“属下是接替绣毯送晚餐去的，绣毯走后，属下就掩上了舱门，把风灯挂到木板上，放下食盒，就朝她身边走去，低低地问她：‘姐姐，你没有什么吧？’钱月娥本来蜷伏着身子，听到属下的声音，忽然睁开眼来，说了句：‘是你。’属下点点头问道：‘你没事吧？’她吃力地坐起身来，一把拉住属下的手，低着头道：‘小妹，你来了就好……’”

凌君毅突然一拍手道：“姑娘且慢，她拉住你哪一只手？”

玫瑰道：“左手。”

凌君毅又道：“她坐起来的时候，一直低着头么？”

玫瑰道：“是。”

凌君毅抢目朝玉兰道：“有劳总管，派个人去把桅子带来。”

玉兰答应一声，转身走出，不多一会，她领了茉莉、瑞香，搀扶着桅子走入。凌君毅走了过去，伸手抓起她左手，凝目瞧去。这一细看，果然发现桅于左手掌根，有一额极细的朱痣，差不多只有针尖般大小，若非细看，极难发现，不由得哼了一声道：“黑龙会果然设想周密，连派出来的人，身上都有一定记号，外人纵然假冒，也瞒不过他们自己人。”

芍药道：“这是她被派出来的时候，刺的记号么？”

凌君毅点点头。

玫瑰道：“她手上刺了暗记，难怪钱月娥要拉我的手了，这人心机当真深沉得很。”

凌君毅挥挥手，命两人依然柴着桅子退出，一面说道：“她手上有了一颗极细的朱痣，这是咱们的疏忽，唉，当真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”

玫瑰问道：“总使者，属下还要说下去么？”

凌君毅微微摇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玫瑰道：“她既然发现了我是假扮桅子，自然不会有真话的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钱月娥是个心机极深的人，她虽然发现姑娘假冒桅子，是为了套问她的口风去的，因此她将计就计，正好利用姑娘，替她传递消息。”

玫瑰尖叫道：“属下替她传递了消息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她交待你在四更以后，到第二层有舷甲板上，来回走三次，可能就是他们约定的某一种记号，咱们一时不察，反而被她利用了。”

芍药怒声道：“真是该死的东西。”

百花帮主点点头道：“总使者这一推断，极为有理。她知道咱们一定会

照她说的去做，她才嚼舌自尽的。”说到这里，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总使者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凌君毅双目之中，神光闪动，忽然潇洒一笑，道：“钱月娥纵然狡猾，将计就计，要咱们替她传递消息。但这几个人已在属下掌握之中，料他们也逃不出我的掌心。”

芍药睁大眼睛，喜道：“你知道他们是谁了？你倒说说看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芍药道：“怎么，你不肯说？”

凌君毅抬目道：“副帮主原谅，目前没有证据，在下自然不能乱入人罪。”

芍药披披嘴道：“你就是喜欢卖关子。”

百花帮主柔声道：“二妹，总使者说得不错，没有抓到确实证据以前，咱们不能冤枉好人，肃清奸先，要做到毋枉毋纵，才是道理。”

芍药问道：“好吧，我不问，那么凌兄要我们怎么做，总该告诉我们吧？”

凌君毅笑了笑道：“事情出在第二层，在下自问可以处理得了，不敢劳动帮主、副帮主、总管几位了。”

玫瑰道：“总使者还用得着属下么？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姑娘暂时也没有事了，要待抓住了人，才由姑娘出面，和他们对质。”

芍药膘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看你好像蛮有把握。”

凌君毅大笑道：“在下这总护花使者，难道是好当的么？”

百花帮主深情款款地凝注着他，娇声道：“太上真是没看错人。”

楼船循着长江，顺流而下，如今已经横越安徽，快要进入江苏境界。船上自从发生了谋刺太上，在总护花使者凌君毅的房中搜出“森罗令”之后，太上并不怀疑凌君毅，凌君毅也依然当着他的总护花使者。这件案子从此没了下文，好像不了了之。一连两天都不曾再发生事故，大家也渐渐淡忘下来，楼船按照一定的航程，日间航行，夜晚停泊。

江面上也不见有行踪可疑的船只舰伺或跟踪，好像黑龙会还不知道百花帮太上帮主御驾亲征，要直捣他们的巢穴。也由此可见黑龙会的巢穴，距离还相当的遥远。

这是桅子在有舷传递消息的三天之后，天色已黑，楼船在东梁山脚下停泊下来。东西梁山，隔江对峙，就像长江上的一道门户，再下去就是牛洛山，突出江中，也叫做牛洛矶。相传昔年温峤平苏峻乱，至牛洛矶，人云以下多怪物，峤燃犀照之，奇形异状毕见，因此矶上有燃犀亭。另外李白骑鲸亦在此，摘仙楼，捉月亭，所由建也。

今晚仍然分作两组：一组由护法秦得广率领，两名护花使者是银弹子许廷臣和武当门下的徐守成。他们分派的巡逻地点是东西梁山以北的十里水域。另一组是由护法冉遇春率领，两名护花使者是万有为、孙秉贤，巡逻地点是东西梁山以南的十里水域。总之，在太上座船停泊的方圆二十里之内，不允许有形迹可疑的船只接近的。

秦得广下船之时，就告诉了许廷臣、徐守成二人，说道：“许兄、徐兄，咱们巡逻的这一带，可不像冉遇春他们那一组，十里江面，可以互相呼应得到，咱们这边，下去就是牛洛矶，山脚下住着些打渔人家，但也可能潜伏匪

类，咱们可得特别小心。因此兄弟之意，咱们这一组，许兄巡逻东首，徐兄巡逻西首，兄弟居中策应，每隔半个时辰，在牛洛矶北首会合一次，就不虞有失了。”

许廷臣、徐守成同声说道：“秦护法说得极是，属下悉凭调遣。”就这样，他们三艘快艇，品字形地向北驶去。

初更方过，天空就飘着霏霏细雨。雨不太大，只是沾衣欲湿，但江面上已经朦朦胧胧，一片烟雨，稍微远一些，就看不清了。每条快艇都有一划、一板两个水手，一在船头，一在船尾，中间地方不大，至多只容得两个人，可坐可站。因为它小，所以在江面上行驶迅速。这时正有一艘梭形快艇，从江面上冲浪而来！中舱站着—一个身着天青劲装的汉子，伸手指点着两名水手。朝牛洛山北首的江岸驶来。

这条船上站着的正是秦得广，他们走的是直线，自然比许廷臣、徐守成两条船，要东西两方巡逻过来，要近得多。牛洛山北首，是一片荒滩，长江上游的江水，流到这里，就分成东西两股，要越过牛洛山才汇合，因此，这一带江岸长年经水激撞、石崖陡峭，差不多都有一二丈高。秦得广就在指点着水手，把船驶向东北首一处较为平坦的江岸，岸边芦苇丛生，水势也流得较缓，水手依照他的指示，把小艇傍着芦苇岸停住。霏霏细雨，好像也停了。秦得广为了让其他两条船知道自己停船的所在，命船头那名水手，点起了一盏风灯，自己就在中舱盘膝坐下不到顿饭工夫，许廷臣、徐守成两条快艇，也先后驶来。

秦得广站起身，含笑招呼道：“二位辛苦了。”

许廷臣拱手道：“秦护法已经到了—会？”

秦得广呵呵笑道：“兄弟也才来不久，二位是一路巡逻过来的，自然比兄弟要迟—步了。”两条船随着泊定。

徐守成道：“若非秦护法在船头点起了灯，属下还找不到这里来呢！”

秦得广笑道：“—带地势，兄弟极为熟悉，这里水流不急，还可避风，上岸去，有—块草坪，可坐可卧，也可监视江面，江上有什么动静，—目了然，走，咱们到岸上去，兄弟准备了酒菜，上岸喝酒去。”

徐守成道：“秦护法，咱们奉命巡逻江面来的，这不太好吧？”

秦得广豁然笑道：“徐兄也真老实，咱们总不能整夜的在江上打转，巡过—遍，也得休息休息。兄弟方才不是说过？上面有—块草坪，可坐可卧，而且地势比这里高，可以俯瞰十里江面，—目了然。咱们—面喝酒，—面仍可监视江上。再说，咱们休息过—阵，还要在附近山林加以搜索，看看有没有匪类潜伏。”说着，—面叫道：“走，兄弟先上去了。”纵身朝岸上跃去。

许廷臣听说有酒喝，立即接着笑道：“徐兄，秦护法对—带了如指掌，咱们跟他走就没错。”跟着纵上岸去。

徐守成只得跟在两人身后，相继登岸。秦得广说的没错。离江岸不远就是山坡，坡前是—片杂林。林前有—块草坪。

秦得广已在草坪上坐了下来，含笑道：“许兄，徐兄，快请坐下来，可惜今晚没有月亮，不然，在这里饮酒看月，真是人生—大乐事。要是景色不好，李太白会跳下江心去捉月？”

许廷臣、徐守成跟着在草坪上坐下，秦得广船上的两名水手，已经提着一大壶酒，三个蓝花粗瓷壶，和—大包下酒菜走了上来，放到三人中间。然后打开油纸包，里面有鸡腿、翅膀、酱牛肉、卤肉、卤蛋等等，好大—包。

徐守成看得奇道：“秦护法，这些东西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秦得广一把接过酒壶，先替两人面前斟满了酒，才在自己面前例了一碗，三个指头撮着碗边，咕的喝了一口，朝徐守成粗犷一笑，说道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今晚轮到兄弟值夜，兄弟早就跟厨下大司务定好了的。一个晚上，不喝点酒，提提精神，谁支持得住？”说到这里，目顾左右，笑道：“来，来，二位莫要客气，先吃些菜。”随手抓起一个鸡翅膀，就啃了起来。

许廷臣举碗道：“秦护法，属下敬你。”

秦得广一面啃着翅膀，一面和许廷臣喝了一大口酒，回头望望徐守成，说道：“徐兄怎不喝酒？”

徐守成道：“兄弟不善饮酒。”

秦得广阴笑道：“徐兄这是怎么了？不会喝酒，也得喝一点，老实说，今晚这壶酒和这包下酒菜，是兄弟特地为徐兄准备的。”

徐守成道：“秦护法这么说，属下如何敢当？”

秦得广忽然脸色一正，说道：“徐兄可是认为兄弟和你说笑么？兄弟确实实是为了你徐兄才准备的。”

徐守成道：“秦护法盛情，属下真是不敢当了。”

秦得广喝了口酒，冷然道：“徐兄可知兄弟备置薄酒的区区微忱么？”

徐守成茫然道：“属下不知道，还请秦护法明教。”

秦得广裂开阔嘴，仰天笑道：“人生能得几回醉？兄弟略备水酒，为的是杯酒联欢，要替徐兄引见一位故人。”

徐守成道：“原来秦护法这里有位故人？”

秦得广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兄弟这位故人，算起来和徐兄还有同宗之谊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举手连击三掌，大声道：“徐兄可以出来了。”

他话声方落，只见从林中缓步走出一个人来，朝秦得广拱手道：“属下来了。”

秦得广伸手朝徐守成一指，说道：“这位就是徐使者，武当门下，你们有同宗之谊，应该多亲近亲近。”

徐守成黑夜之中，看不清对方面目，只觉此人身材面貌，依稀和自己有几分相似，心中虽觉奇怪，一面拱手道：“兄弟还未请教徐兄台甫。”

那人缓缓走近，笑道：“兄弟徐守成，是奉命接替兄台来的。”

徐守成心中骤然一惊，霍地后退一步，一手紧按剑柄，目注秦得广，喝道：“秦护法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秦得广得意一笑道：“徐兄何须如此，兄弟略备水酒的用意，就是为这位徐兄接风，也是为徐兄你送行，聊尽故人一点心意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沉声道：“你们还不给我动手，更待何时……”

话声甫落，突觉腰间一麻，耳中听到有人细声道：“秦护法，暂时委屈你了。”原来这说话的正是他船上水手李黑狗，一下点了秦得广的“凤眼穴”。

这原是一瞬间的事，徐守成听到秦得广口气不对，呛的一声，掣剑在手，大喝道：“秦得广，原来你是黑龙会的奸细，你待把徐某怎样？”

站在徐守成边上的一名水手，叫做王麻子，他手中银光一闪，多了一个亮银盒子，赫然竟是“森罗令”，朝秦得广请示道：“秦护法，你要小的射杀徐守成，究竟要射杀哪一个？”

秦得广坐在那里，头上已经有了汗水，但并未作声。

那水手望望假徐守成，忽然扬了扬手中银盒，笑了笑道：“朋友难道还

看不出来么？此时再不束手就缚，还要我服伺你么？”假扮徐守成的人看出情形不对，蓦地双足一顿。

转身就走。

那水手大笑道：“我没用‘森罗令’打你，是为了要留活口，你想逃可没这般容易。”

徐守成一见假扮自己的贼党，转身想逃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贼子，你往哪里走？”正待纵身扑起：

那水手大笑道：“徐兄不用追了，他逃不走的。”话声未落，果见那假冒徐守成的人才一转身，暗中已有两道人影，疾掠而出，沉喝道：“朋友站住，你不用走了。”

第二十八章 满盘皆输

徐守成认得那拦住假冒自己贼人的两人，却是许廷臣船上的两个水手，心中正在暗暗惊异！

只见先前那个水手把银盒往怀中一揣，锵的一声从身边抽出一柄细长长剑，叫道：“宋兄、张兄，咱们早已约定好了的，这人该由兄弟对付……”身影一仆之势，已然飞窜出去两三丈远，一下欺到对方身侧，说道：“朋友请亮兵刃。”

徐守成看得耸然动容道：“会是公孙护法！”

只听站在秦得广身后的那个水手，清朗地笑道：“不错，他是公孙护法，徐兄只管坐下来，现在可以安心喝酒了。”

徐守成听得又是一怔，慌忙抱拳躬身，惊奇的道：“你老是……是总使者！”

那叫李黑狗的水手已经伸手抹去脸上易容药物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兄弟正是凌君毅。”

徐守成呆得一呆，惊喜地道：“果然是总座，今晚若非总座乔装起来，属下只怕难逃毒手了。”

说假扮王麻子的公孙相长剑出路，一个“狼形步”欺到假徐守成身侧，那假徐守成反应极快，挥手就是一剑，朝公孙相刺去。此人拔剑攻敌，出乎奇快，显然剑上造旨极深。

公孙相大笑道：“来得好。”火花一闪，两支长剑，已经撞在一起，发出锵然剑鸣！

两人各自觉得手腕一震，后退了一步。

公孙相横里移步，长剑一旋，第二剑抢先出手反击过去。

假徐守成却也丝毫不慢，身形同时转了过来，振腕发剑，又是一声金铁交鸣，把公孙相刺去的长剑，震荡开去。

公孙相大笑一声道：“阁下既然要假扮徐兄，怎么连武当剑法都没学会？”说话之时，剑光如练，接连刺出三剑。假徐守成一言不发，挥剑还击，以攻还攻，同时还击三剑。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，但见白芒闪动，两条人影，盘旋交错。全被剑光环绕，无法分辨敌我。这真是一场罕见的搏斗，除了飞闪如电的剑光之外，还不时传出阵阵金铁交鸣之声。

公孙相“天狼剑法”，剑走偏门，回头发剑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原是十分恶毒的剑法；但假徐守成出手奇快，剑发如风。剑剑都指袭死穴，同样也是十分恶毒的招数。两人这一场恶斗，当真是凶险百出，着着都是杀招，只要谁稍一疏忽，就得当场溅血，不死也是重伤。一时看徐守成和方才拦住假徐守成去路的两个水手，莫不耸然动容，内心中的紧张，不在动手的两人之下。

徐守成看看被制住穴道、坐在地上的秦得广、许廷臣两人，心中暗道：“今晚若非总护花使者和公孙相适时现身，先制住了他们两人，后果当真不堪设想，只不知总护花使者是如何得知他们阴谋的？”心念转动，不觉对这位外貌俊美，武功高强的总护花使者，生出无比的钦佩之心，忍不住回头朝凌君毅望去。只见凌君毅目光注视着搏斗的两人，但脸含微笑，一手端着酒碗，就唇轻喝，状极悠闲，生似公孙相已经稳操胜券！心头暗暗觉得奇怪，再转脸望去、场中两人，依然双剑翻飞，精练电掣，四五丈方圆，尽是流动的寒芒，自己根本看不出胜负的迹象来。这时两人恶斗已在百招以上，仍是个胜负难分之局。突听公孙相大喝一声，手中长剑一紧，疾攻三招，只听两人中间响起一声震慑心神的金铁狂鸣。假徐守成手中长剑，立被逼落。

公孙相长剑一指，朝他前胸点去，朗笑道：“阁下黔驴技穷，难道还不肯束手就擒么？”

假徐守成疾快的胸腹一吸，后退两步，厉声道：“鹿死谁手，未可逆料。”

“打！”突然纵身跃起，朝斜刺里飞身扑起。原来他自知身处绝境，除了公孙相之外，还有两个假扮水手的敌人，拦住自己后路，因此横闪而出，企图飞身逃走。

公孙相看他左手扬处，并未打出什么暗器，已然料到他想乘机逃走，口中朗笑一声道：“阁下想走，只怕没有这般容易。”

右手一抖，长剑脱手飞出，“叮”的一声，插在地上，人已快如离弦之箭，长身掠起，迎空拦截。

假徐守成怒吼一声：“下去。”挥手一掌，朝迎面飞来的公孙相击来。

公孙相飞身纵起之时早有准备，同样劈出一掌，迎着击出。两人身在半空，硬拼一招，双掌交接，发出蓬然轻震，双双震落实地。

公孙相双脚才一落地，左脚突然朝前跨出一大步，上身一扑之际，已经欺到假徐守成身侧。振腕一指朝假徐守成左腰“笑腰穴”上点去。假徐守成使了一招“龙尾挥风”，反击而出。公孙相身形一侧，施展“狼形步”，一下窜到了假徐守成右首，左手闪电抓出，一把扣住了他的右腕脉门。他这一下，当真身法奇快，出手如电！假徐守成要待化解，已是不及，口中大吼一声，左手握拳，奋力朝公孙相面前捣去，右手五指一翻，也抓住了公孙相的手腕。

公孙相右手一翻，施展擒拿手法，反扣他左手。两人各有一只手互相扣握，另一只手，却互作近身搏斗，忽掌忽指，各以极快手法，企图制服对方。攻拒之间，转眼工夫。

各人都以精妙手法，接连变换了十几个招式。假徐守成终究人单势孤，急于脱身，口由大喝一声，飞起右脚，朝公孙相小腹蹬来。公孙相右手正和对方缠搏，无法分手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机不可失，左手五指突然一松，放开假徐守成的手腕，同时用力一翻，也挣脱了对方紧握的五指，骈指如戟，疾快朝他蹬来的脚上点落。这下双方紧握的五指同时松开，假徐守成心头暗喜，只要对方放开五指，自己还有逃走希望。哪知就在此时，突觉右脚“阴谷

穴”上一麻，身不由己的身子往右一倾。

高手过招，有不得半点疏忽。他身子一倾之际，公孙相左手已经闪电般点中了他肋间两处大穴，砰然一声，跌倒地下。

公孙相做然一笑，俯身从地上拾起长剑，返剑入鞘，一把抓起假守成的身子，大步走到凌君毅面前，把假徐守成往地上一掷，拱拱手，笑道：“属下幸未辱命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兄弟早知公外兄可以手到擒来，故而早已斟了一碗酒在此，替公孙兄庆功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多谢总座。”俯身从地上端起酒碗，一饮而尽。

凌君毅抬目道：“来，宋兄、张兄大家坐下来，咱们痛饮几杯。”

公孙相说道：“总座不是不喜喝酒的么？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兄弟是不善饮酒，平时一杯亦醉，一石亦醉；但今晚难得这位秦兄替咱们准备了好酒好菜，又是地当李太白捉月骑鲸之处，自该好好喝上几碗了。”说话之时，大家已经在凌君毅的下首，围着坐下。

宋德生、张南强同时拭去了脸上的易容药物。徐守成手执酒壶，替三人面前斟满了酒。凌君毅就坐在秦得广和许廷臣的中间，他双手齐扬，在两人身上轻轻一拂，解开了他们的昏穴。

秦得广、许廷臣身躯微微一震，候地睁开眼来。

秦得广双臂一动，似是想站起身来但他只挣得一挣，发觉自己四肢穴道还是被制，长长吁了口气，目中厉芒闪动，喝道：“姓凌的，你待怎样？”

凌君毅淡然笑道：“秦兄醒了么，你方才不是说过，人生能有几回醉，先喝几碗再说。”

秦得广怒声道：“姓凌的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老子落在你手里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秦某决不皱眉。”

公孙相双眉陡然一挑，冷声道：“秦得广，你再敢出言不逊，看我不割下你一只耳朵来。”

秦得广怒哼道：“秦某事机不密，既被你们识破，除死无大事，就是割下脑袋也只有碗大一个疤，你当秦某是伯事的人？再说，秦某若是死了，自然有人会替我报仇，秦某放心得很。”

凌君毅举起酒碗，喝了几口，偏过头来，朝他微微一笑道：“秦兄自己都已愤事，几个手下，又能做得了什么事来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我没有手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秦兄指示他们在兄弟茶里下毒的两个人，难道不是你手下么？”

秦得广脸色微变，冷声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等咱们喝完了酒，秦兄回去就知道了。”

公孙相说道：“总座是说咱们船上，还有他们潜伏的党羽？”凌君毅悠然一笑道：“自然还有。今晚如果不把秦兄逮住，再过几天，只怕还要多呢，兄弟这总护花使者，就得让秦兄来干了。”

宋德生道：“总座说得是，就像今晚这样，他们若是狡计得逞，咱们船上就多了一个党羽了。”

凌君毅朝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宋兄知道就好，但宋兄三天前巡逻回去之后，就曾替他们带了一个回去。”

宋德生听得蓦地一惊，惶然道：“属下替他们带回去了一个？”

他回头望望许廷臣，又道：“总座说的，就是他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许兄是从花家庄院来的。”

宋德生愤怒的道：“那是何样生，许廷臣，是你害死了何祥生。”

秦得广道：“姓凌的，看来你都知道了，那是李黑狗他们说的了。”李黑狗、王麻子，就是秦得广坐来的那条船上的两名水手。

凌君毅又喝了口酒，笑道：“李黑狗他们，知道得有限得很，兄弟不用问他们，早就知道了。”

秦得广道：“你怎会知道的？”

凌君毅左手一拂，解开他右臂穴道，把酒碗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秦兄也喝一口。”

秦得广嗜酒如命，果然毫不客气，接过酒碗，一口喝了下去，舐舐嘴角，说道：“秦某这次自以为计划周密，不想全毁在总座手里，兄弟算是服你了，只不知总座如何知道的？”

凌君毅笑了笑：“兄弟初来不久，自然都是秦兄告诉我的了。”

秦得广睁大双目，大声道：“兄弟告诉你什么了？”

凌君毅得意一笑道：“兄弟今晚就是为了要和秦兄仔细谈谈，才乔装李黑狗，到这里来的。来，咱们边喝边聊，你再喝一碗。”说着，果然伸手取过酒壶，又替他面前斟满了酒。

秦得广嘿然道：“总座想用酒套我口风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兄弟全已知道，何须再套你口风，但兄弟确有几件事想请教秦兄，等兄弟说完之后，秦兄愿说就说，不愿意说，兄弟决不勉强。”

秦得广伸手取起酒碗，喝了一口道：“好，咱们一言为定，总座请说吧，兄弟告诉你了什么？”

凌君毅举起酒碗，说道：“大家喝酒，不用客气。”一面朝秦得广说道：“秦兄在当选护法的那天晚上，认为兄弟已经醉倒，暗使‘森罗令’企图一举把兄弟射杀……”

秦得广一怔道：“总座怎知那是兄弟？”

公孙相、宋德生等人却没听凌君毅说过那天晚上行刺之事，因此大家都屏息凝神，等待下文。

凌君毅道：“兄弟本来也猜不到是秦兄，一来此人对花家庄院地形极熟，决非外来之人，第二是他在江岸以内家真力击毙两个岗的弟兄，以这两人中掌的情形看去，双方相距至少还在一二丈外，是被劈空掌力所震毙。本帮具此雄厚内力的，只有左护法冷老和秦兄两人，当然右护法蔡老也具此功力，但他使的是拳，而不是掌，冷老身形瘦小，和那人的身材也不像，因此兄弟认为是秦兄的嫌疑最大。”

秦得广喝了一大口酒，嘿然道：“总座这一分析判断，极为精细，兄弟真是轻估你了。”

凌君毅看了许廷臣一眼，又道：“兄弟回来之时，遇上许兄，他巡逻花家庄院东南一隅，正是从江边回转前院必经之路，他能发现兄弟，怎会不曾发现秦兄？已使兄弟心头有了疑问。其次，他外号银弹子，江湖上如果能以暗器成名，手法必然高人一等，但他打了兄弟一弹，功力准头都火候极浅，像这样极普通的手法，决不会以‘银弹子’出名。这使兄弟不觉多注意了他一眼，又发现他脸上经过易容，因此兄弟猜想他可能和秦兄一路，脸上经过

易容，可能是冒名顶替混入本帮来的。”

许廷臣脸色微变，问道：“总使者早就看出兄弟脸上易过容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脸上易过容，只能瞒得过旁人，如何瞒得过兄弟这双眼睛？那天杨家骢、沈建勋负伤回来，兄弟发现他们脸上都易了容，第二天宋兄（宋德生）这一组回来之时，何祥生脸上又易了容。兄弟才想到你们每次出巡，都可能使用瞒天过海的手法，逐步换人，等到船到黑龙会，所有护法和护花使者，岂不全都变成你们的人了？”

秦得广深深吸了口气，叹道：“这叫一下子失着，全盘皆输，凌朋友，真你的。”

公孙相矍然道：“难怪那天兄弟值巡，总座曾嘱兄弟，遇事小心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兄弟那时只当他们下手的对象，可能是你公孙兄，因为你乘坐的那条船，就是当日沈建勋出事的那一条，后来才知两名水手，已经换了人。”他口气一顿，续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有人用‘森罗令’行刺太上，还把赃栽到了兄弟头上……”

自从有人行刺太上，后来从凌君毅卧房，搜出“森罗令”和那件“青衫”，凌君毅随着帮主、副帮主去面禀太上，后来就没了下文。凌君毅还是照样腰悬倚天剑，当他的总护花使者。这件事究竟如何处置，第二层没有一个人知道，自然也是大家想知道的事。

凌君毅这一提起当晚之事，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、徐守成四人，个个聚精会神的望着凌君毅。就是秦得广、许廷臣，也睁大双 B，静静的等待着下文。

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“但那天晚上，兄弟在侍者之中，也发现了易过容的人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十二侍者脸上都戴面具，总座又如何看出来的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兄弟因其中一人行动可疑，禀明太上，要她们各人取下面具来检查，才发现的。”

宋德生喜道：“总座把她拿下了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人叫钱月娥，是黑龙会潜伏在咱们这里的一个领导人物。”

秦得广脸色一变，没有作声，咕的喝了一大口酒。

凌君毅道：“当晚兄弟又抓住了一个冒名顶替易过容的花女，替钱月娥跟秦兄通风报信，左右舷来回走动。”

秦得广道：“她们既已招供，你为什么当时不把兄弟拿下？”

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企图在船行途中，逐渐掉换咱们的人，兄弟将计就计，给你们来个依样葫芦，也要在船行途中，一个个逮住你们派来的人。”

秦得广伸手取起酒碗，一口气喝完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凌朋友手段果然厉害，不但把兄弟等人一网打尽，而且还要沿途让咱们的人，一个个自己送上门来，这般厉害的人，真是留你不得。”话说到一半，执碗右手五指一松，酒碗坠地，一只铁掌，已经闪电般朝凌君毅当胸印到。他就坐在凌君毅左首，这一掌可说蓄意已久，本来早就可以出手，但他要等待的就是时机。要在凌君毅毫无准备的时候，冷不防给他一掌，才会得手。

他练的是邪门中寒毒无比的“寒丝掌”，只要有一丝寒气侵入体内，就可置凌君毅于死命。当然，这一掌，也是他竭尽全身之力出来的，两人近在

咫尺，右手一横，正好够到凌君毅的心窝，实在方便已极！凌君毅话声方落，右手举碗喝酒，酒刚喝到嘴里，酒碗还未放下，左手拿起一个咸蛋，自然毫无防备。秦得广说到最后一句“真是留你不得”，右掌已经印到他胸口。

凌君毅依然没有惊觉，忽然转过头来，朝秦得广含笑道：“秦兄光是喝酒，怎不吃菜？这咸蛋不错啊！”

他这一转过头来，上身自然也跟着转了过来；秦得广印向他胸膛的手掌，也就错开了几寸。凌君毅不徐不疾，把手中拿着的咸蛋，一下塞在他掌心。这一段话说来较慢，其实何殊电光石火一闪间的事！秦得广掌心凝聚了“寒丝掌”功，眼看快要印上，心中还在暗暗得意，突觉一个又圆又滑的东西，一下抵住了自己的手掌。那自然是咸蛋！他横劈过去的手掌，给咸蛋那么轻轻一抵，再也不进去！不，从咸蛋上传来一股无形潜力，竟然把他掌力封死，使他凝聚掌心的“寒丝功”，一点也施展不出来。直到此时，围坐着的宋德生、张南强才看到秦得广出手偷袭。他们因坐在对面，要待出手，已是不及，口中不觉惊叫出声。

公孙相剑眉一剔，怒喝道：“姓秦的，你这是找死！”挥手一掌，击在秦得广的左肩之上。但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把秦得广坐着的人，打得离地飞起，震出数尺之外。

凌君毅朝他淡淡一笑道：“公孙兄其实不用出手，谅他区区‘寒丝掌’，也未必伤得了兄弟，否则兄弟岂会给他解开右手穴道？”随着话声，已经站起身来，接着又道：“本来兄弟要他自己知难收手，可保无事，但公孙兄这一掌，却把他打得真气岔散了。”

大家听了凌君毅的话，目光不由全朝秦得广看去，果见秦得广脸如白纸，直挺挺躺在地上，业已昏死过去。

公孙相看得大奇，说道：“兄弟看他偷袭总座，仓促出手，这一掌不过用了五成力道，他怎会伤得如此厉害？”

凌君毅已经走到秦得广身边，俯下身去，替他解开受制的穴道，让他平躺地上，一面说道：“他四肢穴道，除了右手已经解开之外，其余悉遭封闭，他为了偷袭兄弟，把全身功力，凝聚右手掌心。经兄弟用咸蛋把他抵住，那时若要取他性命，只须稍为使用反震之力，就得当场强命，但兄弟只封住他的掌心，不让他掌力发出来，目的就是要他知难收手。”

说话之时，秦得广已经醒转，只见他一张横肉脸上，汗珠像黄豆般绽了出来，双目一睁，颤声道：“凌朋友，你……你好毒辣的手段……”

凌君毅微笑道：“你是运岔真气，我已替你解开了全身穴道，你先躺着别动，等气机平静下来，我再助你运气归宫。”接着抬目朝公孙相续道：“那时他四肢穴道，有三处受制，只有右臂运聚了全身功力，又被兄弟把他抵住，发不出来，你这一掌，虽然只用了五成力道，但正在他全身力道引满待发，又无处可发之际，受到外来掌力的震动，真气自然入岔了。”

公孙相赧然道：“总座说得极是，那是兄弟太鲁莽了。秦得广是黑龙会潜伏的奸细，就是死了，也无足轻重，运岔真气，人又未死，总座何用徒耗真力，助他运气归宫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下然，咱们除非在逮捕他的时候，失手误伤，就是把他杀了，也没有话说。如今已经把他逮住，就不能再伤害他了，是死是活该由太上来决定，因此他真气岔散，兄弟必须助他复原。”

公孙相还待再说，忽然看到凌君毅朝他使了一个眼色，心中立时明白

过来，就点头道：“总座说得是。”

凌君毅不再多说，转身朝秦得广道：“秦兄现在就请盘膝坐好，兄弟助你运气行功。”

秦得广自然知道，岔散的真气，若不及日寸运气归宫，时间稍久，就会变成走火入魔，一生完了。这一听说要自己盘膝坐好，慌忙依言坐定。

凌君毅一只左掌，已经缓缓按上他头顶“百会穴”，口中说道：“秦兄准备了。”

一般真气，已从掌心度入他“百会穴”。秦得广但觉一股热流，如醍醐灌顶，滚滚冲入体内，一时哪敢怠慢，慌忙双目内视，把一口岔散的真气，勉强提起，迎着凌君毅度入的真气，缓缓导行归宫。

这样足足化了一顿饭的时光，只见凌君毅长长叹了口丁口气，收回手去，说道：“好了，现在秦兄自己可以运行了。”缓步回到原处坐下，含笑道：“大家喝酒。”

宋德生道：“总座，咱们还不回去么？”

凌君毅抬头看看天色，笑道：“此时不过三更，咱们坐在此地，可以监视远近十里江面，要到天色微明，才有人接班，还是在此休息一会的好，早去作甚？”说着，引壶斟满一大碗酒，喝了起来。

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都是海量，听总使者既然这么说了，也就大碗的痛饮起来。

秦得广运了一回气，觉得已无大碍，便自站起，走到凌君毅面前，神色恭敬，拱拱手道：“幸蒙总座赐救，秦某感激不尽。”

凌君毅回头道：“秦兄运气完毕，那就不碍事了，来，还是坐下来喝酒。”

秦得广道：“总座怎不点了秦某穴道？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秦兄自问逃得了么？”

秦得广赧然道：“在总座面前，秦某确实无法逃走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秦兄好说，那就请坐下来喝酒。”秦得广果然依言坐下。

凌君毅亲自替他倒了碗酒，含笑道：“兄弟敬秦兄一碗，喝酒的时候，咱们还是朋友。”

秦得广举起酒碗，说道：“该是兄弟敬总座的。”一口气把酒喝了下去，抓起一片酱肉塞入口中，一面抬目说道：“总座方才曾说，有话要问兄弟，不知总座要问什么？”他自己先开口了！

凌君毅淡然一笑道：“兄弟原想问问黑龙会的情形，如果秦兄不方便，那就算了。”

秦得广朝许廷臣望了一眼，慨然说：“敝会禁律，泄密者死，但秦某这条命是总座救的，总座要问什么，秦某知无不言。”

许廷臣道：“秦兄莫是不想回去了？”

宋德生就坐在他旁边，喝道：“闭上你的鸟嘴。”

秦得广又喝了口酒，朝许廷臣大笑道：“咱们已经落到百花帮的手里，还想回去么？”许廷臣没有作声。

凌君毅道：“兄弟并无刺探黑龙会太多机密的意思，只是兄弟有两个朋友落在黑龙会手里，因此只想知道黑龙会的大概情形，譬如黑龙会在何处？首领是谁？他们囚人的地方在哪里？秦兄能见告么？”

原来他请秦得广喝酒，又替他疗伤，目的就在于此。

秦得广道：“黑龙会有内堂、外堂之分，兄弟属于黄龙堂名下，只是外

堂执事，职司对外，黑龙会内部情形，知道得有限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黑龙会在哪里？你总知道吧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兄弟只知道咱们黄龙堂设昆崙后麓黄龙岩。”

“昆崙后麓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你说的是山东昆崙山？”

秦得广应了声“是”。

凌君毅道：“那么你们首领是谁呢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说来总座也许不信，兄弟虽然入会三年，但只见过会主一次，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没有姓名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大家只称他会主，不知他姓甚名谁。”公孙相冷笑道：“总座，入会三年，连会主姓甚名谁都不知道，这话你相信么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事实如此，兄弟何须说谎？你公孙相担任百花帮护花使者，也一年多了，你知道太上姓甚名谁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秦兄不是见过他一次么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不错，兄弟看到的是一位黑脸、黑须、身穿黑袍的伟岸老人，但兄弟觉得那不是他的本来面貌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秦兄属黄龙堂，算是外堂，那么内堂呢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飞龙、黄龙，都属外堂，只有青龙堂是内堂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内堂和外堂，不知有何区别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青龙堂执掌会中机密，手下都是女子，称为内堂，是三堂中最具权力的一堂。飞龙、黄龙二堂，专门对外。飞龙堂也称护法堂，都是一流高手，平日没有一定任务，也很少行动，只有黄龙堂派在外面的人，遇上困难，才由飞龙堂派人增援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飞龙堂设在哪里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这个兄弟也不知道，但咱们黄龙堂弟兄，若有什么危难，只要发出求援信号，不论远近，都会有飞龙堂的人赶来，因此没有人知道飞龙堂究竟设有哪里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黑龙会果然神秘得很。”接着问道：“那么黄龙堂呢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黄龙堂职司对外，堂下都是男的，江湖黑白两道中人，只要有人引进，均可入会。”

凌君毅突然问道：“钱月娥那是青龙堂的人了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不错，她是水堂主派出来的，咱们都得听命于她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无怪钱月娥要玫瑰传出消息，就嚼舌自尽，原来她怕泄漏了会中机密。”一面沉吟道：“如此说，秦兄也不知道囚人之处了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那要看总座两位令友是被什么堂擒去的了。如是黄龙堂擒去的，当然囚禁在黄龙岩；但若是青龙、飞龙两堂擒去的，兄弟那就不知道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接着又道：“兄弟未被派到百花帮来之前，曾在黄龙岩耽过一段时间，有时水堂主派人前来传达会主命令，只要看他们来去从容，相距应该不会太远，兄弟也曾暗暗留心，但黄龙岩数十里方圆，就没有青龙堂的影子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付道：“假冒桅子的小姑娘，她曾说是水堂主的侍女，自然知道青龙堂的地方了。”举碗喝了口酒，问道：“秦兄在黄龙堂是什么身份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黄龙堂除了堂主，只有巡主和剑士两级，兄弟是巡主身

份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知你们自己人之间，有何记号？”

秦得广已经有了几分酒意，忽然洪笑一声，放下酒碗，伸手从发髻中取出一颗东西，手掌一摊，说道：“今晚冲着总座，兄弟全抖出来了。咱们的记号就是以此为凭。”他掌心赫然是一颗红豆大的珍珠，穿着黄色丝络。

凌君毅目光何等犀利，这一注视，就清晰看到珍珠中间，有一个比蝇头还细的“令”字！口中不觉“啊”了一声：“珍珠令！”

秦得广道：“原来总座已经知道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兄弟身上也有一颗，请秦兄瞧瞧。”说罢，果然也从怀中摸出一颗珍珠，托在掌心。

秦得广目光凝注，仔细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这是黑龙会对外示警的记号，原来总座早就在查访黑龙会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同是‘珍珠令’，不知有何不同？”

秦得广道：“咱们会中，堂主以上，才有资格佩戴珍珠令，堂主佩的比黄豆略大，像总座这颗，就有拇指大小，那该是堂主佩戴之物。而且丝络颜色也不一样，青龙堂是青线，飞龙堂是红线，咱们黄龙堂是黄线，只有令主用的是金线。总座这颗，穿的是金线，乃是对外代表本会的信物。因为会中佩带的都是真正明珠，只有对外的信物，乃是假珠，一眼就可分辨得出来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原来还有这许多区别。”

秦得广道：“那可还有呢，咱们外堂的人，珍珠上刻的‘令’是单线，内堂的人珍珠上那个‘令’字，就用双钩刻的了。”

凌君毅心中忽然一动，暗想：“自己家传骊龙珠上，那个‘令’字，也是双钩刻成，莫非黑龙会也和自己有关？”

他想到自己家传的“飞龙三剑”，成为百花帮的“镇帮三剑”。如今家传的骊龙珠，又和黑龙帮内堂的“珍珠令”相似。如说巧合，这两件事，已经超出了巧合的范围？他一时之间，但觉思潮起伏，心头充满了重重疑云，一手举起酒碗，把一大碗酒，咕嘟咕嘟全喝了下去。

公孙相看他已有几分醉意，忙道：“宋兄、张兄、徐兄，咱们陪总座干一杯。”说话之时，暗暗朝三人使了个眼色。

这意思就是说，凌君毅已经不能再喝了，酒壶中存酒不多，大家分一碗，把它喝完了就好。

宋德生、张南强自然听得出公孙相的口气，大家同声应好，许守成拿起酒壶，替三人斟满了酒，自己也倒了一碗。

秦得广道：“徐兄，剩下是兄弟的了。”

伸手接过酒壶，往嘴中就灌，把剩下的酒，一口气喝了下去。

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“诸位是伯兄弟喝醉了？”话声方出，秦得广突然“啊”了一声，身子往后倒卧下去。事出意外，使场中围坐的人，全都吃了一惊。

凌君毅动作快速，一下纵身跃起，俯下身去，左手扶起秦得广身子，右手已经按在他“命门穴”上，口中急急问道：“秦兄怎么了？”

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、徐守成四人，也同时起身，公孙相相三人低低说了两句。

宋德生等人连连点头，各自分散，暗暗戒备。

就在此时，突听凌君毅侧脸喝道：“林内何人？”

“老夫。”随着话声，从林中缓步走出一个头盘小辫的瘦高老者。这老者身穿蓝布褂，扎脚裤，左手拿一根尺许长的竹烟管，生成一张瘦削的死灰脸，黑夜之中，连他一双眼珠，都是死灰色的，闪烁有光。

秦得广经凌君毅助他一口真气，从“命门”度入，适时睁开眼来，目光直视，瞧到灰脸老者，口齿启动，嘶声道：“飞……龙……龙……”他这三个字，似是用了极大力气说出来的，但说到后来声音愈来愈弱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嘴角间也跟着流出黑血。显系中了某种细小暗器，毒发而死。

凌君毅收回右手，直起身来，目注灰脸老者，问道：“阁下是黑龙会飞龙堂来的了？”

灰脸老者道：“老夫倒知道朋友就是百花帮新任总护法使者，对不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凌君毅，阁下也报个万儿。”灰脸老者道：“老夫饶三村。”

凌君毅并不知道金铰剪饶三村就是飞龙堂堂主，问道：“阁下来此有何图谋？”

饶三村摸着 he 一把灰白的山羊胡子，莞尔笑道：“老夫的任务有三，乃是：诛杀叛徒，营救本会弟兄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只说了两项。”

饶三村道：“不错，还有一件事，是请凌总护花使者屈驾随老夫一行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阁下要在下随你去哪里？”

饶三村道：“当然是敝会了，若非为了来请凌老弟，屈驾一行，又何须老夫亲来。”

口气十分托大。

凌君毅目光凝注，说道：“听阁下口气，莫非是飞龙堂的堂主？”

饶三村道：“老弟说对了，老夫正是飞龙堂主，凌老弟答应随老夫走了？”考虑的是饶堂主带来的这十二位星宿，是生擒回去，还是格杀勿论

公孙相大笑道：“总座不必考虑了，生擒了一名堂主，其余的人，自然格杀勿论。”

宋德生接口道：“对，总座擒下这位饶堂主，这其余的，都交给属下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但听一阵锵锵剑鸣，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、徐守成四人，各自掣出了长剑。

饶三村只是微微一晒，道：“老夫统率的十二星宿，如果有这般容易打发，那就不成其为飞龙堂了。凌老弟要是不信，你不妨要他们上去一个人试试。”

公孙相没待凌君毅开口，抢着道：“总座，属下去会会他们。”

饶三村深沉一笑，举手向空一招。这大概是他们的暗号，本来站在数丈开外的十二幢黑影，举步朝草坪四周走了过来。这回大家都可看清楚了，这十二个人，方才何以只是黑幢幢看不清面目？原来他们头蒙黑布，穿着一身紧身黑色劲装，布料好像极厚，全身上下一片黑色，只露出一对熠熠发光的眼睛。

凌君毅看他们装束诡异，心头暗暗付道：“这十二星宿，这般打扮，自然不会是装神扮鬼，唬唬人的，那么他们莫非练的是什么邪门怪异功夫不成？”心中转念，回头朝公孙相道：“你要多加小心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属下省得。”一手仗剑，奔了过去，喝道：“你们哪一位站出来比划比划？”

饶三村冷冷说道：“不到黄河心不死！”仰手朝右首一人指了指。那黑衣人向前一掠，迎着公孙相扑来。此人身法奇快，一言不发，双手如钩，扑攫而至。

公孙相练的是“天狼剑法”，“狼形步”，上身一扑，便已到了黑衣人侧面，口中低喝一声：“看剑！”寒光一闪，剑尖已经刺到黑衣人肋下。

黑衣人不避不让，猛地回过身来，右手五指箕张，朝公孙相执剑手腕抓来。

公孙相出手何等迅速，但听“骂”的一声，剑尖已经刺中黑衣人的右肋，但却如点在坚石之上！不知黑衣人一身衣服，究是何物制成，居然不受刀剑，公孙相手中一柄百炼精钢的长剑，竟然刺不动它分毫。

公孙相心头方自一惊，但见黑衣人扭身之间，五指勾屈，已朝自己手腕抓来，目光一注之间，但见对方五个指甲乌黑有光，分别淬过奇毒。公孙相又惊又怒，双肩一侧，身形斜窜而出，一下闪到黑衣人身后，刷的一剑，疾刺过去。

那黑衣人身上虽然穿着坚厚的黑衣，但行动却十分灵活，身形随着公孙相急速转了过来，挥手一掌，劈击而出。这一掌，居然劲风飒然，势道极强，而且掌风之中，隐隐挟着一股奇腥之气。公孙相师傅老狼神，原是旁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，平日对徒弟定然把天下武林各种旁门怪异武功，述说十分详尽。

公孙相鼻中闻到对方发出的掌风，带着一股奇腥，心头不禁一动，暗道：“看来他们练的是‘五毒掌’了。”一时不敢硬接，身形前仆，一下从左窜出，挥手一剑，往后刺出。

那黑衣人两次扑空，口中低啸一声，双手挥舞，跟着欺来，扑击之势，更是迅捷绝伦。

公孙相仗着“天狼身法”，忽东忽西的闪动，才算和黑衣人打成平手，实则已是攻少避多。因为黑衣人身上穿的一身坚厚黑衣，不受刀剑，就算你刺上了也是白刺。

两人缠斗了八九招，凌君毅一双炯炯目光，一直盯注着黑衣人，自然看得十分清楚，双眉微拢，沉声喝道：“公孙兄回来。”

公孙相听到喝声，立刻长剑护胸，往后跃退。

那黑衣人并未追击，便自收手。

公孙相退到凌君毅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总座，他们身上穿的衣衫，刀剑不入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兄弟看到了。”

公孙相又道：“还有，他们不使兵刃，但十指都淬过剧毒，劈出的掌风，带有一股腥气，极似‘五毒掌’一类毒功，不可硬接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兄弟知道，他们若无特殊技能，姓饶的口气也不会如此托大了。”口气一顿，朝四人说道：“你们站在原地别动，兄弟去试他一试。”随着话声，缓步朝前行去。他武功高强，若是他都无法能胜得十二星宿的话，今晚的局面，就不堪设想了。

公孙相突然低声说道：“总座要多加小心。”

凌君毅微微顿首，缓步走到饶三村前面，相距一丈，方始停步，道：“饶堂主贵属，果然厉害。”

饶三村眨动灰眼，阴笑道：“凌老弟那是答应随老夫同去了？哈哈，识

时务者为俊杰，凌老弟不失为俊杰人物。”

凌君毅脸上不见一丝笑容，沉声道：“阁下要在下随你同去不难，凌某倒想先和你决一胜负，饶堂主不会推辞吧？”

饶三村死灰眼中神光一闪，徐徐说道：“老夫奉会主之命，原是敦请凌老弟来的，咱们自以不伤和气最好，何况就今宵情势而论，老夫已经掌握了必胜之机，再要以命相搏，岂不是有些不智了么？”

凌君毅双目寒光陡射，朗笑一声，道：“凌某说出要和你动手，你想不动手，只怕也不成了。”

他打定主意，擒贼擒王，喝声甫出，右手一抬，呛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倚天剑青芒吞吐，朝饶三村一指，喝道：“饶堂主请亮兵刃。”这剑尖一指，距离饶三村身前不过数尺光景，一股森寒剑气，直逼胸臆。

饶三村外号“金铰剪”，他练的就是“金铰剪”神功，两个指头，犹如钢剪一般，就算你百炼精钢长剑，只要轻轻一夹，就可把你夹断，因此他身边从未携带兵刃。

但这回他看到凌君毅掣出来的长剑，不但形式奇古，而且剑锋森寒逼人，显然不是寻常宝剑。他虽然练成“金铰剪”神功，但遇上这样一柄神物利器，却也不敢轻樱锋镝，口中低啸一声，上身倏地往后一仰，飞纵出去二丈来远。

凌君毅没想到他会不战而退，口中朗笑道：“饶堂主可是不敢和在动手么？”话声未落，突觉身后风声有异！

同时也听到公孙相喝道：“总座小心身后！”其实不用公孙相出声，凌君毅左手扬处，迅若电光火石，拍出一掌，人也倏地转过身来。原来饶三村方才那一声低啸，自是指挥“十二星宿”的暗号，啸声甫出，就有两团黑影，疾如鹰隼，一左一右，朝凌君毅身后扑攫而来。

凌君毅是反手如来的传人，听风辨位，反手发掌，是他师门的绝艺，这一掌是他尚未转身之际，向左首欺来的黑衣人拍去。那黑衣人堪堪扑到，五指如钩，正待朝凌君毅左肩抓落，突觉一团强猛劲气，当胸撞倒，哪里还有他闪避的机会？但听“砰”然一声。

一掌击中此人前胸。这一掌，凌君毅差不多用了六成力道。直把那黑衣人震的向后连退了三步。

凌君毅拍出一掌，倏地转过身去。欺到右首的黑衣人目光炯炯，乌黑五指，有如钢钩一般，距离自己右肩已不过五寸，来势凶猛，心头不禁为之一凛！急切之间，急忙右肩一沉，手中长剑疾削而出，同时身形一侧，横闪出去。双方动作，均极快速，两人擦身而过，错开一丈来远！寒芒闪处，那黑衣人突然发出一声凄厉惨叫，鲜血喷洒，抓向凌君毅肩头的五根勾曲手指已被剑锋削断，血流如注。

饶三村吃了一惊，他真没想到凌君毅出手会有如此快法，连一向认为可以纵横江湖、所向无敌的“十二星宿”，转眼之间，几乎栽了两个。此人不除，日后必为黑龙会心腹大患。但他在临行之际，会主又一再交代，此人非生擒不可！他心念闪电一动，又暇口发出两声低啸。低啸乍起，又有四团黑影，箭一般向场中飞扑而入。

凌君毅一招之间，一掌震退了一个黑衣人，一剑削断另一个黑衣人五指，精神不觉陡然一振！他们纵然穿着特制衣衫，刀剑不入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

这原是一瞬间事，那被凌君毅一掌震退的黑衣人，一退即上，双手箕张，纵身飞扑而至。被剑锋削断五指的黑衣人，更是凶性突发，双目通红，不顾右手鲜血仍然不停地流出，厉啸一声，左手五指如钩，迎着凌君毅当胸抓来。这两人几乎是同时发动，来势凶猛已极，凌君毅却也不敢大意，右手一指，但听“嗤”的一声，从他中指飞射出一股劲急的水箭，直向左首黑衣人双眼射去。倚天剑交到左手，同时身随剑走，使了一记“横扫六合”，剑光如匹练横飞，朝另一个黑衣人扫去。

这一剑横扫，使的正是时候，饶三村发出两声短促的低啸，四个黑衣人从四个不同方向飞扑过来。他们平常纵然不畏刀剑，但凌君毅这柄倚天剑，乃是太上所赐，本身已是斩金截铁的利器。此时经凌君毅使来，更是剑风激荡，寒芒耀目，威势极强！扑来的四人，眼看剑光奇亮，寒气直砭肌肤，也不禁为之一怔，急急往后跃退。那个被削断五指的黑衣人，吃过苦头，自然识得厉害，纵身横闪而出。

那凌君毅从中指射出的一道水箭原来是他方才喝下去的酒，强敌当前，自然有不得几分的酒意，才用内功逼出。在他原是无意之举，只因对方黑衣人急扑过来，正好用酒箭唬他一唬，哪知这一下，却是射中了对方。黑衣人全身都包在力剑不入的特殊衣着之中，只有这双眼睛留着两个眼孔，是他们唯一弱点。他扑来之势，何等凶猛？凌君毅迎着他射出酒箭，又是用内力逼出，势道同样极强。一来一去，快速何殊电光，等到他发现凌君毅手中射出一股水箭，再待后退，已是不及。酒箭经凌君毅内功逼发，射中的又是人身最弱的眼睛，但觉一阵剧痛，双手蒙着眼睛，哇哇乱叫，自然没有来得及后退。

凌君毅一剑扫出，逼退了五个黑衣人，眼看被自己酒箭射中眼睛的黑衣人，未受大伤，立即身形一晃，欺到他身前，右手五指直竖，掌心向外，向前推出。

这一掌名为“牟尼印”，乃是佛门降魔法藏，威力之强，岂同小可？那黑衣人身上虽有刀剑不入的衣衫，遇上这等佛门降魔绝学，也是经受不起，口中闷哼一声，一个人应掌飞起，摔出去数丈来远，当场气绝。

那扑入战场的四个黑衣人，虽被凌君毅一剑逼退，但他们都是久经训练，人性已泯，满腔都是凶残暴戾之气，一个个口发厉啸，挥舞双臂纵身扑起。那被削断五指的一个，独臂箕张，更是啸声如狼，抢先朝凌君毅身后抓来。这是同时发难，但见五团黑影，如星丸跳跃，行动有如鬼魅，集中凌君毅一个目标攻击，声势猛恶绝伦！

公孙相目睹凌君毅一掌就击毙了一个黑衣人，不由得豪气大生，此刻眼看他们倚多为胜，立即长剑向空一招，喝道：“宋兄、张兄，咱们一起上。”

宋德生、张南强虽明知对方刀剑不入，也各挥长剑，正待纵身投去。

凌君毅大喝一声：“你们不用过来。”喝声出口，但见他右手一挥，手上青虹掣电，又多了一把两尺来长的短剑。但见他一长一短两柄宝剑，在身前划起重重剑影，银虹耀目，剑气寒光扩及两丈方圆。那五个黑衣人联手扑攫，合击之势虽然严密，但他们都还神志清明，也知道凌君毅手上两柄宝刃，正是自己的克星？心存畏怯，不敢逼得太近，只是围着凌君毅，连声怒啸，遥遥作势。就在此时，那站在三丈开外的飞龙堂主饶三村口中，又响起了二声短促的轻啸。这两声轻啸骤起，站立四周的另外六个黑衣人，随着举步，朝公孙相、宋德生等四人逼近过来。

公孙相为人机警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大家小心！”喝声出口，右手仗剑，左手迅快的从地上抓起许廷臣，口中凛喝道：“你们谁敢过来？”宋德生迅快抓起了躺在地上的假徐守成。张南强，徐守成两人同时闪到公孙相和宋德生的身边，准备合力迎战。假徐守成被点住穴道，除了两只眼睛还能眨动，口不能言。许廷臣只是双肩穴道受制，眼看公孙相把自己当作挡箭牌，挡在前面，不禁脸色煞白，大叫道：“公孙护法，快请放手，他们是没有理性的人。”

六个黑衣人布成合围之势，缓缓向四人停身之处逼近，其实他们除了练的是邪门毒功，性情残暴，神情并不迷糊。此时眼看许廷臣和假徐守成落在敌人手中，倒也投鼠忌器，一时不好出手。

只听饶三村冷喝道：“你们只管动手，格杀勿论。”

许廷臣听得又惊又怕，急叫道：“饶堂主，你老是来救我们的，总不能置我们的死活不顾……”

六个黑衣人听到饶堂主的吩咐，口中低啸一声，突然朝四人飞扑过来。

公孙相一手抓着许廷臣，身形一扑，施展“狼形步”，右手振腕发剑，寒光闪动，快疾向扑来的黑衣人双目刺去。黑衣人只有两个眼睛，留着眼孔没有遮蔽，是唯一的弱点。公孙相这一招“金针刺蟒”，剑尖洒出一大片寒芒，袭取对方双目，黑衣人果然不敢大意，身形往后一仰，右手手肘朝他剑上演来。公孙相其实只是一记虚招，剑光洒出，人已身朝右窜出，一卞转到了黑衣人背后。转到敌人背后，原可乘机出手……但黑衣人身上刀剑不入，转到他背后，也是一无用处，变成只不过暂躲对方扑搜。要知对方扑来的人数，共有六人之多，而公孙相他们却只有四个人。公孙相堪堪转到黑衣人背后，突觉一团黑影，疾如鹰隼，朝自己侧面欺来，连人影还没看清，对方钢钩似的手指，已然抓住了许廷臣的肩头，另一只手，劈面向公孙相抓来。那和公孙相对敌的黑衣人，也在此时，倏地转过身来，到了此时，公孙相不得不疾快松手，一个仆步，从两人中间窜了出去。

许廷臣只觉肩头剧痛，骇得灵魂出窍，口中喝叫一声：“饶堂主饶命……”人已闭过气去。这时宋德生、张南强、徐宋成三人，也都陷入险境。宋德生眼看饶三村下了命令，连他们自己人都一律格杀勿论，自己自顾不暇，再抓着假徐守成，岂不是个累赘？因此就把那假徐守成随手弃置地上，一手展开峨眉“乱披风剑法”。峨眉派这套剑法，原以看去杂乱无章出名，东一剑，西一剑，飘忽无定，身法自然也随着飘忽游走。

黑衣人身上刀剑不入，剑法再奇，对他们已是一无用处。但宋德生展开剑法，身形随着游走不走，却对他大有用处，至少可以暂时闪避黑衣人的扑击。

张南强出身衡山派，衡山剑法以腾空扑击为主，这回，他却占了很大的便宜。他剑法展开之后，身子凌空飞起，本来他们衡山派盘空扑击取敌，一个人终究不是飞鸟，可以在空中回翔上下，那是全靠扑击之时，和敌人兵刃接触，藉以腾身再起。如今黑衣人全身刀剑不入，他扑击之时，只要随便在黑衣人身上点上一下，就可借力纵起，飞了开去。一个人老是提着一口真气，盘空腾跃，自然是一件十分吃力之事，但在和这几个刀剑不入的黑衣怪人拼搏之际，他腾空飞跃，算是最安全的了。

四人之中，最吃亏的是徐守成。他出身武当派，武当“两仪剑法”，取法“太极动而生两仪”，每一剑，都划着圆圈，纯然是以柔克刚的剑术。身

形步法，虽是身随剑走，但也只是在方圆数步之间走着弧形步法，最多踩踩九宫、八卦方位。此时面对着扑攫为主，爪有剧毒，武功高强，秉性凶猛的敌人，劈、刺，所、削全然无效，迂回缓慢的弧形步法，更是难以躲闪，两三个照面，已是迭遇惊险！

第二十九章 剑创星宿

当然，其他三人，也同样攻守失据，身在险境之中，但徐守成的处境，特别险恶而已。就在许廷臣尖叫“饶堂主饶命”的时候，徐守成也同时发出一声惊叫，执剑右腕，突然被黑衣人紧紧抓住。

凌君毅一长一短双剑飞舞，和五个黑衣人搏斗正酣。他手中虽有削铁斩金的利器，但对方五人，武功高强，他们已知凌君毅一长一短的两柄宝剑，正是自己等人的克星，因此谁也不肯和他正面接触。好在五个人各占一个方位，你进我退此起彼落，相互呼应，围着他攻击。凌君毅被他们困在核心，手上纵有利器，一时确也有些顾此失彼，心头本已大感不耐！此时听到许廷臣、徐守成两声尖叫传入耳际，转目望去，只见徐守成被一个黑衣人抓住手腕，正在极力挣扎之中，心头不禁大急！一时哪还和他们缠斗？口中大喝一声。双剑乍然一分，刹那间冷芒电掣，剑气弥漫，从他双剑飞洒出来的纵横剑影，宛如怒潮汹涌向四外卷出！剑光流动，隐挟风雷之声，这一招使的正是“飞龙三剑”第二式“龙战于野”，威力之强，无与伦比！围着他扑攻的五个黑衣人退避不及，一个双腿被削，两个各断一臂，厉啸惨嗥声中，血雨横洒。凌君毅一招出手，连看也没看一眼，就双足顿处，剑演“神龙出云”，剑先人后，他作一道矢矫匹练，朝抓住徐守成的黑衣人凌空飞击过去。那黑衣人抓住徐守成右腕，徐守成情急拼命，左手骈指如戟，一招“双龙抢珠”，朝黑衣人双目戳去，双足抬处，连环踢出两脚。他终究是武当门下它出弟子，不然，百花帮也不会把他罗致而来担任护花使者了。方才剑法纵然处处受制，施展不开，但这一招两脚，在拼命之时使出，却也十分凌厉。指风嘶然，袭向黑衣人双目，黑衣人就不得不出手化解，他左手扣着他的右腕，右手举肘格开了徐守成袭来左手。但听蓬蓬两声，徐守成连环飞腿，全已踢中黑衣人小腹。无奈黑衣人身上衣着，乃是皮革经药水浸制而成，刀剑不入，这两脚虽被踢中，自然也无法伤得了他。徐守成也明知自己一招“二龙抢珠”，不易奏功，因此在这两脚上，却用了十成力道。黑衣人纵然有皮衣护身，也被他这两脚踢得身躯震动，后退了一步。就在此时，凌君毅一道矢矫如龙的剑光，也相继飞掠而至！黑衣人突觉一道寒风，自天而降，眼前奇亮，根本连看也没看清楚，剑光泻落，响起一声惨叫，五指一松，身往后倒。徐守成惊魂甫定，身子摇了几摇，也跟着往地上倒去。

凌君毅这两招剑法，几乎一气呵成，出手之间，黑衣人三伤一死，当真神威奋发，锐不可挡，把场中正在扑攻的黑衣人一齐震慑住了！

就在此时，突听一声急促的啸声，划空向北飞逝！场中黑衣人，听到这声啸音，纷纷纵身飞掠而起，去势如箭！

凌君毅倏地回过身去喝道：“饶三村！”

飞龙堂主金铤剪饶三村早已走得不知去向，连黑衣人也走得一个不剩！

公孙相抹了把汗，长剑一指，愤然喝道：“追！”正待纵身追去。

凌君毅收起双剑，急忙叫道：“公孙兄决留步，穷寇勿迫。”

公孙相只得停下，恨恨地道：“便宜了这姓饶的。”

凌君毅已在此时，俯下身去，注目一瞧，但见徐守成双目紧闭，但除了右手腕被黑衣人扣过之处留着五个乌黑指印，全身并无伤痕，心知只是中了对方指上剧毒，尚无大碍，当下连点了他肩头两处穴道，不让毒血流动。

宋德生、张南强同时走了过来，眼看徐守成双目紧闭，似是伤势极重，两人同声问道：“总座，徐兄伤得如何？”

凌君毅因他中了黑衣人指上剧毒，必须自己用“骊龙辟毒珠”方可治疗，但此珠又不能让大家看到。当下目光转动，略作沉吟，道：“他伤得不轻，只有兄弟以本身真气，助他疗伤，方可保住生命，最少也要有顿饭时光，尤其在疗伤之时，不能有人惊动。”说到这里，从身边抽出倚天剑，递给公孙相说道：“公孙兄可待此剑站到三丈之外，守住北方。”接着又把巨阙短剑递给了张甫强说道：“张兄可持此剑，站到三丈外，守住西北方向。”两人接过宝剑，依言站到三丈之外去了。

凌君毅又道：“宋兄身边有一盒‘森罗令’，可去江边守卫。”

宋德生听得一怔，不觉顿足道：“总座不说，属下怎么忘了身上还有‘森罗令’，唉，不然，方才就可拿他们试试它的威力，也许可伤他几个。”

凌君毅笑了笑：“没有用，‘森罗令’纵然霸道，这些人全身刀剑不入，只有两个眼孔，他们不会让你有机会出手的。若是给他们夺去，对咱们可能更为不利。”

宋德生想了想，伸手取出“森罗令”，转身朝江边走去。

凌君毅把三人支开之后，立即盘膝坐下，从怀中取出“辟毒珠”，放在徐守成右腕之上，徐徐滚动。

不过盏茶工夫，徐守成手腕上五个乌黑指印，都已消散，凌君毅收起辟毒珠，双手在徐守成肩颈上轻轻揉了两下，解开穴道。

徐守成倏地睁开眼来，只见凌君毅盘膝而坐，自己就躺在他面前的草地上，登时翻身坐起，噗的跪了下去，连连叩头道：“总座两次救了属下性命，属下无以为报……”

凌君毅迅快把他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徐兄，你这干什么？”

徐守成道：“生我者父母，总座两次救命大恩……”

凌君毅拦着道：“徐兄不可如此，兄弟乔为总护花使者，肃清内奸，抵御外敌，是我的责任，救你也是我职责份内之事。”

徐守成还要再说，凌君毅道：“徐兄不用多说了，咱们先得检点一下，那许廷臣和假扮你的贱人，他们匆匆撤退，并未把人带走，不知是死是活？”话声方落，突听宋德生放低声音说道：“启禀总座，江面上出现了五艘快艇，好像是朝咱们这里来的。”

凌君毅举目瞧去，果见江面上正有五艘快艇，冲浪而来，只是相距犹远，看不清是敌是我，略微思索了下，说道：“宋兄打出一个火花讯号看看，他们若是本帮的船只，就会有讯号作答。”

宋德生答应一声，摸出一个火花，燃起火线，但听“嗤”的一声，一道紫色火花，直向对方上空射去，紧接又是“叭”“叭”三声轻响爆出三个绿色火球，在上空飘飞，缓缓熄灭。这里射出的火花堪熄灭，笔直驶来的五

条梭形快艇上，也适时放起一道紫色火花直上云霄，接着同样响起“叭叭叭”三声，爆出三点棕色火球。

宋德生喜道：“果然是咱们的人，这就奇了，冉兄(冉遇春)他们只有三艘快艇，怎会多出两艘来了？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咱们方才力搏十二星宿，剑光烛天，船上自然会看到了，这五艘快艇，可能是赶来的援军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若非总座神威，等援军赶到，咱们早已壮烈成仁了。”说话之时，和张南强两人交还宝剑。

凌君毅仍把短剑贴身藏好，一面说道：“十二星宿武功虽也不弱，但所凭仗的只是特制皮衣，普通刀剑无法伤得了他们，兄弟也不过有两柄利器，足以克住他们罢了。”当下由大家分头清理战场。发现被黑衣人夺去的许廷臣，弃尸草坪之上，他是被黑衣人一掌击碎天灵而死，死状极惨；也由此可见黑龙会对待自己人手段十分残酷。倒是那假的徐守成，被宋德生随手弃置地上，黑衣人加注意，居然无恙。

另外场中还遗留了三具黑衣人的尸体。这三人中，一个是被凌君毅用“牟尼印”震碎心脉而死。一个是抓徐守成的那人，被凌君毅一剑，劈作两段。另一个则是在凌君毅一招“龙战于野”削断双足的人，敢情是因双足被削，无法撤退，自碎天灵盖而死，但也许是他同伴补了他一记也未可知。总之，这一战之中，“十二星宿”三死三伤，无怪饶三村要撤走得如此快了。

五艘快艇，乘风破浪，来得极快，此刻已经驶到江岸。第一个抢先上岸来的竟是副帮主芍药，接着是梅花、莲花、玉梨、玫瑰。稍后则是左护法冷朝宗，护法冉遇春和万有为、孙秉贤。凌君毅早已率同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、徐守成四人，站在江边，看到芍药，不觉一怔，慌忙迎着拱手道：“副帮主怎么也来了？”

芍药一双秋波盯着凌君毅，口中唉道：“这里没发生事情么？”

凌君毅微笑道：“方才黑龙会飞龙堂率人突袭，但事情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“飞龙堂？”芍药左右环顾了一下，奇道：“他们人呢？没逮到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已经退走了，只留下三个死的。”

芍药顿顿足道：“咱们早来一步，就可把他们全逮住了！”

公孙相道：“他们来的十二星宿，个个刀剑不入，若非总座在场，咱们这几个人就得全军尽没，还想捉住他们？”

芍药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她是怪他在她和凌君毅说话之时，竟敢插嘴！

公孙相俊脸一红，低首道：“属下说的都是实情。”

芍药重重的哼了一声。

凌君毅怕公孙相再说，触怒芍药，忙道：“副帮主怎么会进来的？”

芍药和凌君毅说话，一脸冰霜，立时消散，白了他一眼，娇嗔道：“你还问呢，又要我逮人，事后又瞒得我好紧，直到二更时分，三妹才拿着你的密柬上来，要我依柬行事……”

公孙相站在边上，看到芍药和凌君毅说话的娇嗔神气，不觉低下头去。

凌君毅道：“那是在下要总管到了二更，才可送给副帮主，还望副帮主原谅。”

“谁怪你来了？”芍药盈盈一笑道：“你是太上授权，要你全权处理的，别说是我了，连大姐都要听你的，我敢不遵命？”

“太上授权，连帮主都要听他的。”这事第二层上，没有一人知道。左护法冷朝宗听得暗暗惊奇，心想：“这小子一步登天，自己幸而没有得罪了他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言重，那是把杨家骢三人已经擒下了？”

杨家骢、沈建勋、何祥生三人，都早已被害，由黑龙会的人易容顶替，已在凌君毅和秦得广谈话中指出。

芍药格的笑道：“自然拿下了，而且他们已经全招供了。”目光一抬，接着说道：“方才是九妹来说，她发现这里有剑光腾空，可能是凌兄遇上了强敌，我才匆匆赶来的。”

直到此时，左护法冷朝宗才趋前一步，拱手笑道：“总座真是神机妙算，目光如电，一下就把潜伏的奸细一网打尽，兄弟实在是既惭又愧，对总座佩服五体投地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冷老好说，兄弟也只是偶然发现而已。”

芍药咦了一声：“秦得广呢？是不是给他逃走了？据杨家骢他们招供，他是潜伏奸细的头儿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秦得广已经死了，是被他们自己人暗算死的。这事倒不重要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在下今晚遇上的‘十二星宿’。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一样身服装，咱们的人就非吃大亏不可。”

芍药问道：“不是有三个死的么，他们在哪里？快让我瞧瞧。”

凌君毅伸手一指道：“就在那里。”当下陪着芍药走了过去。

芍药探腕拔出长剑，问道：“就是这三个？”举剑朝一个黑衣人身上刺去。她这一剑，至少也用了五六成力道，但剑尖刺在皮衣之上，哪想刺得进去？

芍药怔得一怔，奇道：“这是什么皮做的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也不知道，在下之意，不如把他们运回去再作道理。”

芍药道：“凌兄这办法不错，啊，他们叫‘十二星宿’，那是一共来了十二个人了？”

凌君毅就把方才经过，扼要说了一遍。一面命大家就地挖了个大坑，把三个黑衣人身上所穿皮衣剥下，把三具尸体，连同秦得广、许廷臣两人，都一起埋了。然后由徐守成押着假冒他的贼人下船，大家纷纷登上快艇，一路朝大船驶去。这回，真有些像凯旋班师！大船上，百花帮主牡丹、总管玉兰已在三层膳厅上坐着等候。右护法三眼神蔡良率同全体护法、护花使者分布大船四周，看去人影幢幢，如临大敌。

凌君毅、芍药当先登上甲板，三眼神蔡良立即迎了上来，躬身道：“副帮主、总使者回来了，帮主已在厅中坐候多时了。”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大家辛苦了。”

三眼神因有副帮主在侧，不敢多说，躬躬身道：“副帮主，总使者请。”

凌君毅、芍药并肩而行，走到大厅门口，早有两名护花使者躬身行礼，替两人掀起布帘。

芍药脚下一停，侧脸道：“凌兄请先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自然是副帮主先请了。”

芍药回眸一笑道：“你是此行主将，别和我客气了，快请呀！”

凌君毅拗不过她，只得当先举步往里走去。大厅上，红烛高烧，百花帮主坐在上首一张方桌边上，两旁伺立着桃花、菊花等六名侍者。衣香鬓影，个个身佩长剑。

百花帮主看到凌君毅走入，立即站了起来，含笑道：“总使者可是遇上了敌人么？”一双盈盈秋波，深情凝注，满含着关切之色。

凌君毅拱手道：“多谢帮主关切，属下在牛洛矶擒下秦得广之后，确和黑龙堂主饶三村及他手下十二星宿相遇，动上了手……”

百花帮主睁大风目，吃惊道：“他们来了很多人么？后来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幸仗帮主神威，贼人留下三具尸体，不支而逃。”

百花帮主嫣然笑道：“那是凌总护花使者的神威。”

芍药道：“大姐，黑龙会十二星宿，身穿皮衣，个个刀剑不入，我们把三件皮衣都带来了。”

左右护法冷朝宗、公孙相等人，跟着凌君毅身后走入大厅，直到此时，才上前参见过帮主。由宋德生、张南强两人捧着三件皮衣呈上。徐守成押着假徐守成上前行礼。

亏百花帮主看了假徐守成一眼，问道：“秦得广、许廷臣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们两人俱死在贼人手中，已经埋了。”

百花帮主望了假徐守成一眼，说道：“这是他们派来冒名顶替徐守成的了，唉，若非凌兄识破他们阴谋，咱们还没到黑龙会巢穴，所有护法、护花使者，全被他们偷天换日，变成他们的人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挥挥手道：“你们先把他送到前舱囚起来再说。”

徐守成答应一声，押着假徐守成，退了出去。

百花帮主道：“总使者请坐，方才贱妾听九妹来报，牛洛山方向有剑光盘闪动，可能是总使者一行，遇上了强敌，才要二妹赶去增援。我想今晚你们这一战，定是十分惊险，现在大家都在这里，凌兄能否把此行经过，说出来让大家听听？”

凌君毅依言坐下。芍药傍着他身边落座，一掠宋德生、公孙相等人，说道：“凌兄今晚独战黑龙会十二星宿，也够累了，我看还是你们代总使者说吧。”这话说的好不体贴。

公孙相道：“属下向帮主报告。”

百花帮主顿首道：“你说。”

公孙相就把今晚如何计撞秦得广，如何套取他口供，直说到饶三村率领“十二星宿”出现，他们如何刀剑不入，凌君毅如何剑创“十二星宿”，详细说了一遍。他人本生得英俊，口齿清朗，这一段惊险经过，从他口中说出，当真历历如绘，听得在场之人，个个有如身历其境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直说到凌君毅剑劈“十二星宿”，大家不由自主的纷纷鼓起掌来。

百花帮主仔细看了放在桌上的三套皮衣，抬目问道：“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皮做的？”

大家听说这皮衣刀剑不入，暗器、拳掌都不能伤它，不禁纷纷走上前来看，但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。三眼神蔡良道：“属下曾听人说过，北海产蛟，蛟皮身有隐麟，制成衣衫，可以刀剑不入，暗器难伤。黑龙会巢穴，正在北海附近，也许就是蛟皮制的了。”

百花帮主点头道：“这也难说，哎，黑龙会近年罗致了不少高手，如果他们都有一身这样的皮衣，咱们事先若不早作准备，只怕要吃他们的大亏了。”

芍药笑道：“大姐发什么愁？十二星宿在凌兄手下，不是三死三伤，狼狽而逃么？”百花帮主道：“那只是凌兄一人有此功力，咱们这许多人中，

若是遇上了，一旦刀剑无功，岂不全成了挨打的局面？”

她抬起头，看看布帘外的天色，说道：“天快亮了，太上坐功也快醒啦，这件事，还得早些禀报她老人家才好。”说到这里，回头朝身后侍女吩咐道：“茉莉，你拿一套皮衣，随我上去，其余的两件，可由冷左护法暂时保管。”说完，站起身道：“总使者，二妹，咱们上去面报太上。”

凌君毅、芍药、玉兰同时站起。

百花帮主抬手道：“总使者请。”

凌君毅谦让道：“帮主请先，属下怎敢逾越？”

百花帮主娇柔一笑道：“总使者莫要忘了，侦查这件案子，总使者是蒙太上亲赐金令，全权处理的主持人。贱妾和二妹只是从旁协办之人，凌兄自该走在前面了。”这话从帮主口中说出来，份量自然不同。如今谁都知道凌君毅是太上面前的唯一红人，风头之健，已经凌驾帮主、副帮主之上了。这也难怪，以凌君毅的人品武功来说，放眼武林，确也找不出第二个来，大家心里早已有个谱儿。

凌君毅百花帮的“娇客”是当定了的，只不知是国色天香的牡丹，还是花中之相的芍药，下嫁这位总护花使者。

凌君毅再三不肯，还是由百花帮主走在前面，第二个是他，再次是副帮主芍药，总管玉兰和十名侍者，紧随他们身后，一起朝三层船舱上去。走到太上起居室门口，除了梅花是今晚当值，玫瑰曾经假扮桅子，但却不敢擅入，就在门口站停下来。其余八名侍者，从左右两舷悄然退去。

百花帮主、凌君毅等人，刚跨进起居室，就听太上的声音说道：“凌君毅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凌君毅慌忙躬身应道：“属下有事禀报太上。”

太上道：“好。”

牡丹、芍药、凌君毅、玉兰因太上就要出来，一齐面向上首，恭身肃立。不多一会，只见绣帘启处，两名黄衣使女一左一右伺候着太上，缓步走出。

凌君毅躬下身去道：“属下叩见太上。”只有他长揖不拜。

牡丹、芍药、玉兰三人早已一起跪了下去，口中说道：“弟子叩请师傅金安。”

太上脸上虽然垂着黑纱，但却蔼然点头道：“你们起来。”

随着话声，已在上首一张绣披交椅上坐下，一面抬目朝凌君毅问道：“凌君毅，你这时候来见老身，莫非钱月娥这件案中的几个贼党，都已逮到了么？”

凌君毅恭敬的答道：“回太上，属下幸不辱命。”

“很好。”太上双目之中精光一闪，蔼然笑道：“真是好孩子，老身知道你一定会把他们逮到的，所以老身要你放手去干。你总算不负老身期望，晤，你们都坐下来，慢慢的说。”这句“好孩子”，口气亲切。

凌君毅倒没有什么，百花帮主听到耳里，脸上有些热烘烘的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。自从打太上亲赐凌君毅倚天剑起，她就有此感觉，好像自己的事儿，已经定了一般！

凌君毅躬身道：“属下谢坐。”就在下首椅上坐下。他坐下了，百花帮主、芍药、玉兰也一起随着坐下。凌君毅就把自己当上总护花使者的当晚，有人以“森罗令”行刺自己，如何追踪，经过仔细推敲，此人可能就是秦得

广。后来又发现银弹子许廷臣打出来的银弹子并无特殊手法，本应以银弹子成名，后来又发现他脸上经过易容，这两件事，就使自己起了疑窦。及至杨家骢、沈建勋负伤，自己又发现两人脸上都经过易容，第三天，何祥生和许廷臣一组出发巡逻，翌晨何祥生回来，脸上也易了容了。事情发展至此，已极明显是对方有计划的行动，藉每次巡逻，换回他们的人

太上不住地点头，嘉许地道：“你果然机智过人，唉，这种事，怎不早说？”

凌君毅欠身道：“太上垂察，这种事，若无佐证，岂能乱入人罪？”

太上又点点头道：“好，你说下去。”

凌君毅接着说出那时大概黑龙会因自己制成“毒汁”解药，亟欲把自己除去，遂有钱月娥栽赃之事发生。今晚正好轮到秦得广巡逻，自己密令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先把秦德广、许廷臣两艘快艇上的水手拿下，果然从他们身上搜到一匣“森罗令”。自己留了一封密柬，要总管玉兰到二更时分，转呈副帮主，拿下杨家 ge、沈建勋二人，自己和公孙相等三人改扮快艇水手。秦得广如何在船头点起红灯，在牛洛山登岸，准备对徐守成下手，为自己等人所擒。

太上一手轻拍着木椅扶手，点头道：“擒得好！果然不愧本帮总护花使者，后来呢？”

凌君毅不敢隐瞒，把自己套问秦得广的口供，一五一十地说了。

太上只是微微顿首，并未追问黑龙会的情形。

凌君毅心中暗觉奇怪，忖道：“她怎么并未追问呢？难道她对黑龙会知道的已经很多了？”接下去说出秦得广如何突然中人暗算，飞龙堂主饶三村说出奉他们会主之命，胁迫自己随他去见会主

太上对这一点，似乎特别重视，目中棱棱发光，直注在凌君毅的脸上，问道：“他和你怎么说了？你只管直说，不许隐瞒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说只要属下真能化解‘毒汁’，黑龙会不惜重酬，百花帮给属下总护花使者，他们也可以给属下总护法的职位……”

太上砰的一掌，击在茶几上，怒哼道：“他们居然对你利诱！”百花帮主、芍药、玉兰三人，同时大吃一惊。

凌君毅惶恐的道：“属下……”

太上回过回头来，蔼然笑道：“老身并没有怪你，你只管说下去。”

凌君毅接着说出自己等人如何和“十二星宿”动手，对方身穿特制皮衣，刀剑不入，自己幸仗太上所赐倚天剑，连伤对方六人，饶三村才率人退去，详细说了一遍。一面朝玉兰道：“有劳总管，要他们把皮衣送进来，呈请太上过目。”

玉兰答应一声，走到门口，招了招手，茉莉手捧皮衣，送到太上面前。

太上只看了一眼，微晒道：“我当什么十二星宿，原来只是利用蛟人的服装罢了！”

不错，用这饶皮制成的服装，确是刀剑不入，暗器难伤。”

凌君毅听她口气，似乎早就知道有饶人的服装！心中暗暗觉得奇怪。

太上已经蔼然道：“凌君毅，你这次破获潜伏奸细，一举加以肃清，这是一件莫大的功劳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有意无意地朝百花帮主看了一眼，续道：“你好好干，老身不会亏待你的。”这话已经很露骨了，她早就有把牡丹相许之意。百花帮主羞涩地低下头去。

凌君毅自然也听得出她的话中的意思，但太上没有说明，自己也不好多说，只是汕汕地躬躬身道：“多谢太上。”

芍药几乎气得发抖，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太上回头问道：“芍药，所有黑龙会的奸细，你都问过口供了？”

芍药道：“问过了。”

太上道：“好，那就都给我剁了。”

芍药躬身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

凌君毅忙道：“太上，属下有一个请求。”

太上蔼然道：“你有什么意见，只管说好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黑龙会派到咱们这里的人，以钱月娥、秦得广两人身份较高，这两人如今都已死了，余下的人，仅是黄龙堂门下的剑士。属下斗胆，认为不如废去武功，放他们一条生路，蝼蚁尚且贪生，这也是上天好生之德……”

芍药冷哼道：“黑龙会既然和咱们结下梁子，就是敌人。对敌人讲什么好生之德？他们混到咱们里面来，不是也杀了咱们的人吗？杀人者死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”姑娘方才憋着的一口气，此时正好借题发挥，气鼓鼓地说着。

太上含笑道：“为师年轻的时候，也是从不饶人的，这几年茹素礼佛，杀心才渐渐泯去，这样吧，凌君毅既然替他们求情，那就饶了他们一命也好。”

凌君毅躬身道：“太上心存仁慈，属下这里谢了。”口气一顿，又道：“副帮主，在下还有一事奉告。”

芍药冷冷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那假冒梳子的小姑娘，是黑龙会青龙堂的人，青龙堂是他们称为内堂的所在，咱们只知道他们外堂黄龙堂设在北麓黄龙岩，不知内堂设在何处。此人极为重要，目前不可废她的武功。”

芍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朝外行去。

凌君毅看她脸寒如冰的模样，心中暗暗嘀咕：“不知什么事惹了她，使起小性来了。”当下只是淡淡一笑，接着朝太上躬身一礼，说道：“太上如果别无吩咐，属下就告退了。”

太上颌首道：“没事了，你去吧。”

凌君毅又行了一礼，才行退出。这时天色已经大亮，楼船也开行了。金黄的阳光，照在身上，整个人都有温暖之感。

凌君毅仰首向天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才扶着木梯而下，回到二层膳厅。但见大家全在厅上，除了出去巡逻的人，一个未少，敢情大家都在等着自己，不觉目光掠动，说道：“诸位一晚未睡，怎么还不去歇息？”

左护法冷朝宗迎着笑道：“兄弟们因总座一晚之间，肃清潜伏本帮的奸细，立下殊功，大家要向总座致敬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内肃奸腻，外御强敌，是兄弟的职责，而且昨晚之事，全仗大家协助，也不是兄弟一个人的功劳，大伙都是自己人，这致敬两字，兄弟愧不敢当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从厅外鱼贯走进九名腰插短剑的花女，每人手上，托着一个朱红漆盘。上面覆着一方黑布，不知盘中装的究是何物。

这九名花女进入大厅之后，便已一字排开，一齐朝上躬身一礼，由为首一人娇声说道：“刑堂桌首九名奸细首级，呈请总使者验看。”

随着她娇脆的声音，九只纤纤玉手，动作如一，揭去覆在漆盘上的黑

布。九个朱红漆盘中，赫然是九颗血淋淋的人头！刑堂桌首九名奸细的首级，那自然是假扮徐守成、杨家驹、沈建勋、何祥生的贼人，和两条快艇上的四名水手李黑狗、王麻子、林得禄、金老三。另外还有一个青丝散乱，眉目姣好的，显然是个女子，那是假扮桅子的小姑娘。

九名花女，个个年轻貌美，身材苗条，穿的一式窄腰身花布劲装，婀娜多姿，俏生生站立一排，比花解语！本来是何等美好，何等悦目之事。但九个托盘中，装着九颗血淋淋的脑袋，禁不住令人联想起这九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可能就是刽子手。九颗血肉模糊的脑袋，就是她们纤纤玉手砍下来的！这一想，登时使人惨不忍睹。大厅上本来还在欢笑，刹那间静了下来。

凌君毅看得不禁一怔，自己已经禀明太上，废去他们武功，免其一死，尤其假扮桅子的小姑娘，自己特别告诉过芍药，连武功都不可废去。因为秦得广说他也只知黑龙会黄龙堂的所在，至于号称内堂的青龙堂，谁都不知道设在何处，这假扮桅子的小姑娘，原是青龙堂水堂主的使女，自然知道青龙堂在哪里了。自己要保留她的武功，原打算登陆之后，故意看守疏忽，让她逃走，自己只要暗中跟踪，就可轻而易举的找到青龙堂所在。

他想到这里，不觉剑眉挑动，怒声道：“这是什么人的主意？”

只听门外有人应声道：“自然是我了。”

芍药随着话声，已在舱门口出现，举步走了进来。

凌君毅不禁怒从心起，盛气道：“这些人，在下已经禀报太上，免其一死……”

芍药不待他说完，冷笑道：“管理刑堂的是我？还是你？本帮任事，各有专职，总使者未免管得太多了吧？”

大家眼看两人忽然顶了起来，不禁相顾失色，谁也不敢插嘴。

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兼掌刑堂，固然不错，但你可知坏了在下的事么？”

芍药道：“我坏了你什么事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就拿这个假桅子的姑娘来说，她是黑龙会青龙堂水堂主的侍女，只有她知道青龙堂的所在，因此在下要副帮主不可废她武功……”

芍药脸上铁青，冷笑道：“我知道我坏了你的好事，你是看上了她，才要保全她的武功……”

凌君毅俊脸通红，怒声道：“你这是无理取闹！”

芍药道：“凌君毅，你……骂得好！”

小蛮鞋用力一顿，转身朝外就走。在她想来，她负气走出膳厅，凌君毅一定会追出来的，哪知走了几步，回头看去，凌君毅怔怔地站在那里，动也没动。心头一气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凌君毅，你给我出来。”凌君毅还是站着没动。

公孙相悄悄走到他身边，低声道：“副帮主脾气一向骄矜，凌兄凡事忍着点，她在叫你了，大概自知理曲，这里人多，她下不了台，凌兄就出去吧。”

凌君毅想到她终究是副帮主，自己不该当着众人面前，给她难堪，闻言不觉点了点头，举步朝窗外走去。那九名捧着人头漆盘的花女眼看副帮主和总使者吵了起来，个个吓得花容失色，站着不敢妄动。

左护法冷朝宗回头朝公孙相一挑大拇指，笑道：“还是公孙老弟有办法，把总座说服了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属下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劝总座不可意气用事罢了。”

冷朝宗深沉一笑，转身向九名花女挥挥手，道：“姑娘们请先退下去”

吧。”九名花女有左护法这句话，立即躬身一礼，退了下去。

冷朝宗目光一扫众人，摸着山羊胡子，徐徐说道：“诸位昨晚一夜未睡，现在就请回房休息吧。”厅上众人，依言各自回房。只有公孙相剑眉微蹙，好像怀着满腹心事，只是在膳厅上，来回走着。诺大一间船舱，如今只有右护法三眼神蔡良，一脚搁在长板凳上，还坐在那里。他是今天白天的总值。这时歪过头来，望望公孙相，问道：“公孙老弟，你有心事？”

公孙相脚下一停，微微摇头道：“属下哪有什么心事？”

蔡良拿起一把瓦茶壶，对嘴喝了一日，嘿然笑道：“公孙老弟，你别口不应心了，我看你八成是看上了哪一位姑娘，才会这般失魂落魄，郁郁寡欢。来，说出来给我听听，老蔡给你拿个主意。”

公孙相脸微微一红，亟口说道：“副座，真的没有这回事。”说完，拱了拱手道：“副座且请宽恕，属下要回房去了。”急步朝他房中走去。

蔡良望着他的后影，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还反穿皮袄，装羊，一个人闷在肚子里，保管你会害单相思。”

芍药就站在第二层船头。江风吹散了她披肩青丝，也吹飞起她轻柔的衣裙，看去真是飘飘欲仙！但她平日娇艳如花的粉脸上，依然绷得紧紧的，怒气未消。凌君毅已经快走到她身边。她明明听到了脚步声，却故意望了望远处，连头也没回一下。

凌君毅脚下忽然一停，叫道：“副帮主……”

芍药依然没有回过头来，口中说道：“不要叫我副帮主，你还来理我则甚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是副帮主叫在下出来的。”

芍药负气道：“谁叫你了？我没有叫你，你给我走开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叫在下出来，在下已经出来了，你既然没叫我，那是在下听错了。”

缓缓转身，正待离开。

芍药倏地转过脸来，喝道：“你给我站住。”

凌君毅少年气盛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在下……”他本来想说：“在下尊重你是副帮主，但在下可不是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人。”但就在他刚说出“在下”两字，目光一抬，只见芍药好像受了极大委屈一般，口气虽凶，但一双俏眼之中，却突然涌出两行珠泪，从粉颊上直接下来。

男人永远是弱者，见不得女人流泪！女人看准了男人这一弱点，才会拿眼泪当作武器。女人的眼泪，几千年来，不知征服了多少男人！

凌君毅心软了，话到口头，忽然停住，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也太任性了。”

芍药冷声道：“是我任性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副帮主不知为了什么生气，发起威来，一口气杀了九个人，难道这还不是任性？”

芍药撇撇嘴唇道：“我是生了气，发了威，杀了人，怎么样？”

凌君毅脸色一正，说道：“你是百花帮的副帮主，谁又敢把你怎么样？不过在下要告诉姑娘，我要留下假冒桅子的小姑娘的武功，完全为了本帮，再说得明白一些，凭她这点武功废与不废都无关紧要，在下原打算上岸之后，就让她自己逃走。这样可以轻而易举找到青龙堂，在下和黑龙会并无深仇大怨，但在下总算是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，我有责任为百花帮效力，是你破坏

了我的计划。”

芍药道：“破坏就破坏了，又怎么样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无所谓，这个地方干不了，待不下去，甚至此去全军尽没，在下自信足可自保，离开昆崙，仍可邀游江湖，仍然是凌君毅，但你不同……”

芍药道：“我什么不同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是百花帮副帮主，你们劳师动众，千里远征，只能胜，不能败。胜则一鼓作气，败则一败涂地，全军尽没，江湖上从此就没有百花帮这个名称，所以凡事任性不得。”

芍药道：“你这是教训我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教训不敢，在下这是奉劝姑娘。”

芍药道：“我不用你劝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天生的这种脾气，做事向来只随我自己高兴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副帮主既然不听在下相劝，那就算了。”说完，转身欲走。

芍药见他要走，气的嘴唇发颤，冷喝道：“你给我站住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还要说什么？”

芍药道：“你给我说说清楚，什么叫做算了？”

原来姑娘会错了意。

凌君毅道：“算了，就是算我没说。”

芍药一张粉脸铁青，朝指着凌君毅，切齿道：“凌君毅，你别以为今天太上当面答应了你，就想得陇望蜀，告诉你，你若敢……始乱终弃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话声一落，转身朝第三层木梯疾冲上去。“始乱终弃”这四个字，宛如迅雷惊魂，震耳慑心！

凌君毅听得不由一呆，“得陇望蜀”，“始终乱弃”，这话从一位姑娘口中说出，该是何等严重之事？“得陇望蜀”，是说已经“得”了陇，才望蜀。“陇”是谁？“蜀”又是谁？自己何曾得“陇”？又何曾望“蜀”？“始乱终弃”，是指已经乱了始，才弃终。始是什么？终又是什么？自己何曾乱始，又何曾弃终？

他怔怔地站在船头，口中反复念着这两句话，心中也一直为这两句话感到万分困扰。

想不通她这两句话，究竟何所指而言？他不是木头人，这些天来，芍药对他如何，岂会看不出来，但自己始终以礼自持，并无失检之处。就算那次去见太上，在山腹中一时不克自持，拥抱过她，那也是她自己投怀送抱，先偎上来的，这能说是“始乱”么？他知道她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不可否认，她对自己确实不坏，这也许就是她说气话的原因。

但这样也好，至少她不会来纠缠自己了。他足足一晚未睡，经江风一吹，不觉微有倦意，懒散地打了个呵欠，就回身朝舱中走去。回到房中，刚刚在窗下一把木椅上坐下，只听门上有人轻轻扣了两下，房门就被推开了些，一条人影，侧身闪了进来。

那是公孙相，他脸上神色有些异样，好像有着极大心事一般，口中低低叫了声：“总座。”

凌君毅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公孙兄有什么事吗？”

公孙相陪着笑，嗫嚅道：“没……有，兄弟看凌兄进来，特地来看看凌

兄的。”这话，说得有些勉强。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请坐。”

公孙相依言坐下，两手紧握，在胸前绞动了一下，望望凌君毅，口齿启动，好像要说什么！但他看到凌君毅湛然的眼神，忽然低下头去，脸上流露出一丝愧疚之色，连想说的话，都没有勇气说出来。

凌君毅拿起瓷壶，斟了两盅茶，回头道：“公孙兄请用茶。”

公孙相慌忙接过，说道：“多谢凌兄。”

凌君毅看他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，心中暗暗感到奇怪，举碗喝了口茶，随口说道：“公孙兄一晚未睡，怎的还不休息？”

公孙相忽然站起身道：“凌兄休息吧，兄弟不打扰了。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公孙兄请坐，我并无逐客之意，兄弟此刻还不想睡，我是说公孙兄怎么还没歇息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和凌兄一样，此刻也不想睡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那就坐一会再走。”

公孙相重又坐下，看了凌君毅一眼，说道：“兄弟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凌君毅微笑道：“你我兄弟，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那就直说了，我觉得凌兄和副帮主实是天生一对……”

凌君毅笑了笑道：“公孙兄说到哪里去了？”

公孙相听得一怔，说道：“难道兄弟说错了？我看她对凌兄更是柔情如水，芳心默许……”

凌君毅微微摇头道：“公孙兄这是误会，副帮主为人外冷内热，她视我如兄，兄弟也只是把她当小妹看待，并无男女私情可言。”

公孙相忽然笑道：“她和凌兄既非同胞兄妹，世间男女相悦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凌兄怎能用兄妹来比拟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但兄弟和她，只有兄妹之情，并无男女之私。”

公孙相目中神采一闪，问道：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瞒公孙兄说，兄弟已经……”

他想到陷身黑龙会的唐文卿、方如苹，他想到目前以玫瑰身份混进百花帮的温婉君，一时之间，觉得确难出口。

公孙相脸上有了喜容，笑道：“原来凌兄已经有了心上人。”

凌君毅只好点点头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

公孙相忽然神色凝重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但她对你凌兄一片痴情，她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此事只怕有些棘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男女之间，须两情相悦，这是丝毫不能勉强的事，兄弟只是把她当作妹子看待，并无男女之私，她是冰雪聪明的人，过些时间，自会明白过来。”语声微顿，目注公孙相说道：“而且兄弟也不会在这里耽的太久。”

公孙相点了，点头道：“兄弟知道，凌兄有两个朋友落在黑龙会手里，大概凌兄救出令友，就要离去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和兄弟一见如故，兄弟确有此意。”

公孙相奋然道：“凌兄如有用得着兄弟之处，兄弟万死不辞。”

凌君毅听他好端端的忽然说出“死”字，不觉微微皱了下眉，一面说

道：“救人之事，兄弟确是孤掌难鸣，公孙兄概允相助，兄弟先行谢了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凌兄如嫌人手不够，兄弟和张南强相交甚久，到时只要约他一声，他定然肯为凌兄效劳。”

凌君毅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唉，兄弟本来逮住一个混入咱们这里的花女，是青龙堂水堂主的侍女，方才被副帮主梟了首，这条线索，断得真是可惜。”

公孙相试探着道：“听凌兄的口气，好像太上已经同意免他们一死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那是兄弟向太上求的情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那她为什么还要杀了他们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谁知道她无缘无故发什么威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凌兄方才跟她出去，她怎么说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她一向任性惯了，岂肯认错！”

“发威杀人总有她的道理。”公孙相道：“她和凌兄没有说？”

“没有。”凌君毅淡淡的道：“她说没两句，就负气走了。”

“得陇望蜀”，“始乱终弃”，这两句话，他自然不会说出来的。

公孙相抬目道：“兄弟觉得凌兄既有离去之意，那就犯不着和她认真，凡事就忍着点儿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说得极是，其实她本性并不坏，只是任性滥杀，才教兄弟忍耐不住。”

说到这里，公孙相忽然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凌兄也该休息一回，兄弟告退。”举步朝外走去。

公孙相走后，凌君毅哪里睡得着觉？一个人手捧茶碗，只是怔怔出神。蓦地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一个人突然从木椅上跳了起来，脸色显得异常苍白，口中喃喃说道：“莫非会是她……”

汗水流，泪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，吴山点点愁！

这晚楼船就停泊在富有诗情画意的瓜洲古渡头。夜色膜肋，吴山隐隐！这里，距楼船停泊之处，差不多已有半里光景，那是一座小小的土山，山上，疏朗朗的有着十几棵松树。清风徐来，发出细细吟声！

这时，正有两条人影，一前一后，朝小山上奔来。前面一个穿的是一件长衫，那是男的，稍后一个身材苗条，那自然是女的了。夜色之中，虽然看不清他们面貌，但准是一对青年男女！

景色如此清幽，正是爱侣互诉衷情的好地方。到了！男的已经在小山上的西首，站定下来，他回头朝女的笑了笑道：“姑娘跑累了，就在这里吧，快坐下来歇息。”

女的举起纤手，惊掠鬓发，娇婉一笑，道：“你把我看得弱不禁风了。”

她并未坐下，一双盈盈秋水，注视着男的，接着问道：“你约我到这里来，究竟有什么事？”

男的轻笑道：“难道一定有要事，才能约你到这里来么？”

女的略现羞涩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。

男的忽然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柔纤，低声道：“婉妹，我们坐下来，我确实有一件事要和你谈。”

女的任由他握住了手，但这声“婉妹”，他还是第一次这样称呼她。她感到羞涩，心里又是喜悦，又是甜蜜，粉颊有些发烫，侧脸问道：“就是早晨那件事？”

男的点点头道：“差不多。”

女的道：“我正要告诉你呢！听说太上把她训斥了一顿，她一个人躲在房里哭，连午饭、晚饭都没有吃。”

两人并肩在一块石根下坐下，男的还握着女的纤手没放，低声说道：“婉妹，有一件事，你不许隐瞒，一定要告诉我。”

女的眨着亮晶晶的一双眸子，说道：“我有什么事隐瞒过你了？我……不是为了你，我会到百花帮来？”

男的点头道：“婉妹这番情意，我感激得很。”

女的看了他一眼，徐徐说道：“我是要你感激才来的？”

男的笑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所以你必须帮助我。”

女的诧异的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男的道：“我要问的就是那天晚上的事，我追踪秦得广出去之后，你到底在我房里，看到了什么？婉妹，你必须详细告诉我，不能再隐瞒着我了。”

女的但觉一阵羞意，泛上心头，脸上不禁飞起两朵红云，这时，月光正好从云堆里探出头来！

她看到男的一张俊脸，神色凝重，一双星目，盯着自己，流露出期待之色，不由低低问道：“你听到了什么？”

男的没有回答，握着她的玉手，轻轻摇撼着道：“婉妹，你是为了帮助我才来的，你就得把真相告诉我。”

女的羞涩地点点头，接着幽幽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，我们虽然没有父母之命，媒的之言，但我已经……已经把心交给你了，是么？”

男的道：“婉妹，你这时候，说这些话干什么？”

女的道：“我要说，我要你回答我。”

男的笑道：“婉妹，这还用问么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？”

女的柔婉地道：“我相信，就是因为我还是女儿之身，如果不是你的什么人，有些话我能说么？”

男的听懂了！他紧紧握着她的手，道：“婉妹，我承认，也说得没错，男女之间，如果不是夫妻，有许多话，确是不好说的，婉妹，我们有明月为证，我一定娶你为妻……”

女的羞不可抑，嚶哼一声，一张粉脸躲进男的怀里，幽幽的道：“大哥，凌郎，我永生永世都是你的人……”

男的张开双臂，轻轻环着她香肩，又缓缓地低下头去轻吻着她秀发，口中温柔地道：“你自然是我的人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不是就送了定情之物么？”

女的更是羞不自胜，轻轻摆着肩道：“我不来啦。”

两人依偎了一阵，女的才轻轻挣动了一下，从他怀中直起头来，举手理散乱的秀发。

男的轻声道：“婉妹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，那一男一女是谁？”

女的道：“你已经知道是她了？”

男的点点头，问道：“男的呢？是谁？”

女的幽幽地道：“不知道，当时我还以为是你。”

男的轻笑道：“所以我不想活了。”忽然注目问道：“你一定看到了，他们两人做了些什么？”

女的心头泛着一阵羞赧，低低地道：“那晚你醉的很厉害，我是不放心

你，才去看看你的。但我刚走到窗口，就听见屋子里有一男一女的声音……”

男的道：“你说得详细一些。”

女的又羞又急，低垂粉颈，双手掩面，埋着头，幽幽地道：“他们在……好……”这话，叫姑娘家如何说的出口？但她还是含羞带愧，说了出来，这是为了他。

男的心神一震，立时想到了被褥上那一点“落红”，急急问道：“婉妹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听到他们还说了什么话？”

女的含羞道：“我只听到他们一个叫着‘大哥’，一个叫着‘妹子’，旁的我没听清楚。”

男的猛的顿一脚道：“这厮乘我不在，果然冒我之名，做下了苟且之事！”

女的看了他一眼，奇道：“她也叫你大哥？”这句话她拈了酸！

男的道：“婉妹，你别误会了，那是我第一次去见太上，她在路上，非要认我做大哥才行。”

女的道：“难怪她一直对你那么体贴。”

男的微微叹息一声道：“唉，那晚你若是早和我明说，也许还可以逮住那个该死的东西。”

女的道：“逮住了又怎样？他们男欢女爱，两厢情愿，关你什么事？”

男的急道：“我的姑奶奶，那晚若是逮住那厮，至少与我无干，这黑锅就不用我来背了。”

女的眨着一双清澈大眼，问道：“所以那晚我要拖着玉兰一起来，万一有事，她就是你的证人。”

男的皱皱眉道：“这事情糟透了，我如何向她解释呢？”

女的身躯微震，望着男的问道：“怎么，她找上你了？”

男的点点头，尴尬的道：“就是今天早晨，她指责我得陇望蜀，始乱终弃。”

第三十章 发现第三者

“得陇望蜀，始乱终弃？”女的问道：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
男的苦笑道：“她说完这两句话，转身就走了。”

女的想了想道：“我看你在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，还是离开算了。”

男的道：“不，我现在不能走。”

女的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男的道：“第一，这件事没弄个水落石出，我永远背着黑锅，如果一定了之，那岂不是真的成了始乱终弃？第二，我两个朋友落在黑龙会手里，我非把她们救出来不可。”

女的想了想，点点头道：“你说得也对，但你怎么办呢？”

男的道：“我要把冒名肆淫的这厮找出来……”话声未落，突然一把握住她玉臂，低声道：“有人来了，我们决躲一躲。”

松树再高大，也是枝叶如针，疏朗朗的藏不住人。男的目光迅速一掠，拉着女的轻轻一跃，在斜坡一处草丛中蹲下身子。这里正好有一棵合抱大的

松树，掩蔽身形。

就在两人堪堪藏好身子时，已有一道人影，飞掠而来，不登山岗，不言不动，北向而立。小山岗上，纵然地方不大，但七八丈宽总是有的。来人站立之处，和两人藏身的地方，少说就有四五丈距离，浓重的夜色之中，只能看到个黑影，看不清那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一男一女躲在斜坡草丛里，睁大双目，静静地望着黑影，不敢稍动。那黑影面北而立。也一直不言不动。

这样足足耽了一刻工夫之久，女的心中暗暗奇怪，凑着男的耳边悄声道：“他这是干什么来的。”

男的轻声道：“他好像在等什么人。”

小山岗的北首是一片松林，而且都是一个人高的小松树，虽然不会太密，但在黑夜里，看去还是黑压压一片。

这时从北首的树林子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已经来了么？”

站在山岗上的黑影立即恭声说道：“在下来了。”

松林里那人并未现身，只是低沉的道：“很好。”过了半晌，接着问道：“船上有何动静？”

林外那人道：“在下正要转报主人，帮中自从来了一个姓凌的，担任总护花使者，此人年事极轻，武功极高，据说还是反手如来的弟子……”

松林里那人“唔”了一声。

林外那人接下去道：“最近他破获了黑龙会派来卧底的奸细，极得太上赏识……”

松林里那人又“唔”了一声。

林外那人续道：“此人不除，只怕对主人不利。”

松林里那人忽然低沉一笑，道：“主人要我转告你，尽量和姓凌的合作。”

林外那人惊异的道：“莫非他也……”

松林里那人道：“不是咱们的人，但主人要你和他合作。”

林外那人应了声“是”，道：“在下省得。”

松林里那人道：“主人有一封信，要你送给太上，但切勿露了形迹。”

林外那人道：“在下自当遵命。”

松林里那人道：“你接住了。”

随着话声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一道白影，从林中飞出。林外那人探手之间，已把那件东西接住，揣入怀中。

松林里那人道：“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林外那人恭应一声，腾身朝山下飞驰而去，转眼间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松林里也寂然听不见动静了，躲在草丛间的一男一女，这时才缓缓伸出头来。

女的低声道：“树林里的人，不知走了没有？”

男的已经站起身，微笑道：“早已去远了。”

女的惊奇地道：“他们不像是黑龙会的人。”

男的道：“自然不会黑龙会的人了。”

女的道：“那会是什么人呢？”

男的道：“目前还弄不清楚，真想不到百花帮里，除了黑龙会的奸细，还有第三者潜伏卧底。”

女的道：“你方才看清楚他是谁么？”

男的道：“此人好像戴着面具。”

女的道：“声音呢？也听不出来。”

男的道：“他们似乎防人发现，他连声音也改变了，这事要慢慢的查。”

女的道：“你没听他说他主人要他和你合作？”

男的道：“就是他们主人交代他，要和我合作，但咱们至少也要查出他们的来龙去脉，才不至被人利用。”

女的道：“大哥说的也是。”

男的悄声道：“婉妹，咱们也该走了。”两条人影，离开山岗，朝山下而去。

楼船由瓜洲启碇，一路沿江东下，由长江北口入海。如今已是一望无际的海洋了！

三道风帆，全已挂起，蓝天白云，滚滚波浪！三桅楼船，航行在长江上，稳重得就像住在花家庄院一般，但一出海口，就不同了！海上，无风三尺浪，诺大一艘楼船，到了这里，就像飘浮的一片叶子，船头一低一昂，乘风破浪，船身就在颠簸中前进。船上的人，也没有先前那般的舒服日子了。花女们有不少不习惯海上生活的人，而有些头重脚轻。

六艘巡逻快艇，也都已傍着船舷收起，值班的人，也只在船上巡视，不用再出海了。

楼船入海之后，就转舵向北，日夜航行，不再停泊。船上，自从总护花使者凌君毅肃清了潜伏的黑龙会奸细，一路上都不曾再发生事故。就因为没发生事故，日子过得很平淡。

就因为日子过得很平淡，凌君毅隐藏在心底的两件心事，一件也查不出来。他隐藏在心底的两件心事：第一件要查的自然是那晚“始乱”她的究竟是谁。他要摔下背着的黑锅，就非查出此人来不可。第二件是那天晚上，在松林外的那人，究竟是何来历。他要明了对方企图，才不至被人利用。而且他身为百花帮总护花使者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他有责任查出此人的动机。但任何破绽，只有在有行动的时候，才会露出来。如果日子过得平平淡淡，除了一日三餐，大伙就在膳厅里喝茶、聊天、下棋，这样的生活中，谁也不会让你看出毛病来的。因此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他这两件心事，依然一点眉目也没有。

数天之后，船已驶过崂山湾，沿海随时可以看到许多岛屿。这天从早晨到中午，太上不时地在第三层船头上出现，朝北眺望。大家都已知道快到地头，但谁也不知道在何处登陆。傍晚时分，夕阳西照，前面沿海陆地，已经隐隐可见。太上才要茶花传渝勾老大，定今晚子时，趁着涨潮、驶进五垒岛湾。这一消息立时传遍全船，大家听说今晚就要登陆，人人都感到无限兴奋。天黑了。船上生活，天没黑，就开晚餐，这时候，本来早就睡了，但今晚情形有些特殊！第二层的膳厅上，灯火辉煌，只是舱门上垂着厚厚的黑布遮住了灯光，不致外泄。厅上本来放着品字形三张方桌。如今下首两张已经撤去，地方就显得宽敞了许多。

此刻左右两边，早已黑压压站满了人！左边以总护花使者凌君毅为首，他身后共分两行，左护法冷朝宗，右护法蔡良。接着是七名护法：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、杜乾麟、罗耕云、叶开先、冉遇春。八名护花使者：丁峤、万有为、诸全福、翟天佑、翟友成、徐守成、孙兼贤、孔鹏举。右首以总管玉兰为首，接着是六侍者：玫瑰、紫薇、芙蓉、凤仙、玉蕊、虞美人，也分两行站立。接下去是十九名一式劲装的花女。大家肃然而立，静得没有半点

声音。

不多一会，只见舱门布帘忽然撩起，当先走进来的赫然是太上，她依然穿着一身黑色衣裙，黑绒包头上缀一颗葡萄大的明珠，黑纱蒙面。这老妇人实在有些神秘。太上身后是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。接着是两名花衣使女茶花、榴花，一捧如意，一捧玉拂，紧随三人身后而行。太上一直走到方桌上首，才行站定。帮主、副帮主分立左右，两名使女伺立两侧。

左右两边的人，一齐躬下身去，口中同声说道：“属下参见太上。”声音整齐划一，颇为壮观。

太上似是极为满意，朝大家颌首为礼，说道：“大家免礼。”

左右两边又同时说了句：“谢太上。”才行直起腰来，依然恭身肃立。

太上喜欢这一套，她是女人中的男人，喜欢炫耀她的声势和权力。

膳厅上，肃静得坠针可闻，太上两道冷电般的眼神，徐徐掠过众人，说道：“老身已命勾老大，定今晚于时，趁着涨潮，驶进五垒岛湾，在叫做泽头的地方登岸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大家已经纷纷鼓起掌来。

太上等掌声稍歇，接道：“咱们登岸的泽头，离昆崙山还有几十里路，距离黑龙会盘踞的黑龙岩，还有百余里路。因此咱们登岸之后，必须先有落脚之处，再分配各人的任务。”口气微顿，接道：“咱们从泽头下船，西行五里许，地名石山头，山上有一座石神庙，咱们就在那庙中打尖。”目光一指，叫道：“凌君毅。”

凌君毅连忙应道：“属下在。”

太上道：“你可率领左右护法，及所有护法、护花使者，等船停妥之后，会同总管玉兰先行登岸，在石山头石神庙集合，但石山头东面临江，西首是一片森林，你可和左右护法磋商，因地制宜，加以部署。”

凌君毅躬身应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太上又道：“玉兰可率同玫瑰、紫薇、芙蓉、凤仙、玉蕊五人随凌君毅同行，先去石神庙布置。”

玉兰和玫瑰等五名侍者，一齐躬身领命。

太上又道：“虞美人可率同花女，随老身同行。”

虞美人躬身应是。

太上把登岸后的任务分配完毕，接着说道：“现在时间还早，大家回去收拾一下随身行囊，到了子时，可按老身指派的任务行事，不得有误。”

众人又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太上率同帮主、副帮主便自离去，两名使女也紧随而行。

太上一定，玉兰也率同侍者、花女，鱼贯退出。楼船上登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各人忙着收拾行囊。人，终究是陆地上的动物。这十多天呆在船舱的水上生活，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闷气，谁都希望早些上岸。

下弦月，正是潮汐最大的时光。勾老大是老舵手，他懂得如何利用风力和水势。三道风帆，满引风力，趁着涨潮，顺水推舟，滑行得比奔马还快！三更不到，船已经由潮水的推送，徐徐驶进了一条海湾。船上登时响起一片辘轳之声，三道风帆，缓缓地卸落！

五垒岛湾，就有许多小岛，如被潮水淹没，只露出一块礁石。勾老大对这一带的地形，熟得好像回到老家一样。风帆卸落之后，船势显得更轻。勾老大一手掌舵，他不用看，楼船忽左忽右，穿行在礁石间，如鱼游水。这

样又行驶了顿饭工夫，水涨船高，船趁水势，平稳而迅快地冲上浅滩，船底响起一阵沙沙之声，接着就不动了。水手们不待吩咐，立时转动绞索，抛下了锚。船身稳住了，不用说，已经到了地头，但站在船头上的人，举目望去，黑夜之中，楼船四周，还是一片汪洋，少说距陆地还有半里来远。

水手们迅快放下六条小艇，勾老大已经走了过来，朝凌君毅躬了躬身道：“总使者、总管可以下船了。”

凌君毅略一计算，六艘小艇，每条只能截三个人，一次就是十八个人，自己一行连同玉兰等六人，就无法一次运毕。当下就朝大家说道：“六艘小艇，一次最多只能运送十八个人，咱们非得分两批运送不可。兄弟之意，请总管、五位侍者，冷老及七位护法和兄弟先行下船，为第一批。蔡老和八位护法使者为第二批。现在第一批的人，就请下船。”

三眼神蔡良躬身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凌君毅朝玉兰抬抬手，说了声：“请。”当先纵身跃落小艇。

冷朝宗、七名护法和玉兰、玫瑰等人，也相继下船。六艘快艇，登时双桨齐飞，朝岸上划去。等两批人一齐运到岸上，足足花去了半个多时辰。凌君毅等人数到齐，正待和玉兰、冷朝宗、蔡良磋商大家初次登岸，地理不熟，不知该如何走法。但他还没开口，兄见人影一闪，勾者大头戴一顶破毡帽，一手拿一根烟管，弯着腰，趋到面前，陪笑道：“小老儿奉太上之命，特来替总使者带路。”

凌君毅微微一怔，点头笑道：“好极了，兄弟正想和大家商量到石头山的走法，勾老大既是太上派来，那就请吧。”

勾老大笑了笑：“总使者言重了，小老儿就是牟平人，本乡本土，自然熟悉了。”一面又拱了拱手道：“小老儿替总使者带路。”说完，就在前面引路。

凌君毅、玉兰等人，随着他身后而行。

凌君毅一面回头过去，以“传音入密”朝玉兰问道：“总管可知道这勾老大是何来历么？”

玉兰也以“传音入密”道：“贱妾只知他水性很好，是咱们在鄱阳湖所有巡逻船上水手的总领班。来历如何，贱妾就不太清楚了。”她说到这里，接着补充道：“从贱妾懂事起，他好像就已经是水手的领班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如此说，他追随太上，已经很久。”

玉兰轻“唔”一声，忽然偏头问道：“总使者可是看他有什么地方不对么？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没有，在下只是随便问罢。”说话之际，大家一路疾行，脚下丝毫没停。

凌君毅忽然发现领路的勾老大，一个人走在前面，脚程居然极快。要知一行人个个都是身怀绝艺，算得上武林中的一流高手，勾老大只不过是百花帮的一个水手领班，他走在前面领路，大家放腿奔行，居然会并不觉得他侵！只此一点，就可见他轻功造诣并不在众人之下！不过盏茶工夫，便已赶到石山头。

夜色之中，这座黑黝黝的山林，山势不高，却是相当雄伟，东首面临大海，更有不少悬岩峭壁。石神庙是在半山腰上，一路都铺着平整的石级。

凌君毅在山麓间略为驻足，就命护法冷朝宗率同杜乾麟、冉遇春和四名护花使者负责东首沿江一带，右护法蔡良率同罗耕云、叶开先和四名护花

使者负责西首松林一带。

自己率同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三人，和玉兰等人一起登山。

到得石神庙，勾老大脚下一停，躬身道：“小老儿去敲门。”说完，当先抢在前面，举手朝山门上叩了三下。

只听里面响起一个老妇人的声音问道：“外面是什么人？”

勾老大道：“咱们不是来进香的。”这话答非所问。

凌君毅觉得有些奇怪，但并未开口。只听那老妇人道：“你们不是来进香的，那是做什么来的？”

勾老大道：“南海观世音要来见见石神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暗一动，忖道：“原来他们说的是暗号。”回头朝玉兰看去，只见玉兰似是也并无所知，抬眼朝自己望来。

显然，勾老大说的暗号，连她身为百花帮总管的人，都并不知情。

只听里面那老妇人哦了一声，依然并未开门，问道：“你这话能相信么？”

勾老大道：“这话是水晶宫的蟹大将军说的，那还错得了？”

里面老妇人道：“他人呢？”

勾老大隔着板门笑道：“他就是区区兄弟。”

里面老妇人低啊道：“你就是蟹大将军，快请里面坐。”

两扇山门迅快开启，迎出一个两鬓花白、脸色焦黄的老婆子，一眼看到众人，不觉微微一怔：连忙陪笑道：“咱们这里，地方不静，大家快请里面奉茶。”

勾老大突然变成了蟹大将军，真是离奇得很。

勾者大笑道：“不要紧，南海观世音菩萨都已经来了，还怕什么？”那老妇人道：“那我就得进去通报当家的。”

勾老大道：“不错，你得赶快去通报当家的一声。”

那老婆子迅快转身，急匆匆朝里奔去。

凌君毅一眼就看出这老婆子脸上分明戴了面具，再看她转身之际，腰身灵活，也根本不像是上了年纪的老婆子，心下更是觉得可疑！

忍不住回头过去，朝勾老大道：“你和这庙里的很熟？”

勾老大陪笑道：“本乡本土的人嘛，小老儿总还熟悉。”这是不由衷之言！

他接着陪笑道：“总使者，总管，请。”

大家鱼贯进入山门，穿过大天井，但见这座石神庙，一排数间殿宇，地方相当宽广。

正在打量之际，只见从殿后转出一个头戴灰布尼帽，身穿灰袖的老尼，双手合十朝勾老大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尼听说勾老施主来了，迎接来迟，还望勾老施主多多原谅。”

勾老大连连还礼，口中说着不敢，一面含笑道：“多年不见，老当家好，兄弟先给你引见两位本帮的重要人物。”说着，伸手指指凌君毅说道：“这是本帮总护花使者。”又指指玉兰说道：“这是本帮总管，她奉太上之命，先来布置的。”

灰袖老尼打量着两人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原来是总使者、总管驾临，贫尼失敬了。”

凌君毅目光一注，发现这灰袖老尼脸上竟然也戴着面具，心中更觉疑

云重重，但他却是丝毫未露，和玉兰一同还了一礼。

灰袖老尼转脸朝勾老大问道：“贫尼听说勾老施主方才曾告诉吴婆，观世音菩萨亲自来了？”

勾老大笑道：“没错，菩萨已经到了泽头，大概也决到了！总管是奉派先来布置的。”这回，凌君毅、玉兰都听清楚了，他们口中说的“观世音菩萨”，原来就是指太上而言。

灰袖老尼听得大为紧张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慌忙朝玉兰合十道：“总管几位那就随贫尼先去看看屋子，好教她们打扫干净，才能迎接贵宾。”

玉兰含笑道：“老师父不忙。”一面朝凌君毅道：“总使者先在这里宽坐，贱妾进去瞧瞧。”接着，朝玫瑰等五人招手道：“你们随我来。”

凌君毅想告诉玉兰，自己发现灰袖老尼和那开门的老婆子，脸上都戴着面具，要她小心，但话到口边，却又忍了下来。

只要看太上要勾老大替自己等人前来引路，和他们用暗号交谈，老婆子称他蟹大将军种种迹象上推测，可能这所尼庵，和太上有着极深的渊源。

玉兰等人走后，大殿上只留下凌君毅、勾老大和公孙相等三人，大家就在殿上的几把木凳坐下。直到三更时，太上率同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和一群侍者、花女，抵达石神庙。凌君毅、玉兰和庙中当家灰袖老尼，一齐把太上迎入大殿。

灰袖老尼忽然双膝一屈，朝太上跪了下去，泪流满面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小婢总算又见到公主了。”

老尼姑变成了“小婢”，太上也成了“公主”，这称呼听得大家全都一怔。

金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敢情这老尼，是太上昔年的侍婢，只不知太上又是什么公主？”

太上蔼然笑道：“你快起来，咱们快二十年没见面了。老身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谈。”说话之时，抬了抬手，早有茶花、榴花把老尼扶起。

灰袖老尼拭着泪站起，说道：“公主有何吩咐？”

太上笑道：“你看，老身看你两鬓已花白了，别再一口一声的叫我公主。”

勾老大在旁笑道：“现在咱们都叫太上，你早就该改口了。”

灰袖老尼恭敬地道：“小婢遵命。”

太上在上首一张椅子坐下，问道：“这二十年，你辛苦了，不知他们可曾到这里来过？”

灰袖老尼道：“这里离黑龙岩已有百来里路，头几年他们还有些怀疑，来搜过几次，还派人在暗中觊伺，总算没人认出小婢来。近几年，他们也偶而有人巡逻海岸，经过这里，小婢一直遵奉你的指示，没露形迹，也就相安无事。”

凌君毅暗哦了声，忖道：“无怪她戴着面具。”

太上又说道：“岳姑殿可有消息？”岳姑殿在昆侖山岳的顶上，把东岳大帝之女碧霞元君，香火极盛。

灰袖老尼道：“前几天还有消息传来，他们已经从水道出发，由飞龙堂主金铤剪饶三村率领十二星宿在半路拦截，一面从各地调集高手，准备全力迎战。”

太上冷冷一笑道：“前些日子，金铤剪饶三村已经铩羽而归，他们除了

搬几个鹰爪孙，又能从各地调集什么高手？”

凌君毅听得又是一怔，忖道：“听太上的口气，好像黑龙会和官家也有勾结。”

灰袖老尼道：“太上不可轻信了他们，据说……”她忽然语声一停，没往下说，原来是改用“传音入密”说了。这话一定是十分机密，大家都不知道她说了什么。

太上怒哼一声道：“好哇，老身就会会他们这些密宗高手，究竟有多厉害。”接着道：“咱们这趟走的水路，大家都有些不习惯，老身本来打算在这里休息两天再走，既然他们已有准备，咱们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！”说到这里，目光徐徐一扫，又道：“咱们天亮就要动身，还有两个更次，大家在这短暂的时间好好回去歇息一回。”说完，便偕灰袖老尼、帮主、副帮主一起朝后殿走去。

玉兰招呼侍者、花女，一同到后进休息。前殿，除了派出去值班的人，都在佛殿地上坐下，闭目养神。没有多久，天色已经大亮，大家在殿前大天井中，列队集合，静候太上传令。

太上在帮主和副帮主陪同之下，走出大殿，在阶上站定，一双目光从蒙面黑纱中，缓缓掠过众人，然后徐声道：“现在，咱们就要出发。咱们的敌人是黑龙会，不但高手极多，而且以逸待劳，因此，咱们要出奇制胜，以寡击众。老身有一句话，必须提醒你们，遇上黑龙会的人，就要先下手为强，格杀勿论。若是一步之迟，那么横尸山野的就不是他，而就是你了。”

大家静肃得没有半点声音。数千里跋涉，就是为了进攻黑龙会，现在厮杀就在眼前，每个人都觉得精神有些亢奋。

太上话声一落，伸手从宽大衣袖中，取出一个密柬，口中叫道：“牡丹。”

百花帮主立即躬身道：“师尊有何吩咐？”

太上道：“你可率领玉兰、玫瑰、紫蔽，左护法冷朝宗、护法冉遇春、叶开先，由明月为向导，依我柬帖行事。”说完，把手中密柬递了过去。

牡丹接过密柬，躬身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

太上一挥手道：“你们可以去了。”

玉兰、明月、冷朝宗等人，同时应了声“是”，随着百花帮主牡丹身后朝庙外行去。

太上又从衣袖中取出一个密柬，叫道：“芍药。”

芍药躬身道：“弟子在。”

太上道：“你可率领芙蓉、凤仙、玉蕊，右护法蔡良、护法杜乾麟、罗拼云，由明珠为向导，依我柬帖行事。”说完，把手中密柬递了过去。

芍药接过密柬，躬身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

太上一挥手道：“你们也可以去了。”

芙蓉、凤仙、玉蕊和蔡良、明珠等人同时应了声“是”，随着副帮主芍药身后，朝庙外而去。

太上再次伸手，从衣袖中取出第三个密柬，抬目叫道：“凌君毅。”

凌君毅躬身道：“属下在。”

太上并未把密柬立即递去，两道目光，直注凌君毅，徐徐说道：“凌君毅，三路人马，要以你这一路为主，本帮和黑龙会胜负谁属，全在于此，你必须做到柬帖上每一句话，不可稍有疏忽，知道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属下自当全力以赴。”

太上说了声：“好！”接着道：“你可率领所属及虞美人率领的二十名花女，由勾老大为向导，依我柬帖行事，不得有误。”说完，才把密柬递过。

凌君毅接过密柬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限已牌前赶抵林子西方可拆阅。”

他不知“林子西”在哪里，但有勾老大担任向导，也就不必多问，当下把密柬揣入怀中，一面躬身道：“属下敬遵法旨。”

太上又道：“虞美人，你率领的二十名花女，已经只有十九名了，可由茶花补上，仍为二十名。”茶花是太上贴身两名侍女之一。

虞美人躬身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

太上道：“你要她们把放在后边的一顶轿子抬出来，就可以走了。”

虞美人又应了声“是”，带着四名花女，朝后殿走去。不多一会，四名花女抬着一顶黑色软轿走出。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这顶软轿，大概是太上乘坐的了。”

太上挥手道：“时光不早，你们也可以上路了。”

一面朝身旁伺立的榴花吩咐道：“你可手持如意，随轿而行。”榴花也躬身应“是”。

凌君毅心中大奇，他原以为太上必然乘坐这顶软轿，哪知她派出三路人马，等于把所有的人全调出去了。那么她自己呢？难道她要一个人留在这里？还是她支开众人，另有去处呢？太上既要自己率众出发，自己除了遵命行事，自然不好多问。这就朝太上行了一礼，率领勾老大、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和八名护法使者，当先步出石神庙。

虞美人跟着率领二十名花女，抬着一顶黑色软轿，榴花手捧白玉如意，随轿而行。

一行人下了石山头，凌君毅朝勾老大问道：“勾老大，太上要我们在已牌前进抵林子西，你看来得及么？”

勾老大道：“林子西在昆崙前麓，从这里去，不过五十来里路程，这时不过辰时光景，走的快一些也还来得及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好，那么就请勾老大带路，咱们要快些赶了。”

一行人由勾老大带路，脚下加紧，一路朝西北方向奔行。

这一带都是起伏山陵，崎岖小径沿着山脚而行，有时还得涉水而行。

因此这一段路，足足走了将近一个时辰，直到已牌时光，才算赶到林子西。这是山麓间的一片平地，竹篱茅舍，疏朗朗有几户山居人家。

凌君毅突然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看来这山村人家，可能隐藏着黑龙会的眼线了。”

心念转动，立即探手入怀，取出密柬，打了开来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“一、汝等尚未早餐，轿中备有干粮，可在此地休息，略进饮食。

二、由林子西北行，可在轿中取出本帮旗帜，由花女执旗前导，榴花在轿前伺候，汝等分前后护轿而行，行踪务须力求隐秘，行动勿须太快。

这一点，必须特别注意，要使对方认为汝等计划在入夜之后，才采取行动也，路上行止，可商之勾老大。

三、傍晚时分，抵黄龙岩，岩前有一平地，彼等必在此设伏，汝可命虞美人停轿场中。

四、如遇飞龙堂十二星宿，可命花女对付。

五、现身敌人中，如有红衣番僧，不必力战，任其扑近软轿，如不遇红衣番僧，必须守护此轿，待冲入黄龙岩下，始可将此轿投入黄龙洞贼巢。

六、另附一柬，须待破去黄龙堂，再行拆阅。”

凌君毅看完密柬，回头朝勾老大问道：“咱们从这里到黄龙岩，还有多少路？”

勾老大道：“五十多里，不到六十里了。”五十多里路，要从早晨巳时，走到傍晚才能到达，难怪太上特别指示“行动勿须太快”了。凌君毅心头有些明白，自己这一行人，虽是攻打黄龙岩的主力，但也是一路虚张声势的疑兵！太上要自己等人“行动勿须太快”，而且又命花女执旗前导，明明是要故意引起对方注意。另外帮主牡丹和副帮主芍药二路人马才是奇袭，她们去攻打的可能是青龙堂、飞龙堂两处了。由此可见，太上另有隐秘，不愿让自己等人知道。最使他感到奇怪的是飞龙堂“十二星宿”，周身刀剑不入，暗器难伤，如何要花女去对付？她又怎知对方之中，会有红衣番僧？何以遇上了红衣番僧，就任令他扑近软轿？没遇上红衣番僧，何以又必须守护此轿？

他略加思索，依然想不通此中道理，随手把柬帖收起，一面朝大家道：“太上要咱们在这里休息，大家早晨跑了五十里路，还没吃东西，轿内准备了干粮，可找个地方歇脚，吃了干粮再走。”

勾老大道：“总座，咱们是不是要找个较为隐蔽的地方歇脚？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好吧。”

勾老大陪笑道：“那么总座和大家就请随小老儿来。”

他这一带的地理极熟，领着大家转过一道山脚，这里正好是在山岗之间，前临大溪，后有丛林，中间一片是绿油油的草地，可供大家坐歇。软轿在草坪中间停下，一路人马，分成了男女两边，围着坐下。虞美人要花女从轿中拿出干粮，分与大家食用。好在到黄龙岩一共只有五十里路，太上在密柬上指示，沿路行动勿须太快，只要在黄昏时赶到就好，时间十分充裕。凌君毅等大家吃过了干粮，才要虞美人一起坐下，取出太上密柬，给大家传阅了一遍。

虞美人站起身，走到软轿前面，掀起轿帘，果然在座位下面，放着一叠折好的旗帜，当下要花女们上山砍了许多竹竿，把旗帜装上。这些旗帜，不但颜色鲜艳，而且都是精工绣成，有的是长方形，上书“百花帮”三个大字。有的呈三角形，上绣一个斗大的“花”字，也有白底黑字的长幅，写着：“扫平黑龙会”和“消灭武林败类”等字样。

这一挂上竹竿，当真旗帜鲜明，另有一般声势，难怪古时行军打仗，都有许多旌旗。

凌君毅走到虞美人身边，问道：“姑娘可知，这一路上该如作么？”

虞美人嫣然一笑道：“总使者这是在考我了，太上密柬上要花女执旗前导，但行踪又要力求隐秘，我想太上的意思，大概是既要她们手执旗帜，又要她们隐秘行藏，那只有命她们把旗帜卷起来，偃旗息鼓而行了，不知总使者认为对是不对？”她一双明亮的俏眼，盯着凌君毅，闪出异样的光采。

凌君毅点点头道：“姑娘冰雪聪明，一猜即中，我想太上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虞美人道：“我很荣幸，被派到总使者的摩下来，一切自然听总使者的了。”

金君毅道：“姑娘言重，咱们那就按照姑娘所说行事就是了。”

大家经过一阵休息，仍由勾老大向导，开始上路。这回，队伍经过编组，显得甚是整齐。最前是向导勾老大，总护花使者凌君毅、护法公孙相、

宋德生、张南强，然后是二十名手执旗帜的花女。她们扛着这些旗帜，经过虞美人授意，要使人认为她们是掩蔽行藏，有的已经卷起，有的只露出半面，总之，谁都一看就知道这是百花帮来的。

二十花女后面是她们领队虞美人，然后是手捧如意的榴花，接着就是软轿，轿后是一色青灰紧身劲装的八名护法使者。队伍的阵容，相当精锐，任何人看了那顶黑色软轿，都会想到那是百花帮的太上了。又有谁知道这是一顶空轿。但这顶轿并不轻，这是一路故意欲盖弥彰，虚张声势的疑兵！

一行人由勾老大领路，有时舍了大路，专拣荒僻小径行走。有时又在林中躲躲闪闪，故意制造隐秘。其实他们的行踪，在林子西就被黑龙会的眼线发现，早已用飞鸽传出信息，而且路上也有人暗中尾随，把他们的行动，随时发出报告。因此，黑龙会对他们的行止，可说了如指掌，但凌君毅率领这一路人马，其目的也正是要黑龙会对他们了如指掌。

傍晚时分，一行人按照太上指示，已经走入后山，但行踪还是掩掩藏藏的，大概要等到天黑之后，才开始行动，突击黄龙岩。

天色渐渐昏暗下来，凌君毅率领的大队人马，由勾老大领路，已经顺利的抵达黄龙岩前面的一片草坪。这是太上指定的地点，到了此地，已经不须再隐藏什么行迹。花女们打着百花帮的旗号，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入岩下，占据了草坪，停下轿来。

奇怪的是，从山前到山后，居然没遇上一个人，百花帮精锐之师，简直如入无人之境。凌君毅心里清楚，对方越是不动声色，越发可见他们早有严密部署。就是等着自己等人送上门来入伏，因此吩咐大家务必小心戒备。八名护花使者，二十名花女，全已兵刃出鞘，在草坪中央布成阵势。黑色软轿停在中间，轿帘低垂，榴花手捧玉如意，侍立轿前。人数不少，但每一个人都轻捷如风，足不扬尘，肃静的听不到一点声音。百花帮的旗帜，已经插在草坪四周，晚风之中，旌旗飘扬，确实另有一番剑朝森严之感！

四名担任执事的花女，取出干粮，分给大家食用。入晚之后，即将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，要填饱肚子，才有力气。但就在大家坐下休息之际，但听西首自己等人来路上，突然响起一声号炮。

一群人影，从大石后走出，截断了归路。当前一人，是个骨瘦如柴、左目已眇的青衣老者，他身后一排九人，连头带身一团漆黑，只露出一双炯炯目光。那是身穿特制皮衣，刀剑不入的“十二星宿”！只是十二星宿在牛洛山一战，死了三个，已只剩下九人；而且九人之中，有两个断去一臂。

凌君毅冷冷一笑道：“我道是些什么人，原来都是凌某手下败将，剑下亡魂。金铍剪饶三村怎么不来？可是吓破胆了？”

眇目老者独目寒光如炬，注视着凌君毅，冷然道：“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，你就是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凌君毅么？”

凌君毅傲然道：“不错，阁下也亮个万儿。”

眇目老者微晒道：“真是少不更事，连老夫都没听人说过么！”

凌君毅朗笑道：“江湖上左道旁门，败类太多了，凌某哪会认得这些人？”

眇目老者脸色候沉，怒哼道：“无知小辈，待会老夫就要你知道人家的厉害。”

勾老大站在凌君毅背后，低声道：“他是人称翻天鹰的仇英，昔年黑龙会三十六将之一……”

翻天鹰仇英独目之中，寒芒暴射，注视着勾老大，大笑道：“你是勾将军，哈哈，难怪你一口道出兄弟来历来了。”

勾老大拱拱手道：“正是勾某，仇将军请了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暗哦了一声，这回他才弄清楚，心想：“勾老大原来也是黑龙会三十六将中人。”就在他思忖之际，但听东首山径上，也响起一声号炮，接着从林间小径上，走出两对黑衣人！这四个人宛如皂隶一般，缓步走出树林，便在林前分左右站定，就像泥塑木雕一般，双手下垂，没再走动一步，只是板着死沉沉的脸孔，站在那里。

接着林间小径上，出现了两盏红灯，那是两个青衣姑娘手挑宫灯，移步行来。宫灯上赫然写着“代天巡狩”四个朱字。接着出现了一顶黑色小轿，由两个黑衣大汉抬着，如飞而来，眨眼功夫，已到林边，在路口停下。两个青衣少女立即手挑宫灯，一左一右伺立轿前，四个黑衣皂隶也走近小轿，在两旁雁翅般排开。

凌君毅暗暗忖道：“太上果然料事如神，黑龙会诱敌深入，选择在此地动手，焉知全落在太上计谋中。”

他想到黑龙会的人在此设伏，显然并不知道百花帮主牡丹和副帮主芍药两批人马，领了太上密柬，分两路奇袭之事！太上说得没错，三路人马，以自己这一路为主，看来黑龙会还以为软轿中就是太上，才部署重兵，要在此堵截。他心念闪电转动，暗暗朝虞美人使个眼色，示意她按照太上密柬行事，由她率领花女，对付飞龙堂“十二星宿”。

虞美人会意的点点头，转身朝花女们挥了挥手。二十名花女得到命令，立即双腕齐翻，举动快速划一，从腰间掣出一双绣鸾刀，面向西首，一字排开。凌君毅虽然不知花女们如何去对付飞龙堂的“十二星宿”，但他想到太上既已算定黑龙会在此设伏，又指定由花女们去对付刀剑不入的“十二星宿”，料想她必有安排。

西首一路人马，交给了虞美人，这是依照太上柬帖指示行事，他就可以不必再去操心。至于东首山径的一路人马，人数虽然不多，但这顶黑色小轿，他并不陌生，那是玄衣罗刹无疑。此女善使迷药，连南疆一奇铜臂天王董如海那等武功，都着了她的道，看来只有自己身有岭南温家“清神丹”不惧迷药，须得自己出手不可。

心念转动之际，不觉缓缓转过身去，一手按着剑柄，星目一抬，朗笑一声道：“来的可是玄衣罗刹楚仙子么，咱们想不到又在这里见面了。”

只听那黑色小轿中响起了一个妇人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不是玄衣罗刹楚仙子。”

凌君毅听轿中口音，确然不是玄衣罗刹，不觉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你既非玄衣罗刹，怎么打着楚仙子的旗号而来？”

轿中人冷晒道：“老身何用打她旗号？”说到这里，一面吩咐道：“春花，秋月，起打轿帘。”站在轿前的两个青衣少女“嘻”一声，玉腕轻舒，一左一右撩起轿帘。这回凌君毅看清楚了。

第三十一章 火焚星宿

轿中端坐着一个青布衣裙的老妇人，面貌白皙，头发略见花白，双目如电，果然不是玄衣罗刹！青衣妇人微微一笑道：“年轻人，你认识楚仙子？”

凌君毅青衫飘忽，意能潇洒，微微颌首道：“在下见过楚仙子两面。”“很好。”青衣妇人深深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凌君毅。”青衣妇人似乎微微一怔，又打量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原来你就是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。”凌君毅道：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青衣妇人道：“好吧，今晚咱们要对付的主要敌人，是百花帮的太上，老身就放你一马，只要你不要向我这边逃，老身不难为你就是了。”凌君毅剑眉略轩，朗笑道：“夫人这份盛情，在下谢了。在下也有一句话奉告；今晚一战，鹿死谁手很难预料，但夫人只要从原路撤退，在下也可以放你一马，不难为你就是了。”轿前的春花、秋月，同时脸色一沉，娇叱道：“你敢对柳仙子这般说话，那就先把你拿下了。”柳仙子！原来轿中的青衣妇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千手观音柳仙子。

勾老大大目光如炬，看到两人抬手一指，就有一丝金光闪了闪，急忙叫道：“总座小心她的暗器。”他喝得已经迟了！春花、秋月娇喝声中，两支金针已经悄无声息，快若闪电，一左一右，打上凌君毅的肩头。

凌君毅潇洒地站着，动也不动，任由两支金针钉在肩上，朝春花、秋月微微一笑道：“两位姑娘如仅凭两支金针，就能制得住在下，在下在百花帮这总护花使者也就不用当了。”话声甫落，两支金针，已从他肩头自行滑落。

春花、秋月看得满脸失色。秋月冷哼道：“你神气什么？哼，不信再试试……”

柳仙子徐声道：“秋月，不准再出手了，他练成护身真气，你们伤不了他。”一面朝凌君毅道：“你年纪不大，居然练成护身真气，实在难得，你总听你师父说过，九仙阳千手观音吧？护身真气只能防御普通暗器，遇上老身的‘太阳神针’，那就一无用处了。”

凌君毅心头暗暗一震，他确实听师父说过，隐居九仙阳的千手观音柳仙子，暗器独步武林，尤其是她的“太阳神针”，专破气功，是武林中人唯一的克星。他真没想到轿中的青衣妇人，就会是九仙阳的千手观音柳仙子！更想不到千手观音柳仙子成名多年，也会甘心附贼，和黑龙会流濯一气！凌君毅笑了笑：“在下确曾听家师说起过柳仙子的大名，但柳仙子认为‘太阳神针’可以破在下的护身真气，那就不妨出手试试。”

春花气道：“师傅，这人不给他吃些苦头，还当师傅的‘太阳神针’破不了他护身真气呢！”

柳仙子微笑道：“年轻人，真气一旦破去，你一身武功也就完了，这种事，逞强不得。记着，老身还是这句话，待会你只要不向老身这边逃过来，老身不会难为你的。”

就在此时，第三声号炮，跟着响起！数丈高的石崖上，同时挑起八盏风灯，把整座黄龙岩照得如同白昼。黄龙岩下，一座高大的洞府中此时已有一伙人缓步走出！

当前一个是黑褂老者，生得赤脸浓眉，颊下一把疏朗朗的花白胡子，肩头背一柄黄穗长剑，目光炯炯，虎步走来。

这人凌君毅曾在百花帮见过，正是黄龙堂主郝飞鹏。在他身后，还有两个老者，一个身穿葛衣，身材矮小，一张马脸却是特别长，看去有些古怪。

另一个尖瘦脸老头，脸白如纸，双目如线，似睁似闭，死眉活眼的模样，一望而知是旁门左道人物。接着是四名身穿黑色劲装、背负狭长长剑的汉子，至少也是黄龙堂巡主一类的人物。

凌君毅付度当前形势，对方出现的三批人马，东西两批，志在截断自己退路，自然以正面黄龙堂的这一批人为主。西首翻天鹰仇英率领的九名“十二星宿”已由虞美人率领二十名花女严密戒备，这是太上在密柬上指示的。其余两批人马，自己也该有所准备。

当下就暗中嘱咐公孙相，率同四名护花使者，严密监视，防备东首的千手观音柳仙子那一批人。另外分出四名护花使者，以丁峤为首，守护软轿，自己和勾老大、宋德生、张南强居中，对付正面黄龙堂的敌人。这一分配，如以实力来说，和对方三批人马相比，当真是以弱敌强，差得甚远，但此时此地，也只好如此安排了。

黄龙堂主双目炯炯，打量着被堵在草坪上的百花帮一行人，脸上不禁飞过一丝冷峻的笑容！在相距二丈来远，便已站停下来，洪声说道：“谁是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凌君毅？”

凌君毅缓步走出，说道：“在下就是凌君毅，郝堂主有何见教？”

郝飞鹏虎目之中寒芒飞闪，冷嘿道：“你就是总护花使者？”，他在百花帮后园，曾见过凌君毅和百花帮主坐在一起，是以认得。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

郝飞鹏道：“你们太上也来了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

郝飞鹏道：“她躲在轿中，怎不出来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贵会会主该是也来了？”

郝飞鹏道：“你们这点阵仗，何用会主亲来！”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贵会会主既然没来，敝帮太上，自然也用不着见你了。”

郝飞鹏仰天洪笑道：“已经落在老夫掌心，老夫不相信她能在轿中躲得了多久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个难说得很。”

郝飞鹏道：“难道你们还能生离此地？”凌君毅傲然笑道：“那也未必，古人说得好，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百花帮若是这般不堪一击、那就不用到昆箭山来了。”

郝飞鹏脸色微变，一手摸着长须，看了凌君毅一眼，说道：“但以眼前形势而论，你们深入腹地，三面受敌，显然处于劣势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阁下应该看得出来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觉得鹿死谁手，仍是未定之天。”

郝飞鹏沉嘿一声，脸上渐渐泛起怒意，沉声道：“老夫听说你是反手如来不通大师的传人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

郝飞鹏道：“会主看在令师不通大师的面上，不想伤了和气，要老夫奉劝你老弟，黑龙会和百花帮的过节，和你老弟毫不相干，你用不着蹈这场浑水。尤其以你老弟一身所学，那是前程远大，如果愿意到黑龙会来，会主同样可以给你总护法的名义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贵会主的盛情，在下心领。”

郝飞鹏道：“老弟不愿屈就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是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，总不能朝秦暮楚，凭你郝堂主几句话，就阵前投诚。即以郝堂主来说，在下劝你投效百花帮，你能这样做么？”

郝飞鹏点点头道：“会主之意，老弟如果不愿意屈就，也希望你能及时退出，不可为百花帮利用。只要老弟点个头，老夫立即叫人送你出山，你老弟意下如何？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如果敝帮太上也要在下劝你郝堂主，如果不肯投效百花帮，也希望你能及时退出，郝堂主又如何呢？”

郝飞鹏变色道：“阁下那是不答应了？”

凌君毅淡然一笑道：“在下和郝堂主一样，这是各为其主。”郝飞鹏怒哼道：“凌君毅，你错过今晚，那是自毁前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看不出如何自毁前程？”

郝飞鹏道：“老夫不妨说得明白些，百花帮以女色蛊惑武林中人，图谋不轨，只是一个叛逆帮会，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？”“叛逆”这两个字扣到百花帮的头上，凌君毅心头，不觉泛起了一片疑云！他记得太上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他们（指黑龙会）除了搬几个鹰爪孙之外，能从各地调集什么高手？”自己还以为百花帮和黑龙会只是江湖恩怨而已，但从郝飞鹏的口气听来，他们之间，果然牵连到官家。

勾老大站在凌君毅背后，先前他只是听着双方说话，并未开口。当然，他只是向导身份，哪有资格在总使者面前插口？何况凌君毅对郝飞鹏威胁利诱，俱不为所动，也用不着他在旁多嘴。但此刻可不同了！江湖上人，尽管刀头舔血，臂膀上跑马，但一旦牵涉到官家，谁也不愿去顶上“叛逆”的罪名。他看到凌君毅忽然沉吟不语，只当他被郝飞鹏这句“叛逆”吓唬住了：到了此时，他顾不得自己只是一名向导，口中大声喝道：“郝飞鹏，你变节降贼，认贼作父，也不过当了一名堂主，你有什么前程？”

郝飞鹏双目圆睁，冷喝道：“你是勾维义！哈哈，会主正要找你们这一班叛逆，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，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去，地狱无门尔偏来！”

勾者大沉笑道：“我既然敢来，还会怕你们这些认贼作父的鹰爪孙么？你瞧到咱们打着旗号么，就是要扫平黑龙会，消灭武林败类……”郝飞鹏一张赤脸，满布杀气，大喝道：“无知叛逆，死在临头，还敢狂吠？”

只听站在右首的尖瘦脸老者冷冷说道：“郝堂主，老朽有话想问问这姓凌的小伙子。”

郝飞鹏连忙陪笑道：“独老只管请问。”随着话声，退后了一步。

尖瘦脸老者双目微睁，两条眼缝中，射出森寒细芒，望着凌君毅道：“小伙子，老夫有话问你，你要好好回答。”

凌君毅眼看郝飞鹏对他十分恭敬，心知两个老者身份，可能还在郝飞鹏之上，一面傲然道：“那要看你问什么了。”尖瘦脸老者道：“老夫独孤叟，总听你师父说过吧？”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，“果然是个难缠的老家伙。”一面淡然笑道：“老兄有什么话，可以说了。”

独孤叟脸上微现不悦，说道：“老夫和令师有过数面之缘，你小小一点年纪，居然也和老夫称兄道弟起来？”

凌君毅朗笑道：“家师告诉过在下，他老人家没有半个朋友，因此，在下也没有半个前辈，行走江湖，也从不以后辈自居，称你老兄，正合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这有什么不对？”

独孤叟微晒道：“有其师，必有其徒。小伙子，口发狂言的人，还得有点真才实学。”凌君毅道：“老兄是否想考较在下的功夫？”

独孤叟道：“老夫现在还有话问你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请说。”

独孤叟道：“老夫有两个徒儿死在百花帮之手，你是总护花使者，自然知道是谁杀的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令徒是谁？”

独孤叟道：“老夫两个徒儿，一个叫柏奇寒，一个叫秦得广。”

凌君毅听得暗暗一怔，柏奇寒使的是“玄冰掌”，秦得广练的是“寒丝功”，这两人原来是同门师兄弟，想来这独孤叟也是以阴寒功见长了。这就点头道：“令徒之死，在下自然知道。”

独孤叟厉声道：“决说，是谁杀了他们？”

凌君毅暗暗忖道：“是了，郝飞鹏率同蓝豪、柏奇寒两人闯入百花帮，结果仅以身免，他自然不会把真相说出来了。”目光一抢，徐徐说道：“令徒柏奇寒，是偷袭花家庄院不愿被擒，举剑自裁身死，郝堂主也在场，不信可以问问郝堂主。”独孤叟道：“郝堂主，是这样么？”

郝飞鹏道：“不错，但柏兄自裁，这笔帐，总归要向百花帮算帐的了。”

独孤叟点头道：“此话有理，唔，秦得广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秦得广潜入百花帮卧底，担任护法职务，在牛诸矾被在下识破，但正好遇上飞龙堂主饶三村率领十二星宿，把在下等人围住。饶三村认为他泄漏黑龙会机密，用淬毒暗器把他杀以灭口……”

独孤叟怒声道：“你是说，秦得广也不是你们杀的？”凌君毅剑眉一轩，朗笑道：“郝堂主方才已经说过，这笔帐自然都算在百花帮头上了。”

独孤叟本来像白纸般的尖瘦脸，渐渐笼罩一层黑气，厉声道：“你说，老夫应该找谁算帐？”他口中虽在问找谁算帐，实则双手提胸，两道冷森的目光，已经注定了凌君毅，大有出手之意！

勾老太低声道：“总座小心？”

站在凌君毅身后的宋德生、张南强不由自主手按剑柄，严神戒备。

凌君毅依然神色自若，看去毫无戒备，笑道：“咱们既然在这里遇上了，要找在下也无不可。”

独孤叟沉哼道：“很好！”

只听左首那个马脸老头叫道：“独孤叟儿且慢，兄弟也要问问他我徒儿是谁杀的？”接着道：“姓凌的，老夫的徒儿蓝豪，又是谁杀的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已经说过了，咱们既然遇上，二位不管有几笔帐，全冲着凌某算就是了。”

马脸老者厉笑道：“小子，好大的口气，你接得下来么？”凌君毅意气飞扬的道：“在下若是接不下来，还能当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吗？”

独孤叟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倒是很有胆气，不过你们百花帮的太上既然来了，老夫二人自然要找她才是正理。”

凌君毅朗笑道：“二位老兄要见太上不难，先得通过在下这一关。”

马脸老者哼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是找死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胜负未分，焉知找死的是在下？”

马脸老者一字一字的道：“老夫田有福，你听人说过！”随着话声，举步逼去。

田有福，人称蓝煞神，凌君毅自然闻名已久，他的名头不在冰神独孤里之下。这两个旁门中数一数二的高手，在江湖上，确是自成一派，名震八

荒，许多正派中人，都不愿和他们结怨。

独孤里眼看田有福朝凌君毅逼去，立即叫道：“田兄且慢，这小子该由兄弟来收拾他。”

蓝煞神田有福拉长马脸，冷冷说道：“这有什么该不该？他把杀死小徒之事，揽了过去，难道兄弟不该找他？”

独孤里不悦道：“至少兄弟说在前面。”

凌君毅大笑道：“二位毋须争执，在下分身乏术，二位要找在下算帐，一起上就是了。”他这两句话的时间，蓝煞神田有福、冰神独孤叟各不相让，已经欺到凌君毅的左右。

独孤里冷喝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亮兵刃。”凌君毅刷的一声，抽出倚天长剑，长剑横胸，目顾二人，说道：“二位也请亮兵刃吧！”

蓝煞神田有福道：“老夫从不使用兵刃。”

独孤里道：“老夫不论遇上什么对手，也都不使用兵刃。”

凌君毅潇洒一笑，缓缓把倚天剑还入鞘中道：“二位既然不使兵刃，在下也就以双掌奉陪了。”

蓝煞神田有福听得不由一怔，道：“小子，你赤手空拳，如何是老夫两人之敌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个二位就不用管了，二位既然要找百花帮算帐，冲着在下就得由在下担当。在下侥幸获胜，二位这笔帐就算冲过；在下若是落败，那只怪在下学艺不精，死而无憾，二位索到了债，也可以走了。”

冰神独孤叟看了田有福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田兄意下如何？”

蓝煞神田有福也点头道：“冲着这小子，咱们就这么办。”凌君毅心知这一战，不论胜负，后果牵连甚大，自然不敢丝毫大意，功凝全身，暗暗蓄势，但他外表依然神态从容，面带微笑，看着两人。

勾老大暗暗皱紧眉头，悄悄说道：“总使者真要和他们两人动手么？”

他本是百花帮一名水手领班充作向导之人，但凌君毅从翻天鹰仇英和黄龙堂主郝飞鹏二人口中，听说他原是黑龙会三十六将之一，便知太上要他充任向导，也许别有深意。

因此也不以向导为意，闻言立即低声说道：“不错，目前势成骑虎，在下不得不先和他们周旋，勾兄三位，请退后数步，注意郝飞鹏和他手下四人的举动，别让他们冲过来，乱了咱们的阵脚。”

勾老大点点头道：“总使者放心，这点小老儿晓得，只是独孤里和田有福都练有旁门歹毒阴功，总座以一敌二，可得小心。”

凌君毅淡然一笑道：“在下纵然不能获胜，自保大概还没问题。”

两人说话之时，冰神独孤里目光冷森，阴声道：“你们商量好了没有？”

凌君毅双手一拱，微笑道：“二位但请赐招。”

独孤里道：“你和老夫二人动手，只怕没有还手的机会。”

扬手一掌，拍了过来。他拍出的掌势，不见如何用力，但却有一股强猛无比的力道，直涌而出。

凌君毅在竞赛大会上，看到过秦得广掌力深厚，独孤叟是他师傅，自然也以掌力见长，心中早有准备，一见对方掌风迎面击来，立即纵身一闪，避开来势。

蓝煞神田有福看他闪身而出，口中喝道：“小心了。”右掌侧击，一团凛烈劲风，朝凌君毅身侧袭来。凌君毅连看也没看，左手挥处，朗外拂出。

田有福劈出一掌之后，正想借势欺身攻上，突觉一股暗劲，直逼过来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小子的武功，当真不可轻视。”急切之间，劈出的右掌，迅疾一圈，朝外推出，才算把对方的一股暗劲挡住。

这原是一瞬间的事，独孤里拍出一掌，被凌君毅闪身避开，口中冷嘿一声，双臂一振，从大袖中露出一双鸟爪般的手爪，向空连抓两抓！突然欺身过来，掌指齐发，闪电般朝凌君毅身前抢攻过来。这一轮猛攻，忽掌忽指，忽劈忽抓，攻势快捷如风，变化奇异。

凌君毅这回不再避让，使出“十二擒龙手”，同样掌指齐出，忽正忽反，和对方展开抢攻，专门如拿独孤叟的大穴、关节。“十二擒龙手”是由《易筋经》参悟变化而来，乃是少林寺不传之秘，但经凌君毅反手使出，更有神鬼莫测之机，不论独孤里忽指忽抓，攻势如何的凌厉猛恶，均被凌君毅奇奥的手法，迫得中途收势。

蓝煞神田有福方才只在凌君毅闪身避让独孤叟掌势之时，劈出过一掌，就不曾再行出手。那是他试出凌君毅一身武功，居然不在自己之下。苗人生性多疑，再加上他多年江湖经历，在没摸清楚凌君毅武功路数之前，再也不肯贸然出手，此时只是站在边上，凝立不动，目光炯炯，看着两人动手。

就在两人动手之际，黄龙堂主郝飞鹏长剑一挥，率领着四名黑衣人大大步朝勾老大三人冲击，口中喝道：“勾维义，咱们快二十年不见了，兄弟领教领教你的高招。”

凌君毅动上手之后，勾老大伊然成了三人(他和宋德生、张南强)中间的领导人物，这不是托大，而是旁人对他的看法如此。

勾老大大笑一声，忽然从身边取出两截铁枪，迅快地接上旋紧，登时成了一支四尺长的钩枪，大笑道：“兄弟正想讨教。”

郝飞鹏大喝一声：“勾维义看剑！”挥手就是一剑，朝勾老大刺去。

勾老大钩枪一起，沉喝道：“来得好。”两人这一动上手，立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。郝飞鹏身后四个黑衣人，一见堂主已和勾老大打上，不待吩咐，一齐挥剑而上。

宋德生长剑一摆，回头笑道：“张兄，咱们一人正好分到两个，看谁先把他们放倒了。”口中说着话，剑尖一点，飞洒出一蓬精芒，像风吹柳丝，朝两个黑衣人分刺过去。

他一上手，就使出峨眉“乱披风剑法”的杀着，幻飞剑影，一招之间，指袭两人身前大穴。

张南强大笑道：“好哇，咱们就和他们作个比赛。”右腕一挥，人随声起，不待对方两人奔近，纵身扑起，剑光如匹练盘空，当下就到了另外两个黑衣人头顶，凌空扑击而下。他一出手，也使出了衡山派精奇剑招，剑气如虹，声势之盛，锐不可当。但对方这四个黑衣人，乃是黄龙堂十二名巡主中人，一身武功，自是十分了得。尤其每人手上，那柄狭长长剑，灰黑无光，动手之间，不见丝毫锋芒。别说是在黑夜里，就是大白天，也不容易看清楚他们剑招，无形中就占了不少便宜。差幸宋德生的“乱披风剑法”飘洒如雨，施展开来，一阵紧似一阵，使人有风飘万点，捉摸不定之感。张南强“衡山剑法”，更是剑鸣叮叮，身形候起候落，盘空飞翔，有如牵鹰攫食，灵蛇乱闪。两人合力施为，力敌对方四人，正好打成平手，双方谁也占不到优势。一时人影游走，剑影参差，同样打的十分激烈。

黄龙岩前，战事乍起，那扼守山径，和虞美人率领二十名花女，双方

剑拔弩张，互相对峙。

翻天鹰仇英独目之中，寒芒暴射，右手向空一挥，沉喝一声：“冲！”他喝声甫出，九名头脸身子都包在蚊皮之中的“十二星宿”，立时纵身一跃，飞扑过来。首名花女形成对峙。双方原有三四丈距离，此时一见九名“星宿”飞扑过来，她们之中有十八个人忽然散开，分作两人一组，动作如一。右首一个左手扬处，射出一点蓝星，左首一个右手一丢，两人手中登时多了一条拇指粗细的铁链，纤腰同时一弓，伏下地去。这一动作，十八个人似乎同样迅速划一，似是久经训练。就在九个“星宿”飞身扑来之际，虞美人反而双肩一晃，身如箭射，轻捷无比地朝前掠了出去。

九名“星宿”纵身扑起，遇上花女们朝他胸前打来的蓝星，他们一来身在半空，不易躲闪，二来自恃身上穿的刀剑不入、暗器不伤的特制皮衣，他们也从不躲闪暗器。

这一来一往，快速何殊掣电，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际，九点蓝星，全打在他们胸前。

但听半空中响起“轰”然一声，九人胸前同时爆燃起一蓬蓝焰，火光熊熊登时燃烧起来。

要知这些“星宿”，身上穿的是特制皮衣，连头一起包住，只露出两个眼孔，这一蓬蓝色火焰，就从他们胸前烧起来，眼前除了火光，就什么也看不见。这九名“星宿”武功全然不弱，身在半空，就被火焰烧着胸口？心头一惊，匆忙之间急急挥手连拍。这一动作，九人也同样的迅速划一，这倒可并不是久经训练，因为当一个人如果胸前着火，一定会伸手去拍的。

但他们焉知这蓝色火焰，乃是百花帮特制的火器，遇物即燃，不待它燃成灰烬，自己熄灭，谁也无法把它扑灭。他们这一举手拍击，双手衣袖，也立即燃烧起来，九个“星宿”双手挥舞，口中发出凄厉啸声，宛如一个火人，从空中飞落。此时他们凶心突发，任何人只要被他抓住，非和他们活生生的一起烧死不可，但十八名花女，早有准备，两人一组，手拉铁链，早已伏在地上等候。“星宿”们身上一片火光，根本已经无法看清物事，双足才一落地，两个花女双手一抖，迅速的拌住了对方双足。

“星宿”们不防有此一着，立时跌扑下去。两个花女不待对方倒下，早已身形交错闪动，缠住了对方双脚脚踩，一左一右用力拉紧。花女们这一动作，同样迅捷划一，九个“星宿”倒在地上，双脚被人用铁链紧紧扯住，再也站不起来。

蓝色火焰愈烧愈烈，九个刀剑不入的鲛衣怪人，倒下去之后，只不过挣扎了几下，就不见动静。九堆烈火蓝焰之中，冒出缕缕青烟，焦臭之气，随风弥漫！飞龙堂以为纵横江湖，无人能与抗手的“十二星宿”，和花女们连一招都未交手，就这样被活活的烧死，变成了九堆烈焰！火焰渐渐因“燃料”烧完，自行低了下去，渐渐熄灭。

再说虞美人在九名“星宿”纵身扑起的同时，身形一晃，直向翻天鹰仇英欺了过去，长剑一指，娇声喝道：“姓仇的，今天是你大限到了，看剑。”人随声到，刷的一剑，迎面刺去。

翻天鹰仇英没想到九名“星宿”飞扑过去之时，虞美人会突然朝自己扑攻过来。一时措手不及，纵身横跃，避开刺来剑势，左手突出，五指半屈，疾快绝伦地抓向虞美人执剑右腕。

这一旋身，右手已从肩头撤出一柄色呈乌黑的狭长长剑，口中厉笑一

声：“丫头……”

他底下的话还未出口，但听“轰”然一声，爆起一片炽热的火光。举目瞧去，但见九名“星宿”全已着了火，在半空中，手舞足蹈，宛如九个火人，心头不禁大吃一惊。

虞美人脚下斜退半步，粉脸上露出得意之色，以剑一指，冷冷说道：“姓他的，你看到了么？你们认为刀剑不入的‘十二星宿’，转眼就成灰烬，你也难逃一死！”

翻天鹰仇英听得大怒，厉喝道：“丫头，老夫活劈了你！”长剑一振，正待朝虞美人扑攻过来。

虞美人清叱一声道：“站住，听我把话说完了。”

翻天鹰独目之中，寒光进射，厉声道：“丫头，有话快说。”

虞美人冷声道：“我不妨告诉你，你身后不是站着我手下两个花女么？若要让你烈火焚身而死，我只须打个手式，就教你和鲛人一样，焚骨扬灰。但姑娘要让你死而无憾，咱们就各以手中长剑，决一生死。”原来二十名花女，十八个对付九名“星宿”，剩下的两个花女，在虞美人涌身扑攻过去的同时，早已闪身而出，抄到翻天鹰仇英的身后。

本来是翻天鹰率领九名“十二星宿”堵在百花帮西首的退路，如今却由两名花女堵住了翻天鹰的退路。翻天鹰仇英耳听到九名鲛人凄厉的啸声，已感心惊肉跳，知道百花帮果然有备而来。

此时听虞美人说出要和自己比剑，心中不禁暗喜，忖道：“小丫头，这是你自己找死。”

独目觑定虞美人，厉笑道：“好，老夫倒要看看你剑上有何成就。”右腕一振，手中一柄乌黑的狭长长剑，立时漾起一排颤动的剑影，喝道：“小心点。”一言甫出，剑发如风，已经接连刺出三剑。此人不愧是昔年黑龙会三十六将，发剑又狠又快，辛辣凌厉，但见点点乌黑剑影，密如尖锥，参差刺来。

虞美人眼看花女们已经得手，心头大定，口中清叱一声：“来得好。”手中长剑一挥，人随剑转，不避不让，迎着翻天鹰密集刺来的剑影中撞去。

这下，直看得翻天鹰惊诧无比：“这丫头真是自己送死！”

但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他已经警觉不对。但见虞美人身形转动之间，剑上寒芒进发，似有无数长剑，从四面八方攻来，耀目银虹之中，隐闻风雷之声，一丈方圆，尽已被她砭骨寒锋所笼罩！

翻天鹰仇英看得大惊失色，他纵横江湖数十年，从未见过这等奇奥剑势！一时哪里还敢硬接，匆忙之间，身形忽然一仆，扑跌下去，怀抱长剑，贴地滚出去一丈之外。他这一着，果然有效。要知虞美人使的这一招“龙战于野”，乃是以攻还攻，对付强敌的杀着，一丈方圆，全在剑光笼罩之下，任何人都无法化解，但翻天鹰并未化解，只是学懒驴打滚，贴着地面滚了出去，剑光自然没有伤着他分毫。翻天鹰这下变成了钻地鼠！

他虽然从“龙战于野”逃得性命，却也惊出一身冷汗，等到滚出一丈之外，眼看已脱出剑光范围，立即一跃而起，纵身朝山径上掠去。

虞美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往哪里逃？”双足一点娇躯急纵而起，人随剑发，一道银虹，天矫如龙，快若电掣，凌空飞击过去。

翻天鹰身在半空，突觉身后剑气森寒逼人，心头不禁大惊，暗暗忖道：“这丫头还会驭剑术？”心念电转之际，挥手一剑，朝后劈去。“锵！”双剑

交击，两条人影同时飞坠而下。但虞美人使出来的这招“神龙出云”，腾空飞跃，只不过是剑势的前半招而已，身形飞泻而下，剑光也如玉龙倒挂，冷芒纷披，依然笼罩了一丈方圆！这自然是翻天鹰始料所不及的，他双脚落地，一个身子，也同时被流泻而下的剑光罩住。寒锋划落，惨噪随起，翻天鹰一个人像破竹一般，劈成两片，随着往地上倒去。

花女们轻而易举的收拾了九名“十二星宿”，虞美人也以两招“镇帮剑法”，迅速解决了翻天鹰仇英。西首的贼党，已经廓清。

东首山径上，千手观音柳仙子，依然端坐轿中，按兵不动。

公孙相手按剑柄和四名护花使者站在五丈外，严密戒备。

当然柳仙子真要出手，凭公孙相等五人哪能阻挡得住？但东首毕竟无事。

这时勾老大和郝飞鹏已经打了百招左右。郝飞鹏身为黑龙会黄龙堂主，一手剑法辛辣凌厉，着着俱是杀手，打到急处，但见全身剑光缭绕，森寒剑气，激荡成风，一二丈外，时有寒芒流动，飞划而过。勾老大一柄钩枪，使得如神龙出水，劈、刺、点、削，同样专找对方大穴要害下手。而且，钩枪两头有钩，中间有刃，专锁敌人兵器，钩来推去，锁拿郝飞鹏的长剑。（（释名。释兵）云：“钩镶，两头曰钩，中央曰镶，或推镶，或钩引，用之宜也。”）汀到急处，宛如梨花点点，钩影参差，同样使人眼花缭乱，虚实莫辨。这两位昔年同列黑龙会三十六将的旧友，当真是棋逢敌手，功力悉敌，打得难解难解，看他们的情形，决不是一二百招可以分出胜负来。

宋德生、张南强本来是一敌二，一个人对付两个，还是不胜不败的局面。但对方四人距离极近，一样的黑色劲装，一样的狭长淬毒长剑，而且又是同样的一张蜡黄脸孔。

时间稍久，四人候离倏合之间，无形中成了分拒合攻，联手对付两人。

这一情形，就和先前不大相同。先前以一敌二，宋德生、张南强每人只要对付两人，攻拒之间也以两人为对象。这就是说，你只要专心对付对方两件兵器，能把他们压制下来，就占了优势，就算不敌，也只要看住对方两件兵器，就不致如何落败。但四人这一联上了手，形势就不同了，他们在闪避游走之际，倏然进退，造成合围之势，把两人围在中间。这一来，就成了以二敌四，两人左右前后，腹背受敌，而对方四人，却收互相呼应之功。这要是换了另外两人，落在对方围攻之中，就可以背贴着背，联合对敌，仍然可收一敌二的战果。怎奈张南强是衡山派的门人，“衡山剑法”十之六七，都以腾跃扑击取敌，如果和宋德生背贴着背，那就施展不开手脚。这么一来，张南强仍然全力施展“衡山剑法”，腾跃飞刺取敌，但却害苦了宋德生，等于以一敌四。

峨眉“乱披风剑法”，纵然发剑凌厉奇奥，令人不可捉摸；但在四人环攻之下也被逼得落尽下风。虽然张南强腾跃攻敌，支援宋德生，也只能扰乱对方合击，总不如两人联手，可收分拒合攻之功。何况腾空扑击，消耗体力，自然要比在地上和人动手大得多，时间稍长，体力就渐渐不支。搏斗愈来愈惨烈。宋德生和张南强剑势，却在逐渐弱了下来。

凌君毅和独孤里，此时也打了快近百招。蓝煞神田有福一直没有介入战圈，也许他自恃身份，不愿两打一，他只是站在一旁，马脸绷得紧紧的，不见一丝笑容，看着两人搏斗。如果说战争是艺术，那么像这等各出奇招，互以精妙手法相搏击，更是艺术了！

独孤叟左爪右掌，攻势凌厉猛恶；但凌君毅正反齐施的“擒龙手”，突穴斩脉，连扣带拿的手法，更为奇奥。因此，独孤里时常被迫得中途收势，施展不开。这近百招的恶斗，自始至终，未曾硬拼过一掌，惟其如此，也愈觉双方格式的凶险，大为触目惊心。激战之中，突听远处传来一两声悠长的银哨之声。

独孤叟突然疾攻两招，收掌而退，沉喝道：“住手。”蓝煞神田有福道：“独孤里哥哥是要让兄弟上了么？”

独孤叟道：“不。”

凌君毅同时收住掌势，说道：“老兄有何指教？”

独孤叟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果然已得反手如来真传，能和老夫搏斗百招的人，江湖上已不多见，但老夫自信可在十招之内，取你性命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那是说，方才多蒙你手下留情了。”

独孤叟道：“老夫和田兄来时，会主曾经再三交待，百花帮的人，可以格杀勿论，但你姓凌的小伙子，却非生擒不可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黑龙会似乎对自己特别重视，那也许和自己化解‘毒汁’有关。”心中想着，不觉微微一笑道：“两位老兄，就是想生擒在下回去么？”

独孤叟道：“老夫和你连搏百招，发现你使的‘十二擒龙手’，正反使用，迫得老夫许多手法，中途变招，才知要生擒你并非易事。”

凌君毅淡然道：“老兄夸奖了。”独孤里正容道：“老夫说的乃是实情，但老夫在十招之内，定可取你性命，因此老夫想到了一件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兄有何高见？”

独孤叟道：“你不是老夫放手，最好自然不用动手了，随老夫和田兄去见会主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确实想见见贵会会主，就是样去么？”

独孤里拂须笑道：“会见会主，哪有这么容易？至少须由老夫点你几处穴道，方能带你进去。但老夫可以保证，决不伤你毫发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那是要在下束手就缚了？”

独孤叟道：“老夫正是此意，这样既可保你性命，老夫两人也可向会主交差了！”

田有福点头道：“独孤里说的极是，小伙子，你如果愿意跟咱们去，咱们小徒之事，也可以一笔勾销了。”凌君毅仰天朗笑道：“可惜在下并未落败，两位好意，在下心领了。”他们说话之时，场中形势，已有极大变化！

虞美人一剑劈了率领九名“十二星宿”的翻天鹰仇英。九名“星宿”也已挠成了九堆灰烬，如今连火焰都已熄灭了。堵在东首山径上的千手观音柳仙子，在银哨初响，她那顶小轿，就悄然退去。目前只有勾老大和郝飞鹏还在剧战，四名黑衣汉子围着宋德生、张南强，也恶战未休。草坪上停着“太上”的黑色软轿，有丁峤等四人守护。

公孙相首先飞跃过来，加入战圈，身形一仆，嘶的一剑朝郝飞鹏侧攻过去。郝飞鹏和勾老大激战方殷，听到银哨之声，本已无心恋战，此时一见公孙相欺身攻来，哪还犹豫？挥手连发数剑，逼退两人，突然双脚一顿，人如箭射，朝黄龙洞投去。

这时虞美人已退回草坪，命二十花女分散护轿，自己手提长剑，接连两个起落，跃到宋德生、张南强两人的战圈，一言不发挥手发剑。她为了速

战速决，出手就是一招“神龙出云”，一道天矫银虹，有如匹练横飞，人到剑到！“神龙出云”乃是“飞龙三剑”中的绝招，威力之强，无与伦比，这四个黑衣汉子，不过是黄龙堂的巡主，哪有还手的机会？但听惨噪乍起，两个黑衣人同时被剑光扫过，拦腰截断。

宋德生、张南强正处逆境，形势危急，此时骤见来了救星，一举杀死两个贼党，不由得精神大振。张南强大喝一声，腾身跃起，一剑朝一个黑衣人挥去。宋德生同时长剑疾翻，风飘雨洒般刺劈三剑。剩下两个黑衣汉子眼看堂主已经退入洞府，两个同伴又惨死剑下，心头一慌，同时虚晃一剑，连纵带掠，飞奔而去。

如今，诺大一座山谷，一片诺大的草坪上，黑沉沉的，都是百花帮的人了。岩上四盏风灯，也不知何时，业已熄灭。公孙相、宋德生、虞美人等人，因凌君毅和两个老魔，还在对峙之中，没有总使者下令，大家都不敢追敌深入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郝飞鹏和他手下，退入黄龙洞去。

这原是一瞬间的事，独孤叟听凌君毅不肯随他去见会主，不由脸色一寒，双目细缝之中冷光如电，怒哼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先接老夫几掌试试，就知道了。”右手一挥，迎面劈来一掌。这一掌和方才的抢攻，大不相同，掌势未到，一股森寒硬骨的暗劲，直涌过来。

凌君毅暗暗叫道：“玄冰掌。”用手一抬，使了一招“飞瀑流泉”，硬接一掌。双掌乍接，但听“拍”的一声，两人各自站立不动。

独孤叟白纸般的脸上，隐现黑气，徐徐说道：“老夫‘玄冰掌’之下，从无十招之人，你再接我两掌。”掌随声发，又是一掌，迎面劈来，右手未收，左手又紧随着劈出。

凌君毅功凝百穴，朗笑一声道：“老兄只管放手施为，看看在下接得下，接不下？”右手一抬，硬接对方一掌，左手又迎着拍出。

独孤叟这两掌果然一掌比一掌凌厉，不但掌力大增，砭肌寒气，也随着掌数增加，逐渐浓重，等到第三掌，已经奇冷彻骨。但听“蓬”“蓬”两声，凌君毅依然面不改色，接了下来。

冰神独孤叟两条眼缝进射出线一般光芒，阴笑一声道：“很好”“好”字出口，双手朝上扬起，瘦高身形倏地迈进，一招“雷电交击”，疾击过去。这一招上，他几乎用上了十成力道，掌势才发，就有一般强猛的奇寒潜力，随掌而出，挟着细啸之声，像排空狂飘，席卷过来，威势惊人至极！不，这股冷飘，有如从冰山雪谷中吹出来的万年寒冰之风！遇石石裂，遇树树枯，遇水立成全冰，遇上人，自然会立时血冻体僵，气窒人枯，形同化石而死。

“玄冰掌”列为武林中最厉害的阴功，也就在此。

凌君毅看他“玄冰掌”竟有这等声势，脸上笑容，已经敛起，心头暗暗惊骇，忖道：“此人功力这般深厚，如若被他掌风击中，只怕就得当场僵冻而死。”心念闪电一转，口中微吸气，运起“无相神功”，护住全身。正身肃立，右手手臂朝上直竖，五指朝天，掌心微向上抬，这是佛门武学中无坚不摧的降魔法藏“牟尼印”。

凌君毅因对方“玄冰掌”威势奇强，他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思索自己所学的武功，只有“牟尼印”才可和他“玄冰掌”相抗。

冰神独孤叟这一招“雷电交击”，说来较慢，其实何殊雷奔电闪？凌君毅只是凝立不动，“玄冰掌”森寒狂飘，涌到他身前，就像巫峡急流，遇上矗立江心的礁石，掌风有如流水一般，从他身子左右两边分泻而出。这时独

孤空直欺而来的人，已经到了凌君毅身前五尺光景。等他发现自己全力击出去的“玄冰掌”

力，似乎被他护身真气一挡，就朝左右两边分开，从他身旁涌过，居然伤不得他分毫，心头大感凛骇。但到了此时，再待后退，已是不及，只得咬紧牙关，双掌运足十二成功力，朝凌君毅胸前印去。这原是快捷无比之事，站在一旁观战的蓝煞田有福眼看冰神独孤里双掌齐发，寒飘像潮水般冲去，人随掌发，直欺而上。他根本没看清独孤里冲到凌君毅五尺左右，已是欲罢不能，一时认为机不可失，立时施展“大挪移身法”，身形轻轻一闪，便已闪到了凌君毅的身后，他蓄势已久，右掌一举之间，五个手指，色如蓝靛，闪电般印到后心。

公孙相站在远处，睹状大惊，大喝一声：“总座小心。”

凌君毅全身布满“先天护身真气”，依然感到奇冷彻骨，宛如置身冰窖。此时眼看独孤里双掌压力奇重，已经欺到身前五尺，口中大喝一声，高举右掌，内力迸发，朝前直拍出去。正好蓝煞神田有福也在此时全力发出“蓝煞掌”，朝他身后袭到。凌君毅一掌拍出，立时警觉田有福乘机夹击，左手同时往后挥去，这一招，三人出手全都快如掣电！“牟尼印”佛门降魔神功，岂同小可？而且也正是旁门中“玄冰掌”、“蓝煞掌”等一类歹毒阴功的克星。冰神独孤里双掌全力推出，不防凌君毅绝学突发，但觉一股势如山岳的无形潜力，当头压下，不但自己“玄冰掌”受到强大阻力，再也无法发出，同时突感真气不继，连呼吸都透不过来，心头大惊，匆迫之间，急急往后疾退。不，他被一般大力推得踉跄后退出去一丈来远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身子摇摇欲倒。他似是想竭力稳住身子，不使摔倒地上，是以迟到一丈开外，双足不住地移动，希望稳住重心，但他终于无法做到，移动了数步之后，还是摔倒地上。

但是，他依然拼命的挣扎着昂起头来，睁大双目，望着凌君毅，嘶声问道：“你……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凌君毅平日遵守师傅告诫，不到危急，下可轻使“牟尼印”，这次因冰神独孤里“玄冰掌”威力极强，是以这记“牟尼印”，也用了十二成力道，没想到出手一击，竟有如此威力，把独孤里震出去一丈以外。此时眼看独孤里身负重伤，还昂起头来，问自己使的是什么功夫，这就说道：“在下使的是‘牟尼印’。”

“‘牟尼印’……”独孤里定着双目，一阵喘息，一颗头突然往后一仰，再也不见动静。

蓝煞神田有福使出“蓝煞掌”，偷袭凌君毅身后，就在他手掌快要印上之际，突见凌君毅左手朝后挥来，他心中还暗暗冷笑：“你一个人能有多大功夫，同时接得下两人的前后夹击？”

“蓝煞掌”本是乌蒙一派的外门毒功，中人立毙，但凌君毅这一记“牟尼印”已经满引待发，用上了十二成力道，而且左手后挥，又是反手如来独创的手法。就在他心神方动之际，突然发现凌君毅左手一挥，就有一股无形劲气，应手而生，像浪潮般反卷过来。这一招攻势，极是意外，但蓝煞神就因他的“蓝煞掌”只要击中人身，对方就会中奇毒，立时毒发身死，一时岂肯退让？右手一沉，掌势疾落，本来印向凌君毅后心的手掌，此时却趁机朝他后挥的掌上凑去。这一着，心机当真恶毒之极！但他哪里知道“牟尼印”佛门奇学，初发之时，劲力并不太强，等到和你掌力乍接，就变得威力奇大

无比，等到蓝煞神警觉不对，已经迟了一步，一团罡力，已然逼近胸前。自己苦练了数十年的“蓝煞掌”，至此已是一无施展的余地，但觉全身一震，好像被人推了一把，身不由己的踉跄后退了七八步。公孙相看他偷袭凌君毅，自己救援不及，心头正感恼怒，此刻一见他被震退，立即一个仆步，挺剑就刺。这要换在平时，以蓝煞神田有指的武功，自然闪避得开，怎奈他此时受到佛门降魔法藏“牟尼印”神功拂体，震得心神恍惚，身不由己，哪还躲闪得开？但听“扑”的一声，锋芒闪烁的剑尖，已经穿胸而过。

蓝煞神只觉透心一凉，瞪大双目，低头看到穿胸而出的剑尖，一张马脸，登时色如死灰，失声道：“是谁刺了老夫一剑？”话声出口，人已朝前扑倒下去。

虞美人笑盈盈的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总使者好精纯的功夫！”

凌君毅微蹙眉道：“在下也许出手太重了些……”话声未落，突然身子摇摇欲倒。

虞美人吃了一惊，一时顾不得男女之嫌，急忙伸手把他身子扶住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总使者，你怎么啦？”

但见凌君毅玉脸苍白，身躯微微发颤，心头更是慌张，急道：“你们快来看看，总使者莫要中了他们暗算？”

勾老大、公孙相、宋德生、张南强一时围了上来。

公孙相道：“总座快运气试试，哪里不对了？”

凌君毅双目微阖，只是凝立不动，过了半晌，脸色方始逐渐恢复红润，缓缓吁了口气，睁开眼来，只见虞美人扶着自己身子，一脸俱是惊愕之色，不觉歉然道：“多谢姑娘，在下没有事了。”

虞美人粉脸微配，眨动秋波，问道：“总使者方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真把人吓了一大跳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独孤叟的‘玄冰掌’当真厉害，在下一时大意，被他一丝寒气侵入体内，全身奇冷难耐……”虞美人凝眸问道：“现在好了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差幸在下发觉得早，已把它退出体外了。”

勾老大道：“独孤叟号称冰神，江湖上不知有多少成名人物，毁在他的‘玄冰掌’下，今晚遇上总座，该是他恶贯满盈之日了。”

凌君毅目光朝外一掠，问道：“对方两处人马，都已退走了么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东首柳仙子听到方才远处传来的银哨之声，不战自退。西首九名‘十二星宿’，已被花女们用‘碧焰弹’悉数烧成了灰烬。”

凌君毅微微叹息一声道：“太上知己知彼，算无遗策，对敌人的一举一动，莫不了如指掌，实在教人好生佩服！”

勾老大道：“黄龙堂主郝飞鹏也在听到银哨之后，匆匆退入黄龙洞去，咱们因没有总座命令，不敢深入，该当如何？还请总座裁夺。”

凌君毅目光凝注，远远望去，但见黄龙洞洞府高大，洞门敞开，似毫无设防，只是黑黝黝的，看不清里面景物，心下暗暗犯疑，沉吟道：“黄龙洞是黄龙堂所在，洞门未闭，可能有什么埋伏，咱们遵照上指示行事就是了。”

虞美人应了声“是”，玉腕一挥，四名花女立即抬着软轿上来，这太上在密柬上指示的：“冲入黄龙岩下，可将此轿投入黄龙洞贼巢。”

凌君毅要众人分散，围住黄龙洞四周，严密监视，当下由四名护花使者举起软轿，奋力朝黄龙洞中投去。黑色软轿经四人奋力一掷，去势如箭，投入高大的洞窟之中，但见黝黑之中，火光一闪，响起轰然一声惊天动地的

巨响。刹那间，山摇地动，崖石崩坍，熊熊火光之中，接连响起轰轰隆隆的巨震，夹杂着惊叫惨呼之声！十数丈方圆，砂飞石走，汇成一片，使人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人形！原来这顶黑色软轿之中，竟然暗藏了数十斤火力最强的炸药，一举把黄龙洞夷为平地！不，把黄龙岩都炸坍下来，这份声势，简直石破天惊，骇人至极。

凌君毅看了太上的密柬，本已想到软轿中可能藏有极厉害的火器，软轿投入洞中可能引起大火，贼人们藏不住身，只好冒火冲出洞来。因此他要八名护花使者、二十名花女，分散开来，包围黄龙洞，严密监视，准备拿人。他已经要大家离洞不可太近，以防火焰爆发伤人，但没想到软轿中藏的炸药，威力大得骇人。竟然在一声巨响之中，把黄龙岩一片危崖都炸坍下来！凌君毅听到巨响，便已发现山摇地动，黄龙洞上一片危崖，摇摇欲坠，形势万分危急！心头一凛，急忙运起内功，大喝一声：“大家速退。”

这句话，他纵然用内功发出，若在平时，至少也可以传出一里以外，但此时山崩崖坍，一片轰轰隆隆的巨响，哪还听得清楚？不，山岩倒坍，势如泰山压顶，使人迅雷不及掩耳之速。

凌君毅看出情形不对，右手一把抓住站在边上的勾老大，双足一顿，朝后疾退出去。

公孙相站在他左首，口中大叫一声：“宋、张兄，快快后退。”身形一晃，施展狼形身法，连鼠带跃，飞掠出十几丈远。站定身子，回头望去，黄龙岩巨石翻滚，砂土飞泻，一片混沌！方才还听到几声惊叫，如今除了岩石滚动，隆隆之声不绝，人声已经一点也听不到了！看来所有的人，全已遭到活埋！

公孙相心头又惊又急，嘶声叫道：“总座，总使者……”

只听凌君毅的声音叫道：“公孙兄，你没事吧？”

公孙相惊奇的道：“凌兄！”人已随着喊声，飞纵过去。黑暗的坪上，只见凌君毅俯着身子，一手按在勾老大后心“灵台穴”

上，正在替他运功度气。

公孙相走到近前，问道：“总座，勾老大怎么了？”

凌君毅一手按着不动，徐徐道：“兄弟拉他后跃之时，勾老大被一块飞石击中胸腹，只怕……”话声未落，勾老大已经缓缓睁开眼来，双目失神，嘴唇微动，发出微弱的声音，断断续续的说道：“谢谢……总……座，小老儿……不……不成了，黄龙……洞……洞……后……有……有一秘密……通……道……”一股鲜血，突然从口中涌出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公孙相急忙道：“勾老大，你快定一定神，你说黄龙洞后面，可有一条秘道？通向哪里？”

凌君毅放开按在他后心的手掌，黯然道：“他已经去了。”

随着话声，缓缓站起身来，目光四顾，不觉凄然道：“公孙兄，看来咱们这一行，只剩下你我两人了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也许有人及时逃出，只是此时尘土弥漫，看不清楚。”

凌君毅微微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件事，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咱们站在离黄龙洞五丈开外，兄弟看到情形不对，拉着勾老大后跃，勾老大尚且被飞石击中，二十名花女和八名护花使者，都分布在黄龙洞三丈左右，哪里还有逃出来的机会？这都怪兄弟疏忽，明知轿中定然藏有厉害火器，就应该让大家站得远一些，不然，这许多人也不会全送了性命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这不能怪总座，太上既在轿中藏了炸药，就该在密柬上详加说明，据属下看，这顶轿中所藏炸药，能把黄龙岩炸塌下来，没有上百斤，也有八九十斤之多。”

事前不明底蕴，就是站到八九丈外，武功再高，一样也会措手不及，何况咱们是奉命冲进黄龙洞去的，总座要他们站在三丈来远，已经够谨慎的了。”

这话是怪太上没有在密柬上说清楚，以致造成这许多人的死童。

凌君毅默然没有作声，目光一抬，说道：“公孙兄，咱们快分头找找看，是否有受伤未死、急待救援之人？”

公孙相点点头道：“总座说得极是。”

两人立即分头朝黄龙洞附近掠去。这时弥漫的尘土，已经渐渐静止下来！黄龙洞前十丈方圆，尽是从岩上倒塌下来的大小石块，几乎已不可辨认。凌君毅第一个发现的是宋德生的尸体，他已绷黄龙洞有六七丈远，被一方巨石击中后心，仆倒地上，早已气绝。

凌君毅看的心头恻然，暗暗说道：“宋兄，你请安息吧，回头兄弟再来把你埋葬了。”接着一路找去，又发现了虞美人，她是站在黄龙洞正面，被倒塌下来的岩石，压住身子，只露出半个身子，死状极惨。

凌君毅从她身上衣裙，才认出是虞美人，想到方才自己身中独孤叟“玄冰掌”寒气，她不顾男女之嫌，搀扶着自己的情景，前后不过顿饭时光，她就香消玉殒，心头更觉恻然久之。正在此时，突听左首有人嘶声叫道：“快来救救我……”

凌君毅听出这声音就在两丈来远，急忙问道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那人听到是凌君毅的声音，不觉精神陡然一振，大声叫道：“总座，是我，属下丁峤，被压在大石缝里。”

他话声未落，凌君毅已经循声掠到，目光一注，只见丁峤被压在一方千斤巨石之下。

这方巨石从岩上滚落之时，搁在一处突出的岩石之上，丁峤正好躲在岩石下面，由岩石替他顶住滚下的巨石，得以不死，只是夹在石缝之中，除了可以探出半个脑袋呼救，身子挣动不得。

凌君毅问道：“丁兄没受伤吧？”

丁峤伏着身子，说道：“属下很好，这里面地方很大，正好躲得一个人，不然早就砸成肉泥了。”

凌君毅眼看着这方巨石少说也有千斤以上，当下略微运气，双手托住巨石，道：“丁兄小心了。”功运两臂，缓缓把巨石托了起来。

丁峤毫不怠慢，刷的一声，窜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总座，属下出来了。”

凌君毅缓缓放下巨石，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丁兄快运气试试，是否伤了哪里？”

丁峤四肢活动了几下，笑道：“属下很好，一点伤也没有。”

凌君毅点点头道：“恭喜丁兄，没伤着哪里就好，你随我接着找，还有什么人负伤待救的？”两人一路找去，只见巨石垒垒之间，到处发现断肢残骸，血肉模糊的尸体，令人触目惊心，惨不忍睹。二十名花女，无一生存之人，八名护花使者，只剩下丁峤一个，三名护法，剩了一个公孙相。来时浩浩荡荡的一队劲旅，不死在敌人白刃交接之下，而死在自己抬来的一顶软轿爆炸之中。炸药，原是为了炸毁敌人巢穴的，如今被炸死的却全是自己人，

这岂不是天数使然？

凌君毅站在黝黑死寂的黄龙岩下，望望连自己仅存的三人，心头有着说不出的沉重。

公孙相走到他身边，低低说道：“总座，咱们该如何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看来除了咱们三个，只怕已无幸存之人，目前咱们第一件事，就是能找到几具尸体，先把他们埋了。”

丁峤道：“总座说得极是，咱们能找到几具，这叫做人土为安。”

当下三人一齐动手，在黄龙洞附近，挖了两个大坑，凌君毅亲自走到虞美人身边，搬开大石，抱起尸体，放入坑中。公孙相、丁峤也分别把几具较为完整的花女尸体，和一些断肢残骸，一齐放入坑中，覆上泥土。然后又把宋德生、勾老和后来陆续找到的有万有为、翟友成、徐守成等几人的尸体，一齐放到另一座土坑之中。其余诸人，有的已被巨石掩埋，有的只是断肢残骸，无法认清面目，也一齐放入土坑之中，覆上了土。

公孙相站在坑前，怔怔的道：“张兄在软轿投入黄龙洞之时，就和兄弟在一起，咱们站立之处，虽在黄龙洞正面，但相距已在五丈来远。张兄练的剑法，以腾跃为主，轻功一道，高过兄弟甚多，兄弟尚且脱出险境，张兄更应没有问题，何以连尸体都找不到呢？”他和张南强私交甚深，说到此处，不禁热泪盈眶。

凌君毅劝道：“公孙兄不必难过，古人说得好，生死有命，这只能说是一场劫数。”

丁峤道：“总座，太上不是还有一封密柬，不知有何指示？总座此时该拆开来看看了。”凌君毅经他一语提醒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探队怀，取出柬帖，撕去封口，抽出一张白纸，随手打开。这一瞧，凌君毅变了脸色！所谓第二封密柬，原来竟是一张白纸，上面个字也没有。

白纸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软轿中藏了炸药，难道炸毁黄龙洞，自己一行人的任务已了，就不用再有什么指示了？不，如果大家并没炸死，就是已经没有任务，也该指示自己等人，到何处会合，或是退回石神庙待命。没有指示，那就是说自己这一行人，已经都不存在了。那是太上早已算定自己这一批人，该在此处毕命了？凌君毅心头越想越觉愤怒，口中不由沉哼一声道：“好毒辣的手段！”

丁峤道：“总座可要火折子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总座内功精纯，能夜视，不知太上在密柬上有何指示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密柬上一个字也没有。”丁峤奇道：“这怎么会呢？太上没有指示，咱们又到何处，才能和大伙会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二位还要去找太上么？”公孙相道：“咱们这一批人，如今连总座在内，一共只剩了两个人，自该先和其他两拨联系上了才好。”

凌君毅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原来他们都服过‘迷香丸’，神智虽然清明，但对太上依然忠心耿耿，至死不渝。”

想到这里，突然间心头又是一动，暗道：“太上莫非已经发现自己并未被‘迷香丸’所迷，她要在软轿中暗藏强烈炸药，为的只是自己一人？不错，她看出自己一身所学，极难控驭，因此要在破去黄龙洞的同时，把自己一起炸毙，以绝后患。唉，为了除去自己一人，竟然不惜把许多人，和自己同归于尽，这老太婆当真阴险毒辣得可怕！”

丁峤眼看凌君毅只是沉吟不语，在旁说道：“总座，黄龙洞已破，咱们要不先回石神庙去？”凌君毅没有作声，探手从怀中摸出温婉君送的彩丝囊，解开丝结，取出玉瓶，旋开瓶盖，倾了六颗比芝麻略大的“清神丹”，随手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公孙兄，丁兄，你们一人三粒，快把这药丸吞下去。”

公孙相接过三颗药丸，吞入口中，一面张口问道：“总座可是发现哪里不对了么？”

丁峤接过药丸，略为迟疑了下，也举手纳入口中，接着问道：“总座，这是什么药丸？”两人差不多是同时问了出来。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两位听说过‘迷迭香么’？”

公孙相听得不禁一怔，说道：“属于曾听家师说过，‘迷迭香’是迷药中毒性最烈的一种，据说还是魏文帝从西域移植而来，香气芬芳，迷人欲醉，置人于死地。”丁峤睁大双目，流露出惊疑之色，急急问道：“总座给属下服的，就是‘迷迭香’么？”

凌君毅冷笑了声道：“你们方才服的，是‘迷迭香’的解药。”

公孙相奇道：“‘迷迭香’解药……属下几时中了‘迷迭香’之毒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‘迷迭香’毒性甚烈，能致人于死，但如若配以某种药物，制成药丸，放置放食物之中，使你不知不觉服了下去，它能使人毫无感觉，神志依然清明，只是迷失了你的反抗意志，使你永远听命于他，忠心不二。”公孙相休然道：“总座是说百花帮给咱们服了‘迷迭香’？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属下回想起来，这两年来，不论百花帮如何措施，属下都认为是对的，尤其觉得太上天纵圣明，她就是要属下去死，属下都不会稍有犹豫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现在呢？公孙兄感觉如何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属下觉得心头开朗了许多，同时也忽然对太上，对百花帮起了怀疑，她们行动神秘，和黑龙会可能有着某种隐秘……”丁峤接口道：“不错，属下也有这样感觉，百花帮只是在利用咱们而已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们明白了就好。”他把太上那封空白密柬扬了扬道：“这封密柬，上面不写一字，就是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的最好证明。”

丁峤道：“太上既要害死咱们，那因咱们都是外人，但勾老大跟媳多年，虞美人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弟子，再加二十名花女，又有何辜？她为什么要一齐把他们炸死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勾老大是昔年黑龙会三十六将之一，自然知道她很多隐秘，借机把他除去，岂非永远没人知道了么？至于虞美人和二十名花女，因和咱们在一起，自然也只有忍痛牺牲一途了。”丁峤道：“太上为什么一定要把咱们置之死地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黑龙会一共只有三个堂，她已命帮主牡丹、副帮主芍药各领一批人前去分头偷袭，可能她自己也赴去了。咱们这一路，沿途替她虚张声势，吸引黑龙会的注意，而且咱们能冲列黄龙洞口，就证明咱们已顺利击溃拦截咱们的敌人。软轿中藏有大量炸药，这一投入黄龙洞，黄龙堂自然破了，咱们这些人，留着已无用处，这是她一石二鸟之计。”

公孙相愤怒地道：“经总座一说，属下真是如梦初醒，太上这一手，当真毒辣得很。”

丁峤道：“不知总座现在有何打算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二位不用再叫兄弟总座了，兄弟这总护花使者，已经在黄

龙洞一炸，不复存在了。”

丁峤道：“那么咱们该如何呢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二位已经解去身中迷药，从此不再受百花帮利用，正好脱出这场纠纷，依兄弟相劝，二位还是尽快离开此地的好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听凌兄说过，凌兄有两位朋友落在黑龙会手里，凌兄原是为了救朋友来的，兄弟愿意追随凌兄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丁峤道：“属下这条命是总座救的，属下是跟定总座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二位高义，兄弟十分感激……”公孙相没待他说完，接着道：“兄弟蒙凌兄不弃，许以兄弟论交，如今凌兄一人深入黑龙会，固然以凌兄的一身修为，黑龙会也未必有人能敌。但既要救人，又要应敌，究竟人单势孤。”

兄弟若在此时，弃之而去，还成什么朋友？因此，不管凌兄如何说法，兄弟非和凌兄同去不可。”

丁峤也接道：“公孙兄说的。全是兄弟心里要说的话，总座若是不让属下跟去，那就是瞧不起属下了。”

凌君毅看他们心意坚决，不好再为推辞，同时也想到深入黑龙会，难免会有一场恶斗。公孙相说的没错，自己既要应敌，又是救人，一个人确实也应付不过来，当下就点点头道：“二位既然如此说了，兄弟就不好再说了，只是黑龙会占地理之胜，咱们不但路径不熟，而且边对方一点情况都不明了，本来光是为了救人，还可暗中进行，攻其无备。但如今黄龙洞已破，百花帮另两批人马分袭飞龙、青龙两处，黑龙会必然戒备森严，咱们冒险深入，实在是一件十分凶险之事。”

丁峤笑道：“属下的意见，正好和总座相反。黄龙堂已破，帮主和副帮主率领的两批人马，分袭青龙、飞龙两堂，此时双方可能正在恶战之中，咱们悄悄进去，纵然遇上一些守护之人，他们首尾不能兼顾，正是救人的好机会。”公孙相连连点头道：“丁兄说得极是，凌兄机不可失，咱们快走。”

凌君毅双眉微皱，道：“二位说的自是有理，只是咱们不知黑龙会巢穴，一时又到哪里去找？”

公孙相笑道：“凌兄怎么忘了，方才勾老大临终之时，不是说过黄龙洞后，有一条秘道，他只说了两个通字，也许就是通向黑龙会总堂，亦未可知，咱们何不进去找找？”

凌君毅想了想点头道：“现在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丁峤喜道：“咱们这就进去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且慢，黄龙洞已被炸塌，秘道也许已被堵塞，咱们……”

丁峤抢着笑道：“但也许经这一炸，反而把秘道炸开了，也未可知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咱们进去之时，总得小心为宜，第一，咱们三人之间，至少也得保持一段距离，以防万一。第二，由兄弟领先，丁兄居中，公孙兄断后。如若中途发生意外，必须后退，就以公孙兄领先，丁兄切勿迟延，以最快速度离开，改由兄弟断后，这一点，二位必须紧记。”

公孙相、丁峤同声应道：“凌兄但请放心，咱们省得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好，咱们走。”话声一落，当先飞身纵起，朝黄龙洞走去。

黄龙洞，就在黄龙岩下，本来是一座高大的洞府。如今洞内经炸药炸毁，黄龙岩数十丈高的断崖，也被震得倒塌下来，黄龙洞前，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巨石，几乎已把石洞堵死。

第三十二章 直捣黄龙

凌君毅掬起袖管，功运双臂，搬开了几方巨石，才能侧着身子，从石缝中缓慢行进。

黄龙洞里自然全炸坍了，一座高大的洞府，全被大小石块所堵塞。但黄龙洞石质较为坚硬，虽然倒塌之处甚多，洞形轮廓仍在。软轿之中，除了炸药，敢情还藏有油类，爆炸之后，引起燃烧，而且火势随着往洞后流注。

凌君毅目能夜视，但身后丁峤和公孙相到了此时，已是寸步难行，凌君毅从怀中取出骊龙珠，托在掌心。黑暗之中登时发出一团乳白珠光，可以照亮一二丈远近。凌君毅一路察看石壁上被烧焦的痕迹，迈步朝洞后寻去。当然，有许多地方，仍须搬开石块，才能勉强行过。

丁峤紧随在凌君毅身后，低声道：“总座，属下帮你搬运石块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也来。”三人一路搬开石块，深入后洞，黄龙洞占地极大，此处已是深入山腹，前洞被炸药震坍，到了这里，炸坍的地方已经不多。有几处石室，还算完整，却发现了一二十具尸体，这些人全身并无伤痕，那是因前洞火势太炽，窒息而死！

凌君毅不觉足下一停，说道：“看来此处已到尽头了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但勾老大明明说这里有一条秘道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如果另有秘道，这些人就不会窒息而死了。”

丁峤道：“咱们再找找看。”

说话之时，凌君毅已经举步朝右首一间石室走去。

公孙相叫道：“凌兄，这石壁上有字。”

凌君毅举着掌中明珠，朝壁上一照，果然看见门口石壁上钉着一小方木板，上书：“静室，禁止擅入。”丁峤道：“这可能是郝飞鹏平日练功之处了。”

凌君毅心中一动，立即举步朝室中走去。这间石室装着一道木门，里面相当宽敞，四壁围以金黄色的帐幔，上首靠壁处，放一张黄漆木床，床上被褥俱全。整间室中，除了这张木床之外，就别无一物，愈显得石室宽大，而且有空荡荡的感觉。室顶大概受到山岩震动的影响。有一大堆砂土掉了下来。

公孙相目光转动之际，右手长剑挑起一幅黄幔。丁峤并不怠慢，同样“刷”的一声，铁骨折扇一挥，把木床对面的一幅黄幔撕了下来。这一撕，只听他口中忽然惊啊一声，道：“在这里！”

凌君毅闻声看去，果见石壁中间，似有一道门户的痕迹！所谓“痕迹”，本来这里是整块石壁，但如今露出了一个长方形的裂缝，极似一道暗门。丁峤话声出口，已经伸手推去。凌君毅想到此处既有暗门，可能设着埋伏，要待出声阻止，已是不及，但丁峤用力推了一把，石门却是丝毫没动。

公孙相跟着走了过去，仔细察看了四周裂缝，又用手推敲了一阵，才道：“这是一道暗门，大概不会错了。”丁峤道：“看情形，一定另有开启枢纽，这枢纽自然就在这间石室之中，咱们找找看，也许可以找到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丁兄说得不错，这道石门，本来可能出入均由机关操纵，应该不会让人看出门户的痕迹，更不会有裂缝的。”

但经方才黄龙洞口一阵爆炸，山崖倒坍，此处受到巨大震动，才发生了裂缝，只怕连操纵石门的机关，也被震坏了。”丁峤道：“你是说此路不通了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可能如此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既有门户，咱们就不妨推推看，也许推得开。”公孙相心中想说：“石门由机关操纵，如今山壁受到巨大震动，石门已经有了裂痕，可能机关已被震坏，谁有此神力？”

但凌君毅终究是他的上司，话到口边，又忍了下去，接着道：“只怕不容易推得开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让兄弟来试试。”随着话声，把掌中“骊龙珠”递给丁峤，道：“丁兄，你拿着珠子。”

丁峤接过明珠，一面吃惊道：“总座，这道石门不下数百千斤，如果连着机关，无异生了根一般，如何推得开来？”

凌君毅微微一笑：“石门由机关操纵，自然无法推得开，但公孙兄说得不错，此门启闭的机关，已因山壁受到巨大震动，已被震坏，才会发生裂痕。机关既被震坏了，也许就可以推得开。”说话之时，左脚跨上一步，掬起袖管，伸出一双修长白皙的手掌，按在石门之上，默运功力，缓缓朝前推去。

公孙相看他真的要推，在旁说道：“凌兄小心，别岔了气。”

凌君毅回头笑道：“不妨事，兄弟只是试试而已。”丁峤手中拿着骊龙珠，侧脸看去，但见凌君毅双手按在石门之上，静立不动，但他一件青衫，已经渐渐飘了起来，有如灌足了气一般，心头暗暗惊异，忖道：“总座年纪比自己还要少了几岁，这一身功夫，自己当真望尘莫及。”

正在心念转动之际，只听凌君毅舌绽春雷，大喝一声，双手使劲往外推出。紧接着但听石壁间起了一阵格格轻响，那是铁条绷断之声，石门已经缓慢的朝外开启。

公孙相目中神采飞扬，惊喜道：“凌兄这份神力，真是举世罕有！”

丁峤更是睁大双目，咋舌道：“总座这是什么神功？竟有这般大力，真的把石门推开了。”

他们说话之时，凌君毅已把石门全部推开，双手一松，一身被真气鼓起的情形，也缓缓垂下，面不改色，只是徐徐吁了口气，笑道：“兄弟推开一道石门，哪能称得上什么神功？”丁峤把手中明珠递还给凌君毅。一面说道：“总座，属下今晚算是开了眼界，但总座方才使的是什么功夫，总得告诉属下吧？”

凌君毅撰道：“丁兄一定要问，兄弟只好说了，兄弟使的是‘金刚心法’。”

丁峤道：“‘金刚心法’这名称属下听都没听人说过。”公孙相道：“凌兄一身所学，出于不通大师，自然是少林绝艺了。”

石门外面，是条黝黑的甬道，不太宽敞，只能容得两人并肩而行。

凌君毅当先跨出，只觉地道中曲折甚多，不但丝毫没有湿霉气而且有清新寒风，迎面吹来。他手托明珠而行，约摸走了二三十丈光景，吹来的寒风，愈见冷峭，甬道已到尽头，迎面是一排石级。

凌君毅加快脚步，拾级而登，走了百级左右，石级已尽，迎面出现了

一道门户，门外隐隐似有天光。

凌君毅心头暗道：“莫非已经到了地头？”心念一动，立即收起明珠，揣入怀中。

公孙相紧随而上，低声问道：“凌兄可是发现了情况？”

凌君毅微微摇头道：“没有，这里有一道门户，隐隐可见天光，可能已到地头。咱们还是小心些的好，莫要惊动了对方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凌兄说时是。”凌君毅话声一落，举步朝门外走去。公孙相、丁峤一左一右，紧随地身后而出。一齐跨出石门。但见石门之外，竟是一个只有十数丈见方的井形峡谷，四周是壁立百丈的峭壁。仰首向上看去，正如坐井看天，可以看到的青天，只有那么小小的一方。

这是一个天然的小天井，地上光滑平整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左右两边石壁之下，各有一条长形石凳。对面一座石壁之下，却有两座石洞。洞口无门，看去黑黝黝的，看不见其中景物，也听不到半点人声。黑暗，死寂，好像是亘古无人的洞穴，在黑夜之中，更有些寒飕飕、阴森森的感觉。从黄龙洞地道而来，到了此地，一分为二，出现了两个洞穴，不用说，这可能是通向青龙、飞龙两堂的秘道无疑。

凌君毅脚下略为趋超，自己主要是为了救人而来，只不知方如苹、唐文卿被他们囚禁在哪里？公孙相跨上一步，低声道：“凌兄，这两个石洞，可能是通向他们青龙、飞龙两堂的秘道了。”

凌君毅点点头，沉吟道：“兄弟在想，这两个洞，咱们该从哪一个进去？”

丁峤道：“总座志在救人，这个石洞里找一找，回头再找那一个，反正总得把人救出来。”随着话声，举步朝左首一个洞穴走去，说道：“总座，现在该由属下打头阵了，这座石洞之内，可能布有机关埋伏，属下还略懂皮毛。”

凌君毅只得让他先行，一面仍然把那颗骊龙珠递了过去，口中说道：“丁兄带着此珠，一切小心为上。”

丁峤接着珠子，道：“属下省得，决不会有什么差错的。”刷的一声，打开折扇，护住前胸，朝左首石洞走入。

凌君毅怕他有失，跟着他身后走去，公孙相则跟在凌君毅的身后，作为断后。三人一路向前行走，转了两个弯，洞中更是黑暗，但丁峤手上托着明珠，发出一团柔和晶莹的珠光，在黑暗之中，老远就可被人发现。

凌君毅暗暗叮嘱道：“丁兄要运气戒备，慎防暗中有人偷袭。”丁峤笑道：“总座放心，只要发现有人，属下自会先发制人。”他口中虽然说得轻松，心中却也知晓自己三人，此时已经深入腹地，不论对方是否有备，现在一步步地接近他们堂址，都可能有人把守，或是遇上巡逻之人。自己走在前面，手上又有发光的夜明珠，所谓敌暗我明，随时都能遇上强敌施袭。因此，这一路上行动之间，十分小心，一手执扇，耳目并用，搜索行进。这样又走了十几丈远近，始终不见有人拦截。

丁峤忽然脚下一停，低声说道：“总座，属下觉得情形有些不对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丁兄必有所见。”

丁峤道：“这条山腹秘道，不论通向何处，都是他们山腹要地，自该有严密的守备，这里防备太松懈了，疏忽得有些不近人情。”凌君毅点头道：“丁兄说得极是，兄弟也有此感。”

公孙相接口说道：“也许帮主或是副帮主率领的人，已经和他们正面发

生战斗，无暇顾到山腹秘道了。”

丁峤道：“也许是郝飞鹏已经逃来此地，发觉我们追踪寻来，有赢诱咱们深入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都有可能，但我们已经到了此地，纵有埋伏，也得闯他一闯了。”丁峤道：“总座说得对，就是龙潭虎穴，咱们出闯定了。”大步朝前走去。甬道转了个弯，似是已到尽头，前面地势忽然开敞，不，前面忽然有了光亮！

丁峤为人机警，他原是贴着石壁，搜索行进，骤见前面有了灯光，立即身形一停，把手中托着的珠子一把握住，朝后递去，低声道：“总座把珠子收了，前面已有灯光。”凌君毅接过珠子，揣入怀中。这一瞬工夫，丁峤已经侧着身子，闪到甬道洞口，背脊紧贴着石壁，偏头接着石壁，朝外看去。甬道外面：是一座十来丈方广的石室；也有些像一片广场。因为正面有两扇铁门，门上安装着两个门环。

铁门紧紧闭着，左右两边，各有两盏琉璃灯，灯下站着一式紧身青衣的四个佩剑武士。灯光虽是并不太亮，但在黝黑的山腹中有这两盏灯，已足可照得这十来丈方广的大石室，清晰可见。丁峤暗暗皱了下眉，他估计从自己隐身之处，和对方相距，少说也有十一二丈，要想突施袭击，除了强弓劲弩，任何暗器，也够不到他们。

这时凌君毅也跟了过来，低声问道：“外面情形如何？”

丁峤道：“看来咱们已经到了地头，前面有四个人，守卫铁门。总座稍待，让属下先去把他们解决了。”话声甫落，双肩一晃，人已朝洞外掠了出去。

他身形堪堪掠出，站在铁门两边的四个青衣汉子立时警觉，有人沉喝一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另一个喝道：“站住。”丁峤身法快速绝伦，在他们喝声之中，已经直欺过去，到了离铁门三丈来远。左右两个青衣汉子也在此时，一左一右闪身拦住去路。

左边一个喝道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

丁峤脚下一停，故意喘息着一拱手道：“二位兄台，在下是报讯来的……”

右首一个问道：“你是什么身份？”丁峤手中拿着折扇。朝两人拱拱手道：“在下是黄龙堂巡主丁峤……”话声未落，铁骨折扇巾无声无息射出两点寒芒，直向两人咽喉袭去。那两个青衣汉子不防丁峤有诈，同时距离又近，等到发觉，已是不及，双双往后便倒。

另外两个汉子，瞥见同伴倒下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怒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到这里来撒野。”同时掣剑在手，纵扑过来。

丁峤朗笑一声，候地后退半步，手中折扇，刷的一声，打了开来，笑道：“两位来得正好。”

他这柄铁骨折扇，每根铁骨之中，都藏着细如牛毛的淬毒飞针，这一打将开来，手腕轻轻一抖，一蓬飞针，就像扇形般激射而出。两个青衣汉子堪堪扑到，双脚还未站稳，就被飞针打中，一声不作，双双跃坠下去。这一手，当真快捷无比。

丁峤折扇一收，不觉哈哈笑道：“原来是些不堪一击的东西。”

凌君毅、公孙相跟着掠出。

凌君毅目一掠四人，问道：“他们都死了么？”丁峤道：“他们中的都是要害，已经毒发身死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兄弟方才忘记告诉丁兄，咱们应该留一个活口才是。”

丁峤道：“这个属下倒是没有想到。”

公孙相抬目望望两扇铁门，说道：“这里不是青龙堂，就是飞龙堂了。方才丁兄出手太快，以致他们无法回身报警，如今铁门紧闭，只怕里面的人，还不知道呢。”丁峤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他们在门里站岗，若是发生紧急之事，自然有报警的设备，咱们仔细查看就是了。”说着举步走了上去，仔细在两边石壁和两盏琉璃灯察看了一遍，觉得并无可疑之处。公孙相跨上一步，举手握住左首门上的铁环，朝左右轻轻旋动。

他这一旋，发觉铁环居然随手旋动，心头不觉一喜，说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话声出口，试着朝左旋了三转，就在他旋动之际，耳中隐隐听铁门内起了一阵极轻的金铁之声。

公孙相何等机警，立即松手，口中低喝一声：“丁兄速退，这铁门之中，可能有什么埋伏。”身形向后跃退出去一丈来远。

丁峤也是十分机警之人，没待他说完，已经跟着往后跃退。凌君毅依然站在原处，微微一笑，目光盯注铁门。果然，就在公孙相后退之际，石壁间起了一阵轧轧轻震，两扇铁门，已经缓缓开启。门内一片黝黑，不见灯光，望去好像是一个院落一般！铁门开了，在它开启之时，并没有什么暗器之类的东西射出。

公孙相站在凌君毅身边。等了半天，口中不觉轻“咳”一声道：“不对啊？”

丁峤道：“公孙兄觉得哪里不对了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这两扇铁门上，共有两个铁环，应该是两边一起旋动，铁门才会开启。

兄弟只旋动了左门上的铁环，那该是触动机关，就会有埋伏出现才是。”丁峤笑道：“也许是咱们盲人骑瞎马，撞对了，左首铁环是开启铁门的机关，如果旋动的是右首那个铁环，才会触发埋伏。”

公孙相看看门内确实无动静，才点点头道：“丁兄说得也是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兄弟只知丁兄尊师外号神扇子，索有巧匠之称，想不到公孙兄更对机关埋伏也是内行。”公孙相道：“凌兄过奖了。家师有一位朋友，精于消息之学，昔年在江湖上颇负盛名，后来为了避一个仇家，远走漠北，和家师时相过从，兄弟随侍家师，听到了一些皮毛而已。”

丁峤接着笑道：“总座大概还不知道呢，家师当年虽以一柄铁骨折扇驰名江湖，但只以招术取胜，扇中并无花样。据说有一次在对方一双子母圈下吃了大亏，从此发愤研究机关消息，尤其对暗器一道，独具心得，在一柄铁骨折扇之中，可藏三十六种细小暗器，使人目力难辨，遂博得神扇子的雅号。属下从师较浅，连家师的皮毛都没学到，连这柄铁骨扇还是家师替我制的，至于一般机关埋伏，也只不过是平日听家师说过一些罢了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就是如此，二位也比兄弟强得多了，我对此道可说一窍不道。”口中说着，双目一直注视着铁门内的动静，他目能夜视，门内虽然一片黝黑，但依稀仍可辨认！入门处，极似一个小院落，迎面有三级石阶，阶上极似一间宽敞的客厅，因相距已远，而且里面是一片黝黑，只能隐绰地看到一些椅几，这半晌时光，里面依然沉寂如死，闻无一入。

丁峤已是不耐，说道：“总座，看来此处确实不像有人，咱们可以进去吧！”

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们自然要进去，只是大家还以小心为上。”说完，当先朝铁门中走入。公孙相、丁峤一左一右，紧随他身后，走入铁门。

凌君毅因门内太黑暗，仍然取出“骊龙珠”照路。缓步走到院中，目光朝四下扫视。

但见这里虽是山腹石窟，但形状却与天井无异，正待举步朝阶上走去，突听身后忽然响起“砰”的一声，两扇铁门，已经自动关上，眼前登时暗得一暗。

公孙相急忙回头瞧去，沉哼一声道：“咱们果然中了埋伏！”话声刚落，天井上空，已然撒下一片铁网，当头直落，把三人一起罩住。公孙相、丁峤应变极快，就在铁网罩落之时，已然掣出兵刃，朝网上击去。哪知这片铁网，敢情是百炼精钢制成，不但坚韧，不受刀剑，而且每一个网眼之间，都接着倒刺。你不挣动还好，这一挣动，倒刺就钩止衣衫、发髻，越是挣动，被钩住的地方也越多，公孙相、丁峤两人手中空自执着兵刃，这一所动，手臂、肩背、发髻全被倒刺钩住，连兵刃都无法抽动。只要你再挣动一下，倒刺就会钩入你的肉里。

只有凌君毅静立没动，虽被铁网罩住全身，但他身上被倒刺钩却较少，纵有几处也被钩住，那是因为公孙相、丁峤两人挣动之故，铁网受到波动，才钩上了凌君毅的肩背。

丁峤又急又怒，但他总究是神扇子的门人，发觉不对，立即停住，口中道：“总座，咱们这可怎么好？”公孙相已然怒声喝道：“黑龙会鼠辈，有种就站出来和咱们拼个生死存亡，这般暗施狡诈，乘人不备，算得哪一门子人物？”

凌君毅凛立不动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公孙兄、丁兄怎的如此沉不住咱们们虽被网住，但这里并没有人，喝叫又有何用？此时更宜保持沉着，所谓处变不惊，能以不变应万变……”

“好个以不变应万变！”笑声起自厅上，紧接着眼前一亮，厅上的炷火，同时燃起：只见石阶上，同时出现了三人。中间一坐着黄龙堂主郝飞鹏，他左右是两个胸绣飞龙的汉子，看去都在四旬以上。

石介两边，是八个身着青色劲装，手执狭长淬毒长剑的大汉。

郝飞鹏深沉一笑道：“凌君毅，你能寻到此地，果然不错，但仍然逃不出老夫的手心。”说到这里，不觉哈哈大笑。

凌君毅发髻、肩头等处，自然也全被倒刺钩位，但他依然凛立不动，冷冷说道：“郝飞鹏，你认为凌某已经被你困住了么？”郝飞鹏大笑道：“难道你还想逃得出去？”

凌君毅目中精芒陡射，朗笑道：“区区铁网，你认为就能奈何凌某了么？”在他说话之时，身上一袭青衫，好像灌满了风，忽然鼓了起来。因为青衫的鼓起，就把缀满倒刺的铁网也撑了起来，他右手迅快从身边掣出一柄寒光耀目的短剑。但听呛然龙吟，一道精光应手而起，轻轻一圈，已把身前的铁网削断，剑光绕身一匝，身外铁网一续而断，纷纷跌堕地上。

郝飞鹏见状大惊，口中失声道：“他手中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。”左首青衣汉子冷笑一声，举手一挥。只听八个青衣大汉同时发出一长啸，分由

八个方向，朝凌君毅扑来。

凌君毅手中巨朗剑向外一挥，封住了三个方向，青虹吞吐，森森剑气，直逼肌肤，八个青衣大汉每人都感到凌君毅挥出的剑势，好像是朝自己刺来的，不待剑光逼近，纷纷往后跃退。凌君毅身形轻旋，带动剑势，挥手之间，便已削断了公孙相、丁娇两人身上缠着的铁网。公孙相一下脱出铁网，有如猛虎出押，口中大喝一声，身形一仆，狼形剑如毒蛇吐信，挥剑抢攻过去。

丁娇更不打话，双足一蹬，折扇霍然有声；幻起一片扇形般的清光，反击过去。这八个青衣大汉，剑法纵然凌厉，但公孙相、丁娇这一展开手脚，岂同等闲？几招下来，就占有优势，把八人逼得退避不迭。凌君毅返剑入匣，身形一晃，退出数步，背手站在一侧观战，也不出手相助。公孙相的“狼形剑”一经展开，窜来窜去，剑发如风，每一剑，刺的都是致命的大穴，使人防不胜防。丁娇一柄铁骨折扇，候开候合，开时如开山巨斧，纵劈横削，阖时如点穴锄、判官笔，敲敲打打，专找人家经穴下手。这两人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，剑扇联手，这小天井似的石室中，尽是剑光扇影，把八个青衣大汉的攻势压了下去。

那八个青衣大汉久战两人不下，反而被迫落下风，自然也急怒攻心，放弃了本来联手合搏的阵势，各出绝招抢攻。刹那之间；八支长剑划起一条条灰暗的剑影，朝两人袭来，这一阵抢攻，因为不受阵势的拘束，攻势大见凌厉，公孙相、丁娇两人，也立时陷入四面围击之中。丁娇怒喝，铁骨折扇一抖，射出两支毒针，当前两个大汉，在搏斗之中突然无声无息地倒地死去。其余六人眼看同伴身上无伤，忽然无缘无故的倒地不起，心头方自一凛！

公孙相长剑一转，惨叫乍起，长剑从另一个青衣大汉透腹而过，鲜血喷射，当场气绝。八个青衣大汉，顷刻之间，死去三个，剩下的五个虽在挥剑恶斗，但锐气已减。攻势也大大的削弱。

公孙相、丁娇两人，一剑一扇，声势陡盛，逼得五人连连退避不遑。

站在阶上的两个青衣人互望了一眼，只听左首那人沉声喝道：“住手。”五个大汉本已情势危急，但因为首之人没有命令，不敢擅自退却，此时听到左首青衣人的喝声，立即纷纷跃退。

公孙相长剑一收，冷笑道：“阁下可是想亲自下场，试试公孙大爷的剑法么？”

丁娇拆扇一指右首青衣人，大笑道：“你也下来，试试丁大爷的扇招。”左首青衣人冷哼道：“就凭你们‘天狼剑’‘天垦扇’这点功夫，也想在这里逞强么？”

公孙相大笑道：“不信，二位下来试试就知道了。”

左首青衣人回头朝右首青衣人道：“二弟，你下去把这两个狂妄小子收拾了。”

右首青衣人答应一声，抬手掣出一柄色呈乌黑的阔剑，举步走下石阶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三个一起上么？”公孙相一个仆步，迎了上去，笑道：“阁下很狂，你一个人下场，自然是公孙大爷奉陪了。”

右首青衣人大刺刺地道：“凭你一个人，还不是我的对手。”

公孙相大怒道：“你是不是我的对手，还不知道呢！”刷的一剑，斜刺而出，但见寒芒闪动、幻起三朵剑花，分指对方三处大穴。“天狼剑法”出手奇快，而且专攻侧面，令人大是难防！

右首青衣人确有惊人的武功，左手一挥，推出一股无形的潜力，逼住

剑势，冷笑道：“你也接我一剑。”阔剑一挥，迎面就劈。他出手并无招式，但一道剑影堪堪劈出，立时有一股森森剑风，应剑而生！公孙相长剑陡然收回，疾快地向旁侧闪去，他“狼形步”身法轻灵，一闪之间，本已让开对方劈来的剑势。但哪知右首青衣人身子轻轻一旋他那柄阔剑，却是原式不变，依然朝公孙相迎面劈来。他出手并不太快，正因剑势原式不变，是以这劈下的一剑，此时离公孙相已不到二尺。公孙相心头一惊，非同小可，一时无暇多想，长剑上迎，使了一招“天狼参斗”，朝他阔剑架去。

双剑交击，响起“当”的一声大震，右首青衣人岸立不动，公孙相直震得右臂酸麻，脚下连退了三步。这是他出道以来，除了败在凌君毅手下。还是第一次遇上劲敌。公孙相原是心高气傲之人，第一招上，被人震退了三步，一张俊脸不禁涨得通红，一退候进，右腕连抖，长剑连发三招。这三剑，自然是“天狼剑法”中最狠最毒的杀着，剑如灵蛇，快得像惊霆闪电，令人眼花缭乱！右首青衣人冷冷一笑，左手阔剑，同样连发三剑封住公孙相剑势，左手却施展空手夺剑的招法，直向公孙相握剑右腕上抓去。此人武功诡异，剑招看去朴实无华，却内藏精奥！尤其这一记夺剑手法，更是十分古怪，融合了擒拿和斩经截脉、空手入白刃等手法，不容公孙相有变招的机会。

公孙相若不后退，手中长剑就非被对方夺下不可。自己刺出三剑，全被对方阔剑封死，此时一见对方伸手夺剑，心头更是冒火，陡然飞起一脚，朝他左腕踢去。

就在此时，但听二个细小的声音，传入耳中，说道：“公孙兄速退。”

公孙相听出是凌君毅暗施“传音入密”，指示自己机宜，但此时左足已经飞起，踢了出去。但见右首青衣人抓来左手，手背轻轻在公孙相脚背上碰了一下，五指勾曲，仍然直抓公孙相右腕剑柄。公孙相但觉脚背如中铁石，奇痛彻骨，对方左手已在此时抓到剑柄。

间不容发之事，右首青衣人五指勾曲，快要抓到剑柄之际，直觉掌心抓住了一件东西，立即五指一拢抓在手中。这五指一拢，但觉掌心一阵刺痛，急忙低头看去，原来抓到的并非剑柄，而是铁网上的一个倒钩。这倒钩何等锋利，经他一握，已经陷入肉内，鲜血从掌心一滴一滴的流出。公孙相在这一瞬之间，已退了出去。

右首青衣人从掌心起出倒钩，目光一抬，望着凌君毅道：“这是你出手的吧？”

凌君毅含笑道：“在下看到了自己兄弟的长剑就要被人夺下，所以援手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吧？何况在下并无伤人之意，阁下只要不抓得太紧，就不会割伤手掌了。”右首青衣人愤怒地道：“很好，这场还没打完，那就换你来吧！”

郝飞鹏站在阶上，和左首青衣人低低说了两句。

左首青衣人道：“老二，你回来，让我会会位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。”

凌君毅朗笑一声道：“阁下指教，在下自当奉陪，但在下已经不是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了。”

左首青衣人奇道：“你怎会不是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了？”凌君毅笑道：“这个与动手似无关系，在下无可奉告。”郝飞鹏道：“佟兄怎么相信他胡说？他不是百花帮总护花使者，来此作甚？”

凌君毅正容道：“凌某说出不是，就是不是，这有什么好抵赖的！”

郝飞鹏目光闪动，问道：“总有个理由吧？”凌君毅道：“没有什么理

由，在下只是不想干了。”

郝飞鹏眼珠一转，又说道：“你既然脱离了百花帮，和敝会就并无过节可言，只要阁下肯放下兵刃，敝会主原有重用老弟之意，兄弟可以给你引进。”此人一脸阴险，但却故意装出欢然之色。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确想见见你们会主，只不知郝堂主如何给在下引见。”

郝飞鹏脸上笑意更浓，说道：“在老弟来意未明之前，只好暂时委屈，先放下兵刃，由兄弟点了你几处穴道，就可带你去见会主了。”丁峤大声道：“总座，万万不能上他的当，这样岂非成了他们囚犯？”

郝飞鹏道：“凌老弟幸勿误会，这只是外人晋见会主的一种手续而已。老实说，一般人在晋见会主之时，双手都得锁上金链，以防万一。兄弟因你凌老弟是会主亟欲一见之人，才擅自作主，改为点你几处穴道，在会主面前，兄弟还是扭上几分不是呢！”

凌君毅傲然一笑道：“郝堂主盛意，在下谢了。在下此来，自然要见见贵会会主，但并不是如此见法。”左首青衣人冷哼一声道：“此人狂妄得很，郝堂主不用和他多费唇舌，兄弟把他擒下！就押着他去由会主发落就是了。”

郝飞鹏微微皱了下眉，又和左首青衣人低低说了几句。

左青衣人仰脸笑道：“郝堂主但请放心，他进入了飞龙堂，还能飞上天去么？”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原来这里果然是飞龙堂！”

左首青衣人已从肩头撤出阔剑，目注凌君毅，面情冷漠，大刺刺地说道：“听说你艺出反手如来门下，佟某正好讨教几手高招。”

凌君毅看他年纪不算太大，但双目隐射精芒，可见内功修为，已臻上乘。当下潇洒一笑道：“讨教不敢，阁下既然划出道来，在下自当奉陪。但在动手之前，我想知道二位如何称呼？”郝飞鹏道：“兄弟忘了先替凌老弟引见，这是敝会飞龙堂副堂主佟天锡，这位是飞龙堂总巡主佟天来。”

凌君毅点点头道：“在下幸会，二位大概是天山门下了？”

他看到佟天锡和佟天来两人使的都是阔剑，尤其方才佟天来的剑法，颇似天山一路。

武林中只有“天山剑法”外貌朴拙无华，内藏奇诡术，往往使人认为他剑法笨拙，那非上当不可。

何况这两人全都姓佟，极可能是天山大侠大漠神雕佟归愚的子侄辈无疑。

佟天锡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佟某兄弟是何出身，与动手无关，你亮剑吧！”这话却是套了凌君毅方才之言。

凌君毅仰天朗笑一声道：“在下这柄倚天剑，斩金如土，削铁如泥，阁下可得小心。”随着话声，右腕一抬，缓缓抽出一柄寒光如水的长剑。

佟天锡看了他手中长剑一眼，冷声道：“剑倒是一柄好剑，只不知你手下如何。”突然跨上一步，阔剑迎面劈来。

他这柄阔剑，剑叶足有手掌般宽，这仰面一剑，朴实无华，出手并不太快，更无奇特招法，但却划起一片强劲剑风。

凌君毅会过不少使剑高手，却从未遇到过具有如此威力的一剑，头不禁骇然，暗道：“看来他已得到天山剑法神髓。”心念闪电一动，拍手发剑，使了一招“龙爪拨云”，剑尖微翘，朝前拨去。但听“铮”的一声，双剑交击，凌君毅突觉对方剑身上，传来一股极大的震里，手腕被震得微微一麻！若是换了个旁人，就在这一剑上，长剑就非被震得脱手不可，但佟天锡劈来

的剑势，也被凌君毅一剑拨了开去。

佟天锡脸色一变，一语不发，又是一剑横扫过来。横扫就是横扫，毫无变化可言，但凌君毅已经看出他横扫一剑，几乎扩及一丈方圆，任你如何闪避，都在他剑势范围之中，于是毫不思索的双足一点，身子飘空而起，一下纵起两丈来高。

佟天锡一击未中，他阔剑横扫之势落空，随着一个转身，带转击出的力道，阔剑随着朝上翘起，一道乌黑的匹练，扩及四五尺宽，剑风嘶然，悉数朝上卷来。他哪里知道凌君毅这凌空拔起，使的是一招“神龙出云”，上半招身随剑起，下半招乃是下击之势。

就在他阔剑朝上翻起之时，凌君毅笔直披上去的人，已经掉过头来，变成头下脚上。右腕一洒，半空中立时爆出一片错落剑花，青芒流动，宛如纓络缤纷，飞洒而下。一迎一下，快速何殊电光石火？但听一连串交击之声，急若连珠，声震耳际！

佟天锡急退数步，低头瞧去，但见自己一柄缅铁精炼、平日专削敌人兵刃、不畏宝刀宝剑的阔剑，这一招交接，已是缺口累累！突然口中低喝一声：“退！”转身朝厅上奔去。

郝飞鹏、佟天来听到他的喝声，同时向后退去。五个青衣大汉久经训练，身法奇快，紧随三人之后，“刷”的一声，同时退入厅去。厅上八盏琉璃灯也同时突告熄灭。

凌群毅等三人但觉眼前一暗，再定睛瞧去，退入厅上的人，在这一瞬间均已消失不见。丁峤本想追去，但因凌君毅站着未动，不好独自逞强。

公孙相疾趋而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对方未败而退，只怕是有诡计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公孙兄说得有理，咱们进去看看。”手托骊龙珠，举步朝阶上走去。这里虽是石窟，但开凿之时，却布置成天井和厅堂的格式。他们是在“天井”里动的手，这时朝厅上走去。登上三级石阶，是一条宽敞的回廊，正面一排六扇楼花石门，全都敞开着。凌君毅当先跨进厅堂，足下一停，借着珠光，目光朝四面转动。

只见这间石室“厅堂”，约有八九丈方广，除掉中间放了一张长条石桌和两边有两排白石椅几，就别无他物，四周空旷，愈见幽暗。凌君毅掌中托着明珠，珠光照射，虽只有三数丈远，但他已可借珠光的照射，清晰看到四周景物。那是三堵平滑完整的石壁，哪有丝毫门户的痕迹？

郝飞鹏、佟氏兄弟和五名青衣大汉，明明是退进大厅才消失不见的，但大厅上，除了石椅石几，哪有半个人影？凌君毅已然想到

“大厅”之上，必有暗门：公孙相紧随凌君毅身后，走入大厅，

低咳一声道：“这厅上不见门户，那一定是装有机关了，丁兄，咱们先搜一搜，莫要中了他们暗算。”

丁峤从身边摸出火折子，一手晃亮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快搜。”公孙相也取出一个火折子，随手晃亮。

大厅上有两文火折子，火光照耀，登时亮了许多，但见石壁、地下，都是打磨得十分光滑的青石，光可鉴人，经过两人分头搜索，仔细地察看了三道石壁和每一个角落、地上每一寸青石，依然一无所获。这座大厅，似是整块青石凿出来的，甚至连一丝痕迹也没有。

丁峤手上火折子渐渐烧尽，他丢去纸火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直到今天，兄弟才后悔当时没跟家师学那机关消息这一门学问。”

公孙相的火折子也随着烧尽，接着说道：“看来此地的机关布置，出于大匠之手，不是咱粗通皮毛的三脚猫，所能找得出来的了。”

两支火折子熄灭，只剩下凌君毅手上一团珠光，厅上立时暗了许多。

凌君毅道：“既然找不到门户，你们就不用再找了。”丁峤道：“咱们后路已断，总不能就这样被他们困在这里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们不败而退，必然另有花样，咱们趁这段时间，不如好好休息一下。”果然缓步走到石椅上坐了下来。

公孙相道：“凌兄这份镇定工夫，实非兄弟能及。”

凌君毅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是家师从小告诫兄弟的，越是遇上困难，越要冷静，所谓以静制动，以逸待劳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对方随时可能突击，咱们不可不防，公孙兄、丁兄二位，可各自选择适当的位置，隐住身形，没有兄弟的暗示，不可出手。”

公孙相、丁峤二人点头应“是”。

凌君毅取出温婉君所赠的彩丝囊，打开丝结，取出玉瓶，倾了两颗“清神丹”，分给两人，随着仍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这是岭南的‘清神丹’，专治各种迷香、迷药，你们可以含在口中。”

两人接过药丸，纳入口中，就向左右闪开，各自隐到一张石椅后面，蹲下身子。

凌君毅收起骊龙珠，揣入怀中，大厅骤然失去珠光，登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这样足足过了半个时辰，依然不见对方动静。

丁峤忍不住道：“总座，贼人这一着，倒是厉害得很，他们只要把咱们困在这里，不予理会，这样只要三天下来，咱们纵不饿死，也没力气应敌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不会的，这里已是飞龙堂重地，他们迟迟不见动静，也许是正面战斗激烈，分不出人手，只好暂时把咱们困在此地。但不论他们胜败如何，我想时间也决不会太久的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以兄弟想来，他们迟迟不发动的原因，此事和凌兄有关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此话怎说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在牛洛矶，饶三村说过的话，凌兄大概记得，他曾说，只要凌兄肯投黑龙会，百花帮给你总护法使者，他们会主也可以界以总护法的职务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个兄弟自然记得。”公孙相道：“咱们刚到黄龙岩之时，三面受困，情势十分不利，郝飞鹏也再三劝凌兄投效黑龙会，后来经过一场激战，黑龙会十二星宿悉遭歼灭，蓝煞神田有福、冰神独孤叟也在这一战中丧失了性命。而且咱们还毁了黄龙洞，黑龙会三堂之一的黄龙堂也已全毁，郝飞鹏仅以身免。这对郝飞鹏来说，对凌兄应该恨之入骨，仇深似海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

公孙相续道：“但方才凌兄破去铁网，郝飞鹏现身之时，和凌兄见面，并无切齿深仇，仍劝凌兄随他去见黑龙会会主，由此可见，黑龙会主对凌兄十分重视，而且必有指示，只要凌兄肯为黑龙会所用，纵然毁了他们黄龙堂，也并不重要……”凌君毅笑道：“兄弟有这么值得他们如此重视之处？”他话虽这么说？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这一定因自己能解他们‘毒汁’之毒的缘故。”这话，自然并未说出来。

公孙相道：“依兄弟推断，也许是黑龙会不愿开罪凌兄尊师，也许另有别情，但黑龙会主急于拉拢凌兄，该是无可置疑之事。”他口气微顿，接着

又道：“凌兄进入此地之后，铁网无功，佟天锡也自知不敌，才匆匆退去，把咱们困在这里……”

丁峤道：“公孙兄分析的极是，但他们把咱们困在这里，又有什么用意呢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这座大厅上定然有着极厉害的埋伏，他们虽把凌兄困住，只是郝飞鹏、佟天锡都不敢擅作主张，要去向黑龙会主请示，因此，在黑龙会主的指示尚未到达之时，不敢有所行动。”

丁峤一拍大腿，笑道：“这话不错，等黑龙会指示一下，是战是和，就可分晓了。”就在他们说话之时，凌君毅忽然闻到一缕异香，头脑立感昏胀，心中不觉一动，暗道：“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他们暗中使用迷香，企图蒸翻自己三人！”说也奇怪，他鼻中刚一闻到异香，挂在胸口的彩丝囊中，也立即发出一丝淡淡的清香，使人神志为之一清，心头不禁暗暗赞叹：“岭南温家果然不愧是世代相传的迷药鼻祖，就以这玉瓶来说，平时一直接在胸口，闻不到一丝香气，但经遇上迷香，玉瓶中的解药就立即自动散发出清香来了。”

他已把骊龙珠收入怀中，因此大厅上一片漆黑，看不清厅上情况，但他相信，此时迷香可能已经弥漫全厅，因为他闻到从衣领内散发出来的清芬之气，缕缕不绝，直沁心脾。

公孙相、丁峤一左一右，分别坐下首石椅之上，三人成犄角之势；此刻自然也闻到了！

只听丁峤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轻轻说道：“总座闻到了没有？这香气恐怕不对！”

凌君毅急忙压低声说道：“对方正在施放迷香，丁兄莫要出声，待回如果有人进来，二位要装作已被迷翻过去，不可鲁莽出手，听兄弟的笑声为号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省得。”这样又过了一刻功夫之久，厅上香气渐渐淡了下去，只听东首石壁上一阵阵轧轧轻震传了过来，壁间突然裂开一道门户，不，那只是一道门缝。

就在轧轧之声初起，公孙相、丁峤二人机警地伏下身去，隐到石椅后面。

这原是一瞬间的事，只见那门缝裂现之后，却并没有人相继走入，敢情对方不明厅上虚实，不肯立时进来。又过了一回，突见一道灯光，从石门缝中朝厅上射来，幽暗的大厅，登时被照得一片明亮。

凌君毅斜靠在石椅之上，一动没动。接着只听壁间响起郝飞鹏的声音说道：“情形如何了？”

另一个声音说道：“回堂主，只有姓凌的靠在椅上，看样子已经迷翻过去了。”郝飞鹏问道：“还有两个呢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没看到，大概躺下去了，被石椅挡着。”

郝飞鹏道：“好，你们先进去瞧瞧。”门缝启处，两条人影已从石门中闪出，一直向厅上走来。

凌君毅眼看石门已启，哪还怠慢，口中朗笑一声，突然一跃而起，朝石门飞扑过去。

那两个大汉武功极是高强，凌君毅飞身扑起，立时警觉，双双后退半步，刷刷两声，两柄乌黑的长剑，交叉袭到。拦住了去路。

凌君毅右手挥，闪电拍出一掌，一股强劲掌力，逼往右首一人的剑势，

左手疾快探出，一把抓住左首那人的左臂，往里一带，身形已从两人中间闪了过去，直向石门抢去。

公孙相、丁峤两人听到凌君毅的笑声，同时飞跃而起。公孙相一个仆步，掠到左首那人身前，长剑随着刺出。丁峤也丝毫不慢，人还未到，一柄折崩已经挟着一缕劲风，划到右首那人面前。这进来的两人，身子大是不弱，虽然一时措手不及，被凌君毅闪身而过，但等公孙相、丁峤扑到，长剑一挥，拦住两人，立时动起手来。

凌君毅出手奇快，一招之间，已从两人中间闪出，身法之快，直如电光石火，但他堪堪掠到门口，只见一个高大身影，当门迎出。凌君毅不待对方出手，左掌如刀，快疾绝伦地朝对方当胸劈去。只听“砰”然一声，对方并没避让，一掌结结实实击在那人胸口，但凌君毅却觉得手掌一震，掌心火辣辣的生痛。

这一掌竟似劈在坚硬的大石之上，心头不禁大感骇异！急忙定眼瞧去，原来从石门中走出来的，竟是一个高大的石人，巍然挡在自己面前。这一耽延，壁上门户已经很快阖起，从门外射来的灯光熄灭，大厅上重又恢复一片黑暗。和公孙相、丁峤动手的两个青衣大汉在灯光乍熄之时，各自同时虚晃一剑，飞闪而退，此时石门已闭，两人已无所遁逃！公孙相大喝一声：“你们想往哪里走？”剑交左手，右手探怀摸出一个火折子，迅速的交到左手，右手长剑护赢；左手已经晃亮了火折子。丁峤也在此时，火光一闪，点燃了火折子。

两人急急追扑过去，但见两个青衣大汉长身纵起，朝大厅穹顶一处洞穴中钻去，一闪即没，那洞穴又徐徐阖上，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，敢情方才逃香，就是从这个洞穴放出来的。

丁峤怒哼一声道：“又被这两个兔崽子逃走了。”

公孙相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看来这座大厅上埋伏的机关，不止如此呢！”

丁峤愤怒的道：“就算他有什么厉害埋伏，咱们又何惧之有？”话声甫落，只听郝飞鹏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凌君毅，老夫施放迷原是为了你好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可使你在毫无抗拒之下，归顺我们，不想老夫还是轻估了你。”凌君毅怒笑道：“郝飞鹏，你枉为黑龙会飞龙堂主，只是仗着区区一点机关，把在下困住，但你又能奈我何？”

郝飞鹏险沉地道：“凌君毅，你该放明白些，你们三人已是瓮中之鳖，老夫着要取你性命，易如反掌。只是老夫希望你好好想一想，归顺本会，保你前程远大，但你如再不识抬举，莫怪老夫无情。”

凌君毅朗笑道：“郝堂主有什么伎俩，只管请便，在下决不皱眉。”

郝飞鹏冷厉地道：“姓凌的，老夫好意相劝，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从现在起，老夫给你一盏热茶的时间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只要肯归顺本会，老夫保你一生享受不尽……”丁峤大喝一声道：“老贼，闭上你的鸟嘴，有种你开门出来，咱们各凭真实功夫，较量较量。”

郝飞鹏冷森地哼了一声，突听一阵轧轧轻响，从穹顶射下一排密如连珠的箭雨，落到丁峤身前数尺外的地上，登时溅起了无数火星！

丁峤大吃一惊，急急往后跃退。长箭只发了一排，就停止下来，但也有数十支之多。

这自然是故意示威，郝飞鹏也寂然不再说话。

公孙相剑眉微盛，走近凌君毅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凌兄，从这一排长箭

看来，发射的箭孔，必然可以由操纵的人随意转动，整个厅上，都在对方长箭射击范围之内，此事倒是麻烦得很。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公孙兄说得极是，但此事极易解决，第一、你们只要熄去火折子，厅上一片漆黑，长箭就失去了目标。第二、这些石椅石几，十分坚厚，可以用作掩蔽，其余的事，自然由兄弟对付。”

丁峤道：“但这些长箭密集如雨，不但势劲力急，只怕都淬过‘毒汁’，总座……”凌君毅道：“不要紧，兄弟自有对付之策，待会等到对方发动之时，你们必须妥为掩蔽，不必替兄弟担心。”

三人说话之时，只听郝飞鹏的声音说道：“凌君毅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”

凌君毅朝公孙相、丁峤两人，打了个手势，两人立即熄去手中火折子，迅速的隐到了石椅之后。凌君毅才傲然说道：“在下不用考虑。”

郝飞鹏冷厉地道：“你们身陷绝境，这已是最后的机会了，如果你执迷不悟，只要老夫一声令下，尔等立时就得万箭穿身而死！”凌君毅道：“区区长箭，只怕还威胁不了在下，不信阁下就下令要你的手下射来试试。”

就在此时，只听一个女子娇脆的声音，提高话声，说道：“郝堂主，会主有命。”

郝飞鹏立即恭声道：“属下恭聆。”

那女子声音道：“凌君毅既已被困万象厅，如仍然意图顽抗，着飞龙堂主郝飞鹏全权处理，一律格杀。”郝飞鹏道：“属下领命。”

他们似在大厅穹顶之上说话，而且也是有意让凌君毅三人听到，话声才会从上面传下来。

对方两人话声一落，郝飞鹏明森的道：“凌君毅，你都听到了吧？”这话还是含有威胁之意，志在迫使凌君毅就范。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听到了又如何？”

郝飞鹏道：“现在是你唯一自救的机会了，老夫由一数到三，你如再不答应，老夫就下令发箭了。”

丁峤大笑道：“你就是数三百、三千，也休想咱们头儿投降。”

郝飞鹏没有理他，自顾自地数道：“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”

三字出口，突然从穹顶射下一道强烈的灯光，灯光照射到凌君毅身上，一排弩箭，随着轧轧之声，射到凌君毅身前三尺之处。

这自然是示威性质，真要取你性命，就直接朝你身上射来了。

凌君毅长剑都未拔取，口中朗笑一声：“郝堂主这一排弩箭，只能射射山獐，若想用以威胁在下，那未免太可笑了。”话声出口，突然双手扬起，宽大衣袖，已经朝前拂去。他使的正是反手如来的“乾坤袖”手法。但见两只衣袖，才轻飘飘的扬起，一排势劲力急的弩箭，还未射落地面，就像风飘柳丝，忽地飞卷起，朝厅外“天井”激射出去。

这自然也是有意露一手给郝飞鹏瞧瞧的。凌君毅左手中指一弹，一枚铁网的倒刺，挟着一缕尖风，向穹顶那盏孔明灯电射打去，但听“扑”的一声，灯芯立时熄灭，大厅上同时一暗。

郝飞鹏隐身穹顶之上，自然可以看得厅上的情形，口中沉嘿一声道：“此人不除，必是后患，你们给我杀！”这回真的下了格杀命令。

穹顶上，一盏孔明灯虽被击灭，但另有三盏孔明灯，射出三道强烈灯光，交叉着朝厅上照射下来；同时，响起一阵急骤的轧轧之声，从三个不同的角度，射出无数暗器，其中有弩箭，枣核钉，和细如绣花针的飞针，全都

淬过“毒汁”，中人立毙。大厅上登时寒芒飞闪，破空生啸，有如狂风暴雨一般，声势极为惊人！公孙相、丁峤纵有石椅掩体身子，依然手持兵刃，拨格射来的暗器。凌君毅从破空细啸声中，辨听出这一阵细小暗器，至少有四五种之多，因为夹杂在长箭之内，使人无法撩拨，心头也暗暗震惊不止！

这座大厅，果然布满了机关埋伏，换上一个人，那就真是非死不可！他虽练成护身真气，但对这阵暗器，却也不敢太大意，何况还须顾及公孙相和丁峤二人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暗器、弩箭才一发射，他右手已从身边取出巨阙短剑，交到左手，同时右手一拍，也掣出了倚天剑，这一长一短两柄名剑出匣，寒光映照，一室生寒！

凌君毅毫不怠慢，左手挥起一片青漾漾的剑光护住全身，右手倚天长剑，划出一道又一道的银练，替公孙相、丁峤二人，拨扫一部分暗器。轧轧之声，连续不绝，凌君毅两柄宝剑，挥洒开来，化作了一幢青影，和一条银色匹练，在青影之外，缭绕飞舞，倏忽伸缩！大厅上虽有强烈灯光照射，但早已失去了凌君毅的人影。但见剑风激荡，剑气弥漫，急骤如雨的弩箭、暗器，只要和剑光才一接触，立被绞碎，纷纷跌落地上。

凌君毅舞得兴起，口中突然发出一声龙吟的清啸，身形突然离地飞射而起，倚天剑快若惊鸿，分作三点寒星，直向穹顶射出弩箭、暗器来的三个小穴中捣去。弩箭、暗器，全由机簧发射，倚天剑可截铁，何等锋利，一下刺入钢管之中，不但毁去了发射的机簧，还隐隐听到有人惊呼之声，显然连操纵发射暗器的人都被刺伤了。

凌君毅飘落地面，左手短剑交到右手，俯身从地上抬起三支断箭。左手扬处，三点黑影同时出手，把三盏装置在穹顶的孔明灯一一打熄。这一连串的动作，说来较慢，实则有如一气呵成，快逾闪电，发射机簧被宝剑捣毁，弩箭、暗器自然立时停止，灯光乍灭，大厅上也登时恢复了一片黑暗。

丁峤看得暗暗咋舌，心头又惊又喜，大笑道：“总座这一手，真是神乎其技！”

公孙相站起身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直到今晚，才知兄弟所学，和凌兄相比，直如萤火之与秋月，相去莫止天壤？”

凌君毅收起双剑，淡然一笑道：“公孙兄好说，兄弟也只是仗看宝剑锋利，冒险一试罢了。”

丁峤大声喝道：“姓郝的老混蛋，你还有什么花样，干脆一齐使出来好了。”穹顶寂然无声，也没人答话，好像郝飞鹏已经不在。

对方两次偷袭，都未成功，自然使郝飞鹏生出凛然戒惧之心，一时之间，并未再有任何举动。凌君毅三人，虽然被困在这座石室中，但却形成对峙的均势。大厅上已经平静下来，平静到不闻一点声息。

凌君毅、公孙相、丁峤心中都十分清楚，这一刻平静，乃是对方正在计划如何对付自己三人。也许片刻后，他们有更恶毒，更厉害的行动，重施攻击。

第三十三章 娄山双怪

三人默默的坐了一会，公孙相忽地低声道：“咱们被困在这里，总不是办法，要能冲出去才好。”丁峤道：“这还用说？方才那道石门，已经阅起，你能打得开？”

公孙相突然心中了动，随手从身边摸出一个火折，低声说道：“凌兄请把倚天剑借兄弟一用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想到什么了？”随着话声，抽出倚天剑，递了过去。

公孙相接过宝剑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兄弟想那道石门，既由机关操纵开启，只要能找到石门痕迹，把那操纵的机关切断，以凌兄的神功，就可把它推开了。”丁峤道：“公孙兄找得到石门痕迹么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那个石人现在还站在原地没有动过，石人如何会走出来呢？自然是由机关把它推送出来的了，这推送的机关，自然就在石人脚下，咱们只要扳倒石人，不就找到机关的枢纽了么？”丁峤喜道：“公孙兄这办法不错，走，咱们立时动手。”

公孙相晃亮火折子，两人走到石人前面，仔细察看一阵，公孙相把倚天剑往地上一插，朝丁峤打了个手式。两人功运双臂，同时出手，一左一右扳住石人肥头，口中同时吐气开声，往前就扳。

两人这一运起全身功力，一扳之势，何止千斤？要扳倒一个石人，原也用不着花这么大的力气，那是因为他们早已料到石人座下，一定连着机关，至少也有铁板或是铁条之类，和操纵石门时机机关相通，要把它扳倒，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。哪知两人开气吐声，尽力一扳，石人根本纹风不动，这情形真像蜻蜓撼石柱！公孙相、丁峤哪肯就此罢休？再用力扳。石人依然一动没动，屹立如故。

凌君毅道：“两位住手，还是让兄弟来试试看。”说罢，双袖一撩，走了上来。

丁峤喘了口气，瞧着石人，忽然灵机一动。急忙摇手道：“总座，属下想起了一件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丁兄想起了什么事？”

丁峤道：“这石人是总座靠近石门之时，它才在门内现身，朝外走出，挡住了总座的去路，石门跟着关闭，对不对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丁峤接着道：“那就是说，机关把石人推出，石门始闭，反过来说，石门重启之时，石人必然回入石门之中，咱们如果易扳为推，只要把石人推动，石门也会被迫开启的了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丁兄此话有理，既然在石人出来之后，石门随着关闭，可见石人和石门机关相连，把石人推进去，石门自然也开启了，咱们来试试。”随着话声，双掌直竖，朝石人身上按去。

公孙相、丁峤也跟着伸出手去，功运双臂，配合凌君毅，朝石人身上用力前推。凌君毅运起“金刚心法”，双掌之力，足可移山，再加上公孙相、丁峤两人，这一推之力，岂同小可？但听石人脚下响起一阵格格之声，石壁底下，同时也格格作声！石人虽受机关控制，也承受不起这股推动的力道，被推得缓缓往后移动。石人移动，石壁间果然随着裂开一道门缝。三人睹状大喜，精神陡振，更是奋力朝前推去。石人愈往后，石缝也裂得愈宽，等到把石人推到门口之际，石人已不待三人用力，嘶的一声，自动朝门中退入，向旁闪开。

凌君毅眼看石门大开，心中一喜，正待举步行去，突觉一股掌力，迎

面涌撞过来，袭击前胸。凌君毅早已防备有人偷袭，因为一个人内功再高，纵能黑夜视物，那是借着星辰之光，才能看得清东西，若在这等漆黑无光的山腹之中，也无法辨认了。

他们在推石人的时候，已经把火折子熄去，石门开启之后，对面谁也看不到对方的人影。凌君毅内功精湛，已然辨别出发掌之人，正在当门而立，一时不敢大意，左手疾扬，拍出一掌，反击过去。

掌势出手，突然发觉对方这一掌内劲雄浑，心中暗道：“飞龙堂高手如云，果然不错。”

两股潜力一撞之下，立时激起一阵轻啸的旋风，凌君毅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。就在此时，陡听一声冷笑，另一股暗劲，从门外直逼过来。

凌君毅不由大怒，朗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右掌朝前推去。但觉对方这股暗劲，撞击在掌心之上，势道和方才一掌同样的强劲无比，但这回凌君毅也用了十成力道，不曾被逼后退。连接两掌，凌君毅连对方是谁都没看到，正待探怀取珠，突然火光一亮，丁峤已经搬起了一文火折子。门外也在此时，亮起两盏孔明灯，只见两个青衣老者，从石门外跨了进来，这两人年纪都在六旬以上。

走在前面一个身形瘦长的老者沉笑道：“你能接下老夫二人的一掌，果然不愧是反手如来之徒。”

后面一个中等身材的老者接口道：“要动手还是到里面来，要出去就得先胜了咱们两个老头。”人家既然进来了，凌君毅只得后退了几步，冷声道：“两位要找在下比划，在下自当奉陪。”

这两人进入石门之后，瘦长老者一掌当胸，看了中等身材的老者一眼，这自然是示意对方，两人准备联合出手，一举把凌君毅击毙，然后再收拾公孙相、丁峤两人。

凌君毅仍然潇洒的站在那里，回头道：“公孙兄、丁兄，请退后几步。”

瘦长老者沉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要他们让开些，免得被老夫掌风扫中。”呼的一掌，当胸直击过来。中等身材老者一言不发，同时举手一掌，直对凌君毅背后击去。

公孙相从地上拔起倚天剑，冷笑道：“娄山双怪，成名多年，出手居然这等卑鄙。”

中等身材老者一掌出手，熠熠目光突然朝公孙相投来，阴恻恻笑道：“那就连你也算上了吧！”左掌一招“横澜千里”，疾向公孙相拍去。

凌君毅虽不知两人是谁，此时一见他们合力夹击，不觉朗朗一笑，双掌乍分，前拒瘦长老者，后挡中等身材老者那个，一面说道：“公孙兄请退，兄弟还接得下来。”

公孙相本待运起功力，硬接中等身材老者一掌，但听了凌君毅的话，只得向旁侧闪让开去。

娄山二怪原以为自己两人各自凝聚本身功力，前后夹击，凌君毅强煞也只有这点年纪，决难接得下来。哪知两股强猛暗劲一前一后，夹击到凌君毅身前，忽然被一股无形暗劲化解开去，微生反弹，立时消去。这一着，使得两人不禁凜然一惊！瘦长老者目注凌君毅道：“当世高手之中，能挡得住老夫两人合力一击之人，也难找得出几个来。小哥使的是什么手法，竟能在咱们两人合击之下，安然无恙？”

凌君毅自然听说过“娄山二怪”之名，这两人确是黑道中数一数二的

高手，今晚若是不击败二人，看来无法冲得出去。

说道：“天下武功，各有所长，在下就是说出来了，又岂是尔等所能知道！”

瘦长老者脸色候沉，厉声道：“黄口小子，你好狂的口气！”右手一探五指有如钢钩，猛抓过来。

凌君毅早已留神戒备，身子轻旋，右手斜出，同样五指半屈，朝对方抓来的手腕扣去。他使的这招“擒龙手”同样快捷无比，身子轻轻一转之间，避敌、还击，合而为一。

中等身材老者一见机不可失，身形疾闪，一下欺到了凌君毅左首，一掌朝他腰间砍下。

瘦长老者一抓出手，瞥见凌君毅同样使了一记擒龙手，反扣过来，只见对方这一招，封让全都不易，心头一凛，右手迅疾收回，左手推出一掌。

凌君毅一抓落空，发觉中等身材老者一掌朝左腰切来，心中怒他偷袭，口中冷笑一声，左手一挥，朝他拍去。这时正好瘦长老者左掌推来，一时毫不思索，右手迎着前朝前推去。但听“拍”“拍”两声，前后两掌，同时接实，声若裂帛，震得人心弦猛震！

凌君毅是反手如来的传人，惯用左手，而且对中等身材老者两次偷袭，心头不齿其人，掌上自然用了全力。这一记“反手拂云”，事前既无凌厉旋风，直到双掌击实，一股真力，才从掌心涌出。等到中等身材老者发觉对方掌力之中含有极强震力，再待后退，已是不及，一掌硬接，内腑震动甚剧！外形虽然还能保持若无其事，但心脏受震，血气浮动，急急往后跃开，借机运气调息。

瘦长老者眼看凌君毅和自己硬接一掌，居然平分秋色，心头更是恼怒，大喝一声，紧逼而上，双掌连环劈击，朝凌君毅攻来。

凌君毅整个人陷入在他一片掌影之中，一时却也被迫得后退了两步，双掌交相击出，连封带架，在十二掌攻势之中，硬接了四掌，才把这一轮急攻接了下来。

瘦长老者这一阵急攻，已经用上了全力。在他想来，自己施展“十二连环掌”，虽不能把凌君毅立毙掌下，但只要击中他一、二掌，也得把他重创当场。哪知凌君毅双掌翻飞，和自己硬打硬拼，连接四掌，其余八掌，悉被对方封架开去。心中更是惊骇不止，忖道：“此人这等年轻，武功会有如此高强！”

十二掌攻势之中，凌君毅硬接了他四掌，人影一分，两人都不由己的退后了两步。

中等身材老者候地双目一睁，口中冷喝道：“这小子留他不得。”突然欺身冲上，双手齐发，朝凌君毅扑攻过来，拳脚齐出，攻势同样猛烈绝伦。

凌君毅给人轮番猛攻，不觉激起怒火，朗笑一声，道：“二位齐上，凌某一样接得下来。”喝声之中，掌法突变凌厉，左掌右拳，交相击出。

娄山双怪两人进来之时，早已存下了联手除去凌君毅之意，因此，瘦长老者听了中等身材老者的招呼，立时沉笑一声：“小子，你接得下就好。”人影一闪而至，呼呼两掌，直劈过来。

凌君毅双掌齐施，奇招突出，把中等身材老者硬行逼退出去，候地转身，双掌一合，平向瘦长老者前胸推去。这双掌一合之势，推出一股凌厉凶猛的潜力，罡风激荡，横及五尺来宽，带起了呼啸之声，排山倒海般直向瘦

长老者直撞过去。瘦长老者生平会过无数高人，但却从未见过凌君毅这样的掌势，他已知对方武功高强，却未料到凌君毅内力会有如此深厚。这一掌若是和他硬拼，强胜弱败，生死立判！他自然不愿和凌君毅孤注一掷，立即一提丹田真气，身子飘空飞起，让开凌君毅的掌风。

中等身材老者被凌君毅硬行逼退，此时一见凌君毅双手平胸推出，发出一股强猛掌风，直向瘦长老者撞去，不论他老大是否硬接，在这一瞬功夫凌君毅双掌未收，绝对无法兼顾，一时心中大喜，一语不发，疾冲而上，一掌朝凌君毅后心印去。哪知瘦长老者不肯和凌君毅硬拼，身子凌空飞起，凌君毅一击落空，突然身如陀螺，轻轻一旋，便自转过身来。这一转之势，双掌带转了击出的力道，掌风横扫，势如浪涌！

这一招更是大出中等身材老者意料之外，而且横扫过来的掌风，快速绝伦，再待后退，已是不及，只好功凝百穴，双掌护胸，硬接一招。但听“蓬”然一声大震，中等身材老者一个身子被掌风扫出去两丈来远，连摔带滚，跃倒地上，看去伤得不轻。

这真是电光石火般事，瘦长老者飞身跃起两丈来高，堪堪避过凌君毅的掌风，瞥见老二已被凌君毅带转的掌风扫出。这时他正从两丈高处展开双袖，落到一丈左右，凶心一动，随着下落之势，右掌一招“泰山压顶”，朝凌君毅当头劈下。

凌君毅已知娄山二怪武功极高，瘦长老者飞身跃起，当然不会仅仅是避开自己掌风就算，双掌在带转掌势之后，立即后退半步，右掌直竖，仰首朝上拍去。他心头怒火正炽，这一掌施出了佛门绝学“牟尼印”来。反正不伤他几个人，今晚势必被困在这座大厅之上，休想冲得出去。

“牟尼印”既无强劲掌风，也没有凌厉掌力，只是虚飘飘的竖臂作势，但它却是佛门中至高无上的武学——降魔法藏。

瘦长老者身随掌势劈击而下，突见凌君毅手掌上扬，似有一股无形潜力，把自己掌势托位，下落的身子也受到了强大的阻力。就在这电光一闪之际，忽觉自己劈下的力道，受到那股无形潜力的反震，一身真气，立被震散，连呼吸都透不过气来。

一个人突然朝上弹起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撞上穹顶，接着朝下跌堕下来，落到地上，业已气绝。

中等身材老者也负了伤，而且伤得也不算轻，此时骤睹老大跌地不起，不觉大惊，急忙直趋过来，问道：“老大，你……”话声未出，业已看到瘦长老者双手掩胸，双目突出，嘴角间缓缓流出黑血！

“这分明是心脉被震断而死！”中等身材老者心头一窒，忍不住流出两行老泪，候地回过头去，瞪着凌君毅，切齿道：“小子，你好毒辣的手法。”

凌君毅冷笑道：“阁下何用责备在下？若是在下被你们击中一掌，不也是这般躺在地上么？”

中等身材老者不发一言，双手托起瘦长老者尸体，往肩头一搭，举步朝门外走去。

两盏孔明灯倏然熄灭，大厅上又恢复了一片黑暗。就在此时，突听西首墙壁间，传来一阵轧轧轻震，似是裂开了一道门户。

公孙相早已把倚天剑递还给凌君毅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过去看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小心应付。”公孙相一个仆步，掠了出去，接连两个起落，快要掠近西首石壁之际，突听“刷”“刷”两声，衣袂飘风，似有

两个人窜了进来。公孙相听风辨位，长剑一挥，刺了过去。

那跃入厅来的两人武功极高，黑暗之中，挥手一剑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拨开了公孙相刺出的一剑。另一个人却也不慢，剑风嘶然，朝公孙相划来。公孙相在对方拨开他一剑之时，早已一个仆步，朝斜里窜出，那人划出的一剑，登时落空。

在黑暗之中动手，全凭听觉灵敏，就因为他们两人都发了一剑，凌君毅虽然和他们有五六丈距离，但对两人的行动，十分清楚。他方才被铁网罩下之时，衣袖和肩头等外曾钩住了十来枚倒刺，自己从不使用暗器，但想到深入虎穴，身上只有一长一短两枚宝剑。较远的敌人就非长剑能及，这样就把钩在身上的纯钢倒刺留了下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此时听到对方两人发剑之声，立即取了两枚倒刺，屈指弹出。但听一声惊叫，传了过来，其中一人骤不及防，被倒刺击中，但另一个人十分机警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把倒刺击落。

凌君毅心头暗暗一惊，忖道：“这人剑势相当高明！”就在思付之际，东首石门，也响起轻微的衣袂飘风之声，有人跃了进来！丁峤就守在门侧，大喝一声：“着”一点扇影，直向那人右肩劈落。那人长剑一抬，架开了丁峤劈去的铁骨扇。

丁峤喝一声：“好！”手中铁扇业已连续递出，攻了四招。那人一声不作，在丁峤一阵快攻之下，凭着听风辨住，长剑连挥，封挡扇势，只听一阵金铁交鸣，丁峤攻出的四扇，竟然全被那人长剑挡开。但就在两人动手之际，只听又是一阵衣袂掠风之声，传了进来，两条人影迅快跃入大厅。

这时西首的石门，也传来了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约有四条人影，联翩掠入。这些跃入大厅的人，并未立即出手，却在四周潜伏不动。

凌君毅从他们细微的呼吸声听出，掠入大厅之人，全已散开，似是各按方位站定，把自己等三人围在中间，心中暗道：“看来他们是在暗中布置什么阵法。”心念一动，一面施展“传音入密”之法，朝公孙相道：“公孙兄快退到兄弟这里来。”一面也以“传音入密”告诉了丁峤。

两人同时退下，公孙相低声道：“凌兄有何吩咐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们已在四面布下了阵势，可能就要发动，咱们只有三人，不能站得太远分散了力量，所以兄弟要你们退回来。”丁峤道：“总座，他们布的是什么阵法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知道，他们进来的人，总数已在十名之上了。”正说之间，突然从东西两道石门中走出四个手举气死风灯的汉子，迅快在大厅四角站定。这一来，厅上登时大放光明，把四周景物，照得如同白昼般！大厅四周，围着十个青衣人。这十人年岁老少不同，老的已经白髯飘胸，年经的不过二五六。但他们的服装却是一般模样；青色劲装，胸绣飞龙，每人手中也捧着同样兵器——乌黑无光的长剑。这十个人中，只有一个女子，青布包头，看去约摸四十出头，天生的一张晚娘脸，板得紧紧的。若不是她脸上还薄施脂粉，耳朵上戴着一对小巧金环，真看不出她像是女人。十人围成一圈，中间站着一人，似是他们为首之人，这人正是飞龙堂的副堂主佟天锡，手持阔剑凝立对面。

他兄弟飞龙堂总巡主佟天来，却在十人之中。看来这一仗，飞龙堂尽出高手，非把凌君毅等三人解决不可，但奇怪的不见飞龙堂主金铰剪饶三村，也不见黄龙堂主郝飞鹏的影子。

凌君毅在灯光乍亮之前，已要公孙相、丁峤二人迟后成品字形站定。凌君毅正好面对佟天锡，目光微微一扫，冷傲的道：“我当摆出什么阵仗来了，原来还是佟朋友领的头。”

佟天锡道：“姓凌的，你认得这是什么阵法？”

凌君毅傲然笑道：“在下不用识得阵法，只要能破就是了。”

佟天锡厉声喝道：“狂妄小子，你能破‘十绝剑阵’？只要阵势发动，就是你授首之时，不但受死，只怕连你尸骨都会被剑风绞碎。”他已经说出来了，这是“十绝剑阵”。这话虽然说得夸张了些，但也由此可见对方摆出来的这座“十绝剑阵”，实也不可忽视，只要看看这围着的十人，无一不是精气内敛，目光如电，怀抱长剑，凝立如山，一望而知个个都是剑中高手，尤其像佟天来，身为飞龙堂总巡主，地位自然不低，但他也不过是十个人中的一分子，并不因“总巡主”的身份，而高过其他九人。那就是说，其余九人的身份，也并不在“总巡主”之下。江湖上可不比为官作吏，靠奉迎吹拍，就能节节上升，江湖上要出人头地，就要有真实功夫，由此可见参与“十绝剑阵”的，都是飞龙堂的一流高手无疑。

佟天锡喝道：“姓凌的，你此时弃剑投降，还来得及。”他还是要凌君毅投降。

凌君毅抬目望望佟天锡，说道：“阁下大概是‘十绝剑阵’的领头之人了，咱们似乎不必多说，阁下就请发动吧！”

佟天锡冷笑道：“阵法一经发动，你就算背插双翅，也休想逃得出去。”

凌君毅大笑道：“在下若是想逃，也不会进入你们飞龙堂来了。”

佟天锡冷笑一声，阔剑一扬，朝凌君毅迎面劈来。

他这一剑劈出，剑阵立即随着发动，十支乌黑无光的长剑，同时从十个不同的方向，朝中间攻来。刹那间，剑气突炽，冷风四起！凌君毅大喝一声：“大家小心迎敌。”他动作奇快，倚天剑迅疾交到左手，身形倏地向左斜侧，一招“长虹吐焰”由右向左横扫出去。右手已从身边取出巨阙短剑，使了一记“遥叩天阙”。剑尖朝佟天锡劈来的阔剑上点去。这一瞬间，公孙相、丁峤两人的剑、扇也同时展开，但是，凌君毅向左扫出一道匹练般的剑光，至少挡住了左首五支长剑。

佟天锡似是不愿和凌君毅硬打硬砸。阔剑中途突然变招，一收再发，刺向凌君毅左肋。凌君毅一招挡开左首五人的攻势，倚天剑寒光伸缩之间，“神龙回头”，剑势由上而下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架开佟天锡刺来的阔剑，身形跟着由左向右，右手短剑“龙爪拨云”，幻起一片青光，攻向右首三人。他这一剑光华夺目，势道极强，逼得右首三人不得不收剑后跃。

凌君毅这一手双剑齐发，左右开弓，左手一剑接住左首五人的攻势，右手一剑又逼退右首三人。发剑虽有先后，但看去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划出来的一般！“十绝剑阵”一下就逼退了八个。

但见右首一个白髯老者怒哼一声道：“这小子出手好快！”喝声中，突然一跃而上，剑光闪动，朝凌君毅还攻了两招。另一个人也同时长剑一振，冲了上去，挥手刺出一剑。

凌君毅向左攻出的短剑，剑势一展，剑光回到身前，又把两人的攻势，一齐接了下来。佟天锡眼看凌君毅双手左右发剑，气势如虹，心头不觉大怒，口中沉喝一声，右臂往上伸起，阔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，身形扑起，一道乌黑的剑光，闪电般朝凌君毅当头劈落。他阔剑这一圈，“十绝剑阵”十个

青衣人突然人影移动，每一换位，就有一剑刺出。

十个人不停地移形换位，也不停地发剑攻敌。这一下，形势顿时大为改变！因为每一个人换位之时，刺出一剑，而且这一剑，又是你必救的大穴，等你出剑封架，他早已跃了开去，另一个人的长剑又刺到你另一个要害。而且这十个人都是剑中高手，每一个人发出来的剑招，都有他的独到之处，有的轻灵活泼，有的势劲力沉，也有辛辣恶毒，诡异奇幻。无论轻灵、沉重、辛辣、奇幻，但每一剑都足以置人于死地。这剑阵人影相互换位，出手配合之妙，当真神妙已极！落在剑阵中的人，无论你武功有多高强，到了此时也有措手不及、无从封架之感。“大厅”上虽有四盏气死风灯，但此刻只见人影晃动，剑风嘶嘶，根本已分不清人面，剑风虽急，却听不到剑刃交击之声，愈是如此，也愈见凶险。

佟天锡是“十绝剑阵”中的枢纽，他也随着十人，移形换位，不住的纵跃游走，但他并不夹杂在十人之中。他的移动步位，只是便于其他十人发剑攻敌，不妨碍他们的剑势。而他不论左右前后，如何闪动，全神仍然贯注在凌君毅一人身上，阔剑招法朴实无华，每一剑都配合其他十支长剑，攻向凌君毅必救要害。正因他使的“天山剑法”朴实无华，一剑就是一剑，实实在在，凌君毅也不得不在众人环攻之下，分出一部分心神，来应付他的阔剑攻势。

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，凌君毅出道以来，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凶险无比的恶战！十一支乌黑无光的长剑，漫天匝地的朝中间力攻不休。凌君毅奋起神威，一长一短两柄宝剑，划起两道耀目光华，力拒强敌。他不但要注意随着剑势变化，移形换位，从四面八方刺来的不同剑招，不同部位的剑，而且还要顾到认定他一人发剑的佟天锡。此人够险沉，毒辣，尤其是他的剑法外表朴实，内藏机诈，剑势沉稳之中，别具轻峭诡变，几乎已得“天山剑法”的神髓。

当然更使凌君毅担心的还是公孙相和丁峤。若论单打独斗，以他们两人的武功也足可肆应，但在这人影飘忽、攻势不可捉摸的剑阵之中，还得凌君毅随时注意和支援，替他们拨挡封解剑招。因此凌君毅左长右短，双剑连展，除了对付佟天锡，还得近攻远拒，连续对付十个人的攻势。这一战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大厅上光是剑风激荡，就形成一股浓重的杀气，五丈方圆，敌我难辨。那四个手执气死风灯的大汉，早已被逼到七八丈外的角落上去了。

凌君毅双剑开阔，用尽一身本领，才打到十几招，便已大感不妙，他有几种武学，本可配合剑招出手，但如今两手都在使剑拒敌，根本无法施展。就像“飞龙三剑”中的“龙战于野”，本来是专门对付这等多人围攻的剑术，但固有公孙相和丁峤两人在场，就无法施展。他自信只要腾出一只手，至少也可以伤得对方一二个，无如两柄宝剑，一柄也不能减少。因为他此刻左剑护身，右剑就可支援丁峤，换回来，右剑护身，左剑就得支援公孙相。到了此时，公孙相和丁峤，已非他支援不可，如非凌君毅随时替他们封挡一半以上的攻势，两人早就支持不住了。

丁峤一柄铁骨折扇，左封右挡，捉襟见肘，全成了守势，他心头也有说不出的着急，因为他扇骨之中暗藏毒针，只要缓过手来，容他打开扇面，一蓬毒针至少也得伤他几个，但就是没有出手的机会。这局面愈下去，自然愈是对他们不利。凌君毅心里清楚，公孙相、丁峤也清楚，但要如何才能挽回这一颓势呢？谁也说不出来。

这样又打了十来个照面，凌君毅感到自己已经用尽了应变的智慧，但对方剑阵，却愈来愈密，攻势也愈来愈见猛恶。本来三人品字形占了一丈左右的地势，现在受到剑阵的压力，已经退缩到五尺距离，而且全仗自己一人在支持，只要自己稍一疏忽，三人中必有一人倒下去的。这情形，显然无法长久支持下去。

正在恶战之中，突听丁峤大声叫道：“总座，你替属下挡一挡。”叫声入耳，丁峤已经往后疾退了两步。

凌君毅大吃一惊，右手巨阙剑一招“横澜千里”，一道青虹，朝右横卷过去，口中问道：“丁兄可是受伤么？”他这一剑，威势极盛，至少封住了攻向丁峤的四支长剑。

冬天锡听到丁峤的喊声，认为机不可失，凌君毅右剑扫出，他人影一闪，已经到了凌君毅正面，阔剑嘶风，当胸就刺，这一下，真是快如电闪！

凌君毅右手短剑堪堪替丁峤挡开攻来的四支长剑，但听丁峤厉笑一声：“属下很好。”

笑声甫发，一柄铁骨折扇已然砰的一声，打了开来，一蓬细如牛毛的飞针，扇面般朝当前几人激射过去。

凌君毅没想到冬天锡乘隙进招，来得这般快法，要待回剑护身，对方阔剑已经奔到身前一尺光景。别说倚天剑有四尺长，就是巨阙剑也有两尺有余，回剑封解万万不及！

心头一凛，不觉也起了冒险犯难之心，握着剑柄的右手，拇指扣着中指，突然朝对方阔剑上弹去。他使的正是“一指禅”神功，一缕强劲指风应指而生，“锵”的一声，弹在阔剑剑身之上！就在此时，突听厉笑、怒叱、惨叫连续响起！厉笑的是丁峤，他射出了扇形般一蓬飞针。怒叱和惨叫的，是被凌君毅挡开四剑之后，相继递补上来的四个青衣人。两个看到飞针，口中发出一声怒喝，剑光排空一挡，身形急急往后纵出。稍后两个，移形换位，堪堪跃上，等到发现飞针，已是无法躲闪，惨叫一声，中针倒地。

冬天锡骤然听到这几声怒叱、惨叫，心头猛然一惊，手中阔剑同时也被凌君毅的“一指禅”震开数尺，几乎掌握不住，脱手飞出！凌君毅一记得手，双臂骤分，便了一招“大鹏展翅”，两道剑光朝左右横扫出去，右脚随着一记“魁星踢斗”，凌空飞踢出去。

冬天锡阔剑被指风震出，门户大开，而且两人相距极近，再待闪避，已是不及，但听“砰”的一声，凌君毅一脚，端端正正端在他胸口之上，口中闷哼一声，一个人离地飞起，越过众人头顶，朝阵外飞掠出去，落到地上，当场气绝。

“十绝剑阵”有两个人中针倒地，连指挥阵势的头儿副堂主冬天锡也被凌君毅一脚踢飞出去。他们虽然不知冬天锡伤重死去，但正在愈战愈急之际，突遭此变，阵势登时为之大乱。

公孙相一直屈居下风，心头愤怒，自不待言，此时一见有机可乘，猛地吐气开声，上身一仆，一剑刺入一个青衣人的左肋。他心头愤恨已极，一剑刺入对方肋下，反腕之间，长剑连绞两绞，那人惨叫一声，立即了帐。

凌君毅踢飞冬天锡，精神登时为之一振，左手长剑一挥，倚天剑划出一道耀目精虹，朝身前四个青衣人飞卷过去。左手剑势才出，右手短剑紧接着使了一招“恒河流沙”，剑光如长江大河般涌到，剑光之中，夹杂着点点寒星，闪烁生光！他把“达摩剑法”中这招“恒河流沙”，使得威势凌厉无

匹，当前四个青衣人被他双手发剑，这两招剑法逼得无法招架，连退了三步，“十绝剑阵”阵脚已乱，四人这一后退，更成瓦解之势。

凌君毅接连两剑，拦住了四个，丁峤铁骨折扇，立时幻起一片扇影，也拦住了一个青衣人。公孙相连声叱喝，奋起全力，展开“天狼剑法”，身形流窜，剑光打闪，也接住了两个。本来互相呼应，移形换位，各以本身所学不同剑法连成一体“十绝剑阵”，此时已被分割成三块，只好各拼各的了。

凌君毅眼看“十绝剑阵”已破，一时豪气顿生，口中大声喝道：“公孙兄，丁兄，困住他们，不可放走一个。”

左手刷刷三剑，幻起一片绵密剑光，拦住对方四人，右手短剑突然朝地上一插，腾出了右手。只听四人中一个白髯老者怒喝一声道：“姓凌的小子，你以为胜定了么？”突然挺身而出，一剑直刺过来。乌黑的剑光，居然划起了一片剑风！

凌君毅看出自己拦住的四人之中，以此人功力最强，自己利于速战速决，必先除去此人。心头杀机一起，口中沉喝道：“阁下报个万儿，看看应否把你除去？”

右手一挥，拍出一掌，一股潜力，直向对方剑上逼去。他内力深厚，这一掌竟然把白髯老者的剑势半途震开。

白髯老者心头暗暗一凛，右腕一挫收回剑势，但又疾快地劈刺而出口中喝道：“老夫夏侯锋。”凌君毅冷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七步追魂剑，黑道中杀人不眨眼的魔头。很好，你两手血腥，杀孽滔天，今天第一个饶你不得。”话声出口，右臂直竖，手掌朝前拍去。

夏侯锋怒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少……”

他原想说：“你少冒大气。”但底下两字还未说出，突然脸色大变，脚下登登的连退了四五步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缓缓往后倒去。

其余三人看的大吃一惊，其中一人大声道：“咱们和他拼了。”

三人齐声怒喝，三支长剑突然一紧，朝凌君毅扑攻过来。

凌君毅左手连挥，倚天剑划出一道又一道精光，刹那之间，已把对方三人尽皆圈入一片剑光之中，喝道：“你们三个，也报个姓名给在下听听，有没有作恶多端该死之人？”

他左手展开“达摩剑法”，这是少林镇山剑法，从他反手使来，更具威力。片刻之间，那三人已被那缭绕的光华，逼得目眩神迷，连遇险招，但他们只是一言不发，拼命苦战。

凌君毅剑眉一轩，冷声道：“三位不肯亮出名儿，那是十恶不赦该杀的人了。”话声方落，左手长剑疾攻三剑，阻止三人攻势，人却后退一步，右手扬处，又是一掌，朝中间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拍去。那汉子心头一惊，拼命挥舞长剑，护住全身，但“牟尼印”岂是长剑挡得住的？口中低哼一声，撤剑往后便倒。

四个人转眼工夫就剩两个，自然心头凛惧，两人哪里还敢再站？同时虚晃一剑，分头跃退，朝外窜去。

凌君毅双目暴睁，精光电射，口中朗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想从凌某手下逃走，哪有这么便宜？”

右手拔起插在地上的巨阙剑，抖手朝右首石门奔去的青衣人背后射去。

短剑脱手，双足一点，身化一道长虹，剑先人后，朝另一个青衣人追

去。

右首青衣人做梦也想不到凌君毅会把短剑当作镖枪投出，等到听到身后风声有异，再想躲避，哪里还来得及，惊叫声中，巨烟短剑已经贯穿胸背而死。另一个青衣人和右首青衣人分头逃窜，眼看快掠到右首石门，突觉眼前奇亮，精虹一闪，凌君毅已经落到自己面前，挡住了去路。

这人蓦地一惊，护胸左手突然扬起，打出一蓬黑烟，右手狭长长剑一招“顺水推舟”，当胸刺来，一面狞笑道：“姓凌的小子，你真把我雾中剑看扁了！”“雾中剑”光听他外号，这人就是黑道中穷凶极恶之人！这一蓬黑烟，非迷即毒。但凌君毅不怕迷香，也不惧剧毒，依然屹立门口，右手一抬，食、中二指已把对方刺来的长剑尖夹住。

“雾中剑”刺出的长剑，虽被凌君毅夹住，但他并不慌张，只后退了一步，挥挥手，狞笑道：“小子，倒也！”

凌君毅站着不动，冷然道：“你以为区区毒烟，就能迷得倒凌某么？去吧！”“吧”字出口，右手夹着剑尖，突然朝前送去。

雾中剑眼看凌君毅未倒下，心头已有怯意，听到喝声，要待弃剑后跃，已经迟了。

剑柄“扑”的一声，点中胸口，连哼也没哼出声，就往后倒去。

再说和丁峤动手的青衣人，正是飞龙堂总巡主佟天来。他使的一柄长剑，足有四尺长，阔如手掌，一手“天山剑法”，虽没有他哥哥佟天锡的功力，但朴实之中每多奇变，却也霸道凌厉。丁峤一柄铁骨折扇，候开倏阖，开时如半轮巨斧，直劈横划，风声呼呼；阖起来有如一柄铁尺，连敲带点，专取穴道。他拦着佟天来，剑扇各展所长，倏起倏落，候分候合，恶战了二十几招，仍然未分胜负。

最吃重的还是公孙相，他两个对手，一个是四十出头，连鬓短胡的汉子，一手剑法，十有八九是刀法的路子，注重砍劈，剑势之利，有如重重波涛，推波助澜而来，是一个十足的硬点。

另一个是“十绝剑阵”中的唯一女子，四十出头的人了，脸上还涂脂抹粉，一对金耳环，在耳朵上直晃。除了这两点之外，她身上就找不到女人的气味，但她一手剑法，可着实不赖，灵巧快捷，狠毒泼辣，兼而有之。公孙相遇上这两个人，真使他够应付的，三人品字形互相攻拒，恶斗了数十合，公孙相虽未落败，却也始终占不到半点便宜。不，他是尽力施为，勉强保持不败。那使刀法的青衣人心中大怒，暴喝一声，手中长剑陡然一紧，只见一排乌黑的剑影，像重重怒涛，涌了过来。公孙相虽然尽量避免和他兵刃相触，但到了此时，你纵然不想和他硬碰，也难以避免。但听一连串的兵刃交击，响起金铁狂鸣之声，公孙相接下对方几剑，直震得手腕发麻，连退了两步。耳中但听一声叱喝，那青衣女子剑光绵密，已如泼风般刺来。

公孙相一个仆步，窜了出去，回手一剑，朝那女子刺去。哪知他身形堪堪闪出，一道乌黑的剑影，已经向下盘扫到。公孙相吃了一惊，急急闪避开去，腿上已被剑锋刺中，鲜血缓缓从青色裤管里渗出。

正好凌君毅收起短剑，口中喝道：“公孙兄，你退下来。”

公孙相哪里肯听，大吼一声，舍了青衣女子，猛地一个转身，朝使刀法的连鬓胡汉子扑了过去。手中天狼剑一紧，刷刷刷刷，一口气接连刺出七剑。青衣女子眼看“十绝剑阵”已破，公孙相舍了自己，朝连鬓胡汉子扑去，也不追击，双肩一晃，朝右首石门闪去。

凌君毅比她还快，一下拦住了去路，喝道：“姑娘亮个万儿再走。”青衣女子看他长剑已经入鞘，空着双手，拦在身前，不觉冷笑一声道：“姑奶奶是谁，你看了这个就会知道。”

突然左手一扬，手上早已戴了鹿皮手套，一把毒沙，迎面朝凌君毅撒来。

凌君毅剑眉陡轩，朗笑道：“断魂毒沙，你果然用不着再报姓名了。”

双手一抖之势，衣袖倏然扬起，把对方打来的一蓬“断魂毒沙”，悉数反卷过去。

青衣女子不防凌君毅有此一着，口中惊叫一声，毒沙已经射到，但见她身上，立时飞起无数黑烟，人跟着也栽倒下去。

如今偌大一座石室(大厅)之中，只有四个人还在拼命力搏。

丁峤一柄铁扇和佟天来互相抢攻，杀得十分激烈。他吃亏在扇骨中的毒针，业已用完，此刻哪有时间容你装针，只好仗着招法和对方力搏。公孙相少了一个对手(青衣女子)，没有人趁机夹击，就放手施为，“天狼剑法”源源出手，身形起落，倏左倏右，剑光缭绕如电。使刀法的连鬃胡汉子剑势虽然凌厉，但公孙相的“天狼步法”，忽东忽西，在他左右前后流窜发剑，飘忽不停，也转得他昏头转向，只是忙着封架，已无方才的凶猛。

但公孙相腿上中了一剑，他逞强心切，并未立时止血，此时一条左腿，已被血水渗透，地上点点滴滴都是黑血！凌君毅见状大惊，突然想起对方剑上有毒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公孙兄速退。”挥手一掌，朝两人中间劈去。

公孙相挥剑急攻，形同拼命，其实心头已经迷迷糊糊，只是仗他自幼练剑，一套“天狼剑法”练得滚瓜烂熟，左右前后，忽起忽落，猛砍猛刺。此刻听到凌君毅一声大喝，心头蓦地一惊，上身摇了两摇，一交待地下跌了下去。

凌君毅这一掌，发的正是时候，一股罡风掌力，挡住了使刀法汉子的剑势。一下掠到公孙相身边，俯下身去。

那连鬃胡汉子趁机跃退，一个转身，闪电般朝门外冲出。

凌君毅此时无暇追赶，只得任由他逃去，一面迅速探手入怀，取出“骊龙辟毒珠”，一手撕开公孙相裤管，把珠子贴着他伤口，缓缓转动。

佟天来和丁峤久战不下，此时眼看大厅上只剩下自己一人，哪还恋战，阔剑接连挥动，急攻三招，把丁峤逼退了两步，双足一顿，身如电射，朝西首石门外掠去。

丁峤哪里肯让他逃走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姓佟的，你还往哪里走？”铁扇一招“长虹吐焰”，衔尾追了出去。

凌君毅正在运功替公孙相疗毒，听到丁峤的喝声，急急抬头叫道：“丁兄，穷寇勿追。”

丁峤早已追踪掠出门去，哪里还有他的影子？连站在角落上的四个掌灯汉子，也悄悄熄去灯火，溜得一个不见。

大厅上，这一刹那，只剩下凌君毅和公孙相两人；凌君毅心头暗暗焦急，但公孙相中毒昏迷，只得先把他救醒再说。好在“骊龙辟毒珠”正是“毒汁”的克星，不消多时，已把公孙相创口余毒吸尽，流出来的已是淡淡血水。心知无碍，当下就替他敷上刀创药，撕下一条衣襟，把伤口扎好。

公孙相舒了口气，缓缓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凌兄……”话声未落，突听地底隐隐传来一阵极轻的隆隆之声。

凌君毅心头一动，忙道：“他们只怕已经发动机关，咱们快走。”双手扶起公孙相身子。

公孙相挣扎的道：“凌兄，小弟自己走。”说话之时，但听那地下隆隆之声，好像渐渐接近！

凌君毅抬头望去，东西壁间两道石门，已在缓慢的阖起，心头一急，忙道：“公孙兄伤毒初解，还是由兄弟扶着你走吧。”

说是扶着他走，实则左手连扶带挟，身形飞快的朝距离较近的东首石门掠出。门外，是一条青石甬道，地方并不太宽，那石人就嵌在右首壁间，好像门房一样，站着没动。

凌君毅扶持着公孙相，走了没有几步，但听身后砰然一声，石门已经阖起。

公孙相站直身子，口中啊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凌兄，丁兄呢，他没出来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追踪一个贼人，奔出西首那道石门去了。”石门已经阖起，但地底隆隆之声，还在继续隐隐作声！凌君毅暗暗觉得奇怪，忍不住运足目力，朝四外瞧去。

但见石壁依然毫无异样，无意之间，抬头看去，这一看，不由的猛吃一惊，原来甬道上的石顶，正在缓慢的向下压落！凌君毅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他虽是屡经大敌，但却从未遇到过这样情形，匆忙之间，不加思索，急急扶起公孙相，朝前急掠出去。这条狭长的甬道，还有十来丈长，甬道石顶，是同时往下压落的，并非只有一处往下降落。任你身法再快，也毫无用处，因为你前面石顶也在同样的下降。

凌君毅奔到甬道尽头，前面石壁挡路，已无去处，甬道石顶，却愈落愈低，快要碰到头顶，一时心中大乱，黯然一叹，说道：“公孙兄，咱们今晚只怕难逃厄运了。”

公孙相腿伤未愈，勉强站定身子，用足目力，朝石壁上看去，突然伸出左脚，用力朝壁下一处角落上踏去。但见他脚踏之处，原来竟是一方活动的石板，随着他一踏之势，忽然陷下去一尺来深，但那方石板却随即往上顶起，恢复原状。这原是一瞬间的事，头上石顶，已经愈压愈低，两个人站着已经无法直起腰来。但就在此时，尽头处左首壁上，忽然无声无息，打开一道门户。

公孙相舒了口气道：“总算给我找到出路了。”一面回头道：“凌兄快来。”举步朝门外走去。

凌君毅随着跨入，口中笑道：“若非公孙兄还识得机关石门开启之法，咱们就会被压成肉泥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可惜兄弟只是听了一些毛皮。”

说话之时，但听身后“砰”的一声，石顶已经完全压下，正好把甬道填满。

甬道好像一只鞋子，压下来的石顶就是柜头，柜头把鞋子塞得满满的，连一丝空隙也没有。

凌君毅看得暗暗惊心，掌心不觉沁出了冷汗，付道：“只不知丁峤那边，是不是也会落下石顶，他能否逃过这场厄运？”这石门外，依然是一条四五尺宽的石壁甬道。

凌君毅手托“骊龙珠”，走在前面，公孙相左腿经过包扎，已能自己行动，一路跟在凌君毅身后而行。狭仄的甬道上，一片黑暗，不见半个人影，

但两人依然十分小心的行进，这样走了数丈来远！突见甬道转角处的黑影中，剑影一闪，一道乌黑的长剑，电射而出，疾快绝伦横向凌君毅腰间刺来。这剑势不但快疾凌厉，而且突然而来，大是难防。但凌君毅进行之时，耳目并用，早已严神戒备，只是对方屏息潜伏，没有听到他的呼吸，不防有人在暗中袭击。此时骤睹剑影刺来，右手一挥，朝剑身拍去，剑尖离他右腰已不过五寸，却被他应掌而生的一股掌力，硬行震开了一尺光景。那偷袭的人也非弱手，长剑陡然收回，借着黑暗掩护，疾快向后跃退，同时两点寒芒，已然迎着凌君毅打来。凌君毅冷笑一声，右手衣袖扬处，朝外飞卷出去，两点寒芒，被他“乾坤袖”接住，轻轻一抖，便自跌落实地之上。在这一瞬间，凌君毅早已一声大喝，飞身追了过去。

掠出转弯之处，凝目望去，只见一条人影急步朝甬道中逸去，立时大喝一声：“你还哪里走！”右手呼的一掌，直劈过去。

在这等狭窄的甬道之中，除了硬打硬接很难闪避，凌君毅这一掌追击过去，掌风潜力，几乎涌满了甬道，势如浪潮般朝那人背后撞去。那人正在狂奔，突觉背后风声有异，他久经大敌，已然觉出凌君毅击来掌势威猛绝伦。自己除了硬接，或可卸去他一部分力道，还不致立毙掌下，心念闪电一动，人已突然回过身来，喝道：“我和你拼了。”双掌平胸推出。

他这一转过身来，正是方才从大厅上逃出来的连鬓胡汉子，双目凶光乱闪，神色狰狞。凌君毅这一掌，使的虽非“牟尼印”，却也用上了八九成功力，连鬓胡汉子应变虽快，也是承受不起！只觉护胸双掌，被一股巨大掌力一撞，一个身子再也站立不住，登登地连退了七八步，砰然一声，背脊撞在石壁之上，一时但觉内腑血气翻腾，头晕目眩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张口喘息不止。

凌君毅望着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连鬓胡汉子色厉内荏，双目注视着凌君毅左手“骊龙珠”，脸上流露出骇异之色，喝道：“站住，住手，我有话问你。”他长剑当胸，直指凌君毅前胸，意在防他再冲过来。

这时凌君毅已走到他五尺距离之处，驻足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连鬓胡汉子道：“你掌心托着的，可是‘珍珠令’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它是‘珍珠令’。”连鬓胡汉子突然间脸上神色大变，嘴角也起了轻微的痉挛哦道：“你……姓凌！”

凌君毅感到有些奇怪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姓凌。”

连鬓胡汉子突然转身，朝右壁角落闪去。他这两句话，问得离奇，引起了凌君毅的怀疑，大喝道：“站住。”右手一挥，迅快击出一掌。

他这一掌劈出的强劲掌风，并未直接击向连鬓胡汉子，而是劈到他身前四五尺之处。

这自然是算准了时间，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正好是连鬓胡汉子跃退之时，掌风同时击到，阻住了他的去路。

连鬓胡汉子武功也是极高，闪去的人，眼看就要和凌君毅掌力相撞，立刻刹住身子，厉声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

凌君毅左掌一摊，托着“骊龙珠”，问道：“你认识这颗珠子么？”

连鬓胡汉子道：“‘珍珠令’，谁都知道。”

凌君毅又道：“你是三十六将中人，对不？”

连鬓胡汉子眼看凌君毅站在面前，目光望着自己，似是静待自己答话，

一时不禁凶心陡起，沉声说道：“不错。”话声出口，左手食中两指突出，借引凌君毅目光，右手疾快地挺剑朝小腹就刺。这一击用心狠毒，在他想来，这突起发难，剑如星火，凌君毅就在他面前，武功再高，也必然会伤在他剑下。哪知事实却大谬不然，但见凌君毅右手一沉，五指奥妙无比，一下就扣住了他握剑右腕，这等上乘的奇奥手法，实是武林罕见之学！连鬃胡汉子只觉手腕一麻，业已被人抓住，心头不禁大急，要待挣扎，对方五指有如铁箍，扣在脉门上，哪里挣扎得脱？口中厉声道：“你不要逼我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有话问你……”

连鬃胡汉子不待他说完，大声道：“你不用多问，老子赔你一条命就是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你好象有什么难言之隐……”

目光逼视着连鬃胡汉子，只见他紧咬牙关，一言不发，心中更觉疑塞大起，五指紧扣着他手腕，还待再说。这一瞬工夫，连鬃胡汉子脸色渐渐不对，嘴角间，忽然流出黑血，一个人缓缓朝地上倒去！公孙相道：“凌兄，他服毒自财了。”

凌君毅松开他手腕，皱皱眉道：“他既有服毒自裁的勇气，何以没有说话的勇气呢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我情如兄弟，有什么话不可说的？”

公孙相道：“那就恕兄弟直言。兄弟觉得他忽然服毒自裁，固然是黑龙会驭下极严，不敢泄露他们会中的机密；但从他口气中听来，却也似乎和凌兄这颗‘珍珠令’有关。”凌君毅动容道：“公孙兄此言，兄弟颇有同感，他看到兄弟手中此珠，脸上似乎微有异色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兄弟听他后来突然说了句：‘你姓凌？’我想无缘无故，他不会在生死关头，冒出这句话来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公孙兄分析极是，可惜他服毒死了，连一句话也问不出来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他还说了一句：‘赔你一条命’他自己服毒而死，又何须说赔？”

凌君毅“唔”道：“不错，他这几句话，一经推敲，果然有很多令人可疑之处。”公孙相道：“因此兄弟觉得此事也许和凌兄手中这颗‘珍珠令’有关。”口气微顿，接着问道：“只不知凌兄这颗‘珍珠令’，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颗珠子，乃是寒家家传之物，它原叫‘骊龙辟毒珠’，哪能祛天下奇毒，并不叫‘珍珠令’。”

公孙相道：“这就奇了，它何以会和黑龙会的信物‘珍珠令’相同的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个兄弟就知道了，兄弟奉家师之命，行走江湖，就为了侦查‘珍珠令’的……”两人边说边走，不觉走到了甬道尽头，前面已有石壁挡住去路。

凌君毅脚下一停，回头说道：“这条甬道已到尽头，公孙兄看看是否有门户？”

公孙相走上两步，说道：“兄弟也只是三脚猫，不知是否找得出来。”

口中说着，目光已在迎面一堵石壁上仔细地察看了一阵，但觉整座石壁，光滑平整，看不出丝毫门户痕迹，不觉暗暗皱了下眉，摘下长剑，用剑柄敲着石壁，再贴着耳朵，逐一倾听。

正面石壁，似乎找不到门户，接着又转过身去，朝右首那堵石壁，上上下下，仔细察看，口中一面说道：“这座山腹之中，本来就有洞穴，他们又因地势适宜，建造了不少机关门户，这等布置，实出巧匠之手。兄弟仅仅是从家师一位好友口中，听到了一点皮毛，实在看不出来……”话声未落，不知他如何触动了机关，石壁上忽然间，被他无声无息地推开一扇石门，这道石门，好像是活动的，公孙相在毫无防备之下，忽然推开石门，口中方自“咦”了一声，一个人就随着石门朝里冲去。

那石门十分灵活，公孙相从右首进去，石门却随着转了过来，砰然一声，重又因起。

这一下当真事出意外，凌君毅就站在边上，竟然来不及伸手去推，此时听到石门重又阖起，心头不由得一惊，口中急急叫道：“公孙兄！”举手一掌，朝石门上拍去。方才公孙相一下就推开石门，这道石门明明十分灵活，他无意闯了进去，石门还转了个向。但此刻一掌拍在石门上，却是纹风不动！凌君毅心头大急，不加思索，举手又是一掌，重重的拍在石门之上。

这回他几乎用了八成力道，但听“砰”然一声，石门还是纹风不动，自己手臂却被震得隐隐发麻！心想：“公孙相也是在门上摸索，无意间触动启闭的机关，可见这开启石门的枢纽定然就在石壁之上，自己何不仔细找找？”一念及此，立即左手托着“骊龙珠”，从上到下，仔细的察看了一遍。

哪知看了许久，这堵光滑的石壁，除了依稀有一个门户痕迹之外，哪里找得到什么开启石门枢纽？甚至连一丁点凹凸的地方都没有，好像就是天生成的一般！凌君毅几乎不敢相信，这么坚厚的石壁，会有一扇灵活的会转动自如的石门。但方才明明亲眼目睹，公孙相是从这堵石壁中冲进去的！三个人一起进来，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。尤其在百花帮八名护法之中，算来自己和公孙相私交最好，就是不谈私交，自己和他一路进来，眼睁睁地看他失陷在石门之中，自己也不能弃之而去。凌君毅接连拍出两掌，石门依然如故，一动不动，找又找不出一点名堂？心头不由激起怒意，想到方才被困在大厅之上，也是硬把石人放出去，才弄开石门的，自己何不再试他一试？这回他准备硬行震开石门，脚下退后两步，双手当胸，缓缓运起“金刚心法”，猛地前跨一步，口中吐气开声，双掌朝前乎推出去！这“金刚心法”乃是少林七十二艺中，最具无上大力的佛门神功，双掌平胸推出，一股无形潜力，应掌而生，势若怒潮。但听“轰”然一声，掌力撞在石门之上，登时震得石壁摇撼，头顶上砂石簌簌下落！

这扇灵巧得会自动转向的石门，还是一动不动！倒是凌君毅被自己发出的一股无形潜力，撞上了石壁之后，无处宣泄，悉数倒卷过来，震得站不住脚，身不由己地往后倒退回去。要知这通道不过四五尺宽，也就是只有一两步路可退，他被自己内力反震，后退之势，自然极猛，背脊登时砰的一声撞在左首壁之上。凌君毅一下撞上石壁，但觉背后石壁忽然活动，好像靠在一扇没有门上的门上一般，突然朝里开去，一时之间，哪还收得住势？一个人跟着朝里倾跌进去，一屁股坐在石地之上。

这下凌君毅看清楚了，这扇石门，也是活动的，他跌进门内之际，石门已经翻了过去，砰然阖起。

凌君毅迅快站起，举手朝门上推去，石门已经阖起，自然纹风不动。就在此时，只听一声极轻微的呻吟传了过来！

凌君毅回身看去，原来这石门之内，依然是一条甬道，呻吟之声，似

是从甬道上传来。

当下就一手托珠，举手朝甬道中走去。呻吟之声，愈来愈近，脚下随着甬道转了个弯，但见了就在转弯处，倒卧着一个人！

凌君毅目光锐利，这一眼，便已认出这倒卧地上之人，赫然竟是右护法三眼神蔡良，心头不禁吃了一惊，急忙俯下身去，问道：“蔡老，你伤在哪里？”伸手把他翻了过来，但见蔡良左胸，右腹，各中一剑，身前衣衫已尽被乌黑的血迹所湿透，伤势极深，看来已是没有救了。他只是仗着数十年苦练，内功精纯，熬着最后一口气尚未散去。此时听到凌君毅的话声，一双散漫无光的眼睛，望着凌君毅，张了张口，似要说话。

凌君毅问道：“蔡老可是有话和在下说么？”

三眼神蔡良吃力地点了点头。

凌君毅暗暗皱了下眉，眼看蔡良生命垂危，尤其胸腹剑伤极深，如果自己替他度入真气，创口必然流血不止；如果不度入真气，他奄奄一息，只怕已无法说出他要说的话来，一时心头不禁犹豫不决。蔡良定着一双无光的眼睛，望着凌君毅，神色似乎显得十分焦急！

凌君毅问道：“蔡老是要在下助你真气，说出心里要说的话来么？”蔡良僵硬地点点头。

第三十四章 敌友莫测

凌君毅心头一黯，只得缓缓伸出手去，抵在他头顶的“百会穴”上，一面极其缓慢地把真气度了过去。

蔡良只是功力深厚，才尚未死去，此刻经凌君毅缓缓地度入真气，他跟着竭力吸了口气，眼睛已能转动，右手颤巍巍地抬起，朝甬道指了指，张张口，吃力的道：“主……人……”只说了两个字，小腹间突然黑血像箭一般标了出来，喉间一阵格格轻响，一颗头缓缓歪了下去。他只说了两个字，便已气绝！凌君毅黯然收回手掌，直起身子，心中暗道：“原来那晚在瓜州小山上看到的黑衣人，就是三眼神蔡良，只不知他口中的‘主人’是谁，他潜伏百花帮卧底，又是为了什么，他用手指指甬道，说出‘主人’两字，自然是告拆自己，他主人是朝甬道去的，他为什么要告诉自己呢？莫非他主人有了危险，才不惜以最后一口残存的真气，向自己说出‘主人’两字，目的自然是要自己赶去援救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不觉朝三眼神蔡良作了个长揖，说道：“蔡老放心，在下这就赶去。”说完，立即举步朝南道上走了过去。

三眼神蔡良口中的“主人”，自然也是江湖上一帮一派之主，武功自然十分了得，但只要看蔡良临死前那份焦急的神色，可见他“主人”在这条甬道中，定然遇上了十分厉害的对手。凌君毅倒也不敢大意，他为了应付粹然遭遇的强敌，自然得腾出双手来。

这就把托在左手掌的“骊龙珠”，挂到腰带上，左手当胸，右手取出短剑，插在腰间，才循着甬道寻出。

这条甬道，似乎甚是弯曲，走了百来步路，就已转了三个弯。凌君毅一路行来，都是耳目并用，十分小心。正行之间，忽听一阵极其轻快的脚步

声响，传了过来！

声音入耳，凌君毅就已听出来人身法极快，在黝黑而有许多转折的甬道之中，竟然快如奔马！就在凌君毅略一踌躇间，那人已在甬道的转弯处现身，那是一个全身黑衣，手持乌黑短剑的汉子。凌君毅腰间佩着“骊龙珠”，他看到人家的时候，人家自然也看到他了。

双方相距，本来还有一两丈远，但就在这一瞬工夫，那黑衣人已然遇到凌君毅身前五尺左右，举剑作势，沉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凌君毅傲然道：“你呢？”

黑衣人看了凌君毅佩在腰间的“骊龙珠”一眼，冷声道：“你身佩珍珠令，当知此地禁止任何人擅入，没有会主特许，私入黑龙潭，一律格杀不论。”他当凌君毅是黑龙会的人！

凌君毅不知自己盲人骑瞎马，居然从飞龙堂闯到黑龙潭来了！这里叫做“黑龙潭”，顾名思义一定有一个潭。黑龙会这名称大概就是因黑龙潭而来，那么由此推想，黑龙潭也一定是黑龙会的总堂所在了。

凌君毅想到这里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里是黑龙会的总堂么？”黑衣人听凌君毅的口气，不觉奇道：“你不是黑龙会的人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并没有说是黑龙会的人。”

黑衣人短剑一指，沉喝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从哪里来的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凌君毅，自然是从外面进来的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论你是什么人，到了这里，反正是死定了的了。”说完，举剑欲刺。

凌君毅喝道：“且慢！”黑衣人手中短剑一停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阁下可否告诉我，黑龙潭是不是黑龙会的总堂所在？”

黑衣人狞笑道：“这话，你去问阎王老子吧！”“喇”的一剑，刺了过来。

凌君毅右手一抢，巨阙剑划起一道青虹，“锵”然剑鸣，把对方短剑拍开。

黑衣人冷哼一声道：“看来阁下身手倒是不弱。”又是一剑刺了过去。

凌君毅暗暗忖道：“这黑衣人剑法极快，一身武功，大非庸手，敢情是守护黑龙潭的人了，看来非先制住此人不可。”

黑衣人动作迅捷，短剑连连点出，黑芒如电，快得目不暇接。他闪电似的剑法，不但快速，而且剑上还有着浓重的内劲，随着剑势进发！

凌君毅右手巨阙剑一连反击三招，和黑衣人互相抢攻，狭仄的甬道中，登日寸珠光剑影，耀目生花，寒风流动！这一战倒也十分激烈，两人搏斗了十几剑之后，才把黑衣人的攻势阻遏下来。

黑衣人似是极为愤怒，口中连声叱喝，短剑挥舞，愈来愈快。但他忽略了一件事，这等快速攻势，都是硬打硬碰的力拼招术，凌君毅手上是一柄斩金截铁利器！一串金铁交鸣之后，他手上一柄短剑，已被一寸寸削断，剩了一个剑柄，黑衣人方自一怔，正待往后跃退！

凌君毅比他还快，蓦地跨上一步，剑尖已经指到黑衣人的胸口，喝道：“阁下只要动一动，在下立可取你性命。”

黑衣人眼看青光耀目的锋利剑尖抵住了胸口，果然不敢挣动，脸色狰狞，怒声道：“你要怎的？”凌君毅忽然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只想问你几句话，阁下最好据实回答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要问什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还有一句老话，黑龙潭是不是你们总堂所在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凌君毅道：“朋友是真的不知道？”黑衣人道：“在下奉命巡视甬道，任何人未得会主特许，撞入甬道，一概格杀勿论，旁的就不知道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那么这条甬道，是通向黑龙潭的，对不对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错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那么在下再问你一件事，方才可有人从这里进去？”黑衣人道：“咱们这里，轮班巡查，在下刚接班，并未听说有人潜入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暗奇怪：“三眼神蔡良，身中两处剑伤，垂死之际，说出他‘主人’是朝这里来的，他们怎会不曾发现？”心念转动，接着又问道：“朋友那是从黑龙潭来的了，那就有劳阁下，替在下带路。”黑衣人还未开口，突听一个清冷的声音，接口道：“放开他，他并不知道黑龙潭的走法。”这人来得无声无息，连凌君毅都未能事先听得一点脚步之声。

凌君毅暗暗吃了一惊，急忙凝目看去，只见黑衣人身后不远，站着一个青袍老人。

黑暗之中，只觉来人身材修长，神情冷肃，双目炯炯有光，颌下留有一把苍髯。只要看他这份气派，一望而知此人不但武功奇高，而且身份也高出黑衣人甚多。

凌君毅缓缓收回短剑，潇洒一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在下该问老丈才是。”

他虽然收回短剑，但却丝毫不敢轻视对方，暗暗功运全身，严神戒备。黑衣人迅速向旁退下一步，朝青袍人躬身为礼。

青袍人目光朝凌君毅腰间接的“骊龙殊”注视了一眼，抬目望着凌君毅，徐徐说道：“阁下能找到此地，大是不易，可否把姓名见告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凌君毅。”

青袍人目中忽然闪过一丝喜色，颌首道：“很好。”突然挥手一掌，朝身旁黑衣人当胸击去。

黑衣人躬身而立，自然不会防到自己的上司，会向他突下杀手，是以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。青袍人这一掌，轻而易举，结结实实击在他心腹之下，黑衣人口中闷哼一声，应掌倒地。

青袍人目光一始，朝凌君毅道：“你再补他一剑。”

事出意外，凌君毅不觉怔的一怔，黑衣人中掌倒地，已经气绝而死，何用再补他一剑？不觉望望青袍人道：“你……”

青袍人催道：“时光稍纵即逝，你快补他一剑，我们必须及时离开此地。”

凌君毅更觉惊异，望望青袍人道：“你……”青袍人摇摇手，拦着他话头，声音忽然变得十分平和，接道：“此地不是谈话之所，你照我说的去做，决不会错。”

凌君毅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，反正黑衣人已经死了，再补他一剑，也不会再增加他的痛苦，自己正好借此听听青袍人和自己说些什么。心念一转，就立即挥手一剑，朝黑衣人胸口扎下。

青袍人点点头道：“你随我来。”说完，回身朝甬道中走去。

他缓步而行，连头也不回过一次，似是丝毫没把凌君毅放在心上。凌君毅也弄不清这青袍人是敌是友，只觉他举动有些诡秘，但却毫不思索地跟

着他身后走去。甬道依然十分曲折，走不了一二步路，就有一个转弯。青袍人也没带火种，生似走熟了一般，脚下走得极快。

这样走了二三十丈远近，突听黑暗之中，有人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是我。”

两句话的工夫，凌君毅已经紧随青袍人转过弯去，只见前面又是一个黑衣人。恭身而立，朝青袍人抱拳道：“属下见过总管。”青袍人颌首为礼，口中“晤”了一声。这时，他已经缓步走到那黑衣人身前，突然挥手朝他心口拍去。他出手如电，黑衣人又在毫无准备之下，自然一击便中，只听黑衣人口中“呢”了一声，身子一颤，人已倒了下去。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这些巡守甬道的黑衣人，武功决不会是庸手，他竟能在一举手间，取了他的性命，可见青袍人武功，十分高强了。”

青袍人若无其事，依然举步朝前走去，口中低低喝道：“快再补他一剑。”凌君毅看他杀两名黑衣人，心头有些不明白，他似是为了帮助自己，才杀人灭口的。他为什么要帮助自己呢？那一定是他认错了人，把自己当作了三眼神蔡良的“主人”一党。由此推想，这青袍人准是那位“主人”派在黑龙会卧底的人了。凌君毅没有作声，依言右手一挥，就补了那黑衣人一剑。

青袍人喝一声：“快走。”脚下突然加快，朝前掠去。凌君毅紧随他身后奔行。

转了两个弯，只见青袍人脚下一停，伸手在壁上按了两按，回身道：“快进来。”话声才落，身形一闪而没。

凌君毅掠到近前，才看清石壁间原来已经打开了一道狭窄的门户，青袍人站在数尺外相候，当下毫不犹豫，侧身而入。

走了三四步，才听身后传来“砰”然一声响，敢情那石门已经阖起。

这条甬头，极似未经修凿的天然石缝，不但十分狭窄，仅容人侧身而行，而且两边石壁，棱角不平，稍一不慎，就会碰上，前面青袍人走得极快，凌君毅有珠光照路，自然不会落后。

两人弯弯曲曲地走了盏茶光景，前面似是已经到了尽头，但见一座石壁挡住去路，青袍人举手在石壁上一按，只听得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，传入耳际，石壁间果然又裂开了一道小门。

青袍人回首微微一笑道：“请。”举步跨了进去。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这黑龙会的巢穴，全在山腹之中，各有秘道相通，当年这项工程，该是何等浩大？江湖上尽多占山立寨的帮派，黑龙会何以要如此费事，把巢穴筑在山腹中呢？莫非他们另有什么隐秘不成？”心中想着，已经举步跨了进去。

这石门之中，是一间小小的石室，室中除了几张石制的椅几和一张石榻，就别无他物，但石椅、石榻，都打磨得十分光滑；石几上放着一盏白铜灯擎，不知点的是什么油，甚是光亮。

青袍人把凌君毅让入石室，仍然在石壁上轻轻按动了一下，石门立即缓缓阖上，然后转过身来，抬手道：“公子请坐。”

凌君毅并未坐下，双手抱拳，说道：“老丈把在下引来此地，必有见教。”

青袍人含笑道：“公子但请宽坐，不错，老朽确是有事奉告，但此非其时。”凌君毅坦然在石椅上坐下，一面问道：“何谓此非其时？”

青袍人笑道：“这里外人不得擅入，公子且请在此稍候，老朽去去就来。”

他不待凌君毅答话，举步朝右首一堵石壁行去，走近石壁，忽然回首笑道：“公子幸勿多疑，老朽此举，对公子有益无害。”说罢，伸手一推，石壁应声手而启。

原来壁间是一道石门，随着青袍人走出，就像翻板一样，转了过来，无声无息的重又阖上。凌君毅看他举动神秘，心头不无可疑，立即一跃而起掠到右首壁下，伸手朝石门一推，石门已经阖上，果然一动不动。这和公孙相推门而入的那道石门一样，一经阖上，不诸开启之法，是无法打开的。

凌君毅回到石椅上坐下，细想这青袍人似乎对自己并无恶意，只不知他把自己引到这间石室之中，又忽然离去，究竟为了什么？他既然告诉自己这里外人不得擅入，又说他此举对自己有益无害，自己且等他来了再说。他想起师傅一再告诉自己，愈是遇上险恶环境，愈要冷静，这大半夜工夫，一直从步步危机中摸索过来，既然到了此地，也就泰然处之。

青袍人出去之后，足足过了一刻工夫之久，依然不见他进来！凌君毅奔波了大半夜，正好趁这段时间，坐在石椅上，闭目养神。突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走了进来！凌君毅听的不禁一怔，自己只是闭目养神，这间石室，四面俱是石壁，纵有暗门，自己也应该先听到石门开启的声音！如今既未听到石门开启的声音，怎会有人进来？心念闪电一动，同时也候地睁开眼来，但见一名青衣少女，手提食盒，俏生生从右首石壁间一道门户走入。

那道石门，正是青袍人出去之处，原是一扇活门，但方才青袍人出去之时，明明已经阖起，自己还用手推过，一点也推不动。如今这青衣少女居然悄无声息的进来，而且那扇石门，依然那么灵活，随着青衣少女的走入，又像翻板般转了过来，缓缓阖上。

青衣少女进入石室，一双明亮的眼睛一抬之际，看到室中坐着的竟是一个俊美少年，不禁粉靥一红，急忙低下头去。

急步走近石榻，从食盒中取出四式佳肴，一壶美酒，和一盘炒面，一起放到榻上的矮桌之上，摆好一副杯筷，然后朝凌君毅欠身一礼，娇脆地道：“方才总管吩咐说，公子大概饿了，特命小婢送来酒菜面点，公子请随意用吧。”

凌君毅顿首笑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青衣少女赧然道：“公子言重，小婢不敢。”随着话声似要退去。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请留步。”

青衣少女脚下一停，欠身道：“公子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想请教姑娘一件事，不知姑娘肯不肯见告？”

青衣少女美目一抬，说道：“不知公子要问什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方才说的总管，可是那位胸垂苍髯的青袍人么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自然是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姑娘可否告诉在下，你们总管姓甚名谁？”

青衣少女讶然道：“公子是总管的朋友，难道还不知道总管是谁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若是知道，何用再向姑娘动问？”

青衣少女眨动眼睛，说道：“总管没有告诉公子，小婢就不敢说了，公子还是当面问总管的好。”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好个狡黠的丫头。”一面含笑笑道：“姑娘不肯说，那就算了……”

青衣少女没待他说完，接口道：“小婢那就告退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姑娘且慢，在下还想问你一句话。”

青衣少女有些焦急，说道：“公子还要问小婢什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那么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姑娘总可以告诉在下吧？”青衣少女反问道：“公子已经到了这里，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是知道一点，只是未能证实。”

青衣少女“嗤”地轻笑一声道：“公子知道就好，何用多问，好啦，请用酒菜吧，小婢要走啦！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凌君毅一句话也没有问得出来，看她转身走去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若突然出手，自可把她留下，问问清楚。”但因青衣少女一脸稚气，又不能贸然对一个女子下手。

青衣少女很快走到壁下，纤手轻轻一推，石门便自开启，忽然回过头来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公子多多原谅，小婢未得允许，什么话都不敢奉告。”

石壁转了个向，又已灵活地阖起。凌君毅腹中确实感到饥饿，但身在这等险恶、诡秘环境中，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来历和意图之前，自然并未食用。青衣少女刚走不久，石门开启，青袍老人已经缓步而入，他手中提着一个黑色小瓶，往几上一放。

目光一扫矮桌上的酒菜，全未动过，不觉诧异的道：“老朽因凌公子连番剧战，大半夜工夫下来，想必腹中早已饥饿，才要小桃替公子准备了酒食送来，怎么？公于是怕老朽在酒菜中做了手脚？”说到这里，不由得掀髯一笑，接道：“酒菜之中，决无毒药，公子但请放心食用。”凌君毅冷然一笑道：“酒菜中纵有剧毒，在下也并不在乎。”

青袍人目中神光一闪，说道：“那么公子何以不肯食用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和老丈在甬道中相遇，姓名未通，敌友未分，故而不敢叨扰。”

青袍人忽然仰天大笑道：“好个姓名未通，敌友未分。老朽荣敬宗，和公子应该是友非敌，这样够了吧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丈现在可以告诉在下，把在下引来，究竟有何见教？”荣敬宗微微摇头道：“尚非其时，公子先请用些酒菜，老朽自会慢慢的奉告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为什么老丈一定要在下食用了酒菜，才肯说呢？”荣敬宗道：“公子尚有一件艰巨的任务，要你去完成，不用些酒菜面点，身体如何支持得住。”

凌君毅奇道：“老丈说在下还有一件事要去办么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公子快些请吧！”凌君毅心中陡觉疑窦丛生，但他既然说要等自己吃过酒菜才肯相告，再问也不会问出什么来的了，何况自己确也感到饥饿。

这就站起身道：“好，在下就叨扰了。”走到石榻上坐下，举起筷子，独自吃喝起来。

荣敬宗陪着他在矮桌对面坐下，凌君毅本已腹中饥饿，这一放怀吃喝，不大工夫便已把四盘佳肴，一盘炒面，吃得一扫而光。但一壶美酒，却只小饮了两盅，就不再喝。

荣敬宗看他吃毕，微微一笑，举手击了三掌。

只见那青衣少女立即推门走入，收过碗盘，退了出去，接着又端上两盘香茗，放到石几之上，低声说到：“公子请用茶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老夫和公子有要事密谈。你可守在外室，未得老夫之命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”

青衣少女答应一声，转身退出，石门也碰然阖起。

荣敬宗从几上取起两盘香茗，移放到石榻中间的矮桌之上，一面说道：“公于请到榻上坐。”凌君毅知道他必有重要话说，依言走了过去，和他在榻上对面坐下。

荣敬宗道：“公于腰间这颗珠子，可否让老朽一观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自然可以。”随手解下“骊龙珠”递了过去。

荣敬宗反复谛视了一阵，忽然目光有泪，颤声问道：“这是黑龙会的‘珍珠令’，不知凌公子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凌君毅看得心头愈是惊疑不止，说道：“此珠是在下家传之物，并非是黑龙会之物。”荣敬宗目光一凝，问道：“公子可知此珠的名称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骊龙辟毒珠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辟毒珠，顾名思义，可以辟毒的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荣敬宗忽然站起身，从几上取起黑色小瓶，又取了一只空瓶，又取了一只空碗，说道：“只不知公子此珠，是否能解得瓶中之毒？”

随道话声，一手打开瓶塞，从瓶中倾出一股墨黑的黑水，朝碗中倒去。

凌君毅目光一注，说道：“毒汁！”

荣敬宗也未征求凌君毅的同意，举起“骊龙辟毒珠”，迅快的朝“毒汁”中浸去。

但听碗中发出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登时冒起一阵轻烟，不用说，碗中毒汁经“辟毒珠”一沾，自然由浓而淡，由淡而无，变成一碗清水！荣敬宗双手捧着那碗由‘毒汁’变成的清水，神情激动，双目之中老泪夺眶而出，口中喃喃说道：“果然是‘骊龙珠’，果然是‘珍珠令’……”突然放下瓷碗，捧着“骊龙珠”，双膝一屈，扑的跪倒地上，仰脸说道：“会主英灵有知，属下这二十年忍辱偷生，总算等到了出头之日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禁老泪纵横，唏嘘不止。

凌君毅看在眼里，心头愈觉疑窦重重，难道自己家传的“骊龙珠”会和黑龙会有关？

正在惊疑之际，只见荣敬宗忽然老泪一收，倏地站起身来，一手递还“骊龙珠”，目中寒光如电，直注在凌君毅的脸上，神色严肃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叫凌君毅？”凌君毅接过“骊龙珠”，应声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凌君毅。”

荣敬宗点点头，沉声道：“很好，老朽已经等了你廿年，现在你唯一的生机，就是拔出剑来，和老朽放手一搏。”右手一抬，铿然剑鸣，手中已多了一柄乌黑无光的短剑。

他这等忽友忽敌的举动，当真是恍如迷离，令人莫知所措！凌君毅愕然道：“老丈和在下有仇？”

荣敬宗被他问得似是难以启齿，勃然作色道：“你不必多问，先胜了老朽手中此剑，再说不迟。”

凌君毅迟疑地问道：“老丈把在下引来此地，就是为了要和在下动手吗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多言无益，你亮剑吧！”凌君毅道：“如此说，咱们非动手不可了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不错，你想生离此室，就得和老朽放手一搏。”

凌君毅缓缓从腰间抽出巨阙剑，横剑当胸，说道：“那么老丈请出手。”

荣敬宗似已不耐，冷然道：“你小心了！”喝声出口，手中短剑一振，突然闪起一道乌黑的剑影，横削过来。

凌君毅但觉对方这轻描淡写的一剑，就有一股逼人剑风，随剑划出，势道已然十分凌厉，心头暗暗一惊，付道：“此人剑上造诣之深，果然非同小可。”

心念闪电一动，短剑一起，剑尖疾落，斜封出去。

荣敬宗剑势未竭，短剑连挥，接连攻出三招。这三剑，剑光缭绕，从剑上涌出来的浓重剑气，居然从三面飞卷过来，势道之强，无与伦比。

凌君毅一上手就被逼落下风，几乎施展不开手脚，迫得连退了三步，才算避让开去。

他终究少年气盛，一上来就被人家迫得连连后退，心头自然不服，口中大喝一声，巨阙剑突然交到左手，纵刺横削，展开了少林镇山绝学“达摩剑法”，只是他是用左手使出，剑法也和少林“达摩剑法”反其道而行，惟其是反手使出，就更见奇奥多变。

荣敬宗微微一怔，讶然道：“你是反手如来的门下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丈果然有些眼力。”两人在说话之间，剑势仍然如电闷雷奔，各极其能，丝毫不见松懈。小小一间石室之中，剑气弥漫，寒镞飞旋，当真是凶险百出。转眼工夫，已经恶斗了五十余招。

荣敬宗武功博杂，剑势也愈来愈奇，每一招都是江湖各门各派的剑术英华，本来互不连贯的招法，但在他手中施展出来，却浑成自然，变化奇奥，威力异常惊人。任你凌君毅一套“达摩剑法”，虽以反手使出，但到了此时，犹如和各门各派层出不穷的剑法较量，渐渐就有难以支应之感。尤其对手内功深厚，剑上满布真气，几乎一剑重过一剑，压力之强，有如波涛汹涌，层层推来。

凌君毅的剑势，受到钳制，几乎被迫得施展不开。激战之中，只听荣敬宗大声喝道：“凌君毅，难道你除了反手如来教你的一套‘达摩反手剑’，就没学过家传的武功？”

这话听得凌君毅心头蓦然一动，暗暗付道：“家传的武功？他指的那是‘飞龙三剑’了。”心念闪电一动，哪还犹豫？口中一声情感，人随声起剑化一道青虹，飞跃起两丈来高。左手短剑，突然交到右手，手腕轻轻一抖，登时飞洒开一蓬剑雨，青芒四射，剑影缤纷，朝荣敬宗当头罩落。

荣敬宗目光如炬，右手短剑连挥，接连使出“昆仑剑法”中的“玉笏朝天”“武当剑法”中的“三花聚顶”“达摩剑法”中的“八部天龙”。这三招剑法，名虽三招，但他使得一气呵成，前面两招是专门护顶的招术，后一招却是防护全身的突围招法。但听一阵急骤如雨的“锵”“锵”剑鸣！荣敬宗手上一柄短剑，已被凌君毅巨阙剑寸寸削断！

但他也在此时，脱出了剑光之外，丢去剑柄，口中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凌公子请住手。”

凌君毅闻言停手，只见荣敬宗一脸俱是欢喜之色，双手连拱，含泪说道：“果然是‘神龙出云’，果然是凌世兄，请恕老朽刚才多多冒犯之处。”

凌君毅听得心头大感惊奇，问道：“老丈怎知在下使的是‘神龙出云’？”

荣敬宗笑了笑道：“飞龙三剑，乃是本会镇会剑法，老朽怎会不识，只是老朽已有二十年未曾见到了。”这话愈来愈奇！“飞龙三剑”，本来是凌君

毅家传的剑法，百花帮把它作为“镇帮三剑”。如今，荣敬宗又说它是黑龙会的“镇会剑法”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凌君毅愈想愈觉此中必有缘故，心中的疑问也愈来愈多，不觉蹙目道：“老丈——”

荣敬宗没待他问话，已经连连拱手道：“公子请上坐，等到黑龙潭雾起之时，老朽就领你前去。”凌君毅听得一头雾水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老丈领在下去黑龙潭作甚？”

荣敬宗惊诧的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难道公子来此之时，令堂没有告诉你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丈也认识家母么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令堂就是会主夫人，老朽自然认识了。”“会主夫人”这四个字，听得凌君毅脑中“轰”然一震，张目道：“荣老丈你说什么？”

荣敬宗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幸勿误会，老朽说的会主乃是二十年前的本会会主，并非目前这个卖主求荣的叛徒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殖：“听他口气，自己父亲竟是二十年前黑龙会的会主，但这些事情，母亲从未和自己提过只字。”想到这里，不觉目光深注，看着荣敬宗问道：“老丈会不会认错了人？”

荣敬宗一手摸着苍髯，笑道：“公子身怀‘骊龙珠’，又会‘飞龙三剑’，又是姓凌，老朽怎么认错了人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但家母怎会从未和在下提过呢？”荣敬宗想了想，忽然叹息一声道：“这也难怪，当年令堂逃出魔掌，多少狼心狗肺的贼子，还四处追踪，到处搜索，天下虽大，无容身之处，茹苦含辛，生下公子，但贼焰方张，令堂强煞，总是一个妇道人家，孤掌难鸣，加之公子年事尚轻，自然不能把这段血海深仇，告诉你了。”

“血海深仇！”凌君毅身躯猛震，激动的道：“老丈，你是说先父本是黑龙会的会主，后来遭别人杀害的？”

荣敬宗脸色一黯，说道：“会主遇害，也可以说是壮烈成仁，老朽本该从会主于地下，这二十年忍辱偷生，为的就是夫人逃出之时，已经身怀六甲，总有复仇的一日，老朽如果一死殉主，这内情就永远没有一个知道的人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忍不住老泪涟涟，又唏嘘起来。

凌君毅也泪流满面，扑的一声，跪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老丈用心良苦，一定是先父的患难至交，能否把此一详情，详细见告？”荣敬宗拭着老泪，慌忙把凌君毅扶起，说道：“公子快快请起，这是折煞老朽了，二十年来，老朽等待的就是今天，只是说来话长。

咱们还有一个更次的时间，老朽也只能说个梗概，等公子取到东西，再作详谈。”

凌君毅心中暗想：“只有一个更次的时间，他要自己去取什么？想来定是十分重要之物了。”心中想道，却并未开口追问。

两人重又落座，荣敬宗端起茗碗，喝了口茶，说道：“这话该从山河蒙尘，先帝(毅宗)殉国说起。各地勤王义师，次第失败，长公主以金枝玉叶，遁迹空门。但她老人家始终未忘国族之仇，矢志匡复大计，数十年奔走江湖，纠合各地有志之士。”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继道：“那时有一位姓铁的参将，兵败之后，纠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武人，就在昆崙山成立了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黑龙会。”

凌君毅想到自己母亲姓铁，同时也想到那天太上传自己“飞龙三剑”中两招剑法时，画像上那位姓铁的老人。他虽然并未开，但心头却涌起了许多疑问！

只听荣敬宗续道：“这位姓铁的参将，手创黑龙会，他挑选昆崙山作为根据之地，是因为此山有许多天然洞府，曲折幽深，互相贯连，只要稍事整修，就可成为十分隐秘的所在，不虞被外人发现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原来这些洞穴，都是当时修建的。”荣敬宗道：“这里虽是半出天然，半经人工修凿，者会主差不多经营了三十年之久。”接着说道：“老会主在修凿一条山腹石窟之时，无意中发现一座洞府，石壁上刻着几幅使剑的人像，据说那是全真教主重阳真人所留，老会主参悟了三式剑法，就是‘飞龙三剑’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这位铁老会主的名讳，可是上中下峰？”

荣敬宗连连点头道：“原来公子听人说过了？”

他并未追问，续道：“老朽曾听老会主说，壁上武功，原本不止这三招剑法，因他已届中年，限于秉赋，已无法再求精进……哎，咱们把话说远了。”口气一转，道：“老会主在修凿山腹甬道之时同时他发现了一处毒泉，涌出来的水，比墨还浓，中人立毙……”凌君毅失声道：“‘毒汁’。”

荣敬宗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都叫它‘毒汁’”接着说道：“后来老会主开凿了一条小涧，把毒泉引入一处潭中，那就是现在的黑龙潭。”凌君毅看他说了半天，仍然没有说到自己父亲之事，心头暗暗有些焦急。

荣敬宗又喝了一口茶，道：“铁老会主年届不惑，膝下没有一男半女。那年正好闹饥荒，老会主经过山下，抱回来一个女婴，收为义女，取名如玉，铁老夫人也视如己出，十分疼爱。到了翌年，铁老夫人也生了一个女公子，取名如花。一晃就是二十年，这一对姊妹花当真出落得如花如玉，老会主也一样看待，每天没事的时候，就教着两位姑娘的武功……”

凌君毅听到这里已经有些明白，这一对姐妹，有一个是自己母亲，另一个该是百花帮的太上了。

只听荣敬宗续道：“当时长公主在江南一带，主持匡复大计，各大门派表面上虽并未正式加盟，但暗中无不竭力支援，鼓励门下弟子，以江湖人的身份，参加各地反清组织。那年春天，少林方丈开谤大师，向老会主推荐了一个青年人到黑龙会来，这人姓凌名长风，是开谤大师的唯一俗家门人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就是先父么？家母告诉在下，先父讳瑞图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公子年事还轻，令堂既没有告诉你这段往事，自然也不会把令尊的真名告诉你的。”他望望凌君毅，接着说道：“令尊那时也不过二十出头，生得十分英俊。”

老朽记得他初到黑龙会来的时候，者会主派了他一个巡主的职位，好像令尊是第二十一组的巡主，老朽是二十组的巡主，经常在一起出巡，互相支援，因此老朽和令尊的私交也最好。”

凌君毅肃然起立，恭恭敬敬的作了个长揖，说道：“原来老伯还是先父的至友，请恕小侄失礼。”

荣敬宗含笑说：“公子不可多礼，老朽只是令尊帐下一个属下，怎敢当得至友二字？”接着说道：“令尊少年老成，处事稳健，在会中不过三数年工夫，经由黄龙堂一名巡主，积功摇升为飞龙堂堂主，老会主倚为左右手，不但早就有意把女儿许他为妻，而且，也有意由他继承黑龙会会主……”说

到这里，右手又端起茶碗，喝了一口，润润喉咙，接着说道：“那是令尊到黑龙会来的第三年，那年秋天，老会主就把义女如玉，许配令尊，结为夫妇。但就在成亲酌当天晚上，如花姑娘忽然离去……”

他似是言有未尽，但却忽然住口。

凌君毅自然听得出来，荣敬宗述说到这里，似乎有些含混，言外之意，如花的出走，应该和这场婚礼有关。

这也许是感情纠纷，但凌君毅身为人子，自然不便追问父母之事，只是静静地聆听。

荣敬宗接着道：“老会主年过花甲，只此一女，如花约突然出走，老会主夫妇自然极为伤心。尤其是老夫人，思女心切，不久就一病不起。就在这时候，清廷也听到黑龙会图谋不轨的风声，派出一批大内高手，前来昆崙山搜索，但本会早已得到消息，而且黑龙会总堂，深处山腹之中，这批鹰犬，自然无法找到。”凌君毅忍不住道：“黑龙会难道任由这些鹰犬找上门来，不给他们一个厉害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这是老会主持重之处，那时清廷气焰方张，各地志士，已经牺牲了不少，为了保全实力，才力主不可妄动。”

说别此处，忽然叹息一声，接着道：“但没想到这批鹰犬之中，有一名侍卫，竟是神算子的门徒。本山机关布置，原出神算子之手，他们人自然一看就知，在他向导之下，从黄龙洞袭入，老会主因本山机关既被识破，这些清廷鹰犬，就不能让他们有一个漏网，否则就后患无穷。那天晚上，咱们全数出动，一举把侵入昆崙山的十八名大内高手，悉数歼灭，老会主在这下战中，劈了五个对方爪牙，但却被其中一人的毒药暗器所伤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骊龙珠可解天下奇毒，老会主……”荣敬宗没待他说完，接口道：“不对‘骊龙珠’可解天下奇毒，但老会主是被苗人用的淬毒吹针所伤。那吹针细如牛毛，打中人身，使人丝毫不觉，那时老会主力拼强敌，并不知道自已中了人家暗算，直等敌人悉数就歼，回到总堂，已经毒攻内腑，突然昏迷不醒。当时，大家还不知道老会主中了毒针，只当他年事已高，体力不支，但经过急救之后，依然昏迷不醒。仔细检查的结果，才发现老会主左肩有一点极细的黑影，断定可能是中了毒针一类细小暗器，急以‘骊龙珠’吸毒，只是已经迟了，不到天明，就溢然长逝，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会中不能一日无主，否则就成了群龙无首，大家就在老会主灵前，公举令尊继任会主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那么先父又怎会遇害的呢？”

荣敬宗忽然长长的叹了口气道：“令尊那时不过二十多岁，到黑龙会来，前后也不过四年，因老会主的赏识，一手扶植，从黄龙堂一名巡主，摆升到飞龙堂堂主。老会主在未去世之前，也曾一再向人表示，将来继任人选，属意令尊。因此在老会主灵前，获得大家的支持，但黑龙会创立已有三十年之久，令尊虽具雄才大略，终究年轻资浅，难付众望……”凌君毅道：“那是说大家都对先父不满了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那也不然，当初随同老会主共创黑龙会的几位长老，起初虽觉令尊年事太轻、少不更事，但老会主去世后，经令尊一年刻意整顿。黑龙会的声誉，在江湖上可说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。几位长老也深深感到老会主确有知人之明，自然全力支持，就是一向和令尊不睦的青龙堂堂主韩

占魁，也转而向令尊输诚，这一年真可以说是黑龙会的全盛时代……”

凌君毅疑惑的道：“那么是谁害死先父的呢？”

荣敬宗黯然叹了口气道：“清廷派出来的十八名鹰爪，一去不归，从此杳无消息，自然不肯罢休。经他们明查暗访，终于获悉这十八名大内高手，全数折在黑龙会的手里，鞑酋据报，大为震怒，密派山东总督围剿。”

凌君毅吃惊道：“他们要对黑龙会用兵？”荣敬宗道：“用兵，黑龙会倒并无所惧，就算来上十万大军，也无济于事，可恨的是咱们黑龙会出了丧心病狂、数典忘祖的内奸。”

凌君毅心头一震，张目道：“谁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就是现在黑龙会的会主韩占魁。”

凌君毅心头一阵激动，问道：“他如何出卖了黑龙会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当时东督是和砵门下的走狗国泰，此人原是贪婪无能的奸顿之徒，接到上面的密 3，早已吓得心惊肉跳，拿不出主意。据说他督署中有一个师爷，叫做钱君仁，外号阴世判官。据说此人原是江湖卖药郎中，后来不知如何夤缘进身，当了国泰的心腹，狼狈为奸，他替国泰出了个主意，用兵万万不可，当时只在左手掌中写了四个字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不知他写的是哪四个字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以寇制寇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以寇制寇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不错，他这主意可说恶毒已极，他用的是分化利诱的手段，但若无丧心病狂的人，又如何颠覆得了黑龙会？”他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也许是天数，正好韩占魁这贼子，因和令尊夙有嫌隙，令尊继任会主之后，他表面上竭诚拥戴。内心的仇恨却愈来愈深。因为他是老会主拜弟中儿子，其父是为黑龙会殉难的，老会主一直把他视如于侄，而且又摇升到青龙堂堂主，要是没有令尊，黑龙会会主的继承人就非他莫属。”

他虽然已经说得够详细，但总使人好像中间漏说了一段什么似的，并不完整。

凌君毅道：“他纵和先父有隙，那是私人的恩怨，不该出卖黑龙会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这叫利令智昏，忘记了他老子是死在鞑子手里的，因为清廷答应他事成之后，不但不究既往，还可给他官做，还有赏金，才使他卖主求荣，苟颜事仇，献出本山秘道总图，作为他个人进身之阶……”凌君毅失色道：“黑龙会在清廷严密搜捕之下，得以屹立不动，凭仗的就是山腹秘道，外人不得而入。他献出秘道总图，那就无异断送了黑龙会。”

荣敬宗双手紧握拳头，切齿道：“就是嘛，老会主三十年苦心经营，神算子弹心竭智所设计的机关秘道，就此落入异族之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详情如何，还望老伯赐告。”荣敬宗脸色显得异常难看，目光如刀，切齿道：“创立黑龙会的人，除了老会主，共有九位长老，他们都是生死与共、肝胆相照的结义兄弟。老会主逝世之后，已经只剩五位，那时差不多都是花甲以上的人了。这姓韩的贼子，不但献了秘道总图，而且居然狠起心肠，接受鹰爪的指示，暗中下毒，先把五位长老毒毙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当时没有人发现他的阴谋么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没有，这恶贼心机镇密，而且那毒药是大内之物，许多满汉大臣，在鞑酋赐食之后，往往回家暴卒，用的就是这种毒药，死后丝毫看不出中毒的征兆。黑龙会在一月之内，五位长老先后谢世，自然引起许多怀

疑，但每个人都又死得十分安详，看不出一点异样，大家心头尽管起疑，也无可如何……”凌君毅剑眉轩动，怒声道：“这贼子真该碎尸万段！”

荣敬宗续道：“那是二十年前的端午，距离五位长老逝世已经过了两个月，会中并没有发生事故，大家戒心渐懈，端午是个大节，每年过节，会主和三堂堂主、三十六将，都要在大厅上欢聚，还有各堂的巡主，也一起参加……”

凌君毅忍不住问道：“他又下了毒。”

荣敬宗没有直接回答，续道：“大家正在兴高采烈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的当儿，青龙堂一名沈姓当值巡主，匆匆进来，在韩占魁耳边低低说了几句。韩占魁脸有喜色，从座中站起，大声说道：‘各位，今天是端阳佳节，大家都在这里，兄弟有几句话要说。’

就是本会创立已有三十余年，当初原是以匡复朱明为宗旨，这三十年来，清廷已经奠定四海，广施仁政，朱明气势已尽，凭咱们区区百数人，犹图顽抗，何异以卵击石？终日匿居山腹，三十年来一事无成，再过三十年，还是出不得头。古人曾谓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咱们这是逆天行事，因此，兄弟之意，不如归顺大清，接受招抚，大家还可博个前程。’他大概就是这样说的，唉，这些话，说出来真是污了嘴巴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当时先父如何呢？”荣敬宗道：“当时大家只当他酒后狂言发的牢骚，但这是大逆不道，触犯会中禁律，会主自然不容他再发谬论，立即起身叱道：‘韩堂主，你大概喝醉了，你知道你说了什么，还不快快住口。’韩占魁仰天大笑道：‘凌长风，你少在韩爷面前摆会主的威风，你不妨睁眼瞧瞧，你们这些叛逆，一个也休想逃得出去？’会主听得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‘韩占魁，你疯了，你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，按本会律条，你该八刀分尸！’韩占魁神色不变，也大声道：‘凌长风，按大清皇律，你们这些叛逆，都得凌迟处死，罪灭九族。’他说至这里，突然把手中酒杯，往地上摔去，这是‘掷杯为号’，这一刹那，日月厅四面八道暗门中，同时涌出十数名清廷派来的鹰爪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黑龙会精英全在厅上，除非他们使用霸道暗器，这十数名鹰爪，何难一举歼灭？”

荣敬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沉痛地道：“鹰爪他们并未使用暗器，日月厅上，也没有搏斗，连一丝抵抗也没有，就让他们反剪双手，一个个缚上绳子。”

凌君毅凛然道：“大家都中了毒。”

荣敬宗缀然道：“韩占魁在雄黄酒中，下了‘软骨丹’，每个人都失去了抵抗能力……”凌君毅急着问道：“先父呢？”

荣敬宗目含泪水，说道：“老朽那时就担任黑龙潭总管，并未在场，这是事后听人说的，会主眼看大势已去，嚼舌自财，壮烈成仁。”

凌君毅热泪夺眶而出，噗的跪倒地下，呛声道：“爹，孩儿一定要手诛姓韩的恶贼，替你老人家报仇。”

荣敬宗拭着眼泪，说道：“公于不必伤心，等你黑龙潭回来，自可手刃亲仇，谅那姓韩的老贼，也逃不到哪里去。”凌君毅站起身子，忽然关切地问道：“老伯，家母如何逃出去的呢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这也是天意。令堂那时已经有了身孕，终日呕吐，并未与会，那些鹰爪，又忙着接管本会三堂，而且各处都有零星的搏斗。令堂得到

事变消息，从一处秘道逃出，等到他们发觉，已经不见令堂的踪影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姓韩的老贼，既然出卖了黑龙会，怎会又当起黑龙会的会主来了呢？”荣敬宗道：“他出卖黑龙会，对清廷是一件大功，如今已是四品顶戴的侍卫领班，仍令他兼黑龙会会主，这是一个极大阴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这是什么阴谋呢？”

荣敬宗端起茶碗，轻轻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这和老朽，公子都有关联。”

凌君毅听得奇怪，口中不觉“啊”了一声。

荣敬宗续道：“二十年前，大江南北，所有接受长公主节制、反清复明的组织，不是遭清廷破获，便是销声匿迹，再无动静，只有黑龙会占地理上的优势，仍然屹立江湖，当时可以说已是最后的一个组织了。清廷要他继续主持黑龙会，目的就在借此可以陆续发现还有些什么人仍在反抗。他们要把大明朝的孤臣孽子，一个个找出来，不能放过一粒反抗他们的种子，留在土里……”他越说越激动，紧握着拳头，朝自己左手掌心，狠狠地击了一下。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这和他和我，又有什么关连呢？”

荣敬宗续道：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和黑龙潭有关……”

凌君毅听他一再提起黑龙潭，而且方才还说清廷派姓韩的老贼主持黑龙会，和他和自己有着关联，现在又说和黑龙潭有关，由此推想，莫非黑龙潭有什么事，和自己有关了。

荣敬宗不待他追问，接着说道：“老朽当日被擒之时，因老朽和令尊平日私交极深之故，一直被囚禁达一年之久。后来老朽得知令堂带了‘骊龙珠’逃出，他们始终没有找到下落。因此，老朽觉得必须继续活下去，而且必须仍然弄到黑龙潭总管，才能有等到公子重来的一天，老朽不得不苟颜投降，而且透露了一个极大的机密给他们，作为进身之阶……”

凌君毅听到这里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不知老伯透露给他们的是什么机密？”荣敬宗笑了笑：“这机密除了令堂，只有老朽一个人知道，那就是黑龙潭底下，原是老会主在开凿山腹甫道时，无意中发现的一座洞府，留有重阳真人的武功壁画。后来长公主巡视本会，认为这座洞府十分隐秘，因此就把各门各派参与太阳教的教友名册移藏到这里来。

老会主深感责任重大，商请神算子设计，在洞府之上，引来毒泉，开凿了一个深潭，就是现在的黑龙潭。”

凌君毅佛然道：“老伯把这个机密泄漏给清廷，岂不等于出卖了长公主手创的太阳教全数教友？”

荣敬宗微微一笑道：“公子责备的极是。但老朽若不说出这个机密，就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，也得不到黑龙潭总管这个差事，焉能在二十年后的今天，等到公子了。”

凌君毅依然愤然道：“老伯牺牲了无数太阳教友，就是等到小侄，又有何用？”

荣敬宗含笑：“老朽也是在太阳神前立下重誓的教友，岂会出卖全体教友？而且此事关系数万人的性命，真要让他们得去，老朽就成了太阳教万死莫赎的罪人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伯不是已经告诉了他们吗？”荣敬宗笑道：“老朽方才说过，老会主请神算子设计，引入毒泉，已把这座洞府，沉入潭底，潭水深达二十丈，一滴毒汁，文可置人于死地，二十丈深的潭水，就是天上神仙，也下不去。”

凌君毅听到这里，口中不觉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他明白什么呢？那就是黑龙会、百花帮，为什么一直都在千方百计的寻求“毒汁”解药。不用说，黑龙会的目的，是要取到太阳教教友名册。至于百花帮的太上，自然不是为了这份名册，却是志在重阳真人遗留的武功。由此看来，百花帮的太上，果然就是昔年出走的如花——老会主的亲生女儿。

荣敬宗手持苍髯，问道：“公子明白了什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黑龙会劫持四川唐门唐老庄主、岭南温家温老庄主、少林药王殿主持乐山大师和龙眠山庄祝庄主四人，胁迫他们研求‘毒汁’解药，就是为了潜入潭底，去取名册了。”荣敬宗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令堂为什么要带走‘领龙珠’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‘领龙珠’能解潭水之毒。”

荣敬宗笑道：“令堂没有把全部经过告诉公子，无怪公子也不知道了。”

凌君毅膛目道：“难道还另有隐密吗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‘领龙珠’果然能解天下奇毒，但它另一功能，就是入水不濡，俗称分水珠的是也。”说到这里，目注凌君毅，又道：“公子现在总该知道老朽忍辱偷生，在这里等候公子是为了什么了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伯是要小侄潜下黑龙潭洞府中去么。”荣敬宗脸情忽然变得十分严肃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公子此行，有两件重大任务。第一，你要报杀父之仇，非把重阳真人遗留的一套剑法学全不可。因为韩占魁自小由老会主扶养长大，老会主倾囊传授，令堂会的，他自然也会。‘飞龙三剑’在功力上，他比你深厚得多，只有学会全套剑法，方可克制。”

凌君毅应了声“是”。

荣敬宗又道：“第二，你必须把秘藏室中的‘太阳教名册’予以毁去。”

凌君毅抬目道：“老伯要我毁去名册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不错，这份名册已是数十年以前之物，当时长公主联络各门各派，准备举事，但时至今日，不但捩虺气势正盛，而且，各地太阳教友的组织，多半瓦解，这份名册，本已失去价值。但若被清廷鹰爪得去，大江南北许多义民，均将受到株连，留着实是祸根，只有把它毁去，才能消洱一场杀劫。”

凌君毅起身道：“小侄谨遵吩咐，只不知黑龙潭如何走法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公子请坐，黑龙潭经神算于精心设计，就是有了‘领龙珠’，不知开启之法，如何进得去？离开此室，咱们就不能再说话了，因此老朽还得把此中机括，详细说明才行。”随着话声，探手从大袖中取出一张陈旧的羊皮纸来，在矮几上摊开，一手指着图上，说道：“此潭周围二十四丈，北首峭壁上，有一龙头，毒泉就是从龙口流出，昼夜不患。你须以‘壁虎功’，从龙头下面垂直下去，直达潭底。好在有‘领龙珠’照明，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条精钢铁环，就以双手握环，以少林‘大力金刚手法’尽力拉起。此时龙头流泉自会停止，潭水即由八处洞穴流入潭底另一蓄水池中，水位立即由二十丈降至五丈左右，潭心有一座石礁，露出水面，你就可放开铁环，跃登石礁之上，仍以‘大力金刚手’捧起礁上一块圆形巨石，下面就是通向洞府的秘径……”凌君毅道：“龙头流水停止，潭水水位下降，贼党不会发觉么？”

荣敬宗捻须笑道：“问得好，黑龙潭深处断峡之间，每夜于时一过，就起浓雾，四更到五更这段时间，对面不见人影，要直到天色大亮，才渐渐消散。虽有轮值的人，也都在峡谷之外，不虞被人发现。老朽所以要让你看清

楚这张地形图，你必须紧记黑龙潭的位置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小侄记下了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那很好。”取过羊皮纸，双手连搓几搓，立时碎成粉末，洒落地上。

第三十五章 潭底石室

凌君毅吃惊道：“老伯怎么把它毁了？”荣敬宗叹了口气道：“公子已经来了，此图已无存留必要，还是毁去的好。”一面又从怀中取出一条寸许长雕刻精细的金色鲤鱼，郑重递交给凌君毅手中，说道：“这是黑龙会两件最机密的东西之一。‘骊龙珠’由会主掌管，这条金鱼，则由黑龙潭总管保管，鱼腹之内藏的就是潭底洞府开启之钥。所幸此事只有会主和黑龙潭总管两人知道，老朽保管了二十年，从不看过。至于如何开启，那就只有会主一人知道，老朽也不得而知，公子只有进入秘道之后，到时看情形而定，老朽就无法预测了。”

凌君毅接到手中，但觉这条金色鲤鱼分量极轻，鱼身鱼尾都能活动，金鳞闪烁，极似一尾活鱼，手工精巧之极。

当下就揣入怀中，贴身藏好，一面说道：“小侄省得。”

荣敬宗站起身道：“好，现在已快近四更，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凌君毅跟着站起，荣敬宗一挥手，熄去了几上灯火，走到石榻右侧，身形半俯，双掌搭在石榻上，徐徐朝左推去。只要看他推的姿势，这石榻一定相当沉重，同时也听到地底传来一阵轻微轧轧之声。

荣敬宗回头道：“这是老朽模仿神算子在各处安装的机括自做的一道暗门，虽然笨重了一点，但却不会被人瞧出破绽来……”说话之时，石榻已经推开了四五尺光景，但他还在继续推去，地上已经有一方石板，随着他继续推动之势，缓缓竖起，露出了一个方形的地穴。

凌君毅道：“这是老伯一个人做的？”

荣敬宗已经停住，笑了笑：“当然，老朽手下虽有十二名剑手，但除了那丫头小桃，没有一个是老朽的心腹。光是这条秘道，足足化了老朽十年睡眠时间，才完成的。”

十年，每天晚上不眠不休，才完成了这条秘道，此老的毅力，就足以感人。

荣敬宗从身边取出一个精巧的火筒，当先朝地穴中跨了下去，口中说道：“老朽替公子引路。”“噤”的一声，打亮火筒，拾级而下。

凌君毅跟着他跨进地穴，走了十来级，地势稍宽。荣敬宗把手中火筒交给了凌君毅，才转过身去。原来石壁装着一个铁轮，他双手紧握铁轮，缓缓转动，看去依然十分吃力。

铁轮转动，壁间随着响起沉重的轧轧之声，头顶石板缓缓下。荣敬宗还是没有停手，继续转动，凌君毅知道他正在把石榻恢复原状。

荣敬宗少说也转了二三十转，才行停手，一面笑道：“这机括做得十分笨重，比起神算子来，真是相去天壤，但老朽还相当满意，一个对机括埋伏

一窍不通的我，居然凭着双手，也做成了一道暗门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有志者事竟成，老伯一个人完成这条秘道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荣敬宗目中隐含泪光，说道：“老朽等的就是今天，等的就是你。老朽二十年前，就坚信你一定会来的，才着手开辟这条秘道的。”

凌君毅感动的道：“老伯苦心孤诣，这份厚谊，小侄没齿不忘！”

荣敬宗道：“老朽日夜所盼望的，就是公子进入潭底，毁去(太阳教名册)，使江湖各门各派能够保住基业，散居大江南北的孤臣孽子，能够保住身家性命。只要太阳教的种子埋在他们心里，终有一天会掀起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，还我大好河山的日子，这是老朽最大的心愿。再就是帮助公子、除去姓韩的恶贼，替会主报雪血仇。老朽忍辱偷生了二十年，这两大心愿一了，就是死也限目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口中低喝道：“公于小心，前面有块巨石，当心碰头。”这条路，是他双手开辟出来的，当然没有其他甬道那样平整，不但脚下高低不平，就是头顶，也时常有巨石突出，必须弯腰低头，才能通行。但这些不用荣敬宗吩咐，凌君毅也可看得清楚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足足走了一盏热茶功夫，已经到了尽头处，一道石壁，挡住去路。

荣敬宗脚下一停，又把火筒交到凌君毅手中，火光照处，前面石壁上又有一个海碗大的铁轮。

荣敬宗双手紧握铁轮，缓缓朝外推去，口中说道：“从这里下去，约有四五丈高，落到实地，就是黑龙潭的左首，方才老朽说的，你都记住了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小侄记住了。”

荣敬宗用力一推，一块圆形大石，应手朝外推去，石壁间登时开了一个圆形洞穴，好像窗户一般！原来那铁轮上系着一条铁链，石块推出，有铁链系住，不致下落。

荣敬宗道：“好，你可以下去了，但务必在天亮之前上来，就是说，你在潭底洞府中，只有一个更次的时间可以停留，老朽自会在潭边接应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小侄记住了。”说完，身形一缩，匍匐着钻出洞穴，果见洞外一片黑朦朦的浓雾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当下缓缓吸了口气，纵身朝下飘落。

只听上面传来荣敬宗极细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公于小心行事，老朽祝你成功。”凌君毅已在石室中看过黑龙潭的地形位置图，不然，落到这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，保管你寸步难行。因为落身之处，已在潭边石梗之上，只要往前跨出一步，就会一脚踏空，跌进黑龙潭去。本来他腰间佩着“骊龙珠”，就是最黑暗的地方，也可以照到一丈左右。

但浓雾就像黑云一样，它可以遮住清光干重的皓月。“骊龙珠”到了这里，就像萤火一样，最多只能照到一二尺远近。凌君毅其实用不着多看，他心中早已有了黑龙潭位置的概念，因此略一定神，就沿着石壁，朝右首行去。黑雾虽浓，但只能遮住你的视线，从石壁龙头口中流出来的毒泉，水声潺潺，雾再浓、再黑，还是遮不断的。

凌君毅细听水声，已经只有七八丈距离，自然倍加小心，正行之间，突觉脚下凌空，已经踏不到石梗。他早有准备，以背贴壁，这一脚踏空，身形并未下落，立即施展“壁虎功”，继续沿着石壁向右游行过去。不大工夫，便已游到龙头下面，他自然看不到龙头，只听滔滔水声，从头顶倒挂而下，落入潭中。

“就是这地方了！”心念转动，人已随着朝下疾落。转眼之间，已经下降了七八丈左右，但觉水声盈耳，敢情已快到水面，凝目瞧去，黑雾迷朦，根本看不清眼前景物！

好在身上沾不到水渍，索性施展“千斤坠”身子往下直沉！这一下，身形疾降，差不多又疾落了十来丈深，说也奇怪，身上依然没有沾到潭水，但听潺潺水声，已从上边传来，分明自己已经钻入水中。心中暗暗赞道：“骊龙珠果然是人间奇珍，入水不濡！”

时间宝贵，一时哪还耽搁，微微吸了口气，继续往下疾落，他身法何等快速，不过是转个念头的工夫，已觉脚底踏到了实地。站定身子，再凝目瞧去，这回，这里没有朦朦浓雾，但见四下一片漆黑，人在水中，衣衫虽没浸湿，但是水势荡漾，支不住身躯微微晃动。“骊龙珠”到了这漆黑如墨的水底，珠光反而比在雾中明亮得多，几乎可以照彻一丈左右，这大概是物有生克，“骊龙珠”正好是毒泉的克星吧！

凌君毅无暇多想，急忙低下头去仔细审视，果见离自己七八尺远近，有一个黑沉沉的圆形东西，敢情就是铁环无疑！心头一喜，急忙举步走去，他目光凝视，依稀看到自己走过之处，比墨还黑的潭水，随着自己行动，缓缓分开，身子也有轻微的晃动之感。

到得近前，再一细看，那圆形东西，果然是海碗大小内一个铁环，当下毫不犹疑的俯下身去，默运“大力金刚心法”，双手握住铁环，缓缓朝上拉起。你别小看了小小一个铁环，居然重逾千斤，要是你没练过“金刚心法”，休想拉得动它。

凌君毅突然心头一动，暗自付道：“师傅教自己练‘金刚心法’之时，曾经说过，你别以为这三年枯坐练禅是一件苦事，日后你非它不可。莫非师傅早就知道自己会有黑龙潭之行？不错，自己父亲也是少林寺出身，还是掌门方丈开谤大师推荐给外祖父的，那么在派到黑龙会来的时候，也许早已就内定由自己父亲继承会主了，因为不是少林弟子，不曾练过‘金刚心法’的人，就无法拉动这个铁环……”

他在思付之际，但听潭底四处，响起一阵“哗”“哗”流水之声，四周水势，也起了一阵急剧的旋动。从水流声音估计，至少丛有七八处地方像开了水闸一般，急剧往下注去。四外压力，也在逐渐加重，证明潭中水位，正在急剧下降。凌君毅施展“金刚心法”。双手紧握铁环，潭水虽起了巨大的游涡，但他依然渊停岳峙，有如中流砥柱一般，屹立不动。这样足足过了一顿饭的时光，“哗”“哗”水声，渐渐小了下來，四周游涡，也逐渐停止，压力也自行消失，潭中又恢复平静。

凌君毅心知已是时候，立即缓缓放下铁环，直起身来，举步笔直走去，他记得图中所画的那座石礁是在黑龙潭的正中央。黑龙潭周围二十四丈，那么不论哪一个方向，距离石礁都是十二丈，自己只要走到十二丈处，就是石礁了。人在水底，走得自然不快，但他默默计算着步数，还不到十丈左右，就已看到潭底乱石峥嵘，一座小山矗立潭心。

凌君毅不假思索，脚尖在乱石上点动，转眼之间，便已登上礁石，人一离开水面，四丈外又是一片浓重的雾气，看不清景物。

这座礁石，愈到上面愈小，立足之处，不过一丈方圆，凌君毅很快就找到那块圆形巨石，好像半个石球，覆在礁石中央，大约有两尺见方。凌君毅走近圆石，依然默运“金刚心法”，双手捧住石球，缓缓朝上提起，这半

圆形的石球，本已无处着手，加上长年浸在水中，包了一层泥浆，更是滑得无处着力。凌君毅功运十指，紧紧掺着石球，尽力上提，才算把石球提了起来。

原来这是一个滚圆的石球，只有一半嵌在礁石之上，好像生了根一般，底下有着极大拉力，紧紧拉着不放。但等他提到离地一尺左右，拉力忽然消失，石球自动的朝上兴起。

凌君毅凝目看去，原来石球底下，连着一根儿臂粗的铁杆，此时已不需自己用力，铁杆自动把石球顶了起来。石球底下，露出一个圆形的石穴，望去黑黝黝的，深不见底。

凌君毅举足跨入石穴，才看清下面有一道狭窄的石级，循壁而下。这洞穴仅容一个人的身子，你无法低下头去看下面的情形，只好任由双脚循着石级走去。这样垂直走了四五十级之多，忽然斜斜转起圈来，凌君毅只觉这道石级，已经由垂直而下，变成盘着石壁而行，而且这圈子似乎转得相当大。他暗自估计，自己像是环着一个圆形的巨大石室而下，这圆形石室，少说也有十数丈方圆。

不大工夫，石级已到尽头，举目望去，自己站在一条宽敞的走廊之上。这走廊果然也是圆的。自己推测得一点没错，圆形的走廊，果然环绕着一座圆形石室。圆形的石室，壁间有着一道漆了朱红的石门，石门紧紧闭着！

他走了几步，发觉圆形石室不止一道门户，而且同样漆着朱红，石室既呈圆形，相距不过三丈，就发现了两道朱门，由此推想，这条圆形的走廊上，就应该不止只有两道朱门了。自己该从哪一道朱门进去呢？他不禁想起荣敬宗说过：黑龙潭总管掌管的是——一条金鱼，会主保管的是“骊龙珠”，除了会主没有人知道洞府如何开启。他没有到里面来过，自然不知道这里会有许多门户，更不知道该从何门而入。再看附近一道朱门，关闭得甚是严密，并无钥匙孔，那么荣老伯交给自己的金鱼，如何开启呢？心念转动，立即探手入怀，摸出金鱼，仔细察看了一阵。

觉得这条金色鲤鱼，非银非金，非铜非铁，拿在手上，头尾活动，简直和活的一般，但除了制作精巧之外，实在看不出有何异处。荣敬宗说它腹中藏有开启石门之钥，只不知如何才能把石门之钥取出。

他反复谛视，实在想不出从哪里可以把鱼腹弄开，他双手捉住活动的头尾，正在思索这闪闪金光鱼鳞，哪一片上装着开启的机括。但就在此时，他捉住鱼头的右手，手指无意之间触到鱼目，耳中但听“嗒”的一声轻响！这声音自然十分轻微，但凌君毅已然听到，不，他目光一瞥，已然看到金色鲤鱼口中，吐出一小截金色细管。心中不禁一喜，急使伸出两个指尖，小心翼翼的捏住金色细管，缓缓抽了出来。

这金色细管，只有半寸来长，入手甚轻，还没细看，金色细管管身忽然自动裂开，中间藏着一个极细的纸卷。凌君毅缓缓摊开纸卷，也不过半寸见方，薄得似绢非绢，上面画着一个八卦。每个卦的底下，均有一行细字注解，字细有如发丝，但写得十分工整，一笔不苟。凌君毅凝足目功，才看清楚每一个卦，原来是一道门户，共分“天”“地”“风”“云”“飞龙”“武翼”“鸟翔”“婉盘”八门。

这八道门户，又有“休”“生”“伤”“杜”“死”“景”“凉”“开”之别。

只有“休”“开”“生”三门为吉，其余皆属凶门。出入也有一定的路

线，须由“开”门入，“生”门出，如果走出来，须得熟谙门户阵势的人，才能把你引出。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自己差幸没有鲁莽行事，方才如果看到门户，就推门进去，就非失陷在里面不可了。”再看图上注释，“开”门在西北方向，“生”门在东北方向，他把这两道门户，紧记在心，依然将丝绢重新卷好，放入金管之中，然后用手指捏住鱼目，鱼口自开，把金色细管从口中放入，手指一松，但听“嗒”的一声轻响，鱼口果然重又阖起。

凌君毅心中暗暗赞叹，这尾金色鲤鱼，当真精巧得巧夺天工，敢情也是出于神算子之手。他收好金鱼，就按照图上的记载，举步朝走廊上行去。这圆形石室的八道朱门，却是一个模样，门上也没有任何记号，使人分不清哪是“生”门，哪是“死”门，尤其在地底石窟之中，也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方向。他是根据图上所画的那道石级尽头，是南方“景”门，顺着次序，从南往东，再由东往北，自然就是西北“开”门。他心中默默数到第六道门户（经过的五道门户，是离、箕、震、坤、坎五卦，即南方景门，东南杜门，东方伤门，东北生门，北方休门）。现在他已经走到西北“开”门的门前，毫不犹豫地伸手推去，两扇朱红石门，居然应手而启！

凌君毅遂即举步走入，本来他目能夜视，黑暗之中也可辨物。此时借着珠光，举目打量，这石门之内，只是一条丈许宽的夹道，两边是清水砖墙，连地下也铺着水磨方砖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物。这甬道只有四五丈远近，尽头处是一道清水砖墙，墙上又是一道青色的门户，自己还未行近，青门已经呀然开启。

凌君毅脚下未停，门户既然自行开启，他就走了进去，等他跨进门内，青门又自行阖起，凌君毅当然不在乎青门阖起，因为自己进来之后，原来就是不再从这道门出去了。

但当进入门内之后，不由得一愣！

因为在他想来，这道门内，必是老会主发现的重阳真人遗留武功壁画的石室无疑。

哪知呈现在眼前的，只是一间两丈方圆的圆形石室，除了四周同样有八扇门户；中间放着一人来高的一只古色铜鼎，就再也没有旁的东西。

凌君毅心头暗暗嘀咕，忖道：“这里根本不是荣敬宗说的洞府，莫非自己走错了门户？”他心中疑念一生，脚下自然也停了下来。就在此时，他忽然发现放在中央的古铜鼎，竟是自行在缓缓转动。

凌君毅已知这里是神算子所建造，八道门户，含有不同的机关。不然，自己进入“开”门之后，就已经触发了机关，那么这座古铜鼎的自然旋转，也并不稀奇。

他经过冷静的思考，索性站着不动，静观其变。只见古铜鼎转了一会，忽然缓缓朝地下沉去，露出了一个圆形洞窟。

凌君毅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莫非那藏名册的洞府，就在洞窟之下？”一念及此，正待举步走去，忽然暗道：“不对，自己下去之后，如果再回上来，这间圆形石室，一共有八个门户，四壁连同门上画的都是云彩，如何分辨得出哪一扇是‘生’门？万一走错了门户，再也休想出得去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立时暗暗计算，自己站立之处，背后这道是“开”门，出去该走“生”门，那是自己左首第二个门户。当下摸摸身上还有三个从铁网上摘下来的倒刺，这就取了一个放到地上，作为标记，然后举步朝中央洞窟

行去。走近洞穴，探首往下望去，窟窿中空，洞洞的没有石级，而且黝黑如墨，任你凝足目力，也看不见洞内的景物。

凌君毅不敢鲁莽从事，先摘下悬挂腰际的“骊龙珠”，伸手探入，珠光照处，已可看清那是一间不过两丈许见方的石室，地方不大。本来在窟窿上的那座古铜鼎，如今已经端端正正放在石室中央。从窟窿到地面，不过二丈高下。这就双脚先下，穿洞而入。

他为谨慎计，身子落下之际，快到古铜鼎上面，立即朝旁侧飘飞开去。他手托“骊龙珠”，站定身子，举目打量，这间石室，略呈长方，上首和左右两堵石壁上，果然都有雕刻的壁画。上首壁下，有一个青石蒲团和一张青石的长案，案上放着一只檀木小木箱，敢情就是《太阳教名册》。另外还有一个白铜烛台和点剩的半支蜡烛，案前不远，就是那座古铜鼎，此外别无他物。对面一堵石壁上，本来是一道门户，现在已用青石封死。

凌君毅略一盘算，因时光有限，自己第一件事，应该先毁去名册为主，剩下的时间，再去揣摩壁上的武功剑法，能学多少，就算多少。主意打定，就举步走近石案，取出火种，点燃起蜡烛。然后移过檀木箱，拧开铜锁，打开箱盖。原来这一尺来高的木箱，共有两层，上层只有浅浅的一个木格，放着一卷手抄移本，上书《太阳庵心法》五个楷书。

凌君毅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大概是长公主手录的武功秘本了。”

心念转动之际，忍不住伸手翻去，只见第一页载的是“太阳神功”，接下去是“太阳指”“太阳护法八式”一共只有薄薄的十来页，字迹娟秀，还有许多图形和朱批。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这是长公主研创的武功，自然不能毁去了。”这就把它折好，收入怀中。举起木格，下面一共是三大本厚厚的名册，上书《大明中兴太阳教友名册》字样。

物凌君毅随手翻了几页，发现上面有少林、武当、华山、六合、八卦等门派和天理教、大刀会、洞庭帮等帮会，以及黄山万家、四川唐门等江湖世家。

凌君毅看得暗暗叹息，从这名册上看来，长公主为了复国，奔走江湖，几乎已经网罗了武林黑白两道中人，依然不能成事，那只能说是天数使然了！荣敬宗说得不错，这三本名册，如果落入清廷之手，固然这中间已有不少人物故世，但他们子孙仍然会受到株连，一旦事发，牵连之广，有多少人因此蒙上叛逆罪名处死。他不再多看，把三大本名册，放在石案上，依然默运功力，双掌缓缓按了上去。这样足足过了一盏茶工夫，才仰首吁气，收回双掌，随手一拍，三大本名册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纸屑，洒落一地。

两件任务，如今已经完成了一件，现在该是自己练习壁间重阳真人遗留的武功了。

心中想着，不觉越过石案，走近上首石壁，凝目看去。这一座丈许宽的石壁，刻的是一个道装老人垂目静坐的姿势，从他泥九宫中，幻化出三个姿势各异、足踏云彩的道人，神态构初如生！

在盘膝跌坐的老道人左首，题着四句赞语：“大道无名，聚气成形，功参造化，一是三清。”这刻的是“老子一罡化三清。”凌君毅凝立壁前，看着看着，心头若有所悟，只觉这幅《老于一罡化三清》，似是道家的上乘练气功夫。他把这幅图像牢牢记在心里，然后又朝左壁走去。这堵石壁，略呈长方，从右到左，一共有六个使剑的图像，腾跃劈刺，神态生动。最前面的三

个图像，正是“飞龙三剑”，只是壁上并无解释文字，也没有招式的名称，敢情“神龙出云”、“龙战于野”等招名，是外祖父(老会主)取的了。

他从第一图，一直看到第六图，每一个图形，都凝神注视，仔细的思索着剑路如何发展，一面以指代剑，缓缓的划着。凌君毅本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何况十年练剑，在剑术上已有极深的造诣，对家传的“飞龙三剑”更是练得十分纯熟。这壁上图像，是接着前面三式连续发展下去的，他自能从“飞龙三剑”的剑路，很快的领悟。看完左壁六幅图像，再朝右壁上首走去。右壁同样刻着六幅使剑的图像，但这里和左壁略有不同的是，第七幅到第九幅，还是劈刺飞跃的图像，从第十幅到十二幅，却是怀抱长剑，盘膝跃坐的坐像，而且姿态如一，看不出有何出奇之处？凌君毅大略地看了一遍，然后从第七式起，逐一仔细揣摩，曲第九式为止，因为前面六式剑路，他心中已经有了概念，这三式剑法，自然很快就能领悟其中诀窍。

但从第十式起，后面的三个坐式，看了又看，始终无法看懂到底有何奥妙。凌君毅看了一阵，实在参不透剑中玄机，只得暂时放弃，先把前面九式，逐一加以连贯，用心揣摩了一阵，就取出身边短剑，从第一式起，按图演练了一遍。当然最前面的三式，他自小就练得滚瓜烂熟，从第四式到第九式，一式比一式繁复，但他对剑法原有相当造诣，除了初次练习，犹感生疏，等反复练过几遍之后，虽然未能得心应手，大致已可记住。

这六式剑法至少也花去了大半个时辰，眼看时间不多，要想把它一口气练熟，自然极不可能。只是心中对最后三个坐式，总觉其中必有深意，自己出去之后，不可能再来，平白放过，也未免可惜。

这就收起宝剑，重又走近石壁，凝神一志，细心观看，但任你把前面九式如何连贯，研求再三，总是无法和这三式贯串了起来。好像这三个坐式和前面的九招毫不相干，简直找不出半点端倪。

越是如此，凌君毅越发觉得这第三个坐式，必然另具奇奥，只可惜自己学识太浅，一时无法领悟玄机。心中暗道：“自己纵然无法参悟，何不把这三个坐式，一一记下，他日遇上师傅之时，再向他老人家请教？”

一念及此，就不再去思索剑路变化，强行索解，只是凝注目力，把三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坐式，看了再看，默默记在心里。

这一仔细比较，才略微看出第一个坐式，衣褶皱纹略浅，第二个坐式，衣褶的皱纹较深，而第三个坐式，双目微睁，似是凝注着竖立的剑尖之上。三个坐式，只有这么一丁点不同，若非仔细比较，自然极易忽略过去。如今业已全部记下，不用再停留了。他整了整衣衫，恭恭敬敬地朝石案跪下。拜了几拜，心中默默地向重阳真人通诚祷告了一番，叩谢自己学了壁间遗留的剑法。然后站起身来，吹熄烛火，双足轻轻一点，纵身从洞窟中穿出。回到上面圆形石室，俯身从地上抬起那个倒刺，收入怀中，举步朝左首第二扇门户走去。就在他走到石门还有三步光景，石门已经自动开启，耳中同时听到地底传出来一阵轧轧之声。

凌君毅心中付道：“自己方才还在奇怪，那座古铜鼎何以并未复原，原来要等自己定走‘生’门，等到此门开启，那就表示进入洞府之人，已经离开，这阵轧轧之声，自然是古铜鼎开始往上升起，恢复原状了。这位神算子，设计之巧，当真鬼斧神工，夺天地造化之妙！”心中想着，无暇回头去看，就举步跨出石门，行不几步，但听“砰”然一声，那道石门，已经自行阖起。

门外自然也是一条水磨青砖的夹道，和自己进去的“开”门里面完全

相同。他由“开”门入，“生”门出，这是最安全的路线，当然不会触动埋伏，有什么惊险。走完夹道，推门而出，便已踏上走廊，他仍循来时原路，回到南方“景”门，廊外就是石级。

两件任务，均已圆满完成，心头自然十分轻松，随着石级盘旋而上，走得极快，不消多时，就已到了石级尽头。但见出口处，一根铁棍，上面连着半个石球，下面连接在一方巨石之上，既似支撑着石球，也像拉住石球，使外面的人无法开启一般。

凌君毅进来之时，是用力捧起石球，由铁棍顶着石球朝上开起，才露出了入口的，此时出去，自然也得把石球托起，才能出去。心念转动，立即功运双臂，双掌托着石球，朝上举起，哪知用尽力气，半个石球，嵌在出口的石窟上，就像生了根一般，一动不动。凌君毅中不由暗暗奇怪，自从进入黄龙洞，经历了许多门户，也使他增长了不少经验！

心知凡是装置了机括的门户，决非人力所能开启。既然石球无法托起，想来必有开启的枢纽。心念转动，目光也跟着朝左右石壁上打量。

这一瞧，果见右首壁上，有一个海碗大的铁环。心头不禁大喜，暗道：“大概就是这个了。”双手握住铁环，用力一拉，但听水声“哗”“哗”，隐约传了进来。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是了，自己进来之时，潭水已经迟到只有五丈来深，大概石球恢复原状之后，水位也已恢复了原状，这时，自己要从这里出去，自然也得先让潭水降低，礁石露出水面，才能打开石球，否则潭水岂不要灌进石窟里来了。”心中想着，也就耐心等候。“哗”“哗”水声，盈耳不绝，约摸过了顿饭时光，水声才停，顶着石球的铁棍，果然自动朝上顶起，石球缓缓上升，露出一个洞穴。凌君毅哪还敢怠慢，双足一点，一个人疾快的穿洞而出。

黑龙潭周围二十四丈，是处于四面峭壁夹峙的一道绝壑，此刻四更已过，五更不到，天色在黎明之前，是一段最黑暗的时候。黑龙潭上，笼罩着一片迷蒙黑雾，当真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看不清人影。潭的西南首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鸟道，蜿蜒而上，通向两山之间的一个缺口。那就是黑龙潭的唯一出口。

这时正有一道人影，起落如飞，朝黑龙潭疾掠而来。此人身法之快，几乎像是鹰隼掠空，流星穿云，尤其正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更是令人难以发觉！但就当这人奔行而来，快要掠到山口之际，还是被人发觉了，但听一声沉喝：“什么人？”谷口同时闪出两条人影，一左一右，拦住了那人去路。天色暗得对面分不清人面，所能看到的只是两个黑幢幢的人影。不用说，这两人身上准是穿了一身黑衣，甚至连他们手上的两支长剑，也同样乌黑无光。可是来人，也同样穿着一身黑衣，而且连脸上都蒙着黑纱，看去也只是黑幢幢的一个人影。

两个黑衣人喝声出口，面蒙黑纱的人影已经到了他们面前，一言不发，挥手之间，陡然疾飞起一支长剑，寒芒一闪，洒出一片森森剑光，分向两人划去。这一剑，不但凌厉，而且快同闪电，使人大是难以封解。但两个黑衣人亦非弱手，身形一闪，疾快地向旁侧让开，抬手发剑，两支乌黑的剑影，一左一右同时朝面蒙黑纱人攻去。面蒙黑纱人冷笑一声，长剑一转之势，一道剑光，电射而出，横向两人斩去。

此人不但出手奇快，而且剑势变化奇奥绝伦，左首黑衣一剑堪堪攻出，

来不及回剑封架，对方匹练般的剑光，已经扫到，只听一声惨叫，齐腰斩作两段，鲜血喷洒，尸体随着朝山谷间滚落。右首那个黑衣人，眼见同伴亡命剑下，心头猛然一惊，长剑护身，疾退两步，一手已从腰间取出一个银哨，正待朝口中吹去。面蒙黑纱人剑势未收，扬手一掌，劈了过去，一股强大的劲力，应手而生，直向那右首黑衣人撞去。此人内功深厚，发出的掌力，势道奇猛，右首黑衣人银哨还未吹出，掌风已经涌到，一个人硬生生被震的倒退数步，喉间闷哼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仰身往后栽倒。面蒙黑纱人惟恐他不死，吹起银哨，岂不惊动了人，身形疾然飞欺过去，手起剑落，当胸一剑，刺了下去。

但就在此时，忽然似有所警，倏地转过身去，冷冷喝道：“谁？”这一个“谁”字，声音虽是极冷、极短，但仍然可以听得出来，这是女人的声音。她没料错，另有一道人影，正从危岩突崖之间，脚不沾地飞掠而来。面蒙黑纱人一双冷峻如电的目光，透过蒙面黑纱，朝来人望去。奇怪的是来人同样一身黑衣，也同样的面蒙黑纱，肩头露出一个剑柄。又是上个面蒙黑纱的人，只不过转眼之间，这人已到面前，惊喜的道：“你是妹子。”

听声音也是女的！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，目光冷肃，忽现惊愕之色，冷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后来的面蒙黑纱人徐徐说道：“你不是如花妹子？”

先到的蒙面黑纱人，一阵惊异过后，又恢复了她的冰冷的目光，同时也冰冷的道：“我不是。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忽然发出一声轻叹，说道：“唉，咱们虽有廿年不见。你的声音，我还会听不出来么？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冷说道：“听出来了又如何？”后来的面蒙黑纱人凄然道：“妹子，我们究竟从小一起长大，情逾骨肉。妹子出走之后，这廿年来我做姊姊的，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你……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目光冷厉如刀，紧盯着后来的面蒙黑纱人，不待她再说下去，冷然道：“住口，谁是你妹子？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似是早已料到她会这般说法，依然柔声道：“妹子不认我这个做姊姊的，也没关系，但我总是咱爹他老人家一手扶养长大的，把我视如己出，恩重如山，我不能不把你当妹子看……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不耐道：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后来的面蒙黑纱人道：“我听说妹子手创百花帮，如今当上了太上。”

原来先到的面蒙黑纱人竟是百花帮太上，无怪有这么高的功力，举手之间，就搏杀了两名黑龙潭剑手。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冰冰地道：“不错。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道：“妹子既然身为百花帮太上，此番率众而来，应该先剿灭卖主求荣、出卖黑龙会的叛徒，妹子怎的让三路人马虚张声势，你一个人来此作甚？”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笑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剿灭卖主求荣出卖黑龙会的人？韩占魁又没有杀我丈夫，我为什么要替别人报仇？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身躯起一阵轻微的颤动，显然她内心正有着强烈的激动，缓缓说道：“难道妹子不是黑龙会的人？”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峻的道：“我早就不是了。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道：“难道你忍心令爹他老人家手创的基业，被人出卖，沦入异族之手，丝毫无动于衷？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笑道：“爹早就死了，人死了一了百了。黑龙会是在姓凌的手上被人夺去的。这就证明他无能，爹创业维艰，苦苦经营了三十年，一到他手上，就沦入异族之手，他就是黑龙会的罪人，也证明了爹老眼昏花，看错了人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身躯剧颤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不容她开口，接道：“再说我又不是他的妻子，用不着我替他报仇，老实说，我还高兴呢。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，休想得到。大家都没有，不是很公平么？”随着话声，连头也没回，就举步朝缺口处走去。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气得直是发抖，但她还是忍耐下去，叹息一声道：“他已经死了二十年，你还恨他？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突然转过头来，厉声道：“我恨的是你。”后来的面蒙黑纱人道：“妹子，你不能怪我，这是爹作的主。”先到的面蒙黑纱人道：“所以我也恨他，他简直不像是我的爹。”

后到的面蒙黑纱人徐徐说道：“妹子，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你不能这么说。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声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能说，就是因为他年岁大了，老朽昏庸，把黑龙会断送的这么快法……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似是忍无可忍，大声道：“我不许你这样说。”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冷道：“你凭什么不许我说？我偏要说，当日如果嫁给他的不是我，我会帮助他把黑龙会整顿得井井有条。也许到今天黑龙会还是黑龙会，不会沦落异族之手，他今年不过四十五岁，也不会二十五岁就死了。”

她似是故意要刺伤后来的面蒙黑纱人，因此没待她开口，接着又道：“你看，我不是赤手空拳就创立了百花帮？声势并不在黑龙会之下，有黑龙会那样的基业，还会保不住么？”她每一句话，都像一把锋利的尖刀，深深地刺进后来的面蒙黑纱人的心窝。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突然从面蒙黑纱的脸上，滚落两行泪水，点头道：“妹子说得对，是爹他老人家错了。我太无能，我只配嫁给一个普通人，做个贤妻良母，我配不上他，我不配嫁给一个肩负重任的英雄人物，是我害了他，我……”她呜咽失声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得意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可惜你知道得已经晚了。”再也不去看她一眼，依然转过身去自顾自朝岭上缺口走去。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正在伤心流泪，一听她举步朝缺口行去，急忙拭拭眼泪，叫道：“妹子，你快停步。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不耐道：“我没有工夫和你罗嗦。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跟着走去，说道：“妹子要去黑龙潭作甚？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声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道：“妹子是为了潭底洞府中重阳真人的剑术武功来的？”先到的面蒙黑纱人道：“怎么，我不能来？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委婉劝道：“妹子，你是知道的，潭水剧毒无比，除了‘骊龙珠’，天下无药可解。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峻目光，直注后来的面蒙黑纱人，问道：“你把‘骊龙珠’带来了？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微微摇头道：“我没有‘骊龙珠’？”先到的面蒙黑纱人注视了她良久，才冷哼道：“那你来作甚？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道：“我是赶来劝阻你的，不可轻易犯险。”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冷峻地嘿了一声，才道：“我的事，不用你管。”脚下突然加快翻过山岭缺口，沿着小径，疾快地朝山下走去。后来的面蒙黑纱人没有再说，只是随着她身后跟了下去。

先到的面蒙黑纱人倏地转过身来，手上已经多了一柄雪亮的长剑，剑尖一指，目中棱芒闪动，冷喝道：“你再跟着我来，莫怪我宝剑无情。”

后来的面蒙黑纱人脚下一停，幽然叹道：“妹子也许练成了什么解毒药物，但潭水二十丈，积毒已深，除了‘骊龙珠’，均不可恃……先到的面蒙黑纱人怒声道：“我的事，不用你管，你再不走，就莫怪我心狠手辣。”话声一落，再也不理后来的面蒙黑纱人，身形疾掠而起，纵身朝山径上疾奔下去。这里山谷间，已是雾气弥漫，她去势快若流星，转瞬之间便已消失不见。后来的面蒙黑纱人默然一叹，她果然没有再跟她下去，却转身朝东首一条荒凉的石径走去。

黑龙潭上，依然浓雾如晦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先到的面蒙黑纱人正是百花帮的太上，她自小在黑龙会长大，对山中路径，自然极熟。此时虽然黑雾迷蒙，对她自然并无多大影响，脚下丝毫不慢，身形起落如飞，直向潭边奔来。到得潭边，她就不敢大意，脚下也同时慢了下来，绕着东首石壁，踏上石梗。她目的自然也是朝北首龙头走去，但就在她踏上东首石梗之际，突然心生警兆！原来她发现雾中有人，距她身前已不过一丈，当然，她发现人家的时候，对方只要武功不弱，自然也会立时发觉有人！

果然但听雾中传来一声沉喝：“什么人？”

太上岂会把黑龙潭巡守的剑手放在眼里？口中冷冷应道：“我。”

“我”字出口，身形倏然欺进，手中长剑宛似毒蛇出洞，寒芒一闪而至，朝对方急刺过去。这一剑她蓄意先下手为强。目的在于速战速决，一举搏杀对方，出手自然凌厉无匹。

对方那人武功也是极高，只见黑雾中寒光一闪，一道冷森的剑锋直刺过来，心头不觉暗暗一惊，喝道：“你不是本会的人。”护胸长剑，平推而出。出手不快，但剑身上却满布真力，显然剑上造诣极深。只听“当”的一声金铁交鸣，太上闪电般刺出的一剑，登时被对方封解去。

太上这一剑乃是蓄势而发，居然被对方化解开去，心头也同样一凛。冷哼道：“我自然不是黑龙会的人了。”剑势未收，左手已经拍出一股掌力直撞过去。她功力深厚，出手更是奇快绝伦，双剑方接掌风已经涌到。

雾中那人怒笑一声道：“来得好。”同样左腕疾扬，猛力拍出一掌，反击过来。这人一身功力，几乎不在太上之下，这掌含怒反击，威势同样十分凌厉，两般潜力一撞之下，立时响起蓬然轻震，两人身前潜力如潮，涌起一阵嘶嘶的旋风，吹得两人衣袂飞扬，猎猎有声。

太上心头暗暗吃了一惊，付道：“此人身手极高，自己时间有限，非得立时把他解决不可！”心念转动，奇招突出，手中长剑一挥，登时暴起一道青芒，直射过来。

这一道青芒，惊虹掣电，匹练激射，剑光过处，一二丈内的漾漾浓雾，悉被剑气扫荡开去！

剑光照射，但见一丈开外站着一个人材修长的青袍人，面现惊容，连挥手中乌黑长剑，飞洒出一片剑影，绕身而起，口中急叫道：“快请住手。”双方剑势，何等劲急，他喝声未落，但听一阵“锵锵”剑鸣！

青袍人一片乌黑剑影和太上挥出的一道青芒，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至少接连接触了十余响之多，但其实只不过是交手一招而已。光芒消敛，太上依然屹立原处，那青袍人却连退了三步。

太上杀机已动，口中沉哼一声道：“很好，你再接我一招试试。”话声出口，正待发剑！青袍人已经着急的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快请住手，听老朽一言。”

太上听他这般说法，只得剑势一停，冷冷说道：“有话快说！”

青袍人道：“老朽想请教一声，夫人方才使的那招剑法，可是‘神龙出云’？”

“飞龙三剑”中的“神龙出云”，原本是要纵身飞起，凌空发剑，但太上二十年潜修苦练，剑术已臻化境，因此她在挥手之间，即可随意变化，剑化匹练，暴长而起，无须再照原来剑式，纵身飞跃才能发剑。青袍人若非在剑术上，也有极深湛的造诣，像这样已经化去的剑招，如何认得出来？”太上双目冷电暴射，冷笑道：“你能认出我的剑招来，足见高明……”

青袍人没等她说完，脸露惊喜，急忙拱手道：“原来是凌夫人，老朽……”

太上截着他话头，冷冷道：“我不是什么凌夫人。”

青袍人呆得一呆道：“夫人方才使的是‘神龙出云’，不是凌夫人，那会是谁？”

太上微晒道：“难道只有如玉会使‘飞龙三剑’？”青袍人神情一震，望望太上，忽然拱手道：“你是……二姑娘，请恕老朽多多失敬。”二姑娘，就是老会主黑海龙王铁中峰的亲生女儿铁如花。

太上神色稍寤，徐声说道：“我现在是百花帮的太上。”

青袍人连连应是道：“是，是，在下见过太上。”

太上问道：“你如何知道是我？”

青袍人躬身道：“在下荣敬宗，追随老会主多年，自然认识了。”太上道：“你在黑龙会现任何职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说来惭愧，在下身受老会主大恩，苟颜事贼，充任黑龙潭总管，这二十年来，始终耿耿于心，未能或释。如今好了，二姑娘、凌公子都赶来了，在下总算苦熬着等出头了。”

“凌公子也赶来了。”这几个字，听到太上耳里，不由一怔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谁是凌公子？”

荣敬宗笑应道：“二姑娘原来还不知道，凌公子就是凌故会主的公子，天可见怜，凌公子还是遗腹子。”

太上心念闪电一动，暗暗付道：“难怪如玉也在这里出现，原来他们母子一起来的。”一面凝目问道：“你看到他了，凌长风的儿子，叫什么名字？”荣敬宗道：“他叫凌君毅。”

“凌君毅！”太上似是深感意外，面蒙黑纱之中一双冷厉的目光，愈来愈冷，哼道：“果然是他，他会没死！”

说到这里，突然目注荣敬宗，急急问道：“他人在哪里？”

荣敬宗多年老江湖了，自然听得出她问话的口气有些不善。这位现任百花帮太上的二姑娘，老会主在日就骄纵惯了，性情偏激。一时深悔方才失言，只得陪笑道：“凌公子方才曾在这里出现，在下没留得住他，已经走了一会。”

太上冷冷一笑道：“他去了哪里，你真的不知道么？”荣敬宗道：“凌公子不肯说，在下也不便多问。”

这时天色已经渐渐黎明，晨雾虽浓，但对面已可隐约看到人面。太上目力如刀，注视着荣敬宗道：“那么他来找你作甚？”

荣敬宗只觉这位二姑娘果然不愧是百花帮的太上，双目肃杀之气甚重，威棱慑人，一面陪笑说道：“凌公子和在下并不相识，怎会来找在下？这情形和方才一样，在下发现他使的是‘飞龙三剑’，才问他姓氏，方知是凌会主的公子。”

太上冷笑道：“找到黑龙潭来，自然是为了潭底洞府中重阳真人遗留的武功，哼，老身劳师动众，他倒想趁现成！”说到这里，忽然沉声道：“荣总管既然口口声声说先父对你恩重如山，耿耿在心，我想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大概不会推辞的吧？”

荣敬宗暗道：“北女果然厉害，但话已被她套住了，看来自己只好答应了。”一面连连拱手道：“二姑娘有什么要在下效劳之处，在下岂敢推辞？”太上道：“很好，你既是黑龙潭总管，立即替我下令去，要你手下守住入谷通路，不准有人擅入，擅放之人，格杀勿论。”荣敬宗面有难色，说道：“不瞒二姑娘说，在下手下，虽有十二名剑手，但如今的黑龙会受官家控制，所有的人，既然投靠到黑龙会来，自是想由此进阶，除了现有的一份薪饷，还有博取功名的希望，因此他们可说个个都是清廷忠实的鹰爪走狗，谁也不会听在下之命，去做妨碍自己前程的事。”

太上冷冷一哼道：“他们不肯，好在此潭只有一个出入山口，那就由你给我守住谷口也行。”

荣敬宗迟疑地道：“二姑娘，你要做什么？”太上冷声道：“这个你不用问。”

荣敬宗又道：“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太上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大氅，此时解开胸前紧缚着的带子，脱下黑氅，里面缚着两个皮袋。

太上朝两个皮袋一指，说道：“你替我把两个皮袋中的药水倒进潭里去，就去谷口守着，不准让任何人进来。”

荣敬宗心头犯疑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二姑娘，这两个皮袋之内，贮的是什么药水？”

太上道：“是专解毒泉的解药。”

荣敬宗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二姑娘要下去潭底么？这毒泉只有‘骊龙珠’可解……”

太上冷声道：“你不用多说，快给我倒下去，”荣敬宗只得依言把两个皮袋打开，一齐倒入潭中。这时天色已经大亮，黑龙潭上，浓雾也渐渐稀薄！太上等他把两皮袋的药水倒下之后，急忙探首朝潭中望去。这两个皮袋内所贮药水，正是凌君毅替百花帮炼制的“毒汁”解药。在当时试验之时，轻得像露珠般一滴解药，就可化去一盂“毒汁”，变成清水，这两皮袋解药，足可化去整个黑龙潭的毒泉！

照说解药倒下去之后，潭水自然而然由浓而淡，由淡而无。太上目不转瞬的注视着潭水，但潭中比墨还黑的潭水，依然毫无动静，黑得深不见底！黑的比墨还浓！敢情“解药”已经失效！太上蒙面黑纱之中，一双目光，渐渐变得冷厉如刀，冷煞得怕人，沉怒地哼了一声，切齿道：“小畜生误我大

事！”

荣敬宗眼看天色已经大亮，潭中还是一无动静，心头也禁不住暗暗焦急！潭底洞府是神算子精心建造的，其中步步危机，牵一发可以动全身。自己又没有进去过，不知里面究竟如何情形。凌公子进去了已经一个多更次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

就在他心头忧心如焚之际，太上也望着潭水，已经完全绝望，狞厉地道：“好小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突然转过身来，冷声道：“荣总管，你知道凌君毅是朝哪一个方向去的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黑龙潭只有一个出口，凌公子……”话声未落，突听潭心响起一阵“哗哗”的水声，平静的潭水，登时冒起了八个游涡！

北首石壁上从龙头口中喷出来的“毒泉”，也已停止，潭中水位，正在急剧地下降。

太上冷厉目光，直注在荣敬宗的脸上，冷声道：“潭底已经有人进去！你说，是不是那姓凌的小畜生？”

荣敬宗心知凌君毅已经得手，心头虽然暗喜，但他方才已领教过这位二姑娘的剑术，可以说已臻化境，再听她口气，似乎对凌公子怨毒甚深。一时不禁又暗暗替凌君毅担起心来。他内心虽然惊喜交集，但脸上却是丝毫不露，脚下不禁后退一步，道：“在下真的不知道。”

太上冷笑道：“还说不知道，你一直守在这里，不是替姓凌的小畜生打接应？”荣敬宗到了此时，不得不庄重道：“二姑娘，你是明白人，老会主手创黑龙会，为的是响应长公主的号召，恢复大明江山。那时大江南北，不少教友组织先后被清廷破获，长公主把联络天下英雄的教友名册移藏本会。这是最机密的东西，老会主才建造了这座黑龙潭。不想黑龙会被卖主求荣的一批恶贼出卖，清廷非要得到这份名册不可，这份名册，真要落到他们手里，大江南北，至少也有几万人遭到株连，武林各门各派，均将同归于尽。在下忍辱偷生，盼望的就是今天……”

太上道：“你说下去的，果然是姓凌的小畜生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不错，凌公子下去了，他是去销毁这份名册的。在下守在这里，正是替他接应，以防万一，现在大概快要出来了。二姑娘，你是凌公子的长辈，又率领百花帮精锐而来，你们自己是至亲骨肉，应该捐弃私嫌，全力协助凌公子，一举破去被鹰爪控制的黑龙会。因为这是老会主手创的基业，沦入异族之手，老会主……”

太上浓哼一声道：“住口，你不用替姓凌的小畜生说情，黑龙会自然要破，但我先要杀了姓凌的小畜生。”她口中虽在说话，目光却一直注视着潭中，此时水位已经愈降愈低，潭心渐渐露出一座礁石，远望过去，礁石上端一个圆形的巨石，正在缓缓的向上冒起！一个青衫少年，正从冒起的石球之下，探出头来。

天色已经大亮，雾气渐消，已经稀薄得就像一层透明的轻纱！太上目光何等犀利，她一眼就认出那人正是凌君毅，一时不由得怒从心起，冷哼一声，右手长剑突然脱手掷去，双足一点，人已凌空飞起，奇快无比，脚尖落到电射出去的剑身之上，剑光如虹，衣袂飘飞，凌空飞渡十二丈宽的潭水，朝潭心石礁落去。

荣敬宗看她掷出长剑，还当是当作暗器，袭击凌君毅，口中急叫一声：“二姑娘不可……”等到看她跃登剑身，心头更是既惊又凛！十二丈宽的潭

水，武功最高的人，也无法飞渡，但她这一手“一苇渡江”，简直使得出神入化！

二十年来，这位二姑娘的个性，似乎愈米愈见偏激冷酷。

她这一飞落礁石，难保不和凌公子动起手来，以她这身高不可测的武功造诣，只怕凌公子极难是她的对手……就在此时，黑龙潭的西南首方，同时飞起一道匹练般的剑光，现在薄雾渐消，清晰的可以看到那道剑光上面，同样站着一个人黑纱蒙面的黑衣人，衣袂凌风，精虹电射，朝潭心礁石投去。

荣敬宗看的心头暗暗一凛，付道：“这又是谁？”

两个人使的都是“一苇渡江”身法。“一苇渡江”乃是少林秘技，看来这两人和少林都有极深的渊源！黑龙潭周围二十四丈，因此从任何角度离潭心都是十二丈。这两人以“一苇渡江”身法，掷出长剑，登剑渡江，发剑虽有先后，但也只不过是先后之差。

凌君毅堪堪从开起的石球底下钻出身来。太上已经落到礁石之上，目光冷森，喝道：“该死的小畜生。”挥手一剑，朝凌君毅当胸刺来。

凌君毅还未看清人影，但听出是太上的声音，不觉脱口叫道：“你是太上！”身形飞快的一闪，避开了剑锋。

这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凌君毅闪避剑势之际，后来的蒙面黑纱人也已凌空泻落，一下拦在凌君毅面前，长剑一挥，但听“当”的一声，架住了太上的剑势，叫道：“妹子，你不能伤他。”

她这一开口，凌君毅听得蓦地一惊，叫道：“娘！”这后来的蒙面黑纱人正是凌君毅的生身之母铁氏夫人！

太上面蒙黑纱，但两道眼神冷厉如刀，隐射杀气，厉声道：“谁是你妹子？小畜生破坏我大事，我非取他性命不可，你给我滚开。”刷的又是一剑，刺了过去。

铁氏夫人长剑一格，又架住了太上的剑势，说道：“妹子，能对孩子动刀动剑……”

太上厉声道：“不用多说，你母子都非死不可。”喝声中，刷刷刷三剑急刺而出。

铁夫人长剑连挥，硬接了她三剑，依然架住了她的剑势，说道：“我不能死，我要手刃出卖黑龙会的叛徒，替爹光复门户，替我丈夫报仇。”凌君毅虽觉太上太过狠毒，但如今他已知道太上就是自己的姨母。只不知她和母亲究竟有何怨隙，翻脸成仇？但动手的两人，都是自己的长辈，心头虽急，却不敢出言相劝。他钻出地窟之后，开启的石球已经自动往下降落。堵住了洞窟。黑龙潭的机括布置，是有连贯性的。石球一经恢复原状，北首石壁上的龙头，又开始喷出毒泉。

本来流注潭底另一蓄水池中的潭水，此时也由八处涌出。

潭水水位已在逐渐上升！但太上却是是鬣发飞扬，脸色狞厉，连声厉叱，剑发如风，不顾一切地朝铁氏夫人乱砍乱刺。铁氏夫人只是举剑封架，并未还击，一连串的“当当”剑鸣，急如骤雨，把太上一轮急攻，全数挡了开去。

凌君毅心头大急，叫道：“太上快请住手，再不及时离开，潭水就涨上来了。”

突听隔岸响起一声怪笑，接着说道：“大胆叛逆，你们还想生离黑龙潭么？”话去甫落，但闻一声梆子响，一阵飞蝗般的淬毒长箭，朝潭心密集射

来，这时潭水已经很快的淹上礁石。

铁氏夫人急叫道：“妹子快走。”

太上对黑龙潭毒泉，自是极怀戒惧，怒哼一声，双足顿处，身形凌空飞起，手中长剑同时掷出，剑化长虹，人如驭龙飞行，直向对岸投去。人在半空，迎着漫天飞射而来的劲急强矢，双手连挥，宛如分花拂柳，转瞬已达岸上。

凌君毅在太上飞起之时，急急叫道：“娘，你老人家快走。”

铁氏夫人心知凌君毅身佩“骊龙珠”，潭水对他无害，这就叮咛道：“你也快来。”话声一落，同样掷起长剑，纵身跃起，化作一道银虹，朝岸上激射过去。

岸上二十四名弓箭手，几曾见过人会踏剑飞行？而且射出去的长箭，遇上剑光，就像风吹麦浪，纷纷朝两边分开，心头更是惊慌！太上当先飞落，口中冷嘿一声，挥手就是一剑，一道银虹，矫若神龙，横扫而出，剑光乍亮，惨噪随着响起！首当其冲的四五个弓箭手，立被剑光斩成两截！太上一剑出手，回过头来又朝左首横扫出去，剑势之快，当真像惊雷掣电，一闪而过！惨噪惊叫，只叫出半声，就寂然无声，紧接着就是一阵“噗”“噗”之声，少说也倒下去了四五个之多。她随手两记横扫，也只不过电光石火般事，二十四名弓箭手，至少已有半数倒了下去。其余的人早已双脚发软，跌跌撞撞地四散奔逃，哪里还敢发箭？

就在此时，只听有人沉喝一声：“大胆叛逆，还不住手？”

太上抬目看去，只见三丈外的一座巨岩之下，一排站着十几个人！中间一人，年约四十五六，浓眉细目，脸如重枣，身穿紫袍，看去十分威武。他左首是一个红衣番僧，身后随侍两个弟子。右首是一个六旬左右的青袍人，其次是黑龙潭总管荣敬宗，再次是四个四十开外的蓝衣汉子。在这几个人的两边，则是八名手持乌黑长剑的黑衣汉子，一望而知是黑龙潭的剑手。

这喝声是六旬左右的青袍人发的。

中间紫袍人目注太上，沉声道：“你是铁如玉？还是铁如花？”太上冷峻地道：“你管我是谁？”

铁氏夫人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荣敬宗冷嘿道：“你们胆敢擅闯黑龙会禁地，如今见了本会会主，还不弃掉手中长剑束手就缚？真想造反么？”这话已经暗示这紫袍人，就是黑龙会会主韩占魁。

韩占魁自小由老会主黑海龙王铁中峰抚养长大，也就是说，他和铁氏夫人，太上都是一起长大的，铁氏夫人哪会认不出来？

但在她记忆中，韩占魁是个貌相白皙，人极斯文，脸上除了一个鹰钩鼻，看不出他有何阴险，眼前此人，生成一个又红又黑的重枣脸，浓眉细目，根本不是出卖黑龙会，害死自己丈夫的韩占魁！她望望紫袍人，冷声道：“你不是韩占魁。”

凌君毅跟在铁氏夫人身后，低声道：“娘，他脸上戴着面具。”

紫袍人目光深深注视了凌君毅身上的“骊龙珠”一眼，豁然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就是凌君毅。”

这句话，铁氏夫人听出口音来了，身躯蓦地一颤，长剑朝指，颤声道：“你就是韩占魁，你这丧心病狂的恶贼，果然是你！”

韩占魁大笑道：“不错，兄弟正是韩某。咱们是一起长大的，当年若没

有姓凌的闯了来，你如玉姑娘早该是我韩某的妻室，今天也不失为夫人之尊了……”原来当年韩占魁不但以铁中峰(老会主)的继承人自居，而且也一直暗恋着铁如玉，如花(太上)却倾心于凌长风。但老会主因师兄开谛大师的介绍，决定由凌长风继任会主，更因自己女儿如花个性偏激，义女如玉则温顺识大体，可以辅佐凌长风，才把义女如玉许配给凌长风为妻。他这一决定，自然也经过仔细考虑，哪知却因此导致了如花负气出走，韩占魁由妒生恨，投靠清廷，出卖了黑龙会。这一变故，自然不是老会主始料所及之事。

第三十六章 力战万花剑

却说铁氏夫人听他口出污言，心头更是悲愤交集，切齿道：“姓韩的恶贼，我爹待你不薄，你居然数典忘祖，认贼作父，出卖黑龙会，甘心去做满虏的走狗，残杀忠贞志士。二十年前我立誓要亲手挖出你的心来，莫祭我爹、我丈夫在天之灵，替当年死在你手里的许多壮烈成仁的义士湔雪血仇，你给我滚出来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娘，你老人家且歇歇，父仇不共戴天，这姓韩的恶贼，由孩儿对付他。”

铁氏夫人泪流满面道：“不，为娘离开黑龙会的那天，曾向你爹立下誓言，为娘非亲手取他性命不可。”太上冷冷地道：“找韩占魁报仇，是你们的事，我要走了。”

凌君毅，你潜来百花帮卧底之事，我也不与你计较了，把倚天剑还我。”她不知凌君毅身边还有一柄巨烟剑，在这紧要关头，索还斩金截铁的倚天剑，也就等于削弱了凌君毅对敌时的威力，用心恶毒已极。

凌君毅道：“太上说的是，在下不是百花帮的人了，自当把此剑缴还。”说着果然解下倚天剑，双手递还。

太上接过倚天剑，“锵”的一声掣剑在手，黑纱之中透出一股杀气，冷峻地道：“我与你爹娘结仇二十年，这一剑就算一笔勾销了。”随着话声闪电一剑，朝凌君毅右肩所落！

这一剑出手奇快，就是铁氏夫人站在她身过，也来不及出手封解，心头猛然一惊，急叫道：“妹子你……”剑光一闪，但听“叮”的一声，太上所下的长剑，已经被一缕指风震荡开去。

凌君毅在电光石火之间，屈指轻弹，以佛门“一指禅”神功，把她剑尖震开，含笑道：“如此多谢太上了。”

太上气得蒙面黑纱拂拂自动，冷哼一声，双足一顿，正待纵身飞起。

韩占魁忽然哈哈一笑道：“铁如玉，你也是朝廷缉拿的主犯之一，要走兄弟可作不了主，告诉你，百花帮来的人此刻已经全被兄弟手下引入绝地，我劝你还是弃剑受缚的好。”

太上脚下一停，怒声道：“韩占魁，你以为黑龙会区区埋伏，困得住百花帮的人？”

韩占魁大笑道：“不错，黑龙会是你生长之地，各处机括，你都清楚，因此你也一定有很详细的地图，交给你的手下。但焉知这二十年来，许多地

方早经改建，你手下如果持有你亲手给制的地图，那就是自陷绝境，目下剩下的大概只有你一个人了。”

凌君毅听的暗“哦”一声，付道：“原来其他两拨人，都持有太上亲手给制的地图，只有自己率领的一批，没有地图，她果然是早有存心。要把自己置之死地的。”

太上听得勃然大怒，厉声道：“本来我不愿插手管如玉的事，即然如此，我就先杀了你。”韩占魁大笑道：“铁如花，你还不是兄弟的财手。”一面回头朝右首青袍人道：“汤总护法，你去把她拿下了。”

青袍人躬身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“锵”的一声，从肩头撒下长剑，缓步走出，说道：“老朽久闻百花帮太上之名，今天正好领教高招。”

太上微晒道：“韩占魁，你可是不敢和我动手，却教别人前来送死。”青袍人脸色微沉，不悦道：“太上那是没把老朽放在眼里了？老朽是否送死，也要动手之后方能知晓。”

太上冷冷道：“好吧，韩占魁，这是你们惹上我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剑尖一指，冷喝道：“阁下小心了！”挥手一剑朝青袍人劈去。

她这第一剑上。就剑风轻啸，一道亮银匹练，应手而起，剑势之强果然是剑中高手，不同凡响！青袍人目睹百花帮太上剑势极强，自然不敢轻敌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好！”身如青烟，飘闪开去，手中长剑一指之势，同时飞起几朵碗口大的剑花，朝太上身前投去。

太上冷嘿一声道：“想不到号称北五省剑中之王的万花剑客，也俯首贴耳作了清廷的鹰犬。”

青袍人老脸微微一红，怒嘿道：“老朽身在公门，捉拿叛逆，有什么不对？”两人口中说着，两柄剑却丝毫不慢，各自展开精奥剑法，互相抢攻，但见双方在这两句话的工夫，一剑紧似一剑，两个人影已在剑光缭绕之中，难分敌我了。

铁氏夫人心切夫仇，面对黑龙会主韩占魁，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此时眼看妹子如花已和青袍人动上了手，哪还耐得住？手中长剑一指，切齿道：“姓韩的恶贼，今天有我无你，还不亮剑？”韩占魁站立不动，徐徐说道：“铁如玉，你真要和我动手？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不把你碎尸万段，难消我购头之恨，自然要和你放手一搏了。”

韩占魁道：“铁如玉，我们总算自小一起长大，不论你对我如何怀恨，我不想亲手搏你……”倏地回头过去，说道：“荣总管，还是你去把她拿下了。”

荣敬宗缓缓掣剑在手离众走出，但他走到一丈左右，忽然转过身来，剑指韩占魁，一身青袍波动，双目厉芒凝注，大声喝道：“韩占魁，你这欺师灭祖，卖会求荣的无耻恶贼，老夫忍辱含垢，隐忍了二十年，今日本该当众搏杀了你，替黑龙会殉难的同仁报仇。但凌夫人、凌公子都已赶来，尤其凌夫人在二十年前，离开本会之时，并立下誓言，要手刃你姓韩的叛徒，者夫就只好让凌夫人动手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振臂喝道：“黑龙会被清廷鹰犬控制了二十年，凡是有血性的忠义之士，大家一致起来搏杀鹰犬，还我黑龙会的清白。”他大声高呼，说得激昂慷慨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响应他的，连他黑龙潭八名黑衣剑手，也都捧剑肃立，漠然不动。

韩占魁望着他冷冷一笑道：“荣敬宗，你这是私通叛逆想造反了，但你瞧，连你八个手下都没人听你的。你此时替我把铁如玉母子拿下，还可将功赎罪，否则你就是凌迟死罪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荣敬宗面如喋血，目中寒芒四射，大喝道：“姓韩的，今日是你授首之期，自有凌夫人处置，黑龙潭八名剑手，你们听从老夫？还是甘心附贼，去作清廷鹰犬的爪牙？”

八名黑衣剑士望望荣敬宗，仍然不言不动。

韩占魁大笑道：“荣敬宗，你现在应该觉悟了吧，造反是要杀头的，天底下不会有人愿意陪你去杀头的。”突然一挥手道：“四大护法，速把私通叛逆的荣敬宗给我拿下，若敢反抗，当场格杀勿论。”

站在他右首的四个蓝色劲装汉子，迅快各自撤出兵器，朝荣敬宗缓步逼来。

荣敬宗仰天朗笑一声道：“你们四人一起上也好，免得老夫多费手脚。”就在这四人走出之际，铁氏夫人也突然回头，低喝一声：“毅儿，替为娘掠阵。”

不待凌君毅回答，身形一晃，直向韩占魁身前逼去，口中喝道：“恶贼纳命！”相距五尺，一振右腕，手中长剑忽然幻起一片寒光，飞洒而出。

韩占魁自幼即由老会主铁中峰收养，年龄比铁氏夫人大上五岁，一身所学可说尽出老会主传授，剑术武功，原在铁如玉妹妹之上。哪知这二十年，铁氏夫人立誓要手刃仇人，矢志苦练，剑上造诣大非昔比：

韩占魁看她起手一剑，就凌厉绝伦，心头不由暗暗惊凛，生出了警惕之心，口中怪笑一声，一面闪身退避，反手一撩，抽出一柄狭长乌黑长剑，喝道：“铁如玉，本座原本不想和你亲自动手，但若不接你几剑，谅你也死难瞑目，本座那就成全你吧！”话声中，长剑轻轻一拨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压住了铁氏夫人刺来的宝剑。

铁氏夫人恨得牙关乱挫，一言不发，手腕突然一翻，剑芒闪动，反削过去。要知两人剑法。同出老会主黑海龙王铁中峰所传，这二十年，双方虽然各有心得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仍有门户可循。两人这一动上手，立即奇招迭出，变化玄奇，刹那间，风起八步，剑光缭绕，扩展到一丈方圆。凌君毅早已从身边取出巨朗剑，凝神观战？心头止不住暗暗惊异！自己从小时候起，只知母亲不会武功，甚至连教自己家传的“飞龙三剑”，也只是在纸上画着剑势图形，慢慢的从旁解释，要自己依图练习，更从未拿过剑。直到今天，才看到娘掷剑横渡黑龙潭，轻功、剑术，居然并不在太上之下！再看韩占魁的剑法，和娘属于同一路数，剑势玄奇，层出不穷，而且每一剑都带起凌厉剑风，足见他剑上造诣极为精湛。如论功力，娘似乎还逊他一筹，但铁氏夫人二十年积压在心头的血海深仇，此刻仇人当面，化悲愤为力量，使她每一剑都发挥了最大威力，一柄剑着着进功，使得辛辣无匹。

双方打得虽然激烈，但剑路相同，纵然在变化上稍有出入，两位都是使剑名手，自然一眼即知，在对方剑招才露，这一方就抢先变招，予以化解，因此双方虽然打的剑光飞舞，精芒乱闪，十分凶险，但却听不到丝毫剑剑交击的声音，纯以精妙招术交锋，这等打法，看情形没有三五百招，决难分出胜负来。

和太上动手的青袍人——万花剑汤子琛，身为黑龙会总护法，在北五省被誉为剑中之王，一手剑法同样非同小可，但见他每一剑出手，几乎都有大小不等的剑花，从他剑尖上涌出，大如碗口，小的就像朵朵寒梅。这些剑

花，就因为大小不等，夹杂着飞洒，有时大的渐渐收小，有时小的又忽然放大，变化多端，使人看得眼花缭乱！尤其这些剑花倏生倏没，每一朵都含蕴着劲急剑风，数尺以外的人，都可感觉到寒砭肌肤，锋镝如箭。太上手中是一柄倚天剑，剑长四尺，每一剑出手剑光如练，足有五六尺宽，剑气汹涌，随剑进发，同样的凌厉绝伦！

万花剑汤子琛从剑上涌出来的朵朵剑花，一遇上太上匹练般的剑光，就立时幻没，那是因为万花剑手上，也是一柄名剑，他看出太上使的倚天剑光芒有异，不肯和她硬打硬砸。尽管太上剑光如练，扫过之处剑花倏然而没，但等你剑光才过，大大小小的银花，随着又涌起，此没彼生、随没随生，生生不息，有如火树银花，变幻莫测，果然不愧万花剑之名。这两人同样剑不交刃，但锋镝所指，无一不是杀机隐伏，只要谁的剑势封解稍缓，顿时便是杀身之厄。

最使凌君毅关心的还是荣敬宗，他以一柄长剑力敌黑龙会四大护法。这四大护法使的都是外门兵器，一个使一对乌金环，一个使青铜锤，一个使蛇头钩，一个使流星锤。

他们能当上会主身边四大护法，身手功力自然极高，此时各占一方，把荣敬宗围在中间联手合击，四件外门兵器，此起彼荡，全力抢攻。

但他们哪里知道荣敬宗二十年来，一直招光养晦，深藏不露，此刻被四人围在中间合力抢攻。不由的发出龙吟般长笑，陡施反击，长剑挥动，剑势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来，但听场中接连响起“当”“当”金铁狂鸣之声，把四人的攻势，悉数封出。刹那间，剑如灵蛇，身似游龙，划起一道道万丈精练，回环横扫，只不过三五十招，就把四人一齐圈入在盘空匝地的剑影之中。直到此时，才显露出他的一身武学，竟是武林中久已不闻有传人的昆仑派“天罗剑法”！

凌君毅是被他们一阵震慑心神的金铁狂鸣，引起了注意，但看到此时，不觉发出会心的微笑，这位荣老伯，功力之高，大出自己意料之外，自己当真是白替他担心了。

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际，战场上，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！原来太上本是自视极高之人，如今和万花剑打了百招，依然不分胜负，心头大感不耐，口中一声叱喝，人随声起，飞纵起三丈来高，长剑左右挥动，幻起一片青芒，像山峡间直泻而下的瀑布一般，连人带剑，化作一道刺目的剑光，盘空一匝，突然朗万花剑汤子琛当头罩落！

万花剑不识这是“飞龙三剑”中“怒龙盘空”，口中低喝一声：“驭剑术！”

但他练剑数十年，号称北五省剑中之王，久经大敌，“驭剑术”虽是武林罕见的绝学，但他依然毫不慌乱，仰天大喝一声，长剑护身往上迎击过去。他这一招，以地对空，平地涌起无数朵银花，全身上下，花团锦簇，有如一座银色花朵堆成的小山。

当然，他这一招并非完全守势，朵朵银花随时可以予敌反击。

晨光之下，这两人一个剑光强烈，如匹练倒挂，一个全身缭绕，幻出数以百计的银花，当真光芒万丈，奇亮耀目，使人睁不开眼睛！双方势道，快同掣电，但听一阵连珠般的金铁交鸣，有如擂鼓，数以百计的银花，在每一声交击中，倏然消灭！这一阵急骤如雨的剑剑交击声中，一幢小山似的银蓝，全数尽没，这和方才搏斗完全不同。方才是太上剑光过处，银花虽然消

失不见但剑光一过，银光又现。生生不息。

这回真的消失了！银花没尽之后，不再此生彼灭！原来万花剑汤子琛手中一柄百炼精钢长剑，在这一招交击之中，已被倚天剑削得寸寸断折，此时手上只剩了一个剑柄。

万花剑眼看自己纵横江湖，用了几十年的宝剑被对方寸寸截断，心头又惊又怒。但他究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心知自己纵未落败，败在对方手中是一柄利器，此时若不速退，赤手空拳，更难是对方之敌。

心急闪电一动，哪还犹豫，急忙双足一点，纵身往后疾退出去。

太上出手之际，早已动了杀机，此时一招交击，削断了对方手中长剑，哪肯轻易放过？右腕一挥之间，身形继续平飞而起，化作一道青光，朝万花剑汤子琛衔尾疾追过去。

万花剑退得虽快，但太上这一招身剑合一，凌空追击，乃是她三十年朝夕勤练，已臻登峰造极之境的“飞龙三剑”之一“神龙出云”！剑光之速，何殊云卷电掣？

万花剑汤子琛纵身后跃，已经退出一丈之外，双足尚未着地，但觉一道青朦朦的剑光，同时贯胸飞来，心头不由猛然一惊，但他究竟是剑中高手，临危不乱，在这电光石火之际，右手迅疾无伦的从身上撕下一条衣襟，随手扬起，迎着剑光挥去。

要知他一生练剑，功力何等精湛，这一条衣襟，从他手上使出、原已不啻一柄百炼精钢的长剑，这舍命一击，同样的力贯布条，布满了剑气。怎奈太上手中却是一柄斩金截铁的倚天剑，别说只是一条布满真气的衣襟，就是百炼精钢的真剑，也无法抵挡。这一点，万花剑当然也清楚，但此时情势危急，只有挡一挡再说。这原是一瞬间的事，那站着观战的红衣番僧，眼看万花剑急急往后跃退之际，太上挥剑追击，口中不觉沉哼一声，扬手一掌，凌空朝太上拍去。三方动作，全都快速逾电，太上杀机已动，驭剑追击，自然不防有人暗算。剑光一落，血光进射，万花剑一条右臂，已被齐肩削断。他还算见机得快，挥出衣襟之际，自知无法抵挡得作，因此在太上剑光一落，他立即忍痛断去一臂，身形一偏，就地滚了出去。

太上驭剑飞击之际，突觉肩背上被人轻轻拍了一掌，这是种无形的掌力，来得悄无声息，但此时身子凌空，有如离弦之矢，无法收势，自然也无暇运气检查。直待剑光劈落，双脚落地，才发觉自己中了贼人暗算，方才这一记击中自己肩背的掌力，虽然轻得毫无所觉，但自己却已伤得不轻。这明明是瑜珈门的“大手印”一类功夫，此时如果换了旁人，发现自己伤势不轻，及时运功，阻遏伤势，以她的修为，还可无碍。但她是个极端好胜的人，一向自视极高，中人暗算，岂肯甘休？

双脚落地，剑光敛处，人已候地转过身来，从她蒙面黑纱之中射出两道慑人冷芒，直注红衣番僧，冷冷喝道：“是你暗算老身？”

红衣番僧原以为自己这一记“大手印”神功，明明击中对方，她纵不当场重伤而死，至少也会内腑被震，已无再战之能，闻言不觉呵呵大笑道：“没错，那一掌正是佛爷所发。”

太上沉喝一声道：“很好。”“好”字出口，身子突然离地平飞而起，直欺过去。

手中长剑，在她飞起之时，接连向空劈出，她这一下去势如电，人到红衣番僧身前，劈出的长剑，剑影缤纷，正好洒开一片青光，宛如漫天花雨，

飘洒而来！

红衣番僧看她中掌之后，还能中飞发剑，直欺过来，心头也大感惊凛，右腕急扬，猛力拍出一掌劈击过去，他练的“瑜珈术”内功深厚，这一掌出手，和先前偷袭的一掌迥然不同，但听风声飒然，一团罡力，发如雷奔，朝剑光撞击过去，他哪知太上起了杀心，这一招使的是“龙战于野”，“飞龙三剑”中威力最强的一招，一片剑影之外，布满了森寒的剑气，红衣番僧劈出的一团掌力，和剑光乍接之下，只能把来势挡得一挡，就被剑气剖开，分从左右两边滑卸出去。

红衣番僧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口中吐气开声，双手接连拍出两掌，逼住剑势，身子往后疾退出去。这两掌虽把太上剑影阻挡得一下，但也不过是电光石火稍微一停的事，而太上这招“龙战于野”的威力，是到了红衣番僧面前，才爆发开来。一时但见漫天剑影，点点寒芒，突然四散流动，足足扩及一丈方圆。

红衣番僧劈出两掌之后，早已抽身疾退，但侍立他身后的两个弟子，却迟了一步，剑光洒落，响起两声惨嗥，血雨四溅，两个人被剑光绞得粉碎。

太上长剑一收，发现红衣番僧已退出去一丈开外，冷喝道：“老身看你还往哪里逃？”双足一点，剑先人后，追纵扑击过去。

红衣番僧没料到百花帮的太上，果然有这般厉害，眼看两个徒弟死于非命，心头更是急怒交加，狂吼一声：“佛爷饶你不得。”喝声出口，双手连环劈出三掌。这三掌他含怒出手，掌风如涛，威势奇强，掌力汹涌，像潮水般撞来。

太上飞身扑击，身子离地，遇上这等强劲的掌力，不得不身子略停，挥剑迎击。她劈出的剑势，同样挟着强劲的剑气，掌力和剑气交接，很快的互相抵消。太上再次扑起，红衣番僧的第二掌又已劈到，只得再行停下，挥剑击出，消解对方掌力。这一段话，说来较慢，实则一起一停，挥手发剑，真是眨个眼睛的工夫。太上三起三落，也不过是半晌时光了，当她第三次纵起之时，和红衣番僧不过数尺距离，身形骤起，笔直拨起三丈来高，飞快地在空中盘旋一匝，突然一声清叱，头下脚上，急扑而下。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手中倚天剑已经划出一圈银光，当头罩落。红衣番僧又惊又怒，接连后退三步，双掌凌空直劈。他虽然空着双手，但两只手掌，有如两柄开山巨斧，一记又一记，劈得呼呼作响。在他身前，好像布成了一道无形气墙，太上凌空下击的一圈剑光，居然被他掌风挡住。一个全力发掌，劲气如潮，一个盘空发剑，霞光流转，两人相持不下，足足耗了一盏热茶工夫！

红衣番僧满头绽出黄豆大的汗珠，像雨水般直淌，太上凌空发剑，自然更是吃力，劈出的剑光也没有先前那么凌厉。红衣番僧眼看机不可失，口中大喝一声，奋起全力，双掌一合，朝上推出。他这一合一推，一切凌厉强猛潜力，立即应掌而出，罡风激荡，带起了呼啸之声，像风起云涌，排空直上，威势惊人至极！太上也在此时，突然一声清叱，一团剑光，倏地暴长，化作一道青虹，有如飞瀑流泉，垂直劈落。两人同时发难，全都使出了十成力道，剑气掌风陡然一接，登时响起一阵“嗤”“嗤”异声，剑光掌风，同时消失！

红衣番僧已在这全力一击之后，疾快的后退出去六七尺远，一身大红袈裟，也被剑光刺破了几处，形状极为狼狈。太上也落到地上，鬓发披散，蒙面黑纱早已不见，一脸铁青，杀气直盈眉宇，但两人有一相同之处，就是

脸有困倦之容，而且都在胸口起伏，喘息不止。

太上目注红衣番僧，冷厉喝道：“番狗，你还能接我几剑？”手腕一振，青芒暴涨，连人带剑，离地平飞过去。

她对“飞龙三剑”，可说已练到出神入化之境，因此每一出手，都是身剑同时飞射而起，剑势矫若神龙，红衣番僧在两次硬拼之中，看出太上功力，并不强过自己，若非手中有一柄锋利长剑，自己还可能稳占上风。经过这两番拼斗，真力耗损极大，他自觉巴无再站之能，是以也想到对方决不可能再行抢攻。哪知太上居然又身剑合一，激射飞刺过来！

这真使他大感意外之事，口中怒喝一声：“佛爷和你拼了！”左手扬处，呼呼劈出两掌，身形突然向左闪出。

太上这一招“神龙出云”，几乎已使出了毕生修为之功，立意要把红衣番僧活劈剑下，剑势之强，岂是这区区两记掌风所能阻遏得住？

等她剑光射到，红衣番僧已经横肉而出，右手早捏了一个印诀，反手朝飞扑而来的太上横击过去，口中狞笑道：“贼婆娘看掌！”他自以为横闪出七八尺远，已可避开太上剑势，但他哪知太上这一招“神龙出云”，本来的剑式原是腾身飞起，在空中发剑，但太上已能融会变化，随式施为，把本来腾身跃起，改为离地平飞。因此她平飞而来，只是“神龙出云”的前半式，还有后半式，就是在空中发剑。

太上飞射而来，一见红衣番僧从横里闪出，不觉冷笑一声，身形倏地一个急旋，挥手发剑（这是后半招，等于在空中发剑）。这真是电光石火，快到无与伦比，但见青芒暴涨，像匹练般横扫过去，剑光飞卷，足有数丈来宽。

红衣番僧哪还来得及闪避，但听一声凄厉惨嚎，剑光敛处，一个高大身躯，已倒卧在血泊之中！

太上就站在红衣番僧的尸体边上，脸上杀气已泯，代之而起的是一脸苍白。以剑支地，胸口起伏，不住的喘息，喃喃说道：“番狗，你终于死在老身剑下……”话声渐渐低哑，上身摇了两摇，终于也摔倒在地上。

这时，荣敬宗也以一柄长剑，神威奋发，连展绝迹江湖已久的昆仑“天罗剑法”，诛杀了黑龙会四大护法，只见他一身青袍和拂胸苍须之上，尽是斑斑血迹！八名黑龙潭的剑手，已被他们总管神威震摄住了，没有一个人敢动。

黑龙潭畔，三处凶险绝伦的恶战，至此已有两处停止下来，只有铁氏夫人和黑龙会主韩占魁仍在激战之中，而且战况愈演愈烈！因为两人都是艺出老会主黑海龙王传授，你会的，我也会，而且经过这二十年时光，双方剑上造诣，都已到达炉火纯青之境。两人一直打到百招之后，依然难分轩轻。

铁氏夫人报仇心切，眼看久战不下，心头焦急，首先发难，口中清叱一声，身化一道耀目精虹，刺空直上。

她使的自然是“飞龙三式”中“神龙出云”！韩占魁一见她施展“飞龙三剑”，哪还怠慢，口中长啸一声，同样的身化长虹，凌空直上，他使的也是一招“神龙出云”！

两道剑光，直冲而上，当真像白虹贯日，到了三丈高处，突然响起一阵密如连珠，震撼心弦的“锵”“锵”剑鸣，半空中爆出了一片火树银花，银芒流转，四下飞散，一瞬而没！两条人影，宛如流星般飞泻而下，地面上又登时漾起两道矫若游龙的匹练，匝地盘空，缠斗在一起！一阵又一阵的金铁交击之声，不绝于耳！

突然间，又有一道耀目长虹，冲霄而起，紧接着第二道长虹，跟纵飞起，半空中又是一阵双剑交击，所发出的金铁狂鸣。

两人为了抢制先机，往往都想先发制人。

“飞龙三剑”全是腾空发剑的招式，但两人所学，同出一门，因此你纵身跃起，我就跟踪而上，谁也不肯让谁占先。两人从地面订到半空，再从半空打到地面，打来打去，依然是半斤八两，不分胜负。这在两人来说，剑招既不出奇，打到上天落地，犹如喂招一般，毫无半点惊险可言！

他们这场合生忘死的缠斗，也根本没有谁可以出奇制胜。

如今已成了消耗战，谁的功力较逊，打到最后，谁先支持不住，先倒下去，谁就输掉性命。但在旁人看来，这样上天入地的恶斗，实在惊心动魄，尤其是这一阵紧似一阵的金铁交鸣，震耳惊心，每一剑使人提心吊胆，一颗心跟着狂跳！

凌君毅两只眼睛始终注视着母亲和韩占魁两人，他心切父仇，更关切母亲的安危，两人打到急处，他一颗心就好像塞在喉咙口，连大气都透不出来，同时，他也在琢磨，娘这招“怒龙盘空”如果改为重阳真人留在壁上的第七式，在凌空发剑之时，身向左旋，剑势下沉，就可刺中韩占魁的右腰“笑腰穴”。但是如果改用第九招，剑尖再上挑半寸，同样可以刺空韩占魁的咽喉。他默默地看着，也默默地想着。重阳真人九式飞跃刺击的壁画，一幅接一幅地从他心头流过，觉得如果自己出手，大概只要五招，就可置韩占魁于死地。但母亲偏偏不许自己出手，这是她老人家二十年前立下的重誓，要手刃姓韩的老贼，替爹报仇……就在他瞪着双目，陷入沉思之际，蓦地一声凄厉惨噪，传入耳际！

凌君毅蓦地一惊，急急回头看去，只见太上一剑劈死红衣番僧，以剑支地，一张脸惨白得怕人！不，太上身子摇晃，一下就摔倒地上。凌君毅急忙一跃而起，朝太上身边掠去。

荣敬宗也跟着掠了过来，目光一注，皱皱眉，低声道：“二姑娘好像伤得不轻！”凌君毅道：“老伯可曾看出太上伤在何处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巴图这番狗，学的是瑜珈门武功，二姑娘极可能中了他‘大手印’。”

凌君毅急忙扶起太上，左手按在背后“灵台穴”上，缓缓把真气度去。太上身为修行者，何等深厚，只要有外来的真气，催动了她本身气机。昏迷过去的人，立时清醒过来，渐渐睁开双目，看到替自己度入真气的是凌君毅，似是极为感动，点点头有气无力的道：“孩子，是你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太上不可说话……”

太上道：“孩子，不用输气了，快放开手，我还支持得住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太上伤势虽然不轻，但以你老人家的修为，只要引气归窍，引血归宫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功调息，即可很快复原。”

太上道：“你说的，老身自然知道，但老身被贼秃两记‘大手印’，都击中要害，已经不中用了，你不用再替老身多耗气力，快快住手，趁老身伤势还未完全恶化之前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凌君毅并未立即放手，说道：“太上难道不想治疗了么？”

太上惨然笑道：“孩子，不用说了，我两处内脏已被震碎，纵有仙丹，也医治不好了。目前只是仗着我多年修练，元气未尽，还能苟延些时，你纵然度入真气，也无济于事。老身在未死之前，还有很多话要和你谈，为时无

多，你快坐下来。”荣敬宗看出太上脸色不对，忙道：“凌公子，二姑娘既然这么说了，你就不用再输气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太上……”左掌缓缓收回。

太上功力深厚，凌君毅虽然收回手去；但对她似无多大影响，面容凄然，截着凌君毅的话头，道：“孩子，不要再叫我太上了，我是你姨妈，你就叫我一声姨妈吧。”

凌君毅只觉这位逞强了一世的女人，此时竟变得十分脆弱，她虽然心狠手辣，为了除去自己一人，不惜牺牲许多人来陪葬，但她总究是自己的长辈，何况此刻已经到了灯尽油干之时。

他缓缓跪下下去，口中叫道：“姨妈。”

太上凄然一笑道：“好孩子，姨妈对不起你外公，也对不起你爹，你娘，更对不起你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姨妈，过去的事，已经过去，你老人家不用再提了。”太上长叹一声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从前做的事，只要不安于心的，都会一—想起来……”

她自从凌君毅放开左手，停住输入真气之后，起初仗着多年苦练，倒也并不觉得如何，但说过几句话之后，渐渐就感到不对了，真气逐渐的虚弱下去，话声也显得低弱了许多，但她还是接着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进入黑龙潭也许已经学会了重阳真人留壁的九招剑法，这柄倚天剑就是你外公洞府中所得到的，只有它才能发挥这九招剑术的威力，你快收起来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突然一阵气喘，话声断了下来。

这时，但听一阵震慑心神的金铁狂鸣，传了过来！凌君毅忍不住回头看去，这一阵工夫，母亲似乎已经被逼落了下风！韩占魁一柄长剑，使得天矫经天，剑光大盛，母亲虽在全力拼搏，但剑势显然没有方才那么凌厉，一时心头不禁大急。

太上睁着一双毫无神采的目光，低弱的道：“孩子，不用管我，快去吧，大姐不是韩占魁的对手，只有倚天剑才能克制他……”凌君毅望望太上，道：“但姨妈……”

太上喘息着道：“不用管我，我已是快要去了的人了……哦，孩子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原想把牡丹许配给你，牡丹是个好孩子，但你如喜欢芍药，我也不反对。你自己决定，两人中，你一定要娶一个，将来有了孩子，也好替我铁家传宗接代……”

又是一阵震慑心神的金铁狂鸣，传了过来：只听韩占魁的声音，狂笑道：“铁如玉，你还能接我几剑？”

凌君毅听的心神大震，太上颤巍巍的伸手挥了挥道：“孩子……快去……”凌君毅轻轻放下太上，说道：“姨妈，你歇一歇，外甥……”

太上躺到地上，低弱的道：“记着我的话……你们有了孩子……我……要……一个……”

凌君毅含泪点点头，他顾不得多说，顺手抄起倚天剑，长身一掠而起，施展“天龙御风”身法，连人带剑，化作一道青光，直向韩占魁划空射去，大声叫道：“娘，这恶贼让孩儿来收拾他吧！”

韩占魁剑光飞洒，已把铁夫人逼落下风，口中大笑道：“很好，你们母子一起上，也省得本座再费一番手脚了。”他原是久经大敌之人，话声出口，就已发觉凌君毅凌空射来的剑光有异，剑势未到，一股森寒剑气已经逼人而

来，他自然认得凌君毅手上长剑，正是那柄削铁如泥的倚天剑，心头不禁暗暗一凛，忖道：“这小子一身武功，居然不在乃母之下！”

心念转动，人已很快地身形一侧，斜闪出去，但在人未闪出之际，挥手一剑，横削而出。他剑上造诣极深，在时间上，自然拿捏得恰到好处，那就是他剑削到之时，也正是凌君毅落到地上之时。而他也在此时，已经避开凌君毅的剑锋，侧身闪了出去。他这一剑，虽然人已闪出，但剑气嘶然，一股凌厉森寒的剑气，依然十分强烈！凌君毅在飘落之时，身形已经横闪了一步，仍然感到强烈剑气，袭上身来，护身真气，受到剑气的冲激，衣衫下摆拂拂飘动，心头也不禁凛生戒心，付道：“这恶贼果然厉害。”

凌君毅落到地止，铁氏夫人急急问道：“孩子，妹子她怎么了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娘快去看看，姨妈伤势极重，恐怕不行了。”

铁氏夫人听得心头一震，啊道：“好，你小心应付，最好要擒活的，娘去看看。”说罢，急匆匆双脚一顿，纵身朝太上躺卧之处，飞扑过去。

韩占魁厉笑一声，喝道：“小子，看剑！”人影一晃而至，一道剑光，直劈过来。

凌君毅横剑推出，口中厉喝道：“姓韩的，我娘交代，要擒活的，否则我在几招之内，就可取尔狗命。”韩占魁大笑道：“好小子。看来你比你老子还狂……”

凌君毅听他提到父亲，心头仇怒更炽，大喝一声，剑交左手，挥剑抢攻过去。他这一剑交左手，登时施展“达摩”反手剑，剑光撒出一片冷芒，攻势绵密，着着进逼！少林“达摩剑法”，本以绵密见长，经凌君毅反手使出，更是奇招突出，令人防不胜防。

再加凌君毅因娘有最好把他生擒之言，右手配合剑势，施展十二“擒龙手”，掌指勾屈，突穴斩脉，专门扣拿韩占魁的大穴关节，变化奇奥，极尽诡异。

韩占魁也算得是剑术名家，但几曾见过左手使剑？使的又是和一般剑法路子完全相反的剑法？一时禁不住被逼得连连后退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小子使的，大概就是反手如来的剑招了，果然怪异得很！”心中想着，长剑环飞，从他身边划出一圈圈的剑光，守中有攻，和凌君毅交相搏击，打得十分激烈。双方激战了十几个回合，韩占魁已是不耐，口中怪笑一声，身子陡地离地飞起，手中长剑连连挥动，连入带剑，化作了一道乌光，刺空直上。

凌君毅暗暗冷笑，却也毫不怠慢，长剑一划，跟纵飞起。

韩占魁到了三丈高处，眼看凌君毅跟着上来，心头不禁暗喜。因为这一下他飞起的较快，凌君毅跟纵而来，比他迟上一步，此刻他已在三丈高处，凌君毅才纵起二丈来高，自然是他已经抢得了先机。就在此时，他突然掉头俯冲而下，乌黑的长剑盘空划了个圈，一片剑影，四散流动，朝凌君毅当头罩落！

这下，直瞧得铁氏夫人胆颤心惊，急急叫道：“毅儿小心！”

须知身在空中，比不得地上，还有躲闪的机会，一旦被人抢得了先机，就成挨打的局面。这真是电光石火般事，凌君毅纵身跃起，到了二丈高处，本来凌空直上的人，忽然从斜刺里向上冲起。这一斜飞，就避开了韩占魁当头罩落的剑势！要知韩占魁到了三丈高处，就回头急扑而下，凌君毅这一从斜刺里飞起，不但避过对方剑势，而且超过了韩占魁之上。

韩占魁掉头发剑，朝下扑落之际，瞥见凌君毅忽然从斜刺里飞出，身

法怪异，矫若神龙，一下就超越自己之上，心头已感不妙！但他练剑数十年，对这“飞龙三剑”已臻化境，自然收发由心。这一发现凌君毅身法古怪，立时像彩凤敛翼，漫天剑影，倏然尽敛，化作一条乌黑细练，快若流星，疾沉而下。他这是旧凌君毅在他上面发剑下击，无法应付，才加速下落。但凌君毅并未发剑，也跟着个垂直而下，这下又是韩占魁先落到地上。

他心头暗暗冷笑：“好小子，你要是在空中发剑，老子就非落败不可；但你已经错过了机会，这回老子比你先落地上，又占了先机！”心念闪电一动，没待凌君毅落地，突然断喝一声，狭长长剑，撒出一片乌光，宛如惊震掣电般，朝凌君毅飞卷过去。

凌君毅要落未落的人，忽然朗笑一声，如风吹柳絮，飘飞而起，倚天剑青芒暴长，剑影错落，挟着嘶嘶剑风。凌空反击而下：这一剑，光芒强烈，凌厉无匹，凌君毅随剑而发，紧附剑光之后，一个人几乎只剩下一条淡淡的影子！双方势道，何等神速，剑光乍接，登时响起一阵当当金铁交鸣！但见一道人影，一下从剑影中破围而出！那是韩占魁！此刻一身紫袍，已有几处被剑锋划碎，手中一柄三尺长剑，也被倚天剑削断，只剩了尺许长一截。他连退数步之后，突然怒哼一声，抖手把半截断剑，当作暗器朝凌君毅贯胸打来。断剑出手，身形一个急旋，双脚突然用力一顿，疾如鹰隼一般，凌空扑起，朝谷外飞掠而去。

凌君毅这一招，使的正是重阳真人壁画上的第七招，一来还是第一次施展，剑法尚未纯熟，二来因母亲曾有要擒活的，才让他冲出剑影之外。

此时眼看韩占魁把半截断剑当暗器打来，举剑一拨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击落断剑，口中大喝道：“你还往哪里走？”正待纵身追扑过去。

只听一个威重的声音沉喝道：“他走不了。”一道人影，拦住了去路，劈面就是一掌，这人正是荣敬宗。

韩占魁怒吼一声：“荣敬宗。你敢挡我去路！”右手一挥，横臂出掌，迎着击去，蓬然一声大震，双掌接实，各自被震得后退一步，韩占魁究是久战之身，这一掌硬接，胸头竟是起伏不停。

荣敬宗瞪目叱道：“韩占魁，你已成强弩之末，还是束手就缚的好。”

韩占魁眼看荣敬宗身后，一排站立着八个黑衣剑手，抱剑肃立，看情形这些人已被荣敬宗说服，此刻孤掌难鸣，形势对自己大大不利！他心念转动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大胆叛逆，你们都想反了。”喝声未落，双掌一合，猛地随势而上，疾击过去，右脚跟着飞起，一记“怀心腿”，踢向荣敬宗胸口。一进之间，三招同发，只是威猛绝伦。

荣敬宗大笑一声，双掌平胸推出，向左右一分，使了一招“二龙分水”，分格韩占魁击来双手，身形倏然腾跃而起，右脚同时蹬出，飞蹬韩占魁踢来右脚。这两招快逾掣电，但闻“砰”

“砰”两声大震，先是四臂接实，后是两腿撞上。

这一击，优劣立判！荣敬宗二十年来，一直深藏不露，功力精深，落到地上，只是后退一步。韩占魁却被震的心气翻腾，不由自主地连退了三步，一时强压着伤势，正待转身，陡觉双肩一麻，左右两处肩窝，全已被人拿住，全身力道顿失，哪里还有反击之能？同时身后响起凌君毅的声音喝道：“韩占魁，你应该想得到，凌某早已在你的身后了。”

只听铁氏夫人喝道：“毅儿，防他嚼舌自绝。”凌君毅回头道：“娘只管放心，孩儿不会让他自绝的。”左手已在韩占魁后颈“痠门穴”上轻轻击落。

铁氏夫人走到他面前，一下从他脸上撕下一张人皮面具，切齿道：“姓韩的恶贼，你在出卖黑龙会之日，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”

韩占魁皮肤白净，本来是瘦削脸，如今面颊丰腴，只是生成一个鹰钩鼻，一望而知是个心术不正的人。此时他身落人手，身上经脉被制，已无半点反抗之力，索性闭上眼睛，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（他“痠门穴”受制，本来已无法开口。）

铁氏夫人道：“毅儿，你押着他，咱们到你爹的坟上去，我要活生生剜出他的心来，祭奠你爹在天之灵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不由的流下两行泪来。

凌君毅问道：“爹的坟就在这里么？”

铁氏夫人含泪道：“不错，就在东首一处山坳之间。”荣敬宗道：“公子请把韩占魁交给他们好了。”接着转身朝八个剑手挥挥手道：“你们押着他，到狮子口去。”八名黑衣剑手中，立即走上两人，押着韩占魁，走在前面。

荣敬宗拱拱手道：“夫人，老朽先走一步。”说完，匆匆跟着八名剑手身后而去。

凌君毅四目回顾，不见太上的人影，但黑龙潭畔，却多了一堆新土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娘，姨妈可是已经死了么？”

铁氏夫人眼眶湿润，点点头道：“妹子已经死？她和娘误会了二十年，直到临终才算尽释前嫌。她有一个心愿，要你继承铁家的香火，娘也答应了，其实这不能算是她的心愿，娘也是铁家的人，你外公的香火，自该由你来继承……”目光一抬，说道：“我们快些走吧！”举步朝小径上走去。

凌君毅紧随着母亲身后而行。这条小径，蜿蜒曲折，盘行在石壁山岩之上，除了险峻，根本寸草不生。这样走了半里光景，转过山腰，果见山坳间有一座石茔。荣敬宗率领八名剑手，押着韩占魁，已在坟前站定，并要八人分散开来，担任警戒。

凌君毅随着铁氏夫人身后，走近坟前，果见一方一人来高的墓碑上，刻着：故会主凌公长风之墓。

荣敬宗朝铁氏夫人拱拱手道：“此处地势，处在三面包围之中，黑龙会碱人，如果闻风赶来，对咱们极为不利，夫人、公子在此祭奠，老朽去守住谷口，以防意外。”

铁氏夫人顿首道：“荣总管说的极是，如此，就麻烦你了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夫人言重，这是老朽分内之事。”说着，留下两名剑手，扞着韩占魁，率了六名剑手匆匆朝岭上而去。

铁氏夫人道：“毅儿。你去废了姓韩的武功。再解开他穴道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孩儿遵命。”说着，走到韩占魁身前，右手一掌推开他受制的穴道。

左手骄指如朝，闪电般朝他“气海”穴戳下。韩占魁全身机伶一颤，口中大叫一声，朝前扑倒。

凌君毅更不怠慢，落指如风，迅快在他“背梁”、“尾龙”两穴连点了两点，然后朝他“百会穴”上轻轻击了一掌。（“气海”为练武之人真气凝聚之所，“背梁穴”适为中枢神经，直接影响后胸，“尾龙穴”为中枢神经之末梢，“百会穴”为人体上部总穴，此四处遭指力点残，武力亦即废去矣。）

韩占魁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，瘫痪在地，缓缓抬起头来，双目满布红丝，望着铁氏夫人，嘶声道：“铁如玉，你……杀了我吧，给我一个痛快。”

铁氏夫人脸色铁青，怒哼道：“给你一个痛快？你这数典忘祖、认贼作

父、丧心病狂的败类，你害死我丈夫，害死了多少忠贞节义之士，我恨不得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。

今天终于落到我手里，我要活生生剥出你的心来……”说到气怒之处，不由的走上前去，狠狠的在他身上踢了一脚，喝道：“你给我跪下，把当年出卖黑龙会的同党，一一招来。”

韩占魁一身武功已废，这一脚踢得他痛彻心肺，口中闷哼一声，额上汗水像黄豆般绽了出来，扑倒在石茎上，忽然仰首发出凄厉的大笑，说道：“铁如玉，你要我跪谁？你以为这坟里埋了你丈夫的尸骨？”铁氏夫人听的不觉一怔，问道：“什么？这坟里不是我丈夫？”

韩占魁狞笑道：“告诉你，这里只是一堆乱石，根本没有凌长风的尸骨。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你胡说，这墓碑上明明刻着他的名字。”

韩占魁大笑道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叫做狮子口，三面受敌，有进无出，这是当年为了诱你入伏，才做了这座假坟。哪知你命大，一直不曾露面，这座假坟，也一直留到了现在。”凌君毅暗暗“哦”了一声，付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荣敬宗率领六名剑手，说要去守住入口，原来此处是一个绝地！”口中忍不住怒声道：“你们好毒辣的手段。”

铁氏夫人听的颤声道：“那么我丈夫的尸骨呢？你们把他埋在哪儿？”

韩占魁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凌长风是叛逆帮会的正犯，他虽已身死，但官家自然要验明正身……”铁氏夫人心头宛如被刺了一刀，身躯摇晃，切齿道：“你们竟然连他死后的尸体都不肯放过？”

凌君毅自然也听得心头热血沸腾，急忙伸手扶住母亲，含泪道：“娘，你镇静一些。”

铁氏夫人垂泪道：“恶贼，你说，这是谁出的主意？”

韩占魁接道：“这可不能怪我，是阴世判官钱君仁，和戚承昌两人出的主意，抓到叛逆，就得往上报……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阴世判官钱君仁是谁？”韩占魁道：“他就是二十年前山东总督国泰的师爷，当年策划进剿黑龙会，就是他出的主意。”

铁氏夫人问道：“他人呢？”

韩占魁道：“自从国泰伏法之后，他就没在官场里混，据说住在热河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你说的戚承昌，就是绝尘山庄庄主？”韩占魁道：“他原是黄山石圃老人的义子，一身武功极高，早就投效清廷，那时他已是大内神和营的三等待卫……”

铁氏夫人不耐的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
韩占魁道：“现在是避暑山庄的统带。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避暑山庄？”韩占魁道：“避暑山庄就是热河行宫。”

铁氏夫人哼道：“就是大内，我也要取他狗命。”说到这里，突然目注韩占魁，厉声道：“你还有什么遗言？”

韩占魁望着铁氏夫人，忽然凄然的道：“没有了，我欠你的，我应该还你，死在你手里，我毫无怨言。”

铁氏夫人咬着牙道：“好！”举手一剑，朝他心窝刺去。

韩占魁跪在地上，早已闭上眼睛，咬牙忍受，剑光“噗”的一声，刺进心窝，人就跟着往后便倒，鲜血像箭一般标了出来。

铁氏夫人抽出长剑，一缕鲜血，顺着剑尖，往下滴落，她以剑支地，

含着满眶泪水，仰首向天，喃喃说道：“长风，我总算替你报了血仇，手刃出卖黑龙会的奸贼。但报了仇，你又在哪里呢？我依然找不回你，永远找不回你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不禁痛哭失声。

凌君毅跪倒地上，含泪道：“娘，你替爹报了仇，爹在天之灵会知道的，你应该安慰，你替爹手刃了仇人。”铁氏夫人拭着泪道：“孩子，这是你安慰我的话，其实人死了，哪里还会知道？报仇，只是活着的人尽一份心而已，杀了韩占魁，他能还我丈夫？还你爹么？”突然目注远处，流露出一抹杀机，坚决的说道：“但我还要去杀钱君仁、戚承昌这两个恶贼，为我黑龙会壮烈成仁的志士复仇，要天下人知道汉奸走狗，决不会有好下场的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娘，你已替爹报了仇，这两个人让孩儿去找吧，还有爹的尸骨孩儿也要去找回来。”铁氏夫人听他提起丈夫尸骨，忍不住又流下泪来，凄然道：“事隔二十年了，你还到哪里去找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害死了爹，总有埋骨之处，总会有人会知道的。”

正说之间，突听一阵兵刃交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铁氏夫人神色一震，急道：“好像是谷口有人动上了手，咱们决走吧。”“狮子口”是三面受敌，只有一条出路的绝谷，那一定是贼党闻讯赶来，和守在谷口的荣敬宗动上了手。

铁氏夫人母子两人和两名黑衣剑手，匆匆朝谷口奔去。

这一瞬的工夫，冈上已经血染黄土，荣敬宗手下四名黑衣剑手，俱是剑穿咽喉，死状如一，对方领头的是一个姿色娇美的白衣女郎！只见她眉眼盈盈脸若桃花。十分妖娇动人。只是这白衣女郎在神情之间，似是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冰冷之气，掩盖过她的娇美风韵，使人一眼就有冷若冰霜之感！在这白衣女郎两边是四个青衣少女，手握短剑，血迹殷然，身后一排八个身穿青绸劲装的汉子，看就知是青龙堂的人。凌君毅看得心头暗暗惊凛，荣敬宗手下的黑衣剑手，曾和自己动过手，剑上造诣，大非庸手，从听到刀刃交接，前后不到一盏热茶得工夫，怎会就有四个人死在对方青衣少女剑下？心念转动之间，四人已经相继掠上山冈。

只听荣敬宗拱声道：“水总监纵然杀了老朽手下四名剑手，但有老朽在此，水总监也休想过去。”原来那白衣女郎就是黑龙会总监兼青龙堂堂主。

只见水总监一双冷峻目光，瞥了铁氏夫人和凌君毅一眼，冷然道：“荣敬宗，你成功了，人家已经从狮子口出来了。”

荣敬宗似是心头极怒，冷喝道：“不论你是京城派来的什么人，老夫也得和你较量较量再说。”喝声出口，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水总监微晒道：“你想和我动手么？”双肩轻摇，脚不移步，上身一侧之际，就避开了荣敬宗一记掌势，一股凌厉掌风，从她右肩擦身而过。

水总监避开掌风，冷冷说道：“正主来了，我懒得和你动手。”荣敬宗二十年来一直韬光养晦，深藏不露，但此刻身份既已暴露，哪还有什么顾忌？眼看自己劈出的掌力，一下就被对方闪避开去，心头不禁大怒，怒哼一声，右掌一收之后，紧接着劈击出去。

这一收再击，力道自然比第一掌加强了许多，一团掌风，罡力进发，势道极为凌厉！水总监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当我不敢接你的么？”

这次她果然不再避让，皓腕一扬，纤纤素手，疾翻而起，迎着荣敬宗掌力，硬接一招，两股掌力悬空一接，发出蓬然一声轻震，居然半斤八两，互不相让。这下，自然大出荣敬宗意料之外。他只知这位水总监武功高强，

却没想到她内力竟然也有这等深厚。

铁氏夫人更是暗暗惊异，不觉多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荣总管，这位姑娘是谁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这位么？她是京里派来驻本会的总监，兼领青龙堂堂主水轻盈。说得清楚一点，韩占魁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而已，黑龙会大权，都操在此女手中。”

水轻盈忽然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介绍得很详尽。”她话是对荣敬宗说的，但笑却朝着凌君毅笑。

本来，她好像是生成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，但这一笑，却是风情万千，娇艳如春花盛放！铁氏夫人面寒如霜，冷声道：“你是旗人？”

水轻盈道：“我是不是旗人，与你何干？”铁氏夫人道：“你如果是旗人，我就不能放过你。”

水轻盈冷冷说道：“巴图是死在你手下的？？”铁氏夫人道：“不错，韩占魁也是我杀的？”

水轻盈道：“你就是百花帮的太上？”铁氏夫人道：“不是。”

水轻盈惊奇道：“那你是谁呢？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我就是凌长风的未亡人，你们这些鹰爪要找的人。”

“原来是凌夫人。”水轻盈目光一溜凌君毅，问道：“这位呢？”她美丽的容色上，永远是一片冷漠，看不出喜怒之情，但这回说得轻盈，至少不冷。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凌君毅。”

水轻盈不自禁地多看了他两眼，才道：“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已经不是百花帮的人了。”水轻盈道：“如何会不是了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似乎用不着向你解释。”

水轻盈“唔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说得也是，你进入黄龙洞，一路有不少人丧在你手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水轻盈看了凌君毅腰间的“骊龙珠”一眼，又道：“我想你大概就是凌长风的儿子，对不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就是替先父报仇来的。”

水轻盈眼皮轻轻一抬，说道：“你们杀了韩占魁，仇已经报了，对不？”铁氏夫人沉声道：“凡是清廷鹰爪，都是我们的仇人。”

水轻盈道：“这话范围太广了，就凭你们母子两人，再加上一个荣敬宗，只怕也未必闯得出去。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我能进来，自然也能出去。”

水轻盈又看了凌君毅一眼，才道：“不大可能，我这一关，只怕你们就闯不过去，不过……”

铁氏夫人冷冷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水轻盈细白的牙齿，咬着下唇，沉吟道：“我有一个条件，不知你们答应不答应？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你有什么条件？”

水轻盈道：“你们杀了韩占魁，即是杀死朝廷命官，原是叛逆行为……”铁氏夫人厉声喝道：“你给我住口！”

水轻盈道：“凌夫人好大的脾气，你等我说完了再说不迟。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好！你说。”

水轻盈又接道：“但你们为夫报仇，或是为父报仇，这可以把它当作一

般江湖人的寻仇，我可以不管……”她是黑龙会的总监，从京里派来的，杀了黑龙会的会主，她居然说可以不究！铁氏夫人，荣敬宗虽有江湖阅历，但一时也无法从她神色间分辨出一些虚实！只听水轻盈接道：“除了荣敬宗身为本会总管，私通叛逆，我不能放他，至于你母子两人，只要凌公于把身上这颗‘骊龙珠’留下，由我作主，放你们离开此地，安全离开昆崙山，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原来她是为了“骊龙珠”！不用说，她的目的是在黑龙潭下那座洞府所藏的《太阳教名册》，因此连韩占魁之死，都可以不予计较。当然，韩占魁只是一个卖身投靠份子，并不重要。由此可见，京师里派她到黑龙会来的任务，是什么了，但她焉知(太阳教名册)已被凌君毅毁去？

她话声甫落，荣敬宗目光进射，洪声笑道：“水总监不能放过老朽，老朽也用不着要你释放。”

铁氏夫人摆了摆手，道：“荣总管且请稍待，容我先答复了她。”

荣敬宗连连拱手道：“夫人说的是。”铁氏夫人脸凝寒霜，徐徐说道：“水总监这主意不错。”

水轻盈道：“凌夫人可是答应了？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水总监认为我母子两人的性命，比这颗珠子重要？对不？但在我看来，这颗珠子，比我母子两人的性命重要的多。因为这颗珠子关系着大江南北千万的人性命，因此，我母子决不会轻易把珠子拱手让人，除非水总监有本领从我母子手中，把珠子取走。”

第三十七章 飞龙遇飞风

水轻盈听得一怔道：“凌夫人之意，那是要和我动手了？”铁氏夫人冷然道：“今日之局，如箭在弦，大概除了动手，已别无选择了吧？”

水轻盈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铁氏夫人道：“水总监用兵刃还是……”

荣敬宗看他们就要动手，不觉呵呵一笑道：“夫人且慢。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荣总管有什么事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夫人原谅。方才水总监认为老朽私通叛逆，罪无可道，老朽忍辱从贼，这口气已经憋了二十年，现在老朽要正告水总监。我荣敬宗是大汉子孙，是太阳教忠实信徒，是反清复明黑龙会的黑龙潭总管，并不是清廷鹰爪控制下的黑龙会的人。在你们这些鹰爪眼中，老朽本来就是叛逆，毋须再说什么私通叛逆了！”水轻盈没有说话，但她双目中闪动着寒芒，已是杀机隐现！

荣敬宗没加理睬，续道：“水总监身份特殊、是京里派在这里的总监，水总监表示不放过老朽，老朽为了自保，自然得先向水总监领教。因此，夫人和水总监这一场，自该由老朽和水总监先下场了。”

水轻盈脸寒如冰，一声冷笑道：“很好，你自己既然全承认了，我身为黑龙会总监，自然得先和你动手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回头道：“凌夫人那就只好请稍候了。”口气托大，丝毫没把荣敬宗放在眼里。

荣敬宗方才已和她过了一掌，知道她武功内力，不在自己之下，自是不敢丝毫轻视对方，在她说话之时，早已暗暗运气戒备，此时双手抱拳，说道：“那就请水总监赐教了。”

水轻盈瞟了他一眼，冷声道：“荣总管觉得拳掌兵刃，哪一种较把握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老朽悉听尊便。”

水轻盈道：“那就较较拳掌也好。”说得好不稀松！荣敬宗沉吟一声道：“水总监发招吧！”

水轻盈朝前走了两步，举手掠掠鬓发，说道：“那我就有僭了。”突然挥手一掌，拍了过去。

荣敬宗青袍飘动，人已闪开数尺，双掌一分，避招进招，疾快地。还击过去。水轻盈竟然不出手封挡对方掌势，双手跟着连环劈出，以攻还攻。

铁氏夫人目不转瞬地望着两人动手相搏的情形，脸上逐渐泛现出惊异之色，回头问道：“毅儿，如果你和她动手，自问有没有胜算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她掌法身法极为诡异，孩儿有把握一掌把她击毙。”

铁氏夫人点头道：“此女不除，日后必为大患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激战之中，响起水轻盈的声音，喝道：“住手。”候地后退了数步，站立不动。

荣敬宗双掌一收，洪声道：“水总监有何见教？”

水轻盈道：“你使的可是昆崙‘集锦散手’？”荣敬宗道：“老朽没有门派，随手使来，只要能应付就行，无所谓集锦不集锦了。”

水轻盈冷笑道：“昆崙‘集锦散手’，纵然集天下武学精英，内蕴神奇，我不相信破解不了。”

荣敬宗大笑道：“水总监那就破破看！”

水轻盈冷冷笑道：“破就破给你看。”突然间，双掌齐发，接连攻出三招。

荣敬宗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足站子午桩，双掌当胸，同样连劈三掌。这是硬打硬拼的招式，但听接连响起三声“砰”

“砰”轻震，两人掌势接实，居然各不相让！水轻盈口中冷笑一声，双手齐发，又是五掌，连环击出。暗劲如潮，像浪一般，一波接一波的推来。荣敬宗心头暗暗惊异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，怎会有如此深厚的功力？心中想着，自然不能退让，立即功运双臂，猛地开气吐声，双掌如开山巨斧，接连五掌，迎击过去。这回双方掌上，都贯注了全力，罡风汹涌，两股掌力，在空中乍接，就爆起一连五声“蓬”“蓬”震响。

荣敬宗苍须飘忽，一身青袍，被飞旋的掌风吹得猎猎作响，一个人也身不由己后退了两步。这一下，就分出高低来了。

水轻盈终归只是个年轻少女，武功再高，在修为上，就要比荣敬宗浅。这五掌硬打，她一张娇艳得像春花般的脸颊，立时变得煞白，登登的连退了四五步之多！只见她喘息未停，突然柳眉倒竖，一双凤目之中，寒芒闪动，杀机渐炽，口中冷喝一声道：“你小心了！”左手捏诀，右手直立如刀，缓缓推出。

荣敬宗一见她举掌模样，不禁脸色大变，失声道：“瑜珈门大手印！”就在此时，只听凌君毅大声叫道：“荣老伯速退，这一招，让小侄来对付她。”随着喝声，人已一闪而出，挡在前面。和水轻盈相距一丈，肃然而立，左掌下沉，右掌直竖，遥遥罩住水轻盈，正待施出佛门绝掌“牟尼印”来！

突听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一个苍劲的声音，喝道：“徒儿使不得！”声音划空而来，听来似是相距极远，但却清晰得如同对面说话一般！凌君毅听的蓦然一惊，急忙撤去掌势，仰首叫道：“是师傅！”

要知“牟尼印”乃是佛门降魔法藏，威力之大，无与伦比，凌君毅掌势虽未发出，但他摆出姿势，已如手挽强弓，满引待发，全身真气，已然凝集，身前数尺之间，布满了似柔实刚的无形潜力。水轻盈这一记“大手印”，推出虽缓，从她手掌上发出的千钧掌力，却如排山般撞来。“大手印”掌力撞到凌君毅身前数尺，就如流水遇上水闸，撞在一幢无形潜力之上，来势虽猛，却全被挡住，再也无法推进。水轻盈发出的掌力，受到阻遏，心头立即警兆，但觉对方挡住自己“大手印”掌力的一圈无形暗劲，震力极强，不觉暗吃一惊，忖道：“自己曾听大国师说过，‘大手印’是瑜伽门无上神功，无坚不摧，天下没有一种掌力，可与比拟，他使的又是什么武功？好像他并没有把掌力发出来，就收手了！”

“他叫谁？师傅？”原来她没有听到那声遥远的喝声，那是“千里传音”，只有凌君毅一个人可以听到。当然，铁氏夫人和荣敬宗也同样没有听到，但凌君毅这句“是师傅”三个字，大家都听到了。

铁氏夫人面露惊讶，问道：“毅儿，你说大师也来了么？”这话是以“传音入密”问的。

凌君毅点点头，也以“传音”答道：“是的，方才孩儿正要施展‘牟尼印’之时，只听师傅的声音说了句：‘使不得’。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这就奇了！”水轻盈已经及时收势，目注凌君毅，冷声道：“你既然代荣敬宗出手，怎么半途里又不出手了？”

她脸上虽然一片冷漠，但那双清澈如水的眸波之中，却含蕴着一丝柔情，流露出询问之意：那好像是说：“你那一招是不是能破‘大手印’，对我手下留情，不愿使我难堪，对么？”天底下，只有女孩子的眼睛会说话，能够表露她的心声，但也只限于美丽的女孩子。

凌君毅的经验告诉他，水轻盈那双轻盈的眸波，乃是眼波欲诉防人觉，眉语分明对面通！

他心头猛然一凛，抬目望着水轻盈，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来，踌躇了不下，才道：“水总监不是也半途收手了么？”这是临时敷衍的话，他不愿说出师傅以“千里传音”阻止自己出掌的事。

水轻盈眨动一双俏目，说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方才使出来的是什么功夫？”

凌君毅自然不肯实说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抱歉得很，在下这记招式，没有名称。”

水轻盈脸色微变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怎不干脆说不愿意告诉我？不说拉倒，谁稀罕来着？”话声甫落，不待凌君毅开口，接着道：“你既然捡着出来，自然想和我动手了，咱们少不得分个胜负。”

凌君毅傲然道：“在下但凭水总监吩咐。”水轻盈道：“我听说你剑法不错，咱们比比兵刃如何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水总监划下道来，在下无不奉陪。”

水轻盈死命地白了他一眼，樱唇启道：“你很自傲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敢，在下一向如此。”

水轻盈朝身后侍立的青衣少女招了招手。青衣少女立即手捧双股剑，恭敬地递上。

水轻盈伸手拔出双剑，但听“锵”然一声，三尺青锋寒光夺目，那是两柄剑锋极薄的长剑。

只见她双手一分，分握双剑，轻盈的走上几步，冷冷说道：“凌君毅，

你还不亮兵刃？”凌君毅傲然一笑，右手指处，锵的一声，掣出倚天剑来。

水轻盈目光一注，不由得赞道：“好剑！”

凌君毅掣剑在手，既不脱长衫，也没摆门户，只是随便拱拱手道：“水总监请。”

他越是随便拱拱手，就越显得他举止洒脱，意气不群！水轻盈手持双剑，看得不禁一呆。她终究是个女孩儿家，看到英俊少年，哪个不动情？过了半晌，忽然脸上一红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脱长衫？”凌君毅潇洒一笑道：“不妨事。”

水轻盈又道：“这是比剑，刀剑无眼，你不怕我占了便宜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妨事。”他说两句“不妨事”。

水轻盈披披嘴道：“你很狂！”双手一振，两柄极薄的长剑，划出了两个海碗大的剑花。但她并未出手，双剑依然停在胸前，冷冷说道：“凌君毅，可是要我先出手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水总监请！”

水轻盈美目之中，忽然闪起了一片杀机，应声道：“好！”

“好”字出口，右手疾发，长剑突然幻起二片剑光，寒锋如电，激射而至！凌君毅身形斜退半步，倚天剑已经交到左手，剑尖上翘，朝前撩去。倚天剑足有四尺长，比普通长剑长出一尺，是以水轻盈的长剑还未攻到身前，就听“当”的一声，撩个正着！敢情水轻盈的双股剑，也是宝刃，要不然，这一剑就得削去一个剑尖。双剑乍接，水轻盈口中冷笑一声，人影一晃，宛如逆水游鱼，一下欺到凌君毅右侧，左腕一扬，剑锋闪电般朝右肋刺到。

这一下，身法剑法，变化神速已极，一旁观战的荣敬宗看的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凌公子小心！”他语声未落，情况已经有了变化！原来凌君毅左手一剑，撩开水轻盈的右手长剑之后，水轻盈欺到右边，他倚天剑也随着交回右手，手腕一沉，朝下削出。

“当”！又是一声金铁交鸣。

水轻盈闪电般刺来的一剑，又被封出门外。但她确也了得，身子一个轻旋，已经转到凌君毅正面，右手长剑，往后一缩再发，划起一圈银虹，横斩右腰。

凌君毅似是有意卖弄，右手长剑再交左手，封挡水轻盈刺向左肩的长剑，然后再把长剑交到右手，挡住了横斩右腰的一剑。这一手，说来容易，实则必须拿捏得准，更必须快过水轻盈，才能把握对方两剑，化解开去，但听“叮”、“锵”两声，几乎是同时响起：“叮”是凌君毅右手剑尖，顶住水轻盈直刺而来的剑尖。“锵”是凌君毅左手沉腕一剑，剑脊拍在水轻盈横斩而来的剑叶之上。

两声清响乍起，水轻盈双剑受震，身不由已的后退了一步，突然收剑后退了五尺，目注凌君毅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果然高明得很！”凌君毅道：“水总监夸奖了。”

水轻盈道：“那你为什么只守不攻？”凌君毅道：“水总监剑法神速，在下能封挡得住，已是不错，哪还有还手的机会？”

水轻盈笑了，笑得很甜，说道：“原来你也会谦虚。”忽然笑容一敛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既然动上了手，就得分个高低，你小心了！”喝声出口，人已直欺过来，双剑齐扬，一片寒芒，飞洒而至。

这回她双剑环飞，左刺右削，右斩左撩，着着抢攻，一剑快过一剑，迅捷凌厉，一口气攻了一十八剑。

凌君毅并未和她抢攻，倚天剑交到左手，一路“达摩反手剑”，使得意在剑先，虚虚实实，每一剑都未用尽，暗藏变化，守中有攻，攻中有守，用得精妙绝伦，更因他反手使剑，越发教水轻盈看不出他攻守来路。两人打到急处，但见青光缭绕银练盘空、剑光互缠，倏合倏分，剑风激荡，声如裂帛，哪里还分得清敌我人影？这样又过了二三十招，兀自未分胜负！水轻盈一张粉脸，杀得通红，剑法骤然一变，身如穿花蝴蝶，穿来穿去，翩翩飞舞，双手双剑，也越发迅捷，直如闪电惊霆，诡异多变，乘隙即入！凌君毅稍为缓得一缓，水轻盈乘势刷的一剑，把他青衫衣袖刺穿。凌君毅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同时也领教了水轻盈快捷无伦、诡异多变的剑法，果然厉害！

“自己若要胜她，非得施展‘飞龙剑法’不可！”心念闪电一转，口中忽然长啸一声，身随剑发，但见一道青蒙蒙的剑光，矢矫如龙，腾空而起。

水轻盈没想到凌君毅正在激战中的人，会忽然腾空飞起，口中轻哼一声，双足一点，双剑一划，身如飞凤，相继翩然凌空飞起！凌君毅使的是一记“神龙出云”，人到三丈高空，已经回过头来，振腕发剑，一道剑光，刹那间爆散开来，化作一蓬剑雨，寒芒流动，飞洒而下。

水轻盈追纵而起，正好遇上凌君毅迎头发剑，她身在半空，不慌不忙，双剑划动，一个人宛如一只白凤，两柄银剑就像两只银色翅膀，翩翩飞舞。一个矫若游龙，一个翩若飞凤！双方剑势，同样快若掣电，但听半空中登时响起一阵清脆悦耳的“叮”“叮”剑鸣！

荣敬宗一张清瘦的脸上，看得耸然变色，万分诧异地道：“奇怪！她使的会是‘飞凤剑法’！”铁氏夫人眼看水轻盈居然能够接得下自己家传的“飞龙三剑”，自然也变了脸色，此时听荣敬宗说出“飞凤剑法”之名，不觉问道：“飞凤剑法？我怎会没听入说过？”

荣敬宗微微摇头道：“飞凤剑法，是昔年雪山神尼所创，神尼和长公主乃是方外至交，她的门人弟子，怎会投效清廷……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我看她还是旗人。”

荣敬宗手摸着苍须，点点头，唔了一声道：“老朽早就有此怀疑。”

凌君毅、水轻盈在半空中互击一剑，双双泻落地面。水轻盈脚步方一点地，没等凌君毅站稳，立时一声娇叱，剑发如风，直欺过来。凌君毅不禁心头火发，双足一顿，再次凌空扑起，这回他只跃起一丈来高，避开水轻盈欺来的剑势，立即扑击而下。水轻盈双剑落空，身形离地平飞出去。凌君毅居高临下，剑演“雷公劈木”，长剑一挥，朝她身后追击过去。水轻盈飞到一丈来远，霍然一个转身，双剑交叉，一下架住了凌君毅飞刺过来的长剑。

凌君毅剑先人后，追击而来，一下被水轻盈双剑架住，心头一怒，身子犹未落地，立即施展“大力金刚心法”，功运右臂，长剑往下一沉。

水轻盈因凌君毅身在空中，就被自己架住长剑，她只要在凌君毅身子要落未落之际，抽出一支长剑，立可得手。纵然不能制凌君毅于死地，也可削他双足，或是刺中小腹，至少也得在他大腿上扎上一剑。哼！那时看你还能和我动手不？就在她心头暗喜得计，陡觉凌君毅剑势往下一沉，重逾千斤，直向自己双剑上压下，双臂几乎支持不住，哪里还抽得出剑来？她一张粉脸已经由青而红，额上也见了汗水，双手握着交叉的双剑，更是起了轻微的颤抖，渐渐有下沉之势！但这一剑，只要承接不下来，她可能就会被劈成两片。就在此时，她突觉千钧压力，忽然消失，凌君毅借着长剑在水轻盈双剑上一点之势，一个筋斗，翻了出去。显然是他剑下留了情！水轻盈气得几乎要哭

出来，她自幼练剑，“飞凤剑法”傲视武林，自以为可以无敌于天下，但今天两次都受挫在凌君毅的手下。她银牙暗咬，蓦地一言不发，欺身直上，身形离地平飞，双剑幻起一片剑花，朝凌君毅急攻过去。这回，水轻盈犯了姑娘家的小性子，狠扑猛攻，恨不得把凌君毅刺上几个窟窿。

凌君毅同样展开剑法，把一柄倚天剑，使得矫若游龙，全身青光缭绕，剑气嘶嘶！

两人再度动手，各自使出压箱子的本领来，比方才更为惊险凌厉。但见三口长剑互相纠缠，忽而化作两道精练，刺空直上；忽而化作两片轻云，贴地平铺；忽而如弯飞凤舞，翱翔天空；忽而如翩翩蝴蝶，追逐花间。

凌君毅愈打愈心惊，他若是没进入黑龙潭底，学会重阳真人遗留壁间的九招剑法，仅凭“飞龙三剑”，今天就非败不可。

他对这九招剑法最熟练的自然前面三招，因此在动手之际，也反复使用的最多。

其他六招，因为仅仅凭着记忆，硬记下来的，使来并不很纯熟，只能夹杂着施为，有时还须加以思索应用。这真是给他练剑的好机会，有水轻盈这样一个剑术高手，施展得又是变化奇异，同样能凌空发剑的“飞凤剑法”，来和他喂招。

不多一会，两人已出到百招以外。凌君毅对“飞龙九式”——这是他自己取的名称，因为前面三招，既称“飞龙三剑”，这九招剑法，索性就称为“飞龙九式”渐渐的已由生疏变得纯熟起来。激战之中，但听“锵”的一声大震，剑光乍敛，两条人影倏地分开！

水轻盈秀发披乱，粉脸铁青，朝地下瞥了一眼，忽然双剑一收，口中低喝一声：“走。”一语不发转身就走。地下，遗留着一缕乌黑的青丝，敢情是方才这一剑被凌君毅削下来的，难怪她脸色那么难看，要率人退走了。

铁氏夫人冷冷地道：“水总监就这样想走了么？”

水轻盈已经转过身去的人，倏地驻足，回头道：“你们要待如何？”荣敬宗呵呵一笑道：“水总监身为黑龙会总监，似乎不应该一走了之吧？”

水轻盈满脸怒容，柳眉一扬，冷笑道：“我要走就走，你们能把我留下来么？”

铁氏夫人锵的一声，掣剑在手，冷声道：“今日之局，咱们留不下你，就得把自己留下。”

水轻盈道：“很好。”

就在此时，突听远处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水姑娘，你只管走好了。”铁氏夫人、凌君毅同时听的一怔，这语声不是不通大师还有谁来？

水轻盈微露惊奇，仰首向天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你不用问我是谁。你有你的事去，不必逞一时的意气，快些走吧！”水轻盈看了铁氏夫人几眼，徐徐收剑，转身就走。站在她身旁的四名青衣少女，八名青衣汉子一齐跟着徐徐退去。

铁氏夫人因那发语的苍老声音是凌君毅的师父反手如来，自然不好再出声拦阻，任由他们离去。只是忍不住也仰首向天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那声音笑道：“夫人不用多问，你们也该走了。”说到最后一字，声音已愈去愈远。

凌君毅道：“师父怎会一再出面，替水轻盈说话？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大师此举，也许另有用意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方才传音说话的，就是公子令师么？”

铁氏夫人微微顿首。

荣敬宗一手摸苍须，忽然叹息一声道：“此女武功之高，世所罕见，咱们今日不把她除去，只怕是后患无穷。”铁氏夫人道：“大师一再为她援颊，必有缘故。如果真要后患无穷，我想大师也不会要我们放她的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目光一抬，望望天色，又道：“毅儿，你姨母临终之时曾说，牡丹、芍药两拨人马，各有一副地图，原该在天亮前后。

赶到黑龙潭会合的，却一直不见她们的影子，可能中途遭遇强敌。你姨母甚是放心不下，要你设法赶去援救。”

凌君毅应了声“是”。

铁氏夫人又道：“为娘方才听韩占魁的口气，山腹秘道，已有多处改变，如果她们依照你姨母画的地图，不用人家动手，就会自动进入绝地，我想荣伯父一定知道路径，你此时就可和荣伯父一路，先去把百花帮两拨人马救出来了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娘呢？你老人家……”

铁氏夫人道：“为娘另有事去，你会合她们，破了青龙、飞龙两堂，可带牡丹、芍药两人前去岳姑庙见我。”

凌君毅又应了声“是”。

铁氏夫人朝荣敬宗顿首道：“荣总管，那就偏劳你了。”

荣敬宗慌忙抱拳道：“夫人有事，但请先行。”铁氏夫人也不多说，飞身掠起，疾奔而去。

荣敬宗道：“凌公子，咱们也该走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知青龙、飞龙两堂，从这里前去，哪一处较近？”

荣敬宗笑道：“自然是青龙堂近了，青龙堂是三堂中的内堂，就在总堂左侧，因名青龙。咱们先去青龙堂救人，然后再往飞龙堂，正是顺路。”凌君毅又道：“晚辈还有一事，要向荣老伯请教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公子要问什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晚辈有两个朋友，被黑龙会误认为是百花帮的人擒了来，不知被囚禁在哪里？”

荣敬宗一手捻须，说道：“前些日子，老朽确曾听说飞龙堂擒来了二男三女，是百花帮的人，凡是解来本山的人，自然囚禁在总堂里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，咱们先去总堂救人，好么？”荣敬宗道：“囚人之处，并不在总堂，是在青龙堂后面的一处山腹之中，这条路，也就是百花帮袭击青龙堂那一拨人的失陷之处。”说话之时，已经回到黑龙潭。

凌君毅奇道：“荣老伯，咱们又回到黑龙潭来了。”

荣敬宗笑了笑，道：“黑龙会三堂，都设在山腹之中，只有这黑龙潭，是在山腹之外，但这里四周都是摩天陡壁，与外界不通，咱们要出去，自然得回到这里来了。”他一手摸着苍须，笑道：“再说，此刻已快晌午了，咱们吃些东西再走。何况老朽这里，连小桃在内还有七八个人，他们都侍候老朽有年，老朽这次离开此地，就不再回来了，这些人也应该悉予遣散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说的是。”荣敬宗一路领先，径自朝西首走去。不多一会，但见峭壁之下，有一座岩石叠成的洞府。洞门高大，足有数丈深广，因有天光映射，并不太黑，中间微置着两排石几石椅，左右壁间，各有一道门户。

荣敬宗领着凌君毅进入石洞，脚下一停，回头朝四个黑衣剑手吩咐道：“你们且去吃过午餐，各自收拾收拾，仍在此处集合，随老夫出去。”四名剑手躬身领命，一齐退下。

荣敬宗回头道：“凌公子请随老朽来。”说完，举步朝右首一道门户去去。

凌君毅随在他身后，跨入石门，荣敬宗已经探怀取出一个精巧的火筒，“噤”的一声，打亮火筒。这自然是一条甬道，但两边石壁修凿得相当平整，足有三尺多宽，容得两人并肩而行。

两人脚下极快，不消一会，就已到了甬道尽头。荣敬宗跨上一步，伸手在壁上一按，石壁间登的裂现出一道门户！两人走入石室，只见青衣使女小桃迎了上来，躬身道：“总管回来了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早餐做好了么？”

小桃答道：“方才厨下已经来问过，午餐可要送来？小婢因总管尚未回来，叫他们稍停再送来。”

荣敬宗点头道：“那好！你要厨下做几式酒菜，送到里面来，老夫还有事吩咐你。”小桃答应一声，转身退去。荣敬宗领着凌君毅，走近石壁，伸手推启活门，相偕走入。

原来已经回到了昨晚谈话的那间密室。

荣敬宗抬抬手道：“凌公子请坐，你一晚未睡，到了这里，不妨稍事休息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晚辈还不累。”

两人隔着一张矮几，在石榻上坐下。

荣敬宗问道：“你昨晚进入潭底洞府，经过如何，能否为老朽一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晚辈正要向老伯禀报。”当下就把如何进入洞府，如何毁去(太阳教名册)，以及重阳真人留壁的剑法，共有十二式之多，前九招自己已差可应用，只是最后三式，却是同一模样的坐式，自己时无法参详，详细说了一遍。

荣敬宗只是静心聆听，直等他说完，才一手捻须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毁了就好，老朽唯一的心愿，总算得到了。唔！你说重阳真人遗留的剑式，有三个是坐式，那极可能是剑术中最上乘的吐纳剑气的修炼法门，公子把前面九招练纯熟了，不妨依照壁画上的姿势，试着坐坐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伯说的极是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石门启处，小桃提着食盒走入，把酒菜放到石桌之止，躬躬身道：“总管和这位公子，请用酒菜了。”荣敬宗颌首道：“这里不用你伺候了，你也去吃饭吧！饭后，你要厨下的人各自收拾收拾，到前面等候，随老夫出去。”

小桃愕然道：“总管要离开这里了么？”荣敬宗道：“不用多问，大家都要离开此地，你也去收拾一下，听候老夫吩咐。”

小桃惊讶地看了荣敬宗一眼，低着头道：“小婢遵命。”转身退了出去。

荣敬宗站起身来道：“凌公子，来，来，咱们不用客气，快些吃口巴。”

凌君毅心中有事，也就不再谦让，两人对面坐下，匆匆吃毕，小桃推门而入，送上两盘香茗，就来收拾碗筷。

荣敬宗道：“小桃，你还是快去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咱们就得走了。”

小桃道：“小婢除了几件衣服，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了。”

荣敬宗啜了口茶，点头道：“那好，咱们就要走了。”

小桃回身出去，不大功夫，就挽着一个小包袱走入，腰间还斜插一柄短剑。

荣敬宗站起身，道：“凌公子，咱们走。”

凌君毅跟着站起。三人走出密室，荣敬宗回顾了石室一眼，低喟一声道：“老朽从二十几岁奉师命投效黑龙会，在这里住了将近四十年之久，如今一旦要离此而去，心里真有些恋恋不舍。”口中说着，人已当先跨出石室，朝甬道中走去。

回到前面石室，四名黑衣剑手，另外还有五个汉子，两个老妈子，各人肩背包裹，站在那里，看到总管，纷纷躬身施礼。

荣敬宗推开中间一道石门，从里面捧出一大堆银子，随手分与众人，每人二百两。

然后说道：“你们离开此地，各自前去谋生。从此不可再提黑龙会之事了。”接着吩咐道：“鲁从义，你可护送他们出去，到岳姑庙等候老夫。”一名黑衣剑士躬身应“是”。

小桃噗的一声，跪倒地上，连连叩头道：“总管在上，小婢自幼就被送入山来，不知父母身世，无家可归，小婢愿意侍候总管，求求总管，不要让小婢走了。”

荣敬宗看她泪流满面，心中微有不忍，摇首道：“老夫离开此地，就不再是总管了，而且清廷也不肯放过老夫，你怎能跟随老夫，还是……”小桃叩头道：“出了此山，小婢就把你当爷爷看，你老人家就答应小婢跟着你老吧。”

荣敬宗也觉小桃一个女儿家，无依无靠，谋生也是不易，这就朝着鲁从义挥手道：“你们领他们去吧。”

鲁从义答应一声，领着其他的人，朝左首石门而去。

小桃眼看荣敬宗业已答应，一时又连叩了几个头，才行站起。

荣敬宗道：“潘继武、吴绥之、戚土豪，可随老夫同行，路上不论遇上什么人，没有老夫吩咐，不准出手。”三名黑衣剑士躬身应“是”。

荣敬宗这才转身朝凌君毅道：“凌公子请。”举步朝左首一道石门走去。

这里自然也是一条甬道。甬道相当宽阔平整，不用说，这是通向青龙堂去的了。

荣敬宗一路领先，凌君毅紧随地身后而行，小桃和三名黑衣剑士，则追随凌君毅的身后。大家谁都没有说话，只是放腿急奔。约莫走了半里多路，这条甬道便已到了尽头。

荣敬宗脚下突然缓了下来。

凌君毅心里有数，暗道：“大概快到青龙堂了。”

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际，果见荣敬宗脚下一停，举手朝迎面石壁上按去。但听一阵轧轧轻震，壁上登时打开一道门户。

荣敬宗双手提胸，缓步走去，便自站定，让凌君毅、小桃和三名黑衣剑士鱼贯走出，才举手在壁上按了两按，等石门阖起，突然朝那方才按动之处，双掌用力拍去。但听“轰”然一声，直震得洞顶沙石纷纷下落。

荣敬宗回首道：“老朽已把通向黑龙潭这道门户的启开机括震坏，此后再也无法开启了。”这话大有伦然之意，接着举步走近右首壁下，以耳贴壁倾听了一阵，然后转身缓步朝对面(左首)石壁走去，也同样以耳贴壁，仔细

地倾听了一阵。

凌君毅看他举动，想起自己来时情形，已知这左右两处石壁，必然各有一道暗门无疑。荣敬宗倾听了一回，左足忽然在壁下踏进一步，右手跟着朝前推去。这里果然是一道活动门，随着他一推之势，石门呀然开启。

荣敬宗回头道：“凌公子且慢，这是翻板活门，等老朽进去之后，你再推门进来。”话声一落，人已跨了进去，石门随着翻了过来。凌君毅依言伸手推门，然后一行人相继推门而入。石门里面，当然还是一条甬道，只是比外面的甬道显得狭了一些，一样的黝黑无光。

荣敬宗左手执着精巧火筒，右掌当胸直竖，回过身来，低声道：“此处已是青龙堂设伏之所，老朽知道得并不多，再进去，随时都可能遇上袭击，公子可把‘骊龙珠’握在手中，必要时可以掩去珠光，才不致中人暗算，最好掣剑在手，免得临时拨剑出声。”

凌君毅看他说得郑重，依言摘下“骊龙珠”，托在掌心，他因甬道地势不宽，倚天剑无法施展，右手从身边取出了短剑。

小桃和三名黑衣剑士，也同样的掣出了长剑。山腰甬道，不但黑暗，而且也十分沉寂！这一阵“锵”“锵”拔剑之声，虽然不响，但夹道传音，就是较远之处，也可清晰听到。

只听一声大喝，遥遥传来：“什么人？”

荣敬宗冷声道：“老夫。”

他声音沉重有力，这两个字，直送出去，甬道起了一阵嗡嗡之声。那喝问的人不再出声。

荣敬宗也并未熄去手中火筒，回头道：“大家随我来。”举步朝前行去。

大家脚下极快，但走了不过一箭来路，突听那人又大声喝道：“来人还不站住？”

只见一道火光，夹着尖锐的啸声，疾射而来？“哄”的一声，落在荣敬宗前面八九尺处，立时爆起一片熊熊火焰。这是一支特制的火箭，火焰极强，一片火光，正好把三尺宽的甬道封住。

隔着火光，出现了一个青衣人，沉声道：“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荣敬宗只得站定下来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汤兄连老夫都不认识了么？”青衣人微微一愣，道：“来的莫非是荣总管？”

两人相距，虽不到三丈来远，但中间隔了一道熊熊火焰，确实看不清对方相貌。

荣敬宗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老夫。”

青衣人一听果然是荣敬宗，黑龙潭总管，职位和三堂堂主相等。他自然不敢稍有怠慢，慌忙抱拳拱手道：“敝职不知荣总管驾临，多有失敬之处，还请原谅。”随着话声，但听“嗤”的声，眼前一片火焰，登时熄去，而且不见一点烟气。

荣敬宗暗暗赞道：“此人一手火器，果然了得！”

但听了对方的话，心头不由的大感诧异，暗道：“水轻盈从狮子口败退，差不多已有半个时辰，应该早已下达命令，严加戒备了。如今听汤金城的口气，似乎还不知道我已经反了？”心念转动，业已缓步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汤兄可是负责此处防务的么？”

汤金城道：“敝职是奉命协助杨兄来的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杨志高人呢？”汤金城道：“敝职只是守护此门，杨兄还

在里面。”

荣敬宗缓步走到他身前停住，说道：“老夫奉命前来擒人的，不知里面失陷了些什么人？”

汤金城道：“人数不多，但武功全非弱手，好像是百花帮的帮主，只是目前只能说把他们困住，还无法生擒……”

荣敬宗点头道：“很好。老夫瞧瞧。”

汤金城面有难色，望望荣敬宗，说道：“敝职奉有水总临监令，不论何人，均须有紫金令牌，方可通行，荣总管……”荣敬宗没待他的话说完，微晒道：“水总监请老夫赶来擒人，岂会不带令牌？喏！汤兄拿去看清楚了。”左手一伸，朝他面前送去。汤金城不防有诈，口中还连声应“是”，神色恭敬，伸出双手去接，哪知手未伸出，突觉右手脉腕一紧，已被荣敬宗五个钢钩般的手指，扣个正着！心头不觉大惊，惶然失措道：“荣总管……”

荣敬宗知道此人一身俱是火器，一把扣住对方脉门，立时功运五指，沉笑道：“汤兄不用多说，随老夫进去。”举步朝里行去。

汤金城右手脉门被执，哪里还有半点挣扎的余地，只得跟着走去，口中说道：“荣总管但请放手，敝职自当前面带路。”

荣敬宗冷笑道：“汤金城，老夫不吃这一套，你和杨志高俱是跟随水轻盈从京里来的清廷鹰爪，乖乖随老夫进去，老夫还可饶你性命。”

汤金城听出荣敬宗语气不对，心下更惊，脸上已经绽出汗水，嗫嚅说道：“荣总管多心了，敝职不敢。”两人说话之际，已经行到一堵石壁前面。

荣敬宗脚下一停，问道：“这道石门之内，可有青龙堂的人防守？”汤金城道：“敝职在天亮前才奉派来的，守住这道门户。如若有人冲出石门，一概格杀勿论，至于里面的情形如何，敝职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荣敬宗侧脸问道：“你说的可是实话？”

汤金城道：“敝职说的，句句是实话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好，凌公子你替老夫点他‘痠门’、‘凤尾’两处穴道。”“痠门”为声带所在，点制此穴，令入口不能言。“凤尾”在腋窝斜出之胛骨缝，系双穴，点取此穴，手臂若废，无法举动。

汤金城吃惊道：“总管……”话声未落，凌君毅早已出指如风，点了他三处穴道。

荣敬宗放下汤金城脉腕，倏地跨上一步，举手按动机关，但听一阵轧轧轻震，壁间裂开了一道黝黑门户。荣敬宗一手执着火筒，朝前一指，喝道：“汤金城，你走在前面，替老夫引路。”汤金城穴道受制，手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哪里还敢有半点倔强，依言举步朝门中走去。要知汤金城虽被点了三处要穴，但仅是局部穴道受制，一身功夫仍在，他双脚仍然可以健行如飞。他在举步之际，还是相当老实，这一跨入石门，登时身如狼窜，箭一般朝前射去两丈来起。

荣敬宗看他突然飞身掠起，口中不觉怒笑一声，正待发掌追击！汤金城一身俱是火器，他在掠出二丈之外，立即身形一闪，隐入暗处，低头一点，就有三点寒星，品字形朝荣敬宗激射而来！荣敬宗久闻他火器厉害，因此才要凌君毅点了他两处“凤尾穴”，使他双手无法举起，却不料他双手不能举动，还会有暗器射出，此时一见三点寒星激射而至，却也不敢伸手去接，口中大喝一声，挥手一掌，劈了过去。掌风出手，立时把三点寒星卷飞出去。但听“叮”“叮、叮”三声，三枚暗器同时钉在左首石壁之上，紧接着但见

石壁上发出一阵滋滋轻响，那三枚暗器居然爆出三点如豆碧焰，像灯芯般钉在壁上，燃烧起来！

荣敬宗看的暗暗惊凛，付道：“汤金城这手火器，果然歹毒，要是被他射中人身，那还得了？”这一耽搁，汤金城早已走得不见踪影。

荣敬宗追赶不及，只得任由他去，等大家进入石门，才低声嘱咐道：“咱们进入此门，尤其被姓汤的这肠逃脱之后，目前处境，可说十分凶险，随时随地，都有被他们偷袭和与人拼斗的可能，大家务必小少，最好各人之间，保持一段距离，俾有退避的余地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伯顾虑极是。”

荣敬宗话声一落，依然一手着火筒，右掌当胸，耳目并用，朝前行去。正行之际，突听前面转角处传来一声叱喝，紧接着有人发出一声闷哼。

那声闷哼，似是喉头塞着什么东西，无法出声，而是硬逼着出来的声音！沉闷之中，还带着些凄凉，虽是闷哼，却动人心魄！凌君毅惊然道：“那是姓汤的遇上了敌手！”

荣敬宗颌首道：“不错。”就在此时，突听一声大喝，从甬道中传来：“挡我者死！”一条人影，疾闪而出，迎面奔来。

荣敬宗一手执着火筒，一步拦在路中，沉喝道：“站住。”

那迎面奔来的人行动极快，荣敬宗刚刚跨上一步，拦在甬道中央，他已经冲到了面前。双方一迎一往，势道何等快速？那人一见有人拦路，门中沉喝一声：“滚开。”不问青红皂白，举手一指，点了过来。

荣敬宗一手执着火筒，火光照处，瞥见对方点来一指，颜色腥红刺目！

“血影指”！口中冷冷一声长笑，挥手一掌，迎击出去，冷冷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怎么出手就要伤人？”

指风嘶然，掌风如涛，双方一接之下，那疾冲而来的人，口中迸出一句：“拦我者死！”他人却被荣敬宗的掌风当场震得后退了三四步。

凌君毅和荣敬宗保持了八尺远的距离，他听到了双方的叱喝，赶忙掠身而上，叫道：“荣老伯掌下留情，他是百花帮的人。”

冲来那人脚下方自一停，又大喝一声：“拦我者死。”纵身朝前冲来。

荣敬宗听说此人是百花帮的人，口中“噢”了一声，向侧闪开。

凌君毅一跃而上，拦在那人前面，叫道：“冉兄快快住手。”原来那人正是“血影指”冉遇春！

只见他衣裳破损，身上还有几处剑伤，双目直视，好像不识凌君毅一般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拦我者死！”右手捏诀，中指腥红欲滴，闪电般朝凌君毅迎面点来。

荣敬宗睹状大惊，低喝一声：“此人神志失常。凌公子小心！”

凌君毅早已身形一侧，避开指风，左手一把抓住冉遇春手腕，人已趁势一旋，转到他身后，右手一掌，拍在冉遇春“灵台穴”上。这几下动作，快捷俐落，看得荣敬宗暗暗喝采！冉遇春张嘴吐出一口鲜血，一个人颓然往地上坐了下去，双目始动，望望凌君毅，忽然惊喜地道：“总座……”他似要挣扎着站起。

凌君毅慌忙摇手道：“冉兄久战疲乏之躯，此时快请运气调息，不可说话。”

冉遇春还是勉强说道：“帮主……他们……还被困在里面……机关……凶险无比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冉兄快不可多说，这里情形，兄弟都已知道。”其实他哪里知道这里的情形，这不过是宽慰之言罢了。冉遇春自知伤势不轻，遇上凌君毅，他心就放宽了一大半，果然不再多言，在地上盘膝坐定，运起功来。

荣敬宗回顾了身后两名黑衣剑士一眼，又吩咐道：“你们两人，可守在此处，替他护法，不用进去了。”

两名黑衣剑士躬身领命。

荣敬宗道：“凌公子，咱们走吧。”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，这一路进去，遇上的可能都是百花帮的人，还是晚辈走在前面，免得发生误会。”

荣敬宗一手摸着苍须，颌首道：“凌公子说的也是，方才若非老朽还认得‘血影指’的破解之法，差点就伤在他指下了。”凌君毅不再多说，当先朝甬道行去。此处正当转弯角上，接连转了两个弯，就依稀听到数丈之外，传来一阵极微的声音，悉索作响！正因为甬道黝黑如墨，凌君毅手上托着一颗“骊龙珠”，敌暗我明，目标显著，一路行来，自然极为小心。此时听到数丈外这一阵悉索的声音，更提高了几分警觉，但再一细听，又寂然无声。凌君毅艺高胆大，脚下丝毫没停，转眼工夫，估计已经快到出声处！

“骊龙珠”在黑暗之处，珠光足可照射到三数丈远，他目光治处，发现前面又有一堵石壁，拦住了去路。那石壁左角，贴壁站着一个人影，这人一身青色劲装，凌君毅老远认出他这身装束，正是百花帮的护法。当下大声说道：“兄弟凌君毅，前面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贴壁站立，对凌君毅的喝声，恍如不闻。

凌君毅喝声出口，人已行近了一二丈光景，凝目瞧去，这回已可看清那站在暗角处的青衣人，正是和冉遇春一起随着帮主牡丹前来的护法叶开先。只见他脸色惨白，双目紧闭，靠着石壁，一动也不动。只要看他身上衣衫破裂，浑身是血，少说也有十几处剑伤，分明经过一场恶战，伤得不轻，正在运功调息。

凌君毅看得暗暗吃了一惊，以冉遇春、叶开先的武功来说，全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他们两人居然同样的身中十几处剑伤，若非遇上剑术绝世的高手，那就是从剑阵中脱困出来的了。心念闪电一动，立即举步朝叶开先走去，口中说道：“叶兄伤得如何……”

他从五丈远处，快走到相距两丈来远，突见从叶开先腋下飞出两蓬蓝芒，直向自己激射而来。这两蓬蓝芒射出之时，不过几点蓝星，但到了一丈来远，已然逐渐扩大，成了斗大的两蓬。凌君毅目力过人，便一下看清两蓬蓝芒，竟是数十支蓝色的梅花针，针尾还带着一点星星火焰。就在此时，只听身后荣敬宗急急叫道：“凌公子小心，这是汤金城的‘青磷针’，遇物即燃！”凌君毅比他话声还快，左腕一翻，手中短剑立时在身前洒出一片青光。

两蓬“青磷针”电射而来，但和剑光一接就如汤沃雪，纷纷跌落。连针尾一点火星，也倏然俱没，消失不见！原来汤金城的“青磷针”，一篷就有三十六支，双手齐发，两蓬共计七十二支，只要有一支打中人身，火焰就会立时燃烧，而这种火焰，又是经过毒药炼制，毒焰一经燃烧，中人立毙。但这回七十二支“青磷针”，每一支都被凌君毅的剑锋削断，而且都削在针尾上，青磷毒焰纵然霸道无比，经不起森严的剑气一逼，立告熄灭。

凌君毅在这电光石火之际，已然看清叶开先的身后躲着一个人，不用说，那自是汤金城无疑。叶开先敢情伤势沉重，才会被汤金城制住，因此，

自己叫他，也出不得声。

凌君毅想到这里，突然大喝一声，左手扬腕一指，朝叶开先凌空点去。他这一声大喝，乃是以内功退出，声若春雷乍发，直震得汤金城耳鼓嗡嗡作响，心头方自一惊！就在此时，但听一缕划空嘶啸的指风，“驾”的一声，击中右耳后的石壁上，碎石飞溅，打得后颈火辣辣生痛。当然，凌君毅是故意把指风击偏了些，不然，岂不是要了叶开先的命？但汤金城却蓦地大吃一惊，他没想到面前这个年轻人，竟有这般深厚的功力。他虽然在极短的时间之内，运功解开了凌君毅点闭的三处穴道。（他被点闭的“症门”“凤尾”三穴，均系大穴，点得稍重，即可丧命。因此下手必然极轻，只要内力精纯的人，有一段时间，却可自行解开。）但在他逃脱之际，却在甬道上撞上了冉遇春，双方势道俱急，无意间被冉遇春的“血影指”所伤的，因此才用叶开先来挡箭牌，暗施“青磷针”偷袭。这时听了凌君毅一声春雷般的大喝，已被震得耳鼓狂鸣，再加这一记指风，击在他右耳边上，心头一惊。

口中喝了声：“打！”双手默运内力，把叶开先一个人凭空推出，朝凌君毅投去，身形倏地向左闪出，双手正待扬起……凌君毅这一记“一指禅神功”，故意击偏了些，配合那一声大喝，志在先声夺人，使对方识得厉害。这是攻心战！这时一见汤金城果然中计，把叶开先朝自己推去，人却向左闪出，方自一喜，左手朝前一格，迎接叶开先飞来的身子，右手紧接着拍出一掌，一团劲急掌风，直向汤金城撞去。

这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汤金城闪出的人，正待扬手发射火器，突然发觉一团强劲掌风，迎面击来。他刚才领教过凌君毅点出的一记指风，足以力贯金石，这一记掌风，他如何敢接？匆忙之间，顾不得再发火器，身形一缩，依然朝右首闪退。

凌君毅右手一掌堪堪拍出，左手一拦之下，他已把叶开先飞来的人接了下来。这一接住叶开先身子，凌君毅不由猛然一楞，继而勃然大怒。原来叶开先全身冰凉，竟然是一具尸体。凌君毅纵然并不是真心要当百花帮总护法使者，但毕竟当过阵子百花帮的总护法使者。

叶开先是百花帮的护法，终究是他属下。公谊私交，他都有替他讨还血债的义务。

这一瞬间，凌君毅一双俊目，迸射出两道寒电似的光芒，右手很决收回，高举过顶，迢迢朝前拍去。

汤金城朝右闪出，避开凌君毅一记掌风，双手再扬，手掌朝上一抬，从他袖底，接连飞出十数道银练！那是一十三支银白色的短箭，看去银练吞吐，从他手底射出，连续不绝，势道劲急无比，但射到七八尺远近，去势就突然缓了下来！前面的去势已援，后来的迎头赶上，但到了七八尺处，也同样缓慢不进。这来，本来连珠射出的一十三支银箭，如今却排成了排，停在空中，好像遇上了什么，挡在那里，再也无法射去。银箭自然不会在空中停住的，那是因为发射出去的余劲未衰，才没有跌落下来。

汤金城也在“银磷箭”发出之时，陡然感到不对，那是好像空气中间，有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之感，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，凌君毅“牟尼印”掌力出手，一股巨大无匹的无形罡力，像泰山压顶般直盖过去。

反应最快的是停在半空中的十三支“银磷箭”，突然掉过头，朝汤金城反射过去。

“银磷箭”比“青磷针”火力要强出十倍，当然也是“毒焰”。

汤金城看到“银磷箭”受到阻力，射不出去，已经大感凛骇，这时骤睹十三支银箭朝自己反射而来，心头更是慌张，要待躲闪已是不及，口中惊叫一声，往后便倒。十三支“银磷箭”

同时一齐打在他身上，一闪而没。“银磷箭”火力极强，射中任何东西，立即燃烧，但这回是被“牟尼印”巨大掌力反弹回来的。“牟尼印”压力强大，一股无形掌力，扩及一丈，在掌力笼罩之下，没有空气，“银磷箭”火力再强，也燃烧不起来了。

凌君毅一掌击毙汤金城，左手已把叶开先的尸体，放到地上，仔细察看了一阵，但见叶开先全身上下，共有十八处剑伤，致命一剑，是刺中他的右腰，几乎有五寸来深！

这已证明叶开先并不是汤金城杀死的了，但汤金城既是清廷鹰爪，又有一身歹毒火器，这种人也留他不得。

荣敬宗已经走了上来，望望叶开先的尸体，问道：“他是百花帮的人吗？”

凌君毅脸色凝重，抬头说道：“他叫叶开先，是百花帮的护法，武功极高，但他身上却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中了一十八剑。以他的剑伤看来，对方剑法之快，威力之强，比起‘十绝剑阵’犹有过之。荣老伯可知这是什么剑阵，竟有这般厉害？”荣敬宗微微摇头道：“水轻盈虽是青龙堂主，但她兼领黑龙会总监，无异是黑龙会的太上皇，老朽只知她从京里来的时候带来一个番僧，和她师兄妹相称。另外两人，就是杨志高和汤金城，据说也是大内的三等侍卫，身份不在韩占魁之下，除了这三个，旁的就没有跟她来的人。

除此之外，青龙堂只有剑手和侍女了，侍女有四名是随水轻盈来的，至于那些剑手，武功虽然不弱，但也和黑龙潭的剑手差不多，并无出类拔萃的高手。”

凌君毅剑眉微盛，说道：“这就奇了，以叶开先的武功，决不可能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之内，身中一十八剑……”

荣敬宗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老朽虽没见过这姓叶的武功如何，但凌公子说他武功极高，自然极高了。只是从他身上这十八处刀剑伤看来，除非他没有一点招架之功，站着不动。

让人家用剑朝他身上扎，否则确是极不可能伤得如此之多……”

凌君毅看看挡在一丈外的石壁，这自然又是一道暗门，想到牡丹、玉兰、玫瑰(温婉君)等人，可能就在这道石门之内，也可能有人负了伤。以再遏春、叶开先两人的武功，尚且伤得如此厉害，她们几个人失陷在里面的处境，自然也发发可危了。

他想到牡丹，再想到温婉君，心头不禁大急，说道：“荣老伯，这里大概又是一道石门了，不知如何开启，咱们赶快进去才好。”

第三十八章 深更探石道

荣敬宗看了死在石壁角落上的汤金城一眼，心头突然一动，忖道：“汤金城已经逃到这里，何以不打开石门进去？却要用这姓叶的尸体，作为掩护？莫非这道石门之内，有着极厉害的埋伏不成？”一念及此，不觉一手捻着苍

须，沉吟道：“老朽虽不知道此处安装了些什么机关，但只要看汤金城逃到这里不敢进去，可见石门之内，定有厉害埋伏无疑。老朽打开这道石门之后，凌公子千万不可鲁莽从事，必须看清楚了再进去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晚辈对机关埋伏是门外汉，但凭老伯吩咐。”荣敬宗微微一笑，跨上几步，举手在石壁上按动了两下，立即右掌当胸，迅疾往后退下。

石门经过一阵轻震，缓缓裂开一道门户，但却丝毫没动静。石门之内，当然又是一道三尺来宽的甬道，当然也黝黑如墨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同样也静寂如死，一点也听不到人声！

凌君毅不禁心头暗暗嘀咕：“牡丹一行，除了冉遇春、叶开先一伤一死，其余的人呢？怎会一个不见？”由牡丹为首的这一拨人，是帮主牡丹、总管玉兰、玫瑰（温婉君）、紫薇、向导明月（石神庙主持）、左护法九指判官冷朝宗、护法冉遇春、叶开先，和帮主四名侍婢茉莉、瑞香、杜鹃、蔷薇，共一十二人。

就在凌君毅思忖之际，荣敬宗已从汤金城身上，取出了两个圆形铁筒，和十几支“银磷箭”来，口中笑道：“凌公子，来，你退后一步，让老朽试试。”凌君毅依言退后一步。

荣敬宗却 5 臣着跨上一步，右手取了一支“银磷箭”，扬臂朝南道中投去。但见银光一闪划破黑暗，射到六七丈外，紧接着“轰”的一声，地面上突然爆出一片银色火光，幽暗的甬道中，骤然间出现了一片光明。

凌君毅凝目瞧去，这条甬道，到了七八丈处，似是有一个转弯，里面如何，虽然无法看到，但这一段路却是一条平整的甬道，看不出有何异处。

荣敬宗仔细看了一眼，觉得毫无动静，心中暗暗奇怪，讨道：“甬道中若无埋伏，汤金城何以不肯入内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，咱们进去瞧瞧。”

荣敬宗为人谨慎，微微摇头道：“老朽总觉得汤金城明明知道石门启闭之法，他宁愿和咱们硬拼，不肯入内，此中必有文章。”

凌君毅接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咱们小心些也就是了，老伯你们且在门口稍候，让晚辈进去试试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要去，咱们一起进去，也有个接应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，如果晚辈一个人进去，甬道上虽有埋伏，晚辈一旦发觉不对，立可即时退出。但大家都进去了，甬道并不宽敞，万一前面遇警，后面的人就成了阻碍，岂不大家都要陷入埋伏了？”

荣敬宗听他这般说法，只得点点头道：“凌公子既然如此说了，老朽就只好相强。”

只是个人不可深入，一旦遇警，立即迅速退出，再商破解之道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晚辈省得。”说完，一手仗剑，一手托着明珠，举步朝甬道中走去。

荣敬宗目光炯炯，只是凝注着凌君毅背影，一眨不眨。甬道虽黑，但凌君毅手上托着一颗夜明珠，缓步而行，珠光照射，他每一步都可看的清清楚楚，看去十分平静，不像有什么埋伏！

荣敬宗深感意外，如果甬道之中，并无埋伏，何以汤金城不肯进来？那是说他不知道石门如何开启了！凌君毅已经走到一丈开外，快到二丈光景，依然一无动静。但就在他一脚跨到离洞门两丈之际，洞门悄无声息的突然阖起！

荣敬宗站在门口，两道目光，只是盯注着凌君毅身上，不防石门会在此时突然阖起。

等到警觉，心头蓦地一惊，口中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急忙伸手朝开启的机括上按去，哪知方才还能应手开启的石门，这回任你接二连三的按动，石门依然紧闭如故，一动不动。

荣敬宗在这座山腹石窟之中住了四十年之久，各处石门上装置的机括，平日悉心观察，自然并不十分外行。而且也曾按照各处石门机括的装置情形，在自己居住的密室之中，凭借双手，做过一道笨重的暗门。此刻接连按动机括，仍然无法打开石门，心中已经明白，自己知道的只是普通开启之法，这道石门之中，势必另有特别装置，所谓“特别装置”，自然是十分凶险的埋伏了！

凌君毅此时必然遇上埋伏无疑无怪汤金城宁愿留在门外和自己硬拼，不肯以身涉险。

荣敬宗越想越急，额上已经急出了汗水，霍地后退两步，把火筒交到小桃手上，缓缓吸了口气，双掌当胸直竖，一袭青衫，跟着鼓了起来，双目圆睁，猛地吐气开声，双掌凝足十成功力，朝石门中击去。但听蓬然一声大震，甬道中登是卷起了一阵罡风狂飙！荣敬宗被自己发出的掌力，震得脚下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！火筒熄灭，甬道中登对变得一片漆黑！小桃不待吩咐，立时打亮起火筒。

荣敬宗凝目瞧去，经自己全力一击，石门依然完好如故，纹风不动。他一时哪肯罢休，双掌一合，紧接着又朝石门推去。

这样连发了三掌，但听石门上接连响起“蓬、蓬”之声，甬道中天摇地动，声势惊人，但哪能把石门震开？荣敬宗这三掌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，颓然叹了口气，方才那股威猛劲势，已然消失不见，代之而起的却是一脸困倦之容。

小桃手中执着火筒，在他身旁悄声说道：“荣总管，你老歇一回吧！”

荣敬宗长叹一声道：“老夫早就想到这里面一定有花样，唉！凌公子真要有个失足，叫老夫如何向铁夫人交待？”

小桃咬着红唇，想了想道：“据小婢看来，凌公子武功高强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也许有惊无险。”吉人自有天相，这句话用在每一个极可能遇上惊险的人身上。确实是最好的自慰之词。

荣敬宗抬头望望紧闭的石门，长长吁一门气，说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凌君毅一手仗剑，进入石门之后，他因荣敬宗认定这条甬道，极可能会有埋伏，自然不敢十分大意。好在“骊龙珠”发出的光芒，可以照射到三数丈远，不虞有人在暗中偷袭。而且自己在入洞之时已经运起“护身真气”，纵使有人偷袭，也并无所惧。但他还是耳目并用，步步为营，一步一步的朝里行去。看看已经走了一丈多远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依然没有半点动静。老实说，珠光虽然只能照射到三数丈远，但十丈之内，只要有人潜伏，也瞒不过他的耳朵。因为人总是要呼吸的，他早已听出这段七八丈远近的甬道中，根本没有人潜伏。就算任何机关消息，在发动之初，也一定会有声音，哪怕是最轻微的声音，也瞒不过他的耳朵。只要发出一丝声音，他相信自己就可以及时发觉，及时应变，但走了这一段路，根本连一丝声音都没有。凌君毅不觉笑了！这座山腹秘道，出自神算子之手，他在每一段甬道上，都安上一座石门，那是为了不让外人能够顺利通行，闯进黑龙会来，因此在每一道石门

上，都有不同的启闭

凌君毅道：“晚辈省得。”说完，一手仗剑，一手托着明珠，举步朝甬道中走去。

荣敬宗目光炯炯，只是凝注着凌君毅背影，一眨不眨。甬道虽黑，但凌君毅手上托着一颗夜明珠，缓步而行，珠光照射，他每一步都可看的清清楚楚，看去十分平静，不像有什么埋伏！

荣敬宗深感意外，如果甬道之中，并无埋伏，何以汤金城不肯进来？那是说他不知道石门如何开启了！凌君毅已经走到一丈开外，快到二丈光景，依然一无动静。但就在他一脚踏到离洞门两丈之际，洞门悄无声息的突然阖起！

荣敬宗站在门口，两道目光，只是盯注着凌君毅身上，不防石门会在此时突然阖起。

等到警觉，心头蓦地一惊，口中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急忙伸手朝开启的机括上按去，哪知方才还能应手开启的石门，这回任你接二连三的按动，石门依然紧闭如故，一动不动。

荣敬宗在这座山腹石窟之中住了四十年之久，各处石门上装置的机括，平日悉心观察，自然并不十分外行。而且也曾按照各处石门机括的装置情形，在自己居住的密室之中，凭借双手，做过一道笨重的暗门。此刻接连按动机括，仍然无法打开石门，心中已经明白，自己知道的只是普通开启之法，这道石门之中，势必另有特别装置，所谓“特别装置”，自然是十分凶险的埋伏了！

凌君毅此时必然遇上埋伏无疑！无怪汤金城宁愿留在门外和自己硬拼，不肯以身涉险。荣敬宗越想越急，额上已经急出了汗水，霍地后退两步，把火筒交到小桃手上，缓缓吸了口气，双掌当胸直竖，一袭青衫，跟着鼓了起来，双目圆睁，猛地吐气开声，双掌凝足十成功力，朝石门中击去。但听蓬然一声大震，甬道中登是卷起了一阵罡风狂飘！

荣敬宗被自己发出的掌力，震得脚下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！火筒熄灭，甬道中登对变得一片漆黑！小桃不待吩咐，立时打亮起火筒。

荣敬宗凝目瞧去，经自己全力一击，石门依然完好如故，纹风不动。他一时哪肯罢休，双掌一合，紧接着又朝石门推去。

这样连发了三掌，但听石门上接连响起“蓬、蓬”之声，甬道中天摇地动，声势惊人，但哪能把石门震开？荣敬宗这三掌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，颓然叹了口气，方才那股威猛劲势，已然消失不见，代之而起的却是一脸困倦之容。

小桃手中执着火筒，在他身旁悄声说道：“荣总管，你老歇一回吧！”

荣敬宗长叹一声道：“老夫早就想到这里面一定有花样，唉！凌公子真要有个失足，叫老夫如何向铁夫人交待？”

小桃咬着红唇，想了想道：“据小婢看来，凌公子武功高强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也许有惊无险。”吉人自有天相，这句话用在每一个极可能遇上惊险的人身上。确实是最好的自慰之词。

荣敬宗抬头望望紧闭的石门，长长吁一门气，说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凌君毅一手仗剑，进入石门之后，他因荣敬宗认定这条甬道，极可能会有埋伏，自然不敢十分大意。好在“骊龙珠”发出的光芒，可以照射到三数丈远，不虞有人在暗中偷袭。而且自己在入洞之时已经运起“护身真气”，

纵使有人偷袭，也并无所惧。但他还是耳目并用，步步为营，一步一步的朝里行去。看看已经走了一丈多远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依然没有半点动静。老实说，珠光虽然只能照射到三数丈远，但十丈之内，只要有人潜伏，也瞒不过他的耳朵。因为人总是要呼吸的，他早已听出这段七八丈远近的甬道中，根本没有人潜伏。就算任何机关消息，在发动之初，也一定会有声音，哪怕是最轻微的声音，也瞒不过他的耳朵。只要发出一丝声音，他相信自己就可以及时发觉，及时应变，但走了这一段路，根本连一丝声音都没有。凌君毅不觉笑了！这座山腹秘道，出自神算子之手，他在每一段甬道上，都安上一座石门，那是为了不让外人能够顺利通行，闯进黑龙会来，因此在每一道石门上，都有不同的启闭之法。试想自己从黄龙洞进来，经过多少段甬道，多少道石门，除了遇上过不少人袭击，几时遇上凶险的机关埋伏？这一想，脚下不由的加快了步伐。但就在他走到两丈左右，突听身后传来“砰”然一声轻震，石门竟然无故自动阖起。

凌君毅心头蓦然一动，暗道：“果然不对！”要知一个武功高强的人，在他小心翼翼行进之时，第一就是随时留意退路，你如果刚走到一丈来远，就发觉石门将闭，也许还可施展极快身法，纵退出去；但到了这离门二丈远近，就是让你及时发觉，也断难退得出去了。

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，凌君毅心头方自一凛，耳中同时隐约听到两旁石壁之内，响起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！声音入耳，但见寒光一闪，左首石壁间，突然刺出无数支长剑，一堵三丈来远，七八丈长的石壁上，几乎成了剑壁，少说也有二三百支之多！甬道不过三尺来宽，刺出来的长剑，就有两尺六七寸长。

凌君毅在听到两旁石壁传出声音之时，早就凝神戒备，他出手何等神速，没待长剑刺到身上，右手巨阙剑一道青虹，已经应手而起。但听一阵密如连珠的锵锵之声响处，身左五尺方圆之内，刺出来的长剑，已然悉数被他削断。就在此时，右首石壁上，也同样寒光突出，跟着刺出无数长剑。

凌君毅不加思索，短剑飞处，又是一阵急骤如雨的金铁交鸣，右首壁间五尺方圆刺出来的长剑，也已一齐削断。如今他就站在这五尺方圆之内，这是一条剑道中最安全的地方了，两边壁上剩下半截断剑虽然仍在不住的伸缩，但已不足伤人。仔细看去，但见左右两堵石壁间，并不是同时刺出长剑，而是互相交替，左壁长剑刺出之后，立即缩了回去，但在左壁长剑缩回的同时，右壁长剑就跟着刺出。这就是说，你进入这条甬道，非死不可。因为你发现左壁长剑突出，必然朝右壁闪避，三尺宽的甬道，刺出来的长剑，就有两尺六七，你一定尽量的吸胸收腹，紧贴右壁；但就在此时，你背后石壁上又有密集的长剑急刺而出，这样相互交替，伸缩不已，你身上不戳上几十个窟窿才怪！

凌君毅看了这番情景？心头不禁恍然大悟，叶开先身上一十八处剑伤，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，但一个人，能从这样密集的剑道中冲出石门，实在难如登天，因为他不但武功机智同样重要，而且更须有绝世轻功不可。叶开先虽然死了，他能冲出石门，身上仅有十八处剑伤，已可说是极为难能可贵。他想到叶开先，不禁想到随同牡丹来的一行人，在这密集的剑林中，不知有多少人中剑而死！这一想，一颗心不由的往下直沉，自己非进去看看不可！自己更非把这些歹毒的长剑毁去不可！想到这里，立即把短剑交到左手，右手同时刷的一声，抽出倚天剑，双剑齐发，朝里冲去。但见两片耀目银虹，

裹着一道人影，上下飞舞，剑光所到之处，立时响起一阵密集如雨的金铁交鸣之声，两边壁上埋伏的长剑，纷纷被宝刃削断，洒落一地的断剑。

凌君毅一路挥剑前进，冲到转弯角上，但见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尸体！珠光照处，这人赫然竟是左护法九指神判冷朝宗，他背后一排连中九处剑伤，前胸也有几处剑伤，但没有背后的深。此老武功虽高，但从不使用兵刃，这回就吃了大亏。

显然他是发觉左壁刺出长剑，他一双肉掌，如何能和密集的剑硬拼？于是就朝右壁闪避，不料右壁也突然刺出长剑来，因此他背后剑伤较深，胸前剑伤较浅。

凌君毅看的暗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冷老，你安息吧！”依然双手舞剑，朝里冲人，甬道斜斜朝里弯去，还有七八丈远近，就到尽头，依然有一堵大石壁挡住了去路。

凌君毅一路像披荆斩棘一般，把甬道两壁所有长剑，一齐毁去。他一长一短两柄宝剑，虽然削铁如泥，但这一条十五六丈长的甬道，少说也有上千支长剑，足足化了一盏热茶工夫，才算完全削断，抵达甬道尽头。

回头看去，满地都是断剑，自己要是没有两柄斩金截铁的宝剑，也休想穿过这条剑林似的甬道。正在沉思之际，两边石壁间的“轧、轧”之声，忽然停住。壁上残留的半截断剑，本来还在伸缩不已此时也一齐缩入石壁中去，一点看不出痕迹。

一切都已恢复了原状。

就在此时，突听荣敬宗的声音，大声叫道：“凌公子……”

声音洪亮，尾音拖得极长，甬道中响起一片回声，一听就知还带着焦虑之音。

凌君毅急忙答道：“荣老伯，晚辈在此。”“啊……”惊喜的啊声，从转弯处传来！

荣敬宗一条瘦高的人影，也跟着飞掠而来，一眼瞧到凌君毅，人还未到，就关切的道：“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”

凌君毅极为感动，慌忙迎着道：“荣老伯，晚辈差幸有两支利剑，总算把此处理伏的长剑，悉予毁去了。”接着就把方才情形，约略说了一遍。

荣敬宗站停身子，上上下下一阵打量，眼看凌君毅连一点衣角都没有划破，一手捻须，微笑道：“幸亏进来的是凌公子，若是老朽，这回也非被刺伤不可。”话声一落，忽然问道：“转角处那具尸体，可是百花帮的人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他是百花帮的左护法九指神判冷朝宗，此老出身鹰爪门，以指功见长，平日从不使用兵刃，才有此厄。”

荣敬宗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甬道之中，机括拨动，长剑如林，不使兵刃的人，自然吃了大亏。”说话之时，小桃和一名黑衣剑士，已随着赶来。

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，这里大概又是一道石门，那就得麻烦老伯了。”

荣敬宗微笑颌首，跨上一步，仔细朝石壁上打量了一阵，才伸手连按几按，壁间石门开处，里面又是一条幽暗的甬道。

凌君毅掌托明珠，一手仗剑，说道：“荣老伯，还是让晚辈进去瞧瞧。”

荣敬宗微微摇头道：“咱们还是一起去吧，这里不会再有剑道了，因为这道门户，从外面开启，较为困难，但在里面的人，只要走进石门，此门即会自动开启，由此一点看来，百花帮的人。可能就是被困在此处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荣老伯请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不，还是凌公子请先，百花帮的人和老朽不熟，遇上了容易引起误会。”凌君毅说了声：“晚辈那就为老伯开路。”当先举步，迅快而去。荣敬宗手提长剑，跟着走入，小桃和一名黑衣剑士紧随两人身后而行。这条甬道，却是十分平静，也并无转弯之处，凌君毅固有前面“剑道”前车之鉴，一路走得十分小心。这样深入了三四丈光景，依然并无异处，不觉加快了脚步，笔直向前奔行。这一段路，足足奔冲了一盏热茶之久，依然不见百花帮一千人的踪影。

甬道已经到了尽处，眼前景物也为之一变，火光照处，只见前面竟是一座宽敞的石室。不，那是一座六角形的敞厅，除了自己等人来的这条甬道，再无出路，中间放着一张青石圆桌，六个石凳，别无他物。围着敞厅共有六个长形拱门，但却没有石门，门内黑沉沉的，不知是石室还是甬道。荣敬宗站停脚步，口中不觉“咦”了一尸。

凌君毅回头道：“荣老伯可是发现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荣敬宗一手捻须，沉吟道：“老朽在黑龙会当了三十年总管，却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所在。”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，方才韩占魁不是说他们已把原来的秘道加以改建，百花帮的人如果持着从前的秘道地图，那就自入绝地，也许这里就是他们后来改建的了。”

荣敬宗点头道：“老朽只知道青龙堂后，加建了一条秘道，作为囚人之处，却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地方，这六道门户，并未加门，不知又通向何处。”

他目光注视着敞厅，只觉厅上虽然寂无一人，但却隐隐似有一片肃杀之气，不觉微微皱了下眉，朝凌君毅道：“凌公子且在此处稍候不可走动，老朽进去瞧瞧。”话声一落，立即暂运功力，凝神戒备，缓步走入敞厅。厅上虽然空荡荡的，除了一张圆桌，六个石凳，就再无别物，但荣敬宗却是十分小心，仔细的察看了每一个石凳，然后又沿着敞厅的四壁，缓缓绕行了一周。

尤其对六道门户，站在门口，每一道都凝目注视，倾耳细听了好一会，似是仍然找不出可疑之处。

凌君毅站了一会，有些不耐，正待跟着过去，突听一阵兵刃击撞之声，隐隐传来！

凌君毅耳目何等敏锐，目光倏地转向厅右第三个门户投去。

荣敬宗内功精纯，也已听出这阵兵刃交接，来自第三个门户，同时转过身来。

凌君毅因牡丹率领的这一拨人中，左护法冷朝宗和叶开光、冉遇春三个男人，已经二死一伤，剩下的只有牡丹、玉兰、玫瑰(温婉君)、紫薇四个姑娘，和石神庙当家明月师太尚未露面。这一阵兵刃交接之声，说不定是哪一个遇上强敌，心头自然十分焦急。

一时哪还犹豫，纵身掠进大厅，低声道：“荣老伯请在此稍候，晚辈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是百花帮的人遇上强敌，正在动手。”说完，不待荣敬宗开口，闪身朝第三个门户中仆去。

荣敬宗看他这般匆忙，不好拦阻，事实上也来不及阻止，只得朝他身后说道：“凌公子遇事小心，老朽总觉这大厅六个门户，有些不对。”凌君毅早已掠出去数丈之外，回头道：“晚辈省得。”

这道门户之内，依然是一条三尺来宽的夹道。

凌君毅手托“骊龙珠”，耳目并用，循着兵刃交接之声，一路寻去。他

脚下极快，转眼工夫，已经奔出十几丈远近，前面忽然出现了一条横穿而过的夹道。夹道之中，声音极难辨认，尤其那阵兵刃交接之声，时有时无，显然那博斗的两人，一强一弱，或者是一逃一追，此时业已渐渐远去。

凌君毅赶到十字路口，不得不停下步来，仔细辨认一下，但等他停住，那兵刃交接之声，也忽然沉寂下来。过了半晌，才隐隐听到兵刃交击，是从左首传来，不过声音已经去得极远。

凌君毅哪还怠慢，急急转身朝左首甬道中迫去，哪知刚走出三四丈远，突听远处响起一声娇叱，传入耳际，这声娇叱，听来极为耳熟，却分辨不出是谁来。心头不觉一怔，急忙刹住身子，再侧耳细听。但这人只娇叱了一声，就不再出声。

凌君毅仔细辨认方向，确定娇叱之声，是从身后传来，刚好和那阵兵刃交接，背道而驰。自己这一耽延，兵刃交接之声，已经杳不可闻。娇叱应该还不太远，他心头闪电一转，立即转身朝身后甬道中扑去。这回他只奔出五六丈远近，瞥见一条苗条人影，从对面转弯处疾闪而出，迎面奔来，双方一来一往，都在奔行之中，自然很快就冲到近前。

那苗条人影身法极快，一见有人迎面奔去，也没看清是谁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口中一声清叱，扬手一掌，拍了过来。不，她玉掌才扬，就有一篷轻烟迎面打来。

凌君毅早已收住奔行之势，口中叫道：“婉妹，是我。”

一篷轻烟般的细粉，洒了凌君毅一脸，同时“拍”的一声，一只玉掌也拍上了凌君毅的肩头！

那苗条人影微微一怔，接着发出一声惊喜的“啊”声：“大哥，是你……”那是温婉君，她随着话声，一个娇躯飞快的扑入了凌君毅怀里，玉臂一舒，抱住了凌君毅的身子，娇屈贴着他耳根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差点见不到你了。”

凌君毅看她衣衫有几处被剑锋划破，还有血迹，秀发也散乱了，一个人似是十分疲乏，模样极为狼狈，不觉轻轻理着她秀发，说道：“婉妹，你负了伤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还好，只不过划破了些皮，啊！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我是找你们来的，要不是你方才那声 DG 喝，我还找不到你呢！”温婉君一颗头靠在他肩上，道：“这里有许多夹道，穿来穿去，像是进了迷宫一般，找不到出路，咱们一行人，就这样渐渐的失散。而且对方的人，隐在暗中，伺机袭击。这些人个个武功剑术，均极高强，我要不是身旁带着迷香，早就伤在他们剑下了。”她微一停顿，吁了口气，轻笑道：“但我仗着迷香，已经杀了他们两个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时候失散的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不少时光了，算起来大概已有一个时辰，本来紫薇还和我在一起，后来听到一阵兵刃交接的声音，我们追了过去，哪知在拐弯角上，有人偷袭，等我收拾了那家伙，紫蔽就不见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就一直在甬道里打转？”温婉君委屈的道：“是啊！我身旁带的几支火折子，都烧完了，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，越是焦急，越找不到出路……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你害怕了？”温婉君两臂一紧，一颗头埋在他胸前，不

依道：“你还说呢！”

凌君毅只觉她说话之际，吐气如兰，使人欲醉。尤其她一个软玉般的娇躯，贴在自己胸前，两颗心跳在一起，好像触上了电，全身都在燃烧！他轻轻抬起她的脸来，柔声道：“你现在不用怕了。”四目相投，他看到温婉君长长的睫毛，水汪汪的眼睛，红菱般的嘴唇……两张脸，本来已经很接近，现在更接近了！温婉君口中轻“哦”一声，娇躯起了一阵轻颤！就在此时，幽暗的甬道中，忽然剑光一闪，一道森冷寒芒，电射而至，朝两人刺来。此人身法奇快，来的悄无声息，剑势更是劲急无情。

凌君毅蓦然警觉，身形向右一倾，带转温婉君的身子，左手三个指头已经快疾绝他的挡住了对方剑尖，右足飞起，一记“怀心踢腿”，朝来人当胸踢去。他这一接任剑尖，掌心翻起，本来掩住的珠光，突然大亮。原来这偷袭的人，是一个身穿青衫的汉子，看去年约五十出头，六十不到，只要看他来的悄无声息，和出手剑势，武功极高，自然是青龙堂的高手无疑！

那青衫人原也只看到甬道上有一个人影，才急欺过来，刺出一剑，不想竟是一对少年男女，尤其那青衫少年抬手之间，一下就撮住了自己剑尖，心头不觉一惊，急忙身形斜退半步，左手拍开凌君毅踢来一脚，右手一振，圈腕发剑。他这一振腕，功注剑身，那就非被他削落三个抬头不可，但凌君毅这三个指头撮着剑尖，同样力贯指尖，何异钢钳？两人这一挣，但听“拍”的一声，剑尖立告折断，这一段话说来较慢，实则仅是珠光一亮的工夫，两条人影，倏然分开！

青衫人不由一怔，怒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居然还是少林门下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是黑龙会三十六将中人？”

青衫人呆了一呆道：“你如何知道的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三十六将，都是昔年老会主调教出来的人，应该是忠义之士，阁下……”

青衫人惊异地目注凌君毅，截着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不用管我是谁。”

青衫人突然目射凶光，沉喝道：“你小子知道的太多了。”刷的一剑朝凌君毅急刺过来。

凌君毅身形轻轻一侧，便自让开剑势，口中朗喝道：“在下不但知道得很多，而且还是替老会主清理门户来的，你是三十六将中卖身投靠异族的鹰爪，今天就难逃一死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大哥，这人我们非擒活的不可。”

青衫人一剑刺空，心头方自一怔，听了凌君毅的话，心头又不禁大怒，冷哼道：“小子，好狂的口气！”喝声出口，手腕一振，又是刷刷两剑，急刺而出。

凌君毅拍手之间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青光湛湛的短剑，但他却并未还击，脚下站立不动，只是上身随着刺来剑势，轻轻摆动了两下，青衫人刺出的两剑，便自落空。

他这轻轻摆动的身法，正是从“飞龙九式”中领悟出来的。

此时牛刀小试，就把对方迅疾绝伦的三招剑法，轻易避开，心头不禁大喜，右手一挥，但听“铮”的一声，压住了对方长剑。就在此时，但见一只纤纤玉手，从凌君毅身旁探出，五指一展，撒出一蓬淡烟。

青衫人眼看温婉君弹出“迷魂药粉”，心知不好，但长剑被凌君毅压住，连抽剑后退都来不及，鼻中闻到一丝异香，眼前一黑，一个人怦然一声，摔

倒地上。

温婉君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总算抓到了一个活口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你要活口作甚？”

温婉君嫣然一笑道：“这里夹道分歧，犹如迷宫，找个人带路不好么？”

凌君毅突然想起荣敬宗的话来：“老朽只知青龙堂后，加建了一条秘道，作为囚人之用，却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地方。”

不错，唐文卿、方如莘不知被囚在何处，百花帮的人，在这纵横分歧夹道中分散，都需要一个带路的人，一念及此，不觉点点头，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周到，咱们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呢！”温婉君笑道：“我恨死了他们，才没留活口，后来火折子点完了，一个人转来转去迷失了方向，要想擒一个人替我引路，就是没再遇上贼人。我真有些后悔，先前不该出手太快，方才你听到的一声叱喝，就是我听到了脚步声，大概就是他了。”接着“哦”道：“大哥，你两个朋友，找到了么？”

凌君毅摇摇头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那不正好？擒住此人，对我们大有用处呢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只怕他不肯为我所用，走，婉妹，我们先把他带出去，由荣老伯劝他，也许他会甘心听命。”温婉君问道：“荣老伯是谁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他是先父的朋友，也是黑龙会黑龙潭的总管，他就外面，我是听到兵刃击撞之声，才赶进来的。”

温婉君奇道：“外面？外面是什么地方？”凌君毅笑道：“所谓外面，自然还是在昆崙山的山腹之内，只是在这夹道外面罢了。”接着说道：“此中经过，说来话长，目前无暇详谈，先退出去再说。”

一手抓起青衫人，往肩上一搭，回头道：“婉妹决随我来。”

手托“骊龙珠”，转身朝甬道行去。

不大工夫，就走出石门，回到六角厅了。

荣敬宗因凌君毅去了这许久，正在焦急，看他背着一个人走出，不觉大喜，迎上前去，道：“凌公子怎么去了这许多工夫？你再不出去，老朽就要找你去了。”他话声未落，已看到凌君毅身后，还有一位姑娘，这就连忙颌首招呼道：“方才那阵金铁交鸣，就是这姑娘和人动上手？”凌君毅笑道：“不是，那阵金铁交鸣，愈去愈远，晚辈没有找到。”说到这里，一面替温婉君介绍道：“婉妹，这位就是先父好友荣老伯。”一面又朝荣敬宗道：“她叫温婉君，是岭南温老庄主温一峰的千金。”

温婉君低着头，跟随凌君毅也叫道：“荣老伯。”

荣敬宗连说不敢，心中觉得诧异，问道：“温姑娘如何进来的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伯误会了，她是为了暗助晚辈，才乔装玫瑰，混入百花帮来的。”荣敬宗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说话之时，凌君毅已把肩头搭着的青衫人放到地上，问道：“荣老伯认得此人么？”

荣敬宗目光一凝道：“他叫辜鸿生，原是三十六将中人，如今是黑龙会八大管带之一。”

温婉君问道：“管带，是什么职务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管带，顾名思义，应该管领不少人才对，但黑龙会的管带，和护法也差不多，地位不算太低，但没有实职，这原是清廷武官的名称，八大管带，都拨在青龙堂听差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荣老伯，你既然认识他，我就先把他弄醒过来，由你老劝他，也许他会甘心听命。”荣敬宗望望凌君毅，问道：“凌公子要老朽说服他么？”

凌君毅当下就把门内夹道分歧，状若迷宫，百花帮的人，渐渐失散，被困在里面，无法找出出路，还有自己两个朋友，也不知被囚禁在哪里。这两件事，辜鸿生自然知道，如能把他说服，就不难迎刃而解。

荣敬宗一手摸着苍须，点点头道：“辜鸿生是三十六将中人，老朽对他自然知之甚捻，此人功利之心极重，如今身为清廷六品记名管带，要想把他说服，放弃功名富贵只怕不大容易……”略作沉吟，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续道：“只有一点，或可使他就范。”

温婉君嫣然一笑道：“晚辈知道了，晚辈自有方法，让他俯首听命。”

凌君毅奇道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温婉君嫣然笑道：“凡是重视功名利禄的人，没有不怕死的。”荣敬宗点头道：“姑娘说得极是。”

温婉君不再说话，举步走到辜鸿生身前，突然伸出两根玉管似的纤指，接连点了他三处穴道，然后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小玉瓶，旋开瓶盖，用指甲挑了少许药粉，弹在辜鸿生鼻子之上。

这真是灵验无比，他闻到药末，昏迷的人，立即打了个喷嚏，倏地睁开眼睛来。他目光转动了一下，看到荣敬宗、凌君毅、温婉君等人，脸色不禁微微一变，忽地从地上抬身坐起，这一坐起，他登时发觉身上被人点了穴道，手足均无法抬动。

荣敬宗道：“辜兄醒来了么？”

辜鸿生望着他道：“荣总管在这里就好，兄弟被人点了穴道。”

他果然是贪生怕死之人，见了荣敬宗，大有告饶之意。这也难怪，如今是大清朝的天下，他又是“功狗”，当上了官的人。大凡做官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想往上爬的。往上爬，就是前程远大，性命焉得不值钱？荣敬宗手拂苍须，说道：“辜兄可知韩占魁已死，水轻盈败走了么？”

辜鸿生听得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荣总管此话当真？”荣敬宗道：“兄弟已经不是黑龙会总管了，辜兄不用再以总管相称。兄弟和辜兄相处四十年，要奉劝辜兄，咱们本是炎黄子孙，太阳神前磕过头的教友，原不该替异族作鹰犬……”

辜鸿生脸色剧变，骇然道：“荣总管，你反了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不错，兄弟和辜兄昔年同受老会主栽培，黑龙会沦入清廷手中，就成了屠杀江湖同道的刽子手。咱们不该再受人利用，此刻，该是你觉醒之时了，只要你肯和咱们合作，兄弟保证，决不伤一根毫发。”

辜鸿生似是心君交战，拿不定主意，双目微阖，只是沉吟不语。

温婉君道：“姓辜的，告诉你，我点的穴道，是岭南温家的独门手法，你如想妄自运气解穴，那就当心运气入岔好了。”

辜鸿生双目乍睁，冷声道：“你们要待怎样？”温婉君道：“那要看你怎么一个态度了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在下落在你们手里，生杀之权，操在你们手上，在下又能如何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眼前你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一生一死，只有听凭你自己选择。”

辜鸿生拿目望望荣敬宗，荣敬宗故作不见，别过头去。

辜鸿生道：“楼蚁尚且贪生怕死，一个人好死不如赖活，但在下想听听这一生一死两条路，如何生法？又如何死法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说来也很简单，第一条路，就是方才荣老伯说的，只要你肯和我们合作，不妄存丝毫侥幸之心，意图逃走，等我们离开昆崙山之后，不论你为善为恶，为友为敌，都放你自去。至于第二条路么……”忽然住口不言。

辜鸿生道：“第二条路怎样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第二条路，就是要你供出这里地道的情形和你们囚人的所在，如果你不肯说，我们会严刑逼供，必将把你刑逼至死。”辜鸿生面上微有怯色，低垂着头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辜某一世为人，岂能这般无声无息的死去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是啊！只要出了黑龙会，我们可放你自去，这样平白死去，不是太可惜了？”

辜鸿生望了温婉君一眼，说道：“好吧！你先说说，要在下如何合作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你那是答应了，好，所谓和我们合作，共有两点，第一，就是替我们带路，找到失散在夹道中的百花帮的人。

第二是带我们在囚人的地方，救出凌大哥的两个朋友。”辜鸿生道：“就是两件事？”温婉君道：“不错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好，在下答应了，你替我解开穴道。”凌君毅回头望望荣敬宗，问道：“荣老伯，他说的话可靠么？”

荣敬宗一手摸着苍须，呵呵笑道：“这个就难说了，老朽和辜兄，昔年虽是同列三十六将之中，但一旦当上了清廷鹰犬，就极少信义可言。”

辜鸿生看看荣敬宗，心头十分气愤，忖道：“荣敬宗你也没想想，当年你是同样向清廷投降的，直到如今，我不过是一名从六品的管带，你姓荣的却是正六品衔总管。你口口声声叫人清廷鹰犬，难道你不是鹰犬？”但这话他可不敢说出口来，只是苦笑道：“荣老哥，咱们相识几十年了，难道还信不过兄弟么？”

温婉君没待荣敬宗开口，接道：“是啊！荣老伯和你相识了几十年还信不过你，我又如何信得过你呢？”说到这里，忽然仰手从怀中取出一颗药丸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？你把这颗药丸吞下，我就替你解开穴道。”辜鸿生朝她手中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姑娘手中可是毒药么？”

温婉君忽然展齿一笑道：“不是，岭南温家从来不做毒药。

这颗叫做‘失魂丹’，服下之后，如在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得不到解药，药性就会发作，一个人像失魂落魄一般，一切都记得干干净净，形同白痴，终身无药可救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这药丸果然恶毒得很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有解药，你服下了‘失魂丹’之后，我先给你两颗解药，就可维持六个时辰。”辜鸿生道：“六个时辰之后，是否仍须服用解药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你说对了，过了六个时辰，我自会再给你解药的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姑娘是说，每过六个时辰，就得服一次解药了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那也不用，服过六颗解药就可没事，我们也许不用六个时辰，就出去了。那时，我自会把四颗解药一起给你的。”辜鸿生道：“那是说，

在下没有完全取到解药之前，必须全力保护你的安全了。”

温婉君望望凌君毅，婉然笑道：“用不着你保护我，我和凌大哥走在一起，什么人也伤不了我。”她说来十分自然，但谁都听得出她和凌君毅情爱极深，有着无比的信赖。

小桃站在边上，偷偷地看了凌君毅一眼，心里不由升起一丝少女特有的嫉妒。

温婉君话声一落，接着说道：“好啦，我话已经和你全说明白了，现在你快把它吞下去吧。”

辜鸿生看看药丸，心头大感犹豫。

温婉君笑了笑：“你穴道受制，我本来就用不着和你多费口舌。”突然左腕一探，捏开辜鸿生的牙关，右手迅速把药丸投入他口中，随手在他后颈上拍了一掌，然后替他接上了牙关。

辜鸿生身落人手，心头虽是气愤，却是敢怒而不敢言，直等温婉君给他接上牙关，不觉大声道：“姑娘，解药呢？”

温婉君笑道：“你急什么？我答应给你，自然会给你的了。”

说着，双手一翻，连拂带拍，解开了他被制的穴道，取了两颗朱红的丹丸，随手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这是解药。”辜鸿生从地上站起身子，一手接过解药，迅快纳入口中，另一只手却闪电般抓出，一把扣住温婉君的脉腕，随手一带，后退了三步，把她身子挡住自己身前，沉喝道：“你们谁敢过来，辜某就先杀了她。”他这一下出手奇快，凌君毅、荣敬宗全都措手不及，眼看着他带着温婉君退出去三步远近。

荣敬宗冷哼道：“辜鸿生，老夫没说错吧，一旦当了清廷鹰犬的人，就毫无信义可言。”

辜鸿生大笑道：“和你们这些叛逆，讲什么信义？”温婉君任由他扣着脉腕，脚步跟舱，跟着过去，口中尖叫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辜鸿生得意的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只要把解药交出来，我就饶你一命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你莫要忘了我是岭南温家的人。”岭南温家以迷药驰誉江湖，因此江湖上人有一句话：“岭南温家的人一身都是迷药。”正在此时，突听有人接道：“辜兄先点了她的穴道。”话声甫出，敞厅四周六个门户之中，同时出现了六个一身青色劲装手仗长剑的汉子！荣敬宗双目精光暴射，沉喝道：“杨志高，你来得正好。”

就这句话的工夫，但听“砰”的一声，辜鸿生一个人忽然摔倒地上。上首左边一道门户中出现的是一个中等身材、面貌白皙的中年人，正是三等虾杨志高，水轻盈从京里带来的二名亲信之一。只要看他双目炯炯有光，不但武功极高，而且还是个十分精悍的人。

杨志高才一现身，就见辜鸿生忽然无声无息的倒下去，心头不禁蓦然一惊，急忙喝道：“你们还不快去接应？”他喝声出口，立时有二个青衣汉子一个箭步，朝温婉君欺了过去。

温婉君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谁敢过来？”扬手处，飞出一篷黑色烟雾。

那两名青衣汉子方才听她说出是岭南温家的人，此时看她扬手打出一篷黑烟，自然识得厉害，哪敢怠慢，掠去的人，慌忙闭住呼吸，急急往后跃退。

温婉君婉然一笑道：“瞧你们连一把沙土都这般害怕，还充什么字号？”她这一把确实是沙土，但没有人敢向她逼过来。

温婉君也不去理会他们，自顾自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，用指甲挑了少许药来，轻轻弹在辜鸿生鼻孔之上。辜鸿生打了个喷嚏，突然清醒过来，揉揉眼睛，挺身从地上站起。

温婉君望着他，偏脸笑道：“辜大管带，你还要扣着我手腕，逼取解药么？”

辜鸿生吃过苦头，哪里还敢鲁莽出手，尤其自己被迫吞服了“失魂丹”，只服过两颗解药，惹翻了温婉君，只要她不给解药，岂非弄巧成拙？

他对自己性命，有着无比的珍惜，一念及此，不觉堆起一脸笑容，连连陪笑道：“姑娘迷药，果然厉害，在下已经领教了，咱们既已有约在先，双方都得遵守，对不？”温婉君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咱们如能在六个时辰之内，退出山腹秘道，我自会把四颗解药，一起给你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好。”温婉君道：“但在山腹秘道之内，你就得听我的了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温婉君目光一动，低声道：“他们快动手啦，你随我过去。”说完，轻移莲步，朝众人立身之处走去。

辜鸿生已经知道温婉君迷药的厉害，哪敢再存侥幸偷袭之心，果然乖乖的随着温婉君身后走去。原来这一阵工夫，双方已经剑拔弩张，大有立即动手之势。

凌君毅关心温婉君的安危，只是注视着这边的动静，此时眼看温婉君朝他走来，才算放心。

荣敬宗是一行人中的领头，这时和杨志高正面对垒，双方正在互相斥责之中。

只听杨志高大声道：“荣敬宗，朝廷待你不薄，你居然敢口发胡子，”一手接过解药，迅快纳入口中，另一只手却闪电般抓出，一把扣住婉君的脉腕，随手一带，后退了三步，把她身子挡住自己身前，喝道：“你们谁敢过来，辜某就先杀了她。”他这一下出手奇快，君毅、荣敬宗全都措手不及，眼看着他带着温婉君退出去三步远地。

荣敬宗冷哼道：“辜鸿生，老夫没说错吧，一旦当了清廷鹰犬的人，就毫无信义可言。”

辜鸿生大笑道：“和你们这些叛逆，讲什么信义？”温婉君任由他扣着脉腕，脚步踉跄，跟着过去，口中尖叫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辜鸿生得意的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只要把解药交出来，我就饶你一命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你莫要忘了我是岭南温家的人。”岭南温家以迷药驰誉江湖，因此江湖上人有一句话：“岭南温家的人一身都是迷药。”正在此时，突听有人接道：“辜兄先点了她的穴道。”话声甫出，

四周六个门户之中，同时出现了六个一身青色劲装手仗长剑的汉子！荣敬宗双目精光暴射，沉喝道：“杨志高，你来得正好。”

就这句话的工夫，但听“砰”的一声，辜鸿生一个人忽然摔倒上。上首左边一道门户中出现的是一个中等身材、面貌白皙的中年人，正是三等虾杨志高，水轻盈从京里带来的二名亲信之一。只看他双目炯炯有光，不但武功极高，而且还是个十分精悍的人。

杨志高才一现身，就见辜鸿生忽然无声无息的倒下去，心头禁蓦然一惊，急忙喝道：“你们还不快去接应？”他喝声出口，立时有二个青衣汉子一个箭步，朝温婉君欺了过去。

温婉君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谁敢过来？”扬手处，飞出一篷黑色烟雾。

那两名青衣汉子方才听她说出是岭南温家的人，此时看她扬手打出一篷黑烟，自然识得厉害，哪敢怠慢，掠去的人，慌忙闭住呼吸，急急往后跃退。

温婉君嫣然一笑道：“瞧你们连一把沙土都这般害怕，还充什么字号？”她这一把确实是沙土，但没有人敢向她逼过来。

温婉君也不去理会他们，自顾自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，用指甲挑了少许药来，轻轻弹在辜鸿生鼻孔之上。辜鸿生打了个喷嚏，突然清醒过来，揉揉眼睛，挺身从地上站起。

温婉君望着他，偏脸笑道：“辜大管带，你还要扣着我手腕，逼取解药么？”

辜鸿生吃过苦头，哪里还敢鲁莽出手，尤其自己被迫吞服了“失魂丹”，只服过两颗解药，惹翻了温婉君，只要她不给解药，岂非弄巧成拙？

他对自己性命，有着无比的珍惜，一念及此，不觉堆起一脸笑容，连连陪笑道：“姑娘迷药，果然厉害，在下已经领教了，咱们既已有约在先，双方都得遵守，对不？”温婉君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咱们如能在六个时辰之内，退出山腹秘道，我自会把四颗解药，一起给你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好。”温婉君道：“但在山腹秘道之内，你就得听我的了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温婉君目光一动，低声道：“他们快动手啦，你随我过去。”说完，轻移莲步，朝众人立身之处走去。

辜鸿生已经知道温婉君迷药的厉害，哪敢再存侥幸偷袭之心，果然乖乖的随着温婉君身后走去。原来这一阵工夫，双方已经剑拔弩张，大有立即动手之势。

凌君毅关心温婉君的安危，只是注视着这边的动静，此时眼看温婉君朝他走来，才算放心。

荣敬宗是一行人中的领头，这时和杨志高正面对垒，双方正在互相斥责之中。

只听杨志高大声道：“荣敬宗，朝廷待你不薄，你居然敢口发胡言，说出大逆不道的话来，你这是反了？”

荣敬宗呵呵大笑道：“杨志高，你也是炎黄子孙，大汉民族，你自己数典忘祖，认贼作父，才是反了。告诉你，黑龙会是太阳教的黑龙会，被你们清廷鹰犬控制了二十年，成为残杀武林同道的帮会，只要有血性的武林中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现在，出卖黑龙会的罪魁祸首韩占魁已经伏诛，你们主子从京里派来的亲信水轻盈，也已逃走，凭你杨志高这么一个小角色，老夫也懒得动手，你还是自己束手就缚的好。”韩占魁已死，水总监逃走，这两句话，听得杨志高心头暗暗震惊，只要看荣敬宗说话的神色，似乎不像有假！但继而一想，又觉得不对，仅凭荣敬宗和一个青衫少年，哪能是水总监的敌手？何况水总监手下还有一位红衣大师精擅瑜珈神功，无人能敌……他心念闪电一转，不觉大笑道：“荣敬宗，你少冒大气，尔等进入青龙潭绝地，那就不用再想出去了。”原来这里叫做“青龙潭”

荣敬宗道：“很好，咱们多说无益，那就在手底下见见真章了。”锵的一声，撤出了长剑。

凌君毅倏地跨上一步，说道：“荣老伯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还是让晚辈来

对付他们吧！”

温婉君叫道：“凌大哥，慢点。”

凌君毅回头道：“婉妹，有什么事？”温婉君笑道：“不知这姓杨的够不够资格和你动手？我想还是让辜朋友先出手试他几招的好。”说到这里，一手理理鬓发，转过脸去，道：“辜朋友，这第一场，还是你上去接那姓杨的几招吧。”她话声虽然柔婉，但这话对辜鸿生却无异是命令。

辜鸿生听得不禁一怔，脚下犹豫了一下，但他性命操在人家手里，不敢违拗，右手一抬，撤出了长剑，举步朝杨志高面前逼去。

这下，直看得杨志高心头猛然一凛，双目盯注着辜鸿生的脸上，喝道：“辜鸿生，你怎么了？可是被妖女迷失了神志么？”

辜鸿生欠身道：“回总管，属下很好。”敢情杨志高还是“青龙潭”的总管。杨志高道：“那你给我站到边上去。”

辜鸿生苦涩的笑道：“总管原谅，兄弟这是情势所逼……”杨志高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你也想造反？”

辜鸿生额上流出汗珠，说道：“兄弟身中温家‘失魂丹’，不得不尔。”

温婉君催道：“辜朋友，尽说干么，快动手呀！你今天放过了他，等出了山腹秘道，他还会放过你么？”辜鸿生心头蓦然一震，咬咬牙道：“不错，杨志高，今天兄弟除了和你一拼，确是别无路走。”挥手一剑，刺了过去。

杨志高又急又怒，右腕一翻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压位辜鸿生长剑，厉声道：“辜鸿生，他们只有这几个人，而且已入绝地，还能支持多久？你如何听信乱党的话？”

辜鸿生刷地抽回长剑，摇摇头说道：“不成，兄弟如果没有解药，就活不过明天。”

杨志高厉声道：“你依附叛逆，就活不过今天！”长剑一摆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们还不给我一起上把这几个叛逆拿下了？”每一道门前，都站着一个青衣劲装汉子，他们明明听到“总管”下的攻击令，但他们却依然凛立如故，一动不动。

杨志高气得脸色铁青，怒吼道：“你们都是死人？还不给我围上去？”温婉君淡淡一笑道：“他们虽然没死，但不会再听你的了。”

杨志高猛然一惊，怒声道：“是你在他们身上做了手脚？”

温婉君嗤的一声笑道：“你说对了，他们都中了我的无形迷香，只留下你一个，那是我让给辜朋友的。”杨志高听得胆战心惊，但他脸上丝毫没露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好个妖女，手段果然毒辣得很！”

口中和温婉君说着，左手“呼”的一掌，却朝辜鸿生迎面击去，人已借势纵起，迅疾朝身后一道门户倒跃过去。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，他自以为这一掌突起发难，可以逼住辜鸿生的追击，自己就可安然退入门内。只要退入甬道，里面山道交叉，就无人能阻拦他了。

哪知他身形堪堪纵起，只听凌君毅大喝一声：“你往哪里走？”左手击出一掌。他这一掌出于，立时有一团强猛劲力，呼啸涌出。但掌力并未击向杨志高，而是击到他身后四五尺处，正是那道石门的前面。

凌君毅内功精纯，屡经大敌，使他对敌经验大增，这一掌拿捏的时间恰到好处，他掌力撞到门口之时，杨志高往后纵退的人，也刚刚掠到！杨志高身为大内三等待卫，一身武功自然也不会弱到哪里去，在他纵退之际，陡觉身后风声有异，百忙中蓦地一吸气，身在悬空，硬行向左扭转，护胸左手

闪电横臂挥出。

他纵然应变得快，这一掌横击在凌君毅涌向石门的掌风边缘，两股劲力一交，他悬空发掌自然吃亏，一个人立被震出数步之多。但这是他预料中的事，主要是为了脱出凌君毅的掌风之外，因此身子被震飞起，落到数尺远近，便自站定。只此一掌，他已发觉这青衫少年功力之高，大出他意料之外。只此一掌，凌君毅也同时发觉杨志高是一个劲敌。因为杨志高纵退的人，忽然撞上掌风，他纵有封架之力，也应该有措手不及之感。

但眼看就要为掌力击中之时，他身在半空，居然扭转身子，横臂拍出一掌，再借势飘退，非有高深内功和绝高轻功的人，决难办到。

凌君毅拍出一掌之后，并未追击。

荣敬宗手拂苍鬓，呵呵一笑道：“杨志高，今日之局，你大概也可看得出来，如不束手就缚，要想生离此地，只怕比登天还难了。”

杨志高一张白皙的脸上，色如喋血，手中长剑一摆，厉声道：“荣敬宗，你敢不敢和我拼个生死存亡。”温婉君插口道：“你和辜朋友还没比划，就想逃走的人，还敢找荣老伯拼斗？”

辜鸿生迟迟不敢出手，为的就是杨志高终究是清廷的三等待卫，自己如果还想往上爬，就不能得罪了他，但此刻形势已然完全改观，只要听荣敬宗的口气，杨志高已无逃走的可能。

杨志高既然对他不再构成威胁，而且荣敬宗这一方已然占了绝对优势，此时再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要知一心只想升官发财的人，没一个不会投机取巧的，辜鸿生自然也并不会例外。温婉君话声方落，辜鸿生候地右足跨开一步，长剑扬处，左手剑诀朝前一指，说道：“杨总管，兄弟逼于形势，说不得只好开罪了，你请！”杨志高怒哼一声道：“好吧！勾结叛逆，与叛逆同罪，杨某就拿你祭剑。”喝声出口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已经横摇出去。

辜鸿生喝声：“好！”霍地一个旋身，抢到杨志高侧翼，长剑一招“金雕展翅”，往外疾展，森森剑锋，闪电般猛刺敌人肩臂。杨志高身法快极，一剑出手，方位立变，反手一剑，应招发招。但听“当”的一声，双剑击实，双方的人都不禁后退了一步。

辜鸿生只觉虎口发热，长剑被荡开了数尺，心头暗暗震惊。

杨志高口中冷嘿一声，突然欺身过去，长剑连展，接连刺出五剑。辜鸿生自然不肯示弱；剑法展开，攻守相连，接下对方五剑，也还击了三剑，就候地分开。杨志高志在速战速决，因此一分倏上，再次扑攻过去。两人两度交锋，谁都不敢轻视对方，各自展开一身所学，力拼硬搏。

杨志高使的是“长白派剑法”，剑走刚猛一路，长剑起处，如龙蛇疾舞，如鹰隼回翔，大开大阖，使得虎虎生风，煞是凌厉！辜鸿生的剑法，轻灵飘逸；变化繁复，一个人青光缭绕，来去如风。

倏忽之间，已斗了三五十招。杨志高最初自恃功力，以为辜鸿生只是自己一名下属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心中急于速战速决，连番抢功之中，迭走险招。不料辜鸿生剑法轻灵之极，门户又封得极严，打到三五十招，非但讨不了半点便宜，而且有几过于急躁，还几乎给辜鸿生长剑扫中，心头不禁急怒交迸。

其实杨志高不知道，辜鸿生比他更为吃力，他剑法虽然轻巧多变，但功力到底稍逊，用尽全九才能打个平手。而且每当兵刃相交，都感到对方剑上，有一股极大力道，犹如铁锤挟风，当胸压下，他不住的运气凝功拼命支

撑。

又拆了二三十招。杨志高这时也已看出，辜鸿生剑法虽然不弱，但功力却比不上他。

这一发现，杨志高不禁冷笑一声，剑法一变，暗暗凝聚功力，剑身满布真力，开因之间，剑风激荡，一二丈内，嘶嘶有声！只听一声“当”“当”剑击之声中，辜鸿生虽然接下了他几剑，但一个人却被震得连退了几步。

杨志高一招得手，口中冷嘿一声：“看你还能接下本座几剑？”只不过几招工夫，辜鸿生已被逼落下风，在杨志高着着进逼之下，不得不举剑封架。剑剑交击，“当”“当”金铁交鸣声中，辜鸿生越发后力不继，被逼得汗流浹背，步步后退，几乎已无还手之力。

温婉君低声道：“大哥，辜鸿生已经不行了，你快出手吧！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他还可以挡得两三招。”话声之中，但听“嘶”的一声，辜鸿生左袖已被杨志高剑锋划破，心头蓦吃一惊，急急后退。杨志高霍地欺上一步，又是一剑扫去。

辜鸿生急忙举剑封架，但听“当”的一声，只觉右臂一阵酸麻，长剑被直荡开去。

这下门户大开。杨志高双目通红，一声不作，振腕发剑，一道寒光，快逾逾电，当胸直刺过去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际，杨志高但觉身侧疾风飒然，似是有入直欺过来，他连转念头都来不及，突觉右腕一紧，已被人家扣住，紧接着一股大力从那手掌中传出，五指一松，自己竟然身不由主一个颤抖，往后摔去。

这真是有如梦靥一般，连人家影子都没看清，就稀里糊涂地摔了个跟头。但杨志高终究是大内高手，武功高强，借着摔出之势，长剑迅快在地上一点，双脚从头顶翻过，落到地上，人已笔直站稳。定睛瞧去，只见凌君毅空着双手，潇洒地站在自己面前。

杨志高不知青衫少年是谁，心头又惊又怒，眼看对方空着双手，一时不由得凶心突发，口中大喝一声，呼的一剑，横扫过去。他这一剑含恨出手，蓄势而发，宛如匹练横飞，剑光横及八尺，以为对方空着双手极难躲闪，如能把敌人拦腰两截，岂不快哉？哪知剑光划过，竟然扑了个空，凌君毅身法怪异，也不知是怎么给他避过的，依然站在那里，连脚步都未移过一步。

杨志高不禁怔了一怔，他不信自己在剑上下了二三十年苦功，连一个空着双手的人衣角都刺不到。同时强敌环伺，同来五人均已中了那小丫头的迷药，自己若不给他一个措手不及，刺倒一个个人，急谋脱身，只怕真要毁在此地了。他想到这里，哪还犹豫？手中长剑倏地回转，刷刷两剑，直劈过去。他这两剑，是继横扫一剑而发，说来较慢。

其实不过转了念头的工夫。在旁人看来，他横扫一剑落空之后，就接连劈出两剑。

这回杨志高看得清楚，第一剑劈出，凌君毅身形微微侧了一下，剑光贴着他右侧衣衫直落，第二剑自然比第一剑更快，劈向他往左避让的身子。但凌君毅身上好像长着眼睛，剑势未落，他身形又轻轻一侧，这一剑又落了空。

杨志高简直如遇见鬼魅，从他出道以来，从未遇到过这等离奇的身法，一时惊得不知所措！

凌君毅突然一声长笑，右手一抬，手中已经多了一柄四尺长剑，剑尖

朝杨志高一指，朗声道：“姓杨的，你此时放下长剑，束手就缚，咱们只要废去你武功，仍可留你一命，如再……”

杨志高到了此时，已经豁出命去，喝道：“老子和你拼了。”抖手一剑，急如星火，当胸就刺。

凌君毅冷笑一声，长剑反手一绞，“嗒”的一声，拍在杨志高剑身之上。

杨志高只觉执剑手臂，被震得一麻，五指剧痛，一柄长剑再也掌握不住，当的一声，落到地上。

凌君毅右腕一抬，雪亮、森寒的剑尖，已经点在杨志高的咽喉之上，冷笑道：“姓杨的，你还有什么说？”

杨志高一声不作，闭上了眼睛。

第三十九章 探破古井

荣敬宗看出不对，急忙一跃而出，伸手一指，点了他的穴道，然后用力捏开杨志高的下颚，只见他口中缓缓流出黑血！

荣敬宗跌足道：“这厮果然服毒自裁了。”右手一松，杨志高一个身子，“砰”然往后便倒。

温婉君骇然道：“好厉害的毒药！”

荣敬宗道：“这是大内特制的毒药，只要用舌尖一拨，一口咬碎，就毒发身死，无药可救。老朽一时疏忽，竟然让他服下毒药。”辜鸿生眼看杨志高服毒身死，心中暗暗放下了一块石头，急忙走将过去俯下身子，探手在他怀中一阵掏摸，取出用红线串着的三枚金钱，递给了荣敬宗，说道：“荣总管，这是开启青龙潭石门的锁匙，你老收了。”

荣敬宗接到手上，只觉这三枚金钱比一般制钱稍厚，入手甚重，想是纯金制成，不觉问道：“青龙潭石门？青龙潭在哪里？”原来他身为黑龙潭总管，却不知“青龙潭”这个名称。

辜鸿生道：“青龙潭就是青龙堂囚人之处，囚禁在里面的，都是叛逆重犯……”

荣敬宗一手持须，奇道：“老夫身为黑龙潭总管，竟然不知此事。”辜鸿生道：“这是水总监来了之后，由杨志高一手建造的，这一带的总称，就叫青龙潭，杨志高是这里的总管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你说的石室在哪里？”辜鸿生道：“石室就在这座六角大厅的下面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如何下去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开启第一道门户，须有六个人一齐动手，把这里六个石凳同时朝中间推去，把石凳推到石桌底下，就可现出门户了。”荣敬宗回头看去，自己五人，加上辜鸿生，正好六人，这就说道：“咱们正好六人，那就一齐动手吧！”温婉君看了被自己迷倒的五人一眼，问道：“荣老伯，这五个人，如何处置？”

荣敬宗道：“老朽之意，咱们先把地室中被囚的人，救出来了再说吧。”

当下就由荣敬宗、凌君毅、温婉君、小桃、黑衣剑士和辜鸿生六人，

各自分开站到六个石凳前面，由荣敬宗发出口令，大家同时把石凳往中间推去。

这六个石凳，如果一个人要想搬动，那就像生了根一般，但此时由六人同时推动，说也奇怪，居然应手推动，轻而易举地推到了石桌底下。就在此时，只呀地底一阵隆隆轻震，那圆形石桌忽然缓缓往下沉去。

辜鸿生忙道：“荣总管，这石桌就是通往石室的升降机，一次可下去六人，要下去的人，等石桌下沉到与地面一样平时，才可以跨上去。”

荣敬宗目光一掠，说道：“凌公子和老朽、辜兄三人下去就好，温姑娘暂时在上面守留吧。”说话定时，石桌渐渐已沉到相地面相平，荣敬宗当先举步跨了上去。

凌君毅、辜鸿生也相继踏上。石桌下沉之势原极缓慢。但沉入地面之后，下降就比先前快得多了。温婉君不放心，手持火筒，站在圆形的窟窿口上，探首下望。

凌君毅手托“骊龙珠”，举目打量，这下降之处，就像一口古井，自己三人，随着桌面笔直下降。不消一会，石桌已经落到一间石室中间，便自停住。

凌君毅暗自估计，这笔直下降，离洞顶少说也在十丈以下了。

辜鸿生道：“到了，二位可以下去了。”说着，纵身跃落地面。

荣敬宗为人谨慎，等辜鸿生跃落之后，跟着纵身落地。这是一间四方形的石室，约有五六丈见方，但除了从上面降落的一张石桌六个石凳，四周空荡荡的别无一物。

辜鸿生落地之后，第一件事，就急急忙忙的移开一个石凳，很快在石凳上坐了下来。

荣敬宗道：“辜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说话之时，右手已经凝蓄掌力，只要发现辜鸿生有何异动，立可取他性命。

辜鸿生朝他苦涩的笑了笑道：“兄弟一条性命，系在温姑娘手里，兄弟还不想死。”

这石桌降落之后，如果没人把石凳移开，它就会自动往上升去，那时，除了上面再有六个人推动石凳，等它下降，咱们就无法上去了。”荣敬宗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说着，也顺手移开一个石凳，坐了下来，一面问道：“这间石室，并无门户，要如何才能开启？”

辜鸿生一声诡笑道：“这里共有三道石门，荣总管在黑龙会耽了四十年，对山腹秘道的各处石门，自然最是熟悉不过。”

开启这三道石门，方法也并无不同，凡是黑龙会的人，只须举手之劳，就可把它打开……”

荣敬宗沉吟一声道：“那要这三枚金钱何用？”辜鸿生笑道：“这就是为了防备黑龙会万一有了内奸，或者囚禁之人就是黑龙会的高级人士，难免有人冒死潜入，来此救人，看到石门开启方法和各处甬道石门，并无异处，自会伸手按动机括，但在石门启之时，也就触动了里面安装的埋伏。

立时会有极厉害的暗器射出，开启石门之入，纵有一身武功，也极难躲闪。”

荣敬宗哼道：“好恶毒的心机！那么这三枚金钱，又有何用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因此在开启石门之前，必先投下一枚金钱，闭住埋伏，方可按动机括，开启石门。”荣敬宗道：“老夫面前，希望你辜兄别耍花样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这个荣总管但请放心，兄弟说过，兄弟还不想死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伸手取出三枚金钱，朝辜鸿生递去，说道：“那就有劳辜兄，去把三道石门，一齐打开了。”

辜鸿生接过三枚金钱，笑了笑：“荣总管多疑的很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这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辜兄平日为人，老夫清楚得很。”辜鸿生耸耸肩道：“荣总管不相信兄弟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双手一挣，拉断了串着金钱的红线，站起身，举步朝正面一堵石壁走去。

荣敬宗立时起身跟了过去，提着右手，力聚掌心，随时都可发掌劈击。凌君毅也不怠慢，紧随着走了过去。

辜鸿生走近壁前，口中说道：“这间石室，是囚禁较为高级人士的，里面一共有两间，住得比较舒适，也不用戴刑具，因为到了这里面，就是有通天之能也休想出得去。”他一面说话，一面俯下身去。

原来石壁底下，有一条极细的裂缝，若非仔细察看，决难发现。辜鸿生弯着腰，就把手中一枚金钱，往缝中投去，但听壁下发出“叮”的一声轻响，就偃无声息。辜鸿生直起腰，举手在壁上连按两按，但见两道石门，缓缓从中开启，往两旁移开。这石门之内，齐中隔为两间，正面各有；道粗如儿臂的铁栅和一道铁门，里面地方不大，却有一张木床和一几一椅，两间石室完全一样，但却并没有人。

荣敬宗道：“辜兄，这里没有人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兄弟说过，这两间是囚禁较为高级人士的处所，自然没人，但兄弟总得打开来给你们瞧瞧。”随着话声，就把石门复了原。

荣敬宗问道：“两边的呢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这两旁是普通囚房，男左女右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先去打开右边的石室。”辜鸿生道：“凌公子两位令友，是女的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

辜鸿生不再多说，走近石壁，同样先投下金钱，然后伸手打开石门。

石门方启，只听里面响起一声娇脆的声音骂道：“呸，你们这些贼党匪类，狗强盗，你们能把姑娘怎样？总有一天，姑娘砸烂你们贼窝，一个个宰了你们……”这姑娘好大的脾气，一开石门就骂，但她咕咕呱呱的骂来，说得又快又脆，虽在骂人，却骂得悦耳动听！凌君毅不用看人，一听她的口间，就知道是方如苹！

这一刹那，凌君毅但觉心情一阵波动，忙叫道：“苹妹，是我来救你来了，你和唐姑娘在一起吧？”随着话声，手托“骊龙珠”，走了过去，石门之内，自然也是一道铁门，里面没有床，也没有椅几。里面囚着三个姑娘，秀发散乱，身上却穿着男人装束，青绸长衫，薄底粉靴，看去不但憔悴，而且不伦不类。不用说，她们被擒来此之时，是穿着男装，后来才发现她们是女的。这三人，正是唐文卿、方如苹和祝雅琴。

方如苹听到凌君毅的话声，不禁蓦然一怔。这是她多么熟悉，多么渴望的声音？她日日夜夜盼望的就是这几句话。她和唐姐姐每天说来说去，不知要说他多少遍，也只有说起他，才能解除岑寂，解除忧虑，解除她们的相思之苦！他也是她们唯一的希望。如今他真的来了，就站在她们面前！唐文卿一双明亮的凤目之中，突然流出两行珠泪，颤声道：“凌大哥，这不是梦吧？”

方如苹喜得也流出泪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你真的来了，我知道我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你真的来了。”

她隔着铁栅，含着泪珠，又说又笑，真如带着雨珠的百合花，娇憨如昔，只是清瘦多了！凌君毅看得又是高兴，又有些心疼。他出道江湖，第一个就遇到方如苹，他心里一直把她看作小妹，自以为对她并没有情愫，岂知情愫是在暗中滋长的，连自己也未必知道。直到此时，他才知道方如苹在他心里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。因为这两个月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她，此刻见了面，还隔着铁栅，他几乎想拥抱她，轻轻的安慰她一番。

但这不过一时间的情感波动，他立时警觉当着荣敬宗、辜鸿生两人，自己有些失态，这就皱皱眉。问道：“你们怎会被黑龙会擒来的？”方如苹厥着小嘴，说道：“就是那个叫柳仙子的妖妇婆，什么柳仙子？哼，自称仙子，不过是柳妖婆，柳妖精罢了，我和唐姐姐恨不得刺她几剑，才高兴呢。”荣敬宗道：“辜兄，这道铁门，如何开法？”

铁门上，并没有锁，自然也由机关操纵。

辜鸿生接道：“这个兄弟就不知道了，这道铁门，如何开启，大概除了杨志高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”荣敬宗浓眉微攒，回头朝凌君毅道：“凌公子，你身上宝剑，不知是否削得断？”

凌君毅经他一语提醒忙道：“晚辈试试。”

随手抽出巨烟剑，一面抬目说道：“苹妹、你们退后些。”

唐文卿、方如苹、祝雅琴依言退后了几步。

凌君毅跨上一步，缓缓吹了口气，功运有腕，剑朝铁栅上砍去。但听“喀”的一声，剑光过处，一支儿臂粗的铁柱立被削断，凌君毅一剑得手，信心大增，接连几剑，便把铁栅就砍成了一个大洞，凌君毅收起宝剑，方如苹喜得一声欢笑，很快从铁栅洞中窜了出来！

“大哥！”她受了将近两个月的委屈，一时悲喜交集，顾不得人，一下朝凌君毅身上扑来。

凌君毅超忙把她扶住，低声道：“苹妹，快站稳了，别孩子气，教人家看了笑话。”

方如苹经他一说，羞得粉脸通红，站住身子。这时唐文卿、祝雅琴二人也相继从窟窿中走出。

凌君毅迎着唐文卿含笑道：“二妹子，这些天，你们都受了委屈了。”唐文卿盈盈欲涕，一手掠掠鬓发，勉强笑道：“我们日日夜夜都盼望着凌大哥，总算给我们盼望到了。”

她不像方如苹那样，扑上身来，但一副脉脉含情的模样，更显得情意绵绵，她虽然说的不多，却胜过了千言万语。凌君毅望着祝雅琴，说道：“二妹子，这位姑娘……”

方如苹没待他说下去，抢着道：“大哥，她就是我时常和你提起的表姐祝雅琴咯！”一面回头朝祝雅琴道：“表姐，他……”

祝雅琴被她这句“时常提起的表姐”，说得粉脸蓦地一红，抿抿嘴，笑道：“你不用说了，他就是你的……表哥……”

方如苹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不依道：“你的他，就在对面，不用性急……”凌君毅给两位姑娘闹得不禁俊脸一红，忙道：“来，三位姑娘，我替你们引见。这位是先父知友荣老伯，这位是辜大侠，这次能顺利把你们救出，全仗这两位鼎力相助。”

唐文卿、方如苹、祝雅琴跟着朝两人检枉为礼，说道：“多谢荣老伯，辜大侠。”

荣敬宗连说：“不敢。”凌君毅接着又向荣敬宗介绍了三位姑娘的来历。

唐文卿道：“凌大哥，和我们同时被擒的，还有黄山万家和石门许家的人，就被囚禁在对面石室之中，一并把他们救出来才好。”辜鸿生接口笑道：“姑娘放心，兄弟就去把石门打开。”

方如苹看了祝雅琴一眼，抿抿嘴笑道：“表姐，你放心好啦！”祝雅琴粉脸骤然一红，阵道：“小鬼头，看我饶了你才怪！”

话声一落，纤腰轻扭，直向方如苹扑了过去。方如苹格的一声轻笑，慌忙朝凌君毅身后躲去，口中告饶道：“表姐姐，我下次不敢了。”

祝雅琴不好再扑过去，披披嘴道：“你现在总算有了躲的地方，看你躲一辈子。”方如苹扮了个鬼脸，轻笑道：“马上你也有躲的地方了。”

唐文卿看她们披着长发，身上又穿了男人装束，这段咕咕格格的取笑着，看去不男不女的样子，使人可笑已极，不觉低声道：“二位妹子，快别胡闹了，没的叫人笑话。”

说话之时，荣敬宗已和辜鸿生朝对面石壁走去。凌君毅和三位姑娘也立时跟了过去。

辜鸿生取出第三枚钱投入石缝，然后按动机关，打开石门，这左边石室，也和右边一般，门内有着一道铁门。幽暗的石室中，囚禁着两人，正是万人俊和许家骅。祝雅琴一眼看到万人俊、许家骅两人，穿着一身破旧衣衫，蓬头垢面的模样（他们乔装水手，被金铤剪饶三村所擒，自然是穿了一身破旧衣衫。），比自己三人还要狼狈，心头不禁一酸，噙着泪水，很快扑了上去，隔着铁门叫道：“万大哥，许大哥，凌大哥来救你了。”万人俊不由一怔，问道：“姑娘是谁？”

这也难怪，眼前这些人，他几乎一个也不认识！方如苹撩撩鬓发，咕的笑道：“她就是和你称兄道弟的祝靖，我的表姐祝雅琴，万兄怎么忘了？”

万人俊听得不禁又是一呆，失声道：“姑娘就是……”

方如苹没待他说下去，就接口笑道：“小弟凌君平，这是唐二哥唐文庆。”

许家骅舒了口气道：“原来三位竟是姑娘！”

方如苹咕的轻笑道：“你们到现在才知道？”说到这里，伸手指指凌君毅道：“他是我大哥凌君毅，赶来救我们的。”万人俊、许家骅同时抱拳施礼。

凌君毅早已抽出巨阙剑来，说道：“万兄，许兄且请退后两步，兄弟先毁了这铁门，二位出来了再叙。”

万、许二人依言退后了几步，凌君毅接连几剑，毁去铁栅。

二人由窟窿中钻出，大家少不得有一番引介，然后分作两批，由凌君毅陪同三位姑娘先登上石桌，辜鸿生把两条石凳移拢，青石圆桌果然又冉冉上升，把四人运上六角大厅。等石桌恢复原状，六个石凳立即自动移开。凌君毅就要大家动手，再把石凳推拢，石桌又开始往下沉下。唐文卿、方如苹等三位姑娘看得暗暗称奇不止。

凌君毅等石桌降下之后，才替唐文卿、方如苹、祝雅琴三位姑娘，给温婉君一一引见。姑娘家见了面，自然极易谈得拢，一回工夫，就姐姐妹妹，叫得挺亲热，但各人心头，却不由的暗暗滋生阴影。不消多时，第二批四人也相继上来。温婉君取出解药，弹到五个青衣汉子的鼻孔之上。那五人打着

喷嚏，立时苏醒过来。

荣敬宗目射威棱，凛然喝道：“尔等听了，黑龙会业已瓦解，韩占魁授首，水轻盈在逃，青龙潭总管杨志高已死。老夫念尔等平日尚无大恶，不愿多肆杀戮，只要尔等立誓不再作清廷鹰犬，把失陷在迷阵中的百花帮一千人找到，等出了山腹，即可放尔等自去，尔等是否愿意？”

那五个汉子眼看杨志高已死，大势已去，同声抱拳说道：“回总管，小的原是江湖上人，去年应募来的，并不知道黑龙会是清廷的鹰犬。总管放小的一条生路，小的哪有不愿之理？”

温婉君道：“这样就好，你们把这五颗药丸吞了，这是岭南温家秘制的‘失魂丹’，十二个时辰，没有解药，就终身变成白痴，无药可救，但你们只要把失陷在迷阵中的人找来，等出了山腹两道，我自会给你们解药。”说完，取出五颗药丸，放到石桌之上。

五个青衣汉子听说要他们吞服“失魂丹”，不禁面面相觑，露出了犹豫之色。

辜鸿生叱道：“你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方才我不是也吞服了一颗？温姑娘答应离开山腹之时，就给你们解药，自然算数，快吞服了，别再耽误时间。”那五个青衣汉子听他这么说了，果然各自取了一颗吞入口中。

荣敬宗目光闪动，看了众人一眼，说道：“咱们这里，人手倒还不少，但百花帮中人相识的却只有凌公子、温姑娘二位。

这进入迷阵前去寻人，如是双方互不相识，极易引起误会，老朽熟思之下，觉得还是二位进去，较为适宜。”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好说，救人一节，晚辈奉有姨母遗命，本是义不容辞之事，该当由晚辈二人进去才是。”

这声“晚辈二人”听得唐姑娘、方姑娘心头不由“吟”的一跳，唐文卿生性内向，虽觉有些异样，但却不好启齿。

方如苹眨眨眼睛，望着凌君毅道：“凌大哥，我也要去。”

凌君毅说道：“小表妹，这条甬道之内，岔路分歧，黝黑无比，随时都可能遇上凶险。你还是和唐姑娘、祝姑娘在这里稍事休息，咱们找到了百花帮的人，立时就会退出，在此地会合。

人去多了，反而不便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不错，诸位还是在此稍候，这六道门，咱们现在只能分作二拨，搜完一道门户，仍然要退出来，再搜一道门户。诸位留在此地，正好替咱们守住退路，打个接应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荣总管，原来你老还不清楚。这里虽是青龙潭的出口，但六道户，到了里面，却完全相通，咱们有两拨人，分头入内搜索，便已足够，只要事先定好路线，逐一搜去，最后自可会合，由同一道门户出来。”

荣敬宗一手摸着苍须，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哈哈，这就省事多了，凌公子，事不宜迟，你和辜兄率领他们(指青衣汉子)两人一路。老朽和温姑娘，由他们三个领路，大家多带火种，就动身吧！”凌君毅道：“晚辈遵命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青龙潭的人，每人身上都带有特制火筒，只是路线必须先约定了逐一搜去，才不致遗漏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这个就有劳辜兄分配了。”

辜鸿生转脸朝五个青衣汉子道：“两拨人可由天门入右转，至地门出。另一组可由地门入，右转至天门出。”五个青衣汉子同声应“是”当下就由荣敬宗、温婉君率领三名青衣汉子，燃起火筒，朝左首“天门”而入。凌君

毅、辜鸿生率领两名青衣汉子，燃起了火筒，朝右首“地”门进去。其余的人留守六角大厅。

方如苹等众人走后，不觉翠眉微蹙，问道：“唐姐姐，不知道凌大哥他们去找的百花帮又是些什么人？”

唐文卿道：“黑龙会不是把我们当作百花帮的人么？可能这两个帮会，最近有极大的冲突，凌大哥帮着百花帮破了黑龙会，才把我们救出来的。”说着，回头朝小桃问道：“姑娘，我说的对么？”小桃欠身道：“姑娘言重，小婢叫小桃，是伺候荣总管的，知道的不大清楚，好像那位凌公子是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，和黑龙会韩会主有杀父之仇，荣总管是凌公子父亲的好朋友，所以帮着凌公子破了黑龙会。”

方如苹道：“那么那位温姑娘呢？”

小桃道：“小婢方才听到凌公子说过，温姑娘原和凌公子相识，凌公子混入百花帮，温姑娘为了协助凌公子，才改扮成百花帮的玫瑰混进去的，方才被凌公子从迷阵中救出来。”

祝雅琴道：“凌公子既是混进百花帮去的，怎么又会当上百花帮的总护花使者呢？”小桃道：“这个小婢就不知道了。”

唐文卿道：“我看这中间一定有着很多曲折，还是等凌大哥出来，再问他迟。”

方如苹抿抿嘴，轻笑道：“要问，你去问他。”

凌君毅一行人，由辜鸿生手执火筒，走在前面引路，第二个是凌君毅，手上托着“骊龙珠”，两名青衣汉子也手执火筒跟在凌君毅后面。黝黑的甬道中，有三支火筒火光，火光照耀，已极明亮，就是站在十丈以外，也可清晰地看清楚人面。凌君毅方才进入石门两道，不过十来丈深，还看不出“迷阵”的奥秘。

这回由辜鸿生引导，进了“迷阵”，但觉左转右转，夹道中岔路分歧，多得有如蛛网一般。有许多岔路弯弯转转走了好一阵，原来只是一条死巷，但等你回头之时，就会走入另一条岔路。

如果没有人带路，只要走错，不管你兜上半天还摸不出来。凌君毅此行任务，是搜索失陷在“迷阵”中的人，因此每一条岔路，都得走到，就是遇上死巷，也要看看有没有人，才能退出。

凌君毅暗自留心，这一路虽然岔路纵横，转来转去，使人头昏目眩，但每逢较宽的主要甬道，都是向右转弯，丝毫不错。

他先前还对辜鸿生怀着戒心，渐渐觉得辜鸿倒是十分卖力。先前他对温婉君强迫辜鸿生服下岭南温家独门秘制的“失魂丹”一事，心内颇不为然，觉得这种手段不够正派，但此时看来，对付小人有时也确实不能太正派。凌君毅既然发现辜鸿生并无异心，也就一心一意耳目并用，放在搜索百花帮的人上去了。

迷阵主要甬道虽然只有六条，但因岔路交叉，极尽复杂，有时走来走去，走了好大一会工夫，仍然在这条甬道之上，找人的工作，必须每一个角落都走到，自然极费时间。

正行之间，凌君毅突然听到十数丈外，依稀传来了一阵极其轻微的声音。那声音可说比落叶还轻，一个人若非内功已臻上乘境界，而且正在凝神细听，几乎无法听到。因为四个人正在奔行之际，杂沓的脚步声，已可盖过旁的声音，要在自己一行人的脚步声之中，捕捉比脚步声更为细小的声音，

实是一件十分困难之事。而且那声音还在十数丈之外，也许那只是一头山鼠，受到了惊，从石壁间掠过。

总之，那声音轻微已极，但凌君毅略为倾听，就突然驻足，低声道：“辜兄且住，前面是否有一条岔道？”

辜鸿生依言站住，答道：“不错，但此处离岔道，还有十丈远近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前面岔道之中，有人埋伏，不知是敌是友？”

辜鸿生奇道：“前面岔道，有人埋伏？凌公子如何会知道的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依稀听到前面十丈远处，似有四五个人呼吸之声，但咱们前面，乃是一条直路，并不见人影，想来是隐匿在岔道上了。”辜鸿生听得吃了一惊，诧异地道：“凌公子已经听到他们的呼吸了？”

凌君毅淡然一笑道：“甬道上传声较远，何况对方几人隐身暗处，伺敌心切？心情紧张，气息自然较平常粗大了。”

辜鸿生轻叹一声道：“凌公于这份造诣，兄弟当真佩服之至！”余音未落，突听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但见四道人影已从两边横贯的岔道上闪掠而出！紧接着只听一个娇美的女子声音喝道：“来人站住，要命的弃去手中兵刃，把人留下，否则你们三个贼党！”

一个也休想活命。”敢情她早已看清有三个是黑龙会的人，这句“把人留下”，原来误认为凌君毅被他们擒住，押着经过这里！

凌君毅前面，是手持长剑的辜鸿生，凌君毅后面，是两个青衣汉子，这情形，确也像极被人擒住了一般。

凌君毅声音入耳，心头不觉大喜，急忙一掠而上，大声说道：“帮主，在下正是找你们来的。”

“啊……”黑暗之中，响起一声惊喜交集的轻“啊”声，一条苗条人影，迎着朔然飞掠过来，叫道：“凌兄……”她心头充满了欣喜，宛如遇上亲人一般，飞快的扑了上来。她是个女孩儿家，尤其失陷在这暗得不见天日的甬道之中，一旦遇上了日夜萦心的情郎。她要尽情的，不顾一切的扑入他怀里，她需要他的慰藉，也需要他的爱抚，但她毕竟是百花帮的帮主，当着外人，当着四名使女，她不能失去了帮主的身分！这是凌君毅一声“帮主”提醒她。

她飞奔过来的人，忽然在相距数尺之间，停了下来，一双盈盈凤目之中，已经满含着过份惊喜的泪水，婉然笑道：“凌兄，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你没有事吧？我们这一路人，全失散了……”她虽在笑，但脸颊上已经滚落两行泪珠，接着说道：“你看，如今只剩我们这五个人，我真不知如何向师傅交待？”凌君毅安慰道：“帮主也不用难过，这里是青龙潭迷阵，失散了的人，总可找得到，在下就是找你们来的。”

牡丹抬眼看了辜鸿生等三人一眼，问道：“他们不是黑龙会的人么，怎么……”

凌君毅没待她说完，笑了笑道：“黑龙会已经破了……”

牡丹听得又惊又喜，一双凤目之中，射出异样神采，含情脉脉的道：“这又是凌兄建了大功！唉！我真惭愧死了。”

凌君毅一时不便多说，只是催道：“在下一行，总算找到了帮主，只是这迷阵之中岔道极多，咱们是分两路入内搜索的。”

咱们这一路，尚未搜索完毕，时间宝贵，帮主只好和在下同行了。”牡丹理理鬓发，婉然笑道：“我们不知在这里转了多少时光，连身上带的火折子都燃完了，自然和你一起走了。”

凌君毅抬抬手道：“辜兄三位手上都有火筒，就请走在前面吧。”当下由辜鸿生三人走在前面带路，牡丹和凌君毅走在中间，四名侍女则跟在两人身后而行。

牡丹和凌君毅并肩走着，一面侧脸问道：“还有一路是谁？”

凌君毅想了想，觉得迟早要和她说的，倒不如此时告诉她的好，这就笑了笑：“这人帮主原是极熟，但其实已经并不是她。”牡丹听得奇道：“凌兄说的是谁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玫瑰。”牡丹嗤的道：“你说九妹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玫瑰是你们派去黑龙会卧底的人，早已被黑龙会识破遇害，现在乔装玫瑰的则是温婉君……”牡丹神色一变，说道：“她是黑龙会的人！”

“不！”凌君毅道，“她是岭南温家的人，和在下原是素识。

她无意中发现玉蕊她们麻袋中装的竟是在下，就乔装玫瑰一路跟了下来。……”牡丹膘了他一眼，神秘一笑，幽幽地道：“你们很好，是不是？”她这一笑之中包含着淡淡的幽怨和黯然的神色，使人更觉她情意徘徊。

凌君毅想起太上临终时的叮嘱，心头感到一阵跳动，忙道：“在下和她只是……”牡丹不待他说下去，轻声说道：“不用解释，我不会怪你的。”这句话，说得很轻，大概只有凌君毅可以听到，但她一张粉脸，已经陡然飞红起来！

凌君毅也觉得脸上发热，心头一阵感动，低声道：“谢谢你……”两人随着大家默默地走了一段路，凌君毅又道：“帮主，还有一件事，大概也出于你意料之外。”牡丹眨动一双清澈大眼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你知道太上是在下什么人？”这话确实问得牡丹大感意外，问道：“是你什么人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姨母，是家母的妹子。”牡丹惊喜地道：“真的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过伯母姓铁，你怎么会知道的呢？”

凌君毅就把外祖父手创黑龙会，母亲成婚之日，太上负气出走，韩占魁如何出卖黑龙会，大概说了一遍。

牡丹轻哦一声道：“原来还有这许多曲折，难怪你要三妹来跟我说，万不可说出伯母姓铁的事来，哦！伯母也来了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家母已经走了，她老人家现在岳姑庙，要在下领帮主前去和她老人家见面。”

“啊！”牡丹脸上不期飞起一片红云，却掩不住她的兴奋和喜悦，娇柔地问道：“我师傅，是不是也在岳姑庙？”凌君毅一时感到难以作答，口中含糊地应着。差幸前面已经到了出口，大家鱼贯走出，回到六角厅上。

方如苹迎着叫道：“凌大哥，找到百花……”话声未落，只见凌君毅身后，跟着走出一个绝色女子。只见她身上穿一件窄腰身玫瑰紫夹衣，鹅黄色胸间绣着碗大一朵牡丹的坎肩儿，葱绿续子百榴裙，腰间悬着一口宝剑。头挽宫髻，斜替着一支珠凤，鬓边青丝略现蓬散，少说也有一二天没有梳理，却生得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如美玉，眼若秋水，看去不见奢华，却有一种高华绝俗之气！

淡雅端庄，人称百花帮主，娇婉多情，真是群芳魁首！方如苹看得不觉一怔，连底下的话，都咽了下去。

牡丹含笑问道：“凌兄，她就是温家妹子了？”唐文卿心头也在暗暗嘀咕，怎么又是一个对凌大哥口气亲切、态度亲密的姑娘！

方如苹摇摇头道：“我不是温姐姐，我叫方如苹，姐姐是……”话声未

落，忽然朝对面一道石门指了指，说道：“温姐姐也出来了。”对面一道石门中，果然也鱼贯走出一行人来，那是两名青衣汉子，荣敬宗、温婉君、玉兰、紫薇和一个背负长剑的灰袖老尼——明月。

温婉君、玉兰、紫薇一眼看到牡丹，口中惊喜地叫了声：“帮主！”一齐奔了过来，神色恭敬，躬身施礼。

方如苹听大家叫她“帮主”，也暗暗惊奇不止。

牡丹走上一步，一把抓住温婉君的双手，感激的道：“温姑娘，蒙你一路赐予协助，还救出三妹等人，我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。”温婉君听得一怔，问道：“帮主已经知道了？”

牡丹点点头道：“凌兄方才已经告诉我了。”目光转动一下，接着问道：“我们一路，还有左护法冷朝宗和冉遇春、叶开先三人，都没见到吗？”

凌君毅黯然道：“冷朝宗、叶开先俱已身死，冉遇春冲出‘剑道’，身负一十八处剑伤，现在还在外面运功疗伤。”牡丹神色一黯，说道：“我们这一路真是败得很惨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目光一抬，朝凌君毅问道：“凌兄，你看到二妹她们么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进来之时，在一处甬道上，还遇到蔡良，他伤得很重，只用手指指方向，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后来听韩占魁的口气，副帮主一行人，大概失陷在飞龙堂里，咱们从此地出去，就到飞龙堂救人去了。”接着就替在场之人，一一引见。

荣敬宗一手摸着苍鬓，说道：“凌公子，此间事了，咱们那就快些走吧！”

一行人由荣敬宗为首，离开六角大厅，仍由原路退出。大家经过“剑道”之时，不禁看得暗暗咋舌不止。辜鸿生走在前面抢着打开石门。冉遇春首先抢了上来，迎着牡丹、凌君毅两人，连忙躬下身去，说道：“帮主、总座都出来了，属下正在焦急。这石门之内，埋伏了上千支利剑，不知总座一行，是否能履险为夷，要他们开启石门，他们又找不到机括所在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冉兄伤势已经痊愈好了么？”

冉遇春道：“属下幸蒙总座救治，如今总算好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如今兄弟已经不是总护花使者，冉兄不可如此称呼。”

玉兰望了牡丹一眼，诧异的道：“凌相公好端端的，怎公……”

凌君毅苦涩一笑道：“说来惭愧，在下追入黄龙洞之前，全军尽没。在下在黑龙潭遇上太上之时，已经引咎辞去总护花使者职务，后来得知帮主、副帮主两拨人，也被黑龙会引入岔路，失陷在青龙潭和飞龙堂两处，因此在下自告奋勇向太上讨令，救出两路人马，稍赎前衍。离开这山腹秘道，在下也就不是百花帮的人了。”他因太上是自己姨母，人已死了，不顾再提软轿中预置炸药之事。

牡丹娇柔一笑道：“凌兄就是不干总使者，也是百花帮的自己人，总不错吧？”

凌君毅想到太上临终时说的话，不觉玉脸一红，汕汕的说不出口来。

方如苹眼看走一段路，就有一道石门，而且都由机括启闭，心头更是惊异不止，悄悄说道：“唐姐姐，要不是凌大哥来救我们，就算他们放了我們，也逃不出去呢！”

祝雅琴道：“可惜爹没有来，他老人家一生精研土木之学，像这样的山腹甬道，到处都是由机括启闭的门户，给爹看到了，只怕不肯出去了呢！”

一行人边走边走，不多一回，已经走上一条较为宽阔甬道。

荣敬宗脚下一停，回身道：“大家注意了，现在咱们已经走出‘青龙潭’的范围，前面那道石门之外就是飞龙堂了。飞龙堂最厉害的‘十绝剑阵’，和‘十二星宿’虽已歼灭，但他们是对外组织，其中仍然不乏高手，大家务必小心戒备才好。”随着话声，大步朝前行去。走不多远，前面果然已到尽头，一道石壁，挡住了去路。

荣敬宗脚下一停，举手在壁上按了两按，石门自启，就大步跨了出去。门外当然还是甬道，但荣敬宗才走了四五丈远近，辜鸿生便急步趋了上去，低声说道：“荣总管请留步。”

荣敬宗回头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辜鸿生道：“荣总管只怕没到过‘飞龙关’吧？”

荣敬宗讶然道：“飞龙关？老夫确实未曾到过？飞龙关又在何处？”辜鸿生陪笑道：“飞龙关和青龙潭同样是改建后才有的名称，统属水总监辖下，是黑龙会两处最机密的地方，你老如果笔直走去，那是到飞龙堂去了。”

荣敬宗哼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老夫当了二十几年黑龙潭总管，当真是白当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接道：“你说飞龙关该往哪里去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飞龙关暗门就在这里，只是此门开启之时，两边甬道，即自动堵死，咱们人数较多，须要大家挤一挤才行。”当下就要大家站在一起，然后由辜鸿生先在右首石壁脚下摸索了一阵，再到左首壁下，同样摸索了一阵，但听地底响起一阵隆隆轧轧之声，像水闸一般，把索道堵死。方才还是一条笔直的甬道，转眼之间已经变成了横贯的通道。众人差幸站在一起，事先若无准备，就可能被石壁隔断。

荣敬宗看得目瞪口呆，沉哼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改建的？”辜鸿生道：“大概快有十几年了，还是戚承昌兼任本会总监之时，开始建造的。”

他用手朝右首甬道指了指道：“百花帮的人，如果进攻飞龙潭，不用动手，就可把他们由此处引入飞龙关去，只要一入飞龙关，那就和进入青龙潭一样，只须把此处封起，就再也休想冲得出来。”荣敬宗凛然道：“那么咱们进去了，该当如何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这个荣总管但请放心，这道门户的机括就在门下，甬道变更之后，外面就无法开启，咱们只要分几个人，守住此地，即可无事。”牡丹看了众人一眼，说道：“三妹，你和十妹（紫额）、明月师太以及荣莉等四人，一同留在这里好了。”

凌君毅伯他们几人实力不足，含笑朝牡丹、唐文卿等人道：“咱们只是进去救人，这里面既称‘飞龙关’，也许有什么厉害埋伏，人数去多了反而不好。依在下之见，帮主、唐姑娘、祝姑娘、温姑娘、方小妹和小桃姑娘，都留在此地，不用进去了。”牡丹道：“不，贱婢是百花帮帮主，自然要进去的了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那就这样吧！诸位留守甬道，咱们进去救人。”当下仍由辜鸿生带路，荣敬宗、凌君毅、牡丹、万人俊、许家骅、冉遇春和三名黑龙潭剑手，一行十人朝左首甬道中走去。深入十余丈，忽然地势开朗，形成一个宽敞的石室，少说也有六七十丈见方。迎面一堵大石壁，中间横刻着“飞龙”二个朱红大字，字下是两扇朱漆大门。大门当然也是石门，只是漆上了朱漆，看去就像是门。不像其他石门，没有门的迹象，只是一堵石壁而已。尤其这两扇门上，还按着两个黄澄澄的铜环，看去更显得十分气派。

“飞龙关”确实像一座关，不知道的人，看了壁上“飞龙”二字，准会

把它当作飞龙堂。

百花帮副帮主芍药率领的一路人马，就是这样，被诱进“飞龙关”去的。

荣敬宗到了关前，目光左右一阵打量，回头问道：“辜兄可知这飞龙关里面的情形如何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兄弟曾奉命来过两次，但都到关下为止，里面情形如何，兄弟也不大清楚。只是听飞龙关关主胡全偶而谈起，好像里面有很多石室。”荣敬宗道：“胡全昔年曾在老夫手下当过巡主，你去叫他出来。”

辜鸿生陪笑道：“兄弟忘了你老昔年曾在飞龙堂当过副总巡主，胡全还是你老的属下。”荣敬宗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那时是反清的黑龙会，如今黑龙会已成了清廷搜杀反清志士的机关，时势已经不同了。”

辜鸿生说话之时，已经走上前去，伸手抓住铜环，左右转动了三下。

只听从铜环口中，传出一个人的声音问道：“外面是什么人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黑龙潭荣总管请胡关主答话。”里面那人道：“在下立时进去通报。”接着就寂然无声。过不一会，但见两扇朱红大门呀然开启，两名黑衣劲装汉子，手提灯笼并肩从门中走出。后面紧随着一个身穿青袍，年约五旬的汉子，急步迎了出来。一眼瞧到荣敬宗昂首站在众人前面，慌忙趋上两步，连忙拱手道：“属下不知荣总管光莅敝关，有失迎迓，还望总管恕罪。”

荣敬宗拂髯笑道：“胡兄不可多礼，兄弟如今已经不是黑龙潭总管了。”胡全躬着身子，陪笑道：“如此说，荣公定是高升了。”

荣敬宗脸色二沉，微哼道：“胡兄心里，难道除了升官，就没有别的意思？”胡全听得不禁一怔，望着荣敬宗，嗫嚅说道：“荣总管……”

荣敬宗道：“胡全，老夫问你，你当初身为黑龙会的巡主，可是曾在太阳神前起过誓的教友么？”胡全惊恐地张了张嘴，应道：“是……”

荣敬宗道：“好，老夫现在告诉你，韩占魁业已授首，水轻盈败走在逃，黑龙会已经破了，你升官的迷梦也可以醒醒了。”胡全惊骇的脸白如纸，拭着汗水，道：“你老是……是……”荣敬宗道：“你把百花帮失陷的人放出来，老夫念在昔日的情谊，可以饶你不死，离开此地……”话声未落，突听“飞龙关”中，响起一声大笑，说道：“荣兄果然在这里，兄弟来的还算不迟。”随着话声，已从石门中，走出两个人来。

前面一个空着双手的瘦小老头，正是飞龙堂堂主金铰剪饶三村，稍后一个则是黄龙堂堂主郝飞鹏。两人身后，鱼贯走出五个身穿黑色劲装，手持乌黑狭长剑的汉子。

胡全急忙躬身道：“属下见过堂主。”饶三村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荣兄要你百花帮失陷在关中的人放出来，胡兄意下如何？”

胡全机伶一颤，躬身道：“属下不敢。”郝飞鹏目光一动，赫然笑道：“百花帮帮主居然也来了。”牡丹冷笑道：“我来了又怎样？凭你们仗着区区埋伏，就能困得住我了么？”万人俊看到饶三村、郝飞鹏身后五个黑衣汉子的装束，蓦地心头一震，回头朝许家骅道：“许兄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几个贼子一身装束，是不是和夜袭石门贵庄的人十分相似？”许家骅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杀害我全家的贼人，正是如此装束！”

万人俊切齿道：“那就对了，夜袭寒家的人，也正是如此。”许家骅哪还忍耐得位，手中长剑一挺，闪身掠出，大声喝道：“姓饶的，他们可是你的手下么？”

万人俊也并不怠慢，跟着闪身而出。

饶三村看到两人，不觉呵呵一笑道：“你们也出来了。”

许家骅厉声说道：“我问你，他们可是你手下？”饶三村看了五个黑衣汉子一眼，说道：“没错，他们是飞龙堂的剑手，你问这个作甚？”万人俊双目通红，抡了抡手中长剑，问道：“夜袭黄山和石门许家骅杀害两家数十口，可是飞龙堂干的？”饶三村看了两人一眼，阴笑道：“你们问这干什么？”

万人俊道：“你说，是不是你姓饶的率人杀的？”饶三村道：“不错，那是上面交下来的，黄山万家和石门许家，都和前明余孽有过勾结，上面不想再兴大狱，才命老夫把两家叛逆收拾了，这已经是法外施仁……”万人俊、许家骅听得热血沸腾，没待他说完，不约而同地大喝一声：“恶贼纳命。”两条人影，急扑而起，两支长剑同时朝饶三村刺去。

金铰剪饶三村岂会把两人放在眼里，口中阴恻恻笑道：“小伙子，好端端的，话没说完，怎么动起手来了？”双手一分，左右两手的食、中二指，已经分别夹住了两人剑尖。

这一手使的正是“金铰剪”神功，但他并未把两人剑尖夹断，只是夹住了不放，阴声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老夫和荣总管还未打交道呢！”

万人俊、许家骅刺出的长剑被人夹住，心头不觉大惊，急急翻腕一挣，但金铰剪双手两个手指比铁钳钳得还牢，哪想挣得分毫？直等金铰剪话声一落双手轻轻一抬，两人但觉剑上突然传来一股大力，朝处一绷，连剑带人，被震得后退了两步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万人俊、许家骅既然证实了杀害自己全家的仇人就在眼前，哪还顾得了自己武功和人家差了一大截？两人一退即上，同时厉声喝道：“老贼纳命，小爷就是黄山万人俊。”“我就是石门许家骅。”两支长剑，急如电闪，划起点点寒芒，一左一右，快攻急刺过去。

饶三村大笑道：“哈哈，原来是两家漏网的余孽，如此甚好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老夫就先打发了你们吧？”话声出口，不避不让，反而朝两人快攻急刺的剑锋中迎去。

“黄山剑法”素以沉稳著称，一经展开，就大开大阖，隐挟风雷！万人俊满腔血仇，恨不得一剑就把饶三村劈成两片，是以一上手就连施杀着，剑光连闪，势如厉雷惊霆，每一剑都锋芒逼人。石门许家骅“六合剑法”则以点刺为主，如万点银雨，飘洒而至，据说“六合剑法”练到最上乘境界，振腕一剑，可同时刺中人身三十六大穴，可见发剑之快了。

许家骅此时和万人俊有着同样心情，一家二十八口血仇，横亘心头，已非一日。此时和仇家动手，哪有什么顾忌，一柄长剑，在他咬牙切齿中使出，自然急骤如风，绵密如雨，点点锋镝，尽量找饶三村的要害大穴下手。这两人一左一右，全力扑攻，一个剑横扫，如匹练横飞，一个剑挺刺，如万剑击心，剑势各异，凌厉得使人惊心动魄。

金铰剪饶三村手无寸铁，一条瘦小的人影，就在剑光照绕、寒镝密集之中窜来窜去，东躲西闪！他似乎在两人急攻之下，除了躲闪，根本无法还手。但不论两人剑法如何快速凌厉，却始终刺不到他的身上，甚至连一点衣角也没沾上边。有时这一剑明明可以刺到某处要害，就是差了这么一寸距离，任你如何扑攻，总差着这么一寸！须知饶三村以“金铰剪”成名，他一生功力，就练在四个手指头上工夫（食中二指），和人动手过招，不论刀、剑、鞭、戟，只要被他两个指头一夹，无不立断。

万人俊、许家骅仇怒萦心，拼上了命，连自己刺出的长剑，一寸寸的被人截断，都浑无所觉，依然一味的急攻硬扑，步步逼上！这一段话，从字面上看来，好像已经缠斗了好一回工夫，实则三方动作，都是快逾掣电，前后也不过七八个照面。但两人手上三尺长剑，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已被饶三村施展“金铰剪”神功，接连夹断了七八寸左右：凌君毅看出情形不对，要待出声喝阻，但听饶三村突然大笑一声：“你们两个小子接着了。”双手扬处，每一只手上飞射出七八点寒星，分向两人飞射而去。

万、许两人不知自己长剑正在被人家一寸寸的截断，长剑断一寸，他们就逼上一寸，此刻二方相距只不过三尺左右。对方这一突起发难，可以说饶三村一出手，就已到了两人身上，世间纵有最好轻功的人，在这等短距离中，急切之间要想及时躲闪开去，也是极无可能之事！何况这一手，本是饶三村的绝招。他空着双手和人动手，光是夹断人家兵刃，又有何用？当然要把夹断了兵刃，回敬人家，才是杀着。就凭这一手“刘海洒金钱”，不论敌人远近，二十年来武林中还没有人能从他手底下全身而退，逃出过性命。

但就在饶三村双手扬起之际，不，该说是两蓬断剑射到一尺左右，就有一道人影，比闪电还快，一下越过万、许两人身子，到了饶三村面前。双袖一抖，把两蓬断剑一齐接了下来，左手反手一掌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手背击中饶三村胸口。

饶三村做梦也想不到来人身手会有这般快法，自然也无从闪避，口中不觉闷哼一声，两眼发黑，脚下跟着踉跄后退。这人正是凌君毅。他看出情形不对，立即以最快身法，抢在万人俊和许家骅前面，施展“乾坤袖”，接下饶三村打出的两截断剑，也趁势给他反手一掌。等到饶三村闷哼出声，他早已经回到了原处。

牡丹眨动一双清澈的大眼，含情脉脉，低声说道：“凌兄好快的身法！”她话声未落，只听饶三村又是一声大叫，身子往后便倒。原来万人俊、许家骅只觉眼前人影一闪，两蓬暗器业已不知去向，饶三村一个人脚步踉跄，似是伤得不轻，两人复仇心切，哪肯轻易放过？不约而同的直欺过去，长剑一送，两支断剑一左一右，同时刺入饶三村的心窝。

那五个黑衣汉子睹壮大惊，吆喝一声，不约而同的手中长剑一振，纵身朝两人急扑过来。万人俊杀机已动，一脚踢开饶三村尸体，断剑划起一道银光，截着两个黑衣汉子动上了手。

许家骅也毫不含糊，转身发剑，和另外三个黑衣汉子斗在一起。

牡丹看出这五个黑衣汉子身手极高，万、许两人一对一还差不多，如今一个以一敌二，一个以一敌三，只怕不是对方对手，这就回头道：“再护法，咱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。”

再遇春躬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话声出口，人已飞扑出去，右手一抬，一点鲜红指影，闪电般朝和许家骅动手的一个黑衣汉子背后戳去。“血影指”是旁门中最厉害的指功之一，发指无声，中人无救。那黑衣大汉正在全力扑攻，鼎足而立，把许家骅困在三人剑影之中，不防再遇春这一指无声无息地袭到背后，口中闷哼一声，立时扑倒地上气绝而死。另一个黑衣汉子眼看同伴突然倒地死去，心头蓦地吃了一惊，舍了许家骅，横剑朝再遇春扫来。再遇春早就注意了他，身形一偏，避开对方横扫一剑，立还颜色，左掌右指，反击过去。许家骅以一敌三，转眼之间三去其二，压力一松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口中大喝二声，剑势陡盛，一柄断剑，立时使得寒芒飞洒，风飘万点！再说

百花帮主牡丹在冉遇春飞扑出去的同时，锵然剑鸣，掣剑在手，凤目含煞，娇声喝道：“郝飞鹏，你亮剑。”

郝飞鹏眼看饶三村已死，对方几个高手，都尚未出手，心头正在暗暗打鼓，今日之局，看来已是一败涂地，自己再不见机，只怕也非把老命送在这里不可！

他正在盘算之际，听到百花帮主的喝声，不觉沉笑道：“帮主要和郝某动手！郝某自当奉陪。”口中说着，果然伸手从背上摘下长剑，左脚斜跨一步，横剑侧立，算是摆开了门户。其实他这斜跨一步，正是便于向“飞龙关”撤退，留的后步。

牡丹冷笑一声，双足一点，身化一道银虹，直向郝飞鹏平射过去。

她和郝飞鹏相距足有三丈来远，这一招驭剑平射，使的正是“神龙出云”，第一招上就便了杀手！

“神龙出云”原有两个动作，上半式是驭剑腾空，要到了半空，才施展下半式，回头发剑。但牡丹身为百花帮帮主，自幼练剑，练得纯熟无比。熟能生巧，随意变化，不须腾身跃起，可以笔直如飞，来代替腾空发剑。这是用于追击敌人，或者双方相距较远，作为欺身直进，正好在到达对方面前时发剑。但不论追击也好，欺身直进也好，这是一招杀着！郝飞鹏是剑中老手，他在花家庄院见识过这招剑法的厉害，此时一见牡丹第一招上就使出凌厉无匹的驭剑欺来，心头方自一凛，立时缓缓吸了口气，全神贯注右臂，正待横剑迎击。

哪知牡丹驭剑平飞过来的人，才到中途，剑光就突然暴发，一道亮银光华，闪电一转，惨噪乍起，和万人俊动手的一名黑衣剑手，立被拦腰砍作两截，血雨四溅，倒了下来。但牡丹剑势如虹，剑光并未稍停，依然朝郝飞鹏身前飞射过来，只是来势已经缓了许多。

郝飞鹏心知上当，中了牡丹声东击西之计，她为了替万人俊解围，却故意和自己打个招呼，目的是使和万人俊动手的两个黑衣剑手，不再注意她的动向。

郝飞鹏心头不禁狂怒，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，此时一见牡丹来势已缓，明明是那招剑法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！

换句话说，牡丹只是借着剑招余势末，朝他面前泻落，若要向他发动攻势就得再发第二剑，才能攻敌。但他却全力凝注右臂，原是准备迎击牡丹的一剑尚未发出。这正合了曹判论战的“彼竭我盈”！

第四十章 花主逞威

郝飞鹏自然不会放过有利于他的机会，没待牡丹落地，口中暴喝一声：“贱婢看剑！”右腕一振，长剑横推而出！这一招，是他凝聚了全身功力发出来的一剑，势道之强，无与伦比，但见一片耀目精光，扩及数尺，像匹练般席卷而出，在他想来，这一剑猝起发难，牡丹武功再高，剑术再精，也会措手不及，纵然不能把她立劈剑下，至少也得身负重伤。

哪知就在他剑势出手之际，牡丹直飞过来的人，双脚尚未着地，身形

突然飘飞而起，一个旋转，姿态优美已极，手中长剑，随着她身形的飞旋，划出一圈剑光。刹那之间，就有无数支长剑，夹着森寒剑气，排空而来，正面的一排剑影和郝飞鹏推出一剑，骤然一接，登时响起一阵急骤的金铁狂鸣。

郝飞鹏但觉剑身上，至少被对方一排剑影，连击了八剑之多，任他功力深厚，也震得一条右臂有了酸麻之感。但牡丹飞洒出来的一圈剑光，宛如鱼龙漫衍，由简而繁，变化精奥，并非只有正面一方。

郝飞鹏推出的一剑虽然挡住了正面一排剑影，但左右两边，已如汹涌浪潮，疾卷过来。郝飞鹏看得又惊又急，心知又中了牡丹诱敌之计。须知牡丹使的正是“飞龙三式”，剑势原相连贯，她在使出“神龙出云”之后，已经在较缓的去势中，演变为“龙战于野”。这是一招应付强敌环攻的剑法，但若只有一个敌人之时，剑法展开，就能把敌人圈在重重剑影之中。这和八卦门的“八方风雨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郝飞鹏此时再待出手封架，已是不及，百忙之中，猛地双脚一顿，纵身窜起，往“飞龙关”石门中倒跃进去。这原是电光石火之事，他动作极快，一下脱出剑光之外，但觉双脚一凉，已被剑锋削断，口中大叫一声，一个人朝石门中跌下。

牡丹一个箭步跟了过去，长剑一指，冷笑道：“郝飞鹏，你还往哪里逃？”郝飞鹏在牡丹追上去的时候，举手一掌，自碎天灵而死。

这时冉遇春也已得手。一记“血影指”，击中对手“天突穴”，那黑衣剑手连哼都没有哼出声，就仰跌下去。剩下两个黑衣剑手，眼看飞龙堂主饶三村、黄龙堂主郝飞鹏先后身死，哪里还敢恋战？口中打了个唿哨，正待夺路而逃！那和许家骅动手的黑衣剑手，一时太以慌张，被许家骅一剑刺中右腿，身形晃得一晃。高手过招，不得有半点差失，许家骅趁机又是一剑，横削过去，剑锋正好划在他左胸之上！那人叫一声，倒在地上，一阵翻滚，便自气绝。和万人俊动手的汉子更是心惊，立即虚晃一剑，转身欲逃，哪知刚一转过身去，就见冉遇春站在他身后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想逃么？”有手一扬，腥红刺目的手指，迎面点来！那汉子方自一惊，万人俊的长剑，已从他后心刺入。

前后不过盏茶工夫，饶三村、郝飞鹏和五名黑衣剑手，全数毙命。只有“飞龙关”关主胡全和两个手提灯笼的黑衣汉子，却呆若木鸡，连动都不敢稍动。他们是吓破了胆！

荣敬宗看了郝飞鹏的尸体一眼，神色凄然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郝飞鹏是个血性汉子，只可惜他走错了路子。”牡丹愕然道：“晚辈如果早知荣老伯和他的交情，方才就不该伤他的了。”荣敬宗微微摇头道：“不，他是该死的，他昔年和老朽同列黑龙会三十六将，被迫降清，但近年来所作所为死有余辜，老朽只是不忍对他下手而已。”说到这里，倏地回过头去，一手持须，沉声喝道：“胡全。”

胡全蓦地一惊，急忙欠身道：“属下在。”荣敬宗道：“老夫方才说过的话，你还记得么？”胡全陪笑道：“是，是，属下记得，记得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那很好，你立即去把百花帮失陷在关中的人放出来。”胡全脸上流露出为难的神色，嗫嚅说道：“你老吩咐，属下自当遵命，只是……”

荣敬宗目中寒光一闪，沉声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胡全打了个寒噤，连连躬身道：“你老息怒，属下有下情奉陈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你说。”胡全道：“这‘飞龙关’一共有七十二间石室，情

形和‘六衍述阵’相差仿佛，一入其中。就会迷失方向，转来转去，无法找到出路，若无识得门户的人接应，就永远失陷在里面。百花帮一行人，个个武功高强，饶堂主曾派了十几名剑手入内，起初还想把他们个别引开，就可以生擒活捉，哪知进去的人，悉数遭到杀害，连属下派进去引路的人，也一个没有生还。饶堂主无计可施，才改变策略，要属下封闭入口，把这些人活活饿死，再去收拾。而且每间石室，互相可通，如今不知百花帮的人究在何处。属下进去，势非引起误会不可，因此要属下把他们放出来，实有困难，最好你老派一二位和百花帮认识的人，随属下进去，方可救人。”这话说的也是实情。

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请在此地稍候，由晚辈和他进去好了。”牡丹道：“贱妾和凌兄同去。”

再遇害道：“属下也去。”牡丹接口道：“不用了，你还是留在这里吧，我们有胡关主领路，只是进去找人，人手也用不着太多。”万人俊、许家骅本来也想自告奋勇，跟着进去，但听牡丹这么说了，也就不好开口。

荣敬宗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凌公子和帮主二位进去，自是最合适的人选了，咱们就在关外等着吧！”说到这里，目光一注，朝胡全问道：“胡全，‘飞龙关’中可有什么埋伏？你如敢在老夫面前耍什么花枪，当心你的脑袋分家！”胡全连连欠身道：“属下不敢，属下有几个脑袋，敢欺瞒你老？”一面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羊皮摆子，双手呈上，说道：“这是飞龙关的全图，所有石室暗门，都有详细注解，请你老过目。”荣敬宗打开羊皮摆子，看了一眼，果然是“飞龙关”的全图，这就随手交给凌君毅道：“此图还是由凌公子带着好了。”凌君毅伸手接过，揣入怀中。

胡全转身朝凌君毅和牡丹二人躬躬身道：“二位请随兄弟来。”说完，当先朝关中走去。

凌君毅抬拍手道：“帮主请。”牡丹娇婉一笑道：“此行以凌兄为主，自然凌兄先请了。”

凌君毅眼看胡全已在前面往关中走去，只得跟着走入，牡丹紧随他身后，相续跨入。

这“飞龙关”内，依然是一个空旷的石室，和关外那片空地一样大小，像是大天井一般。越过这片空地，迎面有四五级石阶，两边护以石栏，中间一道高大的门户，敞开着两扇楼花石门。胡全引着两人拾级而登，跨进门槛，这是一间宽敞的厅堂，上首高悬一方横匾，写着“飞龙关”三字。一张石案前面，放着两排石几石椅，左右两边，各有一间石室，敞开着门户，有如厢房一般。

凌君毅目光一动，问道：“这两道门户里面，是什么？”胡全脸上堆着笑容，道：“凌公子大概没看敝关全图，就收起来了。这两道门户，叫做诱敌之门，一旦闯入里面，有进无出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如何有进无出？”

胡全道：“这两个厢房，看去并无石门，但只要有人闯入，石门立会从壁间推开，把门户阅起。那时另外三面石壁上，就同时现出三道门户：不论你进入哪一道门，都可使你失陷在里面。”牡丹道：“那么我们从哪里进去呢？”

胡全笑了笑道：“石门启闭之法和出入路径，都详载在敝关全图上……”牡丹脸色微沉，哼道：“我知道都详载在全图上面，你是飞龙关的关主，也是带路之人，你去把通路石门逐一开启，走在前面领路好了。要是

我们自己按图觅路，还要你带路作甚？”胡全心知这位百花帮主不太好惹，口中唯唯应“是”，举步走上前去，在石案前面一方雕刻着荷花的石板上，用手指忽撤忽推，按了四五个地方，才缓缓直起身来。就在他直起身子之际，那张石案就随着向右移开，正面石壁上，缓缓裂现出一道门户。

胡全侧身陪笑道：“二位请进。”

牡丹总觉此人神情不正，有些笑里藏刀，口中没说，心里却暗暗提防着他，因此没待凌君毅开口，就挥挥手道：“你先请。”胡全没有多说，当先跨了进去。凌君毅、牡丹跟着走入，只见这间石室地方不大，室呈方形。正面石壁上，雕刻着一幅“富贵牡丹图”，几乎占石壁三分之二，手工精细，而且还染了颜色，红花绿叶，鲜艳夺目，五朵牡丹，都有碗口般大。

“飞龙关”是诱敌深入的一个大陷阱，自然用不着装潢，尤其这间石室不过二丈见方，室中一无所有，配上这幅石刻壁画，也有些不伦不类。凌君毅一眼看出这幅壁画大有文章，因为图中五朵牡丹，除了中间一朵略大，其余较小的四朵，围在四周，分成上下左右四个方位，决非偶然。心念方动，只听胡全陪笑道：“凌公子！这幅《富贵牡丹图》，就是飞龙关所有机括的总枢纽。”他伸手指指牡丹花，接下去道：“里面每一间石室，四壁都有一道暗门，现在总掣打开着，每一间石室的门户，都在不住的变换，使陷身在里面的人，跑来奔去，好像已经穿行了数百间石室，还是找不到出路……”牡丹问道：“石室门户，会自动启闭么？”

胡全应道：“是的。这中间一朵较大的牡丹花，就是总掣，四边较小的，每一朵，就是每一间石室的一道门户，只要打开总掣，再把四朵较小的也一齐打开，每一间石壁间的门户，就会轮流启闭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接着道：“咱们要进去救人，就得把石室中的三处门户予以封闭，只留一道门户，才不致走失。”牡丹问道：“总掣要不要关上？”胡全道：“总掣关上了，里面全部机括，也就都封死了，一道门户也开不开，咱们如何进得去？”牡丹道：“你快些动手，咱们进去救人了。”胡全答应一声，伸手把上、下、右三朵牡丹花，各自向右转动了三下，再把左首一朵牡丹花，向左转了二下，说道：“好了，现在每一间石室，都只有左首一道门户可通，就算咱们不找进去，只要打开这里一道门户，失陷在里面的人，也会自己找出来了。”

牡丹道：“那你去把石门打开了。”胡全口中应了声“是”，走近左首石壁，伸手按了两按，壁间果然应手而启，裂现一道门户。

凌君毅道：“帮主，咱们可以进去了。”牡丹道：“你没听说里面和迷阵一样，还是让胡关主先行的好。”胡全道：“二位且慢！”转身朝右首壁下走去。

牡丹问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胡全笑道：“兄弟已经把机关全调好了，兄弟该失陪了……”身子忽然往石壁上一靠，但听“喀”的一声，石壁顿开，胡全一个翻身，就闪了出去。

牡丹心头大怒，娇叱一声：“好个贼子！”挥手一掌，闪电般朝他身后拍去。但那道石门和翻板一详，随着胡全的身子翻了过来，等牡丹掌风劈到，石门已经阖上，砰的一声，玉掌击在石门之上。

牡丹恨恨的道：“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。”凌君毅道：“算了，让他逃走了吧！”牡丹道：“凌兄，你快取出飞龙关的全图来看看，莫要上了他的当。”凌君毅取出羊皮摆子，翻了开来，牡丹凑过头，和他仔细核对。

胡全说的倒是不假，他确实已把“飞龙关”的机关全调整好了，每间

石室只有左首一道门户可通，其余三道，早已封死。

如今只要循着开启的门户，进去找人，然后再循原路退出来就好。

牡丹看了一阵，奇道：“凌兄，这是‘飞龙关’全图，胡全逃走的这道门户，这全图上面怎会没有记载？”

凌君毅想了想道：“也许这是一条秘道，不属于‘飞龙关’范围之内，所以这上面没有记载了。”牡丹眨动一双凤目，问道：“凌兄这话怎说？”凌君毅道：“‘飞龙关’是属于飞龙堂辖下的一部分，这道门户，也许是通向飞龙堂的秘道，自然不属‘飞龙关’的范围了。方才我们赶到关下之时，饶三村、郝飞鹏闻讯赶来，却是从飞龙关走出来的，就可证明了。”

牡丹娇婉一笑道：“凌兄真乃绝顶聪明，机智过人，小妹从不服人，但对凌兄，却是由衷的佩服。”凌君毅脸上微微一热，笑道：“帮主过奖。”牡丹两道清澈眼神，深情款款地凝注着他，低声道：“凌兄，不要叫我帮主，你心里如果还有贱妾这个人，那就叫我牡丹好了。”双颊飞红，不胜羞涩，但眼睛并没移开，还深深地流露出企待之色。

凌君毅道：“帮主这份情意，在下十分感激……”

牡丹低下头去，旋又抬了起来，幽幽的道：“你知道，我并不是要你感激。”凌君毅脸上微露不安神色，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牡丹忽然目光一凝，柔声道：“凌兄不说，我也知道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红粉知己？”她不让凌君毅开口，接着嫣然一笑道：“凭你凌兄的人品、武功，自然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，这个我并不介意，谁叫我们相见迟了一步？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凌君毅心头一阵激动，双手一伸，握住了牡丹一双柔荑，说道：“帮主……”牡丹任由他握住了双手，娇靥一阵红晕，含嗔道：“又来了，还叫我帮主呢？”话声才落，又抬眼问道：“凌兄的红粉知己，是哪一位姑娘？是不是假扮九妹的……”“砰！”一声震响，从石壁传来！两人蓦然一惊，急忙回头看去，但见那扇翻板般的石门，一下转了过来，从门外跌跌撞撞闯进一个满身血污的人来！只见他以剑支地，踉踉跄跄地冲了三四步，一跤扑倒下去。只要看他进来之时，长剑支地，脚下踉跄的模样，而且一身都是血污，伤势定然极为沉重！

凌君毅目光何等锐利，一瞥之间，已经看清来人面貌，口中轻噫一声道：“是公孙兄！”一个箭步掠了过去。

牡丹急忙跟了过去，道：“公孙护法怎会从这条秘道中进来的？”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他和在下是在飞龙堂附近失散的，方才胡全出去，大概走得慌张，打开了秘道没有关起，他才找进来的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低头检查公孙相身上伤势。

牡丹站在他身边，问道：“他伤得很重么？”凌君毅剑眉微皱，说道：“他身上有三处剑伤，一处镖伤，大概还有内伤，就算没负伤，这一天一晚不眠不食，再加上连番激战，身体也困乏了。”说着，从怀中掏出一颗疗伤药丸，塞入公孙相口中，一面默运玄功，右手按在他背后“灵台穴”上，源源输入真气。

公孙相身负重伤，又是一天一晚没进饮食，一个人在极度疲乏之中，业已昏死过去。

此时经凌君毅输入真气，不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来，望望凌君毅，忽然从眼角涌出一眶热泪，有气无力的道：“总座！兄……弟只怕……不……”

行了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快不要说话。”公孙相却继续说道：“兄弟……一日一夜之间，遇上……一十八个黑龙会……的高手，身中几处剑伤……但他们……全被我歼灭了，方才有一个……贼人，从这里……逃出去，兄弟和他激战……甚久，结果兄弟被他一掌击中后‘凤尾穴’……兄弟也……刺了他一剑……”凌君毅道：“你疲惫过甚，又伤及内腑，剑伤流血过多，全仗内功根基，支持着你。兄弟喂你服了家师炼制的‘保命行功散’，此时不可说话，方保无事。”公孙相一阵咳嗽，黯然苦笑道：“总座一再相救，兄弟……感激不尽，只是……兄弟自己知道，这次……只怕不行了。兄弟……有一件事，放在心里，已经很久了，只是……没有勇气说出来，但兄弟在临死……之前，一定要说出来……”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待会再说，不是一样么？”

公孙相摇摇头道：“不，兄弟再不说出来，一旦咽了气，就永远没人知道了。”牡丹在旁道：“凌兄，你就让他说吧！”公孙相眼中，又涌出两行泪水，双手用力抓着衣领，大声道：“总座，你一再救我性命，我……我不是人，是畜生，我该死，我对不起你……”凌君毅突然心中一动，连忙拦道：“公孙兄，你不可太激动，有什么话等伤好了，再说不迟。”公孙相咬着牙关，斩金截铁地道：“不，我不说出来，死了也不安心的。总座……这件事，兄弟太对不起你，我几次要向你坦白承认，话到口边，都不敢说。

如今兄弟已是快死的人了，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……”他拼命地咽了口气，续道：“那天，是总座当选总护花使者的晚上，兄弟因总座喝醉了，想进去看看你……”

凌君毅拦道：“你不用说了。”公孙相道：“兄弟非说出来不可，只有说出来，我才会安心。”他不敢抬眼去望牡丹，只是痛苦地道：“那时差不多已是二更时分，总座房里没有灯火，只有南首的窗户开着，兄弟穿窗而入，不见总座的人，但却听到副帮主的声音从廊上传来，她也是因总座醉酒，来探看总座的……兄弟不该一时糊涂，冒总座之名，铸下了大错……”这件事，牡丹早已听玉兰说过，只不知是什么人冒充了凌君毅，但因事关芍药颜面，始终不敢向太上禀告，这时听公孙相说了出来，心头暗暗哦了一声，忖道：“以公孙相的人品武功，倒也配得上二妹了，只是他伤势如此沉重，不知有没有救了？”

就在她心念转动之际，突见一条人影，从左首石门中飞掠而出，身法奇快，一下扑到公孙相之前，厉声道：“你这恶贼，你害得我好苦！”疾然一剑，朝公孙相当头劈落。

这人正是生性好强、美艳多姿的副帮主芍药。

牡丹睹状大惊，急急喝道：“二妹住手！”凌君毅也没防到事情竟然这般凑巧，公孙相说的话，会被芍药听去。她的突然出现，已使他深感意外，更没想到她会下此杀手，同时他一只右手，还按在公孙相的背后。此时骤睹一剑劈来，百忙之中，左手屈指朝剑尖弹出，可惜已经慢了一步，但听“铮”的一声，剑身一偏疾落，寒锋过处，血光飞洒，公孙相一条左臂，已被砍落。

芍药脸色铁青，一语不发，顿顿脚，转身朝外疾掠出去。公孙相服了反手如来炼制的一粒“保命行功散”，此时药性业已行开，再经凌君毅输入本身真气，伤势原已好转。

他看到芍药突然现身，一剑砍来，本已闭上眼睛，甘愿受死，因此被她一剑砍落左臂，连哼也没哼一声。

此刻一见芍药转身朝外掠去，一时再也顾不得左臂疼痛，血流未止，猛地一跃而起，口中叫了声：“副帮主……”一手掩着创口，没命的跟着朝外冲了出去。

牡丹忍不住叫道：“公孙护法……”凌君毅轻轻舒了口气道：“帮主随他去吧！”

牡丹道：“但他伤势未愈，又断去了一臂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公孙兄服了家师‘保命行功散’，伤势已无大碍，如能追上副帮主，只要他虚心下气，苦苦哀求，也许会使副帮主回心转意，亦未可知。”

牡丹望望地下半条断臂，道：“二妹是个逞强好胜的人，平日又骄纵惯了，公孙护法此时追上去，也许会被他一剑杀死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帮主说的也是，公孙兄追上去，虽然成败各占半数，但此事关系着他们两人的终身幸福，旁人也无法借箸代谋。再说，此时如果不让公孙兄追去，以后只怕很难找到副帮主了。”牡丹点点头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真是孽缘。”

她举手掠掠鬓发，忽然回头道：“凌兄，二妹既然已经出来，其他失陷的人大概也会很快找着门户出来了，我们该快些进去才好。”凌君毅略为迟疑了下，把手中羊皮摆子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这里是‘飞龙关’的总枢纽所在，右首又有一条秘道，直通飞龙堂，万一有人进来，只要把总掣关闭，咱们就永远出不来了。”

在下之意，帮主可持此图，留在这里，在下一人进去就好。”

牡丹想想他说的也是有理，但玉手轻轻一推，说道：“你要进去，还是把总图带在身上的好，万一走迷方向，有总图可以对照，就不致有失了。”凌君毅依言收起总图，揣入怀中，一面说道：“那就有劳帮主在此稍待，在下进去了。”转身朝左首石门走去。

牡丹急步跟了过来叫道：“凌兄。”凌君毅刚到门口，闻声停步，回头道：“帮主有什么事吗？”

牡丹粉因一红，低声道：“你小心些。”凌君毅看她一副娇羞欲滴、含情脉脉地凝视着自己，流露出无限关注之情，心头不觉一阵飘荡，赶忙移开目光，颌首道：“在下省得。”手托“骊龙珠”，举步朝门中走了进去。

胡全没有骗人。“飞龙关”七十二间石室，当真比“迷阵”还要复杂，他虽然封闭了三处门户，每一间石室，只留下一道门户——靠右壁的一道门户，但每间石室方向各异，而且，同样开在右首壁上的门户，也有开在中间的，也有开在偏左或偏右的。总之，你只要按照有门户的就进去，一间一间的走去，决不会重复，但当你经过一二十间之后，你一样会迷糊。因为每一间石室，都是一模一样四方形，空荡荡的，像一只盒子，任何人走到这里面，都会不自禁地渗出汗来，心头油生怖意！不知道这鬼石室究竟有多少间，如若每一间石室中的四道门户，再一变换的话，保你转来转去，也休想找得到出路，这机关当真巧妙得很！

凌君毅耐着性子，随着一重重的门户进去，果然顺利地找到了芙蓉、凤仙、玉蕊和芍药的两名使女木香、木模，向导吴婆，护法杜乾麟、罗耕云八人。只有右护法三眼神蔡良，在进入飞龙堂之时，已经失踪，领队的副帮主芍药，追杀一名贼人和众人失散，所有的人，一个不少。其中除了向导吴婆和护法杜乾麟略受微伤，大家也没有挂彩，因为进入飞龙堂，一路都没有和敌人动手，只有被引入“飞龙关”之后，曾和飞龙堂派来的十八名高手有过一场搏杀，但还是被大家合力出手，予以歼灭。更因大伙一直没有失散，

各人身边，都带着干粮，准也没饿肚，只是没有水喝而已。大家正因失陷在这座古怪的石室之中，感到无比焦灼之际，突然遇上凌君毅找了进去，自然又惊喜，又兴奋，恍如救星自天而降。十二侍者之中，玉蕊和凌君毅认识得最早，也是她把凌君毅从“绝尘山庄”中送到百花帮来的，她第一个惊喜的迎了上去，叫道：“总使者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凌君毅目光转动，含笑招呼道：“大家全在这里就好，黑龙会已破，在下就是找你们来的。”

风仙抢着问道：“总使者可曾见到副帮主么？”凌君毅当然不好明说，只得点点头道：“石门开启之时，副帮主已经出去了。”

罗耕云道：“咱们进来之时，蔡老忽然不见，总座可知他的下落么？”凌君毅神色一黯，说道：“蔡老身负重伤，已经过世了。”大家听说三眼神蔡良已死，全都心头感到沉重。

凌君毅道：“所有的人既然全在这里，那就不用再深入了，在下替大家带路，帮主还在外面等着呢！”当下领着众人，仍由原路退出。当然，你在退出来的时候，也只要见到门户，就往外走，就不会错。大家脚下都走得极快，不多一会，就已走出迷宫似的石室。

牡丹迎着大家，恍如隔世，自有一番惊喜，不必细表。当下仍由凌君毅为首，领着众人，退出“飞龙关”，会合了荣敬宗等人，一起退出甬道，再和守在甬道上的玉兰等人会合。仍由辜鸿生封死了通向“飞龙关”的两道，然后循着直行的甬道，向“飞龙堂”而来。

正行之间，但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隐隐传了过来！

荣敬宗脚下微一停顿，奇道：“前面好像有人在动手，咱们快去瞧瞧。”凌君毅想起芍药和公孙相抢先冲了出来，莫要遇上了敌人。尤其公孙相伤势未痊，又被砍断了一条左臂，心念一动，不由得心头大急，急忙道：“晚辈这就赶去。”没待荣敬宗再说，身形一掠数丈，朝甬道疾奔过去。甬道尽头，是一个高大的圆洞门，门外挡着一道丈许高的白石屏风，晶莹细玉，光可鉴人！转过屏风，竟是一座宽广的穹顶大厅，阶前是一个大天井。但天井的外面，一道高大的石门之外，已经透射进天光，隐隐可见苍翠的山林。此时，大天井中，正有四五个黑衣劲装汉子，手持狭长乌黑长剑，围攻一个青衣汉子，打得十分激烈！

凌君毅一眼就认出那身穿青色劲装的正是在甬道中失散的丁峤，他虽被围在中间，一柄铁骨折扇，却使得开阔如风，势道威猛已极，逼得围攻他的五人，全部退避不迭，但他们此退彼进，谁也不肯丝毫放松。

凌君毅心头不禁一喜，急忙掠过大厅，站在阶上，大声喝道：“住手。”他这声大喝，声若春雷，直震得场中几人猛然一惊。各自收势，向后跃迟一步，回头看来。

丁峤一眼看到凌君毅，不由的大喜过望，急急叫了声：“总座！”五个黑衣人瞥见“飞龙堂”后，忽然闯出一个身穿青色长衫的俊逸少年来，也大感意外！其中一人一扬手中长剑，大声喝道：“快截住他，别让他逃走了。”此人喝声出口，五人之中，立时分出两人，朝凌君毅扑来。

凌君毅凛立不动，朗笑一声道：“你们都给我站住，黑龙会业已破去，会主韩占魁、飞龙堂主饶三村、黄龙堂主郝飞鹏，均已授首。尔等几人，还不放下兵刃，听候发落。”那为首的黑衣人厉声道：“大家别听他胡说，还不快上！”

就在此时，荣敬宗、辜鸿生领着众人，一齐走出大厅。

荣敬宗洪声道：“凌公子说的不假，尔等只要放下兵刃，老夫保证不伤你们性命。”那为首的黑衣汉子看出情形不对，脚下不禁后退了几步，口中喝了声：“风紧，扯……”疾然一个转身，飞快地朝大门外掠去。他身法原极快速，一掠之势，便已奔到门口！哪知抬头看去，方才明明还站在阶上的青衫少年，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门口，挡住了去路，含笑道：“你们想逃，那可没有这么容易。”

为首的黑衣汉子看他空着双手，哪还迟疑，口中冷嘿一声：“小子找死！”身形疾进，手中长剑已经当胸直刺过去。

凌君毅只一偏身，就避过了剑锋，右手一把扣住对方手腕，左手骈指如朝，一指朝他“灵台穴”上点落。那汉子机伶一个冷颤，口中闷哼一声，登时脸色煞白，一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虚脱得几乎站立不稳。谁都看得出，那汉于是被凌君毅废去了武功。

凌君毅候地回过身来，目光一扫其余四人，说道：“你们都过来，黑龙会乃清廷鹰犬，你们是鹰犬的爪牙。鹰犬不能赦免，爪牙可免一死，但你们都得废去武功。”四人听得面面相觑，过了半晌，其中一人说道：“我们都是江湖上人，武人一旦失去武功，那是生不如死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们就是仗着一点武功，才会为恶江湖，我废去了你们武功，正是好让你们重新做人。”四人互望一眼，突然一声吆喝，四条人影，四支乌黑的长剑，同时扑起，朝凌君毅集中刺到。

丁峤大喝道：“狗娘养的，你们还敢动手！”折扇倏然张开，正待出手。

只听凌君毅长笑一声道：“在下说过你们都得废去武功，谁也逃避不了。”话声甫落，闷哼和“哎哟”之声，同时响起！谁也没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，但四个汉子已经长剑脱手，跌坐在地上。不用说，他们都在一招之间，已被凌君毅废去了武功。

凌君毅依然像没事人儿一般，连看也没有再看他们一眼，只是抬目朝荣敬宗问道：“荣老伯，从这里出去，就是出口了么？”荣敬宗含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里就是飞龙堂，外面是玄关岩，和黄龙洞已经隔了一个山头，咱们现在就是从这里出去了。”凌君毅目光一掠在“黑龙潭”投降的五个青衣汉子，说道：“你们过来。”那五个汉子听得失色道：“凌公子，咱们兄弟早已真心归降，还帮着公子深入地牢和进入‘六衍迷阵’中救人，咱们不敢说立功，也可以赎罪了，还望公子高抬贵手，饶了小的吧！”

凌君毅淡淡一笑道：“你们帮我救人，凌某十分感激，但你们人在中年，离开黑龙会，依然踏进江湖，还有二二十年时光，谁保得定谁不去为恶？”五个青衣汉子同声道：“小的立誓重新做人，决不再入江湖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你们既然不入江湖，还要武功何用？”

五人一齐跪了下去，说道：“但求公子高抬贵手，小的如若出去之后，还敢仗着武功，为非作歹，就死在刀剑之下。”凌君毅道：“你们起来，在下姑念你们救人有功，只点残你们一处经络，仍可保有四成武功，足以使你们保身卫家，只是无法再练下去，和人动手，只要不用十分气力，决可无碍：这样一来，因你们受到限制，才不至于再为恶了。”

五人面露希求之色，还待再说，荣敬宗洪喝道：“凌公子如此处置，已是法外施仁，你们还不满足么？黑龙会二十年，不知残害了多少江湖忠义之士，照说清廷鹰犬爪牙，谁的手上，都有血腥，把你们一体诛杀，都不为过，你们想死还是想活？”五个青衣汉子经他这么一喝，就不敢多说。

凌君毅出手如风，在他们身上轻轻点了一下。五人但觉机伶一颤，别无感觉，这就转身朝温婉君躬躬身道：“小的五人，已蒙凌公子法外施仁，保留了部分武功，如今即将离开黑龙会，姑娘答应小的五人，在离开之前，解去身中之毒，还望姑娘赐给解药才好。”

温婉君问道：“你们中了什么毒？”五个青衣汉子道：“小的是服了姑娘的‘失魂丹’，十二个时辰不解，就得终身成为白痴。姑娘就高抬贵手，饶了小的吧！”

温婉君“啊”了一声，回头朝辜鸿生问道：“辜朋友呢？你也要解药？”辜鸿生连忙陪笑道：“姑娘答应的话，自然算数了。”

温婉君道：“我答应过什么了？”辜鸿生心中虽感愤怒，但脸上丝毫不敢流露，依然陪笑道：“岭南温家秘制的‘失魂丹’，自然也只有姑娘才有解药了，姑娘答应过兄弟，在离洞之前，给予解药的。”

温婉君抿抿嘴，轻笑道：“岭南温家根本没有‘失魂丹’，我哪来的解药？”

辜鸿生急得沁出汗来，说道：“姑娘那是要兄弟的老命了。”温婉君笑着道：“我没有骗你，真的没有啊。”辜鸿生拭了下脸上的汗水，急道：“但兄弟明明服了‘失魂丹’，荣总管你亲眼看到的，咱们也算是老兄弟了，你总不能看着兄弟后半辈子变白痴吧？”温婉君从身边摸出一个小葫芦，倒出一颗药丸，托在掌心，说道：“辜朋友，你服的是不是这颗药丸？”辜鸿生仔细看了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正是这种药丸，姑娘说它叫做‘失魂丹’，一点没错。”

温婉君把小葫芦一起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辜朋友如果认识字，这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么？”

辜鸿生接过小葫芦，看着标签，说道：“温氏秘制解迷丹，姑娘给兄弟服的是‘解迷丹’，你没骗兄弟吧？”温婉君接过小葫芦，咕的笑道：“我骗你作甚？因为当时荣老伯说你利禄心重，未必可靠，我才故意要你服下一颗药丸，说是‘失魂丹’，这样你才肯替我们出力呀。其实这‘解迷丹’专解各种迷药，预先服下一颗能在十二个时辰之内，不惧任何迷香、迷药，对人体并无损害，还要什么解药？”

荣敬宗一手持须，呵呵大笑道：“辜兄现在可以放心了吧？”辜鸿生老脸一红，不自然地笑道：“温姑娘真会捉弄人，兄弟算是阳沟里翻了船。”荣敬宗忽然脸容一正，说道：“辜兄方才说的不错，咱们昔年同列黑龙会三十六将，算来该是老弟兄了，离开昆崙山，咱们也就此分手了。三十六将，如今只剩下你我两人，回首前尘，真是恍如一梦。辜兄今后有何打算，兄弟也无权过问，但兄弟有一句临别赠言，那就是：咱们是炎黄子孙，要堂堂正正做人，希望辜兄三复斯言！”

辜鸿生拱拱手道：“荣兄金玉良言，兄弟承教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兄弟告辞了。”说完朝众人略一抱拳，转过朝外走去。

荣敬宗朝五名青衣汉子挥挥手道：“你们也可以走了。”那五个青衣汉子一齐躬身一礼，朝山外而出。

荣敬宗轻叹一声，仰首道：“老会主一手创立的黑龙会，前三十年是反清复明的忠义之旅，后二十年是被清廷鹰犬所控制的残害义民的刽子手。前后五十年，老朽就在这里渡过了整整四十个年头。当年来的时候，还是一个弱冠少年，今天走出去的，已是白发蟠蟠的衰年老翁，这一片大好基业，从

此就水埋荒山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凌君毅道：“荣老伯，这座山腹洞窟秘道纵横，如果任由它留着，一旦被江湖黑道中人作为巢穴，实是后患无穷，不知是否可以把它封闭？”

荣敬宗微微一笑道：“凌公子但请放心，老朽选择从这里出来，就是为了准备把此山秘道，一起封过，因为其余几处出口启闭的机括，均在里面，只有飞龙堂大门，可以由外面启闭，咱们到了外面，再把它关上，外人就无法进入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此处既可由外面启闭，除了荣老伯，一定也有其他的人知道了。”荣敬宗道：“这是黑龙会列为最机密的事项，只有堂主以上的人才知道。如今死的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人，连老朽在内，大概已经只有三个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知其他两人是谁？”荣敬宗捋须道：“一个是令堂，另一个是水轻盈，唉，咱们当时应该把她截住才好。”

凌君毅想起师傅两次出声阻拦，任由水轻盈退走，心中不禁暗暗嘀咕：“不知此女是何来历，剑法武功，都不在自己之下！”说话之时，已经跨出“飞龙堂”大门，外面还是一个高有数丈，足有五六丈深广的大石窟。

荣敬宗等大家走出大门，然后俯下身去，在右首石壁下撤开一块大石，伸进手去，掏摸了一回，但听一阵轧轧震动，一方巨石，从门上缓缓闸下！“飞龙堂”大门，登时变成了一堵黝黑的石壁。

荣敬宗依然蹲着身子，回头说道：“凌公子，老朽要借你巨阙剑一用。”凌君毅答应一声，抽出巨阙剑，递了过去。荣敬宗接过短剑，朝窟窿中一阵乱削，但听接连响起几声“铮”“铮”轻响，敢情他已把石门开启的机括削断了。荣敬宗依然把石块砌上，站起身来，脸上犹有凄楚厉色，递还短剑，一个人好像苍老了许多，黯然一叹，当先举步朝洞外走去。

石洞外面，阳光普照，苍翠欲滴，天风吹来，使人精神为之一振。洞在“玄关岩”右侧，陡壁百丈，危崖如覆，洞外只是横层的断岩，仅容得一点足尖。如果你不会武功，那就必须双手攀住石隙，足尖踩着石梗，身子整个悬在空中，缓慢地横着移动，才能渡过这近百丈远的危崖。就算你会武功吧，但武功较差的人走在这上面，一样的艰险难行。

荣敬宗领着大家走完这段艰险的路程，转过山腰，虽然同样的响岩断壁，同样无路可循，但已没有方才的险峻。一行人中，大半的姑娘家，走完这段路，谁都禁不住要舒上口气。

荣敬宗看看天色，已是己牌稍偏，这就回头道：“大家要不要憩歇再走？”凌君毅忍不住问道：“荣老伯，从这里到岳姑庙，不知还有多少路程？”荣敬宗道：“快一点，大概未牌时光，就可以赶到了。”

牡丹根本不知道太上已死，只道已在岳姑庙等候，这就掠掠鬓发道：“我们还不累，不如赶到岳姑庙再休息吧。”荣敬宗点头道：“如此也好，大家全都空着肚子，早些上路，还赶得上庙里的素斋哩。”岳姑庙，座落在岳姑顶下，庙貌宏伟，香火极盛。庙中奉把的是东医大帝之女碧霞元君，塑的是一尊少女神像，凤冠霞被，绮年玉貌，肃穆端庄。每年四月十五日神诞前后十日，香客离杏，络绎于途，附近百里的人，都会扶老携幼的赶赴庙会。

这时山前演剧酬神，百戏杂陈，各种摊贩也在山脚下搭起了一二里长的布棚，吃的、玩的，应有尽有。呼卢喝雉，通宵达旦，真是昆崙山一年之中最热闹的一段日子。

未牌方偏，荣敬宗领着凌君毅、牡丹等一行人，已经赶到岳姑顶下面，

老远就看到岳姑庙门口，站着一个人身穿蓝袍的高大人影，好像在眺望什么。

唐文卿不觉低啊一声道：“会是巴总管，凌大哥，巴总管怎么也会在这里？”这话，凌君毅也无法回答，只点点头道：“大概是找你来的了。”他们看到巴天义，巴天义自然也看到他们了，三脚两步的迎了上来，连连躬身陪笑道：“凌公子、二姑娘、三姑娘，都来了，兄弟从早上站到这时候，连脚骨都站直了。”凌君毅还了一礼，方如苹已经抢着问道：“巴总管，干娘也来了么？”

巴天义道：“是老庄主和少庄主。”接着又道：“三姑娘的令舅祝庄主和岭南温老庄主、温二庄主，都来了。”

祝雅琴惊啊一声道：“爹也来了？”温婉君同样惊奇地道：“我爹和二叔怎么也会来了呢？”巴天义道：“事情是这样，温家有一个使女叫做小燕的，因温姑娘潜入百花帮，一去就没有消息，心里一害怕，就赶快报告温老庄主。正好温老庄主和咱们老庄主、少庄主，都在龙眼山庄作客，同时也发现祝姑娘、二姑娘、三姑娘，都已有多日未曾返家，就一起找上百花帮去……”牡丹惊啊一声，问道：“你们都去百花帮？”百花帮花家大院，虽有梅花、莲花等人留守，但去的人如果是用毒名满天下的四川唐门老庄主唐天纵，迷药独步江湖的岭南温家老庄主温一峰和潜龙祝文华联上了手，就算有太上坐镇，只怕也难以应付。她身为百花帮主，哪得不惊？

巴天义不知道她的身份，但因她和凌公子同行，又走在众人之前，倒也不敢怠慢，含笑说道：“没有，咱们一行人刚到潜山附近，就遇上凌公子的尊师，要咱们不用再去百花帮，只须到昆崙山岳姑庙来就好。”牡丹暗暗舒了口气，没有再说。

凌君毅问道：“你们已经来了几日？”巴天义道：“昨天才到。”刚说到这里，但见山门内快步走出一个丰神清朗的青衫少年，一眼瞧到众人，就飞快奔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凌兄，你怎么才来，想死小弟了。”

凌君毅也慌忙迎了上去，叫道：“唐兄。”原来来人正是唐门少庄主唐少卿，两人紧紧握住了手。

唐文卿、方如苹也跟着上去，叫了声：“大哥。”凌君毅替唐少卿引见了荣敬宗、牡丹、温婉君等人。

唐少卿一拱手，然后说道：“凌伯母曾说，诸位今天上午就可到的，一直等到中午，还没有来。准备了素斋，都已凉了，此刻，凌伯母和家父等人，都在后进花厅上呢。

在下替诸位引路。”说完，领着众人，朝庙中行去。

一行人进入大殿之后，荣敬宗示意小桃和三名黑衣剑士留在殿上。牡丹也要紫薇、芙蓉、凤仙、玉蕊，和护法丁峤、冉遇春、杜乾麟、罗耕云，以及四名侍女茉莉、瑞香、杜鹃、蔷薇等人也都留在殿上。自有唐门总管巴天义接待大家，引到前面客室待茶，庙中早已准备了素斋，不在话下。唐少卿陪同凌君毅、荣敬宗、牡丹、玉兰、温婉君、唐文卿、祝雅琴、方如苹、万人俊、许家骅等人，往里而去。

第三进方塘一鉴，游鱼成群，是放生池。两旁花圃中，繁花如锦，中间一条平坦石桥，护以白石栏杆。越过石桥，迎面一排长廊，三间精舍，正是岳姑庙接待贵宾之处。

这三间花厅，并不曾隔断，越发显得敞轩明朗，四壁张挂了不少名人书画。唐天纵、温一峰、温一峤、祝文华、铁氏夫人等人，正和一个灰衲老

僧陪着闲谈。

唐少卿走到门口，就抢着叫道：“爹，凌兄他们来了。”厅上诸人，纷纷站了起来。

凌君毅让荣敬宗走在前面，大家跟着入内。铁氏夫人首先替唐天纵等人引见了荣敬宗，然后凌君毅又替万人俊、许家骅、牡丹、玉兰引见了母亲。大家一阵寒暄之后，相继落座。

铁氏夫人道：“毅儿，你快去见过天虚老禅师，这位老禅师，是你外公昔年方外至交。”

凌君毅早已看出灰衲老僧白眉低垂，貌相清瘤，少说也有九旬以上，但双目神光内蕴，分明是全身怀上乘武功的高僧。

闻言立即恭敬的走上前去，作了个长揖道：“晚辈凌君毅见过老禅师。”天虚禅师双手合十，连连躬身道：“不敢，小施主不可多礼，再晚的称呼，老衲更不敢当。”铁氏夫人道：“老禅师怎地和孩儿客气起来了？”天虚禅师呵呵笑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、老衲和铁老施主当年虽是交论方外，但凌小施主的尊师，算起来还是老衲的师叔，小施主不就成了老衲的师弟么？”

凌君毅心中暗道：“原来这位老禅师也是少林支派。”铁氏夫人道：“这个我倒不知道。”祝文华朗笑一声道：“凌夫人不用为难，老禅师和铁老会主既是方外至交，如以师门渊源排来，又是凌老弟的师兄，兄弟觉得有凌夫人在场的时候，就矮上两辈，凌夫人不在场的时候再以平辈论交不迟。”唐天纵一脸俱是笑容，望望凌君毅，一手捻须，含笑道：“凌贤侄，这回又是你立了殊功，一举破去黑龙会，替江湖同道扫平大患，看来老夫等人，真是老了。”

凌君毅躬身道：“老伯夸奖，小侄愧不敢当。”温一峰接口笑道：“贤侄无须太谦，江湖后浪推前浪，这天下本来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。”唐老庄主、温老庄主，从“绝尘山庄”起，一直称凌君毅为“凌老弟”，如今忽然全改了口。这也没错，凌君毅和唐少卿、唐文卿平辈论交，唐老庄全称他一声“贤侄”原也理所当然。但凌君毅和温婉君，本是儿女私情，温婉君自然不会告诉乃父，那么温老庄主也改口以“贤侄”相称，就显示出他已经知道两人之事。这自然是小燕说的了。凌君毅哪会听不出来？脸上觉得有些汕汕的，一时不好多说。

牡丹进来之后，始终不曾见到太上，心中正在暗中纳闷，自己师傅和凌夫人原是姐妹，她老人家既然要自己等人到岳姑庙来，如今凌夫人和唐老庄主等人全在这里，师傅决不会先走，那么她老人家呢？她坐在椅上，正在默默沉思之际！

铁氏夫人已经蔼然含笑道：“牡丹姑娘，芍药姑娘没来么？”牡丹连忙应了声“是”，答道：“二妹平日骄纵惯了，方才冲出飞龙关，就独自负气走了，连家师说的话都敢不听。”铁氏夫人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要你们到这里来，原是你们师傅的意思，毅儿大概已经告诉你了，老身和你们师傅，原是姐妹。她在临终时，曾和老身说过，她把你们视如己出，你叫我一声姨妈就好。”“临终”这两个字，听到牡丹、玉兰两人耳中，只觉头脑轰然一震！牡丹目承泪水，忍不住抬头问道：“姨妈，你说家师她老人家……”

铁氏夫人面现凄容，含泪道：“怎么？毅儿，你没告诉她们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孩儿因帮主、总管等人初离险地，免得路上伤心，故而没有说明，还是到了此地，由娘告诉她们的好。”牡丹泪水夺眶而出，噗地跪了下去，咽

声道：“姨妈，你老人家快告诉侄女，师傅如何死的？”她这一跪下，玉兰也跟着跪下，陪着流泪。

铁氏夫人慌忙把两人扶起，口中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们起来，听老身慢慢的说。”牡丹、玉兰两人站起身子，只是流泪不止。

铁氏夫人温言安慰了两人一阵，才把自己和太上的身世，及太上遇害经过，详细说了一遍。牡丹、玉兰两人想起师傅从小把自己抚养长大，不料这次昆崙山之行，和师傅从此慈颜永诀，人天殊途，一时又悲从中来，哭得泪人儿一般。

铁氏夫人也陪着她们垂泪，一面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们且节哀顺变，如花妹子在临终之时，还有两件事，要老身告诉你们。”

牡丹试着泪水，说道：“姨妈，师傅有什么遗命，你老人家请说。”铁氏夫人神色一怔，说道：“你们师傅临终时曾说，当年她收养你们，手创百花帮，原是一心要和黑龙会在江湖上一争长短。后来她得知先夫殉难，黑龙会已被清廷收买，就存了消灭黑龙会、继承先父遗志之愿。因此又开始物色各门各派下杰出才俊之士，扩张势力，另一方面，又因黑龙潭留有重阳真人的剑谱，如能得到剑谱，就可独步武林，无人能敌，决心亲自远征黑龙会，要你们分三路吸引住敌人，她潜入黑龙潭去。如今黑龙会已破，一切已成过去，但清廷因黑龙会失事，决不会轻易放过。百花帮自然是他们第一个要扑灭的对象。因此，第一件事。就是要你迅速传令，解散百花帮。免得被清廷鹰犬追缉。”牡丹含泪点头道：“侄女遵命。”铁氏夫人又道：“你师傅第二件事，也是她未了心愿，那是因为老身只是铁老会主的义女，如花妹子才是铁氏门中的继承人，因此，她要你继承铁氏香烟……”

牡丹听到这里，不禁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

铁氏夫人续道：“早在百花帮选拔总护花使者之时，如花妹子已经有意把你许配毅儿，她在临终之时，又向老身提出请求，不论毅儿是否已经订亲，要老身替你作主，与毅儿成亲，将来有了孩子，都要姓铁。这就是说，你不是凌家的媳妇，而是铁家的媳妇。

这是你终身大事，如花妹子虽要老身作主，但老身先得征求你的意见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”凌君毅站在一边，早已俊脸通红，要待回避。

唐文卿一把拉位他，含笑道：“凌兄别走，还有呢！”

牡丹本来泪流满面的人，这回铁氏夫人说到她终身大事，她纵然是一帮之主，但女孩儿家听到这件事，怎不羞得低垂粉颈，一张脸比大红缎子还红。心头尽管一百二十个肯，就是羞难启齿，嗫嚅了半天才低低的道：“这是师傅的遗命，侄女但凭姨妈作主。”说到后来，声音简直比蚊子还轻。

铁氏夫人蔼然含笑道：“你既然同意，那就这样定了。”这个“定”字，牡丹好比咽下了定心丸，一颗芳心也定了下来，低垂粉颈，应了声“是”。

铁氏夫人回过头来，朝凌君毅道：“毅儿。”

凌君毅红着脸应道：“娘有什么吩咐？”铁氏夫人道：“为娘听唐老庄主说起，康老夫人有意把唐姑娘许配给你，当日送你巨阙剑，正是此意。温老庄主只有一位千金，和你认识在先，温姑娘为了你，还乔装玫瑰，进入百花帮，两家都挽祝庄主跟为娘提亲。

经为娘和三位庄主商量的结果，温老庄主膝下只有位千金，因此也仿照继承铁氏香烟的办法，你们将来有了孩子，继承温氏香烟。唐老庄主的千金，继承咱们凌家的香烟，这样三家都有了继承香烟的人。三位姑娘，在名

份上也并不冲突。这三件亲事，就这样定了，你赶快去叩拜过两位岳父。”唐姑娘、温姑娘，早已羞得涨红着脸，一齐躲了出去。

凌君毅听了母亲吩咐，红着俊脸，依言走到唐天纵面前，屈膝跪拜下去，口中说道：“岳父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”唐天纵满脸高兴，连忙伸手扶起，大笑道：“贤婿快快请起，哈哈，老夫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就想到小女身上，哪知拙荆比老夫还要先上一步。”

凌君毅站起身子，又向温一峰拜了下去。

温一峰以赶忙扶起，笑道：“贤婿少礼。”接着哈哈大笑道：“唐兄这个女婿，是丈母娘看中的，兄弟这个女婿，却是小女自己挑的，咱们都是现成丈人。”祝文华连连拱手道：“兄弟这大媒，才是现成的呢？”荣敬宗，方人俊，许家骅一起向铁夫人、留、温二位庄主道贺。

荣敬宗一手持须，笑道：“今天破贼归来，三喜临门，果然是一件大喜事。但兄弟觉得三喜不如五喜，五喜自然更热闹了，因此兄弟也想作个冰人，向凌夫人，祝庄主讨杯喜酒，不知二位肯不肯赏兄弟一个薄脸？”铁氏夫人奇道：“荣大侠说的五喜，不知要给哪一家提亲？”

第四十一章 不共戴天

荣敬宗呵呵笑道：“兄弟提的这两门亲事，是黄山万家，石门许家骅只要凌夫人和祝庄主点个头，兄弟这冰人，就当成了。”唐天纵看了万人俊、许家骅两人一眼，心中约略已有个谱儿，一面问道：“荣老哥是给万、许二位世兄提亲，不知是哪家的姑娘？”荣敬宗道：“黄山万家和龙眠山庄，称得上武林世家，门当户对。万老弟和令爱情投意合，自是良缘天成，兄弟不过是当个现成的媒人。不知祝庄主意下如何？”

祝文华笑道：“黄山万家两代执掌武林盟主，称得上武林第一家。荣大侠玉成小女，兄弟算是高攀了。”荣敬宗笑道：“这门亲事，祝庄主那是答应了，哈，哈，老朽这媒人算是做成？，万老弟快来叩见岳父。”

万人俊依言走到祝文华跟前，跪行大礼。

祝文华眼看自己袒腹东床，不仅出身武林世家，又是一表人才，也是满怀高兴，还了半礼。

荣敬宗转身又朝铁氏夫人道：“兄弟观在还得向夫人讨杯喜酒喝呢！”铁氏夫人道：“荣大侠尽管吩咐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夫人言重，只弟是替这位许老弟说亲，二姑娘遗命解散百花帮，该帮总管玉兰姑娘，明慧温淑，和许老弟也是天成佳偶，兄弟已和许兄弟提过，只要夫人答应，也是一门美满的亲事。”铁氏夫人点头道：“二妹临终之时也曾提到百花帮解散之后，她门下弟子，最好择人而事，有个归宿。荣大侠说的，自是再好不过，但老身总得问问玉兰自己。”说到这里，回头朝玉兰含笑道：“荣大侠提的亲事，你也听到了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”

玉兰双颊飞红，噗的跪倒地上，流泪道：“师傅既要姨妈作主，侄女一切都听姨妈的。”铁氏夫人拉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起来，姨妈那就答应了。”

荣敬宗笑道：“恭喜许老弟，夫人已经答应，百花帮太上已经故世，凌

夫人就是她们长辈，你也上来磕个头，唔，我看干脆叫声岳母吧！”许家骅也平空赚得个如花似玉的娇妻，自然兴高采烈，依言走上几步，跪下叩道：“小婿叩见岳母。”凌君毅连忙把他扶起。

铁氏夫人蔼然笑道：“许相公叫了老身岳母，老身实在愧不敢当。这样吧，玉兰这孩子，老身也挺喜欢，毅儿没有妹子，我看玉兰就给老身作个义女，这岳母就名副其实了。”牡丹喜道：“三妹还不给干娘叩头？”

玉兰果然跪了下去，叩头道：“娘，女儿给你老人家叩头。”铁氏夫人一把把玉兰搂入怀里，蔼然道：“好孩子，真是娘的好孩子。”大家自然又纷纷内铁氏夫人道贺。

方如苹眼看着唐姐姐、温姐姐、表姐、牡丹、玉兰等人，有情人都成了眷属，大家喜气洋洋，只有自己，爹爹过世，剩下母女两人相依为命。方家既不是武林世家，母亲不会武功，也不似百花帮太上，没声没势，自然不会有人理会自己。舅舅(祝文华)有他自己的女儿，干娘(唐老夫人)也有自己的女儿，哪会想得到自己？方如苹想到伤心之处，眼泪只有往肚里咽，她一个人懒洋洋的走出花厅，独自伏在石栏杆上，只是怔怔的看着池中一群鱼儿追逐落花。

花厅上早已摆好两席素斋，荣敬宗、凌群毅、万人俊、许家骅四人一桌。唐文卿、温婉君、牡丹、玉兰、祝雅琴、方如苹等六位姑娘一桌。

唐文卿悄悄走到方如苹身边，叫道：“三妹，快进去吃饭了。”方如苹道：“我不饿。”

唐文卿拉着她手，低声道：“好妹子，别饿坏了身子，你的心事，姐姐最清楚，快进去吧，别叫人家瞧出来了。”方如苹双颊飞红，阵道：“我有什么心事？”

唐文卿神秘一笑，道：“快别说了。”拉着她往里行去。

岳姑庙的素斋，远近闻名，厨师手艺之佳，烹调之精，就是大酒楼的水陆珍馐，也休想比得上。大家差不多已有一天没进饮食，吃来自然更觉可口。只有方如苹对着满桌精美佳肴，依然是食不知味，懒洋洋的，勉强吃了小半碗饭，便自停筷。饭后，小沙弥送上香茗。

铁氏夫人和唐天纵、温一峰等人，在众人未来之前已经用过午餐，此刻正围坐在东首一张圆桌上，讨论替儿女完婚之事。祝文华看大家吃毕素斋，就含笑叫道：“荣大侠，快请过来。”荣敬宗一手托着落碗，朝左首走去，一面问道：“祝兄有何见教？”祝文华道：“咱们正在商量几家迎娶之事，你和兄弟都是大媒人，自然也得发表些意见。”荣敬宗道：“兄弟敬陪末座。”说罢，拉了张椅子坐下。

铁氏夫人抬头道：“毅儿，你也过来。”凌君毅走到母亲身边，垂手道：“娘有什么吩咐？”铁氏夫人道：“你唐岳丈的意思，既然定了亲，不如早些让你们成亲。娘老了，你早日成家，娘的心愿也了，对你爹总算也有了交代，所以娘作主，决定今年十月，把三房媳妇，一起娶过来！”

凌君毅没待娘说完，噗的跪倒地上，含泪叫道：“娘，孩儿之意，婚事暂缓举行。”铁氏夫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凌君毅道：“咱们虽然杀了韩占魁，但当年图谋黑龙会的主凶并不是他，因此孩儿想去一趟热河，手刃戚承昌、钱君仁两个贼子，然后再去一趟京师，孩儿非把爹的遗骸找回来不可。”铁氏夫人垂泪道：“你爹的遗骸，当年早已由你师父偷偷的从京师运出，你爹是少林弟子，卜葬在少室山，正是不忘师门之意，这件事，娘直到刚才听你

师父说起，等你成了亲，再带她们去少室山祭扫不迟。”

唐天纵看了祝文华、荣敬宗两人一眼。祝文华立时会意，没待铁氏夫人开口，轻咳一声，接口道：“是啊，凌老弟一片孝心，令人可敬，但令堂抱孙心切，而且方才大家已经商量好婚事在十月举行，距今不过三个月时光了，因此老夫觉得凌老弟不妨等婚礼之后，再去热河不迟。”荣敬宗接着道：“祝庄主说的没错。戚承昌、钱君仁既在热河，谅他们也不会就会离开，以公子的身手，不难手到伏诛。公子还是听令堂的安排，先回江南完婚。等明春再行北上的好。”

凌君毅仰脸道：“娘，父仇未报，孩儿决不成亲。这里离热河已是不远，何用再往返跋涉。孩儿之意，趁黑龙会被咱们破去的消息尚未传开之前，赶去热河，较易下手。”

如果消息一经传开，戚承昌老奸巨猾必然会提高警觉，尤其是钱君仁不在官中，他住在热河的用意，显然是为了托庇戚承昌的保护，一旦听到风声，就会躲了起来，就更不容易找到他了。因此孩儿觉得事情越快越好，此时立时动身，才不致泄漏消息。”铁氏夫人沉吟了下，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婚礼等你报了父仇再举行，更可告慰你爹在天之灵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

唐天纵一手捋须，朝温一峰道：“温兄，亲家母既然这么说了，这也是贤婿一片孝心，咱们就一起去一趟热河，替咱们娇客助威，你看如何？”温一峰大笑道：“唐兄这主意不错，咱们把离宫一批走狗鹰犬，全迷翻毒死算了。”

凌君毅接道：“热河之行，小婿一人足够应付，人去多了，反而会引起对方注意，不敢有劳二位岳父。”唐天纵道：“贤婿一个人去，人单势孤，承德可比不得绝尘山庄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小侄自会相机行事。”说到这里朝荣敬宗问道：“荣老伯是否知道戚承昌的情形？”荣敬宗捋须笑道：“这老贼是颠覆黑龙会的主谋，老朽衔之入骨，因此对他动静，也多方打听，略知一二，唉，老朽随时注意了他二十年之久，也只不过略知一二，你说这老贼有多狡猾？”

万人俊道：“他是先祖的义子，先父只怕就是他害死的了，凌兄，小弟和你同去如何？我要当面问问他。”他右手握拳，露出激愤之色！这也难怪，万镇岳昔年担任过第二届武林盟主，虽已息隐林泉，不问江湖是非，但如有他活着，谁也不敢动黄山万家一草一木。

凌君毅道：“万兄和戚承昌既有杀父之嫌，兄弟就不好阻止，但就是要去，也只宜暗中进行……”万人俊道：“岂止杀父，我黄山万家遭到灭门之祸，说不定就是老贼主持的。”荣敬宗道：“这大有可能，戚承昌现在是热河副都统兼行宫侍卫营的统带，可说权势显赫，他还会亲自跑到大别山去主持‘绝尘山庄’，足见他极可能仍然是黑龙会的幕后主持人无疑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一拍大腿，笑道：“没错，老朽曾听韩占魁说过，通常派赴各省的大内高手，大多都是热河行宫侍卫营派出去的。因为热河行宫，虜酋一年只过去上一次，平日就无所事事，因此，把监视各省大员和缉拿所谓叛逆，都归行宫侍卫营承办，黑龙会是他们对付江湖中人的的一处秘密机关，自然由戚承昌主持的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看来水轻盈是他派来的了，唉，咱们没把她截下来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铁氏夫人道：“这是你师父的意思，决不会没有缘故的。”

天虚禅师忽然双手合十，低喧一声佛号，接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不通师叔

前晚和老衲说起过水施主，她不但是雪山神尼的得意弟子。而且还是大有来历的人，决不会是戚承昌派来的。”凌君毅问道：“家师还说了些什么？老禅师能否说得详细一点？”

天虚禅师道：“老袖只听不通师叔这么说，旁的就不知道了，唔，那位水堂主，这里来过两次，老袖看她并不像凶狠嗜杀的人，凌小施主日后遇上她的时候，不宜过分使她难堪，逼她走上极端，双方都没有好处。”凌君毅听得出这位老禅师言有未尽，他说水轻盈大有来历，明明知道底细，却又不肯明说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莫非她师父是雪山神尼，大家就得让她三分？心中想着，一面朝荣敬宗问道：“荣老伯，入境问俗，老伯能否把热河的情形，赐告一二？”荣敬宗道：“承德府在热河西岸，本来是一座山城，满酋建了一座离宫，名叫‘避暑山庄’。戚承昌就是‘避暑山庄’的侍卫头儿。但他地位高过行宫侍卫营统带，还兼了热河驻防副都统。行宫侍卫营计分东西两个营，每营有三个队，每队三班，每班连领班为十一个人，也就是说戚承昌手下有两百多个武功高强的人。东营驰防行宫，西营三个队，通常都派在外面，这些人虽是卖身投靠的江湖败类。

但其中不乏身手高超之士，总之，他们比起黑龙会飞龙堂的剑手，都要高明得多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就算行宫是龙潭虎穴，晚辈也非摘下戚承昌的脑袋来不可。”

荣敬宗忽然哦了一声，又道：“老朽忘了一点，戚承昌有个外室住在避暑山庄外面，据说一个月中，就有二十天在那外室处过夜，公于如能打听到他外室的住处，就比在避暑山庄中下手方便得多了。”凌君毅道：“多谢老伯指教，晚辈会打听得到的。”荣敬宗又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可得注意，就是承德城外有八大喇嘛庙，由藏僧主持，他们都是瑜伽门的人，武功自成家数，据说戚承昌在京师里任侍卫营领班的时候，曾拜一个活佛为师，因此那些喇嘛庙，可能都和戚承昌互相勾结，不可不防。”许家骅听说万人俊要去，也乘机说道：“凌兄答应万兄去了，总不至于拒兄弟于千里之外了？”

唐少卿也道：“不错，凌兄，家父和温老伯、祝老叔都不去了，兄弟可非去不可。”凌君毅方待开口，哪知一班女将，牡丹、玉兰、唐文卿、温婉君、祝雅琴等人，都异口同声的嚷着要去。只有方如苹一个人低垂粉颈，坐在那里喝茶，没说要去，大家自然也没有注意到她。

铁氏夫人朝大家蔼然一笑道：“年轻人就喜欢一窝蜂，这又不是去玩，人去多了反而碍事。这样吧，毅儿万少侠虽是同行，也得分开走，装作各不相识，牡丹可随老身同去，给毅儿打个接应，玉兰必须立时赶赴百花洲，解散百花帮。几位庄主还是带了姑娘们，先行回南方去的好，这回绝不可偷偷的赶去热河，免得节外生枝。”她这番安排，自然也煞费苦心，而且也无异暗示唐天纵、温一峰、祝文华三位庄主，对这几位姑娘家，须得严加管束，热河究是清廷行宫所在，不是闹着玩的。

凌君毅讶异地道：“娘也要去么？”

铁氏夫人笑道：“娘去了，必要时，也可以替你作个接应，决不会碍你手脚的。”唐天纵道：“亲家母但请放心，咱们就在这里住上几天，静候亲家母，贤婿回来，一同回去，就好办喜事了。”

温一峰道：“大家都听到了，没事的人，谁都不准跟去。”荣敬宗接口道：“就这样决定，大伙在这里等候佳音，就好赶办喜事，免得大家分散了。”事情就这样决定，唐少卿、许家骅和几位姑娘，心里虽然都想跟着去，可不

敢再开口了。

凌君毅道：“娘如果没有吩咐，孩儿觉得还是趁早动身的好。”

铁氏夫人点头道：“也好，你早些动身，娘明天一早，随后就到。”当下就约定了几种暗记，作为联络之用。凌君毅一一紧记在心，就向大家告辞，独自走了。

铁氏夫人等凌君毅走后，又悄悄的和万人俊说了一阵。万人俊唯唯应“是”，接着走了。

玉兰带了紫薇、芙蓉两人，别过铁氏夫人，也相继上路。其余的人，就在岳姑庙住了下来。

晚餐之后，巴天义和丁峤也悄悄的走了，他们是奉命打点车马去的。一宿无话，第二天早晨，巴天义赴了回来，向铁氏夫人察报说丁峤已经改扮车夫，在前面路下等候。

铁氏夫人和牡丹也改扮成母女两人，别过众人，悄悄的离开岳姑庙。

到了中午时光，祝雅琴慌慌张张的奔进花厅，大声叫道：“爹，不好啦，表妹一个人偷偷的走了。”祝文华听得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琴儿，你说什么？如莘到哪里去了？”

祝雅琴道：“表妹早晨起来，就推说身子不舒服，这回女儿去找她，到处都不见她的影子，八成可能偷偷的赶上热河去了。”祝文华双眉紧蹙，跺脚道：“这孩子，唉，真要去了热河，这可不是玩的，凌老弟、凌夫人都不知道，准会出事。”

荣敬宗道：“兄弟昨天就觉得方姑娘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可能昨天凌夫人不让大家跟去，早就存下了心。”祝雅琴嗤的笑道：“才不是呢，表妹一直暗恋着她表哥，她是负气走的。”

祝文华喝道：“女孩儿家不准胡说。”唐文卿悄悄在老父耳边，低低的说了几句。

唐天纵不觉皱起浓眉，说道：“兄弟觉得方姑娘不会走得太远，咱们还是分头把她找回来最好，万一找不到他的话，也该尽速通知亲家母才好。”荣敬宗道：“唐老哥说的极是，事不宜迟，咱们那就分头进行。”

温一峰道：“万一找不到，又该如何？”唐天纵道：“兄弟总觉得亲家母只带牡丹姑娘和丁峤二人前去，万一有事，未免人手太孤单了，咱们是否再去一批人，暗中接应他们？”温一峰道：“兄弟很少在江南武林走动。还是由兄弟去的好。”

祝文华道：“江湖上认识兄弟的人也不多。”荣敬宗道：“咱们那就这样分配。唐老哥可在此坐镇，温老哥、祝老哥，分作两路上路，暗中可互相联系，找寻方姑娘，不论找到与否，都向热河进发，暗中还可支援凌夫人。这一带路径，兄弟较为熟悉，但兄弟不便到热河去，就在附近找寻方姑娘下落。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唐天纵拂须笑道：“坐镇，那就派不上兄弟了。”他自然知道，荣敬宗要自己坐镇此地，实有深意，因为自己身为唐门掌门人，江湖黑白两道认识的人，不在少数，自己突然在热河出现，当然会引人注意，不如守在这里的好。

温一峰接口道：“就这样，兄弟和二弟(温一娇)婉儿一路，祝兄和令爱一路。”许家骅插口道：“晚辈愿和祝庄主一路。”唐文卿急忙暗暗推了大哥一把。

唐文卿望望父亲，说道：“爹，孩儿和二妹也想跟祝老叔去哩！”

唐天纵轻哼一声道：“这是你妹妹出的主意。”唐文卿叫道：“爹，你老人家答应不答应嘛？”

唐天纵点点头道：“人家温姑娘，牡丹姑娘都去了，我女儿如果不去，岂不给人家抢了功去？爹自然只好答应了。”唐文卿羞红双颊，扭扭腰道：“爹，我不来啦，你老人家拿女儿取笑……”

唐天纵哈哈大笑道：“女生外向，难道爹说错了？”祝文华笑道：“不用多说，咱们该快些走了。”当下，温一峰、祝文华两拨人，就各自率人上路，荣敬宗也率同五名剑手，随着出发。

古北口亦称虎北口，是长城出关要道，左右山势连绵，长城高下弯环，势若长蛇，关门凿山而过，宽仅容车，至为险峻。

因为它是热河、京都之间的南北交通孔道，每天往来的车马行人。贩夫走卒，不知有多少。这已是傍晚时分，夕阳衔山，飞鸟还巢，许多骡队骆驼，也纷纷赶着进关的时候：一阵急促的鸾铃、马蹄之声，从古北口朝关外驰去。马上汉子，像有急事一股，不住的控马飞驰，马蹄踢起的乌沙，在大路上滚滚飞扬，害得路旁赶着进关的人，几乎同时咳呛，咒骂不已。马上的壮汉自然没去理会这些，依然马不停蹄地急赶，一口气奔驰出十几里路。一过拉海沟(地名)，马上那人立即从怀中取出一面三角小旗，朝右首山坡间一片松林连扬几扬，口中喝道：“大家注意，来了。”话声未已，已经一夹马腹，纵马直驰过去。

约莫过了盏茶工夫，远处蹄声得得，果然有两匹骏马，一前一后朝这边过来。前面是一匹紫骝马，稍后是一匹青鬃马，都是骏马，但跑得并不快，显然马上两人骑术并不高明。马跑得虽慢，总比人走路要快，不大工夫，就已快到林前。这回看清楚，前面紫骝马上，是一位锦衣相公，看去不过二十来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身后拖着一条乌油油的长辮，好一副俊俏风流模样。稍后的青鬃马上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书僮，也生得面目清秀，好一副伶俐模样。这主仆两人，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京城里的富贵公子，赶着进关去的。但就在这两人两骑，蹄声得得，快到松初前面之际，林中忽然响起下一声尖锐的哨声！哨声方起，但见从林中像飞鸟一般，跃出七八个蒙面大汉，手中执着明晃晃的钢刀，一下分散开来，把两匹马围在中间。

锦衣相公早已吓得脸色发白，坐在马上，几乎要跌下马来，上下牙齿在打战，抖索着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们这……这是干……干……什么？”为首的蒙面汉子大声晚道：“少废话，快下来，大爷们要财不要命，要命的就留上金银财宝，大爷还可刀下留情，放你们活着进关去。”

锦衣公子没命的应“是”，抱着马头，连翻带滚，跨下马鞍，怎奈双脚发软，没站的稳，一交跌倒地上。

稍后的俊俏书僮，也畏畏缩缩地爬下了马鞍，挨到公子身边，伸手去扶，一面颤抖道：“公子爷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他也吓得双腿发软，双手搀扶着公子，但哪能扶得起来？主仆两人，接在一起，抖作一团。一名蒙面汉子手握钢刀，虎视眈眈地看着两人。为首的蒙面汉子于早已从马鞍上取下包裹，打了开来，包裹中除了衣衫，另外一个布包，里面是黄澄澄的五十两赤金。

那汉子脸上略有喜色，但瞬即冷冷的嘿了一声道：“皇城帝都那里出来的富贵公子，身边只带这些金子？叫咱们兄弟如何分法？”

监视着主仆两人的蒙面汉子已经走了过去，钢刀一指，喝道：“快说，身上还有没有？”锦衣公子一看来势不对，急忙叫道：“青儿，快……快把你身……身上的银……银子拿出来。”俊俏书僮牙齿打战，抖索着从怀里摸出几张金叶子和一些碎银子，一起放到地上，说道：“都……都在这……这里了。”监视他们的蒙面汉子狞笑道：“只有这些？”

俊俏书僮吓黄了脸，说道：“真……真的没有了……”蒙面汉子霍地跨上一步，手中雪亮钢刀作势晃了晃，一下架在锦衣相公脖子上，冷冷喝道：“要命就快说，还有放在哪里？”

锦衣相公给钢刀这么往肩头一搁，一个人早已软软的瘫痪在地上，骇得脸无人色，口中有气无力地叫道：“大……爷……饶命……”俊俏书僮爬在地上，连连叩头道：“诸位大……大爷，公……公于是回……回京里去的，带……带出来的，都……都在路上……花了，真……真的只有这些了……”为首蒙面汉子狞厉地笑道：“看来你们不见棺材不流泪，大爷……”锦衣相公又急又怕，没命地叫道：“饶……命，饶命……”就在此时，但听“叮”的一声，架在锦衣相公颈上的钢刀，突然一震，跳了起来，那汉子口中“啊”声未已，钢刀已经脱手震飞出去。紧接着但听有人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大胆强徒，居然敢在京钱附近，拦路抢劫？”

锦衣相公坐在地上的人，目中不由得飞闪过一丝异采！这时天色已经微见黄昏，几个蒙面强盗突然听到有人说话，方自一怔，不约而同的回头看去，但见从古北口来的大路上，不知何时，负手站着一个人紫脸汉子。只要看他风尘满脸，身上穿的一件蓝布长衫，已经洗得快要发白，定然是个十分落魄的人。

为首蒙面汉子厉声喝道：“朋友是哪一道上的人？”蓝衫汉子傲然道：“我不是哪一条道上的人。”

为首蒙面汉子瞅了蓝衫汉子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光棍不挡财路，朋友不像是本地人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快给我滚吧！”蓝衫汉子朗笑一声道：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看不惯你们恃强凌弱，拦路打劫。”为首的蒙面汉子大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小子，也不睁亮招于瞧瞧，你大概没听说过古北口七雄吧？”左手一挥，立时有两个蒙面汉子抡刀扑了过去。

锦衣相公看的大吃一惊，急叫道：“你们不可杀人？”蓝衫汉子微晒道：“你们只上来两个，只怕不成。”在他说话之时，两个蒙面汉子已扑到他身前，一言不发，抡刀就砍，两柄雪亮的钢刀，划起两道慑人寒锋，一左一右夹击劈到。

蓝衫汉子连正眼也没望他们一眼，身子不闪不避，直等刀锋及身，才右手一探，抓住右首那人的执刀手腕朝左带去。右首那人根本连看也没看清楚，连刀带人，朝左冲去，钢刀横推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正好架住了左首那人劈来的刀势。两人全被蓝衫汉子这一招震得虎口生痛右臂发麻，几乎抓不住刀，各自后退了两步。这两人第一招上就吃了大亏，自然不肯甘心，口中同声暴喝，再次抡刀飞扑，夹击过来。

蓝衫汉子冷喝道：“不知进退的东西。”身形一个飞旋，右足横扫而出。这一下，快得口同电闪，两个蒙面汉子还未近身，就被扫到，但听“砰”“砰”两声，两条人影，就像皮球一般，被踢得飞出去一丈开外。背脊落地，一下摔在山石之上，还骨碌碌的滚了一阵，头虽没有摔破，全身骨头，就像砸散了一般，口中直喊着“哎哟”，就是爬不起来。

为首的蒙面汉子看得又惊又怒，手中钢刀一紧，厉喝道：“大家一起上，刹了这小子。”五个蒙面汉子刹那间一齐围了上夫，刀光在日渐昏暗下来的天色之下，依然熠熠生寒。锦衣相公和俊俏书僮都已站了起来，脸上已无半点惊惧之色！

这回主仆两人看得清清楚楚，五个蒙面汉子就像五条饿虎，一声吆喝，以扑羊之势，朝蓝衫汉子抡刀猛砍！蓝衫汉子气度从容，双手开阖之间，右手已经拍在抢先扑到的那个为首蒙面汉子左肩之上，为首那人闷哼一声，整个人就离地飞起，“叭达”一声，摔出数丈之外。左手一把抓住另一个人的脉门，举刀朝第三个扑来的人刀上磕去，但听“当”的一声，第三个人钢刀立时脱手飞出，五指一松，被扣住手腕的汉子，一个狗吃屎，朝地上跌扑下去！他只不过右手一拍，左手一抓，一松，就解决了三个，再一旋身，右手顶肘，撞在第四个人的肋下。那人也是一声闷哼，跌跌撞撞地倒退了七八步，痛得弯下腰去。左手一抖，袖角迎着第五个人的钢刀卷去，这下更绝，钢刀劈砍之势，何等凶猛？但不知怎的，竟被他一记“流云飞袖”卷个正着，钢刀居然“呼”的一声，化作一道白光，飞上三丈多高，直向林中落去，执刀的人，被震得虎口流血，急急往后跃退。

这一段话，作者要分开来说，就觉得时间稍长，但事实上，蓝衫汉子只不过挥手之间的事。在锦衣相公主仆看去，五个强盗声势汹汹围住了蓝衫汉子抡刀猛扑，但只一扑即散。

蓝衫汉子也并不追击，只是负手而立，朗笑一声道：“古北口七雄，原来也不过如此，今日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，再敢作杀人越货的勾当，给我碰上了，就没这般便宜了。”

那为首蒙面汉子爬起身来，一言不发，朝六个弟兄挥了挥手，大家抬起钢刀，没精打采的跟着他们老大就走。俊俏书僮一看强盗逃走，不待吩咐，就去收拾散乱在地上的金银衣物。

锦衣相公长长的松了口气，急步朝蓝衫汉子迎了上去，作了个长揖道：“兄弟途遇强盗，幸蒙兄台仗义相救，活命大恩，不敢言谢，请受兄弟一拜。”

蓝衫汉子连忙还礼道：“公子言重，这班亡命之徒，胆敢在京畿附近劫掠行旅，实在是胆大妄为已极。在下既然遇上，惩暴除恶，正是我辈江湖人的本色，些许微劳，何足挂齿？谅他们铩羽而去，不敢再来。公子前途珍重，在下还得赶路，告辞了。”说完，拱拱手，转身欲走。

锦衣相公慌忙叫道：“兄台请留步。”

蓝衫汉子脚下一停道：“公子还有什么见教？”锦衣相公含笑道：“兄台行侠仗义，实乃古人所谓游侠之流亚也。兄弟少读太史公《游侠列传》，尝窃慕其人，但以为当今之世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入，今天遇上兄台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此时天色已黑，兄弟已不能进关，前面不远，就是鞍匠屯，兄台就是急于赶路，也得找着宿头。兄弟意欲邀兄台小饮数杯，也聊表仰慕之忱，不知兄台肯折节下交否？”口中说着，一双晶莹目光之中，满是希冀之色。

蓝衫汉子看他说得诚恳，不觉淡然一笑道：“公子这般说法，在下如何敢当？在下就是要赶去鞍匠屯投宿的，公子盛情见邀，在下若是再要推辞，那就不通人情了。”

锦衣相公大喜过望道：“兄台不弃，这太好了。”他望望蓝衫汉子，又道：“咱们萍水相逢，撇开兄台救命之恩不说，总算有缘，兄台这公子的称呼兄弟无论如何不敢当，俏蒙不弃，咱们就兄弟论交，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”

蓝衫汉子道：“在下江湖草莽之人，如何……”锦衣相公不待他说下去，就拦着道：“兄弟傅格非，兄台不嫌弃的话，就叫格非好了，不知兄台大名？如何称呼？”

蓝衫汉子道：“在下林子清。”

傅格非喜道：“原来是林兄，天色已暗，咱们快走了。”林子清道：“傅兄请上马吧！”傅格非哪肯上马，笑道：“这里离鞍匠屯不远，小弟难得遇上林兄，咱们还是边谈边走吧！”

一面回头朝俊俏书僮吩咐道：“青儿，你带着牲口，先赶去屯上，要万安栈腾出两间清净房间，准备几样下酒的好菜，今晚我要和林兄痛痛快快的喝几杯。”

俊俏书僮一连答应了两声“是”，就翻身上马，骑着青鬃马，牵着紫骝马，当先朝大路上驰去。傅格非却陪同林子清边谈边走，沿着大路缓缓行去。林子清但觉这位少年公子不但举止斯文，谈吐清秀，书也读得不少，学问极为渊博，倒也谈得十分投机。到了鞍匠屯，已是上灯时候。

小街上店铺都已关上了门，只有几盏疏疏落落的昏黄灯火夜晚风中摇曳，那是万安栈和一家茶馆。这里虽是一个小小镇集，因它正好在古北口和滦平之间，许多赶不上路的行旅客商就在屯上歇脚。因此这条小街上倒也生意兴隆，着实热闹。

晚上大家落了店，就去泡泡茶馆，当然还有赌和女人。万安栈有普通客房，也有两间清净的上房，那是备过路的达官贵人临时休息之用。前面临街是饭店，规模虽不甚大，也有七八张桌子。今晚，万安栈的三间上房，全给傅公子包了。

俊俏书僮和一名伙计就站在饭店门口，一眼瞧到公子随着林子清走来，立即赶上几步，躬身道：“回公子，小的已把房间定好，酒菜也已准备好了，就请公子入席。”伙计立即迎了上来，连连躬腰道：“二位公子爷请。”傅格非侧身道：“林兄请。”林子清略为谦让，两人一齐跨进店堂，但见只有几张桌上，疏朗朗坐着四五个食客。中间一张方桌上，早已放好两副杯筷。伙计和青儿领着两人入席。

鞍匠屯的饭店，白天打尖的人多，晚上难得有贵介公于宴客，自然奉承周到，两人才一坐下，就有店伙送面巾、送茶水，忙个不停。

傅格非取起茶盅，喝了口茶，一面抬头笑道：“林兄此次出关，不知是到哪里去的。”林子清也举起茶盘，喝了口茶，道：“热河。”傅格非又道：“林兄去热河有何公干？”林子清道：“在下有一位世叔，在热河开设镖局，专走关外诸省，在下浪迹江湖，一事无成，才想去他镖局看看。”傅格非看了他一眼，脸上不禁流露出惋惜之色。

欲言又止，但还是忍不住，试探着道：“以林兄一身所学、去投效镖局，岂不埋没人才？”林子清淡然一笑道：“在下一个江湖人，只有在江湖上谋出路，除了干镖局这一行。还有什么可以于的？”

傅格非道：“小弟和林兄，虽是萍水相逢，但一见如故，兄弟论交、林兄如愿意到京都去，小弟或可效劳。”林子清微微摇头，笑道：“傅兄盛情，在下十分感激。京都富贵繁华之地，对在丫这样的江湖人，未必适合。”说到这里，三名店伙，已经陆续送上酒菜。青儿取过酒壶，替两人面前斟满了酒。

傅格非举杯道：“林兄救命大恩，小弟不敢言报，这杯水酒，是小弟敬

林兄的，也是庆贺咱们萍水订交，小弟先干了。”说完一饮而干。

林子清和他对于了一杯，说道：“咱们既已订交，博兄再说救命之恩的话，那就俗气了。”

傅格非爽朗一笑道：“林兄说的是，小弟该罚。”青儿替两人斟满了酒，他果然举杯又干了一杯，抬眼问道：“林兄府上还有些什么人？”林子清道：“寒舍只有家母一人。”

傅格非眼珠一转，又道：“林兄贵庚多少，还未成亲么？”他两杯下肚，一红核脸，已经有些热烘烘的起来！林子清道：“在下虚度二十四，落魄江湖，哪有妻房？”傅格非忽然笑了笑道：“林兄长我四岁，我该叫你大哥才是。”

他没待林子清开口，接着道：“林兄一表人才，文可济世，武足安邦，决非池中之物，小弟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林子清笑道：“傅兄但说何妨？”

傅格非道：“小弟有一个舍妹，今年十九，小弟不敢夸口，也足以称得上才貌双全，林兄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小弟愿意全力促成……”林子清慌忙摆手道：“傅兄说笑了，在下一个江湖人，怎敢高攀？”

傅格非正容道：“林兄怎好如此妄自菲薄？英雄不论出身低，小弟说过，林兄决非池中之物，舍妹如能有林兄这样一位英雄夫婿，是她的造化。”林子清苦笑道：“傅兄过奖，此事万万不可再提，在下……”恰好店伙又送上菜来，傅格非望着他微微一笑，也就不再说下去。

酒菜陆续的上来，已经摆了满满一桌。虽然说不上山珍海味，但做得口味极佳，在一个小屯的饭店里，能做出这样的菜肴，已算是上等筵席了。

林子清看看满桌菜肴，说道：“傅兄何用点上这许多菜肴？”

傅格非格地笑道：“小弟得和林兄订交，这是小弟有生以来唯一值得庆贺之事，小弟还嫌这些菜太少了呢！”林子清感动地道：“傅兄把在下说得太好了。”

傅格非已经有了几分酒意，脸上一片绯红，双目斜眠，问道：“古人谓得一知己，可以死而无憾。小弟把林兄视作知己，不知林兄是否也把小弟当作知己？”林子清道：“傅兄把在下视作知己，在下自然也视傅兄为知己了。”

傅格非双目乍睁，说道：“这是真心话？”林子清道：“人之相知，贵在知心，在下说的自然是真心话了。”

傅格非举起酒杯，朝林子清道：“来，林兄，咱们干杯。”一口喝了下去。林子清又和他对干了一杯。

傅格非道：“林兄，小弟今晚真是高兴极了！”他一手取起酒杯，忽然“噫”了一声，回头道：“青儿斟酒呀！”青儿一手执壶，迟疑了下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平日不善饮酒，喝得已经差不多了。”傅格非道：“谁说我醉了？你快斟酒，我还要和林兄再喝三杯。”

林子清也看得出来，傅格非确实已有几分酒意，忙道：“傅兄原谅，在下也不胜酒力了，前人有两句话：怡然恰好微醺处，烂醉如泥俗了人，咱们莫作俗人。”傅格非这才点点头道：“林兄说的也是。”

店伙送上两碗面来，林子清把一碗面吃了。傅格非只挑着面条，吃了几口，便自停筷。

一名店伙赶忙送上热面巾。傅格非吩咐道：“青儿，今晚菜做得还算不错，你给我重赏伙计。莫忘了厨下司务的一份。”

青儿应了声“是”，说道：“公子和林爷的房间，已经准备好了、是否要回房休息？”傅格非点头道：“林兄明日一早还要赶路，自该早些休息了。”

青儿道：“小的领路。”林子清道：“傅兄贵介尚未用饭，还是要伙计带路就好。”

其实不用他说，两名伙计，早已掌灯在边上伺候，闻言连忙陪笑道：“是，是，管家只管请用饭，二位公子，请随小的来。”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客店伙计何等势利，话声一落，立即一前一后提灯照路，引着两人往后进而来。到得上房，打开房门，点起灯盏，才欠着身让两人入内。一名伙计立即沏了两壶茶送上。

傅格非兴致虽好，但酒量不大，此刻经风一吹，他自己也感到确实有些醉了，一手扶门，说道：“林兄还没有醉，小弟倒确是不胜酒力了，真是遗憾得很，小弟失陪了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傅兄请休息吧？”一宿无话，第二天早晨。林子清起床之后，披着衣服，开出门去，只见一名店伙手中拿着一封信，站在门口伺候。一见林子清出来，立即走上一步，陪笑道：“林爷起来了，傅公子吩咐小的，在这里等候，有一封信，务必亲手交给你老。”说着双手呈上书信。

林子清接过书信，只见信封上写着：“面呈：林兄亲启。”字样，不觉问道：“傅公子呢？”店伙道：“傅公子说有急事，天还未亮，就已经走了。”

林子清心中暗自觉得奇怪，昨晚他并未向自己提起，何以走的这般匆促？一面点头道：“好。”店伙陪笑道：“傅公子留下了一头牲口，备林爷乘坐，就在店外伺候。”

林子清又点了点头。

店伙巴结的道：“林爷如果没有什么吩咐，小的给林爷去打脸水。”

林子清又点点头，就回身进房，随手撕开封口，抽出一张信笺。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笔娟秀的字体，写道：“书奉子清吾兄赐鉴：萍水订交，快慰生平，兄实小弟一生中唯一知己，惟弟因事，五鼓即行，未忍扰兄清梦，仁立门前，依依者久之。今日一别，未谖何时，方得与兄把晤也。兄去热河，如镖局中未能得展长才，弟与当地都统，谊属世交，特备介函一通，兄不妨一试。留劣马一匹，金五十两，非敢言赠，聊壮行色耳。

临书依依，不胜别绪离愁，奈何？诸维珍摄，小弟傅格非顿首拜上。”这封信写得情文并茂，别情婉约。

林子清看完这封信，暗暗忖道：“他和热河都统，谊属世交，他莫非是旗人？”

再看信封内，果然折着另一个封信，上面写着：“面陈傅都统亲启”。这口气不太客气，再看信封并未封口。林子清愈觉惊疑，顺手取出信笺，只见上面写了寥寥几字，那是：“兹介敝友林兄子清前来，务希妥为照料，感同身受。”下盖了一颗小小朱铃，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两个满字。这封信，和他写给自己的一比，一封文字之中，流露出无限友情，一封字行之间，却似上司对下属的口气！傅格非，他会是谁呢？正好店伙送来脸水，林子清依然把信笺折好，收入怀中，盥洗完毕，吃过早点，就朝外行去。

店帐不用说，傅格非早已会过了，店外，果见一名伙计，牵着那匹青鬃马，在那里伺候。看到林子清，立即哈着腰道：“林爷请上马。”鞍头果然挂着一个沉甸甸的紫色小包裹，正是昨晚那个为首的蒙面强盗打开来过的五十两赤金，难怪店伙一直牵着马在伺候。林子清虽觉受之有愧，但也只好受

了。当下随手取下一锭碎银，赏给店伙，就跨上马鞍，策马而去。

承德府，旧称热河，濒热河西岸，为一秀丽的山城。

清康熙四十二年，建“避暑山庄”于此，亦称热河行宫，建筑雄丽，极湖山亭台之胜。

承德虽是一个山城，却是府会所在，不，皇帝老儿避暑和木兰秋狩的地方。市容繁华，纵然比不上京都，也不输各地省会。尤其这里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各族的人都有，在街上熙攘往来，服饰语言各殊，却能相处融洽，各做各的买卖，互不相干，也没有半点歧视。这座城，就像五种民族的大杂院，这种情形，更非内地各省所能看到。

整座承德府城，要算西门大街上最为热闹，商肆相比，茶楼，酒馆，三步五步，就有一家，这是因为这里是出古北口第一个大城市，往来的商贾旅客，都要在此歇脚打尖，市面自然就越来越繁荣了。

西门大街上，有一个小横街，叫做探花坊。据说从前出过一个探花，街口还竖立着一座石牌坊，但如今大家都不叫它探花坊；改称客栈胡同了。那是因为这条小横街上都是客栈，如果有不知道路的人，问某某客栈在哪里，人家就会指指小横街说：“客栈就在那胡同里。”于是客栈胡同就这样出了名。客栈胡同，客栈少说也有八九家之多，其中以东升栈的规模最大，七间门面，有几进深，不但房间好，招待好，前面一座金碧辉煌的东升厅酒菜更好。就算不是住店的客人，也要上这里来小酌一番。如果说全城是西门最热闹，那么客栈胡同，是西门最热闹的所在了。客栈胡同八九家客栈，据说要东升栈客满了，才轮到其他客栈，但其他的几家，也天天客满。同行自然也嫉妒它，但东升客栈的老板，长袖善舞，来头不小，不但在热河地面上吃得开，在官场中也兜得转。

诸如热河都统衙门，道台衙门和行宫侍卫营，都有交情，据说连京城里，都有扎硬后台。

照说，这样一位财势煊赫的人物，应该是热河城里家喻户晓、尽人皆知的人了，但说来奇怪、连东升客栈的人，除了只知道他们老板姓乾，旁的就一无所知。

乾老板好像是神秘人物，当然也很少有人能够看到他。于是有人猜测，东升客栈是京里某一权相开的，所谓乾老板，只是他家里的一名家奴而已。这当然是猜测而已，谁也不能证实。

这天的午牌时光，东升客栈门前来了一位紫脸汉子，看他年纪，约莫二十三、四，身上穿一件蓝布长衫，已经洗得快发白了，但他骑的一匹青鬃马，却是相当神骏，一望而知是一个江湖人。

门口的小厮接过马匹，一名店伙就迎了上来，含笑道：“客官要住店，还是打尖休息？”紫脸汉子道：“住店。”

店伙连连抬手道：“客官请进。”紫脸汉子跨进店堂，那店伙又道：“客官要上房，还是要普通房间？”紫脸汉子道：“上房。”

店伙听说他要住上房，脸上笑意更深，躬身应“是”，一面陪笑说道：“客官尊姓大名，从哪里来的？”紫脸汉子怫然道：“住店还要报姓名来历么？”店伙连忙陪笑道：“客官莫要误会，这是官府昨晚出的告示，凡是授店的往来旅客，都得填写姓名来处，每逢秋狩时候，都是如此，老客人都知道，客官大概还是第一次到热河来吧？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紫脸汉子神色释然，接着道：“好，在下林子清，从江南

来，这样够了吧？”店伙陪笑道：“你老好说。这是官样文章，大家应付应付罢了，你老请随小的来。”说完，领着林子清朝上房行去。

东升栈的上房，当真称得上等房间，地方宽敞，窗明几净，陈设雅洁，榻上被褥全新。

店伙陪笑道：“这房间客官还满意么？”

林子清点点头，举步跨了进去。

店伙立即沏了一壶香茗送来，一面伺候着道：“客官还有什么吩咐么？”

林子清一面喝了口茶，摇头道：“没有了。”店伙退出，随手带上了房门。

林子清在榻上躺了一会，然后开门出去，缓步走入东升楼，点过酒菜，吃了午餐，才向柜上问了吉祥街的走法，飘然出门而去。

吉祥街已经快要接近小南门，地方比较清静，除了一家书肆和一家杂货铺之外，整条街上就没有第三家铺子。林子清原是打听好了来的，自然并不意外，他在街上故意装作来回找寻模样，最后才缓步跨进书肆，朝店中一位掌柜模样的老者拱拱手道：“老丈请了。”

那老者正在门口一张藤椅上吸着旱烟，抬眼望望林子清，才含笑道：“相公要买什么书？”林子清道：“在下不是买书来的，在下想请问老丈一声，这条街上，有一家镇远镖局，不知搬到哪里去了？”

那老丈又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客官大概刚到热河来的吧？镇远镖局已经收歇了。”林子清微感错愕地道：“镇远镖局已经收歇？”

那老者道：“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，老镖头林长庆过世之后，镖局就收歇了。”虎鞭龙爪林长庆，在北五省算得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，镇远镖局的龙虎旗远走关外，三十年来，从未出过一点漏子。

林子清脸上有些失望神色，拱拱手道：“多谢老丈。”回身朝外行去。

一连两天，林子清住在客栈里，闲着无事，就往街上到处逛逛。

这是第三天午后，他回到客栈，一进门，就见一名伙计迎着陪笑道：“林爷，上午有一位任爷，前来找你，小的回说你老出去了，那任爷说，下午再来。”

林子清觉得奇怪，自己在热河并无熟人，更没有姓任的朋友，当下问道：“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？”店伙道：“没有，那位任爷只说是你老的朋友。”

林子清沉吟道：“奇怪，在下这里并无姓任的朋友。”店伙陪笑道：“也许你老忘了，好在他说下午还会来呢。”

林子清漫应了一声，就缓步回房。店伙替他沏了一壶热茶送上，才行退出。林子清不知这姓任的是什么人，他找自己又有何事，随手倒了一盘茶，刚在窗下坐下。

只听门上有人轻轻叩了两下，房门启处，那店伙探进头来，含笑道：“林爷，那位任爷又来看你老了。”

林子清站起身，就听门口店伙的声音道：“任爷，你请。”接着就见一个身穿蓝缎长袍，年纪五旬左右的人，缓步从门外走入，林子清只觉和他素不相识，但人家既然走了进来，不得不拱手肃客。

蓝袍老者不待林子清开口，就呵呵一笑，拱手道：“这位大概就是林大侠了？”林子清道：“在下正是林子清。”

蓝袍老者笑道：“兄弟任紫贵，上午趋谒未值，敝东翁慕贤若渴，午饭甫毕，又敦促兄弟前来，这回总算遇上林大侠了。哈哈，见面胜如闻名，得瞻芝宇，真乃快慰生平！”林子清看他满脸堆笑，满口恭维之言，心头更觉纳闷，慌忙抱拳道：“任老丈过奖了，上午在下有事外出，蒙枉驾见访，未能迎逐，深以为歉。任老丈快请坐了再说。”说罢，连连抬手。

两人在窗前分宾主落座。

林子清倒了一盏茶，道：“任老丈请用茶。”

任紫贵双手接过，堆着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林子清道：“任老丈枉顾必有见教。”

任紫贵轻咳一声道：“兄弟在都统府忝掌文牍，奉敝翁之命，特来向林大侠致候。”原来他是都统衙门的师爷。

林子清肃然道：“原来任老丈是督署文案夫子，在下失敬之至。”

任紫贵大笑道：“林大侠这么说，那就见外了。敝东翁昨晚接到福邸来函，才知林大侠已经到了热河，今日一早，就要兄弟前来促驾。热河虽是小地方，但林大侠到了这里，就是敝东翁的贵宾，说什么也不该住在客栈里了。”林子清心里已经有些明白，所谓福邸来函，准是傅格非写来的无疑，一面连忙拱手道：“任老夫子言重，在下前来热河，原是投奔一位世叔而来，些许私事，怎敢有渎都统大人？”

任紫贵道：“福邸信上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林大侠有一位世交在热河开设镖局，曾邀林大侠相助，因此不愿在京供职，是欲全令大人和令世叔的交谊。但以林大侠一身所学，如果忍令终老江湖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函中谆谆嘱咐敝东翁，务必延揽英才，兄弟来的时候，敝东翁已在花厅仁候，渴欲和林大侠一晤，林大侠此时就动身如何？”林子清踌躇的道，“在下一介武夫……”

任紫贵没待他说完，笑道：“林大侠又来了，敝东翁是福邸的旧属，林大侠是福邸交下来的人，原是一家人，再说这些话，就生分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已经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林大侠，咱们走吧，别让敝东翁等急了。”林子清经他一再敦促，只得跟着站起，说道：“任老夫子这么说了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任紫贵呵呵一笑道：“林大侠又客气了，哈哈，说真的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咱们虽然第一次见面，多谈了也不过几句话，兄弟就觉得跟林大侠一见如故，十分投缘。”林子清道：“这是老夫子看得起在下，以后还要老夫子多多关照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”任紫贵脸有喜色，连连笑道：“咱们一见如故，今后应该互相关照才是。”说到这里。忽然哦了一声，又道：“林大侠这老夫子的称呼，兄弟愧不敢当，咱们一见如故，又这么投缘，兄弟痴长你林大侠几岁，这样罢，你瞧得起兄弟的话，就叫我一声老哥哥，我称你一声老弟，不知林大侠意下如何？”林子清道：“者哥哥厚爱，在下敢不从命？”

任紫贵更是欣喜，一把抓住林子清的手，说道：“就凭你老弟这句话，我这老哥哥是做定了。”两人边说边走，出了店门，只见一名戈什哈站在门前，牵着马在伺候。店中小厮一见林子清和任紫贵一齐走出，也立即替他牵来了青鬃马。

任紫贵由戈什哈扶上马鞍，等林子清上了马，在马上拱拱手道：“林老弟，老哥哥替你带路。”说罢，挥了挥手。

戈什哈牵着马匹先走，林子清跟在他马后而行。他们一路沿着大街朝

南行驶，走了不过盏茶工夫，便已抵达都统府。但见大门前高大的旗杆上，高悬着帅旗，阶上挺立八名戈什哈，挂着绿鲨鱼皮腰刀，看去好不威武！

第四十二章 平步青云

两人下马之后，任紫贵抬手肃客，领着他从右首边门而入。几名戈什哈眼看任师爷对——一个连身上蓝布长衫都快要洗得发白的少年如此敬重，心里都暗暗纳罕不止。进入边门，是一条长廊，通向二门，门前站着两名戈什哈，看到任紫贵，一齐立正行礼。任紫贵连头也没点一下，领着林子清直往里行，经过签押房，再折入一条“之”字朱栏的长廊。廊外花木扶疏，廊檐下挂着几只鸟笼，使人觉得有鸟语花香之感。

任紫贵边走边道：“督帅此刻大概在书房中了，老哥哥带你到书房里去。”

林子清低声问道：“老哥哥，在下直到此时，还不知道督帅姓氏名讳呢！”任紫贵低声道：“督帅姓傅，和福邸同宗，印讳敏泰。”接着说道：“督帅是在书房里批阅公事，这是机要所在，但也可免去许多官场礼数。平日很难得在这里见客，这是没把你老弟当外人看。”林子清道：“这是督帅厚爱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经走到书房前面，但见一片花圃前面，一排五椽精舍，画栋雕梁，十分富丽。此刻湘帘低垂，静得不闻一点声音。四扇雕花落地长门，左右也站着两名戈什哈。

任紫贵走近门前，脚下一停，低声道：“老弟请稍待，老哥哥向督帅报个信。”说到这里，身子不由的直了直，然后轻咳一声，朝里躬躬身道：“属下任紫贵陪同林子清晋见督帅。”

话声方落，只见一名青衣长随疾趋而出，朝两人打了个揖，说道：“大人有请。”任紫贵连忙一抬手道：“林老弟请。”林子清道：“在下初来，还是老哥请先。”任紫贵微微一笑道：“督帅为人很随和，老弟不用太拘束。”说完，领着林子清朝里行去。

进门，是一间摆设精致、十分宽敞的大客室，里首是一道雕花月洞门，才是书房。

这时正有一个浓眉鸱目、面貌白皙的老者，缓步从门中走出，此人不用说，就是傅都统无疑！他身上虽然只穿了一袭便服，但只要看他那副大模大样的神气，确有几分逼人的威仪。

任紫贵慌忙躬躬身，指着林子清道：“禀大人，这位就是林子清壮士。”林子清跟着作了个长揖，道：“草民林子清见过督帅大人。”

傅都统一双鸱目，朝林子清上下打量了一眼，白皙的脸上飞绽起一丝笑容，点点头，拍手道：“林壮士不可多礼，请坐。”随着话声，已踱到上首一张锦披靠椅上坐了下来。

林子清欠身道：“大人面前，草民怎敢……”傅都统没待他说下去，就道：“林壮士不用客气，这是老夫书房，老夫也不喜俗礼，只管请坐。”任紫贵在旁道：“是啊，督帅大人最是随和，林壮士请坐了好说话。”林子清谢了坐，才在傅都统下首的一张椅子坐下。

傅都统治目道：“紫贵，你也坐下来。”任紫贵应了声“是”，就在林子清下首落座。长随替两人送上细瓷茗碗，立即垂手退去。

傅都统目光一拾，伸手摸着他两撇胡子，含笑道：“老夫昨晚接到福邸来函，才知林壮士已经到了热河，据送信的张保说：林壮士此次是来看在热河开设镖局的一位令世叔来的？”林子清忙道：“是的。”

傅都统又道：“林壮士令世叔，是哪一家镖局？”林子清欠身道：“回督帅，草民世叔，在热河开设镇远漂局。”傅都统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你说的是虎鞭龙爪林长庆。”他回过头去，朝任紫贵道：“林老镖头好像替咱们衙门里当过差。”任紫贵连忙欠身道：“是，是，镇远镖局护送过两次贡品，是林老镖头亲自去吉林接过来的。”

傅都统从鼻孔里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又转过脸来，朝林子清道：“老夫对林老镖头还有些印象，他是林壮士一族的？”林子清道：“不，他和先父只是道义之交。”傅都统道：“你打算在他镖局里做事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今年五月间，他曾捎信给草民，要草民到热河来，但前天草民找到吉祥街去，镖局已经收歇了，据说林镖头在两个月前逝世，举家迁回原籍去了。”傅都统摸摸他的八字胡子，问道：“福邸格格特地要张保赶来，向老夫极力推荐林壮士，就是因为林壮士一身所学，终老江湖，未免可惜。如今镇远镖局既已收歇，林壮士不妨在老夫衙门中暂住，容老夫查查，哪里有较好的缺，自会给林壮士安排。”

“福邸格格”这几个字钻进林子清的耳朵，不觉一怔！他听他们口中一再提到“福邸”，根本不知“福邸”是谁？格格是满语公主或郡主之称，傅格非他……不错，他姓傅，名字中故意用一个“格”字，明明就是格格了！林子清的脸有些红了！一时竟然答不上话去。任紫贵看他没有向督帅致谢，心头暗暗替他着急。

傅都统却望着林子清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夫曾听张保说，格格还写了一封亲笔函要林壮士来找老夫，若是换一个热中名利的人，不待老夫去请，早就来找老夫了。只此一点，足见林壮士敞履功名，更是难得！”

人家已经说出来了，林子清不得不把傅格非的信拿出来，他显得有些尴尬，嗫嚅说道：“草民是因那位世叔既已逝世，此地举目无亲，不想再作淹留，故而不曾晋谒督帅投书。”说着双手呈上书信。他虽然猜到傅格非可能就是傅都统口中的福邸格格，但在没有确实以前，他不敢说傅格非，也不敢提格格二字。这话说得很技巧。

傅都统接过书信，呵呵笑道：“这是诸诸亮荐庞统，不是老夫问你，还不肯拿出来呢！”满人大员中，许多人都熟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就自诩为有经世之才了。林子清连说“不敢”。

傅都统已经抽出一张信笺，只看了一眼，就朝任紫贵莞尔笑道：“昨晚张保送来的那封信，说得虽然恳切，老夫认得那是华师爷的笔迹，这才是格格的亲笔函。她小的时候时常爬在老夫背上当马骑，这笔字，老夫一眼就看得出来。”他以格格把他当马骑为荣，那正显示出他是福邸的老人。随着话声，随手把信笺朝任紫贵面前递去，接着说道：“紫贵，你替老夫想想看，把林老弟安插到哪里最恰当？这是格格交下来的，你可替老夫多用点心。”他忽然改口了，“林壮士”变成“林老弟”。这是因为傅格非的信上称呼“敞友林兄子清”，口气对林子清十分客气，他自然要拉近关系。

任紫贵恭敬地双手接过信笺，口中连声应“是”，看过信笺，一手捻着

几根苍须，沉吟了下，才欠身道：“属下有个主意，不知督帅意下如何？”

傅都统道：“你说来老夫听听。”任紫贵道：“咱们衙门里不但没有空缺，就是有，也职位较卑，委屈了林壮士……”

傅都统微晒道：“热河城里，还有高过咱们这里的职位么？”任紫贵陪笑道：“这是督帅一人的爵位高，就是行宫里的统带，也不过挂了副都统衔。下属之意，如把林壮士调到行宫侍卫营去，第一，那不是地方机关，见官大一级，职位清高，在宫里当差，名声也好听。第二，除了每年皇上避暑和木兰秋狩，平日很少有事，岂不强过在咱们衙门里当差？而且督帅对福邸格格，也有了交待。”

傅都统连连点点头，笑道：“这主意不错，老夫倒是没有想到。”接着问道：“行宫有缺？”任紫贵道：“东西两营，各有三个队，每队各有大领班一人，二领班一人，每队三班，各有领班一人……”

傅都统一挥手道：“你去查查，有没有大领班、二领班出缺的？就要戚统带派一个给林老弟，说是福邸交代的好了。”任紫贵慌忙凑着道：“大人今晚不是要替林壮士接风么，下属之意，顺便着人去把戚统带请来，督帅当面交待，不是更好么？”

他这是趁风使帆，对林子清算是送足了人情。

都统颌首道：“你这就打发人去请戚统带来一趟好了。”

任紫贵应了声“是”，起身往外行去。

林子清惶恐地欠欠身道：“督帅厚爱，草民但求一枝栖身，职位如果太高了，恐难服众。”

傅都统摸着胡子，笑道：“林老弟只管放心，别说福邸交代下来的事，就是老夫派的人，谁敢不服？此事老夫自有安排。”林子情感激地欠身道：“督帅成全之恩，草民没齿不忘。”

傅都统笑道：“福邸多罗格格，不但是成亲王的义女，而且还是东宫侍读女官，极有可能被选为东宫王妃，老弟有格格替你说话，还怕不飞黄腾达？哈哈，老夫是福邸出来的，现在老弟也算是福那的人了，老夫不提拔自己人，还提拔谁？”现在，林子清才听出来，他门中的“福邸”，是指的福邸王府，难怪声势有这般显赫！（清制，郡王女为多罗格格。）说话之间，任紫贵已经回了进来，朝傅都统拱手道：“回督帅，下属已要傅安去请了。”

傅都统点首道：“很好。”任紫贵回身朝林子清含笑道：“督帅大人下午照例都要批阅几件重要公文，林壮士请到我房里休息一阵子，今晚督帅还要给你洗尘。”

林子清站起来道：“督帅赐宴，草民实在愧不敢当。”任紫贵偕同林子清退出书房？引到他的房间，推门而入，一面笑道：“林老弟，这是老哥哥住的地方，就不用拘泥了，请坐。”

任紫贵的房间，一共是一明一暗两间，收拾得相当雅洁，外面一间，临窗一张书案，案头放置文房四宝和不少书籍。

林子清道：“老哥哥真是雅人。”

任紫贵笑道：“一入官场，镇日里案牍劳形，哪里还雅得起来？”

他朝林子清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老哥哥真得恭喜老弟，督帅平日虽极随和，但也很少对人这般热络，今天对你老弟，可真是另眼相看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这是督帅厚爱。”任紫贵接道：“老弟自然看得出来，一面固然是福邸格格的面子，但督帅和老弟一见投缘，也是事实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老哥哥，方才着人去请的是谁？”

任紫贵道：“那是行宫侍卫营的统带，姓戚名承昌，原是江南人氏，听说一身武功极高。早岁投效军营，随征金川有功，极获福邸赏识，督帅任御前侍卫领班的时候，他是三等待卫。后来积功升到这里行宫侍卫营统带，很会做官，知道了老弟来历，不会把你当外人看的。”随着话声，站起身道：“老弟稍待，老哥哥进去一下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老哥哥请便。”任紫贵不再多说，举步朝里间走去。过了一会，只见他手中捧着一件青绸长衫走出，含笑道：“老弟，这是老哥哥新制的，还没穿过，你身材和老哥哥差不多，试试看，合不合身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老哥哥这是做什么？”

任紫贵道：“今晚是督帅替你接风，老弟乃是主客，在你，固然是英雄本色，布衣可傲王侯。但官场势利，督帅不是只重衣衫的人，可是督帅的面子，你也要顾到。”

林子清赧然道：“老哥哥设想周到，令人感激。”任紫贵得意地笑道：“咱们是兄弟，别再说感激的话，你快试试，合不合身？”

林子清拗不过他，只好脱下身上长衫，从任紫贵手中接过青绸长衫，披在身上。

任紫贵左右前后，看了一阵，笑道：“正好，老弟这比你自已做的还合身，老哥哥就举以奉赠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这怎么好意思？”

任紫贵道：“又来了，咳，一件衣衫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，者弟一身所学，能蒙格格赏识，一定错不了。只要你肯干，还愁没有出头之日？他年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别忘了提携老哥哥一把就成了。”林子清道：“这怎么会呢？饮水还要思源，兄弟真要有这么一天，可说是老哥哥所赐。”

任紫贵道：“这个老哥哥可不敢居功，说实在，老哥哥只能替你老弟打打边鼓而已！”

两人谈了一回，任紫贵起身道：“时间差不多了，别让督帅久候。”当下仍由任紫贵领着林子清，循着长廊，进入西花厅。

这是一座宽广的敞轩，画栋雕梁，金碧辉煌，极为富丽，左右两边壁间，各有一道雕花圆洞门，垂着紫绒帘幕。

两人刚一跨进花厅，早有一名长随上来打揖道：“大人已在里面，请任老爷陪同林爷入内。”任紫贵慌忙领着林子清直趋左首圆洞内，早有两名青衣使女一左一右撩起帘幕。

任紫贵低声道：“老弟，这回该你先了。”

林子清急步而入，作了个长揖道：“督帅久候了。”

傅都统含笑道：“老夫也刚到，你们请坐。”林子清、任紫贵在他下首落座。

傅都统朝任紫贵问道：“紫贵，你要傅安去请戚统带，有没有告诉他这里来便餐？”任紫贵道：“下属说了。”

傅都统道：“那他应该来了。”

话声甫发，只听门外响起长随的声音说道：“禀督帅，戚统带到。”

傅都统抬头道：“有请。”帘幕掀处，但见一个中等身材的老人，穿戴着官服，急步趋入，朝傅都统打下扞去，说道：“卑职叩见督帅。”

此人年约五旬，貌相清矍，双颧高耸，一眼就知是个心机深沉的人。

他，正是当日绝尘山庄的庄主戚承昌，真正身份是兼热河副都统衔，行宫侍卫营统带。

傅都统只略微欠了欠身，蔼然笑道：“承昌，这是花厅，一切俗礼，都可免了，快请坐下。”

戚承昌“嗒”了一声，直起身来。

傅都统回头道：“紫贵，你没告诉他，今晚只是便餐。”

戚承昌没待任紫贵开口，恭声道：“回督帅，紫贵兄打发傅安传谕，说是便餐，卑职问过傅安，听说是督帅替福邸来的人接风，卑职不敢失礼，才公服赴宴。”

傅都统莞尔笑道：“这就是你自作聪明处，老夫说了便餐，就是家常便饭，何须如此费事？快宽宽衣，老夫再给你们介绍不迟。”

戚承昌又应了声“是”，双手捧下顶戴，宽了外套，早有一名长随替他接了过去。

傅都统才伸手一指戚承昌，朝林子清说道：“林老弟，老夫替你们引见，这位就是离宫侍卫营戚统带。”接着又朝戚承昌道：“这位林老弟，叫林子清，是福邸交待下来的人。”

林子清、任紫贵在戚承昌进来的时候，早已站了起来，此时经傅都统一说，林子清立即抱拳道：“在下林子清，见过统带。”

戚承昌连忙还礼道：“原来是林兄，兄弟久仰。”

傅都统抬抬手道：“你们都坐下来。”三人告了坐，才依次坐下。

傅都统从他袍袖中，取出两封信，随手朝戚承昌递去，说道：“承昌，这两封信，一封是福邸专程派张保送来的，一封是格格亲笔，你拿去看。”

戚承昌双手接过，依言抽出信笺，神色恭敬地阅读了一遍，然后依然折好信笺，双手送还，欠着身道：“林兄既是福邸交下来的人，督帅如有腹案要卑职办的，但请指示。”

傅都统蔼然一笑道：“你果然猜对了，老夫觉得林老弟是福邸推荐的人，职位太低了，格格的面上不好看，还是安插到你侍卫营里去，较为适宜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督帅吩咐，卑职敢不遵命？只是怕委屈了林兄……”

傅都统一手摸着八字胡子道：“你看看侍卫营里，有没有二领班的缺，先要他见习见习，以后有机会，你再提他一把。”

一开口，就要二领班，这下可把戚承昌难住了，但口中不得不唯唯应“是”。

任紫贵趁机陪笑道：“侍卫营两营六个队，一共只有六个二领班，也许戚统带有困难，下属之意，何如调一个二领班到都统衙门来当差，不知督帅意下如何？”

傅都统颌首道：“这可以，咱们第三营有个副统带缺，你随便调个二领班来就是了，算起来，二领班调副统带，还是调升了呢。”

戚承昌想了想，才抢头说道：“督帅吩咐，卑职遵办，那就把侍卫营第一队的二领班边鸣歧调来好了。”

傅都统点头道：“好，紫贵，你明天就备个公文，把边鸣歧调到第三营。”一面回头朝戚承昌道：“林老弟的公文，那就由你去发布了。”

戚承昌欠身应“是”，转脸朝林子清道：“林兄明天就可到离宫报到了。”

林子清感激的道：“多谢督帅、统带栽培。”

任紫贵抢着说：“明天一早，兄弟陪林老弟去报到。”

这时一名长随，在门口请示道：“大人可要开席了么？”

任紫贵一挥手道：“叫他们开上来好了。”

过了一会，只见两名青衣使女钩起帘幕，双双躬身道：“大人请入席了。”

傅都统首先站起身来，含笑道：“走，咱们出去吧。”

花厅上早已摆好了四副杯盏，银烛金杯、牙箸玉盏，朱门酒肉，果然弥见奢华！这一席酒，虽是“便餐”，但水陆俱陈，珍馐罗列，宾主尽欢，不在话下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任紫贵陪同林子清，骑着两匹马朝“避暑山庄”而来。

避暑山庄依山而起，圈地数十里，围以清水砖墙，丛竹茂林之间，分置楼台亭榭，琼楼玉阁，飞栋流丹，极湖山之胜！

两人两骑刚到北城，老远就看到青山叠翠，树木葱郁，南首山麓间，矗立着品字形的三座宫门，气象宏伟！

任紫贵在马上遥遥指点了下，说道：“林老弟，那里就是‘行宫’了，咱们再过去一段路，就得下马了。”

林子清不便多问，只点了点头。不多一会就到了“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”处。两人一齐带住马头，跨下马鞍，左右首几间平房中。早已有人迎了出来，朝两人弯腰行礼，接过马匹。

任紫贵拍拍长袍，回头道：“林老弟，咱们走。”这里离宫门少说还有半里来路，路上已经五步一岗十步一哨，站着挎腰刀的禁军。

任紫贵领着林子清，还没走近，只见右首一道宫门口，站着头戴尖顶帽，身穿蓝袍，腰束阔带的跨刀汉子，瞧到任紫贵，立即趋上几步，打了一揖道：“小的楚得胜，奉统带之命，在此恭候任老爷和林爷的。”

任紫贵连忙含笑抱拳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有劳楚兄了。”

林子清也跟着抱了抱拳。

楚得胜躬身道：“二位请，小的替二位带路。”说完，就朝宫门中引去。

任紫贵抬抬手道：“老弟你请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老哥哥。在下初来，还是你请先。”

任紫贵哪里肯先，说道：“老弟第一次上任，老哥哥是陪你来的，自然老弟请先了。”

两人让了一回任紫贵坚持非林子清领先进去不可，林子清拗不过他，只得走在前面，任紫贵才陪着他走进。

宫门里面是一片铺着石板的广场，行没多远就有一道小河，河上架着三道雕刻精细的石桥。过桥不远，迎面是一排宽阔的石阶，约有数十级之多，上面矗立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。

殿门紧闭，站着几名佩刀禁军。楚得胜领着两人没朝石级走，却循左首一条石板路行去。两旁古木参天，浓阴夹道，行约半里，已经走过前山，但见一片草坪，中间一排五盈楼宇。门前站着两个挎刀壮汉，衣饰和楚得胜相同。左右两边，各有两排营房，看去十分整齐。林子清心知这里敢情就是行宫侍卫营了。

楚得胜引着两人，刚走到阶前，只见统带戚承昌已经亲自迎了出来，清瘦的脸上，满堆欢笑，道：“任夫子、林老弟，请恕兄弟迎迓来迟！”

任紫贵笑道：“统带太客气了，兄弟是陪林老弟来的。”

林子清趋了上去道：“下属是向统带报到来的。”

戚承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林老弟这就见外了。在公事还未发布之前，你是兄弟的客人，走，请里面坐。”他把两人让进客厅，分宾主落座，一名长随送上了香茗。

戚承昌目光一抬，望着任紫贵问道：“任夫子，督帅府的公事，办好了么？”

任紫贵微微一笑道：“兄弟自然带来了。”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封公文，双手递了过去。

戚承昌接过公文，看了一眼，就大声道：“来人。”

在厅外伺候的长随答应一声，急步走入，打揖道：“小人在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去请第一队的大领班裴福基、二领班边鸣岐进来。”长随“喳”了一声，匆匆往外行去。

戚承昌也往袖中取出一封公文，含笑朝林子清道：“林老弟，这是你的公文。老弟新来，暂时先委屈些日子。”这自然是任官令。

林子清一股俱是感戴之色，惶恐地双手接下，肃立说道：“多谢统带恩典，属下只怕不能胜任。”

戚承昌含笑道：“这是督帅的意思，再说福邸派下来的人，还怕不能胜任？老弟也不用说谢，你好好的干，有机会，兄弟自会给你往上报的。”

任紫贵等两人说完，立即拱手道：“恭喜老弟，荣任之喜。”

话声甫落，只见厅外走进两个人来。前面一个是矮胖身躯的中年人，一张圆脸浓眉网目。稍后一个是中等身材的汉子，年约三十五六，倒是相当精干。

两人刚到门口，就肃然停步，由前面矮胖汉子说道：“属下裴福基、边鸣岐告进。”

戚承昌点头道：“二位请进。”这两人当然就是侍卫营第一队的大领班和二领班了。

裴福基、边鸣岐相借进入大厅。

任紫贵已经站起身来，含笑拱拱手道：“裴兄、边兄久违了。”

林子清也跟着站起，点头招呼。

裴福基白胖的脸上，挤出欢笑之色，连连拱拱手道：“任老哥你好。”

戚承昌一指林子清，朝裴福基道：“福基，这位林子清林老弟，是福邸派下来的。”接着又替林子清介绍了戚、边二人。

裴福基听说是福邸派下来的人，立即满脸堆笑，连说：“久仰。”大家寒暄了几句。

戚承昌一摆手道：“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坐下来再说。”

于是大家相继落座。

戚承昌从几上取起都统衙门的公事，回头朝边鸣岐含笑道：“恭喜边兄，这是都统府的公文，调升边兄为都统府第三营副统带，这里二领班的职务，由这位林老弟接充。”

一个侍卫营的二领班，调都统府第三营副统带，按品级来说，该是升了一级。但侍卫营的二领班，总是皇帝的近臣，调到都统府辖下去，乃是外放。

边鸣岐脸色有些异样，他自然清楚，这是因为林子清是福邸派下来的人，要安插林子清，才把自己挤了出去。但这是命令，他不得不接受，双手捧过公文，躬身道：“属下遵命，只不知何时前去报到？”

戚承昌道：“边兄办妥此地离营手续，就可去接任了。”

接班的人已经来了，他自然得尽快离开。

边鸣吱又说了句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戚承昌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都统府和侍卫营，都是自己人，兄弟从前也是在督帅手下当差，边兄跟督帅做事，比跟兄弟强得多了。”

边鸣吱应了声“是”。道：“属下这就去办理手续，统带如果别无吩咐，属下就告退了。”

戚承昌点头道：“你去办过手续就回来，任夫子难得到营里来，中午兄弟请大家喝酒，一来替林老弟接风，二来替边兄饯行，一举三得，大家正好叙叙。”

官场中，就是宴会多，此风至今不衰！

戚承昌等边鸣吱走后，回头朝裴福基道：“福基，林老弟现在是你第一队的人了，你陪他到内务府夏总管那里去备个案。”

裴福基连忙站起身来，欠身应“是”，一面朝林子清笑道：“林兄，你带着公事，请随兄弟来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有劳大领班。”

裴福基一张圆脸上，堆满了笑容，说道：“林兄不用客气，咱们今后就是一家人，这是应该的。”

他因林子清是福邸的人，竭力套着近乎。两人别过戚承昌，直向行宫内务府而来。

夏总管是行宫的太监头儿，听说林子清是福邸来的，自然也另眼相待，验看过侍卫营的公文之后，林子清填好一张籍贯身世和三代姓名就算完成手续，领到了一块二领班的银牌。

晌午时光，戚统带的花厅里，摆了一席酒筵，一张铺了大红桌毯的圆桌上，银杯牙箸，美酒佳肴，罗列纷陈。主人是统带戚承昌，客人一共有三位，那是新任第一队的二领班林子清，离任的二领班、新任都统衙门第三营副统带边鸣吱，都统衙门首席文案任紫贵。陪客有五位，那是第一队大领班裴福基，第二队大领班霍如龙、二领班卜全生，第三队大领班费世海、二领班贾长新。这一席酒，在行宫侍卫营是很少有的。新来一个二领班，统带居然给他接风！当然除了接风，还有是替边鸣吱饯行，但林子清却坐了首席，不用明说，是以林子清为主。这也没有什么，一句话，因为林子清是福邸来的，昨晚不是连督帅都替他接风了么？尽管这些大领班、二领班都来自江湖，本是武人，但一入官场，谁都利禄薰心，不然，谁肯卖身投靠，来当清廷的鹰爪？试想一个江湖人，从三等侍卫，慢慢地往上爬，能当上大领班、二领班，没有十年，至少也爬了八年，还有谁不世故日深的？他们只要听任紫贵、戚承昌两人的口气，连都统都和这新来的“二领班”林子清套着近乎。聪明的人不用多想，一点就透，傅都统就是福邸来的人，照说他是老资格，何用再跟林子清套交情？这一定就是福邸中有一位强有力的人，支持着林子清。这人，连傅都统都非“拍”不可，明乎此，在座的几位大领班、二领班，还有谁不想和林子清套近乎？

林子清登时成了他们倾心结纳的对象，于是大家热情洋溢地向这位新来的“二领班”敬酒，林子清看得出来，这是善意的敬酒，不是么？每个人的脸上，都堆满了欢乐的笑容。酒过数巡，一名长随匆匆的走入，朝戚承昌耳边，低低说了两句，戚承昌似乎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人呢？”

那长随道：“就在外面，没有统带的吩咐，不敢擅入。”

戚承昌挥挥手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

那长随垂手应“是”，躬身而退，急步朝外奔去。不大功夫，那长随领着一个青衫人走了进来。

这人年约五十出头，脸型削瘦，高身材，才一跨进花厅，就垂手打下扞去，口中说道：“卑职叩见统带。”

林子清乍见青衫人？心头不觉蓦然地一怔，这人他认识，是黑龙会八大管带之一的辜鸿生。

戚承昌颌首道：“辜兄不必多礼，你赶来见我，可是水总监有何指令，要兄弟这里派人支援么？”

林子清听了不觉又是一怔，暗道：“听他口气，水轻盈可以指令行宫侍卫营派人支援，这不是说水轻盈的职权还在戚承昌之上？黑龙会的总监，居然可以指挥行宫侍卫营统带，她究竟是什么身份呢？”

辜鸿生直起腰来，恭敬地道：“黑龙会已被一批萎民所破，韩会主和饶堂主、郝堂主以及从行宫调去的杨二领班等人，均已循难。”

林子清暗哦一声，忖道：“原来杨志高还是行宫侍卫营的二领班。”

“拍！”戚承昌脸如土色，手中酒杯，跌落地上，急急问道：“水总监呢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水总监好像已经离开了。”

戚承昌也定过神来，好像想起了什么。脸色稍养，接着问道：“你知道是些什么人，竟如此猖獗，敢袭击黑龙会！”

辜鸿生道：“卑职只知他们是百花帮的人，百花帮的幕后，就是昔年黑龙会首铁中峰的两个女儿，但这些人中，最厉害的是百花帮总护花使者凌君毅，听说他是凌长风的儿子，反手如来的徒弟，黑龙会差不多是破在他一人手里的。”

戚承昌脸色微变，愤怒地道：“又是姓凌的小子。”

辜鸿生迅快地从怀中取出一叠厚厚的笺纸，双手呈上，说道：“这是卑职的报告，详细情形，卑职都已写在上面了。”

早有长随从辜鸿生手中接过，送到戚承昌面前。

戚承昌一摆手道：“你给我送到书房里去。”

长随“喳”了一声，捧着那叠报告退下。

戚承昌朝辜鸿生点头道：“很好，辜兄先到外面休息，暂时就住在营里，等兄弟请示过水总监，再作安排。”

辜鸿生连声应“是”，紧接着望望戚承昌，又道：“统带，卑职还有机密奉票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席上都是本营的人，你有什么机密，但说无妨。”

辜鸿生又应“是”，才道：“卑职出关之时，曾在路上发现两拨可疑的人，极似百花帮一党，也是朝热河来的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有多少人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人数不多，也许他们为了防人注意，才分散了赶路……”

戚承昌清瘤的脸上，陡现杀气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他们居然敢到热河来，嘿嘿，那分明是冲着戚某来的了。”一挥手道：“很好，你先下去。”紧接着“哦”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你昨晚住在哪里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卑职住在隆记客栈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那你还是回到客栈胡同去，替我暗中留意，我自会派人和

你联络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卑职遵命。”躬身一礼，便自退去。

席终人散，任紫贵、边鸣岐相继告辞，戚承昌、裴福基等人一直送出营门。

戚承昌朝林子清笑道：“林兄代我送送任夫子，回头可到我书房里来。”

林子清唯唯应是，一路送出宫外。

任紫贵拦着道：“林老弟，不用再送了，你第一天到行宫当差，统带也许有什么交代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咱们是老兄弟，有空，老哥哥会来看你的。”

林子清感形于色，道：“在下蒙老哥哥关照，今后老哥哥还要多加指点才好。”

任紫贵笑道：“这还用说，老弟快回去吧。”

林子清再三称谢，方始别过，回到侍卫营，他可不知道戚承昌的书房在哪里。正在踌躇间，只见戚承昌的那名长随迎了出来，躬身道：“统带就在书房里，林二领班请随小的来。”

林子清抱拳道：“那就麻烦老哥了。”

那长随忙道：“二领班不可如此称呼，小的叫戚禄，你老以后就叫小的名字好了。”说着，就领了林子清朝书房走去。

书房，也是戚本昌的办公处，在花厅的西首，穿过长廊，有一个搭着花架的小院落，庭前放着几盆花卉，极为清幽。

书房的正厅，是起居室，摆设精致，一色紫檀雕花家具，更显得古朴高雅。东厢才是书房，四壁书架上，放着不少古籍，中间放一张紫檀大书案。戚承昌就坐在案后绣披高背靠椅上，取情正在披阅辜鸿生的那份“报告”。他身后壁上，挂一柄三尺古剑，一看就知不是凡品。戚承昌是黄山一剑石圃老人的义子，自然是剑术造诣甚高无疑。第一队的大领班裴福基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。屋中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。

长随戚禄走近厢房门口，脚下一停，躬身道：“回统带，林二领班到。”

戚承昌抬目道：“进来。”

林子清欠身道：“属下告进。”举步跨进书房。

戚承昌一抬手道：“林兄请坐。”

林子清犹豫了下道：“统带书房，属下……”

裴福基没待他说下去，就拦着道：“林兄，统带对待部下，从没架子，叫你坐，你只管坐下来，不用拘泥了。”

戚承昌含笑道：“坐，坐，林兄坐下来，才好说话。”

林子清告了坐，就在裴福基下首坐下。

戚承昌目光一拾，凝注着林子清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弟要请教林兄一件事……”

林子清心里暗暗一跳，欠身道：“不知统带要问属下什么？”

戚承昌道：“林兄是福邱特别推荐给督帅的，武功身手，自然不会含糊。但督帅统率的是军营，和咱们侍卫营略有不同，因此兄弟想问问林兄的出身门派，练的是哪一门的功夫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回统带，属下没有门派，先父昔年也是保镖为业，和镇远镊局林老镜头是磕头弟兄。属下一点庄稼把式，是跟先父练的，掌掌刀剑，都会一点。”

戚承昌微微一笑道：“虎鞭龙爪林老镖头，名震关东，林兄令尊和老镖

头是金兰之交，自然也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了。”

林子清赧然道：“先父和林老锞头结义，还是少年的时候的事，先父和家母结缡之后，家母就不让先父再在江湖走动，说保镖行业，有名刀尖舔血，收入并不富裕，担的风险却是不小，不如安安稳稳做些买卖的好。因此先父就弃镖经商，和林老镖头几乎有二十年没通音信……”

戚承昌似乎对他说的家世，并不感到兴趣，截着道：“林兄可曾练过轻功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先父在日，也曾教属下练习内功和轻功，大概三五丈高，属下还上得去。”

戚承昌点头道：“那就行，晤，福基，你来试试他看？”

裴福基应了声“是”，站起身来，含笑道：“林兄。统带有一件极为重要的公事，要交给你去办，但对方都是硬点，怕林兄万一有个失闪，就不好向督帅交待，因此特地把林兄请到书房里来，对林兄的身手；要先有个了解……”

林子清道：“统带有什么事交办，属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裴福基道：“统带要兄弟和林兄过一招试试，林兄不用客气，也毋须顾忌，只管出手，咱们点到为止，一招为限。”说到这里，接着道：“林兄小心，兄弟要出手了。”话声出口，右手五指箕张，朝林子清肩头抓来。

这一记使的是“大擒拿手法”，看去很慢，实则五指如钢，指影变化所及，几乎笼罩了他左边上半个身子。这位第一队大领班，果然有一手，只要从这一招上、就看出他指力沉稳，身手非凡。

林子清淡淡一笑道：“属下那就放肆了。”说话之时，身子还是站着不动，没躲没闪。

直到裴福基一只手掌，快要落到肩头之际，他身子忽然朝左转去，左手五指直竖，朝外推出，指尖扫向裴福基的手腕。这是一记极普通的散手“推窗看山”，手法平实，是封架招数，并无奇突之处，但精妙无比，似是在那平凡的手法之中，含蕴了极为神奇的招数，尤其一招出手，指风飒然，已经划上裴福基的手腕。

裴福基的手腕，和他划出的手指相距还有尺许光景，就好像被铁尺击了一下，突感又痛又麻。心头不禁大吃一惊，急忙收手，往后退出一步，双目发亮，瞪着林子清，惊奇的道：“林兄果然高明。”

林子清已经垂下手去，说道：“多谢大领班手下留情。”

裴福基哈哈一笑道：“统带是大行家，自然看出来，林兄这一拂，才留了情，不然兄弟这只手，可以立成残废。”

戚承昌颇为高兴，点头道：“行了，只此一招，林兄已没有不能胜任的差事了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统带夸奖，属下想请问一声，不知大领班是否精于暗器？”

裴福基连忙摇手道：“什么？林兄要和兄弟比较暗器？算了，兄弟已经献了一次丑，林兄怎好意思还要兄弟出丑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大领班好说，属下并无此意，只是方才统带垂询属下轻功，属下也想借此一试。”

裴福基道：“林兄要暗器何用？”

林子清微笑道：“大领班身上如有暗器，就可试了。”

戚承昌也听得颇感兴趣，朝裴福基点头道：“福基，你就让他试试也”

好。”

裴福基笑道：“统带这是军令，属下不得不遵，这次准又出丑。”说着，探手从身边摸出三支三寸许长的小箭，朝林子清问道：“林兄要如何试法？”

林子清笑了笑：“一支就够了。”伸手朝窗外一指，又道：“这是最小的丢手箭了，大概是指力发射的吧？那就请大领班尽力朝窗外投去。”

裴福基随手拈起一支小箭，扣在掌心，笑道：“你要我射什么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随便，大领班平射、向空射都好。”

裴福基道：“好吧！”

右手扬处，小箭已经朝窗外激射出去了。就在此时，站在裴福基身边的林子清突然双足一点，身如电射，穿窗而出，像流星追月一般，尾随着小箭追去。这下当真行动如风，快逾掣电。戚承昌、裴福基都没想到，林子清要裴福基射出暗器的目的是他要飞身去追。武林中只有表演接暗器的手法，那是两人面对面，才能接得住。林子清是等暗器发出之后，才追上去；既追上去，自然还得把暗器抓住才行。林子清若是没有十分把握，决不会自己给自己出难题。两人心意相同，一念及此，不觉定睛瞧去。这真是电光石火般事，两人还没看清，眼前微风一讽，林子清已经穿窗而入，落到两人面前！

只见他右手两个指头夹着小箭，笑吟吟地欠了欠身道：“统带、大领班面前，属下献丑了。”

戚承昌双目之中，飞闪出一丝异采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无怪格格要如此看重你了，哈哈，林兄这一手，别说咱们行宫侍卫营里，没人能望你项背，就是大内，也算数一数二的了。”

裴福基更是瞪大双目，笑道：“凭林兄这份身手，兄弟该和你换个位子，你来当大领班，兄弟当你二领班，只怕还不够资格呢！”

林子清惶恐地道：“大领班这么说，属下就不敢当了。”

裴福基道：“兄弟说的是实话，不出十年，林兄一定出人头地，飞黄腾达……”这话当着戚统带的面，说得有些过份了。

戚承昌脸上虽然含着笑容，但已经笑得有些勉强，一面摆手道：“来，咱们坐下来再谈。”说完，回到高背靠椅上坐下。

裴福基、林子清也相继落座。戚承昌面朝林子清，缓缓说道：“方才那个叫辜鸿生的人，你已经见过了，他是官家派在黑龙会的管带，黑龙会几日前，已被百花帮一批萎民，纠众破去……”

“黑龙会？”林子清沉吟了下，抬头道：“属下好像听人说过，但百花帮这名称，属下怎会没听说过？”

戚承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是一个秘密组织，没有在江湖上公开露过面，你自然不知道，这样……”

他取过案头那叠“报告”，随手递过，接着说道：“这是辜鸿生的报告，你且仔细看一遍，就会明白。据辜鸿生方才说，目前百花帮萎民，似已潜来热河，意图不明，兄弟已要辜鸿生回到隆记客栈去，暗中查访他们下落。你是新来的人，对方当然不认识你，兄弟才把这件任务，完全交给你来办……”

林子清道：“属下蒙统带厚恩，统带交办的事，属下自当全力以赴。”

戚承昌微笑道：“林兄的任务，就是目前依然住进东升客栈去，暗中和辜鸿生取得联系，如果发现可疑的人，辜鸿生不能和他们照面，就由你暗中侦察对方行动，然后再和福基保持密切联络。不过有一点，林兄必须特别注意，那就是在没有得到确实证据以前，切忌贪功躁进，不可打草惊蛇。”

林子清点头道：“属下省得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好，你看过报告，就可走了，如无特殊紧急之事，不可时常回到行宫里来，以免泄露了你的身份。”

林子清应了声“是”。

戚承昌才回过头，朝裴福基道：“这件事，完全交给你们第一队侦办，还有，从这里出去，你带林兄到你们队上去，让弟兄们见见二领班，也让林兄认识队里的弟兄，在行宫之外，遇上有事，他们必须服从林兄指挥。”

裴福基欠身道：“这个不劳统带吩咐，属下自会关照他们的。”

林子清在他们说话之时，已仔细的把辜鸿生那份“报告”读完，他述说黑龙会被破经过，大致和实情也差不多，只是特别为他自己丑表功了一番，如何身中迷香被擒，如何临危不屈，后来又如何乘机脱逃等等。

林子清心中不禁暗暗感叹：“一个人若是一脑门都是升官发财的念头，利禄薰心，到死都不会觉悟的。”他掩上“报告”恭敬地送回案上，说道：“回统带，属下已经看完了。”

戚承昌颌首道：“辜鸿生在报告上，对这些萎民的面貌、特让，那说得很清楚，这对你侦办此案，有很大的帮助，你现在都记清楚了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几个较为主要的人，属下都记下了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很好，你们可以去了。”

裴福基、林子清躬身一礼，就相偕退出。裴福基领着他走下石阶，一直朝东首一排营房走去。进入一间宽敞的堂屋。屋中布置虽较戚承昌的书房简单，却也相当堂皇整洁。

这里终究是“行宫”里面，沾着一点官气。

裴福基指指右首一张长案，含笑说道：“这里是兄弟和林兄治事之处，这张长案，就是林兄的座位了。”话声一落，立即大声喝道：“来人。”

一名当差的立时急步趋入，打揖道：“小的在。”

裴福基吩咐道：“你去告诉三班弟兄，立刻在膳厅里集合。”

那当差的“喳”了一声，迅疾退出。

裴福基回头笑道：“林兄请坐，等他们集合好了，咱们再去不迟。”

两人坐了不多一会，那当差的已在门口禀报道：“回大领班，三班弟兄已经集合好了。”

“好。”裴福基霍地站起身来，回头道：“林兄，咱们走。”

林子清跟着他走出厅屋，从回廊折入膳厅。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，此时第一队的三班弟兄，早已分成三排，列队肃立。

每一班前面，站着个腰佩铜牌的汉子，自然是领班无疑。

裴福基走到门口，和林子清略作谦让，道：“林兄请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不敢，自然大领班先请。”

裴福基不再多说，当先跨进厅去。林子清随着他身后，走入膳厅。

门口早有站岗的弟兄高喝道：“肃立。”

全体弟兄果然立时站得笔挺。

裴福基偕同林子清走到上首中间站停，朝大家点头为礼，然后干咳一声，整了整喉咙，说道：“诸位弟兄，大概已经知道，咱们第一队的二领班边鸣岐，奉调都统府第三营副统带，咱们这里的二领班职务，上面派这位林子清林兄前来接替，现在兄弟介绍就任二领班的林兄和大家见面。”

三班弟兄早已听说这位就任二领班，是福邸派下来的，连都统、统带

都对他另眼相看，但也没想到他竟然这般年轻。

裴福基话声甫落，大家已经热烈的鼓起掌来，表示欢迎之忱。裴福基等他们掌声稍落，接着又替林子清介绍了三班领班：第一班领班吴从义，二旬左右，白脸瘦小，像个文弱书生。

第二班领班高祥生，也是瘦削脸，中等身材，只是略见苍老，已是五十许人。第三班领班张雨民，身躯微胖，年约四十。林子清自然看得出，这三个领班眼神充足，一身武功，全非庸手，当下一和他们抱拳为礼。

裴福基又道：“林兄现在负有一件极重要的任务，暂时不住在营里，兄弟自会另行派人和林兄保持联络，方才统带特别要兄弟交代你们，咱们第一队的弟兄，如果在外面，一律须服从二领班的指挥，如有违撤，以军法严办。”

三班弟兄立即同声应“喳”。

裴福基点点头，然后一摆手道：“好，现在没事了，大家解散，吴从义，你留下来。”

三班弟兄一齐行了一礼，往外退出。

只有第一班领班吴从义，留了下来，躬身道：“大领班有何差隆？”

裴福基道：“林兄下榻东升客栈，兄弟指派你负责和林兄密切关系，林兄有的什么指示，务必迅速遵行。”

吴从义道：“属下省得。”转身朝林子清躬身道：“二领班可有什么吩咐？”

林子清含笑道：“不敢，吴领班最好每晚晚餐之后，到兄弟房里去一趟，保持联系就好，遇有特别事故，也可互相研商，不知吴兄意下如何？”

吴从义忙道：“二领班想得周到，属下遵命。”

林子清微笑道，“吴兄出了行宫，就不可再以二领班相称，咱们就以兄弟称呼，这点，吴兄不可忽略了。”

吴从义躬身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林子清眼看时光不早，就朝裴福基拱拱手道：“大领班，时光不早，属下该告辞了。”

裴福基点头道：“好，不过有一点，林兄可特别注意，你要吴从义和你兄弟相称，你自己却一口一声的大领班，属下听来有多别扭。从今天起，除非你林兄不想和我裴某人兄弟论交，否则咱们就以兄弟相称，林兄觉得如何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裴兄厚爱，兄弟敢不从命，只是……”

裴福基大笑道：“别只是了，你快走吧！”

林子清别过裴福基，吴从义一直送出宫门，陪着林子清行到马厩，早有看马的人牵出马匹伺候，直等林子清上了马，他还鹤立恭送。

林子清说了声：“吴兄请回。”就一夹马腹，青鬃马蹄声得得，绝尘而去。赶到东升栈，已是傍晚时候。

在客栈门口伺候的伙计，这时一眼看到林子清，慌忙迎着拢住马头，哈腰陪笑道：“林爷，你老回来了。”

林子清朝他点点头，跨下马鞍，问道：“还有房间么？”

那店伙陪笑道：“林爷请到柜上问一声吧，小人在前面伺候宾客，不大清楚。”

林子清进入店堂，掌柜的帐房一眼看到林子清，立即迎了上来。

林子清又问了声：“掌柜的，上房还有房间么？”

那帐房先陪笑道：“小的不知林爷是都统府的贵宾，多多怠慢，还望林爷怨罪。林爷前几天住的店帐，已由都统府结清了，林爷要住店，小店后进五间贵宾房，还有房间，林爷去看看，是否合意？”一面招手吩咐店伙，陪同林子清往后进行去。

林子清随着店伙，进入第三进，那是一个自成院落的宅院。庭前花木扶疏，还砌着一座小假山。迎面是一大间布置精雅的客厅，两边有四间宽敞的客房，一切用具，都十分华丽，和前进的上房，更显得高贵精致。

店伙打开左首一间房门，让林子清入内，便自告退。接着就有一名青衣使女送来脸水，沏来香茗。原来这后进贵宾房，连伺候的店伙，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，招待周到，果然和前进大不相同。林子清心中有事，端起茶碗，在窗前一张雕花木椅上坐下，慢慢地喝着茶，心中只是盘算着自己下一步该当如何，房间内逐渐的昏暗下来，他好像并无所觉。

房门开了，方才那青衣女端着一盏银灯，俏生生走了进来，轻启樱唇，含笑问道：“林爷要在房里用膳？还是到前面去？”

第四十三章 酒楼认母

林子清“哦”了一声，缓缓站起，说道：“还是到前面去，吃得舒服些，至少比房间里一个人喝闷酒，要热闹得多了。”

那使女嫣然一笑道：“爷说得是。”躬躬身，悄然退出。

林子清随手放下茶碗，举步跨出房门，只见天井右首三间厢房中，灯火荧荧，一名青衣女手托银盘，转过回廊，奉帘进去。不用说，那厢房中的客人，正在用膳。林子清想到这第三进是东升客栈的“贵宾房”，若非昨天任紫贵亲来把自己接去，三天店帐，由都统衙门支付，这里的帐房，绝不会把自己引到“贵宾房”来。

同时右厢那位客人，也许是过路的女眷，他不好多看，就一路朝外行去。东升楼是热河城里首屈一指的大酒楼，这时华灯初上，楼上楼下五间大厅，差不多已有八九成座头。

林子清举步登楼，一名伙计就迎着笑；重：“客官一位么？请随小的来。”说着就抢在前面引路。这时酒客们乱哄哄的，要找座头，确实不容易。

伙计把林子清领到靠街的一张桌子，拉开板凳，堆笑道：“客官就坐在这里吧，这时客人多，大家只好委屈些了。”

桌上原已有两个商贾模样的人，正在一面喝酒，一面的谈着生意。他们没瞧林子清，林子清也没去理会他们，自顾自在横头坐下。

就在他落座之际，目光一动，发现右首一张桌上，品字形坐着三人。那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妇人，看去约有六旬开外，一个是二八年华的少妇，看她们衣着，像是中等人家的婆媳。

另外一个老苍头，面色蜡黄，虽然和他主人同桌，神色极为拘谨。林子清骤睹三人，几乎要叫出声来！那不是娘、牡丹、丁娇吗？他们纵然化了装，林子清自然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娘也到热河了？

伙计在旁伺候着道：“客官要些什么酒菜？”

林子清随口道：“你去要厨房配几个拿手的下酒菜，烫一壶酒来就是

了。”

这是老客人的口气，伙计唯唯应“是”，退了下去。

林子清端起茶盅，在咀边轻轻噤着，一面就以“传音入密”

朝老人说道：“娘，你们也全部都到了？”

这老妇人正是铁氏夫人，突然听到凌君毅的声音，不觉微微一怔，很决的朝左右一瞥，就已发现了林子清。

她正在低头吃饭，自然不用顾虑旁人看到她嘴唇在动，一面也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毅儿，你找到戚承昌了么？你动身的那天，方姑娘突然不别而行，大概也是到热河来的。为娘和温庄主、祝庄主分作三拨赶来，就是怕她出了乱子，一路上就是没找到她的下落。”

林子清听得心头猛然一凛，辜鸿生说的在路上遇到几拨萎民，不用说就是娘和温庄主、祝庄主三拨人了！差幸这件事戚承昌交给了自己侦办，否则准出纰漏不可！最可虑的还是方如苹，她跟自己学会了简单的易容术，三拨人纵然对面遇上了，也未必认得出来。她是个任性的姑娘，天真未凿，没有心机，想到就做，一个人起来热河，不可能是找自己来的。万一她鲁莽行事，不但会破坏自己的计划，而且也会惹出麻烦来。一时双眉微拢，心头暗暗焦急，一面仍然手托茶碗，暗中以“传音入密”把自己误打误撞，在古北口救了傅格非，谁知这贵介公子竟是乔装出游的格格，如何把自己竭力推荐给傅都统，如何派在行官侍卫营当差，约略说了一遍。

铁氏夫人沉吟了下道：“毅儿，你不觉得得来的太容易么，会不会是人家故意安排的樊笼，让你自投罗网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娘但请放心，这个不大可能，孩儿也不会轻易上他们的当。”

铁夫人道：“这里是他们的势力范围，凡事自以小心为宜。”

牡丹就坐在铁夫人旁边，自然很快就发现铁夫人有些异样，忍不住低低的问道：“婆婆可是觉得饭太硬了么？”

她们扮作婆媳，自然要叫婆婆，其实她们也真是婆媳。她第一次叫婆婆的时候，还羞得两颊微红，这几天叫惯了，也习以为常。

铁夫人脸带慈祥，和她低低的说了两句。

牡丹忍不住低回粉颈，斜睨了林子清一眼，但很快就别过脸去。

林子清接着又以“传音入密”，和娘说出辜鸿生也到了热河，向戚承昌告密，以及自己奉派侦办此案，娘得赶快和温庄主、祝庄主两拨人联系，如果找到方如苹，最好尽快离开热河，以免妨碍了自己的行动，否则也不可再住客栈，最好住到民家去。

铁夫人道：“既然这样，咱们明天就搬到城外去，为娘还没和温庄主、祝庄主取得联系，不知他们落脚之处。但这不要紧，娘只要留下暗记，他们就会找去的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如此就好。”说到这里，正好店伙送来酒菜。

铁夫人、牡丹已经用毕饭菜，站起身来，老苍头丁峤掏出碎银，付过了帐，紧随两人身后走去。牡丹回眸看了林子清一眼，相偕下楼而去。

林子清目送娘等三人走后，独自用过酒菜，就会帐下楼。

这时客栈胡同狭小的街道上，夜市十分热闹，行人熙攘。

林子清出了东升酒楼，就朝街底隆记客栈走去。隆记客栈只有两间门面，又在客栈胡同尽头。只是一家三流客店，在这里落脚仍人，自然并不高

级。客栈胡同少说也有七八家客栈，辜鸿生偏偏要选在这家客店落脚，在他只是为了不使人注意他而已。

林子清走到门面，客店中的伙计立刻迎了上来，哈腰打躬的道：“大爷要房间，小店上房雅洁，最是清静不过……”

林子清道：“在下是找一个朋友来的。”

店伙听说不是住店来的，脸上笑容已经收了一半，但因林子清衣衫体面，倒也不敢怠慢，问道：“大爷要找谁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你们上房，可有一位姓辜的大爷？”

店伙听说是找上房辜爷的，收起了一半的笑容，重又堆上：连连陪笑道：“有，有，大爷原来是辜爷的朋友，请，请，小的替你老领路。”边说边往里走。

进入二进上房，店伙三脚两步的奔到房门口，举手敲了两下，叫道：“辜爷，你老有一位朋友来看你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房门呀然开启，辜鸿生上眼瞧到林子清，不觉怔的一怔，连忙拱手道：“是二……”

林子清立即跨上一步，含笑道：“兄弟林子清，辜兄想不到吧？”说话之时，暗暗向他递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他在客店之中，不可泄露了自己的身份。

辜鸿生多年老江湖，自然一点就透，接着呵呵笑道：“真想不到会是林兄，快请里面坐，哈哈，这叫做他乡遇故知。”

一下握住林子清的右手，一阵摇动，一面侧身让客，一面朝店伙吩咐道：“伙计，快去沏一壶上好香茗来。”

店伙连声应“是”，退了出去。

辜鸿生随手掩上房门，拱手作揖道：“卑职不知二领班大驾莅临，有失迎迓，还望恕罪。”

林子清一摆手，傲然一笑道：“辜兄这是什么所在？咱们还是兄弟相称的好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不敢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林兄请坐。”

林子清也不客气，和他相对落座。店伙已经沏了一壶香茗送上，立即退去。

辜鸿生取过茶壶，替林子清斟了一盅茶，送到林子清面前，巴结的道：“林兄请用茶。”“谢谢！”林子清只说了两个字就接着一端下巴，徐徐说道：“辜兄的报告，兄弟已经看过了。”

辜鸿生的那份报告，是给戚统带的，他说出报告已经看过，这就表示他是戚统带面前的红人。

辜鸿生早就听戚禄说过，这位新任的二领班，是福邸派下来的，来头不小，连忙诚恐诚惶地欠身应“是”，接着请示道：“不知林兄有何指示？”

林子清淡然一笑，忽然压低声音说道：“统带把这件案子，交给兄弟来办，兄弟有几件事，特来向辜兄请教。”

“请教不敢。”辜鸿生道：“林兄有什么事，兄弟知道的，自当向林兄面报。”

林子清笑了笑：“辜兄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客气。兄弟要请教的是辜兄在统带面前，曾说在路上遇上几拨百花帮的莠民，不知辜兄在何处遇上的？共有几拨？是些什么人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兄弟在出关的第二天中午，在金沟屯附近，遇上一老一少

和两个姑娘，那老少二人，兄弟并不认识，但那两个姑娘，兄弟却还认识。”

林子清问道：“她们是什么人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林兄看过兄弟邸报。自然记得，荣敬宗、凌君毅从青龙潭救出二男三女，兄弟遇上的这两个姑娘，就是从青龙潭救出来的，好像一个姓唐，一个性祝。”

林子清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他说的一老一少，那是祝文华和唐少卿了。”一面微晒道：“那也未必是到热河来的了，哦！他们可曾看到辜兄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辜鸿生接着道：“兄弟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打过尖。上马走了。”

兄弟伯被他们认出，因此不好跟着上路，就在金沟屯歇脚，到了傍晚时光，兄弟又发现了一批人。”

林子清哦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那是两个瘦老头带着一个少女，三人坐的是骡车，也在金沟屯过夜。”

那丫头，兄弟认识，叫做温婉君，是岭南温家的人，擅使迷药，兄弟就是被这丫头的迷药迷倒才被擒的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辜兄后来还遇到什么人么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没有了，因为兄弟第二天就赶到热河了。”

林子清微微一笑道：“辜兄只在路上看到几个姑娘，怎知她们是到热河来的？再说几个年轻姑娘，也做不出什么事来。”

辜鸿生肯定的道：“是的，她们是到热河来的，兄弟虽然只遇上这两拨人，但兄弟猜想，这几个姑娘来了，凌君毅一定也来了。那姓凌的是反手如来的徒弟，武功高强，是个十分扎手的人物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百花帮和黑龙会有梁子，那是属于江湖寻仇，但他们没有到热河来的理由。”

辜鸿生看了林子清一眼，欲言又止，但终于说道：“林兄也许不清楚，他们到热河来的目的，可能是找统带寻仇来的。”

林子清惊奇地道：“这些江湖莠民，居然敢找统带寻仇。”

啊，他们和统带有什么仇呢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林老哥有所不知，当年的黑龙会、原是反清复明的叛乱组织，曾有一批大内高手，在黑龙会附近通害。那时戚统带已是大内三等侍卫，奉命查办此案，劝兄弟等人归降朝廷，因而破了黑龙会，后来朝廷正式任命戚统带为黑龙会监督，兄弟也升了管带。”

林子清心中暗道：“原来当年出卖黑龙会，也有你一份，这就该杀了。”但他却故意装作听得微微一楞，抱拳道：“原来辜兄早在二十年前，就跟统带了，兄弟失敬得很。”

“岂敢？”辜鸿生脸上飞过一丝得意之色，谦逊了一句，接道：“林兄试想那百花帮太上，既是铁老会主的女儿，破了黑龙会，岂肯放过戚统带？”

林子清轻哼声道：“难道他们还敢在热河造反？”

这一趟在他来说，原是例行公事，戚承昌既然派他侦办“莠民”，他自然得先和辜鸿生取得联系，而且也要辜鸿生证明他今晚的行踪。但他和辜鸿生这一席谈话，却获得了两件宝贵的资料：

第一，辜鸿生是当年几个丧心病狂、领先投降清廷、出卖黑龙会的内奸之一，大概荣敬宗也不知内情，才会放了他。

第二，是辜鸿生只在金沟屯遇上祝文华、温一峰两拨人，对他们的行踪，并不详细。

两人谈了一回，林子清就站起身道：“时间不早，兄弟也该告辞了，为了避免对方注意，我就位在东升客栈后进。这件案子，统带交下兄弟和辜兄两人负责，辜兄如果发现什么情况，随时和兄弟密取联系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？”辜鸿生跟着站起，一脸诚恐地道：“林兄是统带身边的人，也是兄弟的上司，兄弟一切唯林兄之命是遵。”

林子清走到门口，辜鸿生还要相送。

林子清道：“辜兄留步，咱们别露了形迹。”说完，随手替他带上了房门，扬长出门而去。

回转客栈，初更已过，林子清熄去灯火，迅快地脱下长袍，抹去脸上易容药物，转身一个箭步，掠近后窗，轻轻推开窗户，穿窗而出，把窗门掩上。然后站身掠起，施展“天龙驭风身法”，宛如一缕轻烟，穿房越脊，一路朝北飞掠。不大工夫，“避暑山庄”巍峨宫墙，业已在望！

林子清悄悄跃落暗处，借着民房阴暗，避开正面，走到较为偏僻之处，四顾无人，就以极快身法，奔到墙下，一提真气，身子直拔而上，悄无声息地登上宫墙。他熟记了行宫侍卫营的方向，目光迅快一瞥，此处正是通向侍卫营的一条宽阔石板路，两边古木参天，是最好的隐蔽所在。

只是距离宫墙，少说也有十数丈远，中间还隔着一道三数丈宽的“御沟”。他无暇多想，目光一转之际，双脚已在墙头上尽力一点，身如抄水紫燕，凌空斜飞而下，一下就掠过了小河。

足尖再点，身形腾空而起，只一闪，便已扑上山麓，隐入树林之间，迅快攀登上树，提吸一口真气，踏着树梢而行。也差幸他踏着树梢在树林上空掠过，才发现这条石板路上，每逢转折之处，都有侍卫营的弟兄岗哨。而且还有三个人一组的禁宫巡逻队，沿着每一条路，巡回而过。行宫终究是皇帝住的地方，不论皇帝有没有来，例行的防卫，还是相当严密。

林子清在树梢上飞行，不虑被人发现，而且也毫无阻碍，不过盏茶工夫，便已转过山腰，行到侍卫营一片大院子的后面。居高临下，目光朝四下迅快一扫，身形跟着飘飞而下，掠过一片空旷的荒地，脚尖轻点，飞身上屋。

侍卫营住的都是平房，布置极广，前后共有三进，好在林子清白天来过，约略可以辨认。他在夜色掩蔽之下，以最快的身法，直奔戚承昌书房。

敢情承平已久，侍卫营的老爷们，做梦也想不到有人会潜入行宫里来，形式上虽有岗哨，实际上警觉之心已懈，因此他一路深入，几乎如入无人之境！书房北窗，是一片数亩大的花圃，因为书房是戚承昌的治事之处，机要所在，这片花圃还围着围墙。

林子清就飘落在小园里，然后侧身闪近窗下，点破窗纸，凝目审视。此刻已经快近二更，书房中自然不会有人。林子清悄悄打开窗户，纵身穿窗而入。他日能夜视，自然勿须多看，迅快地掠近戚承昌坐的那张锦披高背椅旁，目光转动，案上不见辜鸿生的那叠“报告”，这就轻轻在椅上坐下，伸手拉开抽屉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耳中突听一阵“嗒、嗒”轻响，高背椅中忽然突出三道钢箍，一道分从左右肋下穿出，箍住胸膛，一道分从腰股间穿出，箍住了腰际，第三道却分别箍住了脚跟。当然左右靠手上，也突出来两双手铐，但林子清的手在开拍屉，并没搁在靠手上，是以未被铐住。

这一下，事出仓猝，林子清不由得猛吃一惊，抽屉拉开了，辜鸿生的那张“报告”就在抽屉之中，但林子清已被铁箍紧紧的箍在高背椅上，除了双手，全身都已动弹不得！

只要空出双手，还能行动，林子清虽不惧无法脱身。最糟糕的是铁箍突出之际，敢情触动机关，椅子背后的壁上，忽然响起一阵急骤的摇铃之声！黑夜之中，万籁俱寂，这警铃声响，自然全营可闻。

这一来，岂不是惊动了整个侍卫营，不消多时，他们就可闻声赶来！

林子清心头大急，双手用力一板，扣住胸前的铁箍，竟然分毫不动，心知是精钢所铸。一时哪敢怠慢，左手一抬，迅快掣出短剑，贴在胸腹挥下，但闻“锵”“锵”两声，两道铁箍应剑而断，林子清堪堪站起。

只听书房里间，响起声洪亮的大喝：“大胆叛逆，竟敢闯别行宫里来了。”

棉帘掀处，戚承昌身穿短褂，手提一柄游龙剑，一闪而出，直向林子清扑来。

林子清心头大急，左手凌空一掌，迎着戚承昌拍出，右手短剑迅疾朝着脚踩的铁箍挥下，又是“锵”“锵”两声，铁箍应手砍断。

戚承昌果然不愧是侍卫营的统带，身手非凡，他扑来的人，及时发觉林子清这一记掌风劲急无情，威力极强，身在半空，忽然剑交左手，右掌及时迎击而出，身形一偏，矫若游龙，已经闪避开去。两股掌风，乍然一接，响起一声荡然轻震，林子清同时感到戚承昌这一掌，虽在凌空发掌，居然和自己平分秋色，并未稍逊！心头也暗暗感到惊凛，这时但见火光骤亮，戚禄手擎一盏孔明灯，从里间奔出，一道灯光，直向林子清照射过来。

戚承昌双目精光暴射，直注视着林子清，怒哼一声，问道：“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林子清朗声说道：“你不用问找是谁。”右手缓缓朝辜鸿生的那叠“报告”上按去。

正因这份“报告”，关系着许多人，若是让戚承昌往上呈报，必然后患无穷。

戚承昌看他伸手朝抽屉中取去，只当他要窃取这份“报告”，心头大怒，喝道：“放下。”身形一晃而至，右手挥处，剑光如练，横扫过来，这一剑，剑光流转，隐挟丝丝剑风，林子清身前所有致命大穴，几乎全在他剑影笼罩之下，虽是一剑，实则包含着几个变化。

林子清不退不让，左手一挥，短剑寒芒四射，同样幻起一片缭绕青光。两人剑风相荡，声如裂锦，双剑交击，登时响起一阵惊心动魄的锵锵剑鸣！一招之间，宛如电光石火，但两人已经接连交换了三剑。就在此时，林子清一道森寒的剑光，从戚承昌胸腹间划过。

戚承昌一生之中，从未遇上过这等奇奥的剑法，心神大骇，他忙吸气收胸，往后暴退，胸腹间衣衫已被林子清剑锋划破了三尺长一条。

林子清一剑逼退戚承昌之际，突听耳边响起一个极细的声音道：“林兄速退，再退就来不及了。”声音虽轻，林子清一时无法分辨此人是谁。

戚承昌脸色铁青，长剑当胸，厉声道：“你是凌君毅。”只有反手如来的门人，才会左手发剑。

林子清朗声道：“不错。”话声出口，突然剑先人后，化作一道白光，闪电般穿窗而出。

戚承昌双眉陡竖，大喝一声：“你还往哪里走？”纵身追来。

但就在他扑近窗下之时，突听有人轻喝一声：“打！”一蓬银针，像雨丝般飞洒过来！

要知从林子清误触机关，到他穿窗而出，说来好像已有很多时光，其实只是戚承昌从卧室赶出，和林子清对了一掌、一剑的工夫。戚承昌耳中听到那声“打”字，一蓬银针扑面射下，他久经大敌，立即挥手打出一记掌风，身子暴退八尺。这时门外两个值岗的侍卫，才手持钢刀匆匆奔入。三队的大领班，也闻警赶来。

戚承昌暴跳如雷，一手提剑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这些饭桶，还不给我快追！”

林子清穿出窗外，只见后园墙头上，站着一个白衣书生，朝自己连连招手，耳边同时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林兄快上来，可循原路退出。”

林子清先前还以为是自己一路的熟人，此时双方相距不远，这白衣书生竟是素未谋面之人，心头不觉一怔，问道：“兄台……”

白衣书生截着道：“你不用多问，快些走吧！”

林子清道：“你……”

白衣书生连连挥手道：“快走，我不要紧。”话声出口，身形陡然飞起，口中喝了声：“打！”挥手发出一蓬银针，直向窗口打去。

林子清无暇多说，依言长身纵起，在墙头上再一点足，掠过一片草地，迅快窜上树林。回头看去，那白衣书生早已不见踪影，但见七八条黑影，从戚承昌书房门掠起，朝和自己相反的方向追去。

林子清心头明白，那是白衣书生逸去的方向，他似是故意把敌人引开，好让自己离开此地。他如果对行宫路径不熟，决不会为了救自己而自投罗网。对了，他说过：他不要紧。

这人会是谁呢？林子清心中想着，脚下丝毫不停，仍然施展“天龙驭风身法”，一路踏着树梢而行。侍卫营虽然起了一阵大乱，但白衣书生说的没错，他循原路退出，这条路上，居然草木不惊，毫无动静。他顺利地退出行宫，一路不敢停留，回到东升栈后进，人不知鬼不觉地从后窗而入，脱下靴子，拉过一条棉被，蒙头而睡。

心中兀是惦记着那白衣书生，不知他是否已经离开，自己和他素不相识，他怎知自己姓林（凌）？正在思忖之际，突听一阵脚步声及门而止！

只听店伙的声音说道：“林爷就住在这间房里，大概已经睡熟了，小的给你叩门试试。”

接着就听门上起了“剥落”之声，店伙的声音叫道：“林爷，林爷，你老醒醒。”

林子清含糊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店伙道：“你老的一位朋友。有急事找你。”

他话声未落，只听吴从义的声音接口道：“林兄，是我，老吴。”

“老吴？”林子清一跃而起，开出门去，睡眼惺松，但一瞧到是吴从义，不觉双目猛然一睁，急急说道：“会是吴兄，这么晚了，吴兄赶来，可有什么事么？”

吴从义似是急得不得了，一下闪入房中，说道：“里面出了事，戚老特地要兄弟赶来，请林兄快去一趟。”

林子清随手抓起长袍，披到身上，吃惊的道：“里面出了什么事？”

吴从义道：“戚老等着，咱们路上再说吧。”

林子清点头应“好”，两人匆匆走出，林子清要店伙牵出青鬃马。

吴从义也是骑马来的，两人翻身上马，一路朝行宫驰来。

路上，吴从义约略告诉了他，今晚有人潜入侍卫营之事，只是他知道的并不多。

林子清担心白衣书生的安危，故作吃惊道：“会有这等事，不知那人逮住了没有？”

吴从义道：“不知道，统带不迭的催兄弟赶来请二领班回去，那人好像并未逮住，大家正在分头搜索之中。”

林子清听得心头不禁一动，暗道：“听他口气，莫非戚承昌已怀疑到自己身上不成？哼，自己只是不便在行宫侍卫营里，把他杀死，因为这样一来，必然会惹出许多麻烦。

真要被他识破行藏，凭侍卫营这些鹰爪，又岂能困得住自己？”思忖之际，两匹马已近宫门，两人翻身下马，急步从边门而入。进入宫门，形势就显得不同，禁军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个个都已刀出鞘，弓上弦，如临大敌一般。吴从义也不再说话，领着林子清，加紧脚步，朝侍卫营而来。

戚承昌的书房里，灯火通明，但却静悄悄的，只有戚承昌满脸怒容地坐在一张大圈椅上。宫里出了事，几个大领班、二领班自然全出动了。

林子清走到书房门口，脚下一停，口中说道：“属下林子清到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请进。”

林子清、吴从义相继走入。

林子清欠身道：“统带召见属下，必有吩咐。”

戚承昌一摆手道：“你坐。”

林子清依言在他边上一张椅子坐下，在统带的书房里自然没有吴从义的坐位，统带也没叫他出去，他只好垂手站在林子清的身后。

戚承昌问道：“营里今晚闹刺客的事儿，你已经知道了？”

林子清欠身道：“属下在路上，已听吴领班说了个大概。”

戚承昌冷嘿一声，伸手一指案头，说道：“你过去看看。”

林子清依言走了过去，故作失惊道：“统带坐椅给人毁了？”

戚承昌道：“兄弟这张椅子，是京里一个巧匠所制，内安机括。除了兄弟，别人任何人坐上去，都会被铁箍箍住。不想凌君毅那小子运气不错，他人被箍住了，双手却并未箍住，这要换了旁人，这铁箍是百炼精钢铸成的，怎么也无法脱身。哪知这厮身上，佩着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刃，居然把四道铁箍全削断了……”话声一落，接道：“你去打开抽屉瞧瞧。”

林子清依言拉开了抽屉，目光一抬，朝戚承昌望去，这是向他请示之意，抽屉打开了，你有什么吩咐？

戚承昌道：“你看看辜鸿生的那份报告，有何异样？”

林子清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属下看不出什么异样来，莫非有人把它掉了包？”

戚承昌道：“你翻一页看看再说。”

林子清依言伸手翻去，哪知看去依然完整的“报告”，指尖一触，立成碎粉，不觉惊诧无比，失声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戚承昌冷然一笑道：“这是少林七十二艺中的‘纯阳功’，功能熔金毁石，和玄门‘三昧真火’、‘三阳神功’，差相仿佛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凌君毅是少林门下？”

戚承昌道：“他是反手如来的徒弟，反手如来曾在少林寺待了二十年之久，据说数百年来。少林寺从无能兼通七十二艺中数种以上的人，但反手如来，却精通十数种之多。”

林子清抬目道：“辜鸿生的这份报告，既已全毁，是否要他再写一份呢？”

戚承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就是兄弟要你来的原因之一。辜鸿生的报告被毁，辜鸿生本人，自然也有被杀以灭口的可能，目前他的处境，已经十分危险，但也许凌君毅他们尚不知道他落脚之处。目前第一件事，你要他再写一份报告来，并令一队一班的弟兄在天亮之后，乔装各式人等，住进隆记客栈，暗中予以保护，咱们也不妨以他为饵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只听一阵脚步声传了进来，接着就听一队大领班裴福基的声音说道：“属下裴福基、费世海告进。”

戚承昌抬头道：“进来。”

裴福基、费世海相偕走入，两人看到林子清，一齐点了点头。

林子清赶忙站起，躬身道：“属下见过二位大领班。”

戚承昌没待两人开口，问道：“你们搜查的结果如何？”

裴福基躬身道：“属下搜索的是勤政殿、太和殿、以迄东来阁一带，均无奸细踪影。”

戚承昌目光一转，朝费世海问道：“那白衣人掩护凌君毅，是朝西逸去的，你们可曾追上了？”

费世海尴尬的道：“属下从太乙阁、晚香亭，一直搜到苍石，都没有敌踪……”

戚承昌不待他说完，愤怒的道：“难道他们会插翅飞了不成？”

只听门口又有人说道：“属下霍如龙告进。”（第二队的大领班）

戚承昌喝了声：“进来。”

霍如龙走进书房，戚承昌就劈面问道：“你也没搜到奸细，对不？”

霍如龙低下头，应了声“是”。

“砰！”戚承昌一掌击在茶几上，怒吼道：“你们都是些饭桶，叛党已经闹到咱们营里来，他们只有两个人，你们出动了几十个人，包抄围捕，居然连人家一点影子都摸不到，你们还有脸来见我？”

三个大领班被他骂得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开口。过了半晌，还是裴福基躬着身道：“回统带，据属下看，凌君毅和那白衣人，对行宫路径似是极为熟悉。他们从苍石一带逸去，正是地势最冷僻，也是咱们防范最弱的所在。只要翻过后山，已是郊外，那里虽然驻有一营禁军，但遇上武功高强的江湖人，实非他们所能阻挡。”他轻轻一语，就把没搜捕到奸细的责任，推到了禁军头上。林子清听得暗暗好笑，但脸上却是不敢丝毫流露。

戚承昌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徐徐说道：“费世海，你派一班人驻到苍石一带去，那里地势偏僻，另一方面也因山后驻有禁军，使咱们在防卫上，有了疏忽，你叫要去的领班，告诉禁军营的陆管带，加强戒备。”

费世海两足一并，口中“喳”了一声。

戚承昌沉吟道：“我看那白衣人多半是百花帮的帮主牡丹，只是他们何以会对宫里的路径，如此熟悉呢？”

“牡丹！”林子清心头不觉一凛！

裴福基惊奇的道：“统带认为那白衣人是女的么？”

戚承昌一手捻须说道：“凌君毅退出之时，兄弟正待跟踪追出，听到他喝了声‘打’，他虽然故意把声音压得极为低沉，但如何瞒得过兄弟？那明明是女子口音，再说他打出来的是一蓬梅花针，此种暗器，多半是妇女使用之物，而且此人身形极为苗条轻灵，可能就是百花帮的帮主。”

林子清经他一说，心中不禁暗暗惊奇，回想昨晚情形，戚承昌经验老到，说的没错，白衣书生身材苗条，口音清脆，确然不像男子。当然他知道白衣书生绝非牡丹，而且她也决不会是自己认识的姑娘，那么她是谁呢？

戚承昌拍着茶几，续道：“不管他们是什么人，咱们热河城，可不是黑龙会，任由叛党猖獗。我限你们三天之内，把凌君毅和那白衣人抓到，最少也要给我查出他们行踪来。”

“喳！”三个大领班除了应“喳”没有二话。

戚承昌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林兄可以走了，有两件事由你负责，第一是暗中保护辜鸿生的安全，要他尽快再写一份报告，第二是查明客栈胡同几家客栈里，有无形迹可疑的人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躬身领命便自退出。

戚承昌又道：“吴从义，你快去要班上弟兄改扮改扮，天亮之后，分别住进隆记客栈去，告诉他们不能让人家瞧出破绽来。还有，他们不准在客栈里三五成群的聚赌、酗酒，谁要违令，我就砍了他们脑袋。”

吴从义站直身子，连声应“是”，正待退出。

戚承昌又道：“慢点，你去传令之后，立即回来，我还有后命。”

吴从义又应了声“是”，匆匆往外走去。

戚承昌回顾了三个大领班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也可以去休息一会了，天亮之后，全给我出去踩踩盘。对了，你们记着，我已命林子清负责侦查客栈，你们只要给我全力侦查民房就好。”

霍如龙怀疑的道：“统带……”

戚承昌挥挥手道：“不用多说，你们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好，但得记住一点，不可打草惊蛇。”

三个大领班不知统带葫芦里卖什么药，三人同声应“喳”，行了一礼，一齐退去。

不多一会，吴从义传了令回来，躬身道：“统带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戚承昌抬目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方才到东升客栈去的时候，二领班是否在房里睡觉？”

吴从义愕然应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戚承昌又道：“是店里伙计领你去的？”

吴从义道：“是。”

戚承昌又道：“是你敲的门，还是伙计敲的？”

吴从义道：“是伙计敲的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二领班睡得很熟？”

吴从义道：“是的，但伙计敲了两下，二领班就来开门了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你有没有到他房里去？”

吴从义道：“是二领班叫属下进去的。”

戚承昌又问道：“他和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吴从义道：“二领班支走伙计，就问属下有什么事？属下说是你老请他

来一趟。”他把方才经过，详细说了一遍。

戚承昌听的只是点头。

吴从义惶然道：“属下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戚承昌微微一笑道：“没有，我只是想知道二领班是否够机警？他奉派到东升客栈去，不能泄露了咱们这里的身份，所以我要仔细问问，没什么，你可以去了，不过我问你的这些话，你不准泄漏半句，知道么？”

吴从义连声应“是”，才行退出。

戚承昌背负双手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么说，倒是我多疑了。”

林子清出了行宫，一路策马驰行，这时不过四更左右，街上并无行人，马匹跑得极快，不多一会，就已回到东升客栈。此时伺候马匹的小厮尚未起来，一名店伙看到他回来，立即从店堂里赶出，接过马去。

林子清回转房中，刚一跨进房门，突然发觉房中有人，心头不由一怔，随手掩上房门，立即压低声音问道：“谁？”

他话声未落，黑暗中已经有人一闪而出，低声道：“是兄弟丁峤。”

林子清已经看清潜入房中的果是乔装老苍头的丁峤，不觉吃惊道：“丁兄此时前来，不知有什么紧急之事？”

丁峤道：“凌兄这时候才来，你去了哪里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在下刚从行宫里来，天亮之后，侍卫营即将有人大事搜索，丁兄不宜在此久留……”

丁峤道：“老夫人已经迁居到城外白云庵去了，只是不放心凌兄，特遣兄弟前来，给凌兄报讯。戚承昌是行宫侍卫营的统带，如在行宫里遇害，事情就会闹大，因此要凌兄千万不可在行宫下手……”

林子清笑了笑：“娘也太操心了，这道理我懂，不然，今晚我就毙了他了。”

丁峤道：“兄弟是给凌兄报讯来的，戚承昌家眷不在此地，但有一外室，住在东城顾家花园，他十天之中，至少有五天在那里留宿。”

林子清奇道：“丁兄如何知道的？”

丁峤笑了笑：“兄弟是听帮主说的，百花帮有一名花女，叫做迎春，就在那里当使女。”

“迎春”，这名字林子清并不陌生，当日在“绝尘山庄”的贵宾区“兰花”，伺候他的就是迎春。

林子清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百花帮真是神通广大。”

丁峤道：“天快亮了，兄弟也得走了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哦，丁兄，有一件事，你回去问问牡丹姑娘，昔年山东总督国泰有一个师爷，叫做阴世判宫钱君仁，据说就匿居在热河，不知她知不知道？兄弟一连查访了多日，都没有他的下落。”

丁峤点头道：“兄弟记下了，一有消息，兄弟自会再来报知。”说完，一手拉开房门，闪身而出。

丁峤走后，林子清在床上调了一会息，天色已经大亮。他开出门去，那名青衣使女已在门外伺候，看到林子清起来，立即送上脸水，伺候着林子清梳洗完毕，又送来了早餐。

林子清这才体会到东升栈的贵宾房当真伺候周到，宾至如归，旁的客店，万万不及。

用过早餐，林子清出了东升栈，走到楼底，跨进隆记客栈，就看到三

个第一班的弟兄。

两人扮作布贩模样，一个头戴一顶毡帽，身穿布褂，手上圈着马鞭，像是赶车的正在店堂里，翘着二郎腿喝茶。敢情是住店的客人还没动身，他们坐着在等房间。

林子清装作不识，自顾自朝上房而来，到得辜鸿生的房门口，他就看到领班吴从义就住在辜鸿生的隔壁，房门敞开着。

林子清缓缓在他门口走过，吴从义立即迎了过来。

林子清四顾无人，压低声音问道：“都住进来了么？”

吴从义恭敬地道：“这里只有五间上房，都住满了，其余的人，分住在前后普通客房里。”

林子清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你们不必和辜兄打招呼。”吴从义应了声“是”，悄悄退下。

林子清举手在辜鸿生门上轻轻叩了两下，叫道：“辜兄起来了么？”

辜鸿生听出是林子清的声音，慌忙应道：“是林兄，兄弟早就起来，请进。”

迅快的开启房门，侧身让客。

林子清跨进房中，辜鸿生立即掩上了房门，躬着身道：“林兄请坐。”

林子清在窗前一张椅上坐下，抬头道：“昨晚营里出了事。”

辜鸿生休然一惊，张目道：“营里出了事！有人潜入行宫？”

“唔。”林子清缓缓说道：“他以‘纯阳功’毁了辜兄那份‘报告’，还用利剑削断统带装有机关的一把椅子，和统带对了一掌三剑，才穿窗逸去。”

辜鸿生惊诧的道：“被他逃脱了？”

林子清“唔”了一声。

辜鸿生更是吃惊道：“这人专为兄弟那份报告去的，他能在统带手下逃脱，武功定然极为可观，只不知他是谁？”

林子清仰首向天，一字一字的道：“凌君毅。”

“凌君毅！”辜鸿生听得机伶一颤，脸上肌肉，突然起了一阵扭曲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会是他！他真的已经来了。”

林子清微晒道：“辜兄好像很怕他？”

辜鸿生惶然道：“他若是到了热河，决不会放过兄弟的，试想他连兄弟的一份报告都要毁去，还会留我这个活口？”

林子清冷笑道：“辜兄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一身技艺，足可称得上一流高手之列，怎么提起凌君毅，如此胆怯起来？”

辜鸿生苦笑道：“林兄有所未知，这姓凌的是反手如来的传人，连韩会主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兄弟这点武功，只怕在他剑下走不出十招。”

林子清心中暗道：“只怕三招都嫌多了。”一手托着下巴，嘿然道：“辜兄说得他如此高明，兄弟倒非和他一斗不可。”接着又淡淡一笑道：“但辜兄只管放心，统带早已想到他可能会对辜兄不利，已命兄弟负责保护辜兄的安全，今天一早，兄弟已调来一班弟兄，改扮成各式商旅，住进隆记客栈，就在辜兄这间房的四周。只要他敢来，不计死活，也得把他留下来。”

辜鸿生听得稍稍感到心头放下一块石头，舒了口气，才道：“不知统带对兄弟可有什么指示？”

林子清朝他微微一笑道：“有，统带要你重写一份报告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是，是，兄弟遵命。”接着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只不知统带

可曾限兄弟几日写完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那倒没有，我想辜兄尽可能早些赶写完毕才是。”

辜鸿生道：“林兄说得是，兄弟一定尽快赶好。”

林子清站起身道：“好，辜兄那就及早写吧，兄弟不打扰了，你只管安心，四周房里都是侍卫营的弟兄，而且我想，白天不会有事，入夜之后，我会来的。”

说完，启门走出。

辜鸿生道：“林兄好走，兄弟那就不送了。”

林子清蹬出隆记客栈，心里一直在盘算着，戚承昌已经有了下落，那个阴世判官钱君仁，不知住在哪里。自己若是没找到钱君仁，就不能先向戚承昌下手。因为戚承昌一死，热河城里就不能再耽下去，而且钱君仁听到了戚承昌的死讯，也必然会躲匿起来。

这样一来，自己要找他岂不更难了？

丁峤告诉自己，戚承昌有一个外室，在东城顾家花园，自己总得先去踩踩盘，一旦下手，也好有个退路。现在，他负责查“莠民”，这是公差，正好趁此机会，到处看看。

他沿着西门大街，一路装作闲逛模样，每一条横街小巷，都暗暗留神，茶楼、酒肆，自然不肯轻易放过。但他既不认识钱君仁，诺大一座热河城，何异大海里捞针？这一个大圈子，绕到东城，已是日头偏西，暮色初垂！

东城偏北，大部分都是住宅，他站在一条小街口上，不禁有些踌躇。丁峤只告诉他戚承昌的外室，住在东城顾家花园，可没说“顾家花园”在什么地方。这里往来的人不多。但他不便找人打听。目前他还打算对戚承昌下手，万一问到和顾家花园有关的人，岂不打草惊蛇？戚承昌是侍卫营的统带，热河城里炙手可热的人物，他金屋藏娇的地方，纵然并未公开，但这是公开的秘密，既是他外室，岂会没有他的心腹在暗中保护？

林子清觉得自己应该再过去看看，哪知才走了两步，就发现这条冷清的小街口的路旁，有两块“界石”赫然写着“顾宅”二字。

原来这条可容得两辆马车并驰的小街，竟然并非街道，而是姓顾的私产——一条通向他宅院的宽阔的道堂！

东城！姓顾！林子清心头闪然一动，转脸朝道中凝视进去。

这条宽阔的胡同，两边种着一排高大的树林，颇有阴森之感！这真像是一条小街，不，城里许多狭小的街道，还比它不上呢！弄底，少说也有百来丈远，是一座高大的门楼，紧闭着两扇朱漆大门，一对乌黑的门环。古老而有气派：只要看上门楼一眼，你就会联想到这座宅院，准是既深又大。

“顾家花园”！准是顾家花园无疑！东城虽有不少大宅院，但不会再有大过这座房屋的了。显然这姓顾的，是个有钱人家，也许是京师里某一位大员的别墅。皇帝老子可以到热河来避暑，官宦富贾，自然也可以在热河建一座避暑的花园别墅。

以戚承昌在热河的地位，纵是外室，确也应该住在这样气派的所在。终于给自己找到了，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他打量着弄底大宅，又缓缓移步，从横街转了过去，地势渐渐荒僻，前面有一道小河，一条石条的小桥，过桥是一片田畴，再过去，远远已可看到城墙。

林子清沿着河岸又走了一段路，如今已经绕到后面来了！他估计隔河

应该就是姓顾的大宅院了，他抬目遥望，没错，那是一道高大的围墙，还有水门。他站在隔岸，虽在暮色之中，隐隐可见围墙内树木葱郁，有不少亭台楼阁。果然是顾家花园！

林子清心头既已证实，那就不用再事逗留，他循着原路，走过小桥，一路朝东门行去。此时华灯初上，西门大街上，到处灯火辉煌，行人往来，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。

正行之间，耳边突听到有人喝了声：“打。”

听音入耳，就觉得有一缕劲细风声，朝脑后打来！林子清心下不由一怔，大街上居然有人向自己出手！

他当然不在乎。有人偷袭，几乎连头也不回，左手漫不经心的摸摸耳根，就已把打来的暗器接住。暗器接到手中，他立时察觉风声虽劲，但入手极轻，不类暗器，那只是一个纸团。尤其那声“打”，听来更是十分耳熟！不是么？昨晚那个突然现身的白衣书生，朝戚承昌打出一蓬“梅花针”之时，也喝过一声“打”，声音就和方才这声喝“打”，完全出于一人之口！戚承昌不愧是老江湖，他能从仅仅一个“打”字，分辨出白衣书生是一个女子。这声“打”，确是女子口音，而且还带着极轻微的娇笑！林子清反应不慢，动作更快，心念一动之际，人已蓦地转过身去。但此刻夜市初上，大街上行人往来，哪有白衣书生的踪影？也许她今晚穿的不是白衣，总之，林子清没找到要找的人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。纸团犹握在掌心，他心知对方传来这个纸团，必有缘故。以她昨晚突然现身相助，应该是友非敌。老实说，昨晚之事，自己设想到戚承昌会睡在书房里，以戚承昌的武功，而且又惊动了整个侍卫营，当时要不是白衣书生要自己先走，她朝相反的方向把别人引开，自己纵然不惧，但要想突围，也不是一件易事。这位姑娘何其神秘？那么她传递这个纸团给自己，莫非有什么重要的消息，特在暗中通知自己？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料的没错，人家要以暗器手法投来，显然是防范引人注目，自己总不能站在大街上，打开字团来瞧。一念及此，不再犹豫，目光左右一顾，正好前面不远有一家酒馆，这就举步朝酒馆中走入，找了个座头坐下。酒保过来问了酒菜，就很快地退去。

林子清四顾没人注意，悄悄在桌下打开纸团，低头瞧夫。

这一瞧，他几乎变了脸色！

纸团上只有潦潦草草的一行字，那是：“令友寄居小南门及第坊民家，行迹已露，迟恐不及矣。”

另外还有一行小字，写的是：

“乾德仁，即钱君仁，东升栈之老板也，特此奉闻。”

林子清看的又惊又喜，惊的是字条上的“令友”，不知是谁。已经露了行藏，此刻天色已黑，自己又不知道及第坊的民家，是哪一家？如何找得到？

喜的是自己找了几天，毫无一点眉目的阴世判官钱君仁，也有了着落！

跑堂的送来酒菜，他在这一惊一喜之下，几乎食难下咽，喝了两盅酒，突然下了决心，没待伙计送上面来，就起身丢下一锭碎银，匆匆出门。走到僻静之处，四顾无人，举手朝脸上一抹揩去易容药物，脚下突然加快，一路朝小南门奔去。他不知道及第坊在哪里，就向街边摊贩问了及第坊的所在，匆匆走去。

及第坊是一条弯曲的小巷，两旁都是一些简陋矮屋，但就在他走近巷口之际，发现拐角阴暗处站着一个人。这人穿的是一件蓝布大褂。头顶毡帽

压的很低，看到有人朝巷口走来，他就缓步往前走去，好像是吃饱了饭出来散步的人。

林子清心里暗暗冷笑，一个箭步，就掠到那人身后，但这人反应极快，身手也相当俐落，发觉身后风声，一闪就躲了开去，霍地转过身来。

林子清没待他开口，就压低声音问道：“你是第几队的兄弟？”

那人一愣，目光凝注朝林子清打量着问道：“朋友你说什么？”

林子清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？”

那人冷声道：“朋友是谁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，大概总认识这个吧？”手掌一伸，掌心赫然摊着一牌银牌，朝那人面前送去。

那人看的一怔，口中低啊声道：“你是二领班……”慌忙要向林子清躬身行礼。

林子清一把握住他手臂，低声道：“这里不是在里面，兄弟不可多礼，咱们边走边说，免得引人注目。”说话之时，收起银牌，揣入怀出

那人惶恐的道：“属下张旭初，是第二队第一班的，方才有眼无珠，不知你老……”

林子清笑了笑，接口道：“原来是张兄，大家没见过面，不知不罪。在下林子清，原是昨天才接任的，统带就要在下负责烦办这件莠民案子。方才接到统带密令，要在下赶来，张兄你这里，可有什么情况？”

张旭初道：“咱们今天全体出动，恢查民房，据报这巷于第五家前天来了一老一少和两个姑娘，是外省口音，行动可疑，领班要属下在这里暗中监视。”

林子清心头迅速一转：“一老一少和两个姑娘，那是祝文华、唐少卿和唐文卿、祝雅琴了！”一面点点头、问道：“他们可有动静？”

张旭初道：“没有，他们一直没有露过面。”

林子清故意皱皱眉道：“你们领班只派你一个人在这里？”

张旭初道：“还有一个在巷底，他叫姜一贵。”

林子清微哼道：“人家有四个人，你们领班只派两个人，这不是太大意了么？”

张旭初陪笑道：“是，是，属下只是暗中监视而已，领班已经报告。厂大领班，准备在二更动手，先把他们逮了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要是人家不是莠民呢？”

张旭初道：“大领班说过，宁可抓错一百，不可放过一个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这话说的也是，晤，你领我去看看。”

张旭初吃惊道：“二领班，你老……”他望望林子清，接着道：“方才大领班交代下来，咱们人手不到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我懂，我是奉统带之命，先来了解一下这一带情况，你自然得带我去实地勘察一下，不然让他们跑了，你负责？”

张旭初自然负不了责，连声道：“是，是，属下领你老去。”

说着果然转过身子，朝小巷中走去。

这条小巷，黑忽忽的对面不见人影。张旭初领着林子清走了七八步，脚下忽然一停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就是前面那一家。”

林子清自然看得清楚，那是一间破旧的矮瓦房，门前还歇着一辆破旧的手推车，一见而知是做小买卖的货郎家里。屋中灯火已熄，黑沉沉的听不

见一点声音，敢情已经睡了。

林子清问道：“这是货郎的家？”

张旭初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就是这一家。”

林子清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一指朝他背后点了下去，右手及时抓住他臂膀，夹着他一下闯到门口，举手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，屋内没人作声。林子清心头焦急，又轻轻叩了两下。里面还是没人答应。林子清伯露了行迹，顾不得许多，左手食指默运功力朝木门上戳去，一下就穿了一个小洞，然后凑着嘴，用内功把声音朝里送去，说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

这句话外面听不到，但传到屋里，声音就十分响亮。

果然，这下里面的人听到了，只听苍老的声音问道：“外面什么人？半夜三更的有什么事？”

林子清听的暗暗好笑，那不是潜龙祝文华的声音，还有是谁？他没学过改变声音的技术，任你如何装作，依然可以听得出来。

当下改以“传音入密”朝屋内说道：“祝庄主，快开门，是在下。”

里面的祝文华显然没听出林子清的口音，略一停顿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老汉姓王，你别找错了人。”

林子清急道：“时机紧迫，祝庄主快些开门，不就知道了么？”

屋里隐约响起一阵极轻微的衣袂飘风之声，那是有两三个人从里间飞闪而出，隐入门后。这自然瞒不过林子清的耳朵。

接着火光亮了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走了出来，木门呀然开启：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者，当门而立，说道：“朋友有什么事？”

林子清一眼就看出佝偻老者正是潜龙祝文华所扮，没待说他完，早已夹着张旭初一闪而入，口中低喝一声：“祝庄主快掩上门。”

祝文华几乎没看清人面，林子清已经闪入他们客堂之中，心头不觉一怔，这一刹那，他龙钟老态尽行敛去，身形倏地转了过来，右肘横胸，目中隐射棱芒，沉喝一声：“你……”

客堂上首一道门前，手掌油盏的，是一个布衣少女，她，正是祝雅琴。入门处，左右两边各隐着一个人，那是唐少卿、唐文卿兄妹，他们都改了装束。

林子清在客堂中间站定，唐少卿已经迅速的掩上了木门，他把林子清围在中间，敢情准备出手，但就在祝文华“你”字出口，大家已看清来人是谁了！

祝雅琴、唐少卿、唐文卿几乎同时惊喜的说出一声：“是你！”

祝文华两眼发光，笑道：“老弟，是你！你怎知咱们住在这里，啊，这人是谁？”

林子清放下张旭初，朝祝文华拱拱手，说道：“祝庄主，详细经过，此时已无暇多说。你们住在这里行迹已露，此人是行宫侍卫营的爪牙，他们准备二更前来围捕，祝庄主和唐兄赶快离开此地，家母现住东门外白云庵，暂时还是到白云庵去的好，在下另有急事待办，要先行告辞了。”说完正待转身。

唐文卿急着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巷底还有一个爪牙，在下要把他也收拾了。”

祝文华道：“此人如何处置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在下已点了他死穴，让他留在这里就好。你们快些去吧，

在下办完事，自会到白云底去的。”转身开启木门，闪身而出。

狭隘的小巷，黝黑如墨，正好给林子清掩护身形，他很快的奔到巷底，老远就看到一个黑影，站在人家屋檐下。林子清身法何等快速，等他警觉，林子清已经到了他面前，那人倒也机警，身形一偏，闪开了一步，右手迅快搭上刀柄，口中沉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第四十四章 巧妙安排

林子清道：“你就是姜一贵，对不？”

那人在黑暗之中，看不清人面，他听林子清一口叫出他姓名，惊异的道：“你认识我？你……”

林子清证实他就是姜一贵，就不用多费口舌，不待他说完，举手一指，点了他昏穴，随手夹起，转身就走。回到那间矮屋，木门虚掩，祝文华等人已经离去，放下姜一贵，随手闩上了门，然后打开后窗，穿窗而去，施展“天龙破风身法”，宛如一缕轻烟，朝客栈胡同赶去。

被派在隆记客栈一队一班的侍卫们，入夜之后，自然都不敢睡觉，但不敢睡觉，也不敢喝酒，不敢聚赌。这些人平日苦是聚在一起，喝酒、赌钱，是不可或缺两件重要事儿，但今晚谁也不敢，只好干耗在房里打盹。这是他们最长的一晚，天黑了不知多少时候，还只有一更天。

吴从义是他们领班，当然更不敢稍有懈怠，他房门一直虚掩，几乎连盹都不敢打。

因为统带把保护辜鸿生的责任，全落在他们这班弟兄身上。把辜鸿生接到行宫侍卫营去，不是更安全么？但这是统带的意思，他负责行宫安危，自然不能让行宫里面时常闹事情，他把辜鸿生安顿在客栈里，是一着十分高明的棋子。

凌君毅冒险进入行宫，只是为了毁去辜鸿生的一份“报告”，自然更不会放过辜鸿生。只要他得到辜鸿生住在隆记客栈的消息，准会赶来，但他已经在这里布下了罗网，等着你自投罗网。行宫侍卫营第一队第一班的弟兄，是全营最精锐的好手，不但个个能够高来高去，而且个个都精擅暗器，他们已经围在辜鸿生的房间四周了，但这不过是戚承昌布置的第一着棋子。他还有第二着棋子，那是第一队第二、第三两班弟兄和第二队两班弟兄，由两位领班率领，也分别住进了隆记客栈右首的招商栈和对面的悦来栈。

当然，戚承昌对辜鸿生的武功剑术，是有相当认识，足可当得一流高手之列，凌君毅纵然武功高强，在十招八招之内，也未必能把他杀死。只要辜鸿生接得住三两招，守在隆记客栈的人，就可及时出手。只要隆记客栈有警，躲在其他两个客栈的人，立可闻警支援，把隆记客栈包围起来。别说是人，就算飞鸟，也休想飞得出去。这叫做安排香饵钓金鳖！

戚承昌交代过，不论死活，非把来人留下不可，这两拨人的行动，可说十分机密，连林子清、吴从义都并不知道。

但就在林子清匆匆走到客栈胡同的时候，胡同口早已站着一个身穿青衣的精壮汉子，看到林子清就迎面走了过来，含笑说道：“这位就是林爷吧？”

林子清方自一怔，问道：“朋友……”

那人没待林子清说下去，就陪笑道：“小的奉任师爷之命，有一封书信，要面呈林爷。”说完，从怀中取出一封密柬，递了过来。

任师爷，那是都统府的任紫贵。林子清心念转动，随手接过。

那汉子恭敬地欠了欠身，道：“小的告退了。”说着就朝街口走去。

林子清心中暗忖道：“这时已经一更天了，任紫贵巴巴的差人送信来，不知有什么急事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自己这时候才回来，派人等在胡同口。”一念及此，急忙抬目看去，那送信的青衣汉子走得极快，这一转眼之间，已失所在！心头更觉狐疑，急忙撕开信封，里面只有一张狭长的纸条，字迹潦草，写着：

“招商、悦来二栈，戚承昌均已暗中派人伺伏，行动小心。”

纸条上并未具名，但这一笔字和昨晚示警的纸团，笔迹相同，显系出于一人之手？林子清不禁怔住了！这人究竟是谁？他一再向自己示警，消息怎会有如此灵通？戚承昌居然又派了人，住进招商、悦来客栈，自己怎会一点都不知道？不错，他曾当着自己也说过，要一班弟兄住进隆记客栈，暗中保护辜鸿生，不妨以他为饵……林子清嘴角上不禁泛起一丝冷笑，迅快地把纸条在掌心搓了两搓，从容走进隆记客栈。一阵轻快的脚步声，走近吴从义房门，吴从义已经很快的开启房门，看到来的是林子清，不觉松了口气，躬着身道：“林兄来了。”

林子清点点头，问道：“这里没事吧？”

吴从义道：“没事，弟兄们都在严密戒备，如今林兄来了就好。”

林子清道：“我先进去看辜兄，回头还有一件重要任务。”说完，转身朝辜鸿生房间走去，叩了两下房门。辜鸿生当然还没有睡，很快就开了门。

林子清举步走入，含笑道：“辜兄还没睡么？”

辜鸿生掩上门苦笑道：“兄弟住在这小客栈里，本来还安得下心，但以目前的情形看来，却教兄弟反而有坐立不安之感。”

林子清“哦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目前辜兄房间四周，都已有咱们的人，辜兄尽可放心，怎会反而坐立不安了？”

辜鸿生苦涩的笑道：“林兄不是外人，兄弟也不妨直说。戚统带把兄弟安顿在这里，这是布下的陷阱，目的是以兄弟为饵，引诱凌君毅入瓮。”

林子清手托下巴，口中“唔”了一声。

辜鸿生又道：“兄弟和凌君毅动过手，此人剑法高明，兄弟自问最多只能接得下他十招八招，稍有失闪，就非丧在他剑下不可，兄弟哪能大意？方才就抱着剑在床上打坐。”

林子清看到他床上，果然横放着一柄长剑，不觉笑道：“辜兄也太小心了，辜兄不是说能接他十剑八剑么，他真要进入辜兄房中，辜兄连一剑也不须发，只要大喝一声，他们就可闻声赶来，辜兄还怕什么？”

辜鸿生道：“话是说得是，但兄弟可不得不防，据说凌君毅精擅易容术，因此这几天来，连店伙送茶水进来，兄弟都有些提心吊胆，兄弟真希望他早些来，能合大家之力把他除去了，也好松上口气。”接着指指床上一个尺许长的纸筒，又道：“方才统带要人送来一个号炮，说是一旦发现凌君毅的行踪，要兄弟尽快朝窗外丢，支援的人，立可赶到。”

林子清心中暗道：“那白衣书生传递给自己的密柬，果然没错，号炮一起对面和隔壁客栈里的人，自可闻赶来了。”一面微微一笑道：“统带盘算的

虽好，但凌君毅真要进来，只怕辜兄没有放号炮的机会……”

辜鸿生听的不禁一惊，张口“噢”了一声。

林子清依然含笑道：“辜兄方才不是说过，凌君毅擅长易容之术么，也许他就站在你面前，你还不知道呢！”辜鸿生脸上微微有些变色。

林子清举足跨前了一步，缓缓说道：“也许在下就是凌君毅。”

辜鸿生心头怔忡，勉强笑道：“林兄这是和兄弟开玩笑。”

林子清虽然逼前了一步，但他是侍卫营二领班，辜鸿生可没敢后退。林子清左手十指，疾如闪电，一下扣住了辜鸿生的脉门。

辜鸿生诧然道：“你……”

林子清没待他话声出口，右手一指点在他“症门穴”上，笑道：“现在辜兄明白兄弟是谁了吧？”

辜鸿生右脉被扣，一身力道全失，连半点挣扎也没有，再加“症门穴”被制，口不能言。但他心头却是十分清楚，脸上肌肉扭曲，惊悸得张大眼睛，额角上汗水，像黄豆般流了出来。

林子清声调平和，缓缓说道：“荣老伯大概并不知道当年出卖黑龙会，也有你一份，又因你是三十六将中人，才饶了你。

你总还记得荣老伯临别赠言，咱们都是黄帝子孙，要你堂堂正正的做人，谁知你利禄薰心，依然不知悔改，今天才落得如此收场。”

辜鸿生一脸惊怖，张了张口，似要申辩，但苦于出声不得。

林子清话声一落，右手又是一指，点在他心窝上，左手一带提起他身子放到床上，随手取过一条棉被，替他盖好。转身走到门口，拉开房门，口中故意低声说道：“辜兄不用送了。”跨出房门，仍然随手掩上，很快闪到吴从义门口，推门而入，说道：“吴兄，你立刻挑选六名暗器手法较为高明的兄弟，随兄弟走。”

吴从义应了声“是”，才望望林子清，问道：“林兄要他们到哪里去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我已经查到一处莠民藏匿之处，带他们去逮人，你不用多问。”

大领班交代过，一班弟兄在外面要服从二领班的指挥，吴从义自然不敢多说，口中唯唯应“是”，接着问道：“林兄要他们在哪里集合？”

林子清道：“你要他们从客栈出去，出了巷底，在阴暗处待命，你和其他四名弟兄守在客栈里，不得擅离。”

吴从义躬身领命，匆匆离去。林子清也相继离去，出了巷底，已是一条冷僻的小街，等没多久，就见巷底陆续有人走出。

林子清朝他们打了个手势，几个人就很快奔了过来。林子清把他们引到一处转角阴暗之处，点过人数，果然是一共六人，这才说道：“方才吴领班已经和你们说过了？”

其中一名汉子躬身道：“回二领班，吴领班交待过，说二领班有特别任务要属下等人听候吩咐。”

林子清压低声音道：“不错，本座侦查到一处莠民隐匿的所在。他们定在吟晚三更聚会将有举动，咱们多准备暗器，届时不用出声喝问，只管用暗器招呼，一律格杀勿论。”

六人同声应“是”。林子清道：“好，你们立时随本座走。”话声一落，当先纵身掠起。六名侍卫紧随地身后而行，不消片刻，便已赶抵及第坊巷口。林子清看看天色，这时距离二更，差不多还有半个更次，当下就领着六人进

入巷子。他早已相度好形势，因此不用多看，纵身飞上附近民房，要他们分别在屋脊暗处隐伏下来，各自指示机宜，嘱咐了他们几句，无非是隐秘行藏，等对方来人接近第五家民房之时，方可出手等语。

安排完毕，心中不觉暗暗得意，忖道：“到了二鼓，就让你们去狗咬狗吧！”身形一伏，迅快掠落地面，穿出巷子，就施展“天龙驭风身法”，一路朝东城顾家花园奔去。

夜色正浓、围墙高耸的顾家花园，树木葱郁，所有楼中亭榭，全在迷蒙夜雾笼罩之下。林子清因这里是行宫侍卫营统带戚承昌的住所，纵然艺高胆大，也不敢大意，跃上围墙之后，审慎地察看了四周形势，才轻轻飘落地面。这是一座假山的侧面，全园最僻静的地方，一条白石小径，通向一座六角小亭。亭的四周，围着圈矮小而修剪整齐的冬青树。林子清当然无暇去欣赏园中的景色，他略一瞻顾，正待纵身跃起，突听不远处响起“嗤”的一声轻笑！

这笑声极轻、极尖、极脆，分明出于女子之口！此时、此地，纵然是女子的笑声，听到林子清的耳中，仍然蓦地一惊，急忙刹住身形，凝目四顾。不用你找，适时从一排矮小的冬青树丛中，缓缓站起一个苗条人影！

林子清还没看清，苗条人影已经轻声说道：“林公子才来么，小婢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了呢！”

这姑娘穿一身青衣，身材顾长而苗条，胸前垂着两条又粗又黑的辫子，只是以手掩面，侧着身子，看本清她面貌。

她自称小婢，果然是使女打扮。林子清证了一怔，问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苗条人影咭的笑道：“林公子不认识我了，小婢是迎春呀！”

这回，她才转过身来！不错，她是迎春，林子清看清楚，那一张甜美的瓜子脸，乌黑有光的双眸，笑的时候美而且媚。

林子清舒了口气，目光注定迎春，轻声叫道：“姑娘怎知在下会来？”

迎春轻盈一笑，神秘的道：“公子不用多问，时间不多，快随小婢来。”

她仍然像在“绝尘山庄”时一样的狡黠，问她的话，不肯正面作答，话声一落，转身就走。

林子清早已听丁峤说过，迎春是百花帮的人，心里自然不会有什么怀疑，但仍然不放心的问道：“姑娘领在下去哪里？”

迎春边走边道：“小婢带你去救一个人。”

“救人？”林子清奇道：“是谁？”

迎春道：“到了地头，公子自会知道。”她依然不肯说。

说话之时，已经走出了一段路，使林子清感到奇怪的是，迎春款款而行，好像毫不避人。这情形自然使人不无可疑，试想迎春只是一个使女，她也许得到帮主牡丹的通知，要她接应自己，那也只能暗中进行。领着一个外人，尤其在深夜时光，应该躲躲掩掩，防人发觉，才合乎情理，但她却似有恃无恐，不怕园中的人看到。

戚承昌的住所，不会没有防范。这只有一个解释，她已被戚承昌收买，引自己入瓮。

林子清虽觉事有可疑，但他艺高胆大，何况本来就是找戚承昌来的，不论他有备无备，总归要面对面和他动手过招，一决生死。因此，就算戚承昌摆下了刀山剑林，他也并不放在心上，跟在迎春身后，泰然行去。

迎春忽然脚下一停，伸手指指楼上，道：“公子要救的人，就在这座楼

上，小婢在这里替你把风，你快上去吧。”这已极为明显，果然是戚承昌安排好的陷阱！别的不说，光是这一路行来，四下里偃无一人，稍有江湖经验的人，就可看得出来！

林子清暗暗冷笑：“戚承昌，你就是躲在龙潭虎穴之中，我一样取你首级，区区一座小楼，岂能困得住我？”心中想着，故意潇洒一笑说道：“多谢姑娘了。”

迎春道：“公子动作快些，小婢就在这里等候。”

林子清不再和她多说，双足轻轻一点，身形拔空而起，越到屋檐，一下落到小楼走廊之上。一排三间书楼，没有灯火，也没有人声，连几扇朱红的雕花落地长门，也只是虚掩着！

林子清脚下稍微一停，探手从怀中取出“骊龙珠”，一手推门而入。珠子散发出清莹的光芒，照到这间屋中，林子清不由的一怔！

这是一间布置华丽的起居室，一切陈设已经说得上穷极奢侈，但却静悄悄的没半个人影，自然更不会有埋伏。林子清心头愈觉惊疑不定，目光一转，发现右首一道门扉，珠箔低垂，经珠光一照，闪着星星般碎屑的宝光，煞是好看。他蓦地想起方才迎春说过：“要救的人，就在楼上。”她伸手指的，就是这里边一间。心中想着，立即举步走了过去，奉帘而入。才一跨入，鼻中就闻到一股如兰如麝的香气，映人眼帘的，竟是菱花镜台，流苏罗帐，锦茵绣墩，陈设之美，令人目迷五色，说不尽的华美，这是女子的绣阁！

林子清呆了一呆，正待退出，瞥见牙床前面，无声无息的躺着一个青衣婆子，一望而知是被人点了穴道。林子清不觉停步，心头更觉疑虑丛生，一个箭步，掠了过去，这一瞬间，他既然发现床上还躺了一个女子。这女子身上覆了一条绣着戏水鸳鸯的绣被，只露出一张娇嫩的粉脸，侧着头脸，一头秀发披散在鸳枕之上。此刻睁大一双含着晶莹泪水的眼睛，望着自己，口中发出“唔”“唔”之声，似是在绣被中竭力的挣扎着。林子清目光一接，不觉又是猛然一怔：她赫然竟是方如苹！

林子清急急问道：“苹妹，是你，你被他们点了穴道！”一步跨上床前“踏凳”，迅快的伸手揭开鸳被！

这一揭，林子清不由大吃一惊，一张俊脸登的骤然红上了耳根，原来方如苹全身赤裸，不着寸缕，双手、双足被分开了用锦带紧缚住，一个“大”字形仰卧在床上。晶莹如玉的胴体，丰盈胜雪，玲珑凹凸，峰峦毕现！

林子清接触过不少女孩子，但像这般活色生香、悉呈眼底，还是破题儿第一次，一时但觉心头狂跳，大是手足无措，急忙拉过锦被，仍然替她覆到身上。

方如苹看到凌大哥，真是又羞又急，又惊又喜。羞急的是自己这样出乖露丑，全让他看到了，今后如何做人？惊喜的是他终于来救自己了，她双颊羞红如火，紧紧闭上了眼睛，一颗颗的珠泪，从长长的睫毛中滚滚而下。

林子清定了定神，心中暗道：“时机紧迫，自己还是救人要紧。”

“对了，苹妹口中‘唔’‘唔’作声，好像说不出话来，准是被他们塞着东西。”心头一动，这就低声问道：“苹妹，你口中被他们塞着东西么？”

方如苹闭着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
林子清连忙一手轻轻托起她香腮，用手指从她樱口之中，挖出一大团棉花来。

方如苹羞急得要哭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不用顾虑，快给我解开绳子。”

“不错，身在虎穴，随时都可能惊动戚承昌的人，自己应该救人要紧。”林子清不再迟疑，但他也不敢掀开锦被，立即伸进手去，劲集指头，从她圆润得像雪藕般的皓腕开始，由腕至臂，把紧缚着两道锦带，一齐掐断。

掐断锦带，原也并不费什么力气，但光是两条王臂，已使林子清汗流浹背，可是方如莘身上还有四道锦带，使他感到有些为难。一道横缚在她高耸的双峰之上，一道紧扣在她腰肢之上，另外两道则缚住了她的脚踝。

林子清隔着锦被，手指接触着的是她温润如玉、柔腻如脂的丰满胸脯，锦带正好深深的勒在她的肌肉中，他强慑着心神，摸到了锦带，用指就掐。方如莘直羞得紧闭着眼睛，心头小鹿不住的乱撞，她几乎身如触电，不由自主一阵机伶的颤抖，呼吸紧促得快要窒息过去。“绷”！胸前一松，锦带随着他手指一掐而断。

林子清自然感觉得到，方如莘娇躯也在颤抖，他本来颤抖的只是双手，但方如莘娇躯起了颤科，他也跟着全身起了颤栗，一颗心飘荡得要从口腔里跳出来。差幸这锦带绷断的声音，使他心志猛然一清，暗暗叫了声“惭愧”，赶紧摸索到腰肢，又是“绷”的一声，掐断了腰间一道软索，他直起腰来，轻轻吸了口气，再替她掐断了双足踩上的两道软索。

方如莘敢情被软索缚得太久了，气血受阻，四肢仍然有些麻木，她缩在锦被之中，低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快找找我的衣衫……”

林子清“哦”了一声，运目四顾，发现床侧一张方凳上，果然有一堆衣衫，赶快替她捧了过去。

方如莘含羞道：“大哥，你背过身去好不好？”

林子清依言背过身去。

方如莘迅快穿起衣衫，在床下找到一双薄底快靴，然后跨下踏板，一眼看到地上躺着青衣婆子，不由怒从心起，口中喝了声：“该死的东西。”举脚朝她胸口用力蹬去。

林子清吃惊道：“莘妹，你这做什么？”

方如莘眼圈一红，流着泪道：“大哥，你还不知道呢！都是这老虔婆，为了向她主子邀功，剥我衣衫，把我绑在床上的就是她，你再迟一步来，我……只有死了……”随着话声，一下扑入了林子情怀里！不，应该说是凌君毅的怀里。

林子清当然就是凌君毅，他在赶来“顾家花园”之时，早已洗去了脸上的易容药物。

他就是要以凌君毅的本来面目，堂堂正正的向戚承昌讨回血债，讨回黑龙会的公仇。

凌君毅从方如莘的口气中，已可隐约听出，方如莘不知从哪里听到戚承昌的住处，赶来顾家花园，行刺被擒。戚承昌瞧出她是个女子，起了淫心，才授意这青衣婆子把她送到这座小楼上来。敢情这座小楼是老贼纵淫的地方，不知有多少妇女在这里遭到他的蹂躏。这青衣婆子自然是他的帮凶，这么说，当真是死有余辜，方如莘这一脚，早已蹬得她口喷鲜血，气绝而死。

凌君毅轻轻抚着方如莘的秀发，说道：“莘妹，走，咱们找老贼去。”

方如莘道：“这楼上可惜没有宝剑，我去找一把剑才好。”

凌君毅笑道：“你要剑，就把我这把拿去用好了。”

说着，从身边抽出巨阙剑来，随手递了过去。

方如莘接过宝剑，忽然咦道：“大哥，你的倚天剑呢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那倚天剑足有四尺长，带在身上不方便，我留在荣老伯那里了。”

方如苹道：“那这柄剑还是你用，我不要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要紧，对付戚承昌我还用不着动兵刃。”

两人相借纵身跃落小楼。

迎春果然还站在楼下一棵树阴下面，看到二人，立即趋步迎了上来，含笑道：“恭喜凌公子，把方姑娘救出来了。”

方如苹短剑一指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凌君毅忙道：“苹妹，她是迎春姑娘，百花帮的人。”

方如苹道：“大哥，她明明是老贼婆一党的人，是她帮着老贼婆把我捆起来的。”

迎春接着笑道：“说的是，但方姑娘莫要忘了，那刘婆子，就是小婢上去，把她放倒的呀。我本来就可以把姑娘放了，那是我主人说的，让姑娘委屈些一会，还是等凌公子亲自来救你的好。”

方如苹听得双颊骤然一红，气鼓鼓地问道：“你主人是谁？”

迎春神秘一笑道：“小婢守在这里，就是领二位去见主人的。”

凌君毅问道：“戚承昌在哪里？”

迎春嫣然一笑道：“凌公子，方姑娘不须多问，随小婢去就是了。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姑娘请带路。”

迎春回眸一笑，俏生生走在前面引路。凌君毅、方如苹紧随她身后而行。园中树木深沉，花影迷离，夜色之中，只觉许多楼台亭阁全是隐绰绰的，看到的只是一些飞檐画栋的暗影，不但不见灯光，连人影也没见一个。

迎春分花拂柳，走得极快，不多一会，已经到了五楹屋宇前面。这是一座相当壮丽的楼宇，檐牙高啄，彤碧相映，气派相当宏伟，迎面有四五级白石台阶，围以朱红栏杆。

正中间像是一间宽敞的厅堂。偌大一座花园，只有这里灯光明亮！

只要看这五楹楼宇的气势，不用说，是园中的正屋了。主人当然是住在正屋里的，那么这是戚承昌的住处无疑。

迎春领着两人，拾级走上石阶，脚下一停，欠欠身道：“凌公子，方姑娘请进。”

凌君毅心中虽觉疑云重重，但他还是毫不思索地举步跨了进去。这是一间宽敞的厅堂，敢情是戚承昌日常起居之所，因此没有一般大厅的豪华，但一几一椅，莫不精雅绝伦，但厅上依然阒无一人。这情形愈使凌君毅深感讶异，到底戚承昌在耍什么花样？

就在他步入厅中之际，右首壁间一道圆门中，枣红门帘掀处，出现一个身穿古铜长衫，脸色火红，双颧高耸，目光炯炯的瘦小老头，当门面立，含笑朝凌君毅招招手道：“凌贤侄怎么才来？”

凌君毅不由得一怔，连忙拱手道：“会是叔岳。”

他，正是岭南温家的二庄主温一峤！

温一娇笑了笑：“大家都在里面，你快进来。”

凌君毅心下更是满腹疑云，恭敬地应了声“是”，举步走入，方如苹、迎春也迅速地跟了进去。

这是一间书房，此刻灯光通明，除了温一峤，里面还有三个人，凌君毅才跨入屋中，不由得又是一怔。这三人，竟是温老庄主温一峰、温婉君和

百花帮主牡丹！另外一张雕花高背靠椅上，坐首一人，赫然是行宫侍卫营统带戚承昌！

他虽然大马金刀的坐在椅上，双目圆睁，满脸俱是惊怒之色，但明眼人一看，就知他是被人制住了穴道，除了眼睛还能转动，身子根本无法动弹！凌君毅心中有些明白，温老庄主在此，顾家花园中一千人，自然全中了他的迷药，无怪自己一路深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当下慌忙趋上一步，长揖道：“小婿见过岳父。”

方如苹飞红双颊，朝牡丹、温婉君两人翻然掠了过去，叫道：“两位姐姐，原来都来了。”

牡丹道：“如苹妹子，委曲你了。”接着附着她耳朵，细声道：“我和温姐姐已经来了一回，本来我们早就该去救你了，只是温姐姐说，还是等他来了，让他去救你的好。

这是我们商量了才决定的，好妹子，你虽多受了一回委曲，但这是值得的，你不会怪我们吧？”

这话，方如苹自然听得懂，女儿家清白的身躯，让凌君毅看到了，她还能嫁谁？

这是她们有意造成的事实，原是一番好意。她心头一阵感激，但一想到自己在凌君毅面前出乖露丑，不禁羞得无地自容，泪珠儿忍不住夺眶而出，不依道：“你们好坏，今后还叫我如何做人？”

温婉君低声劝慰着道：“如苹妹子，别哭了，你的事，保在我们身上。”

她们三位姑娘窃窃私语之际，温一峰却朝凌君毅道：“贤婿，时间无多，这姓戚的，老夫已经点废他的武功，就是为了等你来，你快些动手吧！”

凌君毅目含泪水，激动的道：“小婿今晚原是找他讨还黑龙会殉难烈士和先父的血债来的，承蒙岳父、叔岳赐助，小婿感恩不尽。”说到这里，倏地跨上一步，指着戚承昌嗔目喝道：“姓戚的老贼，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温一峰：“凌贤侄，他‘哑穴’受制，不能出声。”

凌君毅举手一掌解开了他“哑穴”。

戚承昌怒哼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这些叛逆，竟敢无法无天，你们杀了老夫，只怕朝廷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老贼，你死到临头，还用朝廷这两个字唬人？你是黄山石圃老人一手调教出来的，石圃老人一生心怀匡复，是太阳教的八大护法之一。不想你利禄薰心、甘心为满人做走狗，残害良民、为了向你主子邀功，一手毁灭黑龙会。你这数典忘祖的汉奸走狗，我赶上热河来，就是为了要取你狗命，为黑龙会殉难的志士，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。你现在应该知道，做汉奸走狗的人，没有一个好下场的，辜鸿生已经死了、我马上还要找钱君仁去，我要带走你的首级……”

仰手从方如苹手上接过短剑，锋利的剑刃，泛起浓重的杀气。

戚承昌听得脸色灰白，但他究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宝创架在他颈上，他毫无半点惊惧之色，沉声道：“慢点，老夫有话问你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说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你是凌君毅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。”

戚承昌道：“你说你已经杀了辜鸿生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以为在招商、悦来二栈埋伏了人、想以辜鸿生为饵。引

我自投罗网。

告诉你，我是堂堂皇皇地进去，杀了辜鸿生，又堂堂皇皇地走出来，连你送去的火花号炮，都没用上，你相信不？”

戚承昌嘶声道：“这不可能！”

凌君毅道：“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我略施小计，此刻你手下的第一队，和第三队的侍卫，正在及第坊火拼呢。”

戚承昌切齿道：“你……”

凌君毅没待他说下去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块银牌，手掌一摊，又道：“因为我是二领班，有权调遣他的，现在你懂了吧？”

戚承昌双目暴喷，颤声道：“你是林子清？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错，因为我不愿在行宫里杀你，才让你多活了一天。”随着话声，挥手一剑，戚承昌一颗人头，应手落地，骨碌碌滚了开去。

温一峤早已准备了一个油布袋，迅快把它装入袋中，温一峰从怀中取出一瓶“化骨丹”，用指甲挑了少许，弹在他尸体上，不消多时，便化成了一滩黄水，渗入地下。

凌君毅收起宝剑，说道：“岳父、叔岳，你们尽快退出城去，会合家母。小婿还要去找钱君仁，最迟天亮前，即可出城。”

牡丹道：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温婉君跟着道：“我也要去。”

这要是换在平时，方如苹自然也会抢着要去，但今晚她却只是红着脸，低下头，不好意思作声。

凌君毅道：“钱君仁就是东升客栈老板，在下一人去就够，二位姑娘还是到城外去等我的好。”说完，朝温老庄主兄弟拱了拱手，身形闪动，朝外掠去。

东升客栈，一共有七进。第七进，是乾老板的私宅。有一道两丈来高的清水围墙，里面树影参差，看去占地极大，两扇铁皮包的朱门钉着铜钉，两个兽环，擦得又光又亮。

这两扇门，终年常闭，如果从东升客栈进去，那就得从第五进一道腰门，折入一条长廊。

第六进是贵宾房，连腰门也长年关着的。腰门两旁，有几间矮屋，住的是乾老板的司阁，司阁决不会让任何人闯进去。

乾老板更很少出外应酬，他就是出来，也必然会有四五个壮汉前后保护。因此，能看到他的人实在不多，也许他自知早年作恶太多，怕人寻仇，才深居简出。

凌君毅没从长廊进去，当然没惊动司阁的人。但他才登上第七进的清水围墙，就有两条人影，疾如鹰隼，飞掠而来，其中一人，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这两人的武功，如在一般护院武师之中，也可以说得上一把好手，但他们遇上的是凌君毅。他朝他们笑了笑：“是在下。”只说了三个字，扑来的两人，已经“咕咚”倒了下去。

凌君毅并没停留，身形从墙头掠起，宛如天龙驭风，凌空掠上正面楼宇。此时三更已过，时间已经相当紧迫，他目光略一扫射，这一排七橙画栋雕梁的高楼，屋宇如此之广，不知钱君仁住在哪里。三更天，主人、下人自然全已入了睡乡，整个宅院，几乎一片漆黑，只有右首一间纸窗中，依稀还

有一丝灯光射出。凌君毅不再停留，脚尖一点，朝着那点灯光飞扑过去。

那是一间较小的房间，凌君毅穿窗而入，房中一个青衣少女，正在宽衣解带，准备上床，骤觉微风一讽，灯光一暗复明，面前多了一个俊美男子，心头惊悸欲绝，口中同时惊啊了一声，连连往后却步。

凌君毅朝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不用害怕。”

那女子一脸惊悸之色未褪，两颊已经飞起了两朵红云，羞涩地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做什么？”

显然，她看清来人是一个身长玉立，唇红齿白的美少年，惊惧的心情，已经在逐渐减轻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娇羞。

凌君毅道：“在下要找乾老板，他住在哪里？”

那少女望望凌君毅。似乎有些失望，啃着红唇，摇头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凌君毅逼上一步，说道：“在下不想伤害姑娘，但姑娘如果不肯实说，那就怪不得在下了。”右手一抬“呛”的一声，手中已经多了一柄精芒闪闪的短剑，剑尖缓缓朝青衣少女胸口指去。

青衣少女匀红的脸上，登时煞白，颤抖着道：“你……要杀我？”

凌君毅平静的道：“我不会杀你的，只要你说出乾老板住的地方，我就会饶了你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他……他在三姨太的房里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三姨太的房在哪里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在后进第三间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没骗我吧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我说的句句是实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好。”

剑尖一点，隔着衣衫点了她的睡穴，收起短剑，依然穿窗而出。越过屋脊，后面是一个精致的院落，又是一排七楹楼房。

凌君毅不再怠慢，长身掠起，就在飞落对面槽牙之际，耳中忽听一声吆喝，紧接着响起金刃劈风之声，从身后袭到！两条人影，已然一左一右，夹击而至。光从来人身手而言，应该不是庸手，但凌君毅哪会把他们放在眼里？他几乎连身也没回，左手朝后一挥，但听一声闷哼，接着“拍达”一声，左首一个往屋下仰面跌了下去。右子一抄，握住另一个人的刀背，一记“授人以柄”，刀柄正好撞在他胸口之上，那人也跟着一个倒栽葱，跌了下去。这两人跌落下去，自然会惊动屋里的人，但凌君毅并不在乎，他迅速的举手一掌，拍开第三间的窗户，飞身而入。

这自然是一间十分豪华的房间，房中一片漆黑，但床上睡着的两人，这时已经惊醒过来，只是缩在被窝里抖索。

凌君毅打亮火种，点起了桌上的银灯，房中登时一片光亮，然后朝帐中喝道：“乾老板，你出来。”

珠罗软帐被颤抖着手撩开了，一个尖瘦脸，但吓黄了脸色的老头，畏畏缩缩地拖着鞋子，从床上下来。这人年约六旬，两鬓已经花白，嘴上蓄了两撇胡子，一双三角眼本来还流露着极度的惊恐，但当他看到房中站着的竟然只是一个面貌俊秀的青衫少年，而且还手无寸铁，不觉先去了三分怯意，连忙堆起一脸笑容，拱手道：“壮士夤夜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这阵工夫，但听楼下已经人声鼎沸，还有人大声喊着捉贼。

凌君毅并没有理会，徐徐问道：“你是东升栈的乾老板？”

老者看他语气温和，而且楼下又有了人声，胆气略壮，颌首道：“正是乾某，壮士不妨说说来意，只要老朽能力所及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凌君毅双目之中，精芒陡射，沉声道，“在下并不是要你金银财宝来的。”

乾老板咽了口口水，问道：“那么壮士……”

凌君毅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姓钱，金钱的钱？”

乾老板打了个哆嗦，道：“不，不，老朽姓乾，乾坤的乾……”他敢情没看出凌君毅身边的短剑，突然大声叫道：“来人哪，有贼！”

“呛”！一道精虹从凌君毅手上飞出，森寒的剑尖已经抵上乾老板的鼻尖上，冷声道：“姓钱的，你再说一句虚言，我先削下你的鼻子，快说，你是不是钱君仁？”

乾老板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我……我……就是钱……君仁。”

凌君毅杀气盈面，又道：“我再问你，你当过山东总督国泰的师爷？”

钱君仁苦涩地道：“壮士，那是从前的事。”

凌君毅剑眉挑动，执剑右手，起了一阵颤抖，锋利短剑，拦在他肩上，厉声说道：“很好，你还记不记得二十年前，向国泰那老贼献计，破了崑崙山黑龙会的事？”

钱君仁一阵颤栗，说道：“这个……壮……壮士，老朽想不起来了。”

凌君毅切齿道：“你想不起来了，我却记的很清楚，你替国泰出了一个阴狠毒辣的奸计，‘以寇制寇’，黑龙会一片大好基业，几十位忠胆义肝的志士，就葬送在你这四个字上。戚承昌已经伏诛，现在该轮到你了。”

钱君仁脸如土色，突然跪倒地上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壮士饶命，老朽那是逼不得已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你不用求我，我找到热河，就是要为黑龙会死难的烈士报仇，为我死去的父亲索还血债，要让在满人统治下的人们，知道汉奸走狗，是没一个好下场的。同时我也要你死得明白，我就是当年黑龙会会主凌长风的儿子凌君毅，你听清楚了么？”

钱君仁纵然是师爷出身，刀笔猾吏，但听了凌君毅这番话，早已三魂出窍，软瘫在地上，哪里还能出声。

凌君毅话声出口，剑光一闪，“刷”的一声，钱君仁一颗脑袋应剑而落，躲在芙蓉帐里的三姨太，响起一声尖锐的惊叫，早已吓昏过去了。凌君毅一脚踢开钱君仁的尸体，从容拎起他脑袋，装入了带来的油布袋中，身化长虹，穿窗而出。

天色已露鱼白！热河城中，早已闹得天翻地覆！

行宫侍卫营统带戚承昌无故失踪，住在隆记客栈的辜鸿生，遭人点断心脉，东升客栈老板遭人割去六阳魁首。及第坊第三队的侍卫遭第一队第一班的弟兄伏击，死伤狼藉。

据估计，这一连串的变故，自然出“莠民”之手，如今还四门紧闭，正在大事搜索，逮捕乱党。

这时热河东门外的三岔口，一棵大树下，歇着一辆马车，赴车的是一个脸色蜡黄的老苍头。

车中坐着四个女的，那是母女、婆媳和一个青衣使女。婆婆看去已有六旬开外，媳妇是花信年华的少妇，小姑约莫八九岁，衣着都很朴素，一

见而知是中等人家的人。

不远处，是两个布贩子，一个五十来岁，有些土头土脑，一个也有四十五、六，红脸，瘦小个子。再过去一箭来路的树林边，还有一拨人，那就阔气多了。那是父子兄妹五人，老的面貌白皙，黑须飘胸，身上穿着团花蓝袍，黑缎绣金靴子，另外是有两个仆人，照料马匹。只要看他们气派，不是过路的官宦，也是富贵人家的人。

这三拨人虽然分开在三处歇脚，但他们好像在等什么，因为他们不时的转头朝西首大路遥望。这三拨人中，马车上的婆媳是铁氏夫人，牡丹，小姑是方如苹，使女是迎春，老苍头是丁峤。两个布贩是温一峰、温一峤。树林下五人是潜龙祝文华、祝雅琴、唐少卿、唐文卿、温婉君。两个仆人则是万人俊、许家骅。他们约定了在这里和凌君毅会合的。

就在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得心焦的时候，东首大路上，出现了一点人影，疾如奔马，如飞而来！

方如苹第一个喜得叫了起来：“是大哥，他来了！”但她话声出口，双颊骤然红了起来。来的自然是凌君毅，他手中还提着一个油布袋，那自然是阴世判官钱君仁的首级了。

凌君毅一直奔到马车前面，把油布袋往地上一掷，朝铁氏夫人拜倒地上，双目之中，忍不住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娘，孩儿总算替爹、替黑龙会的诸位前辈报了血仇。”

铁氏夫人含泪点头道：“好孩子起来！娘都知道了，你不愧是凌长风的儿子，也对得起你外公了，走，咱们该走了。”

牡丹移动了一下身子，含情脉脉地道：“你快上车来吧！”

丁峤提起油布包，塞进了车厢！凌君毅没有多说，跨上车子。丁峤熟练地放下了车帘，凌空扬起皮鞭，发出“劈拍”的脆响，两匹马立时洒开四蹄，拖着篷车，开始上路。

接着乔装布贩的温一峰、温一峤，也跨上了骡子。潜龙祝文华父女和唐少卿、唐文卿、温婉君以及乔装仆人的万人俊、许家骅，过没多久，也纷纷跨上了马匹。

这是通向古北口的大路，三拨人分别上路，自然不会引起路人的注意。但他们走了不过三里来路，老远就发现前面的大路上，静静地坐着五个身穿红衣的老僧。他们不言不动，对驰来的辘辘车声恍如不闻！双辮马车行驶自然极快，转眼之间，便已驶近。

丁峤早就有了准备，相距还有三数丈远，就一带缰绳，刹住了车行的速度。两匹马登时响起希聿聿的长鸣，车轮滑行了丈许远近，才行停住。

铁氏夫人和声问道：“丁老大，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丁峤回过身子，说道：“回老太，是几个僧人挡着大路。”口中说着，一面低低的道：“好像路数有些不对。”

双方相距，少说也有三丈来远，丁峤后面这句话，声音说得极轻。只听五个红衣老僧中，一人缓缓说道：“路数没有不对，老僧只是找一个人来的。”

牡丹倏地站起，掀开了些车帘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咱们是女流之辈，赶着进关，你们不要找错了人？”

为首的红衣老僧道：“老袖岂会找错人？你们车中，不是有一位姓凌小施主么？”

极明显，他们是冲着凌君毅来的！

铁氏夫人不觉皱了皱眉，轻声道：“这五人，像是喇嘛。”

为首的红衣老僧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老夫人说对了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娘，他们既然指名要找孩儿，孩儿下去问问。”

牡丹道：“人家来者不善，你可小心。”

方如苹道：“我也下去。”

铁氏夫人把拉住，说道：“毅儿下去问问可以，你别下去了。”

凌君毅跨下车厢，只见五个红衣喇嘛，各布一个方位，瞑目跌坐，围成一圈，几乎布了两丈方圆，当下拱拱手道：“五位老师父要找在下，不知有何赐教。”

为首红衣喇嘛双目微睁，合掌当胸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小施主就是凌君毅么？”

凌君毅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就是。”

红衣老僧徐徐说道：“老袖有件事，要向小施主请教。”

凌君毅道：“不敢。”

红衣老僧道：“老袖有一个小徒，法名巴图，可是死在小施主手下？”

凌君毅听得心头猛然一震，红衣喇嘛巴图是死在他姨母太上手下，但姨母已死，自是说不得，只好把这档事揽下来了。

心念一动，凌君毅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令高徒是黑龙会护法，在下找韩占魁为先父报仇，和令高徒动手，丧在在下剑下。”

红衣老僧毫无激怒之色，点点头道：“老袖闻风小施主艺出反手如来门下，老袖也久闻反手如来之名、数十年来，一直缘铿一面。小施主能把小徒杀死，足见武功剑术不同凡响，老袖师兄弟颇欲一瞻小施主的剑术，小施主意下如何？”

他明明要替他徒弟报仇，却说要一瞻凌君毅的剑术。凌君毅心头暗暗一惊，这五个红衣喇嘛，原来还是巴图的师父、师叔。巴图的武功，他亲眼见过，不在太上之下，这五个红衣老僧，是巴图的师父一辈，任何一人，自然比巴图要强得多。

为首红衣老僧没待凌君毅开口，接道：“老衲也风闻小施主精擅‘飞龙三剑’，善于飞龙刺击。老衲师兄弟五人，就坐在原位上，决不稍动，小施主只要能飞出咱们这个圈子之外，老袖就认输了。”“这就奇了，他好像明明知道凌君毅‘飞龙三剑’。”

能腾空飞翔，又说他们五人都坐着不动，如何动手？而且凌君毅只要一式“神龙出云”，就可凌空飞出他们的圈子，何以会说飞出他们的圈子，他就认输？

牡丹忍不住一跃而出，站到凌君毅身边，说道：“老师父之意，是要五人一齐动手，那么我们两人联手，总可以吧？”

红衣老僧看了她一眼，徐徐说道：“女施主最好退出去。”

凌君毅已经看出这五个红衣老僧非同小可，他们按五行方位而坐，也许是什么厉害剑阵，自己学会“飞龙九式”，或者还可应付，但牡丹只会三招剑法，只怕决难自保，这就说道：“这位师父只是要伸量伸量我的剑法，你确然是退出去的好。”说话之时，暗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我学会了重阳真人九招剑法，纵然不胜，也许尚可自保，但有你在身边，反而会施展不开手脚。”

这时蹄声得得，祝文华等人，也已赶到。唐文卿、温婉君一眼瞧到凌君毅、牡丹两人，并肩站在五个红衣老僧中间，她们几乎连跃下马背都来不及，两人不约而同地身形一扭，从马鞍上凌空飞起，落到了凌君毅身边。

温婉君娇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们想挡路？这不简单，小妹来打发他们就是了。”

凌君毅连忙摇手制止，说道：“婉妹不可鲁莽！你们快退出去。”

铁氏夫人坐在车中，倒是十分沉着，开口道：“毅儿说得不错，你们退出来，好让毅儿专心一意的向这几位老师父领教。”

她一手牵着方如莘的手，不然，方如莘也会飞身出去。牡丹、唐文卿、温婉君听铁氏夫人这么说了，只得一齐退出。

为首红衣老僧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小施主请准备了。”

凌君毅自然不敢大意，伸手从身边取出了巨阙剑。这时五个红衣老僧也各自从身边取出了一柄长约两尺、似剑非剑的奇形兵刃来！这种兵刃，武林中简直从未见过，那是喇嘛使用的降魔法器，叫做“嘎章嘎”。形状似剑，剑柄处，金线镂花，镶以宝石，装饰极为精美，剑身長仅一尺，金光灿然，似极锋利，剑尖部分，是一个突出的圆锥，尖锐多棱，状若蛇头。

却说五个红衣僧取出“嘎章嘎”，竖立当胸，依然盘膝跌坐，闭目垂帘，不动，根本不像和人动手的摸样，但凌君毅站在他们中间，已然看出五个红衣老僧正在把全身功力，凝聚到手中的奇形兵器之上。他们纵然尚未出手，但一支奇形兵刃上，都已有一股逼人的杀气，正在逐渐加强，从兵刃中散发出来！这种强烈的杀气，就已使人有凛烈的感受。他知道这一战，应是非同小可，自己能否挡得住这五名顶尖高手的合力一击，实在连一丝把握都没有。他既不知对方这是什么兵刃，更不知对方要如何出手，古人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他连对方一点虚实都不知道。哪能谈得到防备？他只能静静地站在中间，以不变应万变。

这样足足过了半盏热茶工夫，双方还是一无动静，只听为首的红衣老僧徐徐地说道：“小施主小心了！”喝声出口，他竖立胸前的“嘎章嘎”轻轻一颤，就有一缕气流，激射而出，劲急如矢；直指凌君毅眉心！

凌君毅心头暗暗一惊，忖道：“这是剑罡！”他并不怠慢，右手短剑一挥，迎击出去。他这一挥，寒芒如电，下就挡住了为首红衣老僧的剑罡！但就在为首的红衣老僧出手之际，围坐在四周的四个红衣老僧，也同时出手！但听四声“嗤”“嗤”细响，四缕剑气，从他们当胸直竖的“嘎章嘎”中透射而出，直向凌君毅集中射来，没有耀目光芒，也没有纵横剑影，只有五缕极细冷森寒之气！四周的人，除了只听几声极轻微的刺空之声，丝毫看不出异样。

五个红衣老僧依然盘膝而坐，一动未动，所不同的，只是他们本来闭目垂帘，如今双目炯炯，紧紧注视着当胸直竖的奇形兵器(嘎章嘎)的尖锥之上，而尖锥却斜斜向外，指着凌君毅，如此而已！

但凝立在中央的凌君毅的感受，却不同了！他发觉五个红衣老僧发出来的五缕剑气，有如五道迅雷惊霆，冲击之力愈来愈强，他把一柄短剑，上下左右，回环飞舞，紧紧护住全身，每一剑，都布满了真气，绕身一丈之内，剑光缭绕，剑风嘶嘶有声，才算勉强把五道剑气挡住。这在旁人看来，忍不住暗暗纳罕，五个老僧，既未出手攻击，他何以一个人把剑舞得如此急骤？当然，铁夫人、温一峰、祝文华和牡丹几人，已经约略看出一些端倪，五个

红衣老僧虽然坐着没动，他们可能正在向凌君毅攻击，不然他不会一个人在场中舞剑的。但他们也只是猜想罢了，如果五个红衣喇嘛真的在围攻凌君毅的话，像这样至高无上、不动形色的比拼，旁人也插不进手去。五股剑气，在不断的加强，不断的冲击，在凌君毅的四周，交织成一片剑网，但这是无形的。

凌君毅在黑龙潭底学会了重阳真人遗留的九招剑法，在剑招上，他本可发挥奇奥的变化，但在五道剑气，此去彼来，互相交织，互相冲击，每一缕剑气，几乎都重逾山岳，“飞龙九剑”全是凌空飞腾刺击，但在重重剑气压迫之下，使他飞不起来！

为首的红衣老僧说得没错，只要你能飞出他们的圈子，就算他们输了。凌君毅空有奇招变化，却难施展，但身外的压力，却愈来愈重，五道剑气，在他头顶盘旋冲击，直如泰山压顶，不仅招架不住，几乎已经无法凝立。

他虽是一言不发，全力抗拒，但心中却暗暗叹息一声：“看来今天我是非毁在这五道剑气之下不可了！”一个人纵然自知绝望，但总归会有求生存希望，这座剑阵之外，还有母亲，自己不能死！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突然想起了重阳真人遗留在壁间的十二式剑势中的最后三式！

脑际灵光突现，五个红衣喇嘛，盘膝跌坐，长剑竖胸，以剑气围攻自己；自己何不也坐下来一试？一念及此，立即屏除杂念，本来上下挥舞的巨阙剑突然一收。直竖当胸，精、气、神同时一敛，集中在剑身之上，依照第一个坐式，缓缓盘膝坐下。说来奇怪，本来他全力挥剑愈来愈觉沉重的五道剑气，这一依式坐下之后，压力顿然减轻！那五个红衣老僧正在尽力催动剑气，眼看就要得手，忽然间，只觉凌君毅护身剑气，突然增强，自己等人发出的剑气，逼到他身前三尺光景，便即停住，再也攻不进去。要知他们每一个人全力催动剑气，目光只是注视在“嘎章嘎”的尖锥之上，不能稍有分心，是以并未看到凌君毅已在中间盘膝坐下。

凌君毅本来已把重阳真人遗留的前面九个剑式，练得极为纯熟，这十二式剑式最后三式虽是坐式，但自有贯通之处，只是他并未领悟而已！此时按照第一个坐式，才一坐下，顿觉心有所悟，身外压力，也骤然减轻，便知道三个坐式，实是剑术中的无上法门。

一时更是手捧短剑，澄心一志，照着第二个坐式做去，这一刹那，但觉身心空明，豁然贯通，不知不觉间，神与剑合，剑与心通，一下已经做到了第三个坐式，呼吸之间，气弥六合，身外五道剑气，忽然消失无形！

耳中只听方如苹的声音“咦”一声道：“这五个红衣喇嘛怎么啦？”

凌君毅心中觉得奇怪，缓缓吸了口气，睁开眼来，但见五个红衣老僧竟然无声无息地倒卧地上已经气绝多时！

唐文卿、牡丹、温婉君三位姑娘，一脸俱是惊诧神色，不约而同地飞擦过来，关切而焦急地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凌君毅一跃而起，收起宝剑，说道：“谢谢你们，我总算托天之幸，逃过了一劫，这五个红衣喇嘛使的竟是五行剑罡！”

方如苹跟着一下窜出车厢，问道：“大哥，什么叫五行剑罡？”

凌君毅还未开口，忽然回头东望，脸色微微一变，说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

方如苹跟着回过头去，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话声未落，一阵急骤的马蹄声、自远而近，一会工夫已到众人面前。

马上骑士，骑术相当高明，一下勒住马头，翻身下马，从怀中取出一

个信封，神色恭敬，走到凌君毅面前，躬身道：“小人奉博公子之命，特地送书信来的，请公子收拆。”说完，双手递上书信。

凌君毅接过书信，只觉得这汉子好像哪里见过，十分面善，那汉子没待凌君毅问话，迅快翻身上马疾驰而去。

凌君毅望着他后影，突然想起他就是昨晚二更守在及第坊给自己送信的人。急忙低头看去，信封上写着一笔娟秀的字迹：

“面呈凌公子亲启”

撕开封口，抽了同张信笺，鼻中隐隐闻到一股幽香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书奉凌公子君毅阁下：

妹系出天青，艺承雪山，风以孤芳自傲，天下男子无当意者，乃在黑龙潭畔，邂逅遇君，龙飞(飞龙剑法)凤舞(飞凤剑法)，受挫剑下，始知芸芸众生中，果有祥麟，使妾止水之心，顿生微波！惟妾与君，势成敌对，嗒然而退，绵绵此心，能不快快？及知君有热河之行，乃以傅格非之名，缔交逆旅，杯酒联欢，足慰平生。两投字柬，聊报知音，亦妾唯一能为君效劳者，然此举实有背宗族，有愧中心，此函入君之目，妾已遁迹西山，长与青灯红鱼为伴矣，诸惟珍摄。水轻盈捡衽再拜。”

凌君毅双手拿着笔笺，不禁为之出神！

是水轻盈！她就是傅格非，也就是福邸的格格——那晚在行宫中替自己引开追兵的白衣书生！她是一个奇女子，也是一个痴情的女子！

大家看他拿着信笺，如痴如呆的模样，也凑着过来，等看完这封信，也不禁为之唏嘘不已！

——全书完——

